詞 蔣郎婦 盖客 吳郎婦 馬客 諸宮調傳奇高郎婦 黃淑卿
王雙蓮 袁本道 唱耍令 大禍胎 小禍胎 李俊 香陳渕 大
小王 熊二 路淑卿 陳昌 葉道道情王保 王定 陸撓 郭忠
牛昌 郭雙蓮 陳新 徐喜 吳昌 趙防樂雙無目御前唱撥不斷
張鬍子 黃三 說諢話 竇張四郎 商謎 胡六郎 魏大材 張
振 周月巖江西人 竇明和尚 東吳秀才 陳贇 張月齋 捷機和
尚 魏智海 小胡六 馬定齋 王心齋 蔣射 女郎中 學鄉談
方齋郎 舞綰百戲 張過喜 劉仁貴 宋十將 常十將 錯安頭
歡喜頭 柴小昇哥 林賽哥 張名貴 花念一郎 花中貴 神鬼
謝興哥 花春 王鐵一郎 王鐵三郎 撮弄雜藝 林過仙 趙十
一郎 趙家喜 渾身手 張寶哥 王小仙 姚過仙 趙念五郎 小
趙世昌趙世祥耍大頭踢弄 金寶 施半仙 金逢仙 林過仙
關西 陸壽 包顯 施小仙 女姑姑 泥丸 王小仙 施半仙
章小仙 袁承局 頭錢 包顯 包喜 包和 黃林 踢弄 吳金
腳 耍大頭 吳鶴子傀儡懸絲杖頭藥發內傀儡水傀儡陳中喜 陳
中貴 盧金線 鄭榮喜 張金線 張小僕射杖頭劉小僕射水傀儡

張逢喜內傀儡劉貴 張逢貴內傀儡頂撞踏索 李賽強 一塊金
李真會 間主强 清樂 黃顯貴 沒服動樂 角觝 王僥大 張
闖索 撞倒山 劉子路 盧太郎 鐵板沓 賽先生 金重旺 賽
板沓 曹鐵凜 賽僥大 賽闖索 周黑大 張僥大 劉春哥 曹
鐵拳 王急快 嚴關索 韓銅柱 韓鐵僧 王賽哥 一拔條 溫
州子 韓歸僧 黑八郎 鄭排 昌化子 小住哥 周僧兒 廣大
頭 金壽哥 嚴鐵條 武當山 盖來住 董急快 董僥大 周板
沓 鄭三住 周重旺 小關索 小黑大 阮捨哥 傳賣鮮 鄭白
大 喬相撲 元魚頭 鶴兒頭 鴛鴦頭 一條黑 一條白 斗門
喬 白玉貴 何白魚 夜明珠 女颭 韓春春 繡勒帛 錦勒帛
賽貌多 僥六娘 後華僥 女急快 使棒 朱來兒 喬使棒高三
官人 打硬 孫七郎 酒李一郎說話舉重 天武張擎石球花馬兒
拟石墩郭介 端硯 王尹子 陸壽 打彈 俞麻線二人 楊寶 姚
四 白腸吳四 蠻王 林四九娘女流瀨毬 黃如意 范老兒 小孫
張明 蔡潤 射弩兒 周長道弩康沈道箭 黃一秀 杏大 林四九
娘女流 散耍 楊寶 陸行 莊秀才 沈喜 姚蔄 裴秀才 陳齋
郎 花花帽孫秀 吟叫 吳百四 姜阿得 鍾勝 余慶 潘善寺
蘇阿黑 合生 雙秀才 沙書 金道 姚遇仙 李三郎伏虎
教走獸 馮人喜 李三教熊 教飛禽蟲蟻 趙十一郎 趙十七郎
猢猻王 弄水 啞八 畫牛兒 僧兒 謝蜂蛭 放風箏 周三
呂偏頭 煙火 陳太保 夏島子 說藥 楊郎中 徐郎中 喬
七官人 捕蛇 戴官人 七聖法 杜七聖 消息 陸眼子 高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十八陽

杭　杭州府五十二

錢塘

西湖老人繁勝錄　歲節四更諸願人從各往本廳請官，斜內前侍班，閤子
內坐，侍大內門開，文武百官入至殿階列班，法物儀仗羅列，禁衛，侍班齊
邀聖駕登寶殿，大臣并金國奉使奏賀，至殿金階。時有南番諸國貢寶，進
表，到京朝退，駕與百官出內賀，宰報每日常朝，諸百官僚亦是四更至和
寧門等候，門開入內至垂拱殿下，待班齊朝班，或有奏事者了畢，各退往
各衙門治事。街市點燈。慶元間油錢每斤不過一百，會巷陌瓜扎歡
門掛燈，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城內外有百萬人家，前
街後巷，僻巷亦然，掛燈或用玉柵，或用羅帛，或紙燈，或裝故事，你我相賽。
州府扎山棚，三獄放燈，公廳設醮，親王府第、中貴宅院，奇巧異樣細燈，教
人觀看。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一日、十二日。詩田樂，喬謝
神，喬做親，喬迎酒，喬教學，喬捉蛇，喬焦鎚，喬賣藥，喬像

主，喬教象。習待詔，青草社，喬宅眷，穿心國進奉，波斯國進
奉，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有數火，或有千餘人者，全場
傀儡，除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女番婆，踏蹺竹馬，
交衮鮑老，快活三郎，神鬼斫刀，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韃靼
舞老番人，耍和尚，十般社，大敦兒，瞎判官，神杖兒，撲蝴蝶，
耍師姨，池仙子，女杵歌，旱龍船，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餘人，
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車駕詣景靈宫朝拜祖宗，外百司迎駕，中書
省、尚書省、門下省、後省、樞密院、秘書省、御史臺、諫院、
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太常寺、太府寺、司農
寺、大理司、宗正寺、將作監、軍器監、國子監、権貨務、雜買
場、惠民局、料量院、審計司、勑令所、王牒所、安樂所、轉運
司、臨安府。激賞諸酒庫并三學學官前廊諸僧及在城寺觀生道，兩
縣耆老各立起居，依次者衆花瓶麻爐香燭迎聖駕，起居駕頭到兩邊，各
有閤門一員坐馬上，前有班直喝班到，起居拜再拜畢，唱喏平身，立閤門
方行，馬次日駕過太一宫，括香畢，方回從路前後奏樂，駕頭用朱紅圓兀
子一隻，以繡袱蓋，閤門捧於馬上，兩邊各有從人扶策，內諸司官吏引駕，

早夜紅紗梔子燈二百掠照過。知閤門事、閤門舍人、閤門宣贊、
閤門簿書、閤門看班、閤門祗候、修內司、八作司、儀鸞司、翰
林司、皇城司、軍頭司、內東門司、禁衛所、御服所、絲鞋所、
軍器所、符寶所、日曆所、講筵所、造作所、文思院、御馬院、
車輅院、官誥院、登聞檢院、進奏院、騏驥院、御輦院、御酒庫、
左藏庫、內藏庫、南廊庫、封樁庫、閤子庫、祗候庫、內軍器
庫、御撚局、畫院、天章閣、大醫局、國信所。道遂子須用金龍
內用乾紅羅帳，金龍御座，百花搭擋十六人，輦官擎輦前有人員招引兩
邊有等千闌前近有閤子簇擁。諸殿屬：緝熙殿、垂拱殿、慶思殿、
資政殿、觀文殿、皇后殿、貴妃位、淑妃位、婉容位、美人位、
才人位、婕妤位、後苑、閣下。
二十四班：行門班、殿前左班、殿前右班、內殿直班、御龍直班、
長入祗候班、金鎗班、銀鎗班、弓箭班、弩直班、骨朶直班、
招箭班、新舊班、東一班、東二班、東四班、東五班、西一班、
西二班、散直班、散祗候班、散真班、散都頭班、禁衛天武班、
皇城司親從官、上一指揮、上二指揮、上三指揮、上四指揮、上

五指揮、
親事官，下一指揮、下二指揮、下三指揮、下四指揮、下五指揮。
外三指揮，黃院子、皂院子、司圍、御輦院、正供營、次供營、
下供營、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押番十將、內等子、環衛官十
員、帶御器械四員、靜鞭響、步帥大尉、殿帥太尉、內知省太尉、
平輦，步紅漆輦，頂金鈒龍釘鈸，前後穿金龍頭乾紅番羅搭擋兩把
雨羅傘二柄，掌扇，紅門簇帳，御九重禁衛，駕後宮，中貴帶御器械四
員，閤門執傘，執掌扇三員，從駕官單行馬，丞相、太師、吳興郡
王、樞密、知院、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使、簽書樞密使、雙竹馬、
左尚書、內翰、給事、侍郎、諫官、右親王、承宣、觀察、防
禦、刺史、殿前司十軍將官兵士捌花、前軍、後軍、左軍、右軍、
中軍、護聖、神勇、王選、軍選、遊奕，數萬人隨駕一一恭謹
低聲止有快行數隊，脫膊各有執把，或執黃羅傘，或執青羅傘，或
托金香毬，或執黃羅扇，或執馬靴，或執七寶劍，或執押衣刀，
或執弓箭，或執金瓶，或背弓箭，或金洗漱之類。內等子將拳持
神馬笄　觀瞻聖駕官員幕次密密相連，宅眷珠翠盈簾，家家人物如堵，

以後每日的獻　祠山張王生辰排日上朝　七寶社　珊瑚樹數十株
內有三尺者　玉帶　玉梳　玉花瓶　玉東帶　玉勸盤　玉軫芝
玉條環　玻璃盤　玻璃碗　菜玉　水晶　猫睛　馬價珠　奇寶甚
多　香藥社　相撲社　川弩社　遏雲社　同文社　同聲社　律華
社　錦體社　擇童帝君生辰　蜀中士大夫寄居都城遍于諸社陌上
興山神天觀擇潼帝君亂酌獻設醮　霍山行祠　正賽長生馬社是諸
王府　第嬌馬　戎用　金鞍　銀鞍繡韉　錢鞭　金勒　玉勒　烏
銀勒　玉作子　碼磠作子　箱嵌作子　透犀作子　七寶作子　玉
作子　玳瑁作子　從路迎引到廟上路臺上相撲擇正殿妓樂社火酌
獻廟前擁挾輪馬盛路多有後生於霍山之側放五色烟火放爆竹廟東
大教場內走馬打毬射弓　飛放鷹鶻　賭賽叫　老鴉打綠　吉天子
省吃覺　青菜　畫眉　賽諸般花虫蟻　鵝黃百舌　白鵝子　白
金翅　白畫眉　白青菜　白角全眉　白青頭　蘆花角全　蘆花畫
眉　鵝黃相思　紫鴉繡眼　金肚鈿覓　秦吉了　倒掛兒　留春鶯
寵龙非細　社火內有魚兒活罐工有　金龜　金鰻　金蝦　金鰍
玳瑁龜　玳瑁蝦　白龜　金鱉　金田螺之類　開黃迎酒候所有

十三庫千馬上馬　每庫有行首二人戴持髻著乾紅大袖選像生有顏色
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朵著艷色衫子稍年高者都著紅背子持髻每庫各
用丫鬟五十餘人執勸盃之類或用臺閣故事一段或用羣仙隨時裝變大
公專知客及揭賞官會銀椀及帛官員子弟從路用人托諸色菓木蜜煎
勸酒後因拾滯禁之　上真生辰　殿前司在京十軍各有社火上廟酌
獻燒香諸處有廟唯殿前司衙內與遊弈軍廟燒香者人多士庶燒香紙
不絕衙市亦有社陌或遇聖上出郊駕出錢塘門惟用禁衛人亦不搠甚
容人觀瞻郊禁西湖或往集芳園或在聚景園降旨賞市幕士取索進上
賞賜金錢銀錢駕泛御舟入四聖觀之省圃內景物有瑪瑙坡　秦朝檜
六一泉　和靖先生墓　賞翫至晚方回鑾降旨令諸門夜深方閉恐踏
傷人之故　清明節　公子王孫富室嬌民踏青遊賞城西店舍經絕輻
湊湖上開張趕趁　酒名　玉練槌　思堂春　皇都春　中和堂　珍
珠泉　有美堂　雪醅　太常　和酒　夹和　步司小槽　宣賜碧香
內庫流香　殿司鳳泉　供給酒　瓊花露　蓬萊春　黃華堂　六
客堂　江山第一　蘭陵　龍游　潘葑　府第酒　慶遠堂　青白堂
藍橋風月　起店　銷羊　三鮮　炒鷄　桐皮　澆皮　畬生　蝦

鱗三刀　基子　火燠　經帶　銷鉗　造羹　鹽煎　鮀鍵　鯢鮀
帶汁煎　手泡飯　生熟燒　食店　海鮮頭羹　三軟頭羹　江蟀柱
大片腰子　松花腰子　燥子決明　二色鹽兒　江魚玉葉　鰣魚
拖瀋　羊頭龜魚　錦鷄龜魚　李真元魚　剪花饅頭　煎羊事件
筆素蒸　錦鷄蒸　雜菜羹　蝤蛑蒸　鵝煮羊　盞蒸羊　羊天其
大包子　羊血粉　龜背　大骨　乾京果　南京棗　畨蒲萄　巴攬
子　御果園　松楊柿　蜂兒糲　欒洋魚　錦荔枝　大圓眼　項山
栗　蜂兒乾　蓮子肉　糖霜　梨花　梨條　梨肉　桃條　大蝦巨
蜉蝣乾　大鰣魚　人面乾　江螆肉　芭蕉乾　大決明　沙魚　綠
鰐魚乾　銀魚乾　荳蔻花　案菓　餅菓　饋子　孔酥　時菓　羅
浮橘　洞庭橘　花木瓜　餘甘子　賓花餅　充堰藕　丁沙欄　陳
公梨　乳柑　鵝梨　甘蔗　益柑　撒欖　扁橘　香棖　海鮮　江
蚨　青蝦　白蟹　香螺　辣螺　石首　蛸蝉　鯆魚　烏賊　鰛魚
江魚　鮨魚　蚶子　蛤蜊　炙菜　鮮蛤　白蝦　車螯　水母線
黍丁　孔目魚　望潮魚　火珠魚　蚵蚾魚　河魚　白魚　鮒魚
鰣魚　鯽魚　鯉魚　銀魚　鯖魚　青魚　白白類　鮎魚　蛤蠏

黃蟳蟹　鰣鯉魚　肉食　入爐炕羊　窩燒獚豉　嬰條劄子　皮骨
獚豉　猪舌頭　涷白魚　白燦鷄　白燠肉　花時件　八糙鴨　炕
鷄　炕鵝　燠肝　肚肺　糟鯢魚　把胭鮓醬　紅羊把　影戲把
筭條把　兒角缺　綠條兒　肉瓜瀣　雪團鮓　鰣魚鮓　春子鮓
黃雀鮓　荷包鮓　玉版鮓　桃花鮓　三和鮓　大魚鮓　旋鮓　鹹鮓
鵝鮓　削脯　背脯　松脯　切鮓　飯鮓　茶果仁兒　椿子仁
括子仁　松子仁　橄欖仁　楊梅仁　胡桃仁　西瓜仁　蜜煎　蜜
金橘　蜜木瓜　蜜林檎　蜜金桃　蜜李子　蜜木彈　蜜撒欖　昌
園梅　十香梅　蜜棖　蜜杏　韃纏茶果　糖煎元多　擠扶鑪木槊
子　杏藥灌肺　七寶科頭　雜合細粉　水滑麸糕　玲瓏劄子　金
鋌裹蒸　生熟灌藕　水晶槳子　筋子膘皮　乳糖魚兒　美醋羊血
澄沙糰子　天花餅　皂兒膏　宜利少　煎鴨子　釀棗子　蓮子
肉　爐肝肉　望口消　蜜棗兒　尤耳朵　酥棗兒　重劑棗　糖蒿
帶　酸紅藕　實索兒　玉柱糖　澤州餳　玉消膏　烏梅膏　韻梅
膏　薄荷膏　杏棖膏　橘紅膏　糖烏李　楊梅糖　法豆　輕餳
關撲　螺鈿交椅　螺鈿投鼓　螺鈿鼓架　螺鈿玩物　時樣漆器

新窯青器　孔窯㵍碟　挂梁合仗　犀皮動使　合色凉伞　小銀槍
刀　諸般斗笠　打馬象棋　雜絲拨毬　宜男扇兒　土宜米粽　懸
絲獅豹　土宜巧粽　杖頭傀儡　宜男竹作　錫小筵席　雜彩旗兒
單皮鼓　大小採蓮船　番鼓兒　大扁鼓　道扇兒　耍三郎　泥黃
胖　花籃兒　一竹竿　竹馬兒　小龍船　糖獅兒　㨮前樂　打馬
圖　閘竹竿有極細用七寶庠象填成者　趕趁船　賣客弟子　撮弄泥丸
鹹酸蜜煎　旋造羹湯　唱耍令　學像生　弄傀儡　般雜班　瓶
撥酒　點江茶號菜　闌撲船亦不少　寒食前後　西湖內畫船布滿
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擡船搖船脚船
瓜皮船小船自有五百餘隻南山北山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
四月初八日方罷皆渾木撥湖盆它郡皆無　節日大船多是王侯節相
府第及朝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　岸上游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
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峯諸山寺院僧堂佛殿
遊人俱滿都門閉夜更深遊人轎馬畫絕門方閉　春教　馬步軍都總
管京尹節制本府廂禁軍副總管數員路鈐路分正將監押帳前統領撥
發官閤官帳前使臣六局提拔二百餘員錢塘縣尉司仁和縣尉司城東都巡

捡使城西都巡捡使外沙巡捡茶槽巡捡海內巡捡管界巡捡南蕩巡捡硤石
巡捡赭山巡捡許村巡捡黃灣巡捡東梓巡捡奉口巡捡各帶土兵一二百人
入都轄總轄緝捕各有鼓樂各用馬軍交官軍員驍騎呈武藝大軍合教
終日犒賞畢放教於路各施呈武藝正近遇發除燒香都城自有百餘社
各迎引　東嶽生辰　都城社陌甚多一廟難著諸社酌獻或在城異山
行宮燒香或在城南壘山燒香或在城北臨平行宮燒香或在城東湯鎮
行宮燒香或就城西法華山行宮燒香皆廟皆如此社陌朝拜錢牆社至
日開正陽門獻錢牆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長獻物在外　孟夏　車駕
詣景靈宮朝獻同前　遇　補年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
土物都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為信　混補年　諸
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
林寺明慶寺千頃寺淨住寺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
為貢院於經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僕一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十
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之大　佛生日
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延　聖壽作放生會士民放生會亦在湖
中船內看經判斛放生游人湖峯上買飛禽烏龜螺螄放生諸尼寺僧門

卓上扎花亭子并花屋內以沙羅盛金佛一尊坐於沙羅內香水中扛擡
於市中宅院鋪席諸人浴佛求化亦有男僧不佛不入人家求化　天竺
光明會　遞年浙江諸富家捨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
條香紙不計數目米麪梳櫛匙筯扇子蒲鞋篠帚掃帚燈心油盞之類供
備齋僧數日滿散出山　或遇進書　五府隔夜觀書次日習儀夜自秘
書省前燒朳盆蜜布到內前至五更引迎前用香案綵亭法物儀仗紅紗
梔子行燈二百盞內行列親從禁衛兩侍中道數十朱紅匣盛書在內用
銷金龍鳳袱蓋百官從行五府在後入內進呈　聖上觀看畢午後方回
秘省恭安　端午節　撲賣諸般百索小兒荷戴繫頭子或周絲綵結或
用珠兒結　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
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啻何以見得錢塘有百萬人家一家買一百錢花
便可見也酒果香燭紙馬粽子水團莫計其數只供養得一早便為糞草
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罍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土風俗如此尋常無花
供養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日仍前供養角黍天下有惟
是都城將粽攢成樓閣亭子車兒諸般巧樣開鋪貨賣多作勸酒吞為巧
粽茉莉盛開城內外撲戴朵花者不下數百人每枝須戴三兩朵只戴得

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買戴盆種者官員饋送諸府弟嬌馬遇
重午都戴合色頭鬚荷花開納凉人多在湖船內泊於柳陰下飲酒或在
荷花茂盛處園館之側朝鄉會亦在湖中或借園內　遇少年當殿唱名
灑正門唱出狀元來三人狀元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郎
每有茵各有黃旗百面相從戴羞帽執絲鞭騎馬遊街武狀元亦如此前
名人黃旗亦有多騎馬迎引富者雖各項亦如此迎引各後者多乘轎旗
亦少惟狀元遞入期集所　狀元局執事尤多　福州新荔枝到進上
御前送朝貴過貴街市生紅為上或是鐵邑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貴至
八月與新木彈相接　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廟在湖上湧金門外顯
應觀者是社火亦然有燒香者不少全橘園最盛　諸般水名　漉梨漿
椰子酒　木瓜汁　皂兒水　甘豆糖　菉豆水　栗蘇飲　縮脾飲
䊆梅水　江茶水　五苓散　大順散　荔枝膏　梅花酒　白水
乳糖真雪　富家散著藥水木盆種荷花　素簽　茉莉　朱槿　丁
香臍　白殺鷄頭　美醋姜蝦　蓮花茄兒　甜瀣海蜇　椒醋把子
紅瀣飽饒　抹肉澄淘　銀絲冷淘　百花基子　蓮藕瀣　醬油雨
麻脯鷄　芥辣蹄　紅薑豉　粟米粥　蜜薄脆　糖瓜瀣　寬焦餅

夜市賣七寶姜豉。殿司諸軍水教於白洋湖。各呈武藝，如在平地。御
前軍頭司內等子，每晚演手相撲。今有釘拶手數對打，賀明堂年，大軍修
啓自太廟前嚴路至內南門，大禮年直置邦郊臺下，人之唱歌聲曲。兩司
不時搗設，兩岸居民亦有搗賞。街市撲蒲合。 主綃背心。 黃草布衫。
苧布背心。 撲黑傘。 花手巾。 涼傘。 涼蕈。 涼枕。 紫紗裙。 涼鞋。
暑月多於寬闊處避暑納涼。 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教場。後軍教場。
南倉內前。杖子裏貢院前。佑聖觀前。寬闊所在撲賞。并路岐人在內作場。
行七聖法，切人頭下，賣符，少間依元接上，畜鵓鴿取眼睛。大裏捉當
三錢教魚跳刀門。烏龜踢弄金翅。廣射斗葉。獼猴老鴉下棊。蠟觜舞齋郎
鵓郭弩教熊使棒相撲。王宣弄毬，打一丈方餅。唱涯詞只引子弟聽，周真
盡是村人打硬底擊破鐵撤攢。 戾家相撲攢戶。 賣山風藥鋪虎皮。
虎頭。 虎爪。 黃顙賣沒眼動清樂。 林遇仙聖花撮藥。 天武張擎石
毬。 花馬兒撥石墩。 廓介酒李一郎野呵小說。處處分數別亦有促頭
消息撲弄面爪漲上桃婺州角兒。 盂秋行竜全前。 御街撲賣摩候羅
多，著乾紅背心，繫青紗裙兒，亦有著背兒戴帽兒者。牛郎織女撲賣盂市。
賣荷葉傘兒。家家少女巧飲酒，促織盛出，鄒民婦餋或用 銀絲為籠。

或作樓臺為籠。 或黑退光籠。 或尾盆竹籠。 或金漆籠。 板籠甚多
每日早辰多於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鬭者，鄉民爭捉入城貨賣，
鬭贏三兩箇，便望賣一兩貫錢，若生得大更會鬭，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
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酥蜜裹食天下無比，入口便化。 撲賣時樣翻腳，
發嘍促織盆。 諸般口葉。 生餡饅頭。 鵝鴨包子。 相銀杏。 炒推栗，
方頂柿。 塩官棗。 玉石榴。 紅石榴。 晚橙。 紅柿。 巧柿、 綠柿
攬柿。 雪梨。 水晶蒲萄。 太原蒲萄。 木犀盛開。 東馬塍西馬塍園
館爭賞。 或遇宣鎖金者，伏行般膊，或宣內翰，或宣給事，或宣中書，戴查
帽執絲鞭，騎馬快行，簇馬且到禁中。 錢塘江 城內外市戶造旗與水
手迎潮，白旗最多，或紅或用雜色，約有五七十面，大者五六幅，小者一兩
幅。亦有掛紅者，其間亦有小兒在潮內弄水。 中秋日便府教水軍并戰
船打陣子於江內，安撫在浙江亭上觀潮，弄潮人各有錢酒搗設，江岸幕
次相連，轎馬無頓處，錢塘知縣并城南都廂彈壓，幕次官員亦有錢酒是
夜城中多賞月排會，天氣熱宿湖飲酒，詩銀蟾出海，到夜深船靜，如在廣
寒宮內。 秋教迎新同前。 外國進大象六頭，駱駝二頭，內有一雌象，叫
作三小娘子，於萬橋門外造象院頓之，每日隨朝殿官到門前唱喏，侍斜

退方回。前有鼓鑼各數隊，雜綠旗三四十面，象背各有一人裹帽執钁，著
紫衫，人從都著衫戴帽，路中敲鼓鳴鑼，引入象院。 大禮斗合用五輅差
五使提舉一行事務。 大禮使。 儀仗使。 禮儀使。 鹵簿使。 橋道頓
遞使。 差帶御器械并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撿使，全裹衣甲，內外巡警，侍
駕宿太廟內六班，戴帽子，帽子上戴五指澗乾紅羅頭巾，騎馬帶甲，著
錦襴衫，上著打甲包，或緋或綠，馬亦帶甲，次班亦戴帽，帽上有澗五指紫
羅頭巾，著錦衫，或有帽子，有真珠姜芽帶者，御龍直裹真珠頭巾爪角兒
尋常從駕裹乾天角幞頭，捧渾金沙鑼。 金洗漱。 金提量。 玉拄斧。
黃羅肩之類。 行門擊。 靜鞭。 騎御馬。 教駿。 龍御應馬。 御廚使
進御膳。 後苑供進泣綮。 五輅。 玉輅。 金輅。 木輅。 革輅。 象
輅。 前一月濂車，車上一人鳴鼓，始初以一千斤鐵壓車，添至一萬斤，方
任。纔出玉輅，閃試輅下，搜索班直戴耳不聞帽子，著青羅衫，青綃襆頭，簪
著青鞋，裹紫羅頭巾，內著緋錦襴衫，全似大神，手扶青綿索，攙玉輅。 四
輅不進呈，惟有玉輅進呈，內試至日，絕早輅下，一行職事官率往車輅院
頭，玉輅直至大廟前，諸職事官登輅，少立，下輅，四人御樂於玉輅上御座
側左右侍立，玉輅復回入嚴正門，進呈，立殿門外。 聖上垂簾殿門上，省

畢，駕興，玉輅回車輅院，行禮日隔日，有輅於太廟前輅屋下，許萬民觀
看。來日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是夜自太廟前燒柮盆直至郊臺，沿路一
件法物，閒柮盆一箇兩件一般，幕次不容針，職事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
法服，都戴貂蟬冠，次日主上乘玉輅至郊臺肴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事
畢，駕復回內，至曉 主上登門放赦，近侍邀 聖駕，禁衛簇擁，樂官前引
一派樂聲，逕至麗正門上，登御座，龍直捲簾，撞起黃羅傘，五府立內侍圍
遶，看十杆搶金鷄，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花枷罪人至內門下，侍閤門
讀赦書畢，獄子奏 聖躬萬福，山呼謝恩了，開枷放罪人，罪人叫伏流赦
天下，駕興，宰執退，百官出，一派樂聲前引，禁衛從駕回鑾。 冬孟 駕諸
景靈宮同前。 駕出三日，比尋常多出一日，緣第三日駕過大一宮燒香
大一殿謝禮畢，賜花，自執政以下，係官品賜花，幕士行門快行花最細，且
盛，禁衛直至擲巷官兵都帶花，比之尋常觀瞻，幕次倍增，乾天門道中直
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山坊口比望，全如花世界。 諸殿閣分。 皇后。
貴妃。 淑妃。 美人。 才人。 婉容。 婕妤。 國夫人。 郡夫人。 紫
霞帔。 紅霞帔，大內樓檐外約有五百餘乘轎，到宮先回入內，於位次中
侍駕回。有戴花。 預賞元宵，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於街市中屯南北茶

坊内掛諸般瑠璃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柵燈珠子燈羅帛萬
眼燈沙河塘裏最勝街市撲賣尤多紙燈不計數目清河坊至衆安橋沙
戲燈馬騎燈火鐵燈進餛飩燈兒燈象生魚燈一把蓮燈海鮮燈人物滿堂
紅燈燈火盃市撲賣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果兒 寧宗聖節金國奉使
賀生辰畢觀江潮玉津園射射臨射時二人又手立於垜面前係招箭班
急來祗應專一楪箭奉使以爲神人射射畢出山於錢塘門外西湖邊更
衣事換番裝緣奉使以下到驛都著本朝賜服着錦絡縫錦盤領大袖帽
子上亦用錦貼正伴使相伴中節人行並馬上有足班五行馬下有足當
人行馬邊之指點回頭看城内山上人家層層疊疊觀宇樓臺參差如花
落仙宮下節步行爭說城裏湖邊有千萬扇面不曾說我北地草木都衰
了你南中樹木尚青蓋江南地煖如此蔬菜一年不絕此月有韮心菜
黃芽菜 娄菜 甘露子 菠菜 芋頭 芋奶 山藥之類蔥韭尤多
一陽節近 都城鄉風撞采覆淳大蝦果子郎君蕈之類多撲十淳三
文一撲撲一隻鬭鷄饒兩貫會或饒一貫伍伯文足捌一錢饒三撲攔街
關撲 遇雪公子王孫賞雪多乘馬披氊笠人從油絹衣氊笠紅邊湖
岸駢駢湖中船内亦然人多向山大小院有三百餘寺諸刹鐘樓佛殿似

粉裝飾園館亭臺如銀鑄玉璣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却於瓦市消遣
瓦市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 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 常
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
劇趙泰王葵喜宋邦寧河宴清鋤頭段子貫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僥大
撞倒山劉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凛人人好漢
說經長 嘯和尚 彭道安 陸妙慧 陸妙淨 小說蔡和 李公
佐 女流史惠英 小張四郎 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
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 覆射女郎中 踢瓶
弄梳張寶歌 杖頭傀儡陳中喜 懸絲傀儡爐金線 使棒作場朱來
兒 打硬孫七郎 雜班鐵刷湯 江魚頭兎兒頭菖蒲頭 背商謎胡
六郎 教飛禽趙十七郎 裝神鬼謝興歌 舞番樂張遇喜水傀儡
劉小僕射 影戲尚保儀賈餱 賣嘌唱樊華 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
郭四郎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 喬相撲鹿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
條黑斗門橋白條兒 踢弄吳全脚耍大頭 談諢話蠻張四郎撒耍撥
寶興隆行小關西 裝秀才陳齊郎學鄉談方齊郎分數甚多十三應抝
欄不閑終日團圓 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頭蹄血

臟遇晚燒晃燈撥刀饒皮骨壯漢只契得三十八錢起喫不了皮骨饒荷
葉裹歸緣物賤之故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兩肉賣九十省一斤城内諸
店皆如此饒皮骨大酒店用銀器樓上用臺盤洗子銀筯蒜菜糟藏甚多
三盃後撰菜有三十般支分不少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隻銀
盞亦有數般菜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前湖門裏勾欄門外瓦子 嘉會
門外瓦 候朝門瓦 小堰門瓦 四通館瓦 新門瓦 薦橋門瓦
菜市門瓦 良山門瓦 朱市瓦 舊瓦北關門新瓦 錢塘門外羊坊
橋瓦 王家橋行春橋瓦 赤山瓦 龍山瓦 余外向有獨勾欄瓦市
稍遠於茶 中作夜場 街市舉放風筝輪車數樣有樅大者多用硃
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樂線前後賭賽輸贏輸者項折三二
兩線每日如此寬闊處踢毬 放胡哮 鬬鵪鶉 賣等身門神 金漆
桃符板 鍾馗 財門 有百餘家賞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播春勝錦背
曆日 夜市撲賣 狼頭帽 小頭巾抹頭子 細揶猶 花環釵朶簇
兒頭帶 銷金帽兒 羅木桶杖 諸般藤作 璃瑠炮燈 銀絲合子
特文書集 猪胰胡餅 掛屛頭屋兒 烏木花藜動使 行燈 香
圓 查子 畫燭 魚鮮 頭須 煠藕 紅邊糍 蜂糖餅 御街應

市 兩岸街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般或爲屛風或做畫或
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駈邪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
合底板簇諸般米果斗葉頭子萁豆市食之類亦有中様合裝者名爲消
夜果兒乃京城鄉風如此 雪夜貴家遣心腹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
紙裹夜深揀貧家窓内或門縫内送入濟人日間散絮台或紙被散飯貼子
無數 朝廷每歲常例散軍民賑濟不特以米賑濟糶州府又散燈油於
於關張店舍安撫提領支犒賞舞者錢酒蠟 府主例散客店内錢
帝輦驕民常霑聖恩不特皇后殿散新錢俱無科役保用之複 諸行市
川廣生藥市 象牙玳瑁市 金銀市 珍珠市 絲綿市 生帛市
枕冠市 故衣市 衣絹市 花朶市 肉市 米市 卦市 銀朱
綵色行 金漆卓凳行 南北猪行 青器行 處布行 麻布行 青
果行 海鮮行 紙扇行 麻線行 蠏行 魚行 木行 竹行 菓行
笋行 京都有四百四十行畧而言之 闡慢道業 優歷班朝 風箏
藥線 膠礬斗藥 五色箭翎 銀朱印色 茶坊吊掛 玳瑁泛子 粘
頂膠紙 染紅牙梳 諸般蠼令 修飛禽籠 修骨邊骨 成套節兒
接象牙梳 諸般耍曲 扎熨斗 丁香膽 修砧頭 照路道 掃

金銀。鍋瓶紙、造翠紙、乾紅紙、簡笏袋、幞頭籠、腰帶匣、讀
書燈、筆硯匣、膽子匣、刀事匣、黃草單、修合溜、捲擔丈、醫
飛禽、接鋸條、條破扇、醋碗兒、丁鞋絡、擔漆子、搭羅兒。面
花兒。香果合、截板尺、印香脫、畫眉瓶、造梘箇、開科蚕。教
蟲蟻、剔圖書、起魚鱗、攀膊兒、手巾架、頭巾盝、蛤粉桶。花
央兒、肥皂團、淋刀灰、茶花子、出衣粉、做暉裹、注水管。醬
鋪帛。木仙宮、字牌兒、洗衣服、鑽真珠、貨花擔子、解玉版。
釘魚帶。碾玉葉、貨茶酒器、錦褥子、髮駝兒。煙突帚。扇牌兒
織鞋帶。綿臘脯、七香丸。穩步膏、馬牌額、開先牌、鵓鴿鈴、
葫蘆笛。牛糞灰。滌筒綵、細扣子、闌城兒、消息子、揪金線。
真金條、香餅子。香爐灰。打香印、賣朝報。金道子、竹夫人。
笄子筒、食單兒。食碑子。臼及末。解粥米。熟水草。選官圖。
批刷兒、與魚尾別、供席草、賣掃樂、寫文字、紙畫兒、提茶瓶。
花架兒、賣字本、笛譜兒、小彎欄、蛇料兒、便橋、試卷、試
卓　交床、試藍、拄杖、粘竿、胡梯、水草、風袋、使綿、劈柴、
炭墼、捉漏、担帚、釣鈎、緒底、拂子、禹粉、占生、歡舞、歌

琴。歌棊、歌樂、歌唱、擦索、髮索、蜘蛛、金麻、蠟蟲、端硯、

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南瓦卦山卦海中瓦南山南海上瓦人山人海下瓦

都城紀勝聖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康物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年餘、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湊集矣、其於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圃之興廢、首洛陽盛衰之候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為今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紀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覩耳聞、殆非一日、不得不為之集錄、其已於圖經志書所載者、更不重舉、此雖不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髣髴名園記之遺意焉、但紀其實、不擇其語、獨此為愧爾、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叙

都城紀勝目錄、市井、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衆伎、社會、園苑、舟船、鋪席、坊院、閑人、三教外地、

市井　自大内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至朝門天清河坊中瓦前灞貫官巷口棚心衆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内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猶盛、排門和價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隆興間、高廟與六宮等在中瓦相對、今修內司染坊看位觀孝宗皇帝孟享迴就、觀燈買市簾前排列、內侍官快行堆垛見錢、宣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者、是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張家圓子、若遇車駕行幸春秋會暑建醮並蔚幕次排列、此如執政府墻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又皇城引馬道、亦然、侯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絶伎作場、其地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橘園亭書房、衆安市城北米市、其餘如五間樓福客糖果所聚之類、未易縷舉、

諸行　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為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剋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為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果團、江下之鮝團、後市街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為作、如篦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釵作是也、又有異名者、如七寶謂

之骨董行、浴堂謂之香水行是也、大抵都下萬物所聚、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釵環領抹、極其工巧、古所無也、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者、如中瓦前皂兒水、雜賣場前甘豆湯、如戈家蜜棗兒、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壽慈宮前熟肉、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湧金門灌肺、中瓦前職家羊飯、彭家油靴、南瓦宣家台衣、張家圓子、侯潮門顧四笛、大瓦子丘家篳篥之類、

酒肆　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戶、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但要索喚及時食品、知處不然、則酒家亦有單子牌面點選也、

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此處易為支費、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飾如仕宦宅舍、或是舊仕宦宅子改作者、　花園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學園館裝折　直賣店謂不賣食次也、　散酒店謂零賣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并折賣外坊酒、門首亦不設油漆杈子、多是竹栅布幕、謂之打碗、遂言只一盃也、却不甚尊貴、非高人所往、　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蓋之、以為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懽則多往其居、　羅酒店在山東河北有之、今借

名以貴渾箕逐不貴重也。酒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緑簾貼金紅紗梔
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高祖遊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酒閣名為所院。
若樓上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之類。牌牓過山非特有山謂酒力高
遠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恐飲燕淺短。如買酒不多則只就樓
下散坐。謂之門床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買多少。然後別換菜
蔬。亦有生疎不慣人便忽下箸。被笑多矣。大抵店肆飲酒在人出著如何。
只如食次謂之下湯水。其錢少止百錢五十者謂之小分下酒。若命妓則
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喚高價。細食全要出著經慣。不被所侮也。如煮酒
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開飲。少頃只飲五六瓶住者。其餘退回。亦是搜弊
之一訣。官庫則東酒庫曰大和樓。西酒庫曰金文庫。有樓曰西樓。舊有樓
攻媿書榜。後為好奇者取去。南酒庫曰昇暘宮。樓曰和樂樓。北酒庫曰春
風樓。正南樓。時吳越兩山。南上酒庫曰和豐樓。西子庫曰豐樂樓在今湧
金門外。乃舊楊和王之聳翠樓。後張定叟兼領庫事。取為官庫。正跨西湖
時兩山之勝。西子庫曰太平樓。中酒庫曰中和樓。南外庫在便門外。東外
庫在崇新門外。北外庫在湖州市。有樓曰春融樓。其他則有西溪井亦山
九里松酒庫。其中和和樂和豐並在。御街其太平太和因回祿後其樓

悉廢。若欲賞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其
妓。及以利委之可也。天府酒庫每遇寒食節前開沽煮酒。中秋節前後
開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騎作三等。裝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
者。三等冠子衫子襠袴。首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
治。呈作樂呈伎藝雜劇。三盞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
食店　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凡點索食次大
要及時。如欲速飽則前重後輕。如欲遲飽則前輕後重。重者如頭羹
石髓飯　大骨飯　泡飯　軟羊　淅米飯。輕者如煎事件　托胎
奶房　肚尖　肚胘　腰子之類。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
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所以專賣麪食
魚肉之饌。如鋪羊麪　盦生麪　姜潑刀　鹽煎麪　蘇魚桐皮麪　林
肉淘　内蠶淘　素子　蝦燥子麪　帶汁麪　下至撥刀　雞絲麪　家常
三刀麪皆是也。若欲索供逐店自有單子牌面。　餛飩店專賣大燠燥
子肚餅　升絲餅　菜麪店專賣菜麪　齏淘　血臟麪　素木子　經帶
或有撥刀　冷淘此處不甚尊貴。非待客之所。　素食店專賣素谷
頭羹　麪食　乳蕈　河豚　脯鮓　元魚　乳麪笋乳蕈飲食充齋素筵

會之備。衢州飯店又謂之悶飯店。蓋賣盦飯也。專賣家常蝦魚　粉羹　魚麪
蝴蝶之屬。欲求盦飽者可往。惟不宜尊貴人。　市食點心。涼暖之月大祭
多賣。豬羊雞煎爆鍬劄子　四色饅頭　灌肺　灌腸　紅燠薑豉　蹄
子肘件之屬。夜間頂盤挑架者如此。鵪鶉餶飿兒　焦䭔　羊脂韭餅　餅
錢　春餅　旋餅　餞沙餡子　宜利少　獻奢粒　炙肚子之類。遍路
歌叫。都人固自為常。若遠方僻土之人乍見之則以為稀遇。其餘店鋪夜
市不可細數。如豬胰胡餅。自中興以來只東京臟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
坊巷口。近來又或有效之者。大抵都下買物。趨有名家。如昔時之內前下
家從食。街市王宣旋餅。望仙橋糕糜是也。如酪面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
一分。每歲五百貫。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其餘諸行百戶
亦如此。市食有名存而亡者。如猻羹是也。亦有名亡而實存者。如饗羹今
號虀麪是也。又有誤名之者。如呼熟肉為白肉是也。蓋白肉白是砧壓去
油者。又有專賣小兒戲劇糖果。如打嬌惜蝦鬚糖宜娘打鞦韆稠餳之類。
茶坊　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東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
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
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止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

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
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父兄打聚處。又有
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
卓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提茶瓶即是趂赴充茶酒
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
人兵以此為名。乞覓錢物。謂之齪茶。
四司六局　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
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皆可辦也。帳設司專掌仰
塵繳壁。卓幃搭席。簾幕。蓋屏風。繡額。書畫。簇子之類。　廚司專掌打料
批切。烹炮下食。調和節次。　茶酒司專掌賓客茶湯。暖盪酒。請坐。諮席。開
盞歇坐。揖席迎送。應干節次。　臺盤司專掌托盤。打送。賫擎。勸酒。出食。接
盞等事。　果子局專掌裝簇盤飣。看果。時果。準備勸酒。　蜜煎局專掌糖
蜜花果。鹹酸。勸酒之屬。　菜蔬局專掌甌飣菜蔬。糟藏之屬。　油燭局專
掌燈火照耀。立臺剪燭。壁燈。燭籠。裝香簇炭之類。　香藥局專掌藥楪。香
毬。火箱。香餅。聽候索喚。諸般奇香及醒酒湯藥之類。　排辦局專掌掛畫。插
花。掃灑。打渲。拭抹。供過之事。　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

乃故常諺曰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許戾家若其失忘支節皆是祗應等人不學之過只如結席唱搗亦合依次第先廚子次茶酒三樂人

毛舍衆伎　毛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其諸部分紫緋綠三等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又戴諢裹其餘只是帽子幞頭以次又有小兒隊并女童採蓮隊又別有鈞容班今四孟隨在駕後乘馬動樂者是其故事也紹興三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撥差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修內司教樂所掌管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毬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紹興間亦有丁漢弼楊國祥雜劇中末泥為長每四人或五人為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為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為諫諍也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諸宮調本京

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嵇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鍫琴合葫蘆琴單撥十四絃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拍番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祗應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真清樂也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為一體今瓦市中絕無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祗敲盞者謂之打拍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為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覆

賺又且變化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雜扮或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並是開封府衙前樂營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為一家與相撲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禮後宣赦時搶金雞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輥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劍與馬打毬并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北人下鄉街市轉焦鎚為一體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槌踢墨筆弄毬子撥盆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之投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線兒寫沙書改字弄懸絲傀儡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兒後生輩為之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綵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

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隱語則有南北垕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為齋又有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樂師會七晝夜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

有方所。日以每歲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

園苑　在城則有萬松嶺內貴王氏富覽園、三茅觀東山梅亭、慶壽庵、褚家塘御東園係瓊花園、清湖北慈明殿園、楊府秀芳園、張府北園、楊府風雲慶會閣。賦東新開門外，則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五柳御園。城西清波錢湖門外聚景御園舊名西園、張府七位曹園。南山長橋西則有慶樂御園舊名南園、淨慈寺前屏山御園、雷峯塔前張府真珠園內有高寒堂極華、塔後內貴甘氏湖曲園、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方家峪劉園。北山則有集芳御園、四聖延祥御園西湖勝地惟此為最、下竺寺御園。錢塘門外則有柳巷楊府雲洞園、西園、劉府玉壺園、四并亭園、楊府水閣、又具美園、又飲綠亭、裴府山濤園、趙秀王府水月園、張府凝碧園。孤山路口內貴張氏總宜園、德生堂、放生亭、新建白公竹閣表德戶大府祠今重建。沿蘇堤新建先賢堂園本裴氏園表請新建、九里松嬉遊園天府酒庫。湧金門外則有顯應觀、西齋堂、張府泳澤園、慈明殿環碧園舊是清禪御園、大小漁莊，其餘貴府富室大小園館，猶有不知其名者。城南嘉會門外則有玉津御園當使時引弓所，又有就包山作園以植桃花，都人春時最為勝賞，惟內貴張侯壯觀園為最。城北北關門外則有趙郭家園、東西馬城諸園，廼都城種植奇異花木處。

舟船　行都左江右湖，河運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五百料約長三十二十丈，可容三十五十餘客，皆奇巧打造，雕欄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四時常有遊玩人賃假，舟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逕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其有貴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緻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間則有弄潮者，持旗執竿，狎戲波濤，甚為奇觀，天下獨此有之。

鋪席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并諸作匠爐韝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數處，皆不以貫萬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又如宿土家絨線鋪自東京流寓，今於御街開張，數鋪亦不下萬計。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如平津橋沿河布鋪、扇鋪、溫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之類。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無紗、洪扇、吳牋之類，都會之下皆物之所聚之處，況夫人物繁夥，客販往來，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

坊院　柳永詠錢塘詞云：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僅百萬餘家。都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而城中北關水門內有水數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於水次起造塌房十數所，每所為屋千餘間，小者亦數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客旅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燭，又免盜賊，甚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無此。雖荊南沙市、太平州黃池皆客商所聚，亦無此等坊院。

閑人　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着業次，以閑事而食於人者。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碁，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又猥下者，為妓家書寫簡貼取送之類。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為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使拳之類，並是本色。又有專為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鷂鵓鴿，調鶴鶉，鬬雞，賭博，落生之類。又有是刀鑷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涉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鑷專攻街市宅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事，說合交易等。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玩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為由，乞錢贈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是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三教外地　都城內外自有大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書選者。凡佛寺目諸大禪剎，如靈隱、光孝等寺，律寺如明慶、靈芝等寺，教院如大傳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數，所之外，又有僧尼厠院、庵舍、白衣社會、道場奉佛處所，不可勝紀。若大寺院有所營修，則於此地招集前去助緣，其間有精修能事者。凡道流目御前宮火太乙宮、延祥觀等，及諸宮觀道館之外，則有諸府第道堂，如靈應、希夷之類，道院皆係捨俗道人，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來高士，而時有神仙應緣玩跡，異人自有紀載爾。昔王台昭陽大淵獻歲青陽孟陬月哉生明止齋記。已上都城紀勝。

祥異

咸淳臨安志春秋記災不記瑞孔子不語怪神祥異有志不敢僭經而擬聖也龍見晉郊虎乳楚相馬鳴邑社蛇出衆臺諸類此者非一春秋所不書孔子所不道而左氏咸錄焉何害其春秋之忠臣而與聖人同其好惡哉

臨平湖石函　臨平湖目漢末穢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漢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

臨平湖寶鼎　吳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

玉冊　晉元帝移徵召天下兵剋日進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人以為中興之象

人面豕　淳祐臨安志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猳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

災異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乙未夜杭州大風海水翻潮溺民五家船十餘艘　唐文宗太和四年五月潮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七萬石

甘露　咸淳臨安志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錢塘縣右鄉康巷之柳間

白鷰見　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鷰見于錢塘內史虞潭以獻

臨平湖水赤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陳以為己瑞俄而玄敗

野稻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鹽官縣野稻自生三十許種

白雀　宋元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年四月鹽官縣産白雀太守劉兆爾詳以獻齊永明七年六月鹽官縣九年七月錢塘縣皆獲白雀

連理木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錢塘木連理生太守王廷之以聞

禾草木生李　昇明元年餘杭舍亭禾草木生李實禾草即胡頹木

翼異山大水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翼異山一夕五十一處水出

蒼玉璧　永明七年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太守江斅以獻

浙江靈石　永明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為佛像

海燕出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燕取而食之史以為魚孽

清泉紫玉　梁元帝記曰昔宋人江巖因採藥至富春清泉南見美女衣紫踞石而歌有穿雲裂石之聲其詞曰風淒淒雲溶溶水潺潺兮不息山蒼蒼兮萬重延佇就之遽失所在惟存所踞之石巖剖石得紫玉廣長尺許

合歡竹　唐正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偘家生叢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表進

功臣堂芝草　大平興國三年八月庚申杭州言淮海國王舊府功臣堂柱生芝草畫圖來獻

臨安縣土地　雜志吳育春卿為臨安宰三日謁廟解

後土地稱屬國侯者視之乃十餘歲小兒故老云錢尚父所用小史一揮肩誤觸背一於睡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悉令誅之揮肩者斗死止沸者稱冤乃赦揮肩者曰吾睡方欲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此史已先知之矣不可赦後忽見形於前錢歎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現身封汝為屬國侯求為臨安土地受彼血食遂不見

石神王　淳祐臨安志王和中郡守孫沔一夕夢人泣告曰吾兄弟三十六人沉埋市舶司園地久矣願公憐我及覺旋忘再夢復如之遂遣人發園中地果得石神王三十六身各坐執寶瓶遂置之廳事前以揮浮遊

瑞木字文　沈括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顏魯公有筆力國字中間仍挑起作大口全是顏筆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腳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予親見之按唐書代宗時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即此類也

珠飯菌菜　熙寧八年閏四月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蔬民賴以充食

無骨著　見洞霄宮

嘉禾　景定四年九月昌化縣嘉禾嘉粟生守臣吳革圖以獻詳見御製門

磨劍池水涌　咸淳六年七月豐儲倉前池忽有風起水立如雞浮萍上屋蕩突久之或云池有大黿數百年此其所為也倉官黃性日擊其狀扣之土人云池乃吳慶忌磨劍處時有物浮水上若鐵棺然

淳祐志錢塘湖開　晉書吳孫晧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至陳後主時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既而天下皆混一焉

舍利塔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甲寅供奉官趙鎔自杭州取舍利塔至闕下

雙竹　廣嚴院西關脩竹皆偶生政和七年廉入仲宮言

續增　書成仁玉繹思前史尚有與此土相關者謹續書之

錢塘海鹽令　晉王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塘令領司鹽都尉

晉東海王弈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孔嚴諫乃止

紫壁　晉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檄顧衆為五郡大督護討賊張健衆還守紫壁人咸勸過浙江衆曰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

錢塘先賢傳　唐隱逸吳筠撰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

攷證

杭州府志論者以志輔史蓋謂史官紀述有采於志不可畧也而志與史其體稍異蓋史以紀事或有缺文則當缺之不宜妄補懼失實也志之所

載類皆山川城郭官署之跡故老相傳不能無訛然不辨而證之則以訛傳訛愈遠愈晦矣厥既成書乃本舊志并以今之所聞所見者叙致證淳祐臨安志三輔黃圖之書所以左右漢史也近世程公大昌輯雍録以廣之而其書始備是固不無待於後之人也自古都邑代各有紀今通郡國下至千室之衆必有圖諜杭為今行都物聚地大而登載弗稱非闕歟竊考國朝宋公敏求嘗作東京記今披而觀之者如身遊其間可謂盛矣至若古杭有志自宋劉道真作錢塘縣記而祥符舊經未詳何人所作班班尚可考見而成書亡矣乾道初府尹周公宗因祥符之舊始為之志而疏畧特甚八九十年間無復皆首迺皇上御極之二十六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與𥲅尹茲京國亦既十年百度畢飾政通教行顧念圖諜散落心焉陋之懼非所以尊崇宸居宣示罔極惕不自寧首命通判府事吳君革府之賢僚若士嘗最其事閱一歲吳君適遷官未克就乃命通判府事王君亞夫典領之即僊居山中俾仁玉與甚輯焉謏聞陋識弗獲辭避於是晝訪夜思參以書傳所省憶耳目所覩記得古今事蹟千數百條類為門者十有二為類者九十有九為卷者五十有二總之數十萬言亦畧備微文碎義弗可殫舉而疑可稽闕可補之大者輒疏著之又因記趙公述作之

本旨以竢後之從于亭毗十年龍集庚戌十二月壬辰朔天台陳仁玉謹叙次顛末附於諸序之後

餘杭　杭州府志餘杭之名郡國志云夏禹東去舍航登陸於此故吳越春秋云夫差止餘杭山則其名古矣徐廣註史記秦始皇度浙江乃云蓋在餘杭顧夷又註始皇經此立為縣皆誤也劉昭東漢補註云渙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昭說是也

錢塘　按淳祐臨安志云自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其名始見劉道真記華信以錢致土石立塘因為錢塘縣者誤也秦以有之非昉乎此也釋文唐避也錢古錢姓宜秦漢間有此姓者居之或為之而遂擊之以錢塘乎然不可考矣今據錢塘之名昉見於秦紀固無可疑若華信以錢塘致土石立塘之事亦不可謂無如以為名始於華信則誠如前辨其以塘為塗以錢為錢雖曰因訛而生疑然古人創置多因事而立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其說容或有之辨錢塘諸說之異錢塘地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辨錢塘引十三州記云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唐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山也其山寺之東西瀼二水東曰龍源横過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塘其流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横坑橋入于錢湖蓋錢塘之聚蓄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為錢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其實待次此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來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與圖經不同此見於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所載　按淳祐臨安志陳仁玉辨云錢塘之名始見於秦紀而錢塘記乃云華信以錢募致土石其名始此前已辨其誤矣今此又引錢塘門近湖為証以為此湖塘而非海塘其說尤誤自漢以來海水嘗為患而湖水未嘗為患今江岸之塘所以捍海者蓋昭然也若乃錢塘門特因錢塘縣治得名耳不當更生一惑然錢塘錢湖皆氏為錢其傳實不可考而趙氏之說恐有惑者故為之辨今以江湖形勢論之則仁玉之辨以為有理

論杭之形勢　論杭之形勝惟晁太史補之所作也述最為鋪張鉅麗今附載于此其詞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復或瀕或滿或彎或淵或岐或狐或爽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累累浪浪隆隆卬卬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且有既姣而多娛可導可疏可航可

杭可跋可踰可揮可車若九州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十里邑居攸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遶指隱以為眷折以為尾湮河塹華不足方此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鼻華車千乘甲士萬人衆支十年帛散十屯灑汗成雨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差之徒用其衆寓以國政之閑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麗魚鬚之旍揮魏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鼉龜之車載賁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臨戈予乎上流乍往乍還乍後乍先君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魚人泣馮夷滑江怒號怨濤颷風為之揚旗已而即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谷其獲如此故姑蘇特以為南藪而朕軀書茶琛晉豐侯舟乎百粤蘧究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頹基此亦天下之形勢也

府治　按淳祐志云舊志於府治所在最為不明今以漢志及劉道真記考之乃知漢以來皆治於武林山宋以來徙治於平地又以隋志及唐人詩考之乃知隋以來始治鳳凰山唐及五代吳越國前宋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即其地為行宮而守臣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此說據今為合也淳祐臨安志　爰自中興為太徽帝座臨

御之所而守臣治事臨民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改九鳳凰山之舊蹟亭臺樓觀絕景勝跡為千百年間所詠歎者至今不可泯也乃盡考而載之杭州府志西部都尉自秦置會稽郡治吳門西漢文帝時會稽西部都尉治山陰武帝天狩中徙治錢塘據埋宇記圖經東漢光武時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時會稽郡邊海當不廢據任延建武時嘗為會稽都尉順帝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據三國志朱育言西部始移於婺女故沈約宋志曰東陽大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誤矣按漢有東部都尉治回浦今屬台州南部都尉治治縣今建福縣揚雄謂東南一尉此類是也封侯　自西漢哀帝時始封河間王子元為富春侯東漢之末孫堅將曰皇甫嵩嵩將曰朱儁今於潛有皇甫嶺以嵩破妖賊許生于此得名而本傳不載嵩與嵩於陳頡平賊有功封錢塘侯同時若何滕亦以討黃巾功封於潛牧亭侯吳時褚恭封錢塘臨平侯郭成封永興富春侯孫峻亦嘗封富春侯此皆本郡侯封之始不可不載　牧守按宋咸淳志所載牧守則自秦置會稽郡以來與後分吳郡吳興郡凡為守者悉書之及考淳祐則但以漢會稽西部都尉任延為弟一而止書東漢錢塘侯朱儁吳東

安郡太守全琮原其所取蓋以會稽吳郡吳興所治皆非今杭州之地故也考之地理會稽所治即今紹興府吳郡所治即今蘇州府吳興所治即今湖州府前代牧守三郡必各載之矣若凡復並書是重出也故但據淳祐志所載擇其尤著者列為名宦否亦不錄也咸淳臨安志牧守　任延當漢建武初為會稽西部都尉聘請高行嚴子陵董子儀龍丘萇等尊禮賢哲興起教化是宜為本邦牧守弟一而舊無知者今表出之唐代如宋璟劉幽求諸公於傳考之而知為刺史並當增入唐書明皇自擇刺史以表仁敬為杭州陸羽二寺記乃云隋開皇十四年此羽之誤也蓋本郡牧守題名自本朝以前久失其傳最為闕畧今取諸史及唐元和姓纂參以傳記諸家文集所得氏名僅止此耳後有考焉續補可也如南齊孫謙錢唐令稱循吏不朝見論及為新城令亦著稱舊皆遺而不載吳會稽杭州府志據三國志朱育言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又考水經註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會赴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詳此則周嘉實啟此議而劉府君則為奏者也劉府君名未詳東安郡吳黃武五年置東安郡治富春太平寰宇記舊圖經皆作臨武郡誤也　禦兒界　吳郡至禦兒分界國語曰句

踐之地北至於禦兒又曰吾用禦兒臨之此句踐併吳之後於此與楚為界吳地記云與吳分界誤也吳越舊封必以浙江為界越句踐入吳宰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是代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其証明矣史記錢塘縣給公封禦兒侯　浙江　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浙江一名漸江惟見于此云註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又左合絕溪又東北逕建德縣南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北入富陽縣江南有山孫武王之先所葬也江北逕餘杭縣左合于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又東逕烏傷縣北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狐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似蓮花昔有道人獨住不歸或因以稽留為山號據此則稽留之名未因計田又一証也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據此則錢塘故縣治在靈隱山北蓋為明証縣南江側有明聖湖傳言是湖有金牛縣東有定已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再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峩峩二丈有餘江北合詔息湖湖本

名作湖因秦始皇巡狩所頓故有詔息之名又東合臨平湖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又逕越王允常冢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詳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為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湊山陰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又東逕槎塘謂之槎瀆又東注於海按凡所載浙江經行吳越中其地理名物最為可證故采取載使覽者詳焉浙江之說其見于桑欽水經及酈道元之注者其載于宋淳祐志其說如前以今考之其曰水出丹陽黟縣東北逕建德縣又北至新城縣又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塘縣其說據今為合但曰過錢塘縣是過其縣界非過縣也過其縣界則入于海矣又曰東逕餘杭餘杭去江甚遠重山疊嶂不與江通又曰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江則聖湖據古志云錢塘縣治在武林山下武林山即靈隱山明聖湖即西湖西湖北距靈隱山三里東拒江十里亦與江不通唐人題靈隱寺詩有門對浙江潮之句必江舊與湖通後來築塘捍潮其

地遂為城邑如今城中猶有漾沙坑礪頭前洋街等地名則皆與江東亦可見又曰東合臨平湖又東逕㨎塘謂之㨎瀆又東注于海據臨平湖近臨平山㨎瀆近皋亭山㨎瀆與臨平湖相連去江則三十餘里矣而海在其南非入海處也此說據今為不合論其大勢亦必後其築堤捍海久之遂成平陸耳桑欽漢人酈道元後魏人迄今千有餘歲陵谷變遷有不可得而知姑識以俟考古者

錢塘江湖辨證　按水經載浙江東逕靈隱山又東云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詳此則江流至靈隱山下而秦皇繫纜石在今湖中亦無怪也所謂明聖湖者既在江側蓋西湖之濫觴耳厥後江既隔於平陸則武林諸水自四山而下者皆合於明聖湖遂為今之西湖亦無怪也今靈隱尚有武林截潮志刻石云有寶達和尚會浙江大溢潮至湖山遠持呪止之自是潮繫西興而錢塘沙漲成陸云又按世傳駱賓王靈隱寺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州詩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諸如此類則靈隱山之臨江至塘尚然其証明矣

衆山錢塘源　舊云在錢塘縣西一十七里寰宇記又云山下有飛泉二里然人莫詳其處今以地理考之此山當在武林山石人嶺

之西山下有泉流入今合澗前志云錢源即此泉也此山距靈隱纔二里耳

武林山　西漢地理志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按武林山即今靈隱山按劉道真錢塘記陸羽天竺靈隱寺徐田記顧肯武林山天竺寺記其說皆同今太乙宮後小坡寓名武林而實非也即武林水所出可以決之矣而猶有惑者或又曰舊名虎林避唐諱改為武亦非也西漢以名武林矣又按十二州記云武林山有錢源泉東入于海八十三里漢志所云八百三十里以今水程考之必有誤當以八十三里為是

箕山許由　靈隱稽留山云巢許所隱昌化有晚山許游瀨又名洗耳漢白牛橋又有箕山詳此蓋皆晉時許遠游所栖止之地遂寓此名而訛為許由耳

東山石杵刻字　太平寰宇記東山有石杵吳大帝刻云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凡十二字以編年考之吳黃武二年歲在癸卯非戊午也戊午乃吳赤烏二年相去九十七年不同今此刻磨滅不存恐記有誤

辨鐵箭　按咸淳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錢氏用强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有聞諸錢氏子孫者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為之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為鐵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二尺餘其趾入土不贊許近又詢之故老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組貫幢幹且引組維於塘上下之石堤既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宋淳祐間趙安撫與憲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廢為民居獨存窪地而鐵幢之首嶄然出窪地中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橋門外皆埋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為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成埋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為箭認幢首為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去矣豈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為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之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夭拔則龜目紅其言猶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洪武初元海內混一　禮部符下各郡纂輯志書杭稱都會事當登載者倍於他郡未克成書十一年夏四月郡守屬一夔纂輯辭既不獲乃据各縣所具沿革始末本之舊志參以新聞總其事為十三類即類之內又析為七十九條凡六十卷閱八月藁成明年郡以成藁會式禮部禮官見謂得纂輯體郡遂命工鋟版閱十月訖工此書遂成用志歲月于下方杭州府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誌

人物

咸淳臨安志案人物之選所以風示來哲關繫教化不可濫也舊志頗不加擇觀者若朱异之亡梁王伾之禍唐孫承祐之以寵倖用於吳越今直削之他如許敬宗則附見於其孫許遠董昌則附見於吳越錢鏐錢文僖則附見於其父錢俶若此之類蓋不以官爵為人物也沈括本吳興人今亦不載若孫鍾之至孝與孫氏室之多材漢何勝輒給公吳諸泰諸葛起郭成晉暨孫梁盛紹遠之類皆增入焉其人皆前古之有功業封爵而若輒若暨若褚等皆郡著姓不可以莫之著也本朝若吳師仁為陳古靈所稿許強至為韓魏公所汲進近代若李鈋之清節類皆增載

列女　幽閨弱孺抗志植節有烈丈夫所難能者屢屢幸獲傳尤宜表勸今取孫胡妻下數人增入皆凜凜有生氣而視女懷清直濫得傳者

方外　釋氏之空寂方士之道術與夫紬道長往獨行之流今皆名以方外以其遊方之外也諸所增入各隨其教而不沒其實如陸龜蒙之歌錢塘丁隱君蘇東坡之詠候潮門王處士亦皆有足取者並預載焉

山川　近江以鳳凰山吳山為表而寶蓮山等則其隈隩也近湖以武林山南北高峯為表而孤山則其考槃也惟而独之則其天目山為標準大條山為孕毓環縈

千里。負山帶江。支分派跡。雖若難以概舉。其大要不外是矣。今取在城諸山。與江湖相附和。而諸縣山與川行脉絡通貫。各從其類。凡皆因同以見其異。而又因異以合之同也。

寺觀 寺觀之盛。弗可遽數。而題詠之詞梵唄之語。有弗容盡畧者。亦各附見。要之古所最著者曰靈竺。至今為盛其他因其地而顯。若孤山吳山所依而廬者。今皆遷革。非古矣。舊志各分首述。而以大刹為底止。故雖門戶甚繁。而位置不亂。唐人有云。欲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一開看。此最為得。今多從之。而所增補者。亦不可勝數矣。

祠廟 首載土神。次常祀。次江神。次湖神。次衆京舊祠。次古神祠。次土俗舊祠。次軍營舊祠。亦咸秩矣。若乃諸縣所載。有甚不可曉者。姑存之以徇民。而在城所次序。苟通其意。則亦可以正民也夫。

蘇公堤 方輿勝覽載元祐間。蘇公軾築堤。止自孤山抵北山。矣道楨郴。乾道作新堤。自南山淨慈寺前直抵北山。湖分為兩。遊人大舟不能達北山。紹熙中始造二高橋。出北遠大佛頭。舟行往來始無礙。按蘇云。北山始與南屏通。章子原詩。直通南北兩山春。則築堤亘南北明矣。此書所載。殊謬。有惑之者。故詳焉。

吳越 五代史十國年譜云。十國惟吳越嘗行中國年號。今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貢院前橋即舊錢明宮前橋石柱刻字云。寶正年歲在辛卯。四月八日改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辛卯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又給事中羅隱。寶太元年癸未。二月十日作新城縣築城記。癸未後唐宗同光元年按此則錢氏亦嘗僭稱紀年。後諱之耳。當成將上送官。仁上深恐諏訪。尚有有軼遺將嗣書此。巷郡士李斷孫具曰。以古有今無者。伴如後。其諸存舊之意云。

古城 東馬城。西馬城。二城乃吳越錢王時城堡。今有夾城巷名。即古城界也。

古城門。 朝天門。 龍山稅門。 竹車門。 新門頭。元在城內炭橋東南。土門。元在薦橋門外。北土門。元在菜市門外。鹽橋門。元在鹽橋西。今在打城巷。寶德門。元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西關門。元在雷峯塔下。北關門。元在夾城巷。十門乃吳越錢王時門關。

古倉 南倉前。元在執政府左右。豐禾倉。元在草后府左右。糯米倉巷。元在州元當左右。三倉乃未渡江以前倉廒。

古營 白壁營。元在龍山稅門。寶劍營。元在城內鐘公橋北。俗訛曰把劍。馬家營。元在修文坊里仁坊左右。大路營。元在諸家寫福州營。元在梅家橋東。五營乃吳越錢王時營屯。

古園 武林園。今酒庫左右。即蔣游也。石榴園。元在小西坊裏北。俞家園。元在六房院左右。地廣七里。櫻桃園元在薦橋門外。菜園巷。元在府學後。五園乃吳越錢王時園圃。

古亭 橘園亭。元在油坝局。御舟亭。元在鹽橋北木場巷。紅亭子。元在馬橋門外前軍馬軍寨。涵碧橋亭。元在孤山路。

古橋 高橋巷。元是郁山河橋。今廢。土人猶以高橋名之。木子抗橋。元在太學後門側。處士橋。元在錢塘門外孤山林和靖故居東湖之北。三橋乃唐時吳越錢氏時橋梁。

古洞 羅漢洞。元在金文西庫左右。舊有丈院故有此洞。此洞乃國朝以前寺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十八陽

黃

黃任道

宋楊傑無為集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為著姓雖背仕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于時曾祖元吉初以風雅名重江南仕非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當時儒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搢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朝廷當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顧就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令德為生府君府君為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長力學有大行為韓魏公王荊公歐陽公深所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揚州天長主簿移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濟河決免一官繼公留守魏都為君學行乞發授北京國子令將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太君憂飲裁盡禮見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推以為法制終再授秘書丞監都進奏院召對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旋易兩路就移陝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被召赴闕未行坐舉官失當再奪秘書丞會更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車駕幸省遷承議郎改五品服久之以廉稍不足乞補外乃知汝州令天子即位恩遷朝奉郎苦足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先是一夕夢白雞棲于牀下語家人曰昔謝安夢白雞而死我以辛酉歲生豈吉祥耶果不起其疾娶某氏追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振曰杞皆郊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績次在室恩州之清河清陽大黃河埽岸茭草十四萬兩縣於隊長十九戶下催理都水漕臺大移不絕十九戶貧乏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少鞭扑不勝數蓋當時隊長以丁數選非以物產定故兩郡縣若之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曰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埽岸茭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除其可免之十利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執政尤稱其事初朝廷置寬恤民力司諸道遣使求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宜罷須索以寬其役君以謂河北中路傳驛歲有邊使往來邊防休戚之所繫百須皆出於民當令百姓明具所出物數折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自樂輸

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為利君在濟陰當廣濟河決危急邑人將就塹瀕老幼號訴君來與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意浸鄰田論法至重君自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文章論列以為誠心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為他境之害非逐盜者之罪也曹州冤句知縣張復禮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末減而濟陰之民世世不忘其德至神宗朝召對上曰卿即某耶昔日濟陰之事意恤民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上留意史書上悅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為提舉官時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為苛刻君務為便民司農官以為沮法頼正憲辨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均以一路當撥糧斛之數隨郡縣豐凶戶口多寡增損以給民全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災米粟踴貴市易羅官又增價以歛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苦而不救非我志也遂奏罷之鳳州有獄久不決而若逖充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霑足人以謂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學聲名藹于士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耻為阿諛取悅於人其文章翰墨為世推重文集四十卷可見其志也其為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朝廷大臣屢薦以臺閣侍從而其命數奇士論惜之平生愷悌與朋友交久而益固未嘗遽言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毅然有古人之風某久游門下知行義為最詳紀述善美不敢以誣謹狀

黃仲熊

宋黃庭堅豫章集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未生於臨菑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曆象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時黟黑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質泰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下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累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貴大父時田為非熊娶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悅意棄去由是頗浮沈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鈎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炭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銜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偶雖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悲維其不壽

黃得禮

宋黃次苓三餘集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游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

士第嘗為鼎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沒其在桃源捕獲強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欸曰豈可便文自利而以疑似殺人武盡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一人猶以為恨建中靖國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宗之為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熙寧之說者曰必為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為之守常分曾為朋黨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賢難有未必用自賢良進士貶名厲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論異同口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雖死不還士有持平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盡者此風不革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于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寀輔為國受言變搢紳鍥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聞先考年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遺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槩見者懼復湮沒故追次其略而不敢輒加焉

黃瓌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公墓誌銘　通判公墓有誌銘太府寺丞瀕以族人之誼許論譔矣會寺丞選漕廣右詔趣行甚亟秉筆未竟而通判公之葬卜日已定其勢不能走數千里介以請乃俾某述其大槩先納諸壙按南康軍都昌縣土塘黃氏分派于江州湖口縣之沙綠自沙而下至通判公纔六世其族蕃衍星居兩郡者不下十族多者輒數十家而土塘之族號為最盛則公高祖居士拱實啓之也居士居鄉有盛德貲財百萬漫不以加意賑窮恤乏無所不盡其力後又傲釋氏之說作龍花會以召天下信士聞風而來無不滿意傾囷倒廪不計也人皆以居士稱之至于今未改生子寘能世其業號小居士為土塘族祖小居士生子可累薦試春官不第教子詩禮不使為科舉碌碌計後贈朝散大夫大夫生汀州使君武汀州生通判公公諱瓌字少蘇又字繼蘇汀州之長子也母封氏封太恭人初汀州有四方志以奇節自許當建炎中興初按圖論兩河事宜召問中書即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贊大名軍興平劇賊田知古招洺州叛人王江等有奇功薦于朝未報去之會李成寇江州得自外書入圍城又告急行在所見謂過計及遣兵往救不及事朝廷旰食乃上書論軍國利害對執政慷慨憤發為時論所服高宗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州

黃岡縣歷婺州義烏縣丞權知汀州又知汀州與泰丞相不合奉祠十餘年不爲屈通判公初受遺澤中乾道七年銓選調德安府孝感縣主簿扶滿調光化軍司理參軍以薦者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通判江陵府丁太恭人憂服闋授潮州通判未赴以疾自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二年十二月己未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官至朝奉郎公賦性簡淡不事表襮事父母爲令子處諸弟爲賢兄與人交和易平直人不知其有交遇事耿耿勢位不能奪當官治民一意不撓鷹鷙行不以爲便思有以捄之不可得也孝感本無職業惟奉諸臺差檄未嘗少暇以刻剝錢糧委之輙不稱意至剖決獄訟予奪產業則皆服其寬平莫能加損在光化四年未嘗以徑政介意肯游子弟恃蔭撓政守以下皆避其鋒公執法正捄書不爲少屈大家豪奪民田莫辨其僞公視印文不合上其姦狀澗郡嗟異舊城在漢水北與虜界錯居得闌入惡民即欲置地公言此皆中原赤子非姦細不可敉獄逮久不上遂得未減累政皆信其賢爭推薦之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總餉湖廣知其舉將溢格猶以公名剡上且曰吾寧壞一舉削不可失一賢者故工部侍郎趙公度爲轉運副使以收拾孤寒自許時連歲不推賦司部內有常負皆不得磨勘賴公初入境意已屬公公受代即辭去無顧望色顧公亟薦之德安新減民租會一歲之供數且萬緡公下車適遭其逢用度不給州家循習泛斂迫使取諸民不肯奉命曹掾官有所誅求又不供億姑含怒媒孽欲連坐佐貳公言此知縣罪不當旁及廣座肆言無所畏避邑民亦誦言不可勢未敢發遣郡吏物色皆藏無一毫私意俸祿外餐錢未嘗以例取其計遂屈顧已撤入郡郡不可中斂俾攝事僉幕以便郡政佐貳理邑事賦州家風旨毆朴深入骨髓宜治辦井井反不如前時邑民走諸臺願終得黃佛子乃已州家始不自安乃還舊物大資政趙公帥蜀召還過郡得其事津津有喜色又貽書縱臾之且言堅忍以事上官盡力以恤百姓舉賢如此可以無負在邑數五年終始如一旁觀若不滿意後有改其塗轍立致禍敗公論亦且不與好學未嘗廢簡冊適意即自賦詩不可強也平居安坐靜室不以世俗事介意戶庭之外至旬月不一出所居州縣守令有滿去不得一見遇賓客契合飲酒弈棋陶然自得真樂於接物者官滿俸輙盡無求田問舍意任來都昌湖口間或寓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曹氏實彥約之姑子男三人渭溱洎皆能有立渭嘗以鄉老獻書登于天府女三人長適同官子蔣擇文雅有賢譽次適彥約其次則彥約弟彥繼孫男六人桅棣楠槱櫓女八人皆未有所適

諸孤將以四年十一月辛酉葬于湖口縣五石山之北青山背之下前事十三日而來告期得渭所書族譜與蔣擇所親見德安事實乃參以平日所聞撮其梗槩以告不朽呈若爲銘焉表刻諸堅珉立于墓道以利其嗣人則寺丞事也乃爲之銘曰 百世之下知通判黃公之葬在此起敬起愛有不可已如其表墓以俟君子

黃中美

宋朱晦庵大全集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名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郡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慼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遠興廉無蕪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況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累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毅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披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踏之而退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即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適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速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耽酗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携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浚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遷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

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謁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其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之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後紹武始別於建遂爲郡人焉曾大父贄臣大父爲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上官罷退大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郡都極邊守城武將視法令僚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清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冤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譖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後河決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蹤塹堤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遊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爲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秀州有疑獄部刺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輒施行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適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兄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軼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上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卯角已興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次永平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婿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俑修職郎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戬南卿範穎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戬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婿周敦善

李龍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珪上官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山大贊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婿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振公升公顯公國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逢時之危蹈隨纍兆思屬盼微之死弗污以全其歸溫溫夫人克相其夫入詔其子以成厥家壽考尊榮百歲而俱寶隆之阿黃溪之畀東西相望兩闕對起子孫盈前曾玄滿後尚有寵臨不遠來人

黃永存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淳熙九年夏某以祕書郎攝工部與紹武黃公永存攝左曹蜀人茆仲藝攝禮部並命黃公析單行相交晚節歸休士類傾鄉某守三山時得相聞踰兩年而哭其訃其子蟲朋以狀來請曰吾先君子以忠孝自厲生平無斷宜有以詔後同郡之郭存者惟公其無遜公字堅叟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惟淡者入閩家紹武以五經分授子號黃五經生知良宰信州貴縣六傳而至公曾祖爲臧有隱德爲生蒙以文鳴于鄉贈中奉大夫生公父中美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終左朝議大夫以公贈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危氏祖妣施氏贈令人妣林氏贈少師延平積之女封始興郡太夫人贈呂國夫人公以蔭補官紹興初尉虔州信豐草方鈔寇邑瀕廣多盜日厲弓兵督捕請于郡得駐大軍三百循州戍將叛卒中夜奄至鼓二隊將公與統制官逆戰于市大破之邑人德公繪象以祀旋捕逆餽十閱等二千餘人冠自是不入境奏功第賞循從事郎訓詞有奮身不顧臨鋒赴敵之語聞者壯之秩滿以親老丐祠久之調饒州判官守皆加敬遇旱覆畝檢按戶無異詞郡家不得免聞于郡公請諸諸田鄰乃歷服諸司交薦改宣義郎知信州鉛山縣俗囂于訟曰有禁過呼訟者悉呼宣義公喜白母曰邑人相信矣屬精剸劇公庭晝閒縣有寨五人戶歲輸一石則秋糴五斗以贍直未始償也公爲中請蠲歲且廢巡檢一寨縣計遂足歲歉賑徒數百嘯聚發廩巡尉遣兵督捕公適燕僚佐亟追回密鑣勝毋佗官馳諭悉感泣散去事定收首惡三四輩赴部流配之邑賴以全人服其善應變家呼公爲宣義後服武人過縣必問宣義安否先是催科無法戶長告病公易以田帖十日一校民自樂輸去二十九年百姓磨崖爲善政碑以記尤後人之吏政也事具永平志其差伏九盡善人爭先應治有古循吏風諸臺以聞除諸軍糧料院公喜誦耶用愛人之句去縣有一年猶曾有言前都陽守者波及

僉廳遂以祠去日奉親為樂無宦遊意邑人端明黃公中為春官言諸時宰除倅潭州紫微張公孝祥為帥自恐以敏失事囑公正欵公樂為之盡忠義寨姓莫者欲擁兵官莫延廖為變廷廖持節南丹州之弟也事覺千八人斫寨門遁明日銜至其六公請並誅罪首餘勿問郡以亡恐旋從廷廖他郡張公欲論薦公以除漕變格先是嘗詔舉廣西憲葉公顒魏公杞以公應詔至是二公實當國給舍繳以格法繼命奎審乾道四年陛對孝宗問來運常平及長沙軍政對甚悉退語輔臣黃某跡遒可任邊寄除知蘄州陛辭未及數奏上曰欲卿措置訓兵積穀耳因乞行縣上曰春時勸農便可出因問疾苦卿必能稱朕公至郡則前所奏住修城池關隘兌起木筏等事悉施行矣公首懲輸納斛面之弊招流移耕墾閱民兵節費得羸錢五萬名備邊庫以聞詔守臣不得妄支六年再任漕臣呂公中滋長小人公抗辯不勝罷歸恬不介意創茅茸圃侍版輿從容自號退圃居士丞相虞公書識公姓名于屏起知通州太夫人以淳熙二年棄養年九十七公性至孝老人食多嘗躬進匕箸夜視床褥始退每宿疾作親滌涸穢以授妾御俾無厭倦執喪尤盡禮服除知嚴州對陳足兵食豊財冗官風俗等五事改溫州九年賜對延和時上憂旱公因進布種遲蚤法喜曰嘗中亦種甚佳惟小麥可耳卿議論詳明當留為朕事官次奏外官臨替妄費貽後之患上曰節用猶不足矧妄費乎卿貫何所以閩對無闕責何也曰先臣游宦臣實生于河朔所陳皆關納並日前輔臣黃某老成重厚全是北人留他日護容遂除大理正旋兼左曹上曰左曹民頌多黃某三十年前作縣宜諳練繼遷官終不徙輸對復陳刑獄詭挾差役等弊口奏軍政宗室添差上大喜又言板曹遺之宜少貸內帑上曰名貸曷嘗還乎正何貸二十萬人謂上意向公矣給舍有言闕郎者上曰黃某兼得好當更除一二老成遂召周頡趙公廉與公並命公在左曹事趣拘攣符下諸處必分剖其曲直吏不容欺亦毋得市恩訟者獲伸有瑒躍手部門者適令知有有部蘇湖張汶對有遺言盡指其產與幼弟他房興訟二十年不決公判其情感以孝義語皆激切乃合詞請守前約朝論翕然異日訓詞有儒雅飾吏之語詞臣謂公蓋指張訟十年夏旱求言公不務大言直述闕本朕者六事綱都城柴薪等稅免僧道六十以上丁錢官户不許請佃住招軍以寬民力等事疏入首施行無刑部度支兩月間斷諸州大辟四十餘鄭興裔自防禦轉廉車奏所給斛多就寡公疑焉乃其前任嘗以內降給真俸公徹問曰此乃斛寡就多也鄭愧服會除帥淮東言者斥其欺罷

之十一月除軍器監上留意淮西屯田集卿監郎官議公言便知和州施溫舒亦嘗有請詔各條具公言廬和無為有舊迹可行勿利所入三年始給耕兵然後以十分為率歲收其一至五分而止詔可異日上語溫舒也田惟卿與黃某為然溫舒因奏公誠實可任明年二月除漕淮西臨遣上曰送迎北客當召奏屯田久則有利郭果行於襄陽已就緒郭剛見行於和州上曰郭剛老成但不甚識字公曰君曰勤何必識字其人守法作州日人號郭法司上以為然因論吏贅員兵冗食及前在左曹三事復論北事及河南荒蕪上曰河北近亦不甚經理公奏老胡諸子不相下有亂讖願飭武備以俟天時又奏士大夫不為久處只錢會一事大必弊上曰惟少印為是因乞並江海處盡用鐵錢以杜滲漏上是之令至郡有便宜即奏未幾有旨相視黃州蜀士競稅利害公請就試者免征二千緡外此勿免上稱善迄今為定法公私兩便繼相視修築巢縣城公以城南邊江可泊舟乞補治南壁而以池軍運甓捐三千緡犒勞客舟得無擾沿淮多磯負至者廬帥王希呂不受公乞隨宜收留繼奏和州開壑次第守臣錢之望入奏上問狀對秋可倍收悅曰無人任責惟黃某耳後數月之望復對上曰卿向與黃某合宜同措置翌日命以公知揚之望知楚輔臣有言公去恐壞淮西屯田之成者遂獨除之望郭鈞乞守淮保江詔公同諸將審度時議有專保江者公曰非所以安淮人也和州無為青雜公撥巢縣龍舒常平復請借樁積二萬糴又捐金代無為半月征稅人始按堵公力捐浮費寬假諸郡以所積酒渡課五萬請收斂為二郡備出納視常平法得旨專委本州倅遇支還先申省和州舊糴馬料五萬官給三萬本錢州縣以數不敷例科總首倍費無藝公奏屯田已成歲收穀二十餘萬乞就糴諸莊兵食之餘本錢不足則本司顧助人船悉從官給遂為公私無窮利郊恩賜三品服十三年二月因任力辭不許公視巢縣可宿師而無儲峙乃奏糴穀二萬仍樁三萬緡以備修築調發郡屋二十楹貯之承平時六安置茶場歲收息約十萬乾道至淳熙稍修復佃占者十三家茶户且方為所困公奏罷之許比附色占田土法歲輸官立户聽與客旅有引者交易朝廷持不下孝宗特從之茶户立祠山中報德公庇戢盡痒瘼丐閑會鄭興裔帥合肥拉公同薦和守張士僭奏入七日不報鄭丞自解因循前怨家奏出漕臣意乃與士僭俱得祠歸增葺圃以日涉紹熙初再任明年以奉直大夫謝事積覃沛郊恩轉至太中大夫封江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自告老顏色視聽益精明立不跛倚坐不假仰治家教子無少倦

泰四年十一月一日忽以微疾終于正寢年八十有八娶河陽李氏中大夫元瑞之孫宣教郎蓮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子七人長龜朋屢薦不第竟就世賞今爲承議郎通判信州次播先公三十五年亡龜齡俱免解勸進士者年先公一年亡孫十九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登紹熙四年進士第從事郎四川制置屬官大猷大學大昌大聲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大嘉大夏大雅大慶大惠大瑞而大學先亡曾孫二十一人公震公升公顯公回公燠公章公舉公晉公岳公邵公鼎公延公謙公靜公添公說公選公驊公立公佩公銳玄孫二人元辨元嘉女二人適進士周端書奉議郎知郢州京山縣許鼎臣孫女十一人適進士任斗南林杞虞溥從仕郎潭州推官葉齊咨進士嚴維太學生李自中宗子進士魏汝洋皆壻也餘未行曾孫女十一人公氣質渾厚剛果明恕處已待物一以誠實善揚人善有恃才慢公者不與校居官嚴於馭吏寬以愛人晨出視事不改常度所至先修學校禮師儒薦名士不待其求開府淡於京師公時年十一扶旅櫬侍大夫人出汴而城已不守過宿併衆中奉擁以行楊帥呂公頤浩以事契留之不可捍渡江是夜劇賊張遇擁衆至全家無恙識者已奇其先見早志儒科繼習詞學兼讀律海典敏輕財重義篤問僚居其里物故爲棺斂孫女嫁於人取而嫁之在州縣五十年一意守公去輒見思晚以跡遠受知孝廟問答踰於親密雖施行僅見淮西然亦未爲不遇寧以千里江山榜便坐有神州擬睇先淚空盈掬之句擧酒輒浩歌氣老不衰壽從韓公元吉游作文師呂紫微詞皆典雅有詩文十卷奏議三卷不喜釋老而清心寡欲自奉枯瘠過之內外二百餘口身率以勤儉子孫曾玄至前一一指教使事職悉預辦屬纊如平時前一歲自馭生平閒履歷立身行己數千言以授諸孫其年十二月十四日葬于邵武縣仁擧鄉新屯保萬松山之原與碩人同域銘曰　仕而遇主遠不必跡有韞如公早歲令擧州縣沉淪玉附舊舒烈祖知人見輒動悟不遐所施未爲不遇天錫公壽復大其門無其安車以詔子孫校公所得實多於位勤銘斯宮昭告全矣

黃正己

宋葉水心集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溫州平陽人始名千朱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今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與君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邀紹興中爲太學生高宗慶八十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霜艾尤巽抑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有教誅亦諷道究轉不令失色詞常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衆時構君君不讎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身赴之力爲盡構者愧服人以是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嘆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會凡用至鮭蔬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閒笑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到嶽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掄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曏昔所願不過予此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乃得高第入乎進取顯而不得者汝無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言汝因每事爲節度擬之間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反焉嘉泰二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亦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柰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壽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人曰進孫邁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烏奥

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韡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宇教元子稱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消以死銘曰　種之坎之有實其餘熟而食之孔美且穰亦既難老可以謝耄紀刻于象君子是傳

黃仁靜

宋葉水心集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祖琴父惠之累封朝奉大夫賜緋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家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封皆宜人子男六慶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庶庚宣州大學廉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鄉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婿墨鄉者先已卒孫男十一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道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章第十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求淳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桀將仕郎陳鐸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閒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進其親者百力皆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以爲

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汝矣於是請予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
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隱居沃洲之尾孟瀦之山以
某夫人年高多疾卧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沒除喪松竹造道庭
花合圍公着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日月於林篟中凡故畸新吠廉
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
至共食淡麩羹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
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矣陳君舉來遊經年常縱論夜分君舉名善難不
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奇雖已利
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蓋其中
之信於人也方度官浙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
盡微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覩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
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塞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
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庚庭既
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纍事
爲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枝葉生不知其數今真斷矣欲樂
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儔今君之去兮遊茲山
乎何求其風䠞䠞其月皎皎彼嗣者藏不尚有語

黃景聲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紹熙元年冬某自諫大
夫除御史中丞法當辟屬念不可市私恩慮故事博采中
外平正有守之士僉曰無易今奉常博士黃公適乃以名聞得旨除御史
臺檢法官朝賀得人而其實無雅素公亦不自如也既入臺論議介而通
不隨聲應和亦不務沽激事歸於是或不可萬牛力挽莫奪然後知公之
累贊而不求時好者矣公字景聲始祖惟淡自光州固始徙昭武五子各
授一經人名曰黃五經後派別而居和平者公系出焉曾祖文絢奉議郎
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德裕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左中大夫贈少保考邦式
朝散郎贈正議大夫公幼穎悟不偕群兒戲危坐書案終日母定國夫人
鄧氏嘗撫而言汝必昌吾家紹興間以廕入官嘗赴銓闈遂預漕薦隆興
改元始奏名南宮初主南劍將樂簿整邑之賦籍不容欺隱有訟在官咸
請付公平決從衢州司法倉憲二司所聚獄繫夥公一徇法理不徇上官
意分教長沙以作成自任取人先行誼輔以課試爲陞進次第請謁不行
其所獎與累知名歲旱帥漕講荒政屬公預議全活甚衆交薦改秩得邑

新建南陵俱以憂不行杜門讀書十年不調甘貧茹苦繼宰太平之當塗
邑以二百緡爲迎新費公却不納妻隸徒行朱漕安國即以廉聞瀕湖圩
田二百餘里遭水衝決議者憚其役公性喜爲民興利至則悉力經紀日
役畚鍤五十人兩月訖事植楊八萬護其址復許民占從植桑柘又請勿
起稅迄今蒙利月供郡額二百緡名軍衣錢前後白科取極苛陳公騤時
爲守從公請蠲之既又志願未子石以爲定例編戶有絕輸者摘二三畫
而損之布囊封付縣門約期而啓至者免逮人毋敢後閱三歲竟無點追
者諸臺以古循吏爲狀滿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江陰守請濬橫河爲民利
合李宗意即受所貴擇公往視攻地主其議者亦以賞啗公公唯唯而去
入境謹言不便即條列以聞或言且逆上旨公曰上本欲利民而已不爲
變尋除太常簿煙博士遂爲臺屬輪對首論無逸享國之永辨君子小人
以教士風之鮮廉復陳蜀事借疾爲諭曰如疾之兆於未形起處無異而
偏勝太過潛伏腑胃宜預爲防上深肯許未幾朝廷遣張詔守興其後逆
曦歸某生變人以公爲知言明年遷祕書丞徙舉浙西常平五年除提點
刑獄職部訟繁且多掣肘悉裁以法后族有摘佃官田者公曰餘將誰受
分爲四區聽所請秀邸隸不容民贖業公立限責還袁右聞風披靡吳門

有庫吏竊用經總制錢獄司誘令攀執因爲姦利公一日詣獄視囚所供
溢元數萬餘即榜通衢貧貧而有要約者償餘悉從百姓感泣公尤欲革
爲舉之弊一示公論無敢挾勢以請所得多佳士改湖南漕部民率詣闕
借留時謂創見未上移守韻力請奉祠皇上初元丞相余公入謝首以公
爲得旨奏事除侍右郎中既對極言黨論之偏曰昔之立黨所有所因如
熙寧元祐之論新法紹興之論戰和遂成同異今之立黨本無所因而自
相封殖以爲勝負願察邪正以公用捨士論韙之遷尚左兩選多弊事公
因轉對摽十條以獻如京秩及格一考方許離任特恩限年入官以遏欬
之年起理京官出身必作邑恩例占射不容走指寡闕之類皆施行未幾
除右司權臣設用事公謂都司紀綱之地設有干請難屈法一日卯會
來謁閽已謝之自知難久乃丐外明年春除直煥章閣知建寧府創詞訴
質直而有氣節郡久旱枝蹕步禱撥公即發義廩勸上戶糶兩隨應人心
稍寬乃以休沐閱士卒更製旗幟修軍政以銷姦慝所至必崇學校考學
有蘆場五百畝爲權貴所奪即取以歸又從平江枝官所請得廢寺沒官
等田三百餘石名義廩歲取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孫士有入上庠預
爲登科貴不能葬親與嬰孩之遺棄者皆有助令大昌戴公爲之記建學

允蹈公義而鼎新之在建藏餘百廢具舉三年除江西提刑公曰知止不
殆吾不能俯仰權門其可久仕復乞祠閩丞相益公貽書謂公高行配古
人清風激頹俗嘉泰改元得請謝事以居熙春山下自號熙春野老取孟
子四端之義扁其室曰人藏杖屨野服惟意所適登高望遠忘其疲倦歸
休十年康寧如一日開禧二年秋忽膚吕東萊世閒萬事何時足數闋曰
吾將歸矣十一月十二日感微疾索筆書兩偈而逝享年八十先娶胡氏
再上官氏贈宜人二子靜夫舉進士第奉義郎知福州閩縣崇夫迪功郎
新南劒州司法仲子集夫命以官從伯氏提幹蕩今為迪功郎新衢州司
法季弟主簿造郡夫人所鍾愛早世公篤念之即以致仕恩奏其子約夫
孫男二人棄孫弦孫孫女四人公入仕踰五十年處己待人表裏洞達無
一毫欺偽居官不容悅而能自全終始有異己者卒莫加害則以識見高
明之故性簡淡刻苦學問於莊釋老陰陽方技諸書作詩格律甚高駢儷
精到晚歲手不釋卷自集所著為五十卷居鄉不以輩行自高談論亹亹
可聽自奉養甚薄不飲酒杯炙豆肉衣不敝不易尤以孝友著聞正議公
有意卹宗而未就公承先志擬田置莊計口給食自五世祖以下均及由
是宗族輯睦嘗登東城寧國寺莊山樂之捐金易為壽藏是為郡武縣黃

溪東葆鶴沖之原葬于戊辰十月之乙酉後三年靜夫乞銘于其託契不
得辭銘曰　義耶利耶惟擇之安弗比于時寧戢其翰以公抱負盍舉千
里顧義不可未翔先止訑訑翁翁榮不益憊我老熙春
寵辱莫干樂哉斯丘手所穆卜千古高風誰其繼躅

黃策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承議墓誌銘　閩學黃尚書既沒僅一歲
而通判君亦即世君於尚書為長嗣賢而以孝聞造物者奪之
驟莫名其說其適然耶其衰毀過節而益其疾耶衰毀固有之矣事亦有
適然有相值者然而家失令子官喪失賢士大夫盼然人物之時老成既
已凋喪嶄然俊偉者又復淪沒可為短氣也已君諱策字子長曾大父諱
彥輔故從事郎知吉州吉水縣娶李氏大父諱去華累贈大中大夫娶周
氏贈淑人是生尚書公尚書公諱疇若入朝為禮部尚書去國為煥章閣
學士爵至豫章郡侯贈宣奉大夫出入藩從家有傳國有史通判君幼而
岐嶷少長業舉子覛壯以父任得官自承務郎轉至承議郎自成都安撫
司書寫機宜文字改荼書紉南東川節度判官知吉州泰和縣通判潭州
以憂去官而屬纊及之矣太和多士之地又多巨室令稍不自愛雖自愛
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則吏民持其柄不敢孰何君剖決肯綮既有以

非其心正辭理財自酒課一事捨耗弊蠹沛然濟足無所乏闕然後寬租
賦弛市征紓民力而適高貴惟意所欲以至葺治庫庾選補僞秀戢業所
該靡一不舉長沙會府征調浩穰關決之事視他郡為重適時缺幕以才
選獨任其勞旬月託事公私若無關知增募飛虎卒亦得專任其事取其
勇力善鬬不問所從來提舉酒務增釀城外白酒兩庫取以給軍皆獲其
利此其發於事業如此至其脫穎絕塵則又有不可及者方虜騎闖邊朝
論慮調度不繼稍行鬻爵法給官資以下州縣責以期程且水旱間作又
給僧牒以助濟貸亦急於售名項雜出不得已而及於民強者乘勢方會
弱者無以自解胥吏旁緣為姦所至摶手名為禮請其實抑配強之以孟
酌雜之以械繫雖以無追行之終不得其要領君時在泰和獨能深思熟
慮謀於津官託之士子度其事力可者更相勸誘文移無所施瘸騖無所
與鬻爵鬻僧所求皆集一時守令未有出是奇者予幸得備數帥守覩聞
其事即以君姓名上聞諸臺亦先後剡上會方急賢謂且清切矣求便親
侍次乃得潭倅以其所處觀其所就既得壽而顯者閒計而歸即忽忽不
自持以至大故平生恬於進取不以起躁動其心嘗調劒南戎官時總餉
者招以幕府辭避不受在長沙遇賓款例當進秩還留弗請聞親病遂不

果上致其階不至郎宿非不遇也生於乾道之癸巳卒嘉定之癸未享年
五十有一娶熊氏同邑進士圻之女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方之曾孫子
男四人端卿良卿敏卿厚卿皆力學能文端卿當受尚書公謝事恩命孫
一男五女家世隆興府之外邑初居分寧與雙井同譜七世祖遷豐城沈
江自高祖而下四世賜第者凡八人遂為豐城第一族望諸孤將以甲申
閏八月丙申葬于新建縣南陽小象牙山之原而端卿書來乞銘予既受
尚書公深知又與通判君接官僚高其名而驗其實矣義不可辭乃為之
銘曰　其行也恂恂懷經綸也其政也肫肫銷頑囂也進而循循尊其身
也處而泯泯存其真也有祿而嘆恐羸其民無疾而呻歸
不見其親其蘊莫伸當泰而屯死從其先人求仁得仁

黃仲脩

宋黃勉齋集墓誌銘　余為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媺
名儒鉅公彬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
而質直其天性然也黃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
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閑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輕發一語氣貌
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廷容生服飾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然無雜
賓焉自是累累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跡未嘗

造公庭問嘗老鄉嘖視時歆償之貴賤仲脩獨下其價以售鄉閭里從於仲脩之家者藏此無派挽爲篤於敎子不爲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爲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吏部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沢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静江府義寧縣事愷之孺人徐氏之孫貢士進吉夫人管氏之子叔祖瓚嘗公擇仲脩於群從之子最賢者以爲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産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耆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今仲脩家世如此迺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矜之意豈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治次以疾廢慶臣娶晦庵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從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遣姆來曰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次擇焉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寄語於朱氏謹毋以貧爲嫌二子無異意焉嗚呼非獨仲脩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於家人固若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十

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於仲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爲最實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爲基胡墉之崇術歟仲脩古人之風嚣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俟之列于幽宫

黃凱

宋黃勉齋集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矣而爲三派而爲六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扶策爲儒者累累不絶紹興間察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子宣教君杲通直君東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貴諱叔焱者生先覺先覺生從鄉俊鄉生公諱凱字彝叟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傅皆稚餙爲良子弟南金以翁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再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婿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爲公派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爲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公于桑溪艮山之原其族孫餘爲之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黃澤民

宋陳耆卿筼窻集黃君墓誌銘　項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詹公乂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櫛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詵自詵至允章三世咸有禄位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楫中弟不覓舉以通直郎老于家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道大意恥爲章句師既冠爲第三明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尚少年薄易之君與其爲約曰必勦是吾始貰汝賊有識彈予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譏其釣名君争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入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歟滌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餚食每觴客胥卒供凡費旋以追還文移賄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寧餓死不敢太守聞爲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關陞令上杭縣嚴吏而寬民緩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

投牒卯理未可責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蓋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至衛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闕君通融有術諜倍登改秩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賭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究不堪命君蒐獵見底裏重寘吏于法賦始平方將脉縷源派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滔謌入見君竟日據案問有嘅乎曰無能彊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賊意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發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發矣夫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發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而洪汨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則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磨以學學本諸老生孜孜勸君久且大君仕竟夭兄未官扶道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推清之凡予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傳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　鸞停鶴矯森羽翰陸視層雲莽無邊進

風吹汝擊弗騫豈獨汝往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驅不博天問賢嗟哉澤民卧幽阡光氣不沒殊藏淵

黃觀復

宋葉水心集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揄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處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邁其儉久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請兄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累不祥耶黃氏累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倚江河派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乎炯厥幽

黃子通

宋曹彥約昌谷集墓誌銘　黃子通處選調三十年無進意晚得入鎮莫口不遵求薦事使者與好事者皆切歎服

又極力推導之頗有端緒未聞其疾苦也寶慶改元之明年歲在丙戌時手足節享家廟奉親歡無廢事明日得疾即以屬纊晉享年纔六十有一聞其名見其面目者顧無識則已耳稍有識則莫不短氣太息甚至抆淚不已蓋其爲人天稟渾厚父母曰吾賢子妻曰賢夫弟妹曰賢兄達於宗族親戚朋友鄉黨賑貧之助婚嫁力所可及靡不殫盡則又皆賢其行雖本郡太守薦士於朝則亦首稱其素以爲不可及也平居閭使坐之室列前輩遺訓於左右聞善言善行必手自抄記反覆展玩躬而行之惟恐不合居官善待士不援其民讞獄務平允議政主寬厚補它職不食其俸謹出納不取其羨外不事表襮而人推其才進不由科舉而人稱其學其言似訥其行也似緩而其主盟正論挫抑吏姦有萬牛不可挽者初以寧宗登極恩授將仕郎入銓等爲安慶府太湖尉兩調處池二州皆爲法掾池守雅服其才及改權王令丞以賓客舉辟衙婉畫爲重行公遣於都康閒異時情苞苴假氣勢者無所措其手所更歷纔若此而其所抱負有不可量也昔西坡先生從晦庵朱文公游立朝耿耿不負所學持使者節以觸祖教叢得罪時論居閒累年不自辯其是否賢士大夫見之而心醉子通克肖其德人之敬之者猶其敬西坡也與弟建昌軍錄事參軍栝蒲官奉親更主家務叔出季處人無間言至是栝來奔喪纂以歸葬將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記大事于星子縣清泉鄉大礦方家嶺之原以友人胡泳狀來謁銘不可辭也按南康軍都昌縣黃氏派出於江州湖口縣之沙港地迫都昌故都昌多大族西坡諱灝故任朝散大夫廣西路轉運判官娶高氏武顯大夫汝翼女年踰八袠今封宜人西坡之考諱唐髮故任左文林郎溫州平陽縣丞贈太中大夫娶伍氏贈碩人平陽府君之考諱澤隱德不仕娶魏氏伍氏自平陽而下徙居大寧其上則族處松繁皆都昌也西坡既居城下今三十年子通諱杭乃朱文公所命兩娶陳氏皆池州通判鋅之女亦皆前卒一男子克將仕郎女適光州陳史君椅之子樞請銘之曰　擁腫漫山世豈無材木心不正將焉用哉折楊戴路世豈無聲一入俚耳啾喟駭名誰歟及物蓁棄責外雖孫名中有德色議論磊落神沒鬼出算計見効百不及一賢哉子通粹然德容聲紘形厚大呂黃鍾孰不養親子通養志孰不持身子通守義表裏洞達內方外寬以此治家以此居官官則不顯我亦無求死生夜旦何短何脩持此歸報西坡先生無世閒累有身後名

黃簡

宋劉後村集墓誌銘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廣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瞿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閩始遷閩至八世祖拔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大炳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爲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胄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爲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權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宰卿棄疾華衛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繳錄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貴游雪獄寃豐城築廢堤修學致徵攻賓州公調土豪義丁夾擊離猺無遺絕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都庾皆實柳之兵吏始接月支僅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峭自立巍巍有風稜不肯隨世俛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諫官誅賄不得去同時汚吏憸夫多據要劇起顯美公方閉閣蕭然食仙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爲權姦摧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

忽忽死矣公事母孺國方夫人盡敬撫諸弟極愛厳既厲行凋零始衰多
病儀而季弟舂為通守蔑復矣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簀猶曰吾死
無可恨如諸孫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爲銘曰　寶然之相欽利估櫟
以腯少多爲人否覽當絜諸寶資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瘁㮇端乎反是
廉約者類公不少需遵旣而偁前厄
乎人徒制乎天嗟嗟黃公逆于斯阨

黃丙炎

宋劉須溪集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
之上鷲相弔曰實庚泉見君文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
以君爲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絕未明復誡予語悄靜浩然
曰吾平生慕湯東㵎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耳君豈從古心公數誤耶識
君慷慨叙寄不淺因擁余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爲君言之如東㵎何
可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棣默己不相合既第待信州戶闕一日
有趙尚書出參贊督府視事首見薄姓名歎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
猶爲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象山從是隱然出徐徑畈上自端平至景
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即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爲全名
之累不待辦某事許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丘黃叔度公論當

身爲之地故樹立觸觸不肯爲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既君決
沾余衾猶舉往年麻姑山贄書一篇題忠孝二字而其在爲孝不敢言也
忠特君此予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公它多
疑非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垂
忠諫想見庸人自用致傷心元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令人喜言四方上下
孰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且見禍其進退偪
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
公以此揚大年以此滅至死困泛論鄣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勝略相
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
直歔欷往復不知出於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
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
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致至舉扶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
風流略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間世如此念
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生雖不能飲尚健生余謂純父
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近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
人狀君行豈不整容如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著君語語而俯仰浩

蕩人物著微心跡縷縷功名蹉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歎君狀所難言
又有人不及知者江閫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家付諸見亦心指
授得宜又多軍情所欲不得達者繇是感泣思效會擇用意勝謝東山自
異顧內幕所左右能比而已其若言節費見於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邊擊
爲淮捷嘗改鐵鶴小舩爲艨艟大艦取勝議諸郡開絕流民如屯盜請城
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軍使爲閫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
共國國憂胃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君得來
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雖九江事去相府遣盧諸司蔡 君猶力勉以私財
招軍擒溪峒爲用至獨松失守廣驛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盡徑崇
安純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淚君曰國事至
此眼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體群臣子庶民
三宮仁儉一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爲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感動言必
稱君父然至盱而盱開入閩而閩潰盱城閉有扶擊城下至覺者諸將欲
屠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震駭
諸將已瞋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既又具軍行宿次啓奏有笑者曰君猶謂
有道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爲無也聞者始掩涕歎息及入閩

有狠將以水粮之咄咄謀劫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
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
於救又不自爲攻敵所就止甯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
雨皆以客館係人望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
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園八十之老傳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
碑無龐老君又曰能感兵處在真誠其志慮夙來何如也自咸淳第捧對
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
輿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糧
兵架閫未數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嘗機特改宣教郎初呈交代
違年不顧上仍待閫淮平界北得遣援曰不敢欺及登乘有銜命鈞致者
自免俾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已所應得者舉
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
未嘗受人一削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得聞象山之學於其諸
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
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耿爲君實大節可哀君實大不多見見君文
識君實宜君實之所納誓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論講義註疏

而辭事義理俱至清豐涵暢足自爲家詩益有思正是羯目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彼主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康康見之于峰陳公宗檡賓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黄純宗清苦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恚不第二第兄自效謹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彼攡偉險𦵏貪懦狠僭辭能闢意能誠也世決遺逕而環渺如陪臣生脔如韋中及其窮戚無能有甚於曾男子之不得去而南騫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黄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予誄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隱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興孫鳳孫龔孫暉孫慈老龔孫繼娟棠陳慈老以治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受皆如思梅復生壻趙次恩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丙午君孚重不妄語睟闊無餘懷及所委曲傾盡若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寃如此可量哉其後避難得使舟出漢峒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若有助焉銘曰　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溫名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十八陽

黄

黄自信

宋林希逸竹溪集墓誌銘　永陽龍㘚黄草叟遯齋斜曾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藁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琴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黄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爲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已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鄉蠻山弟某求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父子於溪上纔曾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止爾傷哉余初記鄉巒庵又銘朴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自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廢一食爲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耽於進其適者哦不羨何尤不求何遺嗚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黄鍾

宋陳元晉漁墅類藁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黄朝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文字亦穩律余心喜之從容叩其嚮昔從誰學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典則取肴監程文數十篇鈔黄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說然嘗恨風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憮然不自以爲足故遣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鱗卿補充大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爲余言鱗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携其幼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遲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掖左右觸事輒誨之所以教鱗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鱗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聚重厚淳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聞公死矣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柩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鱗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鱗卿父子事

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乙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稱之爲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釋氏老子稗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雨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舉勸分立政鄰每議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折以理富者樂於雖貧者安於雞上下晏然如熟歲庚寅之冠臨川崇仁爲寇大家奔遁逐徙鄉旺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遏亂萌飭完尊環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爲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收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劬勞畢力不憚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外無戟級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蔵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爲掩覆隱匿且曰傳說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猶大其壻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鱗卿翼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敦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遵觀其有成

黃虎

宋吳泳鶴林集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名子大其字也憲朱氏曾大父母也瑞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曾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聞官也唱第授初秩爲舉階從政章恩轉大林致仕改宣教號褐舉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爲姦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已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餙鄉校群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於俊造者踰昔爲多迨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舉留祖餞充于道周此公之所以供簿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臣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桀隆冬給衣被病則藥之死則揜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餘廩雖衍揚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爲司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其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飢歲以賑以貸泥涂斷港必梵必梁故邑無流殍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盤食植酒游適其間神氣沖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爲同年亟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穎公所藏也揚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妃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克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備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盧陵通守林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爲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吳某也銘曰

穡之易而未穫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黃振龍

宋黃勉齋集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爲居言路有直聲從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育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諱祖釣父行知自育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欽令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間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樸愿坦夷樂於爲善聞不善則教然惟恐浼已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隣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爲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少力學自舊爲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爲浮靡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斂爲己慨然以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爲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久情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已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没矣蓋莫不失聲隕涕爲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

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君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使人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横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餘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孚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之君子謹狀

宋真西山集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黄仲玉文卷於案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詑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黄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率幕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睟瞻醇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親若故有宴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捄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

又明年予遂登朝聞之士病於計偕之貟狭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鋭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輙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説嘿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齋黄公榦文公之高弟弟子也君騤從之游請所未悟黄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諸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纊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使為學斃而後已豈為利禄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小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永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扳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膺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父某雖潛閟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娶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太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横嶼山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子文我評及既識子我懷子傾今者来何子歲我銘執筆慨然我涕于零嗚呼傷哉

黄雲龍

宋趙儀可青山集墓誌銘

君義城黄氏諱雲龍字君從取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繼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先疇均之使自為業卜築桂川之祖居諢皆諸子夜分不寐月書季考責其自試輩不中不求師友潛於為欺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居然穎拔明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味為樂橋中梅下頹然天婧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如然有舊道從不見倨亢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之絶亦解衣销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護豪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爭鋒君雍容求直卒得直有犯其

高祖塋者鋭身爭之雖緣此為怨家墩其廬不悔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拯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為產科書板行四方歲飢閉糴者祇直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煉度可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為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絶丁亥正月六日殁曾祖安衡祖令猷游揚誠齋謝艮齋門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也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孤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來請銘銘曰

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頤悉然平直埋於斯

黄必達

宋林光朝艾軒集埋銘

黄氏子汝嘉讀書城南與其弟汝宅有所請於余曰汝嘉不幸幼孤是時汝嘉未亂汝宅為乳下兒也昨来道旁得尋丈之處可以葬先生肯為之銘則是若有所待也此葬不為緩一閒是語惓焉於余心使列其所從来營道公死於官所有子纔四歲是為用時用時二十九而卒件件自琢削解為場屋語是用時不待父之教汝嘉弟兄又不必用時教之此其惓焉於余心者用時娶方氏諱必達掩土二十日矣坎之外有尺寸未補得是銘即埋之銘之日

壬之隊乃卒事謂是銘也其勿毁

黃如愚

宋陳藻樂軒集狀誌 蘇田之黃猷爲別祖蓋自候官黃岸析之而來其後有若叔豹有若發者嘗於太學里選有聲稱秋卿諱如愚從漁溪其去蘇田之別爲十二世乃將仕郎昳之長胤子享年五十有八以甲寅之夏殁男女林氏所生少公四歲而其殁也後之五月戊午季冬壬申同坎于東洋之陂嗚呼死之日若水有婦其甥一林贇爾四女以次主家營治嫁禮若有怙恃森與若水脩進士業出以意氣自負而入侍其姊妹怡怡如也小人於是乎服公益謗不過而儲用未匱君子於是乎察友睦天性而亦公之有義方曾祖仲虎祖某前顒廣州節廣推官陳寬女妣林氏後公逝先一旬而合厥考之塋焉銘曰年垂六十送母不及旬日有奇兩山峙立魂識往來母笑前泣有之固然敢也焉入

黃雲

宋葉水心集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寺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爲一遷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致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下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舊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跡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脫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爲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燕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鄰與子由同侍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偏示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嘉何宰相聞之予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翁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若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衰業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顧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虞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大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主君學登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爲弟有名多君門下宅師不敢望也考官戚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極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見子幸爲儒也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爐下治之遂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顧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申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之下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風雨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振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殯姑老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葉某狀

黃犖

宋袁潔齋集行狀 公諱犖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浣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殆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括餘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

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女。大父諱叔敦，政和中將漕湖朔，號廉訪使者，李涵之薦于朝，黜隸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為戶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尚書常之女，繼室郎中華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衡，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存，清標勝韻，自然逸群。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適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喪以毀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關歲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等，時戶曹闕筠最近，言借之公，應得筠，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避我，公與之，非雅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部。胥相顧駭曰：闕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遜人者。未上，丁大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簿雖總郡，檄公蒞之，始至，吏或容請使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拱手聽所為，莫敢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爾謂我不知耶？吾慈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遂罷遣之。擇應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無

領，公歛其如舊，事必咨焉，軍咸悅，歲餘以憂去，公竟補之。葺學宮，增弟子員，立程、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利。侍郎孫公逢吉深歎美之，為識其事，以諗來者。嘗出，見民有坐食老姥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姥曰：兒賈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姥弗忍也，甘此獨卧。公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窶且痒，一壯而悍者，賈人也。公曰：此豈待考掠而得其情哉？欲寘之法，姑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賈人亦痛自剋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飭之，母子於是不睽。寺簿劉公清之以此古循吏焉，於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蓮城令，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獷戾，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縣以色鹽為課，北團悍甚，稍追呼之，群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為人而不可以善化者耶？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有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色鹽，宜一繩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令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

拜乎？獨何澀者，實為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政，增益廩字，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獎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興計偕者。縣圃有松，老而連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翔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民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為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催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為世法。女巫游僊夫人者，誑惑寓公，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醫，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豈宜淪胥？淫祠不毀，蠹民益甚。遍執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剗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厄其歸，僦居郡治之側。吳興士大夫歡之不替，容或過之，曰：為邑者幸而終更，恨去不速，惡人之屬己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道矣。公曰：吾滯于此，橐無餘貲，爾豈意得此於苕霅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審，尋幹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為邑也，每患民有艱厄，力不能贍，及是面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深澤厚。薄

乎天淵。今州縣蕭然，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有成數，其或水旱間作，疫癘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為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沒人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端，賤價納贖，浸成乾沒，於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剗為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賦其鄉斗斛輸租，為歲凶之備，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倅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韙之。還軍器監主簿，轉為丞，又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郤還抑之。公言於長曰：上官不察，從使下位，使安敢辭事，幸而集，顧以為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為申明使得霑賞。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於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力，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太宗正丞，涖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猶不知何事而苟為書之可乎？曰：例如此爾。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為？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擢司封郎官，朝旨委釋來三十萬緡，畫有次，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

着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陛辭乞取百司省記條付勑令所
删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息姦吏上可之既至官
建請僧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糴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
不應混於省倉則為甲乙曆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毋得
使用謂浙右鹽本不足貰於亭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以自給私
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關官法許無補勞無賞
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賞與正貢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
請斷諸港以絶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利朝禁暮
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祇益其擾命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
乃止從法不均民多嚚訟公諭令丞實其物力高下參以歇從久近聚廳
定差役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
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為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說
曰鹽課之虧由未明通變之法而已因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
不善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殊官守一
定之額故有增於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於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
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往於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

亦有罪等罪爾孰若私販之為利官課陷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
安巖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
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
皆庸才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適變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
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內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
五年內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
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課額不
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有以鬻爵得官援十二年減
舉主改秩者吏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則有條欲減舉員倍其半可也其
精明類此除樞密院檢詳踰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欲引公自
助公不然之遂大與忤密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
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指江淮賑濟流徙至金陵閔寺觀中僵尸枕籍
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纍纍未已公戚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
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誼計之
曰是以勺水救涸轍可濡須臾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
給徐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月給之彼終日縷仰此為哺所及微矣併與

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崇赴鎮公迎謂之曰紓一旦
之急將明者之責運定安集之政在制閫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寓
促膝語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潰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運屬時更化朝論知
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掾會白露四方奏牘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令輩下
死囚俟報或數年不下況遠方乎於是以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繁重日力
不逮率以清夜端居靜室秉燭炷香躬閱獄案默禱之曰若有冤當使我
心日豁然盡得其情至操觚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
猶幸其可生也至事千名數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
及食他人家之婦不敢言竟以此罪獄上以無意於殺得不死公曰此人
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益不可及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太府
少卿未可決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始修好以為接伴使舊例
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廼初使且趣行甚急或謂公
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俯囊中齎
易緡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撤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
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
國諱日猶不與宴況於國卹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瞿然聽命送伴至

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亨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
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與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
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為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於
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語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
與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遣已竟假有存者拘轄必嚴詎容輒出其非俘掠
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
然歸以為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歷廟堂加歎愛焉有武
臣自陳求路鈐者閲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考公曰
比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鈐可遽得耶丞令赴部注合入闕錢塘富人
錢氏子詣省援例乞書填叔父輸粟軍前所給綾紙同列將從之公不許
曰是有可疑他人為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偽獲罪而是子
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使惜財物一不輕
用惟救民病卹死喪無所靳嘗因護客見撫綏者踣冰雪中深念之及是
應辦為置絮衲別給兩具而厚與之糧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覔撫路
人不知泥滑之苦虜使見亦嗟嘆遷大府卿寺事多隸版曹惟和劑局專
領往時藥物取諸雜買場不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

其價輸倍公乃令場吏有所鬻售者並齎錢諸與附來吾面給之商人廣至率得平直廟堂善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為何事不辦每歲須藥兩總所主局如中都官吏供億從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歸其直於司朝廷從之大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頹毀公建議勿葺而徙諸韓氏故居又還和劑局與外府廨以便檢覈為輸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於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比者襄陽雄揚城守不可犯全椒儀真環賊於虜可以為鑒敘修城為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令數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於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屢請補外朝廷雖黽勉聽去而猶未許就閑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秘閣修撰以寵之北方僞擾使不時至浮言扇動富商有東遷理拖而他之者公廼治圖修橋示以閑暇而內謹防托人情按堵隆冬冰淮千夫撞之僅能移篙公因旭歷踪決有為人誣愬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

人聞實又相視築滁陽城遂感寒疾及還治所猶令方新民間闤市公猶力疾慰安閭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糴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市無鼓吹聲遂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於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於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鄧之女子三人堣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墩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楚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梴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公資性篤實用心於內不汲汲於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穎持節江介諷公達意於帥樞王公藺同為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為列院參政婁公時為同舍見公造請希謝深愛重焉及丞戎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俛首一見矣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淅右之日有薦師孟者貪緣師且補官占一卒養私焉於官廨公曰是敢爾耶汝入之黥其黨親為吏而犯法者師且雖含怒公弗顧也方群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慊名流以是推之每

謂公若不假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假令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於平進讒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澤藏其言服膺無斁語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貳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充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求過入於修庸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擾枉尺直尋從衰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槩若此尤隆於友愛兄將狄官義陵未至而沒於荊南子幼喪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迷失道間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湖於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從先數百里從親舊欵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賻護旅櫬挈其家而歸既畢窆參給助昏嫁族黨姻戚急難之際鰥寡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指數百金者家藏山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己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致沖和之氣偶在此一枝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爲稽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而敬行之又摘沖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堂攻愧參政樓公記之平生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展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槩與名勝

燕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衣公曰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餘萬卷縱觀博采苟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欽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為序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擠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貳其心哉卒如初議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中紳緌屬目嘗於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嘗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護客雄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於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簀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飛不盡翰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壻充貴掄衡公為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與此心後官臨川二子護喪還里追念疇昔令人霣涕二子屬狀其行顧惟荒陋未敢許兼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遣書具公行己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為請乃為之櫽括而敍接之于以求

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黃濟叔 宋牟巘陵陽集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枎為大四世祖運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為博學祖考順鄉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嘗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俞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甫齔省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游蜀學成都石室群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歎曰是不足為吾學歸閉戶窮經貿益甚學益若從之游者日益衆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生皐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拄五鹿君曾下詠服早游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諠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其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阽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考訂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于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郡累月子弟奉巾履侍左右不敢怠其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退庵吳公朔齋劉公雙溪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溪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謫貴人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縣學皆設官職教析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學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慨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盡不為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為幸間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簿書願并屬先生先生力卻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紊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食有夫容洲屋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磵先生葉公時在鄞聞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甚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調台州寧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為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向畫吏聊捕繫益滋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力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毋專辠手母徒困其子守戴侯侗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予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鄉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順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遊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婁羅致不就舉以關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為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為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垌公猶不忘昌時一見喜甚摘賞贊文警語再三間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讞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纘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趣為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予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為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雲巖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關讀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踳差數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讎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盛暑弗置所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檃閱書藁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逆非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卻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疾病咽閉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吊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攷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攷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

口講手畫縏然可觀以至訓詁義疏一語之疏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傳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學者好高騖遠躐等陵節之病訣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導誘掖孝引曲譬亹亹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昧雖適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於日就就未嘗見有燕媠之色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爲盛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不可親昵言不及利偏游諸老而貧自若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灑一室繫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年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爲米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大根據淵源力闢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鉤章棘句巧

擊悅而審邃憍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真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文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喻隱居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篆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郤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允一之之孫子男四人文壽起潛侍省進士黃中爲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大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臒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粹如胡瑗之孫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主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賫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丱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頹嗚呼已矣無可復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悲雖餘生悲氣消落方爲門墻蓋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誼不得辭顧搴日薄迺援言行大畧著于篇他尚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之精縕比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儻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黃世永

宋楊誠齋集表辭　乾道乙酉秋七月予因謁鄉先生武岡史君羅公公曰予之友黃世永者死矣世永之父元揆得州南雄六月某日世永自行都侍南雄公西歸至青溪遇疾南雄公疾不起後一日世永亦卒或曰皆賜也或曰世永毀也予聞之心折泣且疑後月餘得中書舍人周公子充與友生胡季永書與武岡公之言不異於是哭之盡哀世永名大昌南豐人自其祖至世永三世業進士第而世永業第時年最少蓋生二十有一也初主贛之贛縣簿予時爲州戶掾予之來去後於世永者一年而爲寮者三年一見即定交世永之高遠深博者予不能竟也其學以不愧屋漏爲宗於文無所不能能無所不工嘗笑立成者也予每往觀其政則見老釋業於堂莫見世永也技而八則世永執筆決遣如飛前者未出後者入夜分乃已世永不煩民亦不必吏亦不欺初以爲世永勤且嚴然旋觀三年如初之觀竟不見其呵一民笞一吏勤者亦懈嚴者亦窮矣世永果勤且嚴者耶紹興戊寅三月世永白太守去出城五十里不得行田里之民環而止之者數十百人曰主簿去我我下

可生矣相與執輿折山花以簪世永持濁醪以觴世永而其老者五六十人疾走贛之憲臺列辭以乞留司憲御史黃公無以遣則好謂之曰汝不愛黃主簿乎皆愬曰否曰留而塞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已而皆曰然不得已泣而散予時親見此事以爲今之守令罷則先期戒吏民以卧其轍此足榮不足榮耶以今之欺而謂古皆然若世永於贛之民乃有此古之所書所轍云者久矣乎使予之不信也使予無所不信於古之云者世永哉雖然予於世永之事親見者也古之書者久不知其親見否耶未幾漸水西部使者邵公辟世永秀州崇德縣令時某令者侍崇德次二年矣適及期而辟書下世永抗章力辭士大夫義之或者曰矯也見義則不懦於避見利則勇於不避此或者之所階也世永得辭其矯哉世永在都下未調勢家子有階中人得法從者埜諫相視不怪世永袖文書謁御史朱其姓者責以天下公議御史然未有以發也會中書舍人張公安國聞世永之風而悅之曰天下乃有此士即薦於朝得召世永辭焉而御史亦言於光堯曰黃某沽名絲進世永自是偃蹇江淮間上之二年冬十二月以人望起故大丞相魏國張公於督府而再相之公至首薦世永授樞密院編脩官未赴公爲群小擠去而世永亦復論罷今二年矣而遂死耶嗟乎哀

哉世永年止三十有八而官止左從政郎而其立已如此遝其年享其位
以訖其施其立何如哉雖然壽且貴而莫之有立有立而莫之壽且貴政
使世永自擇宜何擇也然則世永可無憾矣而予猶哀之耶嗟乎才珍於
天而損於人厚一邑而薄天下吾意當世君子之用心不宜有此也不宜
有而有焉則予之哀獨為吾世永哉乃書以寄其子拒而為之辭曰　聖
門除天而不可遝兮子聚糧以疾趨古文熄而哇鄭兮子獨追而雅諸衆
皆貴其裸而遺其裳兮知全者不在乎仕者謂賴氏之菑兮不啻姝邦之
夫何子之仁以荏兮若膝下之孔雛乎惟子之觀兮則未知封屋之迂沐
猴兮而冠醜兮于髮上而衡肘舍己躁進而謂子躁進兮宜不曰沽名之
非意世切害於彼之睨實兮沛沛於子之不睨俎膚知天之不予祉兮不
厚彼之辜惟師友之恩紀兮一飯而九其吁天不予棐而奪予期兮半其
濟而亡艫決汝漢而東之兮曾足為予淚之餘君子之死而不死兮不亦
名星日而
胥幽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式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十九庚

庚

盤庚篇五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復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衆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鄱陽季氏音釋經迂。雲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紆。孔安國傳令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陸德明釋文穢。於廢反。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孔穎達正義令予至自臭。正義曰。令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

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誘。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黃度書說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書傳會選蔡氏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鄱陽季氏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脅。虛業反。孔安國傳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陸德明釋文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孔穎達正義傳迓迎至汝衆。　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史浩講義若乘舟至用奉畜汝衆。　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諭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矣。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愁。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至而自愁。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矣。何能享其生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為之續其命于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黃度書說恐人倚乃身。至用奉畜汝衆。　人且誤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繁齋袁燮書鈔　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後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是終始不如一也。汝心才不一。則是起污穢以自臭敗。當時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纔衆。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為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為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

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為迂曲矣。汝前日在景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拙齋林之奇全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云見正義。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前之私。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其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不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

汝於善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乎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朕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啻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迓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衆有後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

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興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強易曲為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植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昊桑穀於是生庭而自滅野雉鳴鼎而自息成天地之無親譬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興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皆繫於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暴自棄而已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不為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於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於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

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於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沉後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特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群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群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蓋恐其中有人循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恐嗟而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敕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敕於汝者蓋以遷都之事天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黃彝卿尚書精義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險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

其心以謂一身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群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險膚搖動國家使商君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豈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善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之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薛季宣古文訓鑿庚乍惟涉河吕民遷卤話民㞢弜衛延告用亶亓ナ𥿁咸艁勿褻聖王廷鑿庚卤登進乎民曰明聽朕言亡荒失朕命虖古我前后宔弜惟民㞢承呆后胥慼鱻吕弜浮亏天旹殷夅大虐先王弜褱乎攸乍眎民利用遷女害弜忘我古后㞢聞承女畀女惟歡康共非女ナ咎比亏罰予若籲褱茲新邑亦惟女故吕丕從乎志今予將試吕女遷安定乎邦

女弜憂朕心㞢卣困乃咸大弜宣卣心欽念目忱達予弌人介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弜濟臭乎載介忱弜屬惟胥目沈弜亓或乩自怒害瘳女弜惎兂目思卣災女誕勸憂今亓有今宆後女何生㘸上今予命女弌亡起穢目自臭恐人倚卣身迂卣心予御續卣命亏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為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為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哉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為穢污之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迓汝之意以唐繼汝命于天非我威脅汝眾凡欲奉養汝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為計乎陳經詳解汝不憂朕心主用奉畜汝眾　昔我先王憂

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而民弗從也汝當不以此為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眾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盡也爾之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然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沉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眾人之論則又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於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於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於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於心苟惟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不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是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於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姦人

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眾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為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於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再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眾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明士行詳解今予命汝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人倚依乃身迂曲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畜養汝眾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陳大猷集傳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迓　此章言當遷之理陳大猷或問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主惟有德者能之　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王天與纂傳汝不憂朕心主用奉畜汝眾　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　蘇氏曰罔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　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　蘇氏曰爽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乎　又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出恐言者或愚人為人所使故告

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　鄭氏曰續繼也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迓續乃命于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　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鹹滷民之通患非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迓續乃命曰予豈汝威曰奉畜汝眾其意愈確詞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吳澂纂言今予命汝一主用奉畜汝眾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於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之浮言誑惑偏

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沉溺
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
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
矣融堂錢時書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能憂君之
憂於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勸其憂
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書傳會選蔡氏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孔安國傳言我
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陸德明釋文勞
力報反又如字注同孔穎達正義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
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
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
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
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

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
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
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要義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
者世臣拙齋林之奇全解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
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
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黽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
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
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
審於其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
之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
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
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
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義極陳
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高后曰先后皆
指自湯而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

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
據下文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
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又指臣民之先
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
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
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
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
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
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
前世有大勤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
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
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曾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
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
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
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了
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何故前日之民使

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緣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
何苦如此仁山金履祥表註今予命汝一至勞爾先　今我體民亦體先
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書傳會選蔡氏傳陳久崇大也耽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
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
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鄒季友音釋傳能為去聲　黃度書說予
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曷虐朕民　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
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
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于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
民陳經詳解在朝之臣其父祖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
先故我所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
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
在天重降罪疾於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
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害及於民及於臣又及於其具乃具王者質之
鬼神以為誓者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

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 林氏曰史雖出以著一代之制畫作文體
孔氏曰崇重也 東陽馬氏曰崇積多之義 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
先故予大欲蓋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苦欲遷 新
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
我曰何故不遷而徒在舊都以害吾民乎上篇告群臣故以賞罰為戒
中篇告民故以禍福為戒 林氏曰尤拙齋全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失于政
以下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
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書傳會選蔡氏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汎言商之先王也幼
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
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
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鄒季友音釋經比叱至反傳樂音洛孔安
國傳失于政至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
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
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至汝
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陸德明釋文
重直用反又直恭反 孔穎達正義失于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
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
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恣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
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
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
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
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重至徙乎 正義曰崇重釋
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
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徙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
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
亦然因傳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
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要義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黃度書說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
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善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乃不能以類茂
長於善暨予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
我幼孫偕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絜齋袁燮
書鈔予念我先至汝罔能迪 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嘗勞爾之先而
遷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蓋即王命衆悉至于庭之意也都邑圮蝕
我若久於此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于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
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既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
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
無辭也 拙齋林之奇全解失于政至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
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
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為臣民
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逮其沈溺重膇之患則是我
之優游不斷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於我
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
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於逸樂

憚於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
之罪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
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于平賦曰盤
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遭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
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
其生生者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
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初勸勉之意使其敏於事功而無敗
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至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
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后大降罪疾於汝其意曰汝何不
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迪
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柯山夏僎詳解予念我
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
於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微之盤庚謂我思
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
以今日大進用汝於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
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

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背父陳于此耿邑以速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朕地圯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於汝衆民曰朕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罰於汝汝於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於天而自免於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盖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黄倫尚書精義失于政至汝罔能迪　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生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于我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辯說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恬恬之策正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

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胡士行詳解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撫爾先先祖予丕克羞進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言遷之故陳久于茲欲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沈溺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其生暨與予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罔能迪導迪永免以高后在天下之靈儆之殷尚鬼也陳大猷集傳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勤事為生養不窮之道也　孔氏曰爽德明德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忒女也不爽是也　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必降罰於汝　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仁山金履祥表註汝萬民乃不生生以下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警之異激纂言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辭說以求免融堂錢時書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上節既言予豈能戚用奉畜汝衆恐小人無所忌憚於此乃以鬼神罪疾之說恐懼之李肖忠音註若汝萬民不能自生其生為生養不窮之道不及我念謀同心以徙則先后亦將大降罪疾以責汝曰汝何不及我小孫相比附以從先后之靈昭昭在上故有爽明之德從天而降罰於汝汝至此時雖欲求免亦不能通達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書傳會選蔡氏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鄒季友音釋

經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孔安國傳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至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汝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至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陸德明釋文戕在良反又七良反之行下孟反斷丁緩反　乃祖乃父四本篇三君于下重言古我先后篇首古我前后孔穎達正義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共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蔡氏書說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幼是爲畜民而汝不藏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雖死不赦陳經詳解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爲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乃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即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陳大猷集傳愚曰作爲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仁山金履祥表註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吳澄纂言汝不肯遷非止災及汝衆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漢右畔戈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餘今會選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書傳會選蔡氏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貝言君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祥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鄒季友音釋傳治平聲直爲去聲斷都玩反孔安國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生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陸德明釋文治直吏反盡子忍反乃告工毒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孔穎達正義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從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從我　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已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父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史浩講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爲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特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爲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汩陳于茲則先后必以我爲虐汝而降罪疾于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之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輔也汝不比輔我是汝自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能順其蓄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共我作蓄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狥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些不獨也商民聞之必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乎具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懷之而不蓄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爲作大刑于朕孫則我亦當罹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黃度書說茲予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班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

篇訓有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肖祭禍福是故國家詔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殲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惟此心耳 絜齋袁氏書鈔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如此此亦與上章同意大畧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矣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這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爾群臣以遷然當時群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是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我欲遷爾乃

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為是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為非安得不降之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其罰罪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拙齋林氏奇全解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惕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皷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王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

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

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致救我哉故盤庚於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於是用汝為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於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知必罰於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耿邑之沃饒備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於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

矣貝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羣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黃舜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為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為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於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錄不救汝以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為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陳經詳解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耻者則鬼神之責

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漬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先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於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假之鬼神先言己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己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聳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於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於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明士行詳解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家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絕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貝乃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為寶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　爾臣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耿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

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赦豈特不赦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陳大猷集傳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　唐孔氏曰貝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　王氏曰古者以貝為貨以玉為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　呂氏曰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恐因遷徙失其用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故以此戒之　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丕刑弗祥皆言貨寶互文也　張氏曰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　蔡氏曰商人尚鬼故今日禱于祭祀高宗彤日曰祀豐于昵皆因俗以為教人之禍福賞罰有不能勸沮者知福善禍淫以鬼神為可畏亦可因其所明而動焉盤庚所以詳及禍福也　呂氏曰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盤庚言及祖父誰不敬畏哉　孔氏曰見孔傳　蘇氏曰同會選　袁氏曰見書說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　仁山金履祥表註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王天與纂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　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　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　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　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焉虐朕民　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

已為幼孫　薛氏曰比與比輔之比同爽與蓼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蓼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為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戕與戕賊之戕同　呂氏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害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義斷絕汝矣　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　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　張氏曰既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弗祥以神事言之　莆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己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遷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遷乎汝祖父其可遷乎曰罪疾曰斷棄曰丕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為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乎天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敗壞暴露之數生生之業悉為區畫通君民為一家合上下為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肅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按此章以忠孝為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吳澂纂言兹予有亂政至崇降弗祥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
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者曉之先儒
皆以此一節爲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
民咸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誥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爲與臣言
也董鼎輯録纂註輯録　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
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
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
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
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纂註　新安
陳氏曰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
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融堂錢時書解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上節言
言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於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
心不特得罪於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
破其姦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謂遷都定邑而勞之與
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爲論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
皆具此則順之則爲善爲良戕之則爲凶爲暴傳曰毀則爲賊毀則即戕

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於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於
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瀆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
后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於我孫也必導我高后
使大重降不祥於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
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嗚呼今予告汝不**
曉諭頑愚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

中于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
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
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絶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
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
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
所揺動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
心爲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
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已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

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
將倚汝身迂汝心也鄒季友音釋經易以豉反遠去聲又如字傳屬音燭
可易易以豉反横戶孟反陳師凱旁通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
心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
爲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爲準而不爲浮言所揺
動也黄度書説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爲大故當永敬絶遠而不相
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
矣絜齋袁燮書鈔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胥絶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
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苟又褻慢而不從果
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遷兹
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
爾今雖遷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絶遠而不能相保以生
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絶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
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皆不曾
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唱爲之説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
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令

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説各自思量道理自見夫中一也今
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爲論到得道理至當
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
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
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
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
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　黄倫尚書精義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
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
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情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
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
而無相絶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泰　又曰蓋
人之心本自明徹萬理森然惟舍此心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
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爲浮議所染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
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自中一陷偏詖中則掩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
逃空虚者喜足音世皆偏詖儻非賢君爲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
民能聽盤庚之言則此心安平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

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惟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非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容易永敬者教之敬於久勿敬於暫大恤者教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雖不敬到出後復爲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長久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圮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建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雖無遠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旁一邊不見這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爲得而不設胡士行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豉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水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絕遠不宜乃心隊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於乃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君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的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執是執非有定論矣　分者不遷貴以盡去己見也設中則公見存而私見自去矣陳大猷集傳愚曰既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慮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　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絕而不通相疏遠而不親　愚曰臣民所以相絕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遠矣仁山金履祥表註勉其體君分石經作比設石經作翕呉澂纂言水患大可憂汝當長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絕也陳後陽謀義賢君告庶民以遷都之難固在乎敬君事以分猷念之勞尤在乎守至理以度利害之實也夫遷都豈易事哉民能親君然後事乃有濟也然非永敬大憂而分君之猷念心存至理以爲己之準則則偏私一起敬心不存上侮下慢情分絕遠誠不屬則殆矣豈能共圖念以相從哉盤庚嘆遷徙之難言君民之所以相與者君此其重也嘗謂人之一心固賴乎主敬以立事尤賴乎明理以度事主敬以立事者固能分君之圖念以憂其事明理以度事者必能燭知夫利害以成其事也是故設中理於一心以爲事物之主宰否則所守非中則本心無主私意横生惑於浮言昧於利害傲上之命安肯久分君之猷念從己之康安能永敬君之大恤上下之情至於絕遠君有命而民弗率民有欲而君不從故盤庚於率民遷徙之際後登進而告之蓋以耽爲舊都圮於河水小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遷徙圖安理所必至然非易事也世臣安於土而不肯遷小民惑於言而不欲遷終至於危亡墊溺此盤庚之所大憂也而民則不知敬其憂盤庚之所圖念也而民則不知分其念原其所以皆由一心不能設中則人倚其身而遷其心殊不知遷新邑者理所當遷憂其害者理所當憂圖念其安利者理之所當圖念者也凡厥庶民當思遷徙之難當永敬我之所以大恤者則君民相親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分君之所念共念之君降其尊而接乎下民忘其卑而親乎上君民之分雖殊而君民之情特厚相與揆事物之宜審利病之實各有不偏不倚之準則存乎胷中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則自然不爲浮言横議之所動搖矣夫盤庚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咨嗟慨嘆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遷殷之後不敢忘其難不敢施其驕君民一心相親圖濟後先王之都紹先王之業卒爲殷之賢君良有以夫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傳會選蔡氏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刧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飭之鄒季友音釋經無俾無與毋通易夷益反種之勇反　黃度書說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常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傲令法悖逆不道不敬暫遇人而刧奪之爲于於外爲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絜齋袁燮書鈔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宄致遭刧奪所以唱爲浮言齟齬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爲姦宄也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刧奪這便是解渙然離散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着用大故嚴劓殄滅之無遺育直是皆滅了更無遺類凛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比乃治軍之刑令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遠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

處事適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嘗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
如此嚴。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曷常果用
之耶。拙齋林之奇、余鮮鳴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
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
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今我之遷
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敬此憂恤之
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絶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
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
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橫議之所移奪。
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於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
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
滅之。無使易種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
亦變易為惡。故絶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
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於刼奪之事。夫刼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
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
闕之。黃彝卿尚書精義。乃有不吉。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垢曰。盤庚遷

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
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
庚之所顧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為不吉。不能循道。則為不迪。顛則不
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桀驁於外而為姦。剛狠
於內而為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
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為過矣。以謂不如
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過這一縣。明日過旁
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為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做
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見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
是時我暫時去此。縱我做姦宄。我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
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于細根治。陳大猷集傳愚曰。乃有不善
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為姦為宄者。我
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
邑。王氏曰。前既告以鬼神之禍。此又告以刑罰之威。　呂氏曰見纂傳　仁
山金履祥表註嚴
一時在道之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書傳會選蔡氏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
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
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陳氏櫟曰。生生養不
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
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鄒季友
音釋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絶遠棄廢之。　汝分
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
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
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陸德明釋文
易。以豉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隕。于敏
反。暫。才淡反。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
丈反。下遺長同。　毛居正正誤。無胥絶遠。作絶誤。絶从糸从色。色。子劣反。絶

斷也。从刀从巴。巴古作巴。偏旁節字。非從色也。　重言往哉七。舜典二。本篇
徽子之命。康誥。畢命。文侯各一。　今予將試以汝遷二。並本篇。　互註左哀
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
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不遺類焉者。未之
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
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孔穎達正義。嗚呼至乃
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
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絶遠棄廢之。
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筆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
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群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
即為姦宄而刼奪之。我乃割絶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
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
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
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
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

顛隮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隮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顛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刼奪之。謂逢人即刼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內爲宄。在外曰姦。是刼奪之事。故以刼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史浩講義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有大利害存亡。蓋不可以輕舉。謂之大邮。大邮者大憂也。今予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水數大邮者。令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恍不偽不蠱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爲所念以從君。各設中于乃心

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患既去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于厥身也。不迪者。含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于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于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于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于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爲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蓍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絜齋袁燮書鈔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于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圯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爲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拙齋林之奇全解　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爲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

於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復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於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爲奢靡淫佚。以至於亡。靡靡之樂。蓋此朝歌之風俗也。柯山夏僎詳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於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於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息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爲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

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穨遠顛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逢人而行奸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於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於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儆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　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於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於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黃彝卿尚書精義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爲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怡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　史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然怨愁。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爲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自今之遷。當建立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爲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不得已哉。薛季宣古文訓　予悳𢦏先神后㞢慸尒先予丕

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同心比德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相遠奚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俱受我之豢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我先后之德將斷棄汝而致汝于死我今有治亂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爾宜終敬德遷國之容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

本心亂而利害異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吉之說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不恭犯分為亂竊發且有劓與殄滅無種嗣之育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說中國所以厚生也從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殄滅耶稱其先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矣陳經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言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其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為謀念以相從於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知其此之利害而不知其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於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心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是誅欲其異則理終歸於同也又懼夫道塗跋履之際有姦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與予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為劫奪者為惡於內外也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

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於首篇之末書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於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去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胡士行詳解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作越踰不恭暫暫時遇所遇姦宄我乃劓小者劓殄滅大者殄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移種惡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陳大猷集傳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葉氏曰往哉遷辭也至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illegible]猶言行矣勉之也　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寧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立文見意然於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仁山金履祥表注勉悠久定居之計王天與纂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　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

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不保是不恤其大也所見淺大猷集傳劉氏曰盤庚委曲詳諭不曰合汝之猷而曰分汝之猷不曰合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遽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為己謀一為國謀一為己慮一為國慮汝尚庶幾焉　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病也　鄭氏曰易移也　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忱也無胥絕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不過不肖不可話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為臣民建家非止為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聱牙竊所未喻也吳澂纂言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書釋疑往哉生生　陳氏曰生生不窮猶言子孫蕃衍也融堂錢時書解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主永建乃家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
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
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朱祖義句解盤庚作盤庚率民而
烖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也乃話民之弗率乃以話言陳述開
未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告以言用誠言以孚於衆人之心咸造
勿褻在王庭曰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褻狎者盤庚乃
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往至前曰論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聽我
之言無荒失朕命無慢如前日之荒怠違失我之教命嗚呼古我前
后盤庚己前諸后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感民
亦保衛其后相與同其憂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克天時以趨事者
殷降大虐以天於殷家屢降大虐雖如黨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
先王不敢懷安故居也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
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事聞之後世者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恭
非汝有咎比于罰非汝有罪皆比于罰故遷遷徙勞擾使汝比近于罪予若籲懷
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

以丕從厥志所以無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深用以汝遷安
定厥邦安定與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憂我心之所困
者本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欽念
以忱誠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
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特臭敗其所載之物爾
忱不屬今汝忱誠有所不屬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
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患雖自
怒何所療痊乎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遷之
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
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大遷意
之志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使浮言惑衆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
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好人好生事者倚托汝之身迂乃心
以迂回汝之心偏浮言以惑衆迂其說以揺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
人汝不可輕信予迓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
于天予豈汝威我豈以威脅汝哉用奉畜汝衆欲奉養汝衆民而已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勞動爾先祖率民

以遷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進用爾於何位者同懷爾祖
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苟今日爾且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陳于茲
不當久居於此而欲居之是陳于茲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有高后
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曷虐朕民於地地壞如此汝
何虐害我民而不遷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暨予
一人猷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
又將天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於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
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故有爽德此皆我先王有明顯之德在天
見汝衆民微慢不從有此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
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遷
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汝有戕
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衆在汝之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則我先
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遺棄於
不救乃死言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於此衆
有亂政之臣紳交立業同在列位具乃貝玉暴戀財色沈脆備具貝寶以易
水為古人取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爲寶也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為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
迪高后又開導啓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
不汝救嗚呼盤庚嗟歎今予告汝不易今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恤無
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為謀念以相從我無同
謀合辭以為不可遷各設中于乃心各設中正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
理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顛覆違越我言不恭
我令暫遇姦宄徒欲耽色特暫遇人而為奸宄之事我乃劓殄滅之我乃
輕則割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死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往哉生生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
理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試與汝衆遷于毫都永建乃家以永長建立
爾之
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呂鳴陽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十九庚

京

南京

地理通釋唐肅宗實錄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以荊州爲南都州曰江陵府其蜀郡先爲南京並從今爲蜀郡南京應天府闕伯所居商丘周爲宋國漢爲梁國隋唐爲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三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正殿曰歸德高宗即位于此宋會要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曰睢陽奧區平臺舊壤兩漢之盛並建於戚藩五代以還荐升於節制地望雄於征鎮疆理接於神州實都畿近輔之邦乃帝業肇基之地恭惟聖祖誕慶鴻圖爰於歷試之初兼領元戎之寄謳謠所集符命荐臻貽厥累朝儕同列郡式昭茂烈宜錫崇名用彰神武之功且表興王之盛宜升爲應天府宋城縣爲次赤寧陵楚丘柘城下邑穀熟虞城等縣並爲次畿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曰睢水名區實一方之都會商丘輿壤爲三代之舊邦形勢表於山河忠烈存於風俗惟文祖之歷試蓋王命之初基今者伸款謁於檜庭既揚茂則徇褒來於竹苑方霈湛恩期克壯帝猷俾肇所京邑用志興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應天府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咨爾都民承予世德慶靈所佑感悅良多二月一日詔名南京門曰崇禮雙門曰祥輝外西門曰迴鑾三日以主客郎中知應天府馬元方兼南京留守司事合置官屬名目下審官院流內銓一如西京之式三月十三日詔名南京城大東門曰昭仁小東門曰延和小西門曰順成北門曰靖安新陽門曰承慶仁宗慶曆五年九月十八日置南京留司御史臺燕翼詒謀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升應天府爲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爲名以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宋史列傳朱勝非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遁去會楊進破敵復還視事踰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夏文莊公集乞修南京內狀　右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一日赦勅節文應天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臣到職後躬詣大內謹視瓷舊其正南內門上有先朝題其牓曰重熙頒慶之門樓皆損動其下只是依舊雙門未變列郡之制雖有兩觀雉堞又無朵樓內城之

中並無歸德之殿但是頹垣茂草內有真宗皇帝御製御書南京頌駐蹕詩碑石一片小屋遮蔽未曾建立其東北隅小亭子一座內有先皇御製御書駐蹕詩四首粉版門牖不蔽塵埃所闇臣職在居守理合奏陳伏以商丘仰當大火寶勢形勝佳氣鬱蔥藝祖肇基之邦聖朝根本之地發祥膺祉應天順人由七十里而興天乙是資於景亳累三十世之王文昌始大於岐周用建名都寔陪上國與中天而對峙企洛宅以相望至于宮司廨居咸從改革而乃闕廷宮掖悉未繕修漢啓南陽之都唐重北門之館並資壯麗以示威神況茂陵之餘烈方宣真廟之鴻業未遂必欲仰稱太紫上寰肯陳備九寢之儀敞千門之式慮煩力役或有費財征臣今乞依先朝勅旨只創歸德一殿安駐蹕詩版又以宮室之儀門闕爲重猶取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欲乞於南縮闕正門三闕東西增朵樓二座所貴它工至鮮不日可成仍乞選差八作司臣寮將帶工匠到此計度却於東京木場事造材植繫栰浮汴赴當京修蓋伏望聖慈特賜開可所貴宮闕之度稍合於彝章祖始之基益隆於景命有光鴻作永賁皇圖歐陽公集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耽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恩憂寄任非堪乾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當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屏素志以娛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薄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荀循俗吏之所爲難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梅聖俞宛陵集送王宗說寺丞歸南京　晏歲欲飛雪滿天含凍雲犯寒單騎遠獵吹紫裘熏庭鵲還先喜池鴻去始聞公應問貧賤善說莫如君　送韓谷判王汝還南京時賀太后表天子甘泉祀歡聲決九閽綠章馳騎入朱紱佩魚歸賦客上賓席買鬟更舞衣清池無限鴈莫道信音稀虞儔尊白堂集過南京　三蘇當日振英華下捐相看意已佳太息樂全無復見舊廬闌屬女真家許綸詩宿南京涵芳貢有戍兵三十八宋城城下縣盧說胡乜五萬兵淒涼無復舊南京中天王氣終當復千古封疆只宋城洪适盤洲集次韻南京道中　寄葉成陰行路寬鵓鳩鸎囀足閑顏半塗泥滑夜來雨數片雲飛何處山薄暮每尋搏俎共殘春能伴節旄還塵襟好濯西湖水偷取俾身一日閑　送劉元忠學士還

南京　昔見相公登瀛洲今見公子爲㭊鯤鵬變化三十載我生安得不白頭君前拜恩父前慶暫向南都乘順流南都留守頗爲喜將吏入賀靴聲遝酒昇觚筭羊觿炙上下和煕移凉秋歸來却上鄒堤路西風健馬控花虬會千詩送孫華老移知南京　稚年曾未覩風標瀚海初聞挹俊髦國子先生會並席曾在明先生講下蓬萊學士看揮毫量涵萬頃滄溟闊氣吐千尋太華高達性妙思窮孔孟公有十述述性是其一也指南餘藻屈椎褒雨椎之指鞋談經落落鑑遺鐸作直講飛步僊僊踏海鼇試館職忠力敢前輕獲毛剛膓一決快吹毛歸來有意成陶賦譎去無言弔楚騷志不下人寧碌碌特非知我但囂囂吳江香水尋幽寺知湖州越嶺秋風聽怒濤移知福州宣室鬼神靈語斷長安鍾鼓夢思勞廣陵南陽迷桑梓泗水東來照節旄知徐州戚慘四陽消謦欬惠流比屋樂耕桑真仙應祝通特澤朽骨平覺息夜號蕭洒幅巾忘夢覺清凉丈室笑燻膏淮陽大節孫尤峻吏部椎材猶更豪瀘使執經稱弟子虛傾解榻下功曹曾迷馬祖山前麓頓悟華亭水底篙細扎忽聞更昇翰萬才俄見列弓刀照回天子令方牾怒拂龍顏昔未遺歷擠陪京非久駐太平功業待伊臯遼史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

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貕養川河泲浸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東五郡漢爲燕國屢封藏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常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後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太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仲武張允伸以上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遂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力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顛有凉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統州六縣十一兵衛志南京析津府統縣十轄軍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萬六千金史地理志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宣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宮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

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閱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洪武志輿地志云鍾山古金陵山也縣邑之名由此而立建康實錄云楚威王築城石頭置邑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

號金陵於天文其星斗牛其次星紀秦始皇三十六年以金陵爲鄣郡治
故鄣三十七年東遊還過吳從江乘渡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
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爲秦淮乃改金陵邑爲秣陵縣
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漢承三代舊制置揚州統
丹陽郡所領縣邑有今浙西浙東二道及浙東道之半吳晉宋齊梁陳代
加分劃隋立蔣州唐以隸潤州又改昇州晉屬始隆於舊南唐建金陵府
縣邑猶更屬不常宋初爲江寧府改建康府始定有江寧上元句容溧水
溧陽之地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四百六十里東抵鎮江東南抵常州南
抵寧國西南抵太平西抵和州西北抵真州以大江中流爲界
本
朝應運肇基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
千年間
帝
王之運適符於今豈非曆數耶應天府志府境古揚州之域周顯王特越
滅吳置金陵邑秦改爲秣陵縣漢爲丹陽郡地建安十七年改秣陵曰建
業三國吳建都于此晉永嘉元年琅邪王睿鎮建業建興初避愍帝諱改
建康元帝建都于此宋齊梁陳皆因之號京輦神皐隋平陳置蔣州治石
頭唐爲揚州又改江寧又改昇州吳改金陵府南唐建都于此以爲西都

昇州江寧府宋爲江寧府高宗建炎二年改曰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府治
爲行宮號行都元至元十二年開行中書省後改建康路天曆二年以文
宗儲邸改曰集慶路
大
明丙申年改應天府洪武元年立南京北京詔曰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
模至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紛爭未
見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挺身戎伍率
衆渡江
天地眷佑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
武功大集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糧儲軍須百物科徵頻煩尤甚民無
休息者皆江左一方供給之繁遂致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於朕
其可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
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可不從乎然立
國之規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朕於春秋往

來巡狩駐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主於立
宗
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以創置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舉行於戲江左開
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京城圖志春坊贊善王俊華圖志序　天地定位山川啓輿區之秘
宅中考卜河嶽壯金湯之固況乎神臯聖壤其所蓄也深則其待於今也
大
聖人應期啓運故天發其藏地闡其會而體國經野之制固有以軼豐鎬而跨
兩京者矣金陵控扼吳楚天塹縈其西北連山拱其東南而龍蟠虎踞之
勢昔人之言蓋不誣也孫吳始剏居之六朝南唐雖代有其地然而疆域
之廣未極其盛者意者天之所兆止有資於今日以啓一代王業之隆也
歟歲壬辰癸巳間天厭元德群雄並起
皇
上龍興淮甸天戈南指吳越首入版圖乃默與神謀即定都于是辨方正位
立洪基造丕圖而郊廟之鼎以定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回抱環合獻
奇貢異而葉光佳氣與斗牛星紀並麗乎太微帝車之間何其偉耶樹本
既固乃命將出師拔山東下河南挾潼關而守之遂北摧幽燕西臨汾晉
入陝右盡有秦隴之地凡元之餘燼皆來請命于庭故交廣之墟羌僰之

聚椎結卉裳之區山梯海航咸奉琛效貢方軌畢至而京師之壯增飾崇
麗輪蹄交集絲管喧譁歲時士女填郛溢郭其宏盛氣象度越今古豈區
區偏方閏位之可擬擬哉雖然
皇上經營締搆蓋已極其盛矣然而遐方遠裔未覩其勝無以知
聖謨經綸之至爰詔禮曹命畫者貌以爲圖毫分縷析街衢巷隧之列橋道亭
臺之施名賢祠墓之嚴邇王侯第宅之華好星陳碁布地有顯晦而沿革
不同名有古今而表著無異凡所以大一統之規模者可以一覽而盡得
之矣圖成并鋟諸梓且摹之以徧示四方使天下之人足跡未嘗一至者
皆得觀其勝槩亦若聞和鑾之音望屬車之塵於鈎陳豹尾間也大矣哉
皇上之英謀偉略何其深且至耶〻俊華遭際
明時庇職春坊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若夏啟
之禪繼周漢之龍興唐宋之紹承莫不奮自西北除起而有中土然後始
得而制東南耳
皇上不階尺土乃以吳越之疆席卷中夏冰天丹徼之域雕題金齒斷髮文身
之屬莫不重譯而至嘉禾靈草諸福之物史不絕書
天命之所係屬如是夫湛恩厚德亘千萬年

聖子神孫承承繼繼以保此無窮之基覽是圖者其尚有考於斯焉　又序詹
事府丞杜澤
聖人代天理物爲億兆之君師定天下之大業宅形勝之都邑不偶然也如允
舜禹都冀成湯居商周都豐鎬洛邑漢唐關中有宋居汴是皆統一海內
以安黎庶此可見天降聖人有造設默定之意焉欽惟
皇上當元綱解紐之際會
上天更運之特應天順人特起中夏定都江左四征弗庭勝兵西上陳虜殞滅
揚旗姑蘇張氏面縛天兵北討中原以清掃腥羶於幽朔殄么麽於蜀都
群孽盡消京畿已固所謂大明當天而爝火熄也伏惟
皇上神聖聰明深謀遠略建泰山不拔之基爲萬世無窮之計詳內略外經營
邑都其龍蟠虎踞之勢長江衛護之椎群山拱翼之嚴此天地之所造設
也若乃紫微臨
金闕煌煌黃道分玉街坦坦城郭延袤市衢有條六卿居左經緯以文五府處
西鎮靜以武如十廟以祀忠烈十樓以待嘉賓此
皇上之所經制也以此觀之京師天下之本萬邦輻輳重譯來庭四海之所依
歸萬民之所取正非遠代七朝偏據一方之可侔也
皇上萬幾之暇命工繪圖昭示天下〻吻近侍之列仰瞻
天日之光幸覩斯圖不勝感戴一披而金陵形勝了然心目之間非若前代所
覩徒有其名而莫能考其實也嗚呼盛矣哉因拜手稽首繫之以詩曰地
闢天開金陵大哉帝居允諧鍾山巍巍
聖德光輝奄有九圍大江滔滔
聖德深高地載天包鍾山蒼蒼大江洋洋
聖德隆昌自西自東朔南承風車書混同天命諄諄
聖子神孫萬萬年春愚臣拜手
聖皇萬壽天
長地久

下缺九頁

宮闕　奉天殿　華蓋殿　謹身殿　奉先殿　武英殿　文華殿　乾
清宮　坤寧宮　柔儀殿　春和殿　文樓　武樓　文淵閣　東角門
樓　西角門樓　奉天門　東角門　西角門　中左門　中右門　後
左門　後右門　左順門　右順門　武英門　文華門　春和門　午
門　左掖門　右掖門　左闕門　右闕門　社街門　廟街門　端門
承天門　廟左門　社右門　長安左門　長安右門　洪武門　東
華門　東上南門　東上北門　東安門　西華門　西中門　西上南
門　西上北門　西安門　玄武門　北上東門　北上西門　北安門
親蠶之門已上皆宮門　朝陽　正陽　通濟　聚寶　三山　石城
清涼　定淮　儀鳳　鍾阜　金川　神策　太平已上皆城門　滄
波　高橋　上方　夾岡　鳳臺　大馴象　小馴象　大安德　小安
德　江東　佛寧　上元　觀音　姚坊　仙鶴　麒麟已上皆外城門
山川
鍾山　一名蔣山在城東北周迴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
青龍山西接青溪南有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有秣陵尉蔣子
文逐盜死葬于此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曰蔣山
石頭山　按輿地志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山上有城因以
爲名吳孫權修理因改曰石頭城今城於其上甃以磚石雄壯險固甚得
控制之勝　覆舟山　一名龍山一名龍舟山在今太平門內教場北周
迴三里高三十一丈北臨玄武湖狀若覆舟宋武帝又改名玄武山　鷄
鳴山　舊名鷄籠山在覆舟山西周迴十餘里高三十丈狀如鷄籠因名
今改鷄鳴山宋元嘉中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今置國子學於山
之左又建浮圖于上以祠寶誌　石灰山　在城西北二十里周迴三十
里高十丈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於此舊名幕府山上有虎跑泉仙人
臺　獅子山　在儀鳳門北與馬鞍山接周迴十餘里高三十丈又舊名
盧龍
國朝以其形名之　馬鞍山　在清涼門與石頭城相接西臨大江高十五丈
以形似得之　青龍山　在城東南二十餘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
方山　一名天印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周迴二十餘里高一百一十六丈
四面方正如城秦始皇鑿方山長隴爲瀆入江曰秦淮吳大帝嘗爲葛玄
立觀于此　聚寶山　在聚寶門外雨花臺側上多細瑪瑙石因名聚寶
山今置欽天回回監于此　牛首山　舊名牛頭山狀如牛頭因名周迴
四十餘里高一百四十丈亦名天闕山中有石窟不測淺深在西南二十

里。劉宋南郊壇在焉。　三山　在城西南四十餘里，舊三山磯，周廻四十里。三峯連出大江，東岸高二十餘丈，吳津濟道也。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即是。　大江　自京城西南來，經西北東流入海。　秦淮　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東游以厭當之，鑿方山斷壟爲瀆入江，故曰秦淮。　玄武湖　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在太平門外，周廻四十里。晉元帝所浚，以習舟師，又名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有溝南入于秦淮。　太子湖　一名西池，吳宣明太子所浚。晉明帝爲太子，脩西池，多養武士於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梁昭明植蓮於此。在鷄鳴山北。　毬虹湖　在佛寧門外

國朝新開通江水於此泊舟，以避風濤。　清溪　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清溪，通城北塹潮溝，以洩玄武湖水，舊有九曲，今上元縣南迤邐而西，偕舊內府東南出至府學牆下，皆清溪之舊曲，通秦淮。其竹橋、玄津、昇平、復成、淮清、摘川、鼎新、斗門、西虹、內橋、會同等橋，皆此水所通。　太平隄　在太平門外。

國朝新築，以備玄武湖水。其下曰貫城，以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在其西，皆執法之司，以天市垣有貫索星，故名焉。　玉澗　在蔣廟側，緣山澗是。

東澗　在鍾山宋熙寺基之東。　竹篠港　在觀音門外，去城三十餘里。

天地壇　在正陽門外，山川壇東，按古以南北二郊分祭，掃地以行事。

國初嘗因之，風雨寒暑屢致弗調。

皇上斷自宸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祭之理，乃以

天地合壇而祭，配以

仁祖淳皇帝，嚴以欽宇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岳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及府城隍之神從祀。禮意極族，定爲萬世之制。每歲率以正月中旬親祀，至爲簡當，自此年穀順成，禎祥疊見。　社稷壇　在端門之右，舊嘗分祭，有乖禮意者多。

皇上歷考古制，至有不同，以爲五土生五穀，所以養夫民者也，分而祭之，生物之意若無所施，於是合祭于一春祈秋報，歲凖二祀。　太廟　在端門之左。　龍江壇

國朝新建在金川門外，凡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則祀于此。　帝王廟

國朝新創，凡古之聖帝明王下及歷代開基創業之君，制治保邦之主，能遺法於後世者，皆於此祀之。廟在鷄鳴山陽。　城隍廟　南唐在城西北，元在太廟街，

國朝初建斗門橋東，今在鷄鳴山南。　真武廟　宋太平興國二年置，在清化市東，今徙鷄鳴山南。　卞壺廟　即卞將軍廟，舊在朝天宮西冶城。晉蘇峻作亂，尚書令卞壺與其二子盱眕死難，人謂忠孝萃于一門。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宋慶曆改亭曰忠孝，胡銓作記。

國朝建置鷄鳴山南。　蔣忠烈廟　舊在蔣山之西北，神蔣姓，名子文，漢秣陵尉，逐盜至鍾山，爲賊所傷死，而爲神甚有異迹，在人，吳大帝爲立廟，歷代皆祀之。

國朝建于鷄鳴山南。　劉越王廟　舊在上元縣東，相傳南唐劉仁贍廟也。

國朝建置鷄鳴山南。　曹武惠王廟　舊在聚寶門外，王諱彬，謚武惠，宋開寶中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爲立祠。

國朝建置鷄鳴山。　元衛國公廟　公名福壽，元末爲南臺大夫，

天兵下建康，死之，謚曰忠肅。

國朝爲立祠鷄鳴山南，春秋祀焉。　功臣廟

國朝建鷄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　五顯廟　今建在鷄鳴山。　關羽廟　舊在針工坊，宋慶元年間建，今徙鷄

鳴山南。　徐將軍廟　在獅子山。　晏公廟　在定淮門外。　無祀鬼神壇　在神策門外。

寺觀　靈谷寺　梁之開善寺，唐改寶公院，南唐改爲開善道場，宋改太平興國寺，今名靈谷寺，徙鍾山東南。　鷄鳴寺　在鷄鳴山

國朝新建，置寶公塔於寺後之山巔。　百福寺　在石灰山東

國朝所建。　善世寺　元龍翔寺，在會同橋北，今改善世寺，徙聚寶門外能仁寺東，宋定林寺基。　天禧寺　即古長干寺，宋名天禧寺，在聚寶門外有塔，今名因之。　能仁寺　舊在應天府學西，劉宋建，名報恩寺，南唐改爲興慈院，宋改爲能仁寺，今因之，徙聚寶門外善世寺西。　碧峯寺　在聚寶門外能仁寺北。

國朝所建　西天寺　在聚寶門外天禧寺東。

國朝所建　鐵塔寺　在朝天宮後岡上，宋太始中建，號延祚寺，唐將建塔寺內，宋名寺曰正覺，塔曰普照，今有塔無寺。　朝天宮　在建安坊西，吳冶城，晉西州，宋總明觀，楊行密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元改永壽宮，今名朝天宮。　卞壺廟在其西，謝公墩在其北。　神樂觀　在正陽門外大祀壇西。

國朝新建以居高道爲樂舞生者大祭祀肄之涖事。盧龍觀。在儀鳳門
內獅子山。
國朝新建。
官署。文職。宗人府。在承天門外御街東。吏部。在宗人府南。
戶部。在吏部南。禮部。在戶部南。兵部。在禮部南。工部。在
兵部南。刑部。在太平門外。都察院。在太平門外。通政司。在
長安右門外公生門南。太常司。在後軍都督府南。詹事府。在翰
林院南。應天府。在舊內西錦繡坊內。元御史大夫宅。光祿司。在
內城西。翰林院。在長安左門外公生門南。太醫院。在詹事府南。
欽天監。在太常司西。其測候臺在鷄鳴山。欽天回回監。在聚寶
門外。其測候臺在聚寶山。五軍斷事官。在太平門外。
五城兵馬司。中城在今內橋北。六朝舊內門基。東城。在工部東。
西城。在三山門外西關北街。北城。在吏鼓樓北。南城。在聚寶
門外。上元縣。宋在城東隅。今仍舊治。江寧縣。舊在聚寶門外西
街越城之側。今徙銀作坊內。係舊府治。行人司。在會同館西北。儀
禮司。在長安街內南。僧錄司。在天禧寺。道錄司。在朝天宮

鑄印局。在禮部門內南。文思院。在大中街西。營繕所。在栢川
橋北。宣課司。一在聚寶門外。一在龍江關。都稅司。在大中街。
巡檢司。一在江東渡。一在龍江渡。茶引所。在都稅司東。抽
分場。一在毛胥堰。一在龍江關。教坊司。在行人司南。
武職。中軍都督府。在承天門外御街西。左軍都督府。在中軍都
督府南。右軍都督府在左軍都督府南。前軍都督府。在右軍都督
府南。後軍都督府。在前軍都督府南。十二衛。錦衣衛。旗手衛。
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
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在京各衛。神
策衛。虎賁右衛。驍騎右衛。天策衛。豹韜衛。飛熊衛。鷹揚衛。
廣武衛。興武衛。英武衛。龍驤衛。留守中衛。留守左衛。留守
右衛。留守前衛。留守後衛。瀋陽左衛。瀋陽右衛。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水軍左衛。水軍右衛。廣洋衛。龍虎衛。鎮南衛。江
陰衛。應天衛。和陽衛。武德衛。横海衛。
教場。在覆舟山南。即晉成帝北郊壇基。
文武官朝房。在長街左右門外南北街。倉庫司局。鑒寫庫。在長

安左門外。軍儲倉。在鼓樓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營。黃冊庫。在玄
武湖洲上。火藥局。在淮清橋街北。舊馬公涧基。寶源局。在大樂
局東。鞍轡皮作軍器顏料等局。在太平街西。
橋梁。大中橋。即古之白下橋也。在通濟門裏。今名大中橋。淮清橋。
在大中橋西南一里許。通秦水。舊名東水閘。今名淮清橋。鎮淮橋。
在聚寶門裏。吳時南津橋也。名曰朱雀航。今名鎮淮。新橋。在今雜役
一坊驍騎衛口。本名萬歲橋。又改名飲虹橋。新橋乃吳時所名。至今俗呼
爲新橋。襲其舊也。內橋。舊名天津橋。又名虹橋。即六朝舊內門也。在
宋行宮前。今名內橋。在中城兵馬指揮司西南。太平橋。在鼎新橋東。
與建安坊相對。舊名欽化。又呼笪橋。古傳茅山笪宗師所建。宋改太平橋。
今因名之。鼎新橋。在太平橋西。舊名小新橋。宋改鼎新。今因名焉。
大市橋。在中城兵馬司西。舊名西虹橋。今名大市橋。會同橋。在大
市橋南。舊名閃駕橋。宋名景定橋。今名會同橋。跨運瀆水。昇平橋。舊
名東虹橋。在上元縣西。今名昇平橋。乾道南北二橋。在今斗門橋北。
二橋相望。即古運瀆水道。今仍舊名。高橋。在通濟門外。吳秦伯遍所
建。因名其橋曰秦。後人轉秦爲高。今因之。斗門橋。在今三山街近三

山門。即運瀆水閘。今仍舊名。崇道橋。在朝天宮東。今仍舊名。大通
橋。在今長安西門外金水河所出。
國朝新建。通濟橋。在通濟門外。即古運瀆秦淮水也。今仍舊名。武定
橋。在今織錦三坊內。今仍舊名。中和橋。在正陽門外
國朝新建。江東橋。在今江東門外
國朝新建。來賓橋。在今聚寶門外。
國朝新建。善世橋。在今聚寶門外來賓街西南。玠珠橋。在今洪武
街玠珠河水上。昔陳後主泛舟遇雨浮漚生宮人指之曰滿河珍珠因名
焉。鞾橋。在觀音門外。去城東北三十里。重譯橋。在聚寶門外東
重譯街。即古烏衣巷朱雀橋也。今名重譯。
國朝新建。上浮橋。在新橋西。
國朝新建。下浮橋。在上浮橋西北。
國朝新建。長安橋。在聚寶門外古長干橋。五代楊溥城金陵。鑿濠引秦
淮繞城。今名長安橋。玄津橋。在
皇城西後成橋北。
國朝新建。竹橋。跨清溪水上在。

皇城西南，對栢川橋北，通太平門。栢川橋 在通濟街。後成橋 在玄津橋南，既壞而後成之，因以名焉。北門橋 在洪武街舊北門口。重橋 在上方橋東南。上方橋 在中和橋東南。毛翁渡 在聚寶門外毛脊堪南，晉顧榮與陳敏戰於此處，榮以白毛羽翁麾軍，因名麾翁渡，後訛稱毛翁渡，今名因之。江東渡 在江東門外，舊名平家圩渡，今名江東渡。毛脊堪 舊毛翁渡。

街市 長安街 在皇城西長安門外，即舊白下橋東。大通街 在大中橋東南，接通濟門北通竹橋。里仁街 在大中橋西，宋程明道張南軒書院故基，今名里仁街。存義街 在里仁街西，宋上元縣學故基。時雍街 在存義街西。和寧街 在時雍街西。中正街 在和寧街西。廣藝街 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敦化坊 在中城兵馬司六朝內城基，其西元建龍翔寺，今天界寺故基。裕民坊 在太平門北街，舊真武廟街。建安坊 在鼎新橋北街，俗呼下街。善政坊 在大中橋西，舊名九曲坊。務公街 在善政坊西，舊名青溪坊。致和街 在務公街西，舊清平橋街。大市街 在中城兵馬司西，故天界寺門外，舊名夾道街。全節坊 在朝天宮西，舊名忠孝坊，晉卞壼死節處，今名全節坊。織錦一坊 在聚寶門內，舊桐樹灣街。織錦二坊 在鎮淮橋北，舊國子監街。織錦三坊 在織錦二坊北，舊關王廟巷。大中街 在針工坊北，舊狀元坊。雜役一坊 在聚寶門內鎮淮橋南沙河街。雜役二坊 在鎮淮橋北，舊竹街。雜役三坊 在雜役二坊北建業坊。鞍轡坊 在雜役三坊北。銀作坊 在鞍轡坊北，舊金陵坊。鐵作坊 在弓匠坊東，舊小木頭街。弓匠坊 在鐵作坊西，舊馨子巷。氈匠坊 在弓匠坊西，舊水道巷。習藝東街 在習藝西街東。習藝西街 在皮作坊東，舊土街。皮作坊 在習藝坊西，舊評事街。洪武街 在北門橋東。英靈坊 在十廟西。成賢街 在國學前。太平街 在太平門南。大市 在大市街舊天界寺門外，物貨所聚。大中街市 在大中橋西。三山街市 在三山門內斗門橋左右，時果所聚。新橋市 在新橋南北，魚菜所聚。來賓街市 在聚寶門外，竹木柴薪等物所聚。龍江市 在金川門外，柴炭等物所聚。江東市 在江東門外，多聚客商船隻米麥貨物。北門橋市 在洪武門街口，多賣雞鵝魚菜等物。長安市 在大中橋東。內橋市 在舊內府西，聚賣羊隻牲口。六畜場 在江東門外，買賣馬牛驢騾猪羊雞鵝等畜。上中下塌房 在清涼門外，屯賣段疋布帛茶鹽紙蠟等貨。草鞋夾 在儀鳳門外江邊，屯集柴木。

樓館 會同館 在長安街西，四方進貢使客所居。烏蠻驛 在會同館西，以待四夷進貢使人。龍江驛 在金川門外大江邊。江東驛 在江東門外大江邊。客店 一在長安街口，一在竹橋北，一在通濟街西，一在江東門內南北街，以待四方客旅。鼓樓 在今北城兵馬司東南，谷名烏黃泥岡。鐘樓 在鼓樓西。酒樓 江東樓 在江東門西，對江東渡。鶴鳴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北。醉仙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南。集賢樓 在毛翁堪西。樂民樓 樂民樓 在集賢樓北。南市樓 在三山街皮作坊西。北市樓 在南乾道橋東。輕煙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澹粉樓相對。翠柳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梅妍樓相對。梅妍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翠柳樓相對。澹粉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輕煙樓相對。謳歌樓 在石城門外，與鼓腹樓並。鼓腹樓 在石城門外，與謳歌樓並。來賓樓 在聚寶門外來賓街，與重譯樓相對。重譯樓 在聚寶門外，與來賓樓相對。叫佛樓 在三山街北，即陳朝進奏院故址，宋改報恩光孝觀，今即其地為叫佛樓。駱駝亭 在靈谷寺西南。郵鋪 一在通政司，一在鼓樓，一在應天府，一在安德門外，一在太平門外。養濟院 在金川門外。富養院 一在武定橋東南舊鹿苑寺基，一在聚寶門外東街。拘攔 一在武定橋東，一在會同橋南。

廄牧 牧馬千戶所 在朝陽門外。馴象千戶所 在正陽門外。養廩房 在聚寶門外。猪羊六畜圈 一在江東渡口，一在龍江渡口。

園圃

國家近年海運糧儲及陸防沿海倭寇，其或造船隻所用桐油棕纜，皆出於民，爲費甚重。皇上矜恤民力，乃經營布置，於朝陽門外蔣山之陽建立園圃，廣植棕桐漆樹各數千萬株，所以備國家之用而省民供也。漆園 在桐園北。桐園 在漆園南。棕園 在桐園東。

南京賦并序 龐鼓 黄班固作東西都賦，鋪張兩漢之盛，千載而下，讀者

如身歷關洛之間而目睹高光之規摸也
皇明定都金陵金陵在楚威王特占者以為有天子氣後雖六朝建都僅保東
南未能混一區宇皆未足以當是氣之盛從
聖天子定鼎以來東取三吳南平江漢西收隴蜀北清沙漠奄有六合禮作樂
興帝王統緒絶而復紹衣冠文物墜而復振整頓乾坤再造中夏曠古以
來未之有也王氣之應其在
聖朝明矣夫物之久而後成者物必大而聖也氣之蘊蓄久而後發者其氣必
綿延悠久盛大而無窮也
京師王氣占於二千餘載以前而應在二千餘載之後
聖朝億萬年盛大之業於此見矣鉉謹學焉
南京賦因楮筆墨成文假為問答以發其意焉賦曰　管城子與子墨客
卿偕楮先生而登乎著作之庭觀
帝鄉之佳氣矣
聖代之龍興管城子首起而請曰壯哉南京地勢天成為帝王州今古所稱然
而建鄴建康金陵秣陵凡幾更而定於今日應天之美名在昔六朝建都
相仍至於今日而天下一家四海咸寧豈天造地設政有待於

皇明乎子墨客卿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在荊楚威王之世太史所占此有
王氣爰開內府肇金就瘞彼欲以人而勝天適見楚人之未智由吳而晉
累朝相繼未有混六合而為家用中夏而變夷則王氣之盛彼皆何足以
當之且觀夫舊城屹立上出雲霧老石嵯峨鎮壓江滸亢兮若奮而欲前
曲兮若回而逆顧卑兮若有俟而蹲高兮若有起而怒所以像猛獸於秋
方表都城之神武茲其所謂石城維萬年而虎踞者歟至若青山嵯峨峙
乎雲端大阜拱乎
皇居兮如神物養道而不動群峯立於城隅兮如頭角崭焉而蹲蟠削芙蓉兮
高峯走蛇蜒兮長蠻作擎天兮一柱孕神秀兮兩間茲其所謂鍾山亘萬
古而龍蟠者歟又如長江西來下經洪都滙爲鄱湖出于小孤蓄怒滿悍
合川與漢洪濤漲天者無畔岸至于龍灣洶湧瀰漫茲其所謂天塹昔人
望之而興歎者歟疏爲支江遶城盤迴擴以關梁相望雀黽經于水門引
乎城中清渠流灌潮汐相通萬里舟航帆檣蔽空際天濤海瀰不來周是
以三吳爲其東府荊蜀爲其西戶南有嶺海之險北有河濟之固青山遠
聳兮若圖畫之適分翠壁傍擁兮如屏藩其重護崇岡奮起乎皐四達兮
居衆大古稱佳麗東南都會天下形勢民秀常居乎第一士勇實當乎百

二思昔六朝既歆天運未回夕陽洛烏衣之巷浮雲蔽鳳凰之臺蓋后皇
蓄其奇而不發將久閟而大開厥後戰馬嘶風群方鼎沸積骸如山據歷
天地
聖皇赫怒義旗斯起臨江按劍鯨波如砥開門送款生民有
主定鼎于茲永固根柢乙而東征西怨敵無堅壘掃除殘暴天下同軌然後
開新城拓邦畿倚踐阼建
皇基不必茅茨以昭儉不必壯麗以重威宮墻環遶龍闕翬飛爲人間之天上
法星象於太微碧瓦煥朝陽而共耀瑤階與夜月以同輝奉天弘開高臨
五雲青龍翼翼乎內殿玄武赫赫乎北門
聖人以天下爲重而堂曰大本
聖人不自以爲聖而殿曰謹身環佩瑲珊雲氣飄來於
冕旒穆穆日華絢彩於彤庭東則青宮高明
儲君所居廣厦細氈育德詩書究典禮於姬周講心法於唐虞紅雲開兮寶
殿宮花明兮綺疏脩問安之至敬踵聖王之弘模外則中書之堂丞相之
府是爲鳳凰之池式展燮龍之武爲千官兮表率使百揆兮時敘六卿分
職理政事之樞機四海晏安見燮調之丕績爰開督府兵事攸歸風動雲

興如虎如貔飛將集而鐵驄屯止三邊靜而羽檄不飛白日耀光於甲胄
蛟蛇舞影於旌旗府衛森嚴克張
皇威並列崇臺提憲之綱豸冠白簡烈日秋霜驄馬蹀躞乎秋風柏烏翔舞乎
朝陽表正百司令肅萬方又若史官載筆詞翰之林雅誥其文金石其音
載立辟雍湯湯其流天下俊髦來歌來游禮樂之司天文之署尚璽大僕
百職具舉雍雍鵷鳳之儀濟濟鴛鴻之侶莫不環拱
皇居承恩
帝所左則清廟於穆肅將宮覺禘嘗尊
祖駿奔百僚南建圓丘北開方澤天地定位百神受職歷代帝王儀容儼飾有
德有功總歸廟食歆于神人萬世丕式爾乃御溝溶溶遶乎宮墻長橋卧
晴虹之狀恩波耀紅旭之光天連
御路地轉長廊雲集兮有街會同兮有坊爾公爾侯甲第出雲高門大宅
表其華勳下逮閭閻生齒孔殷接棟連甍險乎通城地因表著營以衛分
崇墉屹屹廣路迢迢四門既開重譯來朝行人駕肩於廣市舳艫銜尾於
闕橋雲起北山灑滂天之霖雨風生滄海送及特之信潮若乃江山之奇
風景之勝地勢之雄人物之盛所以壯四海之游觀播名賢之歌詠並天

地以涵傳亘古今而莫盡者皆有待於
皇明之受命也故知天地儲祥于茲有年應在
明特執云不然吾方與子游乎禮義之林樂乎熙皞之天播頌聲於
昭代托金石而永傳管城子輩然而聽釋然而悟揖先生曰卿言得失猶有
所未盡也夫天祐中原社稷禮義胥而為夷夫豈天意天以
聖皇紹中華之正統開萬世之太平變左衽而衣裳易椎髻而冠中制禮作樂
惠此烝民整頓乾坤天地一新萬世一特千載
一人夫豈山河之險能為其重輕言未既二子憮然拜且謝曰微先生言知不
足以及此夫運氣回於天而
聖皇當其會王氣應於地而
聖朝當其時固不待金乎城湯乎池而開萬億年之丕基也　蘇伯衡詩
天作山川奠
帝京大江為塹石為城安西事業資吳漢治內人材得孔明牧馬已空燕地草
射雕敢近漢家營功成不用論封禪自有鳧鷖頌太平
聖主當陽御六龍真成垂拱定華戎十年遍見文明盛五緯行躔次舍同欽旦
籍田稽古典成王周業祐幽風告成又見行封賞共喜天山早挂弓
聖心淵默事彌綸朝御乾清夕謹身王氣萬年當建業龍光半夜起天津自緣
廟筭成功速終見殊方送款頻甘露頌成齊入奏蒼龍闕下候難人　芍
藥名花簇坐團詞林寵遇眼中稀論思惟日趨三殿奉引常特近六飛半
夜金蓮天上賜幾回玉佩月中歸青袍多幸微班忝祗愧無能補舜衣釋
來復詩南京四首　龍虎山河御氣通遙瞻
帝闕五雲紅英雄盡入江東籍將帥多收薊北功禮樂日稽三代盛梯航歲貢
萬方同都將儉德熙文治淳俗應還太古風　黃道天清擁佩珂東南王
氣秣陵多江吞彭蠡來三蜀地接昆侖帶九河鳳闕曉霞紅散綺龍池春
水綠生波筆英混一歸
真主端拱無為保太和　列郡徵材起俊髦萬機獨使
聖躬勞閶闔上相頒龍節破虜將軍試豹韜地入黃圖三輔壯天垂華蓋七星
高迎春別賜瑤池宴捧進金盤五色桃　曙鐘催入紫宸朝列炬流虹映
絳霄天近鸞頭花簇仗風低豹尾樂鳴韶衣冠一變無夷
俗律令重頒有正條昨日鍾山甘露降玻瓈滿賜出宮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十九庚

京

北京

地理通釋北京大名府漢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後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廣晉府後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升為北京正殿曰班瑞宋史地理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宮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駐蹕行宮宋會要仁宗慶曆二年五月詔曰相邑設都所以因地形之勝省方展義所以考民風之宜乃眷魏郊實當河朔席萬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隱然北門壯我中夏洪惟聖考順駐瑚輿宮館並存感靈如在緬懷凝烈有述於孝思嘉慈後來敢忘於時邁載惋舊制崇建別京懋昭善繼之猷仍奐維新之澤大名府宜為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以班瑞為名其修葺行宮屋宇並給官錢毋得科率六月十七日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翰林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修建北京副使七月十二日以北京行宮門為順豫八月十七日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閏九月一日詔比建北京以備巡幸其供頓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三年二月六日北京行宮便殿為靖方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九日賜內外城門名南河門曰景風南博門曰亨嘉朝城縣門曰安流朝城羅門曰興齊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羅門曰春祺上水關曰善利北河門曰安平北博門曰耀德魏縣門曰寶成魏縣羅門曰利和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羅門曰靜方下水關曰永濟左右四廂凡二十三坊永寧延福靖安惠安宜春敦信安仁善化七賢大安德教宜春崇化三市普寧廣利長樂景行景明鳳臺延康福善保安王海崇寧四年七月丁巳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澶鄭許三州升襄邑為拱州是為四輔景祐元年三月升鄭州節鎮詔曰周制九畿蓋尊京內漢設二部實陪京師相宅浚都夾右縈圖爰稽扶翊之義參領防遏之兵皇祐五年十二月壬戌以曹陳許鄭滑州為輔郡縣畿內置京畿轉運使至和二年十月己丑詔京畿毋領輔郡范仲淹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都汴即有事必都洛陽可漸廣儲蓄繕治宮室宋強祠部集代王君貺尚書北京謝上表臣某言云云環封千里開府萬兵坐制此方豬非其地班條云始貢愧于中中謝載惟全魏之區退控強胡之境洪河襟帶於其左殯

野咽喉之所衝自龍郡以置都常擇人而作昇地望兹重朝命愈艱曾紆兩府之印章方付北門之管鑰授之近侍試曰曲恩伏念臣少也短能初無遠業先朝親試之次勝甫冠首叨於甲科臺省回翔藩維偃息犬馬之年尚壯鵷鴻之序備揚蒼髯嚴塗醜類空食禦須中山之一道叢提支郡之十城尤幸匪才適丁無事日常安枕歲聿更書未犢天日之清光歎圖省錄又之消塵之素致何所甦陛就昇別京弗沿衰制仍加家宰之秩以示邦人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造曲成乾綱獨運探法宮之新治念仁廟之舊臣特躡要章俾尸甸服敢不刻求民瘼蒐講武經謹祗河防之虞豫嚴邊瑣之備報償恩施猶知今日之能爲獨立功名豈獨少年之所慕云云又代魏公北京謝上表 獨當一道尚容驅竭於微才兼擁連城寔恐難勝於重任肇班寬詔深愧厚恩中謝伏念臣風力不強器能寡識致身妄識於枉道接物唯存於至誠朝廷非繫於重輕將相輒更於出入且所臨皆劇精神已耗於當年而其得過多疾病遂來於今日方戢動飛之翼少安倦集之林甫爾涉春遽然易地大稱全魏之部北控強胡之衝比雖水害之稍平兹尚民流之未復冀蘇疲俗爰勞老臣顧無惠術以安人應乏威聲之服膺始懇辭而弗獲訖冒處以爲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政在圖新任先求舊特自清衷之所秉不惟緣力之弗堪敢不蒐講武經道宣利澤殘軀罷勉儼偶立於事功齋旨丁寧庶弗孤於器使劉公是先生集魏京詩并序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守之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人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過駿柔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聳謨辭以繼大雅壽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維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適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特維獯狁侮予之體靡度靡虞跳呼以狂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使魏及潰群心不寧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赫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兢兪其生以不奮興軀之渾渾振之賁貢靡有輪張熾厥綿鯢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維特既定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怒既闕爾弓既橐爾矛獯狁臣止四方是休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爾猷示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寇萊公爾慎爾止獨

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嵩是萬年莫敢予侮泰山之封后士之禪予監若兹維天是眷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執爲強暴敢不來覲俾但于威于忠是訓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章之北戎河水東注昭哉禹績將萬斯年天子之德金史地理志

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 刺郡三 縣四十二鎮七 寨一 大定府中

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產貂鼠玉柔史帳珧留粘酥乳餅五味子戶六萬四千四十七縣十一鎮二元史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太宗七年置校籍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爲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海子在皇城之北萬歲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志民

瀕揉無禁斂周之壺冶云事類全書中統五年八月日中書省奏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外燕京修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會同乞亦正名事準奏可稱中都路其府號大興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到京須知凡朝京到良鄉取京止六十里先詣燕賓館換衣亭換易衣冠然後入覲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回首親朋半土丘嗟予十稔浪西遊半生兵革慵閑眼一紙功名猜點頭 下士笑予謀計拙至人知我謂心憂再行不憚風沙惡鵷迹雲蹤任去留 君恩猶未報山丘自笑遐方汗漫遊客過玉關驚白髮夢遊金谷覓蒼頭 冷宮待罪予爲歎陋巷居貧君不憂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抓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嶂日落處渤澥西傾天盡頭 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賦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餘生不得樂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幾帙殘編聊快眼一張衲被且蒙頭 貌貅已報西門徒柱石猶懷東顧憂自料荒蹤成棄物莬裘歸計乞封留 空驚滄海變陵丘白晝分明夢裏遊除妄禊邊重出禊求真頭上更安頭 亨通富貴剛生喜否偶悲愁強作憂所斷葛藤閑使倆縶驢橛子不須留 洪武元年立大梁爲北京見南京詔下 永樂元年正月十五日早

欽依北平立爲北京合設衙門官制。恁禮部與多官人議來除欽遵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官議得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并屬司及北平府改爲順天府官制仍舊北京國子監北京所屬生員仍照舊制赴京攷試上等送國監中等送北京國子監讀書北京行太僕寺并知印吏典名數及行移定式本年二月初三日本部官同各衙門官具本覆奏

欽該都准議除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合設正官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都督僉事行移兵部銓除及銷除北平布政司北平按察司北平都司經歷司官制并附馬令該衙門官制行移禮部拘銷鑄換印信外前項衙門除順天府官員品級照舊外其餘衙門官員俱照在京官員品級及照在京刑部戶部所屬北平清吏司都察院所屬北平道俱合改爲北京清吏司北京道。再照北京既照在京設置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監寺所擬各衙門官吏知印攷滿俱各照依在京官吏知印攷滿事例一體攷覈黜陟及照資格出身　衙門官制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經歷司　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吏撥控二名椽吏六名典吏二十四名吏禮房各二名戶兵刑房各四名工房三名承發二名勘合科二名。架閣庫一名。知印一名

北京行部　正官尚書二員侍郎四員屬官吏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五名典吏十名禮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兵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三名典吏六名刑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二員主事四員都吏二名令史六名。典吏十八名工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二名典吏四名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司吏一名典吏四名司獄司司獄一員獄典二名勘合科典吏二名。架閣庫吏一名知印一名　北平府改順天府官制品級依舊詳天字北平行太僕寺。改

北京行太僕寺官制品級依舊

北京國子監祭酒一員司業一員。監丞一員典簿一員。博士一員助教二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掌饌一員。

上京

羅泌路史夏后氏紀。命竪亥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有師于上京。遼史上京臨潢府東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別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淶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又有拈河沙河黑河潢河鴨子河他魯河狼河蒼耳河輞子河臚朐河陰涼河豬河鴛鴦湖興國惠民湖廣濟湖鹽濼百狗濼大神淀馬盂山兔兒山野鵲山鹽山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有有墓存焉戶三萬六千五百轄軍府州城二十五統縣十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之以爲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齪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敬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崩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煦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及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

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潢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貝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麴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對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四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家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

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歸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祖州天成軍上節度東邊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摟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時兵戈器物及服御皮毳之欵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內南門曰興聖凡之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為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祇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四東長霸縣西咸寧縣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名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鑿山為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特祭門曰黑龍東偏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兵衛志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塘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為上京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金史地理志太祖武元皇帝天輔六年春建上京曰會寧府為上京其邊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為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令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行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盬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

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為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城池後廢其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景暉天眷元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為原廟　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　涼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　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刺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　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　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　興聖宮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宮後更名永祚宮睿宗所居也　光興宮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址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擊毬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為籠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會寧府下初為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舊載貢秦王魚大定十二年罷之又貢豬二萬二千五年罷之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　縣三　會寧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勃野淀綠野淀有按出虎河又書作阿朮滸有混同江淶流河有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　曲江初名鎮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　宜春大定七年置鴨子河北盟錄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原名曰阿朮火又曰阿芝川淶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上京元史上都路唐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為札剌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憲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為巨鎮明年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至元二年置留守司

五年廿上都路總管府析津志 剌幹耳朶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每聖上廵幸上都者蓋亦以行國賦民力其聖意周知非實以清暑爲事也此故老相傳獨異乎今時所聞蓋過此口漠兒山有界限名秃秃山萬里如詆元鄭彥昭樗庵類藁上京行幸詞 群山如畫列層城佳氣濛陽此上京四野穹廬環魏闕三宮仗馬擁霓旌 明德城南萬騎過御天門下百官多簫韶九奏風雲會嵩岳三呼景象和 宮草葱茸拂擺青苑中麀鹿自和鳴雲邊仙子鏘環珮日暮君王幸務清 宮樹行行密覆墻雨餘沙淨碧雲涼錦衣花帽金鞍馬綵仗紅旗夾道光 紅雲霧擁棕毛殿鳳翩翩下綵絛武士承宣呈角觝近臣侍宴賜珠袍 近西穹帳是青宮瑞靄祥雲繞日紅寶翁初開頒似玉金輿方駕氣如龍 虞集道園學古錄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音迎日軼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待益慶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崎嶇故有凄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隨翠輦惟應同調不同辭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已蒼涼襆赭袍特廵毋乃聖躬勞天連閶闔嵐留輦星散周廬夜舊槖白馬歸鶻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秪有揚雄賦最高吳禮部集

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 海波填碧潤金鼇當日經營侍從髦周鼎卜年開帝業漢都作鎮奠神皐宮中嬰鳳朝扶輦帳下千牛夜按刀萬國會同時肆覲衆星遙共北辰高 大駕時廵鎮北庭皇風萬里暢威靈有年太史仍書兩卜日祠官已祭星白草黃雲秋漫漫米擇翠樹祝冥冥南歸却作灤陽夢應是平生舊所經 翼翼行都蔵幸臨名王諸部集如林氈車滿載彤庭帛寶馬高馱內府金暮散歌呼絜水上夜騰光氣黑山陰世皇謨畧眞宏遠共感湛恩到骨深 虎賁猛士羽林兵緣繞宮垣帶雉城土冷水泉長凜冱天低星斗倍光精穹廬歷毹雲彌野馬湩醍醐雪到觿卷北卷南歌吹雜祗應儒館自書籤 聖主恭勤服澣衣頻年羽獵罷連闈金華勸講延髦士紫殿親祠却宓妃調鼎有功神化密扣閽無事諫書稀高秋八月時廵畢還與都人候六飛 孔鸞歛翅久盤迴延閣穹崇際後開四海重文千載仰兩生接武一時來紬書共啓緘金匱持筆行登視草堂努力深期報知己明時肯負出群才 陰山分脉自崑崙朔漠綿延廻北門送見馬駝知牧地特逢水草似漁村穹廬軟勒秋風曲青塚揮娟夜月魂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須論 兩都賦意入經營今日奇封有此行弟子絃歌臨壁水諸公篇翰出承明帳中高闕祥雲色晝裏

空齋舊雨聲千里相望勞問訊追攀無路若爲情 亭障連山入青茫禮車如雪漫沙場雕盤天際秋雲白鴈去關東草木黃獨客應憐冠戴雙闕愁無柰管吹羌歸來若度桑乾水莫忘并州是故鄉 濼水縈迴草滿川皇都佳氣鬱浮天端門高映雙龍闕馳道中容萬馬驕群后承恩歌湛露從臣侍詔賦甘泉更聞所過蠲租稅田野清平樂晏眠 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澗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絶茲遊陪禁從不才能勿愧栖遲王沂伊濱集上京詩 離宮金碧鬱岧嶢抵陽濼河一水遙知是上林來進果鈴聲隱隱轉山腰 黃金布地寶陳筵香滌齋坊洗佛牙甘露亢中遺舍利神光五色瑩無瑕 旻衍魚龍雜元儀金仙來降鳳城時都人稽首瞻雕輦漢漢祥雲護彩旗 白面王孫窄五陵朝回新賜雪毛鷹金溝芳草沿堤綠蹀躞花驄驕不勝 龍綃衣薄怯新涼銀葉烟消換夕香休盡脩蛾鬭雙綠柳風吹淡漢宮黃 滇池細馬四蹄風白玉雕鞍繡結鬃爭把珊瑚鞭指點飛塵先入建章宮 鐵撥箏下歡燈明萬揭高僧夜呪寶明日皇家賜酺燕秋雲漠漠牡光開 轆轤金井促晨粧珠帽紅靴小作行爭向銀床拾梧葉夜來秋意到長楊 黃須年少

羽林郎宮錦纏腰角觝裝得隽每蒙天一笑歸來賜從亦輝光 龍沙白草望參差苜蓿蒲桃記種時侍詔詞臣已草奏梨園休奏玉交枝 又和魏伯特灤京秋興薇垣書事二首 秋着龍沙白草纖周廬擊柝令嚴嚴珊瑚鐵網枝應老仙掌金莖露又添馳道舊車回豹尾天門虎士盡虬髯仙郎持槖歸來早馬上尋詩吏隱兼宋本至治集上京雜詩 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帳房亂如雲復仁門邊人寂寂太平樓上客紛紛 塞垣旋茹黑谷茶芸桑葉子芍藥芽誰與南人話櫻筍北人曾住浙江涯 穹廬卧畫氈繞周遭五月燕語天窓高草盡泉枯營帳去來年何處定新巢 龍岡外有人家不識江南早稻花種出磧中新粟貴炊頻頻飯連沙 平原細草綠迢迢千脚穹廬二丈高羊角風來忽撒去千霄直上似盤鵰 衣巾流濕着重重澤似江干梅雨中却憶錢塘池館地沈香新火小薰籠 太平生齒日豐隆諸盡朝河百里松紅染墻房朝日麗黑侵衣桁篆煙濃 少年跌宕學豪英以貲爲郎隨駕行醉倒花攔歌扇底上鈎闌外夜吹笙 兩聲纔斷日光出黑漳如糜撥不開飆馬巡鷹行跕躂米車聲軼斷東街 驊騮蹴踏駃騠騰寶校華鞴玉旋鈿燕散彤宮皆貴近碎聲如雨寒金鈴 柱頭方敞赤砂符植立高城雨快廬暮呪浮圖鷲寶窟

香不解竺乾書。　韓嫣使酒忽生嗔，打鼓隨龍小宰臣，詔獄奏成呼五伯
歡聲如海頌明君。　騰湊徹泉地墳起，土膏春動消成窪，千條萬條壁縫
拆，十家九家屋山斜。　破除醉束酒千鍾，到處追歡似夢中，盡日笙歌
巷北，初更燈火缺樓東。　御輦閣路接紫場，草地誰分繞帳旁，細筋入腦
野鶻俊，旋毛在脊官馬良。　鷹房先奏駕鵝過，清蹕鑾輿出禁遲，三百海
青千騎馬，一時隨色向涼陘。　金斧發酒馬乳酒，鐵幡竿送羊頭神，千兩
宮車盡南轉，歸期迎暖問良辰。　通易之金臺集送危助教分監上京　驅
馬涉大河，堅冰若平地，雪霰在須髮，顏色漸憔悴，迢遞出恒趙，逶迤入燕
薊，華託君子交，情親不相棄，裘衾屢就宿，下榻屢延致，詩詩味道言，情匪
骨肉異，振驛趨雍宮，胄子風尋畏，適從甘泉幸，晨理赤城轡，我獨增煩憂
中夜不能寐，崎嶇數千里，欲盡平生意，忽如參與商，令人發長喟，都門候
迴轅，浙浙秋風至。　伍良臣詩上京　龍岡秀色常青青，年年五月來上京
上京城闕連幽陰，長夏炎日涼風生，平沙遠塞曠萬里，氈車毳幕羅群星
時巡王會騁雄俊，控撫荒朔綏邦寧，錦鞍合沓千萬騎，寶鐙雙轡鳴
駝峯馬湩美奇絕，金蘭紫菊香輕盈，緬懷昔日爭戰地，豈謂今作邦畿城
鐵竿屹立海水竭，卧龍飛去空冥冥。上都有山名龍岡，宮闕對之，半寫至

平列直北，諸王畢會。金蘭花葉綠如紫，紫菊花大如盃，色深紫，潤可愛，
俱產上都。舊傳龍州，昔大保卜吉而視之，龍之去水竭，乃創宮室，立鐵旛
竿於湖西以鎮之。湩音凍，馬乳也。曹子貞詩上京次王繼學韻　觀光千
里外，載筆五雲邊，計拙如工部，文雄愧謫仙，枕流思洗耳，懷祿敢忘涎疾
目昏如霧，衰鬢白勝綿，富辭天祿閣，歸種汶陽田，枕日登山屐，秋風下瀨
船，芝香雲滿地，龜鶴不知年。張仲舉蛻菴集上京即事　灤河東出水縈
迴，疊坂曾岡擁復開，金柱鎮龍僧呪罷，玉輿馭象帝乘來，中天星斗朝黃
道，塞漢雲山繞紫臺，欲擬兩京爲賦頌，白頭平子愧無才。　又送韓與玉
游上京　萬里雲烟渺莽中，野營星散草連空，龍門水合爭秋雨，鷲泊沙
明下夕鴻，自昔築臺思郭隗，何人薦賦識揚雄，將書特慰衰年憶，回首貂
裘冷朔風。許有壬詩和閻閻宗師至上京韻二首　建號天下奠，皇都聖
祖神功曠世無，灤水清浮金闕動，蹕林晴射錦雲鋪，自憐簪筆螭頭近，深
愧盤空鵰影孤，却望居庸南去路，瘦田茅屋香荊湖。　爽夏襟喉控兩都
兩都形勢濱唐無，垂衣已定千年治，封事仍求萬宇鋪，耆舊盡聞雲氣合
瓊樓天迴月輪孤，太平裨贊慚無業，猶幸人間有五湖。　又如上京　驛
騎年年遍兩京，但慙無賦繼張衡，出城便與青山會，涉世惟催白髮生，新

雨烟蕪皆秀色，嫩涼寒樹已秋聲，尋空客散郵亭遠，恰是思家第一程。
又次上京　望望龍岡樹，行人欲解驂，百年燭甬戰，三仕鳳池叅，富貴人
難欲，驅馳老豈堪，預知今夕夢，的的到江南。薩天錫詩上京即事　一派
簫韶起半空，水精行殿玉屏風，諸王舞蹈千官賀，齊捧蒲萄壽兩宮。　上
苑棕毛百尺樓，天風搖曳紫絨鉤，內家宴罷無人到，面面珠簾夜不收。
中官作隊導宮車，小樣紅靴踏軟沙，昨日內家清暑宴，御羅涼帽插宮花。
行殿參差翡翠光，珠衣珠帽宴親王，紅簾高捲薰風起，十六天魔舞袖
長。　大野連山沙作堆，白沙平地見樓臺，行人禁地避芳草，盡向曲欄斜
路來。　院院翻經有呪僧，垂簾白晝點酥燈，上京六月涼如水，酒渴天廚
又賜冰。　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紫駝銀
甕宴諸王。　紫塞風高弓力強，王孫走馬獵沙場，呼鷹腰箭歸來晚，馬上
倒懸雙白狼。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捲地旋風沙似雪，家
家門帳下氈簾。　毳來寒襲紫毛衫，睡覺東窗
酒尚酣，門外日高晴不得，滿城濕霧似江南。

中京

遼史：中京大定府，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
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

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
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
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
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
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
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
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
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爲便。大同驛以
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河。
統州十、縣。兵衛志：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統縣
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草創未
定，丁籍莫考，可見者一縣。

五京

郡縣志：至德二載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爲西京，與成都、京兆、河
南、太原爲五京。後罷京名。冊府元龜：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
之號，其來自久，宜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
遼史兵衛志：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爲渤海故國，中京

濆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爲多析津大同故漢地籍丁八十萬六千七百契丹本戶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戶丁分隸者皆不與焉儀衛志國仗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祐頭豹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致歟新唐書北狄傳渤海爲東盛國地有五京以肅慎故地爲上京其南爲中京穢貊故地爲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

玉京 唐李翰林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注齊賢五臣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太平廣記雲翹夫人贈裴航詩云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區區訪玉京

相見上京 東漢書申屠蟠字子龍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其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徵如是則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曰始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揚教樂貴之徒邪因振衣而去

受事上京 太平廣記王法進好道術一日有三青童降于庭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詳仙

尊戴中京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上表曰伏念祖宗以來覲捷義旗尊戴中京署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翼翼神京 宋王與鈞藍縷兼貿同知啓煌煌握霓運籌既付於子房翼翼神京莫枕仍資於公旦

延譽兩京 元雲麓文藁勸請圓講主爲白雲寺主陞延譽兩京豈獨緇林之美馳聲六詔抑增鄉里之榮

高麗三京 隋書列傳高麗王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北史高麗傳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城南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臣及漢城亦別都也國中稱呼三京宋史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最勝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

東市稱京 西漢書食貨志王莽將東市稱京

乃覯于京 詩篤公劉篇乃覯于京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崗

依其在京 詩大雅皇矣篇依其在京侯自阮疆

注岐周之京也

蒲輪赴京 羅泌路史發揮辨帝先采篇若蒲輪而赴京蹊譽取程非若輕猶少年不召自至衛尹突踔踴坑墜而後息也

景山與京 周末春秋詩定之方中篇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注景測景以正方面也升既景山名泄岡之京同前曰景山名見南頌京高丘也詳中

如坻如京 詩如坻如京注坻水中之高地京高丘也

囷京 管子輕重篇丁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令行半歲民閒聞之舍其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憂心京京 詩正月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注京京大也

莫之與京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後魏書賁[illegible]年十歲父坐訕謗繫獄桑許發申遠近歎曰此子英英貴誼之後莫之與京

燕京山 淮南鴻烈解洋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今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浚

吐京郡 晏元獻公類要吐京屬縣石樓後魏置吐京郡即漢土軍胡地故曰吐京水經云在河東路隰州石樓縣

王配于京 詩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注京鎬京也劉公是先生集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爲韻大哉天作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將三台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表面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群雄紛爭五季昏忒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飈逝怙惡者喪其巢盛德日新爲善者得其職於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獸犢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蓋罔有於不服封禪之禮猶未皇乎聿脩克成大勳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於天下則作程於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實對越而在上茲適駿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稱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參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濊涌而易豈愷慶者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常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於丕承同擇之靈美姬公於褒封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蕩蕩逗茲世之于于因斯談之則何責乎周鎬考於往者將孰先於

浚都客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鑠兮畜赫天子恢聖作兮祗適祖考垂矩矱兮萬有千載永欽若兮

祼將于京

詩文王篇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周之京師也

于周于京

詩文王篇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注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

曰嬪于京

詩大明篇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清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吴嶽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十九庚

星

太白星

史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曰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　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嚻］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順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

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一也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西漢書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舒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續後漢書金行之精白帝之神昆氣之曜是為太白徑一百五十里於乾為利於德為義於事為言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時主秋其色白其音商其性嚴厲殺物之星也日行一度二十七分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伏伏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伏伏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其入其出必以風雨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其出不過參天三分天之一辰卯申酉之間也過午為經天［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故出不過三天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乃晝見午上行而過之謂之經天謂之太白者取其方色命之也］晨出東曰啓明夕出西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營星一曰

觀星一曰宮星一曰大衰一曰大澤一曰終星一曰大相一曰天浩一曰序星一曰月緯一曰閒星一曰火鼻一曰衆星一曰官星一曰梁星一曰大囂一曰天表一曰大奥凡二十有二名附日而行仲冬日月會于角亢太白亦會于角亢亢爲太白廟請之疏廟故曰察日行以處太白其精爲兩師佐天爲大司馬大將軍位上公掌九伐之法以行天討又爲女主主罰九金革兵械行陳法令師衆律度車騎部曲皆主之司又典致時陽又時陽者主西藏於地則主秦隴羌戎西域白光靜潤執道無變則天子有道中國安彊師貞而文人言王者悖義好殺綸緯不從不能利物而反害之逆秋令傷金氣則太白行罰綫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率日一度[illegible]二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必有破軍墨國野死之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破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illegible]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而伏其[illegible]之其下軍破將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兵雖衆敵食其糧師雖多將爲人虜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西出失行夷狄敗東出失行中國敗色白五芒出蚤爲月食先期而出與月相食不見者利食晚爲天祆彗孛發無道之國出而留桑榆閒病其下國不進而下也與日並出與榆上二千里上而疾過參天太中之閒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經天天下革命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弱國彊女主昌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吉不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動搖躁躁吉靜凶圜以靜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

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伏而出兵兵有殃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出卯東國勝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出酉西國勝其色大圜黃滜[illegible]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其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角明見影戰勝黑角銳利伏兵大戰居實有得居虛無得[illegible]者之行勝色[illegible]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行得其道也得一作德當見而匿亡則爲壯夫處於林麓以發兵禍大呼舉起革命易主月食以強國戰鬭月則大將戰女主憂行與月並爲戰並西方主戰並東方客戰一尺而城拔二尺而國病三尺而軍憂五尺則不戰出東方若西方晦而未盡三日朔而始生三日與月並其閒容指入月八日戰主敗破軍殺將二指則入月十二日主敗城拔三指則入月十七日主敗將走四指則入月二十日兩軍交綏客主俱敗五指則守而不攻陳而不戰入房心閒謂之金上堂逆兵犯君凡犯列星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遇火兵喪大起與木合光戰不合不戰合相毀有破軍殺將致天子將將軍將兵必謹候太白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真人以義致天下其精變而生祆星則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若星帚星若彗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白彗凡十有七星出以庚寅兩白方在旁天狗星狀如大奔星色黃有毛尾旁有短彗有聲如雷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衝天其上銳其下圜如數頃田處或謂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又謂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聲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遺火狀主守禦候兵討賊出則天下大戰破軍殺將人相食其下流血千里天狗飲之國亡革政其惡氣所鍾又甚彗孛其衝禍尤重賊星赤名六賊出正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或謂狀如彗惡氣如六殘出則天下禍合逆祲閒錐其下兵起不利其衝凡有象占者二星晉書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主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隋書天文志太白之精散爲天

杵天榭伏靈大敵司姦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杵主捍羊二曰天榭主擊缺三曰伏靈主領護伏靈出天下亂復入四曰大敗主關衛武曰大敵出擊咎謀五曰司姦主見妖六曰天狗亦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或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亦曰天狗流五將鬬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氣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見則大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國以占吉凶後漢星占天狗名同占狀小異七曰天殘主貪殘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變有萌蓋運柄又曰小陰之精大司馬之類白獸七宿之域有謀反者恣虐為害主失秋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五代史太白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六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周策五百八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順疾	九十六	百二十一	一百一十六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七十七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一十一	前留	六		
退遲	四	一	空	退疾	六	三	二十二
夕伏	七	四	一	晨見	七	四	三十七
退疾	六	三	一	退遲	二十四	一	空
後留	六	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一十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七十七
順疾	九十六	百二十一	百一十六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宋史天文志太白為西方為秋為金於人五常義也五事言也常以正月甲寅與火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一年一周天星經曰主華陰山涼雍益州又主奎婁胃昴畢觜參五歲曰光明見影戰勝歲熟狀炎然而上兵起光如張蓋下有立王凡與歲星相犯兵敗失地犯熒惑客敗主勝犯塡星太子不安失地犯辰星主兵入月主死其下兵犯月角兵起在左則中國勝在右則外國勝當見不見失地破軍他星犯其事急祆星犯邊城有戰客星犯主兵將死凡太白至午位避日而伏若行至未

即為經天其災異重也三統圖論夫金德者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退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行三十九日與日相去一十度半而夕見西方順行二百三十三日而留留五日而順順行二百三十三日乃謂晨伏伏行三十九日復與日同度而合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為一終之數此乃係論古數之金水下離太陽前後或遲遲在日後見謂之夕伏遲遲日前合後晨見謂之晨遲如至治壬戌六月初四日庚午金日同往在柳四度謂夕伏合九日丙辰日金柳四三星同沒南宮至初五日辛未日日沒兩時其柳四度遲遲日先一度則於酉初酉沒金遲日後二十分一抄半許遲離日三百三十一里則於酉末酉沒卯末東升如是漸遲至七月十九日甲寅計遲四十四周則夕見于西方酉戌酉沒卯辰東升遲九十周以方酉沒辰巳東升與日相去四十五度離日既遠則又速運疑日每日速運八十分漸六十二轉已辰東升亥戌酉沒運轉七周疑上四十五度與日同出同沒謂之晨合合後之轉晨見東方寅丑東升申未酉沒六十二周丑子東升未午酉沒與日相離四十五度復計七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餘里離日既遠後速行日遲遲九十周未申酉沒丑寅東升行九十日申酉酉沒寅卯東升四十四日酉戌酉沒卯辰東升則謂晨伏如是二合二伏總計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金行始終周而復始記纂淵海君象金而王則太白揚光禮斗威儀太白合天四萬從服之象孝經援神契遼史曆象志金星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二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九日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退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太白凌犯西漢書王莽傳地皇五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東漢書光武建武六年太白經太微九年正月乙卯太白犯畢南星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二月甲申入斗魁三年正月己亥入斗中五月丙寅入畢口閏月己未犯太微六月癸酉入輿鬼四年四月壬戌入輿鬼五月辛巳入南斗口中丙戌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入輿鬼六月辛巳犯左執法和帝永元六年六月丁亥太白在東井安帝永寧十年之中太白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永初三年正月己亥太白入斗中元初三年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五年五月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辛未犯左執法

延光四年四月甲辰太白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己
丑太白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　永壽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
星三年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延禧七年十月丙辰犯房北星為後宮八
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閏月己未犯心前星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
鬼　獻帝興平二年春太白犯填星於牛斗過天津晉書惠帝光熙元年五月
丙戌太白犯鉞星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四月壬
子入輿鬼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　安帝元興元年二月
戊子太白犯五諸侯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太白犯泣
星　義熙四年六月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又犯左執法六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左
執法七年八月乙未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犯哭星十年九月丁巳太白入
羽林十一年八月庚申太白從行右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十二年六月壬
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八月甲子太白犯
軒轅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　元熙元年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宋書
文帝元嘉八年五月太白犯天關東井七月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
太微右掖門內犯左執法九年四月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癸未太

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十二年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中六年五月
太白犯畢二十二年四月太白入軒轅二十七年九月太白犯歲星　景和元
年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南齊書高帝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
大星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四年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八月戊子
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九月己卯太白從行
犯太微西蕃上將星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
從行犯太微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
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鍵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
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
星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二年三月甲戌
太白從行入羽林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六月己巳太白從行
輿鬼度犯歲星三年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
氐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五年五月庚子太白三犯畢
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八
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為犯戊辰太白從
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為犯并在東井度六月己巳太白
從在太微西蕃右執法星東南四寸為犯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
一尺為犯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為犯
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
寸在心度合宿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七年
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
在箕度為合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八年八月庚辰太白從在軒
轅女主星南七尺為犯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
尺為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為犯十月
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為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十一
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鍵閉星西南七寸並
為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為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為犯
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北東多陰至乙丑開
除已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舊官不見官星則為先歷而見七月辛卯太
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為犯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
第四星北二寸為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為犯十年二月甲

辰太白從行入羽林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一星東六
寸為犯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為犯十一年正月戊辰
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為犯在奎度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
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為犯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
寸為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為犯五月癸亥太白
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
四寸為犯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鍵閉星西北六
寸為犯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為犯辛丑太白
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為犯　永元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牽牛越
分　齊和帝紀永元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帝舉兵其日太白
及辰俱見西方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二年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
星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紹泰元年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
乙卯出于東方　永定三年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五
年四月癸卯犯房上星五月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　天嘉
三年二月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八月庚申入太微
光大二年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　天賜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

鈴三年十二月丁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四年八月掩火犯左執法　元帝泰常元年六月太白由掖門入太微七年正月太白犯南斗三月壬戌太白又犯之　太武帝大延元年十二月太白犯羽林二年三月太白犯右執法及上相五年五月太白入羽林犯畢　高宗太安元年四月太白犯哭星　和平四年五月太白與火犯上相五年六月太白與火入井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　太和三年九月庚子太白又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四年二月太白犯軒轅第二星六年正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太白犯軒轅左角十二年四月辛酉太白犯火七月太白犯左角十五年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歲星孝明帝神龜十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　興和二年四月己丑太白與木相犯下奎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于氐氐鄭地也武定四年九月壬寅太白在左執法東南三寸許北齊書明帝紀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保定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軒轅八年冬太白入南斗斗主爵祿新唐書太宗貞觀三年六月二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六年太白犯東井北轅井京師分也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犯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甲午太白犯心前星二年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龍朔五年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上元元年八月乙酉太白犯進賢　儀鳳二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中宗景龍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睿宗景雲二年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二年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正元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間容一指八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代宗永泰三年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三月癸丑夜太白去天衢八寸癸酉夜太白順行去歲星二尺八月庚午夜太白犯左執法相去一尺五年六月庚戌太白入東井七年六月甲子太白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九日而出十月癸卯太白臨鎮星丙午夜太白臨進賢十一月癸未太白掩房九年五月己酉太白逼熒惑乙未夜太白入軒轅十年

六月癸亥太白臨東井七月庚子太白辰星順行在柳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大曆三年九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五年四月庚戌太白入東井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春正月己丑夜太白入太微九年秋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十二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德宗建中十一年七月太白相繼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趙分也　貞元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犯昴　憲宗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月癸丑月犯太白于女虛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四年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六年六月丁亥太白近右執法九年七月太白入南斗十二年八月甲戌太白犯左執法十三年八月壬戌太白順行近太微十五年四月太白犯昴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八日夜太白犯昴東南五寸所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東南七寸所八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乙巳太白犯左執法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所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十月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二年十二月甲寅月犯太白于南斗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崩敬宗即位二月癸卯太白犯東井近北軒轅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逆沿井中晝見經天七月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八月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　敬宗寶曆元年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犯畢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十月辛亥犯天囷二年六月太白犯昴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文宗太和三年二月乙卯太白犯昴七年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二年二月己亥月掩太白于昴五月十二日犯畢六月甲寅太白亦有暈庚申太白入于東井七月壬申入南斗丁亥月掩太白于柳八月壬子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右執法十月二十五日太白犯房三年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甲寅太白犯右執法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犯右執法十月辛卯太白犯南斗四年四月太白歲星入輿鬼　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壬戌掩太白于羽林六月丙寅太白犯東井三年十月壬午晝月食太白于亢四年五月戊年太白犯鎮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　昭宗光化三年八月壬申太白應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丁亥乃見是謂當出不出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月同晝見　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魁五尺許

已小而黄至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熒惑徘徊于東井間久而不去京師分也天祐元年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五代史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庚戌太白犯積尸八月癸卯犯心大星二年八月庚戌犯左執法乙未犯填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犯天罇二年正月犯羽林十一月丙戌犯鍵三年六月甲戌犯右執法九月庚寅犯哭星辛丑犯右執法十一月己亥犯壘壁十二月己酉金星入羽林　清泰元年五月戊辰金星犯上將六月甲戌金星犯右執法三年九月甲辰金星犯心是夕二大星隨光芒相屬食頃方滅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犯五諸侯五月犯輿鬼中星六年八月辛卯犯軒轅　齊帝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四月犯五諸侯丁巳犯五諸侯十二月癸丑犯辰二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犯哭星　漢高帝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犯填于卯犯歲填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句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凡四百四十三日是月辛酉犯木三年八月犯房庚戌犯心大星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犯進賢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

婁十月太白犯于軫二年九月丁丑太白犯南斗　乾德三年八月庚申犯太微上將四年六月辛丑犯右執法甲辰太白犯熒惑於張五年八月辛酉又犯　開寶元年十一月庚寅太白犯房四年四月己巳犯東井十月甲辰犯熒惑于牽牛五年十一月己未犯哭星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八月戊子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雍熙元年二月壬辰太白犯昴八月壬寅掩軒轅第一星十一月戊戌入氐戊午又犯心前星己未又犯大星二年閏九月癸未入南斗魁四年十月癸卯犯進賢端拱元年十月辛巳犯哭星癸未犯天壘二年五月己亥犯畢右股第一星六月乙卯犯天關七月壬申犯輿鬼東南星八月壬子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左執法淳化元年六月庚申犯太微垣入端門二年三月癸丑犯歲星于婁三年九月辛丑犯右執法癸卯犯太微端門十月壬午入氐四年十月乙丑犯南斗魁第二星五年六月丙午太白歲星相犯于柳十月丙子犯辰星于虛　至道元年三月癸巳凌東井第一星五月壬戌犯軒轅大星相去一尺許十一月庚戌入氐三年八月戊申犯太微上將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甲寅太白犯填星七月癸酉犯角左星八月犯軒轅九月癸亥犯南斗魁庚辰犯太微次將十一月癸酉又入軒轅乙亥入太微二年正月己卯

入南斗魁四月己未入太微犯次將守屏星甲子又入六月丁丑入東井三年二月甲寅犯昴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九月壬午犯右執法四年九月乙亥犯房心十月丙午入南斗閏十二月丙戌犯角大星己丑犯房辛卯犯箕壬辰犯南斗魁五年正月丁巳犯心後星二月庚申掩昴壬申掩五車六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填星四月庚辰犯輿鬼五月乙巳犯軒轅九月戊申犯左執法十一月癸巳入氐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犯南斗十月丙午犯哭星二年五月己未掩心前星六月己亥太白犯歲星己丑犯南斗七月甲寅犯輿鬼積尸八月己丑犯太微上相三年七月己酉犯歲星十一月甲子犯西咸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丁卯犯水位庚辰犯輿鬼丁亥犯積八月辛丑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少民九月壬申太白犯填星二年八月壬寅入氐九月戊午在心戊辰犯天江三年正月戊辰犯牽牛四年四月甲子犯輿鬼五月戊子犯軒轅大星丙申犯軒轅少民九月己丑犯右執法乙未犯左執法十月戊申在進賢西南十一月庚午太白犯填星丁亥犯房上相十二月壬戌犯建星五年十月戊申犯箕十一月甲辰犯壁壘陣六年正月丁酉犯右更五月戊午犯天關六月乙丑犯罰星辛未犯東井己卯犯天罇七月乙未犯輿鬼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犯

建丁丑掩畢天犯右執法七年四月甲子犯東井六月甲子犯太微上將辛未犯執法七月丁酉犯角南星十一月戊子入氐九年二月己卯犯昴甲辰犯五車八月癸未犯軒轅大星己丑犯軒轅東南丙申在靈臺南相去一尺九月丙午犯右執法壬子犯左執法　天禧元年四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七月戊戌犯右執法八月甲午犯房次相十月己巳入南斗二年六月戊午太白犯歲星三年九月己巳犯左執法十月庚寅犯進賢甲辰犯亢十一月乙卯入氐四年七月丁巳掩房己未犯箕庚申入南斗魁辛未犯昴八月乙酉犯心後星丁亥入南斗魁戊戌犯昴庚子掩五車五年六月甲寅入東井七月戊寅犯輿鬼壬午犯五諸侯箕丙申犯軒轅大星八月壬子犯太微上相戊午犯右執法九月庚子太白犯歲星　乾興元年五月庚午犯鬼及積尸七月己卯犯角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庚午犯建二年二月丙戌犯五車八月庚午犯軒轅東星甲申自右掖門行入太微辛巳犯太微上將九月戊子犯右執法甲午犯左執法戊申太白犯熒惑三年五月癸未太白辰星相犯于井六月己卯犯太微上將十月乙卯犯南斗五年九月辛丑犯靈臺乙巳犯明堂庚申犯左執法七年五月己巳犯畢距星辛未犯填星在畢宿一度半八年四月辛亥犯輿鬼六月乙

丙犯熒惑　明道元年二月庚午犯五車六月乙丑犯東井八月壬子掩軒轅左角九月丙子犯左執法二年八月戊午犯房十月癸巳犯南斗十一月癸亥又犯氐　景祐元年閏六月庚辰太白犯填星二年三月壬寅犯東井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己巳入鬼五月丁亥犯填星九月甲午犯右執法十一月甲寅犯熒惑甲申入氐四年六月癸酉犯東井七月辛丑犯鬼己未犯軒轅大星辛未犯熒惑　寶元元年四月己巳犯東井癸巳犯輿鬼七月甲辰犯角南星　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犯昴六月丁未犯東井慶曆元年八月乙卯太白犯房相去九寸九月癸未犯南斗十月癸亥臨哭星　二年六月庚申太白犯昴八月甲辰夜去太微八寸所三年五月己卯犯軒轅大星九月甲申犯左執法乙酉犯歲星五年六月辛酉犯東井六年七月丙戌犯左執法八年閏正月丙寅犯昴二月丁酉犯五車東南星六月庚辰犯東井八月庚午犯軒轅大星　皇祐元年九月戊午犯斗天相四年十月丙子犯南斗五年六月癸酉犯畢乙未犯井鉞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犯五車四月辛巳犯畢七月癸未犯輿鬼八月庚申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太微左執法　嘉祐元年九月乙巳太白犯歲星十月丁巳入氐戊辰犯房二年九月庚子犯南斗四年八月甲子犯軒轅右角

九月丁未犯太微左執法十月癸酉犯亢癸未入氐十月庚子犯罰南星癸卯犯東咸十二月辛未犯建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九月庚寅犯房己巳犯天江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丁未退犯井鉞六年六月乙卯犯畢距星七月甲申犯東井己丑犯填星躔井十二度庚寅犯天罇甲辰犯輿鬼距星八月己亥太白犯辰星在軫四度甲子犯軒轅大星戊午犯靈臺北星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歲星在營室三月癸酉入東井六月丁丑太白犯熒惑在翼一度半十一月乙巳入氐己未犯西咸南星癸亥犯罰八年四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在胃　英宗治平元年二月辛卯犯昴閏五月丙寅入畢不犯六月甲子犯東井七月壬申犯輿鬼癸巳犯軒轅大星八月己酉犯靈臺甲寅入太微丙寅犯右執法十月丙申入氐壬子犯心前星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歲星五月戊子犯填星在張五度八月乙未犯氐己酉入太微庚戌犯右執法九月壬午犯斗距星十月庚寅入氐丙午犯心距星三年十二月癸卯太白犯熒惑躔危四度四年閏三月庚寅犯東井東第一星癸卯犯五諸侯東第一星四月丁巳犯輿鬼東北星八月丁未犯軒轅太民甲寅犯軒轅女御庚午犯靈臺九月癸巳太白犯填星丙申犯歲星辛巳犯右執法壬午掩之戊子入太微十月乙卯犯亢丙寅入氐十一月丁丑犯房己卯犯鍵閉丁酉犯天江十二月丁卯犯熒惑　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己未入氐十一月辛巳犯壁壘陣西第二星己丑太白犯熒惑二年六月辛亥犯天關庚申犯東井距星辛酉入東井七月辛未犯天罇犯輿鬼東南星八月丙午犯軒轅大星三年五月壬子犯靈臺六月乙丑犯右執法十月癸酉犯亢距星乙酉犯填星十一月庚寅入氐丁未犯罰四年十一月辛丑犯十二國代星庚戌犯壁壘陣西第五星五年二月甲戌犯昴東北第二星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七月丁亥入東井十月戊寅入氐十一月己酉犯罰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丁酉犯左執法八月丁丑掩氐東南星九月甲辰犯天江南第二星丙寅犯南斗距星丁卯入南斗七年二月乙未犯壁壘陣西第七星八年二月庚寅犯天陰中星三月戊戌犯月星癸卯犯天街北星辛酉犯司怪北第二星閏四月戊戌犯輿鬼西北星八月庚寅犯填星丁酉犯軒轅御女九月癸亥犯右執法辛未犯左執法十月丁酉犯亢距星丙午入氐九年九月丁巳犯東咸西第一星辛巳犯南斗西第二星十月庚寅犯狗國西北星十一月辛酉犯壁壘陣西北星十年六月壬寅犯東井距星癸卯入東井七月癸酉太白犯歲星九月己酉入太微　元豐元年十月丙辰犯亢距星庚午入

氐十一月己丑犯罰南第二星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二年十一月壬辰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十二月戊戌又犯壁壘陣三年正月甲戌犯外屏西第二星二月甲寅犯昴距星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乙未入畢口七月戊辰犯東井西北第二星己巳入東井戊子犯水位西第三星八月丙申犯輿鬼九月戊寅入太微乙酉犯左執法閏九月丙申犯進賢丁巳犯氐距星十月己未入氐四月八月甲戌犯心距星九月戊申犯南斗距星庚戌入南斗五年三月丙戌太白犯填星六年二月壬申犯天陰東北星三月癸未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丁卯犯五諸侯八月己卯犯軒轅御女九月乙巳犯右執法丁巳犯東上相甲子犯進賢十月戊寅犯亢距星戊子入氐七年十一月己酉犯壁壘陣西第五星甲寅犯歲星十二月辛巳犯雲雨八年六月甲戌順行犯天關癸未順行犯井距星甲申順行入井七月乙未犯天罇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辛巳犯靈臺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辰犯諸王戊申犯熒惑十月戊戌犯亢壬子入氐二年十二月己丑犯壁壘陣三年二月己亥犯昴六月癸未犯天高七月辛亥入東井壬戌犯天罇庚午犯水位八月丁丑犯鬼戊戌犯軒轅大星九月甲寅犯太微垣上將庚申入太微犯右執法丁卯犯左執法十月丁未犯亢南

第一星十一月甲辰入氐丁巳犯罰四年六月丙午犯太微垣上將戊申
入太微九月壬辰入斗五年正月丁亥犯羅堰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六年
正月乙酉犯外屏二月甲寅犯天陰三月癸酉犯平道丁丑犯天江四月
己酉犯五諸侯閏八月辛酉犯軒轅御女丁卯犯軒轅左角九月丁亥犯
右執法己丑入太微十月庚午入氐十一月丙戌犯罰七年八月丙寅入
氐己巳犯月星辛未犯司怪丁丑犯房又犯鉤鈐十月庚戌犯南斗十一
月庚辰犯代甲申犯壁壘陣十二月壬戌犯雲雨八年六月乙酉犯諸王
東第二星丙辰犯天關丙寅入東井庚午犯東井八月庚戌犯軒轅大星
甲戌入太微八年四月乙卯太白犯熒惑 紹聖元年五月戊午犯靈臺
北第一星十月甲午入氐十一月丙午犯西咸南第一星癸丑犯罰南第
二星二年正月乙巳犯羅堰南第一星十一月辛亥犯壁壘陣西星庚申
犯壁壘陣西第六星三年二月庚戌犯昴庚辰入昴五月戊午犯畢六月
庚申又入戊辰入犯天高庚辰犯天關丙戌犯司怪七月壬辰犯東井癸
巳入東井八月庚申犯輿鬼犯軒轅大星九月乙酉犯軒轅左角丙午太
白犯填星乙未犯太微上將己亥入太微垣行執道己酉犯太微左執法
甲寅犯太微上相癸未入氐十一月辛丑犯東咸四年四月壬寅犯五諸

侯西第五星五月己卯犯長垣南第一星六月乙酉犯靈臺北第一星丁
亥犯太微垣西上將星戊子入太微壬寅犯太微左執法八月太白犯天
江壬午犯氐東南星壬辰犯房南第三星庚子犯心大星己酉犯天江南
第一星十二月戊申入建 元符元年正月庚戌犯建丙辰犯天籥己巳
犯羅堰二月乙未犯壁壘陣十二月乙亥犯代星己亥犯壁壘陣乙未犯
熒惑二年正月己酉犯壁壘陣東北星二月乙未犯天陰東南星三月甲
辰犯月星庚戌犯諸王西東一星丁卯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辛卯犯五
諸侯西第五星五月乙巳入犯鬼西北星九月癸卯犯軒轅御女丁巳犯
靈臺南第二星戊辰入太微己巳犯太微右執法閏九月丙子犯左執法
十月乙巳太白犯填星壬子入氐壬戌犯西咸南第一星戊辰犯罰星南
第一星十二月己亥犯建西第二星三年七月己巳犯角南星八月丙申
犯亢南第一星九月丁亥犯南斗西第二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
丁酉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辛亥入東井 崇寧元年三月壬申犯月星
四月戊戌犯井鉞六月庚辰犯進賢十月甲戌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寅太
白犯填星二年正月乙巳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八月丙子入氐九月戊子
犯房鉤鈐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星七月戊戌犯積薪八月壬寅犯鬼積

尸氣十一月庚寅太白犯辰星四年五月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庚辰犯
罰十二月庚寅犯建西三星五年正月丁未犯靈臺犯牛東南星 大觀
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二月丙戌犯月星三月庚寅犯大街壬辰犯畢四
月戊午入井十月辛酉犯左執法丙子犯角大星閏十月丙戌犯亢丁未
犯房十一月壬子犯亢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二年正月甲寅太白犯
歲星十月丁酉犯填星十一月壬申犯歲星三年七月丁丑犯亢八月丙
戌入氐庚子犯房鉤鈐三年二月癸卯犯壁壘陣三月辛未犯歲星五月
辛亥犯天陰六月壬辰入井四年四月己卯犯井鉞庚辰犯井辛巳入井
十月戊午入氐十一月庚寅犯天江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太白犯填星
十一月甲戌犯天江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四年十二月乙
卯入羽林軍五年三月辛未犯天街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十一月壬辰犯
罰六年九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寅犯壁壘陣七年八月癸酉入太微
重和元年六月庚午犯上將十一月壬申犯天江 宣和二年五月丁丑
犯天陰十月己卯犯熒惑三年八月己亥犯鉤鈐十月丁未入井四年二
月辛丑犯壁壘陣五年五月甲寅犯鬼十一月庚午犯房六年七月庚子
犯亢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七月乙未犯歲星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丁未

犯井東扇北第一星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六月辛丑犯歲星十一月
庚午犯亢壬午入氐閏十一月戊戌犯鍵閉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
入太微閏八月丙戌犯心前星四年正月癸亥犯建星 紹興元年九月
丁酉犯軒轅左角乙卯入太微丙辰犯右執法癸亥復犯十一月戊辰入
太微己丑犯亢南第二星己亥入氐二年九月庚申犯天江三年六月甲
午入井八月乙酉犯軒轅左角少民星四年四月庚辰犯司怪五月辛亥
犯輿鬼十一月甲子入氐五年正月乙卯犯建十一月己丑犯壁壘陣庚
寅入羽林六年五月辛卯犯畢六月辛酉入井七月己巳復犯井東北第
二星己卯犯水位八月戊申犯軒轅大星九月戊辰順行入太微垣乙酉
始出丁亥犯進賢十月辛丑入亢己酉入氐辛亥又如之七年五月辛巳
犯鬼宿西北六月丙辰犯太微垣西上將八年十二月戊午入羽林軍乙
亥經行壘壁陣入羽林軍九年二月壬申犯月星四月癸亥犯五諸侯西
第五星五月甲申入鬼犯積尸氣九月乙巳入太微垣犯左執法丁未始
出十年四月丙子入氐十一年六月乙亥犯井距星十二年五月甲午犯
鬼西北星乙未犯積尸氣十七年四月丙午順行犯五諸侯九月己卯順
行入太微垣庚辰順行犯右執法十一月乙丑順行入氐十九年六月乙

卯犯井鉞壬戌犯填星丙辰犯東井丁巳入東井二十一年十一月己酉順行入羽林軍二十二年六月甲申犯東井乙酉入東井七月辛亥順行入鬼犯積尸氣。九月壬辰順行入太微垣庚子犯左執法十月甲戌入氐二十三年八月辛酉順行犯亢二十五年四月戊子順行犯五諸侯八月癸卯順行犯權左角少民十月癸卯順行入氐二十六年七月壬戌順行犯太微左執法癸亥犯熒惑八月丁亥順行犯亢距星戊戌順行入氐九月乙丑順行犯天江十月甲申順行犯南斗閏十月辛酉順行犯壁壘陣二十七年四月壬寅犯歲星六月丙申順行犯井鉞己亥甲辰皆入東井七月戊子順行犯權左角少民星二十八年三月甲申犯司怪十一月庚午順行入氐二十九年十一月癸未順行犯壁壘陣西勝星戊戌順行入羽林軍三十年六月丙辰順行犯天關壬申入東井己亥犯歲星八月癸丑順行犯權大星丁巳犯權左角少民星十月庚申順行入氐三十一年六月戊辰掩犯太微右執法七月壬辰順行犯角宿距星三十二年正月丁亥順行犯建二月己亥順行犯牛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丙子入東井八月乙酉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丁酉犯熒惑辛丑入太微庚戌犯左執法入守垣內壬子始出十月辛酉順行犯進賢十一月戊戌犯房庚子犯

鍵閉。十二月庚申順行犯天籥甲子犯填星辛未犯建二年八月庚辰順行入氐。辛巳犯氐。十月己卯犯天籥丙寅順行犯南斗。己巳順行犯狗十一月甲申順行入天田。甲辰順行犯壁壘陣。　乾道元年五月戊午順行犯諸王。六月辛巳入東井丁未順行犯鬼。八月癸未入太微十二月庚子順行入羽林軍二年三月己酉順行犯天街己亥順行入鬼九月己酉犯明堂十一月辛亥順行入氐十二月壬辰順行犯南斗。三年十一月乙亥犯歲星丁丑犯羽林軍四年五月己卯犯畢辛巳入畢口丙六月丁酉犯天關癸卯犯司恠。辛亥入東井七月庚申犯天罇。甲戌犯鬼八月己亥犯權丙辰入太微。九月丙寅出。十月丁酉入氐五年九月庚申犯心宿大星七年八月丁卯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甲申犯右執法入太微垣甲午出十月丁卯入氐十一月己卯犯房丙戌犯東咸。八年五月癸巳犯歲星八月壬戌入氐。甲子犯氐東南星九月癸酉犯房甲戌犯鉤鈐。戊子犯天江十一月丁亥犯壁壘陣九年七月丁巳犯熒惑　淳熙元年十一月甲午入氐辛亥犯罰十二月壬午犯建二年閏九月丁巳犯熒惑十一月丁卯入羽林軍三年五月癸亥犯畢六月己卯犯天關丁亥犯井鉞辛卯入東井八月戊戌入太微犯右執法四年七月乙卯犯角宿距星。九月辛丑犯

心前星六年六月乙未入東井八月癸卯犯權御女星。十月戊申入氐七年八月乙巳入氐八年五月甲辰入東井七月丁丑犯填星九年十一月乙亥入氐十年閏十一月己亥犯壁壘陣十一年七月庚戌犯歲星壬申入東井八月丁巳犯權大星十二年六月癸酉犯太微右執法十四年六月甲戌入井九月丁未入太微戊申順行犯太微右執法丙寅犯進賢十五年九月丙申犯房十月辛未犯南斗魁十六年閏五月丙戌入井　光宗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入氐二年十二月戊子犯歲星三年七月己卯犯天江八月甲辰犯權左角少民星四年九月甲戌犯心東星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入東井九月戊子入太微戊戌始出　嘉泰三年六月甲寅入井。十月甲寅入氐四年六月乙未犯斗　開禧元年六月壬子入井二年五月辛卯犯權大星十一月壬午入氐三年十月丁未太白犯熒惑十一月癸巳順行入壁壘陣　嘉定元年六月甲戌犯井鉞四年六月庚子入井八月庚寅犯權大星七年十一月丙寅順行入氐十年七月乙酉犯角十二年六月庚辰順行入井八月壬申順行犯權星御女丁丑犯權左角少民星十三年十月丁巳順行犯南斗十五年十一月丙午順行入氐宿方口內　理宗紹定五年七月甲申順行入井　端平二年七月

丙午順行入井。八月丁巳犯太微右執法。嘉熙二年十月戊辰順行入氐四年六月己亥順行犯畢距星。癸丑犯天關七月乙丑順行入井。八月己酉順行犯權大星　淳祐元年十月庚辰順行入氐。三年閏八月丁丑順行犯權大星十月丙戌順行入氐四年九月癸亥順行犯斗六年五月壬戌順行犯權大星十月己酉順行入氐八年七月戊申入井、九年七月癸酉犯進賢十月辛丑十一月辛未順行、氐。十一年二月甲寅順行犯昴七月壬申順行入井閏十月癸亥順行入氐十二年九月丙午順行犯斗宿距星　寶祐四年六月丁亥順行入井　開慶元年七月辛亥順行入井八月庚子順行犯權九月戊子犯熒惑。四年十月壬午犯歲星五年十二月辛未犯填星　景定元年八月壬子犯房三年十月庚午順行入氐五年六月戊午順行犯天關己巳與太陰並行入井　度宗咸淳四年七月庚午順行于斗　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入東井十一月辛巳犯房

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六月太白犯歲星。道宗大安二年二月太白犯歲星金史熙宗天眷三年九月辛巳太白犯軒轅左星乙巳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入氐　海陵天德四年六月癸巳太白犯東井第二星八月辛未犯軒轅大星　世宗大定八年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十六

年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九年八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御女二十
二年十一月乙亥太白入氐癸未出氐中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
相犯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太白入氐 章宗太和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
入氐 哀宗正大元年四月乙未太白辰星相犯四年六月丙辰太白入
井元史世祖中統二年八月丙午太白犯歲星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
鉤鈐 至元四年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七年十月庚午太白犯右
執法九年五月乙酉太白犯畢距星十二年七月癸酉太白犯井九月己
巳太白犯少民己卯犯太微西垣上將十三年九月辛亥太白犯南斗甲
寅太白入南斗二十年二月庚子是夜太白犯昴壬寅太白犯昴七月丙
辰太白犯井癸亥太白犯井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九月壬子太白犯軒
轅少女己巳太白犯右執法甲戌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
二十一年七月甲申太白犯熒惑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二十三年六月
丙申朔太白犯御女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星冬十月甲午朔太白
犯右執法壬寅犯左執法甲寅犯進賢十一月戊辰犯亢十二月戊戌犯
東咸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太白犯亢甲申太白犯房九月庚子犯天江十
月壬子犯南斗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壘壁陣二十五年五月戊申太白犯
畢六月甲戌太白犯井七月庚子太白犯鬼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二十
六年五月壬辰太白犯鬼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白犯牛十月辛巳太白
犯牛二十八年二月甲申太白犯昴三月乙卯太白犯五車七月己亥太
白犯井八月丙寅太白犯輿鬼戊子犯軒轅大星辛犯歲星九月戊午犯
熒惑二十九年六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八月己亥太白犯房九月辛巳太
白犯南斗三十年二月癸丑太白犯壘壁陣四月癸丑犯墳星三十一年
四月戊申太白犯鬼五月庚戌朔犯輿鬼八月戊戌犯軒轅九月乙亥犯
右執法十月壬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癸酉犯房 成宗元貞二年六月乙
巳犯天關丁巳犯墳星七月壬午犯輿鬼八月庚子犯軒轅乙卯犯上將
九月戊辰犯左執法 大德元年五月癸酉太白犯鬼積尸氣閏十二月
太白犯建星丙子又犯建星二年十月壬戌太白犯牽牛十二月乙丑犯
歲星三年五月己亥犯畢七月己卯朔犯井八月丁巳犯軒轅九月丁酉
犯左執法十一月乙酉犯房四年五月辛丑太白犯輿鬼六月丁巳犯墳
星九月戊午犯斗甲子又犯斗五年五月丁卯太白犯井六月己酉犯輿
鬼甲午犯輿鬼六年四月乙丑朔太白犯東井八月壬午犯軒轅九月丁
巳犯右執法七年八月癸巳太白犯氐九月乙亥犯南斗九年四月壬辰

太白犯井九年冬十二月丙子太白犯西咸十年正月丁巳太白犯建星
閏正月癸酉犯牽牛己丑犯壘壁陣十月甲辰犯斗十一年九月癸酉犯
右執法己卯犯左執法十月乙巳犯亢十一月丁卯犯房 武宗至大元
年五月癸未太白犯輿鬼七月壬申犯左執法十月辛丑犯南斗十二月
戊寅搶建星二年六月乙卯太白犯井十二月辛未犯壘壁陣三年三月
丁未太白犯井八月甲子犯軒轅太民十月丙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甲戌
朔犯亢十二月辛酉犯壞星丙寅犯氐四年十月丙申太白犯壘壁陣
仁宗皇慶元年八月戊辰犯軒轅乙酉犯右執法九月丁巳犯亢 延祐
六年七月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八月乙亥犯東咸七年四月甲寅
太白犯墳星六月丁卯犯井宿東扇第三星八月丙辰犯靈臺上星丁卯
犯太微垣右執法九月己亥犯亢星 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辛酉太白犯
熒惑五月戊寅犯鬼宿積尸氣十一月己亥犯西咸南第一星二年正月
庚辰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辛巳犯建星西第三星丁酉犯牛宿南第一星
二月壬子犯壘壁陣西方第二星壬戌犯壘壁陣第六星十一月甲辰犯
壘壁陣第一星十二月戊寅犯歲星三年五月庚戌犯畢宿右股第三星
十月己巳犯亢丙子犯氐十一月庚寅犯鉤鈐乙未犯東咸 泰定帝泰
定元年五月丙午太白犯鬼宿丁未又犯鬼宿積尸氣十月丙寅犯斗宿
距星己巳入斗宿魁庚午犯斗二年正月壬寅太白犯建星十二月甲午
犯壘壁陣三年正月辛酉太白犯外屏四月戊戌犯鬼宿九月壬戌犯太
微右執法十月辛巳犯進賢四年正月己酉太白犯牛宿九月壬子犯房
宿十一月癸酉犯壘壁陣 致和元年七月丙戌犯軒轅大星 文宗天
曆元年九月庚辰太白犯亢宿二年正月甲子太白犯壘壁陣五月庚申
犯鬼宿積尸氣六月丙午永平屯田府所隸昌國諸屯大風驟雨平地出
水 至順元年八月戊辰太白犯氐宿十一月丙戌犯壘壁陣二年五月
甲午犯畢宿六月丁卯犯井八月乙卯犯軒轅大星庚申犯軒轅左角九
月丙子犯墳星十一月壬申朔太白犯鉤鈐 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乙
亥太白犯壘壁陣西第八星二年四月壬午夜犯鬼宿積尸氣八月己卯
夜太白犯軒轅御女星九月癸巳犯靈臺中星乙巳犯太微垣右執法壬
子犯太微垣左執法十月癸亥犯進賢乙亥犯墳星仍改至元元年十月
丁卯太白犯斗宿魁第三星十二月辛酉犯壘壁陣東方第六星二年六
月戊子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七月己酉犯鬼宿東南星乙卯犯熒惑三
年五月壬子犯鬼宿東北星六月乙亥犯靈臺上星己卯夜犯太微西垣

上將丁亥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戊戌犯亢宿距星甲戌犯東咸上星
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甲辰又犯建星西第三星庚申犯
牛宿九月戊申犯東咸上第二星十二月乙卯犯外屏西第二星五年五
月丙子太白犯畢宿右股西第三星八月丁酉犯軒轅大星六年三月戊
寅太白犯月星六月辛亥夜犯歲星又太白歲星皆犯右執法十月丁酉
太白入南斗魁己亥犯斗宿中央東星　至正元年十二月丁巳犯壘壁
陣東方第五星三年七月庚辰太白犯右執法九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建
星東第三星三月己亥犯壘壁陣東方南第一星十一月庚辰犯壘壁陣
西方第二星十二月戊戌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年四月丙午太白犯
鬼宿西北星十一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右執法己巳犯太微垣左執法九
月丁巳犯房宿第二星十月乙酉犯斗宿西第二星辛卯犯斗宿西第四
星十二月庚辰夜犯壘壁陣西第六星丙戌夜犯壘壁陣西第七星十二
年五月癸酉犯填星六月辛亥犯井宿東第二星八月丁卯犯歲星十三
年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四月辛丑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十月癸亥犯
亢宿距星十二月丁酉犯東咸北第一星十四年正月丁卯太白犯建星
西第二星二月戊午犯壘壁陣西第八星十五年九月乙丑夜犯太微垣

左執法十六年五月癸巳太白犯鬼宿積尸氣十七年七月癸未太白入
犯鬼宿積尸氣八月癸卯犯軒轅大星十二月犯歲星庚辰犯壘壁陣東
方第五星十八年三月丁卯太白在井宿失行於北生芒角四月辛卯入
犯鬼宿積尸氣五月壬寅犯填星十二月戊寅生黑芒環繞太白乍東乍
西乍動乍靜癸未生黑芒忽明忽暗乍東乍西十九年七月丁酉太白犯
上將甲辰犯右執法己酉犯左執法九月甲寅入犯天江南第一星十月
壬申入犯斗宿南第三星十二月戊辰犯壘壁陣西方第七星二十年六
月癸巳太白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二十一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左角二
十二年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二月己卯犯壘壁陣西方第
二星二十三年六月乙卯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壬戌夜入犯井宿東扇
南第二星八月壬寅入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左角辛酉犯歲星乙丑
入犯右執法九月辛未入犯左執法丁亥犯填星十月癸卯犯氐宿距星
戊午犯房宿北第一星二十四年癸丑太白入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五
月甲戌犯鬼宿西北星乙亥又犯積尸氣六月丁巳犯右執法七月癸亥
與歲星相合於翼宿二星相去八寸餘十月丙辰犯斗宿西第二星二十
五年正月甲戌犯建星西第四星三月戊辰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月

壬申犯辰星十一月己丑犯熒惑二十六年四月丙子太白入犯鬼宿積
尸氣九月壬辰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乙酉犯填星丁亥犯房宿北第
一星戊子犯鍵閉　太白晝見東漢書安帝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
見三年二月太白晝見占為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
昌是時鄧氏方盛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精衰
逆太白經天注云陽消君柔不臨物令決由人夫人太白經天元初四年
正月乙未太白晝見丙上自永初五年至永寧十年之中太白晝見經天
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
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四十一日五年閏月庚子
六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俱
太白晝見　漢安二年正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桓帝元嘉
元年二月戊午太白晝見　延熹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
家貴盛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魏志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六
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青
龍三年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四年三月乙巳太白與月俱加

丙晝見　景初元年十月壬申太白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晉史晉武
帝太康六年十月乙未七年五月俱太白晝見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
亥太白晝見　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
成帝咸康四年己巳太白晝見七年五月太白晝見　康帝建元二年四
月乙酉太白晝見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八月太白晝見
南斗二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乙卯又晝見十年七月庚午太白晝見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
在東井　升平元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四年十二月丙辰太白晝
見　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
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　太元元年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亢
亢兗州分野二年九月太白晝見三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兗州
分野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晝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八年四月甲
申太白晝見在參九年七月丙戌十一月丁巳太白又晝見十年四月乙
亥太白晝見於畢昴十一年三月戊申見東井六月甲申太白見于輿鬼
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
丙戌太白又晝見十四年四月己巳六月辛卯九月丙寅太白俱晝見十

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
見二十八年六月又晝見二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
鬼九月又見于軫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逮晝見
在羽林三月太白晝見于胃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　安帝隆安元
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二年閏六月太白晝見在翼五年正月
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是月　元興元年三月戊
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　義熙元年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於三年
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奎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六年六月甲午太白
晝見九年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　元熙元年七月乙卯太白晝
見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宋書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晝見
經天八月太白晝見在翼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在胃十一年三月太
白晝見在參閏三月戊寅犯五諸侯十六年五月丁卯太白晝見胃昴間
十四年五月丙午太白晝見在太微二十二年七月太白晝見二十四年
四月太白晝見二十五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晝見經
天二十八年五月太白晝見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明年東宮弑
逆南齊書高帝建元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

在午上六年辛卯太白晝見午上　武帝永明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
當午上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八月丁巳太白
晝見當午上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
午上六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己丑太白晝見當午閏八月甲午
太白晝見當午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九年六月丙子太白晝
見當午上十年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晝見
當午名為經天梁書帝紀武帝天監五年春正月丁亥太白晝見五月辛
卯太白晝見六年七月甲子太白晝見　普通四年十一月癸未太白晝
見六年五月己酉太白晝見　太清三年春正月乙酉太白晝見陳書帝
紀孝元帝永聖二年九月癸未太白晝見乙卯太白晝見三年十二月丙
戌太白晝見　文帝天嘉元年太白晝見九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六月
癸巳太白晝見六年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
乙卯太白晝見二年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十一月
戊子太白晝見　宣帝大建二年夏閏四月己酉太白晝見三年夏五月
戊申太白晝見十年夏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後魏太祖天賜四年正月
五月己丑太白俱晝見　大宗永興二年六月甲午太白晝見　世祖始

光二年太白晝見經天　神嘉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辛未太白
晝見胃為趙分己丑又晝見　延和三年三月丙辰太白晝見在參魏郡
戒也　太延五年五月晝見于胃昴入羽林遂犯畢太平眞君十一年正
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如之魏書孝文大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
晝見經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十一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十七年五
月戊午太白晝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　世宗正始三年六月
丙辰太白晝見　延昌三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　孝莊帝永安二年五
月己亥太白在參晝見　孝武永熙二年四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庚午
太白晝見　靜帝天平四年十一月太白晝見　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
柳晝見柳河南也　周武天和元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隋書帝紀開皇
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四月壬午太白歲星晝見三年十
月癸未太白晝見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元年五
月庚午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庚寅太白晝見九年五月己卯太白晝見七月辛
亥晝見甲寅晝見八月丁巳晝見　太宗貞觀十六年六月戊戌太白晝
見二十三年七月太白晝見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年
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四年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龍朔元年六月辛巳

太白晝見經天　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是謂陰乘陽陽居
道也　中宗景龍三年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　睿宗先
天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玄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奏
周楚鄭宋燕之分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十年夏
四月太白晝見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十一年閏八
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大曆七年八月太白晝見八年八月己丑入太
微晝見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　德宗建中十年四月太白晝見
貞元三年五月戊寅太白晝見九年太白晝見新唐書德宗貞元十年
正月太白晝見四月太白晝見　憲宗元和九年十月太白晝見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太白晝見四年三月庚午太白
晝見經天六月己丑晝見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酉太白晝見六年四
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自軒轅至于翼軫　開成二年六月
己酉太白晝見　僖宗乾符二年四月庚辰太白晝見在昴　昭宗光化
三年十月甲戌太白晝見在斗去地一丈而墜十一月丁未太白晝見
天復元年五月自乙酉至己亥太白晝見經天在井度　天祐元年二月

辛卯太白晝見歸酉色赤炎鋏如火五代史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甲
子太白晝見己巳亦晝見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長興
二年八月戊子太白晝見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
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腰斬之宋史天文志太
祖開寳元年六月丁丑太白晝見戊寅復見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庚午七
月丁丑十一月戊戌皆晝見　眞宗咸平三年六月己未晝見四年十二
月丙寅晝見在南斗六年五月甲午八月庚午皆晝見　景德元年十一
月辛亥晝見二年四月甲辰晝見三年七月乙巳晝見庚申又見九月戊
子見西方十二月癸酉又見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庚申晝見四年六月
丙午八月乙巳皆晝見六年四月壬午晝見七年七月癸卯晝見九年五
月庚午晝見　天禧三年六月辛卯復見四年七月丁巳晝見五年六月
丙午晝見　乾興元年十一月壬辰又見　天聖三年六月壬戌十二月
戊寅皆晝見五年五月壬寅晝見　明道元年七月晝見二十日　慶曆
三年八月甲寅晝見　皇祐三年四月丙午晝見　至和元年五月壬辰
九月己丑十月辛卯皆晝見三年四月己丑晝見五年九月初三日太白
晝見　嘉祐二年六月己未晝見四年正月庚寅晝見七月辛丑晝見五

年九月庚寅晝見六年六月乙丑晝見七年五月戊午晝見七月己酉經
天復見十月乙未晝見　英宗治平元年正月戊戌晝見六月辛酉晝見
二年七月丁丑晝見十二月辛亥又見四年二月丁酉晝見閏三月癸未
晝見五月辛巳晝見七月癸卯八月丁未晝見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
癸酉晝見二年六月壬戌晝見三年五月癸巳九月壬子五年二月癸亥
五月丙午八年三月戊午七月戊寅皆晝見九年十月乙酉晝見十年五
月甲戌晝見　元豐元年四月癸亥晝見三年七月戊子晝見四年七月
己丑晝見六年八月己卯晝見七年十一月乙卯晝見　哲宗元祐元年
六月庚戌晝見十月庚寅晝見三年二月辛丑晝見七月辛未又見六年
四月壬寅晝見閏八月乙丑又見七年十一月辛巳晝見八年四月己未
晝見　紹聖元年五月己酉晝見九月庚申又見二年十一月丙申晝見
三年五月壬子晝見四年六月己酉晝見　元符二年五月甲辰晝見八
月癸巳又見　徽宗崇寧元年六月己酉晝見三年正月癸卯晝見五年
正月十四日太白晝見　大觀二年十一月丁未晝見四年十月戊戌又
見　政和三年十二月辛酉晝見六年十月己丑晝見七年三月辛未晝
見　重和元年十月己卯晝見　宣和二年六月丁丑晝見六年十一月

丙子晝見　高宗建炎元年十月甲戌晝見　紹興元年四月壬申晝見
四年六月庚子十一月戊申晝見經天六年正月壬辰晝見經天十七年
五月辛丑晝見七月辛巳晝見二十八年六月壬辰晝見　孝宗隆興元年
七月丙申經天晝見二年六月戊辰晝見七月庚子經天晝見　乾道元
年三月甲寅晝見乙亥晝見經天二年四月甲申晝見五月甲寅經天晝
見九月庚午晝見三年九月戊子四年五月乙丑晝見與日爭明五年六
月庚寅晝見十一月甲子晝見庚午晝見　淳熙三年五月癸酉經天晝
見四年十一月壬戌又見六年七月乙丑晝見九年六月庚申晝見九月
癸巳十一年五月乙卯十二年六月戊寅晝見七月丁酉經天晝見至八
月壬申始藏十四年六月辛卯晝見七月辛丑晝見　光宗紹熙元年五
月丙子晝見與日爭明四年六月丙寅晝見七月乙丑十一月甲戌晝見
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經天晝見七月己亥晝見四年九月壬寅晝
見　嘉泰元年六月丙午經天晝見十一月己巳晝見十二月己卯經天
晝見三年六月癸亥經天晝見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年五月壬寅三
年十二月乙巳晝見與日爭明　嘉定元年五月甲子四年七月壬戌五
年九月丙午六年二月丁丑晝見七年五月丁丑八月乙巳九月壬戌晝

見九年五月癸酉十年五月乙丑晝見十一月庚辰晝見十二年二月庚
子晝見三月丁亥經天晝見六月辛未晝見辛亥經天晝見十三年九月
甲午十四年三月甲午十五年五月庚戌九月辛未晝見十七年六月丁
卯晝見經天　理宗寶慶元年六月辛卯晝見　紹定五年四月丁丑晝
見　端平二年四月丁亥七月戊戌晝見經天　嘉熙元年二月己酉二
年五月辛巳八月辛酉晝見經天三年十二月辛酉四年二月丁未及淳
祐元年六月庚寅晝見十月戊戌晝見二年十二月壬戌晝見三年七月
己亥四年八月壬辰五年二月辛卯晝見經天六年四月辛酉八月壬子
晝見九月戊辰晝見經天七年十月辛巳九年十二月戊申十一年二月
乙卯七月癸亥及寶祐二年九月丁卯三年十月甲戌四年五月丁未五
年七月己未及開慶元年六月壬寅及景定三年四月庚寅閏九月甲申
五年四月戊午五月乙亥及度宗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四年九月癸酉及
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俱晝見遼史聖宗統和八年十一月丁酉及大
安四年正月甲寅皆晝見金史太宗天會十三年正月辛巳太白晝見凡
四十餘日伏　熙宗天眷二年五月戊子太白晝見八月丁丑晝見　皇
統八年十月甲申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　海陵王天德二年

九月乙亥太白晝見至明年正月辛卯伏不見　貞元二年七月癸丑太白晝見凡三十有三日伏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晝見凡六十七日伏。四年十二月太白晝見凡七日五年二月丁卯太白晝見四年甲戌復見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晝見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晝見凡百有十日乃伏七月庚戌太白晝見凡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丙寅太白晝見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晝見六年四月辛丑太白晝見八十有八日伏，六月太白晝見九月壬子太白晝見百有三日乃伏十月壬子復晝見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晝見十二月戊子復見七年十一月壬申太白晝見九十有一日伏八年三月己丑太白晝見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九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十有六日伏十一年八月癸卯太白晝見。十二年八月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晝見四十有九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晝見十有八日伏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又見百三十二日乃伏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十六年五月甲寅太白晝見五十有四日伏十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晝見四十有四日伏十九年七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十有五日伏二十一年二月戊

戌太白晝見三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十有四日伏八月戊辰太白晝見百二十有八日二十三年十月辛酉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九日乃伏二十四年四月乙未朔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五日乃伏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後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七年六月庚辰太白晝見百七十有三日乃伏七月丙午太白晝見十二月甲子晝見經天二十八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二十九年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二年十一月乙丑晝見五年十一月癸丑太白晝見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復晝見在日後百六十七日爲是經天　承安元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晝見在日後百九十有五日乃伏　泰和三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日後百有十日乃伏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日前七十有六日七月壬申晝見經天八月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壬申太白晝見八年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己丑朔太白晝見　宣宗貞祐二年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

軫。三年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於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　興定元年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三年五月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四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致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吳分。蓋宋境也他國有災吾禳之可乎閏十二月己亥太白晝見於室元史憲宗六年六月太白晝見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又見三十一年四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辰晝見　成宗元貞元年十月戊辰太白晝見二年正月丙戌太白晝見　大德元年六月乙未太白晝見七年九月丙寅太白晝見十年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庚申太白晝見三年三月戊辰晝見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二年七月辛卯太白晝見乙未丙辰皆如之八月戊午朔晝見　延祐二年正月己未太白晝見二月戊子晝見五月庚午晝見六月甲申晝見三年九月癸丑太白晝見六年十月庚午晝見　泰定帝致和元年二月壬戌太白晝見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天曆二年六

月丁未太白晝見　至順二年二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丁未晝見　順帝元統元年正月癸酉太白晝見二月戊戌晝見二年四月戊寅晝見辛巳壬午皆如之五月丙辰晝見七月己酉晝見十月戊辰十二月乙亥皆晝見仍改至元元年十月戊辰晝見三年四月庚子五月戊申戊午辛酉六月壬午己丑庚寅七月庚戌辛酉十月庚午丁亥庚寅辛卯丙申六年六月癸卯己酉辛亥七月甲寅丁巳壬戌癸亥乙丑丙寅癸酉　至正元年正月甲戌乙亥丙子丁丑二月己卯庚辰丙戌二年七月丁酉八月丙午十年七月辛未壬申丁丑壬午八月癸丑丁酉九月癸丑朔十一年十月己丑十一月丁卯十二月丙子丁酉壬寅十二年三月戊辰十三年七月戊辰十五年八月戊寅九月丁丑十八年七月戊申二十一年六月甲辰二十三年二月戊戌庚子五月壬午甲午壬戌七月乙酉丙戌辛卯八月己酉壬子己未二十四年九月乙丑二十五年正月丁卯戊辰二十六年七月甲辰丙午丁未戊申八月辛亥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俱太白晝見宋朱寀燕集輪對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爲王兵而湟湖南安南用兵兹其應也且闇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矣

其實矣敗其占主兵兵戈將動於下則金星先變於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湖之種敗先從事於西戎所以斷匈奴右臂也於是乎復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復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祚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爲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徹樂憂形玉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凜乎有淵水之惧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場將獲事變方啟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爲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所以警惧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爲虞過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踈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於外而專事交結多方待魁以充苞苴軍人愁苦無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閱未始班賞無以激厲誰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

之戰鬪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慕賞爭自奮於功名以遣間諜則冒死不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禽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國所當務也而板築並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也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於公論皆以爲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爲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於一二年之內辦集兹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爲固乎臣所謂藩籬踈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於前日則一以待不虞矣不然困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王十朋梅溪集太白晝見太日晝見久矣乎是日始親君之八月二十六日埋埋太白生東方迫邊殘

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激洪太史占之此何祥戚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六月十五日大風水七月朔日又作八月二十一夜地震自秋七月不雨浙西亦旱蝗疾疫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豈預防雖然並見何以書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殺莊吾皇修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五紀綱內修政事仍外攘讐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豹吾當強[illegible]天戒爲福非爲殃胴勿徒以虛文禳　太白經天史記秦始皇時太白經天東漢書安帝永初五年六月辛丑太白經天　永寧十年之中太白經天　桓帝延熹九年七月丙戌太白經天晉書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經天宋書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經天二十五年正月太白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經天二十九年正月太白經天南齊書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經天齊書天文志梁武帝普通六年六月癸未太白經天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太白經天　太平真君七年正月太白經天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經天　孝文帝太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經天　孝武帝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又經天在秦分

八月丁巳太白經天太白上公經天者陰乘陽也　高宗龍朔九年六月辛巳太白經天　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　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　延和初七月太白經天　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經天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　大曆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　昭宗天復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　五代史唐莊宗長興二年十月壬辰太白經天四年五月癸卯太白經天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經天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經天　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白經天　宋史天文志高宗紹興四年十一月戊申太白經天六年正月壬辰經天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太白經天二年七月庚子太白經天　乾道元年三月乙亥太白經天二年五月甲寅太白經天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經天四年六月辛卯經天　淳熙三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六年七月癸未太白經天九年六月甲子太白經天十二年七月丁酉太白經天八月壬辰始藏十四年七月辛丑太白經天　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太白經天四年九月癸卯太白經天　嘉泰元年六月丙午太白經天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三年六月癸亥太白經天

嘉定十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二年三月丁亥
太白經天六月辛亥太白經天十七年六月丁卯太白經天　理宗紹定
五年五月癸未太白經天端平元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二年七月戊
戌太白經天　嘉熙二年八月辛酉太白經天　淳祐元年十月戊戌太
白經天六年九月戊辰太白經天金史熙宗皇統七年正月丁亥太白經
天七月己巳太白經天八年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　天德四年正月癸
卯太白經天五月己亥太白經天丁巳太白又經天十二月乙卯朔太白
經天閏十二月己亥太白經天　海陵王貞元二年正月辛丑十二月乙
卯太白經天閏月乙酉太白經天三年正月庚申太白經天　正隆三年
九月己未太白經天至明年二十一日不見　世宗大定三年六月辛巳
太白經天八月丙寅太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一月庚寅太白經
天十二月丙子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經天六年六月辛巳太
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月壬子太白經天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
經天十二月戊子太白經天十四年三月丙辰太白經天凡二日而沒六
月己未太白經天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太白經天二十七年七月丙午
太白經天　章宗承安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經天　泰和六年五月庚戌

太白經天壬申太白經天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己丑太白經
天　宣宗興定三年五月壬子太白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六年七月
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戊子太白經見
四十五日三十一年九月丁巳太白經天　成宗元貞元年十一月甲戌
太白經天　大德元年十月戊午太白經天十一月戊子太白經天十二
月甲辰太白經天二年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三年正月乙巳太白經天
七年十月丁亥太白經天十一月己未太白經天十二月丙戌太白經天
九年七月甲寅太白經天十月丙戌太白經天十二月壬申太白經天
武宗至大三年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庚辰癸未壬辰俱太
白經天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庚寅太白經天二年七月丁巳太白經天
延祐二年二月癸巳太白經天三年九月丙寅太白經天　英宗至治
元年六月辛酉太白經天十月甲辰太白經天三年五月戊戌太白經天
泰定帝泰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太白經天三年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四
年閏九月己巳太白經天　明宗天曆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　文宗
天曆二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至順二年五月辛丑太白經天　順帝元
統二年二月丁亥太白經天四月丁丑太白經天七月己亥太白經天甲

辰亦如之丙午復如之庚戌太白經天癸丑太白經天甲寅亦如之八月
丙辰朔太白經天丁巳戊午己未亦如之癸亥丙寅戊辰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丁丑己卯庚辰壬午皆如之　至元元年十二月甲子經天丙寅經
天丁卯亦如之庚午經天壬申亦如之戊寅經天二年二月甲申太白經
天六月庚午太白經天辛未亦如之甲戌乙卯復如之七月癸卯乙巳丙
午甲寅壬戌癸亥甲子十一月丁酉己亥丁巳戊午癸亥甲子乙丑四年
十二月癸卯己酉庚戌辛亥丙辰五年七月甲戌乙亥丙子戊寅乙酉丙
戌八月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寅甲辰九月戊午己未至正二
年五月甲申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庚辰丙戌辛卯壬辰甲午庚子辛丑十
三年九月壬辰十月庚子十五年閏正月丙辰五月癸丑六月癸亥皆太
白經
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七　十九庚

星

占太白星

西漢書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進晦乍北乍南過期迺入辰星出四孟晉灼曰常以四仲出四孟為易主之表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榮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武帝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昭帝始元中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戰死者後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入太微西蕃第一星北出東蕃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東漢書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之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后　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明帝崩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焦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兵至昆陽為光武所破漢將鄧曄等進攻京師十月殺莽大兵蹈籍宮庭之中更始入長安復欲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庭是其應也　和帝永元二年九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其年竇氏被誅太后失勢九月在南斗魁中為大將死　孝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己亥太白入斗中占為貴相凶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補注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有屠〕

〔戮者以占為明皇任尚所能戮也〕元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大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王四年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與鬼疾在女主　延光二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天赦五月癸丑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口為馳人走又曰有中喪四年四月甲辰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九月甲子入斗口犯昴畢為邊兵一曰大人當之輿鬼為大喪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時大將軍耿寶等搆譖太子保廢之以北鄉侯懿代四年帝崩立北鄉侯侯病薨寶等不欲立保徵諸王子擇所立黃門孫程等共誅江京閻顯立保為天子是為順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也　順帝永和三年二月辛巳戊子太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太白晝見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　漢安二年正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八月順帝崩又明年沖帝崩　質帝本初元年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帝為梁冀所鴆崩　桓帝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後四年梁后崩梁冀誅猛立為后恩寵甚盛　延熹九年七月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後一年桓帝崩太傅陳蕃等誅宦官不克皆枉死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因晝見經天犯心前星輿鬼質星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入輿鬼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　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年陳蕃竇武等被害　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宋書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為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

月文帝崩八月吴遣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吴將張霸魏明帝大和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則宿爲小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遣大將軍司馬懿距退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吴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九錫授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　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後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宣帝爲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吴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九月亮卒軍退將帥分爭爲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此宜在熒惑南也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對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司馬懿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帝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晉反楚兵悉起三年六月戊戌太白犯井鉞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爲燕燕臣強有兵時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發兵距守宣帝滅之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畢

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使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許人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至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齊王正始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強八月梁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安東將軍邢巒大破之宿豫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萬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謀不成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至於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爲亂人君憂至景元元年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　吴志吴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吴魏並有兵事也晉書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吴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至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軍孫晧面縛請死吴國遂亡

晉惠帝元康三年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後趙王殺張華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纂盜以至屠戮以亂伐亂兵喪臣亂之應也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占爲不臣爲更王七月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是秋守太微占曰天下擾兵大起國亂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拒二王二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箕將軍與民人爲變箕女主憂一曰天下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淵石勒李雄等並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及光熙元年惠帝崩終無繼嗣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

而北是謂返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三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憂二年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己未太白犯歲星在翼占曰爲兵亂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大旱四月石虎掠騎至歷陽朝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蕪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征西將軍庾

亮遣軍雖退之六月昇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同晝見占曰斗為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象晝見為不臣又為兵喪三年石虎僭稱天王四年虎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皝國蓄臣五年王導薨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為兵饑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遣其人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翼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為兵為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賊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收咢棄城投江死於是內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寄諸軍至武昌乃遣七年慕容皝自稱為燕王九月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皝政憂其實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明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晝見以琴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占曰為臣彊為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占曰人主憂八年六月成帝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

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沒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餘人七薊東謀慕容皝二年正月壬午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為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也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為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三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為喪兵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在趙及為兵喪女主憂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稱皇帝尋病死是年褚裒北伐喪衆又尋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朔會廢樂丙申犯左執法乙丑犯左執法占曰為喪為兵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為兵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晝見在南斗占同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為庶人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戎晉十萬數各還舊土互相侵略庚子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及疾疫死亡能達者十二三是年桓

溫輒以大衆求浮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懼八年豫州刺史謝尚討張遇為苻雄所敗殷浩北伐敗被廢十年桓溫伐苻健不克而還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曰大臣有誅五月乙未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占曰國有兵戊子犯右執法占同上八年六月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為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十一年八月乙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河津不通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溫伐苻健遂周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軫楚之分也二年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憂十二月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七月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為邊兵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先是二年五月關中氐帥殺苻生立堅十二月慕容俊入屯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薨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

潰而歸除名為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俊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四年六月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為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六月丙寅太白晝見占曰人君惡之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討鮮卑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亦及東胡侵逼兵役無已三年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為朝廷有兵喪為臣彊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災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二年正月太白入昴後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又換司鎮幽并四州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其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帝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庚希入京城盧悚入宮並誅滅之　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掩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為爍為兵喪後苻堅代涼州

晙之虜張天錫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後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代涼州破之虜張天錫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
井占曰秦地有兵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
泣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
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
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
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
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為其將姚萇所殺七
月丙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
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為姚萇所殺十二
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為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十一
年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
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
見十五年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為軍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
月孝武帝崩　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誅王國寶朝廷
從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十九年十月癸

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為飢為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
兵顧王國寶之罪朝廷斬之是後連歲水旱民飢二十年七月丁亥太白
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為兵喪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入天
囷占曰為饑　安帝隆安元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
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二年閏月太白
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星占憂同上是年正月
楊佺期破郗恢奪其任殷仲堪又殺之六月鮮卑攻沒青州十月羌賊攻
沒洛陽桓玄破荊雍殺殷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沒會稽殺內史王凝
之劉牢之東討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四年十二月太白在斗
晝見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　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
諸侯因晝見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是兵飢一曰災在
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是月丙寅太白掩右執法九月
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賢者誅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
太白犯泣星占曰大臣誅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曰賢者誅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先是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
后至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遷帝東下義熙元年三月丁酉太白犯

東井占曰秦有兵八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人憂十一月
丙戌犯鉤鈐占曰喉舌憂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三年五月己
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太白犯左執法己卯奄哭
戲占曰有大兵次年姚萇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為所破十二月辛丑太白
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四年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
卯又犯左執法占曰天下饑五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
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次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六年
正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乙未太白犯少微占曰有邊兵
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八月壬午太白犯軒
轅大星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曰有邊兵
七年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曰益州兵饑先是七月朱齡石剋蜀
蜀民尊又反又討滅之八年誅劉藩謝混滅劉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誅諸
葛長民十一年討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破之也八年之
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十二月犯南河占曰兵起
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十一年六月乙未太白
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八月庚申順行從右

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占同上十二年五月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
始封劉裕為宋公六月壬子太白從行入太微右掖門占同上十四年三
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占曰七君之戒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
丁巳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
經天人更主異姓興又晉自安帝義熙元年至恭帝元熙元年太白經天
者九革代更主臣失君之象也宋書武帝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
占為兵喪為臣彊三年五月宮車晏駕壽遣兵出救青司其後徐羨之等
秉權臣彊之應也十月太白犯填星於亢亢兗州分又為鄭占曰大星有
大兵金土合為內兵三年索頭攻略青冀兗三州禁兵大出兗州失守虎
牢沒　文帝元嘉六年八月太白犯軒轅明年皇后崩二十二年七月太
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二十八年五月太白犯哭星三十
年太子巫蠱咒詛事覺遂殺害朝臣　孝建元年荊江二州反皆夷滅卷
舌咒詛之象南齊書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
占曰七曜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為主又自
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主異姓興孝建二
年至升明二年太白經羽林三占曰國殘更世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

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後九年大饑
至大明八年東土大饑民死十二三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
歲星占曰有藏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誕反誅三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占
曰大臣有反者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聲自後六宮多喪
公主薨亡天子舉哀相係歲大旱民饑四年六月太白犯井鉞占曰兵起
斧鉞用大臣誅五年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太白
犯輿鬼占曰大臣誅斧鉞用人主憂十月太白入氐中熒惑入井中占曰
王者亡地大赦兵起爲饑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譖亡
年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太白犯東井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
七月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起大將誅人主憂財帛出八月太白犯軒轅少
民星占曰人主憂哭泣之聲民饑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國不
安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誅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饑八年四月太
白入東井入太微犯執法占曰執法誅近臣起兵國不安 明帝泰始元
年十二月乙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動乙亥白氣入紫宮占曰有喪
事明年羽林兵出討昭太后崩二年四月壬午太白在月南並出東方爲
犯占曰有破軍死將王者亡地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穀貴十一月

癸巳太白犯房占曰中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內兵大出六師親戎昭太后
崩大將殺孝祖爲南賊所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以熒惑犯右執法自解
不許九月諸方反者皆平多有歸降者後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兗州並爲
虜州沒民流之驗也彭城宋分也是春穀貴民饑明年牛多疾死詔太官
停宰牛四年四月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恐之六月壬寅太白犯輿
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五年十月丙申太白犯亢占曰收
斂國兵以備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揚州桂陽王休範爲揚州揚州
收斂後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驗也七年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並見殺
時失淮北立戍以備防北虜後三年宮車晏駕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
丙申太白入角犯歲星占曰角爲天門國將有兵事占於角太白與木星
會殺軍在外破軍殺將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爲天子宿宮太白兵山之
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
第三星占曰大人當之國易政十月丙戌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來
入宮者四年四月丙子太白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晝
見午上光明異常占曰更姓 順帝昇明元年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
經天占曰更姓 東昏侯永元三年十一月甲寅太白與辰星俱見南方

是日荆州刺史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起兵後即帝位是爲和帝 南史梁
武帝天監十三年二月丙午失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隋書天
文志皆通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明年
三月改元大赦 陳帝本紀永定二年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
失勢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 文帝天嘉四年
九月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
君死不死則廢又曰天下受爵祿其後安成王爲太傅廢少帝自立改官
受爵之應也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改
立侯王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爲女主憂 海臨王光大二年九月庚
戌太白逆行與鎮星合在角占曰爲白衣之會又曰所合之國爲亡地爲
疾兵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更政易王十一月戊子太白入氐在角
其年帝廢 魏書太祖天興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晝見經天九月
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爲諸侯之誡犯五諸侯所以興霸形也是時桓玄擅
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幸以干君之明而代奪之故皇天著誡
爲 天賜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鈐皆南鄉之論也火象方伯金爲
諸侯少微以官賢材而輔南宮之化執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天

祿去公室所由來漸矣始制奪其賢材以爲其本朝終以干其餘館而虜
其威令焉呈三年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齊分也占曰其國以戰
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晝見奎是謂武稱王師而干君明
者占曰天下兵起魯邾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婁徐魯之分也
四神聚謀所以革衆暨之政定霸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晝見于參天意若
曰是將自植攻伐以震其主而代奪之云爾 明元帝永興二年八月壬
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有亂易政女主憂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
曰且有獄其霸刑以戰社稷之衛而專威令者微在南朔三年七月甲申
太白犯土于井占曰其國內兵有白衣之會 神瑞二年四月太白入畢
月犯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邊將憂魏邦受之八月與木合于翼占曰
且有內兵魏邦受之是月入自掖門掩左執法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
諸侯 泰常元年六月由右掖門入太微三年八月犯軒轅占曰國有喪
女君受之後貴人姚氏貴嬪杜氏皆薨九月犯右執法六年十月乙酉與
土關于亢占曰內兵且喪更立王公又兗州陳鄭之墟也有攻城野戰之
象焉 泰常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時謂亂紀革人更王 世祖
始光四年五月辛酉太白合於西方占曰兵起大戰 太武帝神嘉元年

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且興。彊國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計。遂降高車以實漠南。闢地數千里。云。三年三月至十月再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之君或罹兵刑之難者。且歲鍾四年與火入東井。五月犯天關。天關外主硤山河之險。窮焉。占曰兵革起。八月入太微。赤君自將兵象。延和元年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國近期三年。閏月戊寅犯五諸侯。占曰四滑起。官兵起亂。太平真君五年五月太白入軒轅。占曰有反臣。是年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誅。七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兵起有大戰。時上討吳黨於河東。羣之遂幸長安。二月吳軍敗績于杏城。隶馬適去。復收合餘燼。八月乃夷之。九年七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明年皇子晃薨。高宗太安二年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四年三月太白犯房。房宋分。占曰國有變臣有亂。五年六月犯鉞。占曰兵起。吏正相。是歲二月司空伊馛薨。後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饑旱。明年改年爲和平。復討吐谷渾什寅。遂絕河窮躡之。會軍大疫乃還。和平元年四月太白犯東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亂。十月入氐。占曰兵起。後宮有白衣會。二年九月犯南斗。斗吳分。占曰君死。更政大臣有誅者。十一月太白犯填。填女君也。且曰有内兵白衣會。三年十月太白犯歲星。歲爲人君。而以兵喪干之。且有死君基紘之禍。六年四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專殺諸侯者。五月上崩。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寶年等。又害司徒平原王陸麗。皇太后定策誅之。太后臨朝自馮氏始。顯祖天安元年正月戊子太白犯歲星。歲農事也。肅殺干之。是爲稼穡不登。八月丁亥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節。馬牛多死。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貴人將相有誅者。十一月己酉太白犯歲星。或曰歲爲諸侯。太白主兵刑之政。再干之。事濟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旱饑。十月宋氏六王皆戰死。明年宋師敗于呂梁。江南阻饑。斗且大疫。其後東平王道符擅殺副將及雍州刺史據長安反。詔司空和其奴討滅之。九月詔賜六鎮孤貧布帛。宋主以後宮服御賜征北將士。後歲夏旱河決。州鎮二十七皆饑。尋又天下大疫。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十月火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宥者之刑用是歲六月月犯井。十月又犯之。皇興元年正月月犯井北轅第二星。八月入軫之。占曰貴人當之。有將死。水旱祥也。適宥作亂之明年。司空和其奴太宰李峻皆薨。獻文帝皇興元年四月太白犯鎮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是時

鎮南大將軍尉元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略定淮泗。明年徐州群盜作亂。元又討平之。後歲正月上黨王觀西征吐谷渾。又大破之。十一月又如之。是爲宮内有憂適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宮。四年誅濟南王慕容白曜。明年上避太子位。傳位太子。高祖延興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歲星在角。丁卯入氐。太白有母后之戒。主兵喪之政。以干君於外朝。而及其宿宮。是將有劫殺之虞矣。五年三月癸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盡發。承明元年五月乙亥太白與火入軒轅。庚子相遇同光。皆后妃之讁也。天若言曰母后之釁幾貫盈矣。人君忘祖考之業。慕匹夫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時獻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實有鴆毒之禍焉。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熒惑在張。南國之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興。有軍大戰。入主死。十一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畢。畢又邊也。是歲蠕蠕寇邊。明年齊將陳達伐我南鄙。陷灃陽。閒歲而齊君子子響爲有司所御。逆憤怨而反伏誅。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譴也。天象若曰軒轅以母萬物。而后妃之母兆人也。是閒多機。復將安用之。其物類之感。又稼穡之不滋候也。是歲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明年州鎮十五皆大饑。詔開倉賑乏。閒歲太后崩。是歲月三入氐。金又犯之。占曰陰陽不和。不爲水患且大旱。其後連年九陽。而吳中九歲霖雨陽緣也。十二年七月太白犯左角。角爲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人君惡之。次年有子響誅。閒歲而齊室亂。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大喪疾之祥。占曰國無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十二月壬寅犯填。占曰金爲喪祥。后妃受之。十三年太白三犯熒惑。金火相鑠爲兵喪。爲大人之譴。天象若曰宿宮有兵喪之政。盛大者脩而殘之。處其寢廟之中矣。十四年八月太白晝犯軒轅。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菅蘿從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黎。無知感焉。自九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葬出紫宮之驗也。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十七年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擅刑以殘賊諸侯者。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殺二君而自立。於是高武諸子王侯相次誅夷。雖繼體相循。實有篡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世宗景明二年正月己未與火俱在奎。光芒相掩爲兵喪。爲逆謀。大人憂之。野有破軍殺將。奎徐方也。十一月甲寅太白與水俱出西方。占曰東方大敗。時蕭衍已據夏口。平潯陽。遂沿流而東。齊主之師連戰敗績。於是長圍守之。十二月齊將張稷斬東昏以降。又戰主之徵。三年三月太白與水合

于須女女齊分金水合為兵誅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占為人君有
白衣之會　永平元年六月庚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柳柳為周分且占曰
有内兵以賊諸侯八月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恐不見容遂舉兵反以
誅尚書令高肇為名與安樂王詮相攻于定州後太師彭城王勰于禁中
愉亦死之二年四月乙丑太白入鬼去積尸一寸又以兵氣干之僵死之
祥也踰逼者事甚鬼主騎亢之戎五月太白犯歲星光芒相觸占曰兵大
亂歲饑不出三年三年九月太白犯執法是歲八月領軍于忠種戮僕射
郭祚九月太后臨朝溢放日甚垂逼幸清河王懌其後羽林千餘人焚征
西將軍張彝宅毒死者百數朝廷不能討於是大赦原羽林亦譬室之敗
也　延昌二年二月太白失行天關北占有關梁之兵道不通明年正月
肅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將任大洪帥衆寇關城八月犯軒轅九月掩右
執法又犯之是為大將軍有罹刑辟者先是二年徐玄明新大將張稷來
降及高肇出征退亦就戮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為吳分占曰大兵起
　熙平二年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戮七
月太白犯角甬天門也是為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成破軍新將是月侍
中元义譎幽太后于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懌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

又不克遇害明年春衛將軍奚康生謀討义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
伐氐官軍敗績　正光元年四月庚戌太白與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
王業易君失政大臣首亂將相戮死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犯越相距三
寸占曰將相攻秦國有戮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在張翼歲大占
曰有暴酷之兵張河南也二年正月癸卯與木相犯于牛十一月戊申相
犯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為婺妾牛為農夫天象若曰是將罹以飢戎而
喪其耕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波及齊吳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
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曰大戰不勝貴
人有來者其謀不成　節閔帝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
間容一指戰祥也十月甲寅與火歲土聚于觜參甚明大晉魏之墟也且
曰兵喪並起霸君興焉是時勃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　西魏孝武
永熙二年九月甲寅太白與火合於軫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謂相
鑠不可舉事用兵翼軫南宮之舊又荊州也東魏孝静天平四年六月太
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元象元年三月壬申與月合相距一
寸大戰之祥也月象鐘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勝焉七月癸亥太白犯
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土將有封戮之戰且占曰其分亡帝五年六

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漢静帝興和二年十一月甲戌
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氐鄭地也　武定四年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
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將戮屛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
人破落汗拔陵反臨淮王彧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於秦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落
周起上谷其後鮮于脩禮反定州王師比歲北征冀方大震既而葛榮承
之竟陷河北五年二月日在參觜參五申東井熒惑八月又軍之閒月
月在依翼再雷軒轅太微占曰六起士卒多遁走一日上卒大聚又皆散
祥也是時微調驟起兵相殆藉又有招內外戒嚴將親征自二月至六月
兵大赦天下十月月在畢晝昴畢皆參後年秦又大赦　齊武成帝河清元
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與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質用其年十月壬申冀
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于鄴市又其二年殺太原王
紹德皆斧質用之應也四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
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甲為齊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絶行其分有兵
喪改立侯王國易政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大臣
出令又曰皇后失勢　天和元年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相去七寸

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
貴薨大臣當之驗也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軒轅第一星占曰將軍
惡之七月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又曰亂臣
在内有屠城　建德二年四月太白掩西北星又掩東北星占曰國有憂
九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執政誅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填星在尾占曰
填星為女主尾為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宣政元年七月己未太白犯軒
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宣帝崩隋氏受命廢楊后為平樂公主餘四后悉
廢為比丘尼八月庚辰入太微占曰為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
國有憂其後趙陳等五王為執政誅大臣相殺之應也　静帝大象元年
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
死吊死則疾又曰天下爵禄皆高祖受命群臣分爵之徵也北史胡僧祐
傳僧祐姪長粲後主踐祚除趙州刺史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
大赦和士開奏閑語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
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
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虚名竟不之國刺史專
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粲死焉隋書天文志大

業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強爲革政爲易王右僕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帝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子爲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驗也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庚午太白晝見占曰兵起臣強九年太白經秦分傅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累我 貞觀十二年閏十二月辛巳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十六年五月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入太微又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閒漢高麗地也太白爲兵亦罰星也（新唐書李君羨傳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高宗顯慶元年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秦有兵 龍朔三年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占曰君失政大臣有誅 上元二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占曰將軍凶 儀鳳二年八月辛亥犯軒轅左角左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睿宗神龍三年五月戊戌太白入輿鬼中占曰大臣有誅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甲子太白襲月占曰太白兵象月大臣體 開元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占曰斧鉞用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庚子太白入南斗是日朱泚自幽州入朝 大曆七年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占曰秦有兵己丑入太微

占曰兵入天庭十一月庚午太白入氐中癸未入房占曰白衣會不曰犯而曰入蓋鉤鈐閒九年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占曰憂在後宮九月辛丑入南斗占曰有反臣又曰有赦 憲宗元和十一年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僇臣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因晝見至于七月以歷度推之在唐及趙魏之分占曰兵起四年五月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因晝見至于九月占曰相凶 文宗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占曰大臣相譖 昭宗天復二年五月甲子太白襲熒惑在軒轅后星上遂犯端門又犯長垣中星占曰賊臣謀亂京畿大戰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隱占曰兵聚其下又曰山摧石裂大水竭 天祐元年二月壬辰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鋭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有火災胡兵起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婁占曰荊楚有兵時李重進以揚州叛討平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戊戌太白入氐占曰有兵次年河北用兵 端拱四年十月乙丑太白犯南斗魁第二星占曰將相憂明年右驍騎大將軍張遜卒其年冬宰相李沆等三人罷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癸酉太白犯角左星占曰有兵戰不勝將軍憂踰年虜寇河

閫副都部署康保裔戰死二年十一月丙午太白入南斗占曰丞相憂明年宰相向敏中罷六年四月庚辰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有黜者是秋兗王薨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太白犯南斗占曰外國有使至又曰有赦令其年契丹使來求和赦河北二年九月丁未太白與熒惑犯太微上相占曰丞相有免者明年宰相寇準罷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壬戌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有出者明年參政趙安仁罷五年十月戊申太白犯箕占曰後宮有大慶其年立皇后 天禧元年八月甲午太白犯房次相占曰將相有大憂明年徐王薨十月庚寅犯進賢占曰卿相有憂明年宰相向敏中卒 仁宗天聖五年九月辛丑太白犯靈臺占曰日官失職水旱失時乙巳犯明堂占曰天子易宮宜避正殿正寢以順天道 皇祐四年十月丙子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 嘉祐元年十月丁巳太白入氐占曰天下疫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木占曰爲戰陣大將有憂且飾兵備六年六月乙卯太白犯畢距星占曰邊兵動大將危屬趙冀之分宜備河北七月己丑犯土經井十二度占曰秦分兵饑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木占曰爲饑爲兵營室衛分六月丁丑犯火在翼一度半占曰內有盜臣又爲兵事翼楚分也七月己酉太白經天復見占曰兵喪民災臣不順命不軟則

四夷大動璽夷來使十一月癸亥犯罰占曰刑罰有所未中八年四月乙丑太白犯木在胃占曰趙分兵饑 英宗治平元年七月壬申太白犯輿鬼占曰兵革動孕婦多殰屬秦分十月丙申太白入氐占曰糴不時春糴貴宋分疫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木占曰爲兵飢亦主后妃有憂戊子犯土在張五度占曰太子不安周分有兵十二月癸卯犯火壁危四度占曰有兵謀事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熒惑主兵客敗主勝或防逆謀三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填主分兵五年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主兵起將有咎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主相有咎亦主兵喪七月丙寅犯南斗距星主國有兵事亦主外國有使來八年三月庚寅犯填星主燕分兵閒四月甲戌犯輿鬼西北星主大將憂民多疫七月癸酉犯歲主秦分飢

元豐元年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主大臣互譖毀外國有使至三年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主邊兵敗五年三月丙戌犯填主兵戰女主災七年十一月甲寅犯歲主大將凶八年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軒轅黃帝之神黃帝之體后妃之主土職令太白行犯以所主占之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戊申犯熒惑主兵起七年十二月壬戌犯雲雨主有雨澤萬物成八年四月乙卯犯熒惑主兵起六月乙酉犯諸王東第二星主宗臣

憂　紹聖元年十一月丙午犯西咸第一星主兵三年二月庚戌犯鼎主大赦七月壬辰犯東井將軍悉之先起兵者敗又主有大水九月丙午犯填主楚分有兵　元符元年十二月乙未犯熒惑主大兵兩國敗二年十月乙巳犯填主鄭分飢及後宮憂三年九月丁亥犯南西第二星主小人在位兵車欲興　徽宗崇寧元年六月庚辰犯進賢主賢者黜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主胡王死又主臣有謀易政令七月戊戌犯積薪主大旱民流十一月庚寅犯辰主國不安先起兵者凶四年八月庚辰犯罰主貴罰失平　大觀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主陣蔽四月戊午入井主政急民流十二月己酉犯熒惑主君病太子憂二年正月甲寅犯歲主大戰民饑王者有賊三年五月辛亥犯天狗主陰謀四年二月辛巳犯歲占同二年十二月壬申十一月庚寅犯天江主水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犯填主兵饑太子不安十二月乙未犯填占與元年同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主凶　宣和二年十月己卯犯熒惑主君亡天下兵起五年五月甲寅犯鬼主有兵謀十一月庚午犯房主人君將相憂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主邊兵起民饑七月乙未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主亂臣在內兵起大臣將軍誅六月

辛丑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十一月庚午犯亢主君自將兵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太白入太微垣占邪臣伏誅次年誅范瓊閏八月丙戌太白犯心前星占兵興殃在貴人又主王者惡之次通明堂繞一舍帝甚懼四年八月辛卯太白犯五諸侯占將相憂九月趙鼎罷　紹興五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壁壘陣占兵起八年五月辛卯太白犯畢帝謂輔臣曰金星犯畢占邊有敵兵當諭張浚令諸帥戒飭守邊者明年酈瓊殺呂祉以其軍降劉豫八年十二月戊午太白入羽林軍占天子以軍自守十七年九月己卯太白順行入太微垣占屬楚地於是漳州盜起三十年六月壬申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明年虜亮入寇
光宗紹熙三年八月甲辰太白犯權左角少民占曰女后宗族災又云大臣當之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死政急民流嘉定十年七月乙酉太白犯角占天下大戰道路不通是冬金虜寇四川明年山東李全來歸十二年六月庚辰太白順行入井占大水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是歲莫簡反於蜀金史海陵王正隆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海陵問司天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言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賊固不能無也是歲海陵南伐遇弑　元虞集太白星贊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煒煒其輝輔日而行歛爾光芒順爾執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執出入厥有常經捺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用
祭景福來報

禳金星

星宿神殺類金星爲災用帛二尺五寸硃砂五十水銀二十茯苓三文人參三文以綿纏裹之還四方爲福 青背紐
去 金星爲灾念金剛經及境於蘇合香著黃衣帶真珠金硃砂雄黃等不得喫酸熱物用黃絹四尺餬餅雜菓一盤寒餅一盤香爐酒一盞金錢七百貫免災元經端學長齋集 祭金中臨本命 惟神體乾之剛肅秋之令凡百照臨軌敢不敬工祝致告載敷休祥 人日元臨本命 惟神金星之精盛靈閟如三宗之男命司于戌神所照臨而祈陰護虞集道園學古錄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秋威以躋雖殺肅嚴弋鉞利厲尚章而從降福

孔皆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怨孰遏茅我吭禱毋敢凌越兌爲白虎星雖至武其德爲金威怒孰禦白旂素車象德以祈風其從之百祿是宜於蒐眈眈爲兌之神爲素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木性東榮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微於蒐眈眈員陽若闔聿義從仁祈報斯禱　昴畢之上其象惟虎有摅其武在西之漸金德是司爲義爲刑尚歆其承美疢用寧主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金星本命公本年命攝北文迎神 瀕灝圜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踖通百楔歲事告成犧牲多儀來享克誠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敬恭其儀神歸匪遐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歆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
還福以時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江吉壽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十九庚

汀 洪武正韻他經切。水際平地。亦作町。又敬韻。許慎說文。汀平也。从水丁聲。他丁切。汀或从平。徐鍇通釋。水岸平處。京師南九里。汀它寧反。顧野王玉篇。水際平沙也。洲也。丁度集韻。水平。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或从亭。作渟。又唐丁切。水上曰渟。汀。又待鼎切。汀濘。泥淖也。又他定切。汀瀅。小水。婁機廣干祿字。汀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透母。〔篆〕統聲。汀。隸省。〔篆〕或从平。町。隸省。〔篆〕从亭聲。渟。隸省。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州名。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改南州。宋復汀州。宇潾博義。特丁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透京切。作渟非。釋注見去聲。町亦从平為意。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汀。

町 洪武正韻他經切。同上。

篆書 〔篆〕說文 〔篆〕〔篆〕並集韻 〔篆〕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篆〕並徐鉉篆韻 〔篆〕高勉齋學書韻總 〔篆〕〔篆〕〔篆〕〔篆〕並六書統

隸書 汀 町 渟 並六書統

草書 汀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長沙汀 郴縣志。盱眙縣長沙汀。長一里餘。高丈。淮水泛漲。賴以捍禦。蘇軾詩云。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是也。

鄱陽汀 吳興志。鄱陽汀在縣北一十五里。宋鄱陽太守沈雍之開。餘英志云。今廢。淤舊編。即以為九里渚。下渚湖。非也。

九里汀 建康志。九里汀在城東南五十里東。下有秦淮瀨田五百二十頃。實錄。吳寶鼎元年。後主在武昌。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封於九里汀。即此處也。金陵新志。戚氏云。城南大路過鄱公橋。行長堤一道。凡九里。直達秣陵鎮。兩旁有深溝。有田地。名九里汀。

水確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黃祭江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橋江汀 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王家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葑泥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胡家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棠黎汀 池州志。在青陽縣。

長汀 宋陸放翁長汀道中作。晚過長汀驛。溪山乃爾奇。老夫惟坐歎。造物為陳詩。烏送穿林語。松垂拂澗

枝憑安久忘發不是馬行遲宋攻媿先生文集諸塋拜掃晚歸長汀 雨意早垂垂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點道上不成泥綠柳挑相映黃花麥與齊迂回餘百里喜見舊松隄滕甫征南錄次長汀壁間韻蝶戀花 葉底無風池面靜掬水佳人拍破青銅鏡殘月朦朧花弄影新抓斜押烏雲鬢拍索闌懷添酒興旋擷園蔬隨分成盤飣說與翠微休急性功名富貴皆前定 再和 晝永無人深院靜一枕春酲猶未快臨鏡簾攏新蟾光射影速忙掠起髮鬆鬢 對景沉吟嗟沒興薄倖不來空把盃盤飣休道婦人多水性今宵獨自言無定

橫汀 紹興府志橫汀在上虞縣東山側晉謝氏所居

雲汀 韻府群玉鶴下雲汀近杜

雪汀 宋陳璀雪汀詩 誰把平遶水上開坐看飛絮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沸應怯幽人此地來 劉理雪汀詩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南臺冰凘四面寒光合疑有飛僊月下來 蘂豐雪汀見二鷗三鵲對立 二鷗三鶴羽毛鮮立在方沙更可憐全似爛柯棊勢裏白棊初讓黑棊先 劉基題雪汀圖 天迷迷地茫茫雲垂日白江水黃跂烏凍縮龍走藏雪花如月開梓桑彼何人斯一葉航手持釣竿詠滄浪滄浪倚逍遥天風吹入瑤池去青女素娥應見招

柳汀 宋陳璀柳汀詩 密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蘸烟條暑天要此清涼地欲往何辭度小橋 劉理柳汀詩 江渡隨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閒舞東風拂畫橋

楚汀 韻府群玉風度楚汀秋杜

鶴汀 韻府群玉鶴汀鳧渚滕王閣記

濘汀 韻府羣玉猶倚鱗之遊濘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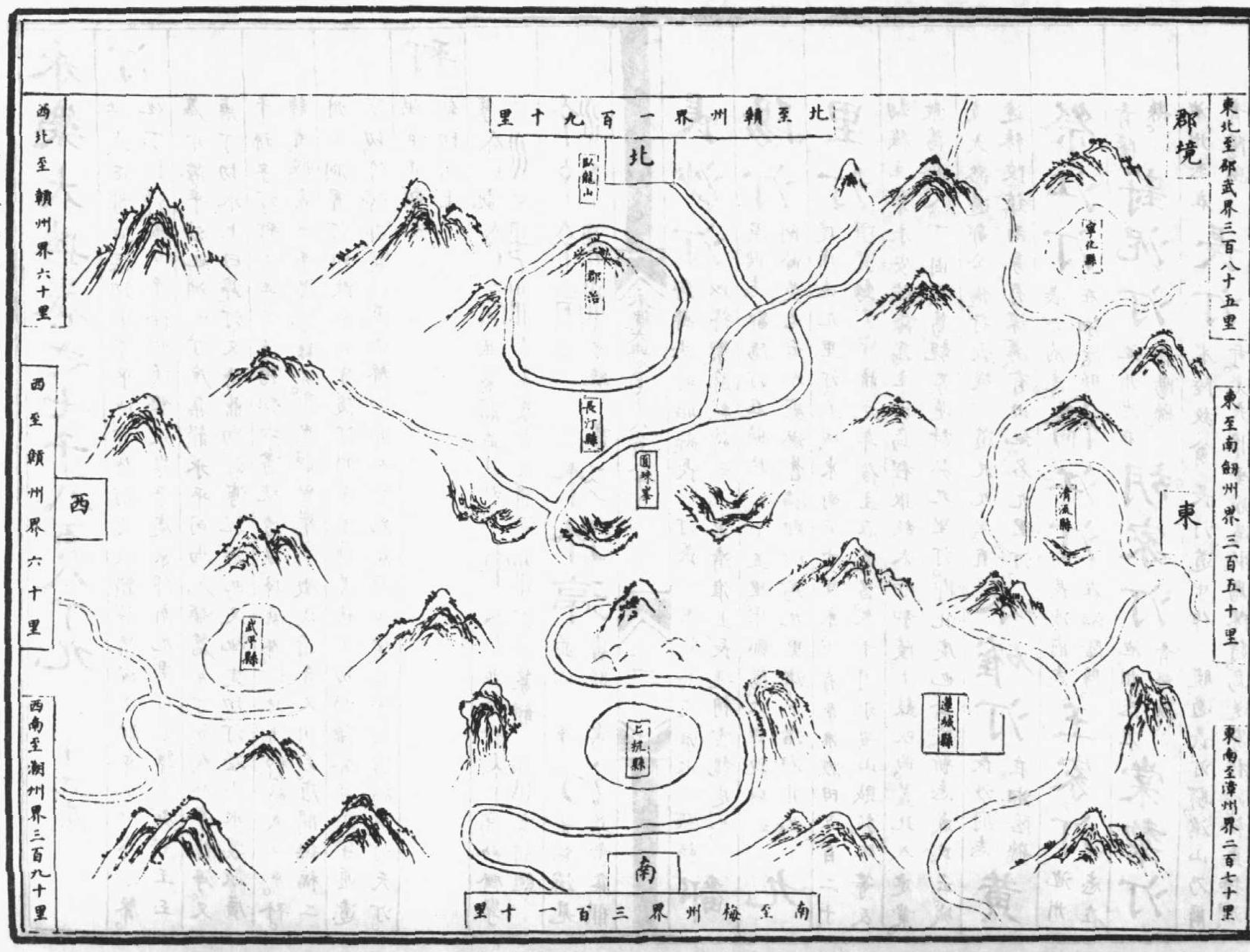
直汀 方巨山直汀晚宿 沙頭新雨沒潮痕獨立蒼茫欲斷魂如以長江限南北何堪醜虜共乾坤中年歲月庚飛鳥舊隱文移驚夜猿鷗鷺不能知許事烟寒袖手與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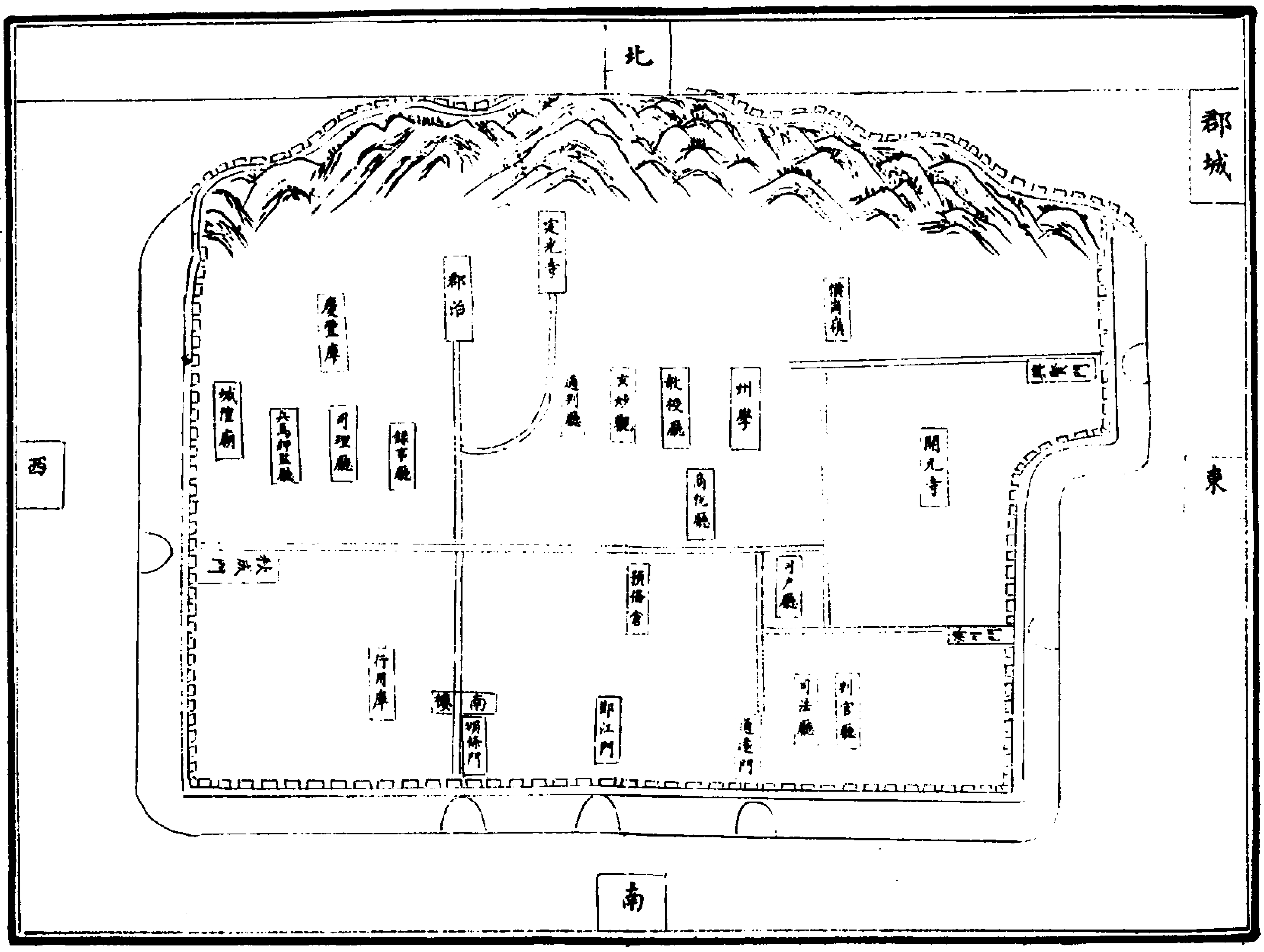
寒潮落汀 唐吳融西陵夜居 寒潮落遠汀瞑色入柴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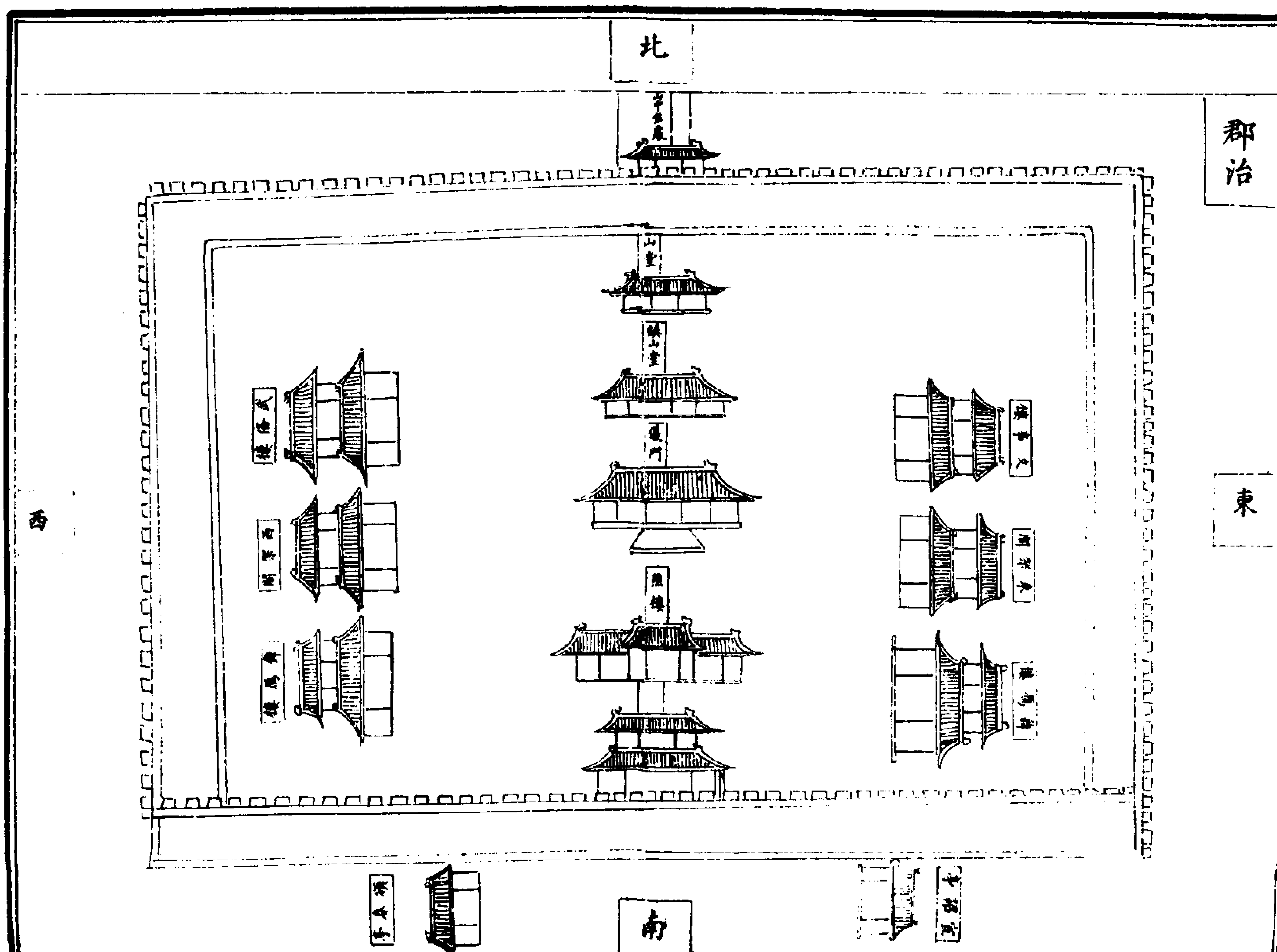
漱晚汀 唐杜子美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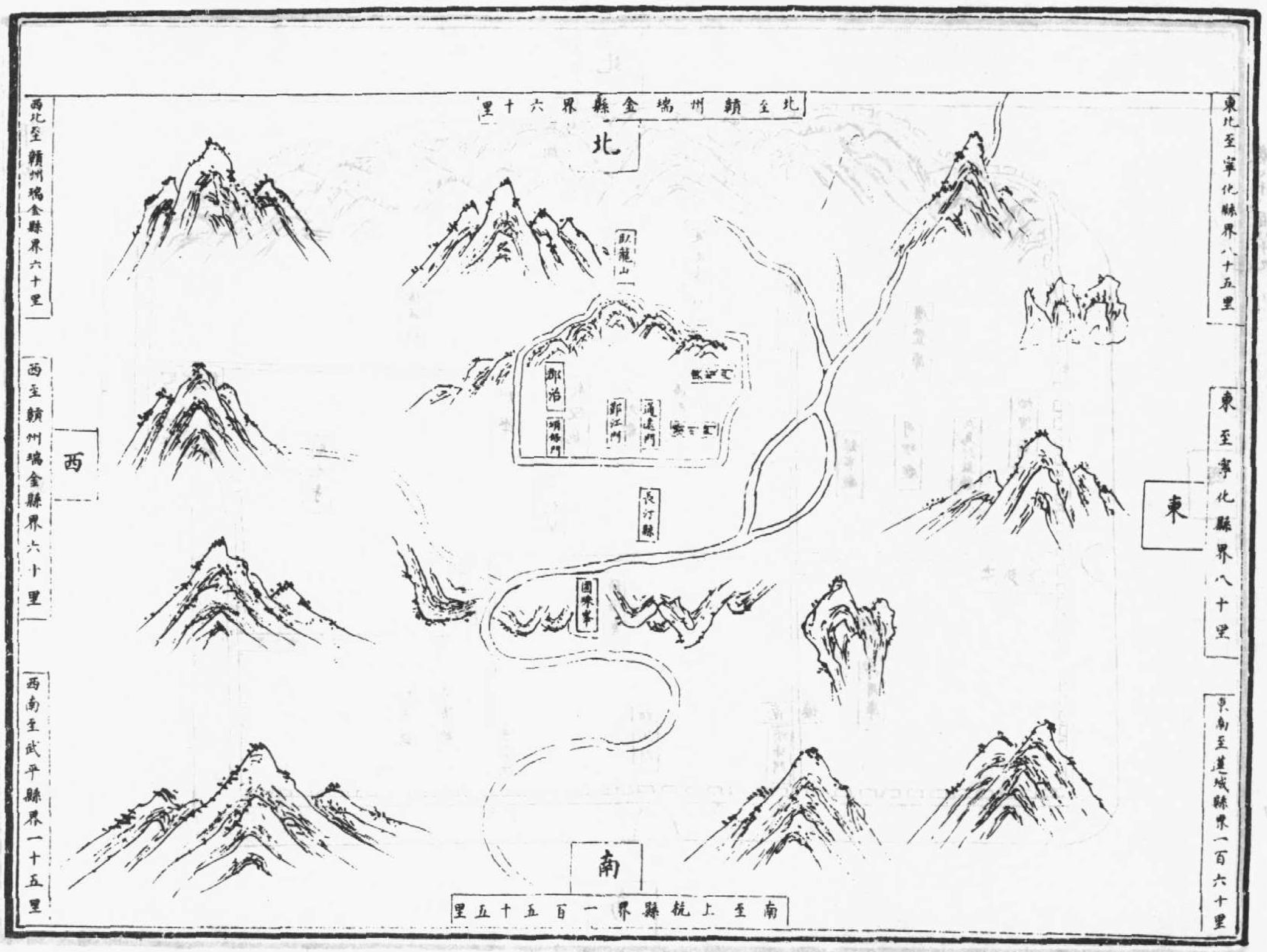
汀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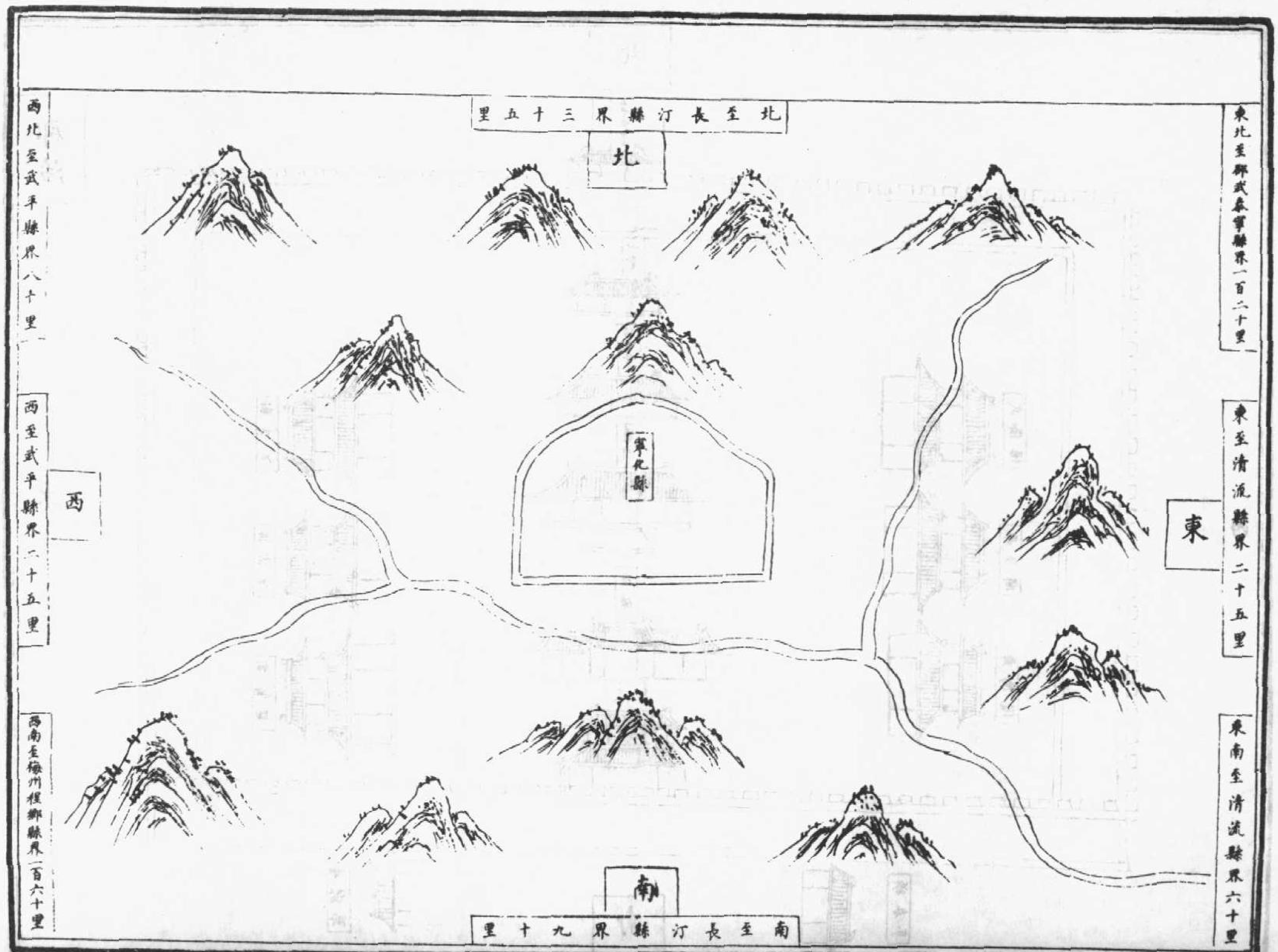
領縣六　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蓮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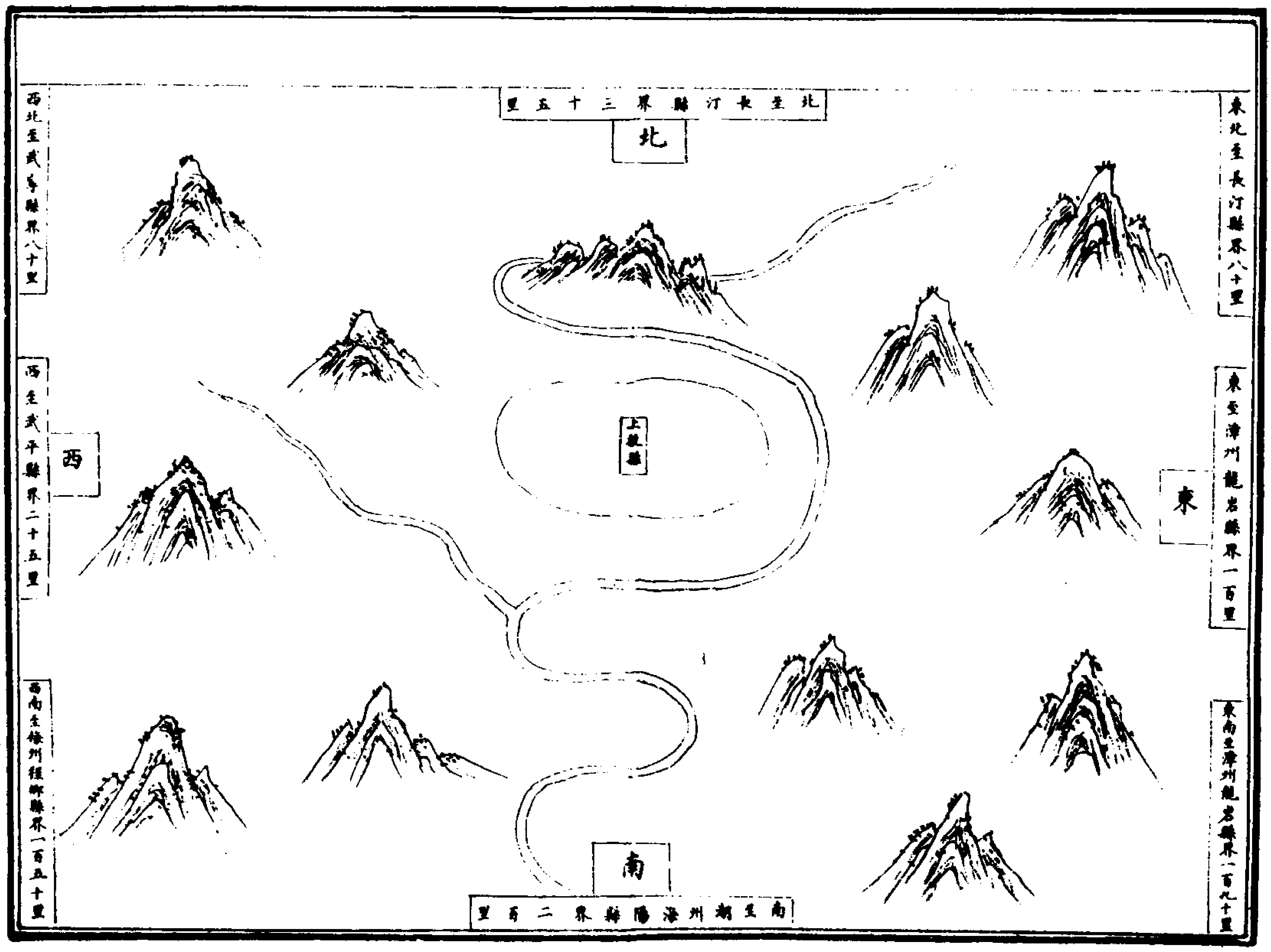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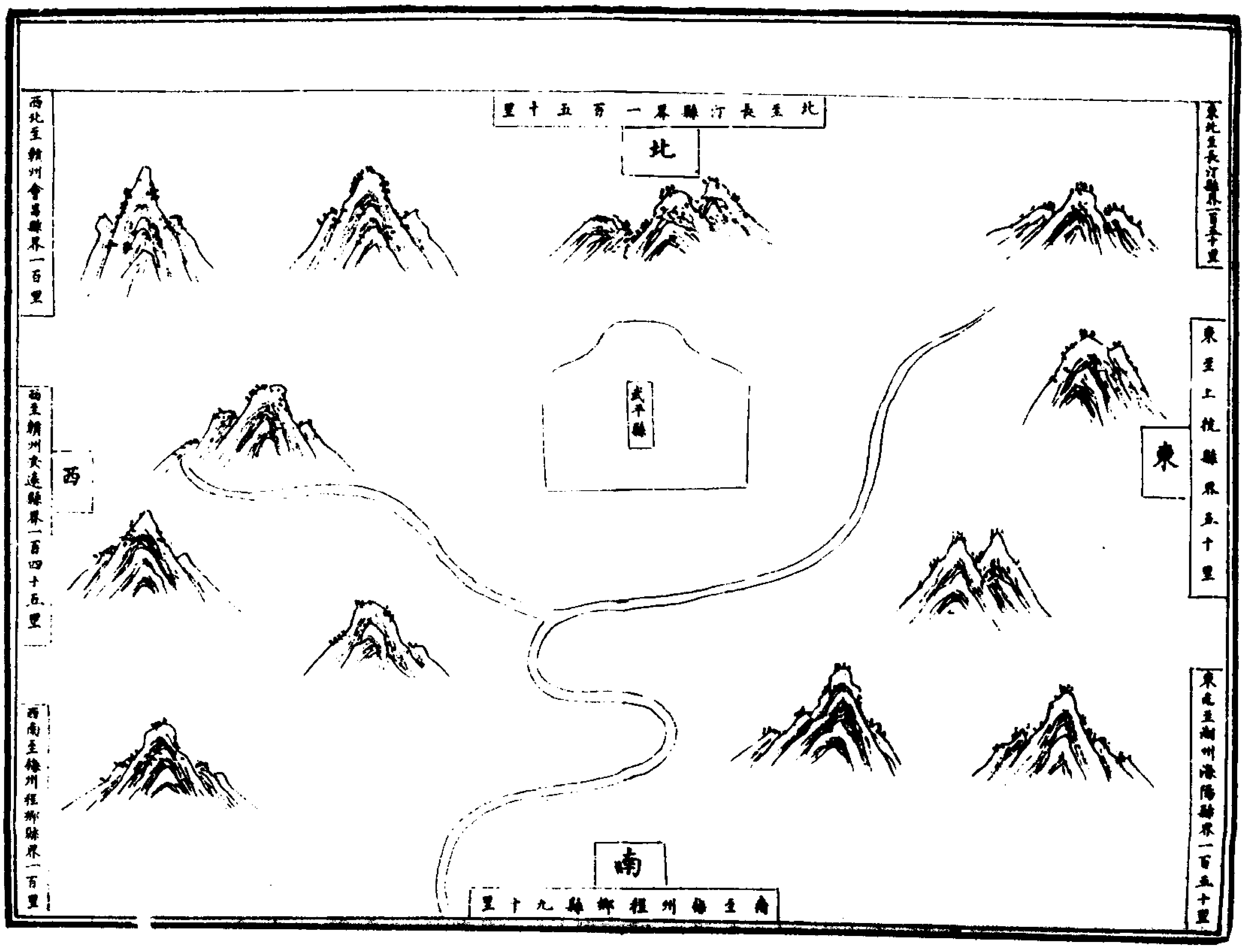

北
郡城
定光寺
郡治
慶豐庫
城隍廟
司理廳
錄事廳
通判廳
玄妙觀
教授廳
州學
開元寺
西
東
預備倉
司戶廳
行用庫
南
鄞江門
司法廳
判官廳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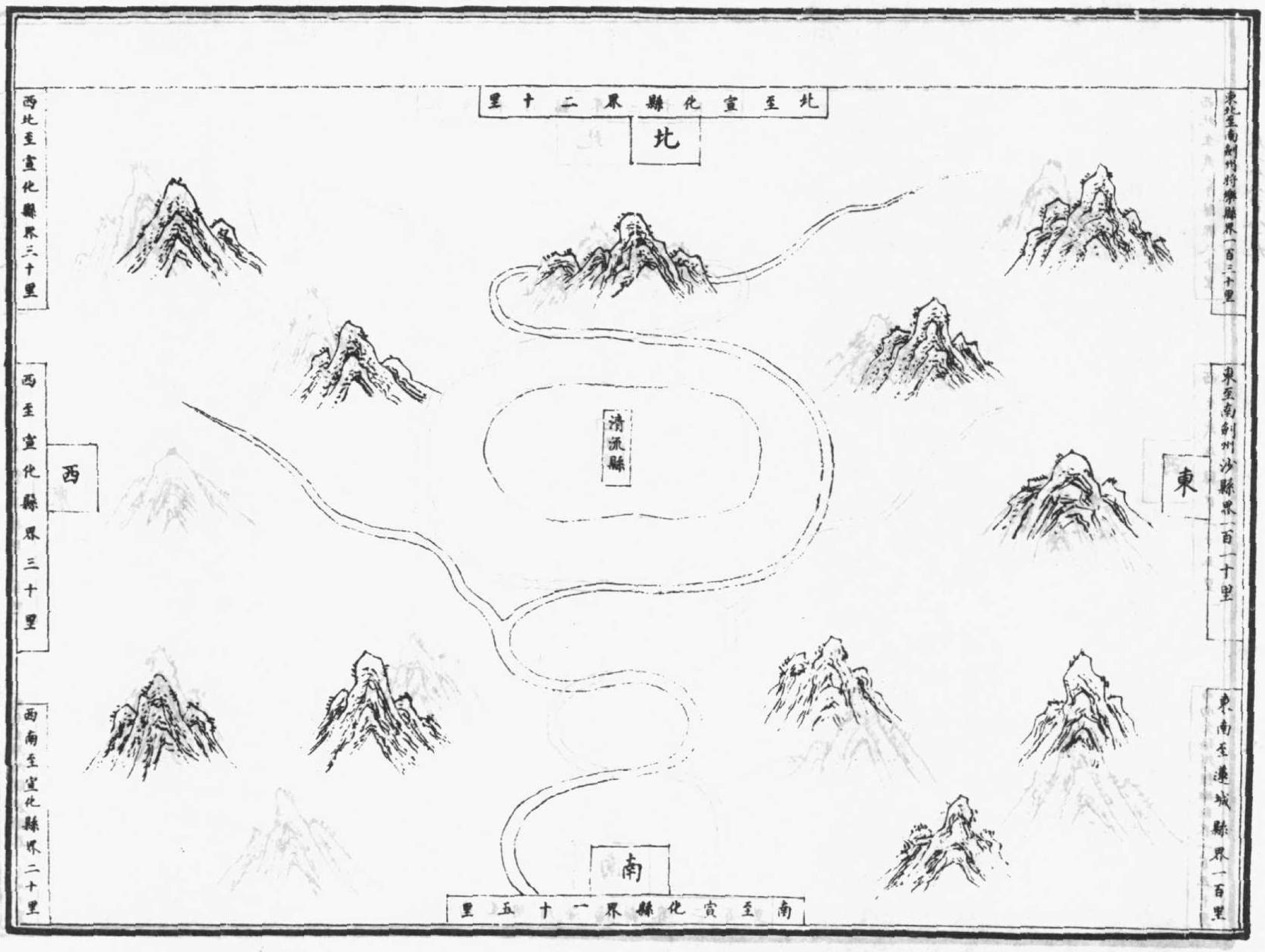

北
郡治
山堂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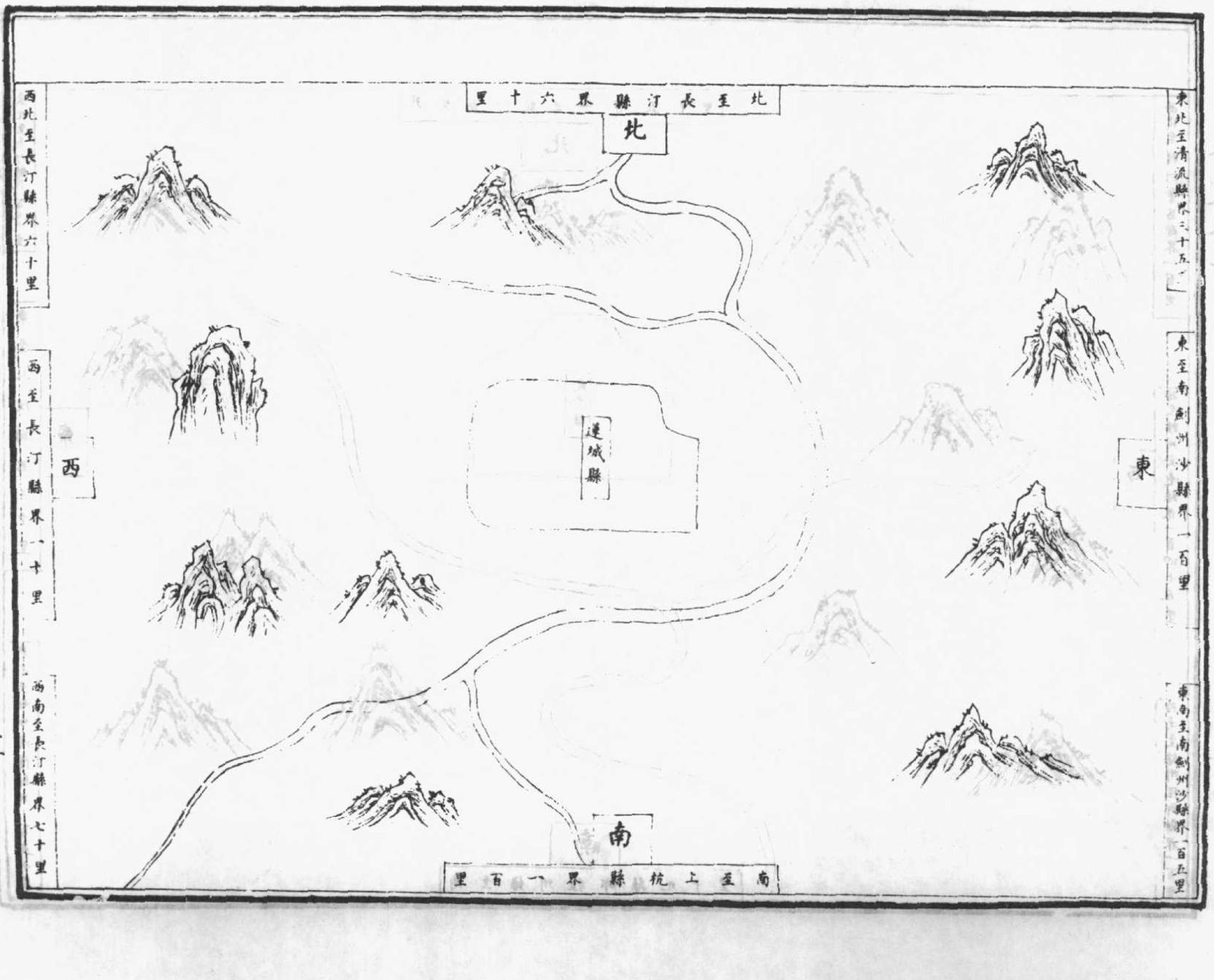

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北
西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西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西
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
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
東至寧化縣界八十里
東
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
臥龍山
郡治
鄞江門
通遠門
長汀縣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里


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
北
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
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
西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六十里
東北至邵武泰寧縣界一百二十里
東至清流縣界二十五里
東
東南至清流縣界六十里
寧化縣
南
南至長汀縣界九十里


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
北
東北至長汀縣界八十里
東至漳州龍岩縣界一百里
東
東南至漳州龍岩縣界一百九十里
南
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二百里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
西
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
上杭縣


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
北
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
東至上杭縣界五十里
東
東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
南至梅州程鄉縣九十里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
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
西
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
武平縣


北至宣化縣界二十里
北
西北至宣化縣界三十里
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三十里
清流縣
西
西至宣化縣界三十里
東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宣化縣界二十里
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里
南
南至宣化縣界一十五里


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北
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東北至清流縣界三十五里
蓮城縣
西
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
東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里
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
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五里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牛女之分周為七閩之域秦為閩中郡漢屬會稽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又立新羅縣宋齊梁陳隋並省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置長汀州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後移治長汀白石村五代晉開運元年其地為朱文進所有後又屬南唐宋雍熙二年隸福建路元初置州如故至元十五年陞為路

國朝洪武元年改為汀州府臨汀志禹貢揚州之域星紀牛女分之閒周官職方氏七閩之地春秋時勾踐滅吳無閩而有之是為閩越無諸搖皆其後也秦滅諸侯置閩中郡漢高帝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孝惠三年以搖功多無諸更封搖東海王都東甌通典云今永嘉郡地武帝元封元年取閩粤詔徙東越人通典注云即閩州地江淮閒而墟其地後漢永和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領縣八其一為新羅而汀基於此唐志云汀州治新羅宋齊因之陳以建安郡改置閩州又改豐州隋平陳改泉州皆隸焉唐開元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取長汀溪名之舊圖經云水際平沙曰汀又云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為汀天寶元年改臨汀郡

乾元元年復為汀州領縣四長汀寧化龍巖沙縣初治新羅唐會要云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新羅縣為龍巖縣則今之龍巖蓋州故治也去州四百里後遷長汀村今在上杭縣北十五里名曰舊州去州二百五十里又遷東坊口去今州治五里亦名舊州大曆四年刺史陳劍奏遷白石即今治是也唐志云治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皆長汀縣地唐會要云大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未詳孰是十二年割龍巖隸漳州唐末盜興江淮王緒南入汀漳王潮與其弟審知執緒唐因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建汀舉籍聽命後僞閩歷朱梁後唐皆為焉晉開運元年朱文進殺王氏子弟以許文縝來守未幾王延政之勢復張解後有以虛聲至者文縝懼不克守以州降延政李璟兵攻破建州併而有之保大四年割沙縣置劍州迄晉漢周皆屬南唐宋朝開寶七年南唐亡悉入圖籍仍舊隸福建路領縣二長汀寧化淳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為縣割長汀縣地隸之元符元年析長汀寧化地縣清流紹興三年又析長汀地縣蓮城今為縣六長汀倚郭寧化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上杭在州南二百四十里武平在城西南二百七十里清流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蓮城在城南一百七十里寰宇記本州元領縣三今二長汀 寧化

一縣割出沙縣入劍州舊唐書地理志汀州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改為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天寶領縣三十道志汀州臨汀郡歷代土地舊與長樂郡同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新羅縣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曆中移於長汀縣白石村郡縣志汀州臨汀郡軍事春秋為閩地戰國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東漢屬會稽郡晉宋以後屬晉安至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以為名天寶元年始歸職方領縣六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蓮城 輿地廣記下汀州春秋為七閩地戰國為越人所居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及東漢屬會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宋以後屬晉安郡隋屬泉州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中臨汀郡唐末為閩王氏所有石晉時附南唐後改南州宋朝乾德四年復故名今縣五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輿地紀勝福建路汀州臨汀郡軍事元城志禹貢揚州之域臨汀志自晉已前並同泉州晉武平吳分建安置晉安郡沈約宋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又立新羅縣而汀州始基於此此據臨汀志而晉志晉安郡領縣八新羅預焉宋齊志皆云領縣五而無新羅縣經梁陳以及隋而晉安南安豐

多慶縣至唐土聚始復置縣宋齊梁陳隋廢置無所考據唐明皇時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廣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避役百姓共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以為名元和郡縣志在開元二十一年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唐志在開元二十四年與元和郡縣志年月不同而杜佑通典以為元和二十六年分置汀州或為臨汀郡新唐志年月亦不同象之謹按開元二十一年福州所奏得避役百姓三千餘戶乃在潮廣福之閒而開元二十四年於福撫二州閒置山洞與二十一年地里小有不同自開元二十一年建議至二十四年成郡二十六年又分位郡之然以溫之三者所書雖有不同大率不過置郡之一節耳改臨汀郡在天寶元年復為汀州在乾元元年初置州在新羅縣因福建觀察王承昭奏移理長汀白石村寰宇記在大曆十四年唐志以為在大曆四年不同象之謹按唐方鎮表大曆四年福建時為節度使至六曆六年始改觀察使號福州乃福建觀察使王承昭所奏則當在大曆六年之後合作大曆十四年半霸記聞云江東諸谿他奏狀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領長汀黃連新羅三縣又云州移長汀新遷州府斬伐林木凡役大樹千餘根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其下者曰猪都居其中曰人都在其高曰鳥都即

如人形而甲小男子婦入自爲配偶。諸郡皆身如猪，鳥郡皆入首。盡能人
言。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三郡皆在澍窟宅，人郡所居溪華，人郡或時見形。
當代木精。有術者周元太能伏諸郡。爲步罡爲術，則以左合赤索，儒而伐
之。斷既卧仆，劇其中。三郡皆不能化，則執而役之。錢中夔爲。唐末光州刺
史王緒引兵渡江，陷汀漳二州而不能有。通鑑在僖宗光啓元年。王潮又
陷福建汀等州。通鑑景福二年，王潮入福州，汀、建二州亦降。王潮爲福建
觀察使，汀州隸焉。通鑑在景福二年。後一歲，黄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其
將李承勳擊之，蠻解去。通鑑在乾寧元年。潮卒，其弟審知繼有其地。通鑑
在乾寧四年。至後晉時閩亂，朱文進擅命，汀州刺史許文積舉郡降之。通
鑑在開運元年。唐兵克建州，許文積以汀州降于唐。同上。宋朝平江南，地
歸版圖。宋朝會要在開寶八年。隸福建路。宋朝會要在雍熙二年。今領縣
六，治長汀。元一統志：元朝至元十四年丁丑收附，置州如故。十五年陞爲
總管府。二十一年八月，割出長汀縣所管城內三坊、城外十七坊，立錄事
司掌之，仍領縣六。

長汀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爲新羅縣地，屬晉安郡。唐開元二十三
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復遷於城東百步潭。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
縣地。宋政和三年移治於白石村之衣錦鄉，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長汀望縣，倚郭，隨二州三遷。一在本上杭縣北十五里，一
在東坊口，一在白石鄉。大曆四年，治今所。歷五代迄宋朝初無所更易。淳
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分南以西地隸之。元符元年又與寧化
共析地以縣清流。紹興三年又割古田鄉六里以縣蓮城。今州領縣六，其
四皆長汀地。惟清流地長汀、寧化各半之。九域志：三鄉，留村一鎮，上寶一
銀場，歸禾、拔口二銀務，苕溪一鐵務。寰宇記：長汀縣，五鄉。地即長樂郡屬
邑。唐開元中立郡。郡縣志：開元中置，舊治長汀村。元一統志：輿地廣記云：
本晉新羅縣地，屬晉安郡。臨汀志云：開元二十三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
後遷于城東百步潭二里之外。舊記：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初治新羅
縣之外。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寰宇記云：舊治九龍水源長汀
村。大曆中移縣在白石鄉，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又宋沿革志云：政和三
年因白鶴僊改卜，郡於白石村，而縣理亦遷於此村之衣錦鄉，郡凡三徙，
縣亦隨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汀州，而縣如舊。二十一年八月定
爲中縣。

寧化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初以黄連鎮爲黄連縣。天寶元年改爲
寧化縣。五代唐同光二年遷於縣西五里，即今治也。宋始析置清流縣於
境內，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寧化望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舊爲黄連鎮，以地有
黄連洞故名。唐開元十三年因居民羅令紀之請，置黄連縣，實介福、撫二
州之間。開山置州，因隸焉。天寶元年改名寧化。宋朝元符元年割縣北六
團里與長汀東北同置清流縣，治在今縣東黄連鎮。後唐同光二年徙今
所。九域志：寧化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三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
銀坑，有鐵石山。黄連洞寰宇記：寧化縣東北六百里，二鄉。武德初爲黄連
縣，以地有黄連洞，因以爲名。郡縣志：唐寧化縣，唐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
置。輿地紀勝圖經云：開元十三年置黄連縣。唐志云：本黄連縣，天寶元年
更名。而不言其建於武德元和。郡縣志以爲本沙縣地，開元二十三年開
山置，而輿地廣記亦以爲開元二十四年開山置，俱不同。而唐志亦不言
其初爲黄連縣時隸以何郡。當攷元一統志：邑之先曰黄連鎮，在今縣治
之東五里。初因其名黄連縣。唐天寶元年，居民羅令紀等陳請更縣名，遂
改曰寧化。後唐開光二年，始遷今治。此縣民稠地廣，舊管十有六團。宋元

符間始析縣之皇華驛，割管內六團地置清流縣，而南鄉潭飛漈北鄉昭
德里等處，民俗頑獷，紹定三年焚蕩縣治，南劍守臣無招捕盜賊，陳韡部
兵勦賊。事定，仍設舊治，欲爲寧化久安之計，故於境內立南平、北安、寧定、
安遠四寨以鎮安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縣寨並如舊。

清流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元符元年以寧化縣之皇華驛置此縣，
因溪流清洪，以爲名。紹定三年爲盜所燬。元至元十六年復立縣治。

國朝因之。臨汀志：清流中縣，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本長汀、寧化縣地。舊有
清流驛，在寧化縣東麻倉團，溪流回環清洪。宋朝元符元年提刑王公祖
道行郡，憩驛，愛其山川，且謂長汀、寧化壤地廣袤，官民聯隔，無以戢姦宣
惠，奏請分置一縣，遂割寧化六團里、長汀二團里置縣驛傍，用以名焉。元
一統志：本寧化縣地。宋紹聖二年，福建路提點刑獄王祖道行部，相度寧
化所轄地形，介乎汀劍之間，崇岡峻嶺，地理延袤，難以徧理，遂上其事于
朝，乞於此地皇華驛立縣治。時有進士伍涉三班借職劉孝基等，願獻地
創縣廨，後得旨許，改爲縣，以溪流清洪，因取清流爲名。析寧化迂遠之地
八團里隸焉。元符元年十月甲寅擊創，二年七月庚申落成，實汀之下邑
也。圖經云：本晉之清流驛。紹定三年寧化潭飛漈盜發，縣治焚蕩，令王元
瑞勞心撫安，復創廨舍市井一新。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收附，爲

草寇所燬十六年復立縣治
上杭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開元初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後遷于興化鄉即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始置縣於鷩沙之語口市乾道四年改立縣于來蘇里名曰上杭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上杭中縣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唐開元間置州凡再遷皆於今縣爲近新羅今龍巖縣在縣東百五十里長汀村今號舊州在縣北十五里暇復徙白石相距三百餘里始於胡雷下保置上杭場南唐保大十二年徙執音仇梓保在今太平鄉宋朝淳化五年升爲上杭縣割長汀南境隸焉至道二年徙語口天聖中鍾寮場坑冶興盛商旅輻湊徙縣治之乾道三年縣令鄭穫因民有請申州及諸司獲旨徙郭坊即今治是也九域志上杭州南一百八十里四鄉鍾寮一金場輿地廣記上杭縣本長汀縣之上杭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縣有青嶺山鍾盃輿地紀勝在州南一百九十里寰宇記云在州南去八日程接漳州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置上杭場宋朝會要云淳化五年陞爲上杭縣鄞川志云自至道三年至咸平二年凡二徙天聖間徙鍾寮即今之縣治也宋朝會要云本治鍾寮場乾道四年徙治郭坊元一統志按唐地理志開元初

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以便貿易後遷市於興化鄉即今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因民便始創縣於鷩沙之語口市後遷於平元團之鍾寮縣既屢遷民未按堵乾道四年縣令鄭穫相地於來蘇里卜吉遂請創縣治於此即舊州之故地也按字義杭與航同蓋言自縣而上可通小舟自縣而下有魚磯間隔舟楫不通故名上杭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狀附仍舊
武平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龍巖縣地屬漳州五代南唐爲沙縣地屬南建州宋淳化三年析龍巖縣沙縣之太平銅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屬汀州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武平中縣在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唐置州之後折西南爲兩鎮曰南安曰武平相距百二十里隸長汀爲關交泰四年省南安併爲武平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武平縣舊經云以其地坦夷而人多好武故名仍割長汀西南境隸焉九域志上武平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五鄉寰宇志上武平場州西南去計五日程連循州界輿地紀勝在州西南百二十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唐置武平場元一統志按圖經宋淳化三年因唐大曆三年割龍巖縣隸漳州南唐保大曆六年割沙縣隸南劍州其土廣難治遂析二縣之太平銅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捐其陰陽者常以縣治山水不利長官寓治禪果院有年于茲元朝至元十四年狀附亦無遷改今爲下縣
蓮城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紹興三年以長汀縣地析爲此縣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蓮城下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本長汀縣地紹興三年權州司士曹事虞觀進狀稱比嘗攝府長汀竊見縣境闊遠有地名南北團去縣三百餘里務者難於赴愬強者恣其剽掠居民商旅皆無聊賴乞於其地分一縣准勅置縣因其素號蓮城村以名之郡守鄭公強度地之宜割長汀村古田鄉六團里隸焉郡縣志本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本屬長汀紹興三年析置輿地紀勝圖經云本長汀縣之蓮城村宋朝會要云紹興三年割古田置蓮城縣元一統志按鄞江志云四山環遶簇簇如蓮始以名村又因以名縣右奉議郎石崇義正爲縣宰由是境內大治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狀附仍即舊基立治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至到

本府臨汀志。臨汀為郡。治長汀。上接劍邵。下抵漳梅潮。旁聯贛。封域之內。絕長補短。方九百餘里。其距外邑。則寧化蓮城為近。清流次之。上杭武平為遠。其趨鄰郡。皆遵陸。若水路。則長汀溪達上杭。直至潮州。入于海。寧化溪下清流。投南經沙縣。南劍州。直至福入于海。　郡境東西四百一十里。南北五百里。東至南劍州七百里。內三百五十里。覆船岡。入南劍州界。西至贛州四百一十里。內六十里新路嶺。入贛州界。南至梅州四百三十五里。內三百一十里。沙千村入梅州界。北至贛州三百七十里。內一百九十里。張坑入贛州界。東南至漳州六百三十五里。內二百七十里。大池入贛州界。西南至潮州六百六十五里。內三百九十里。揉錢山。入潮州界。東北至邵武軍六百三十里。內三百八十五里。孟家坪。入邵武界。西北至贛州四百四十里。內六十里。黃竹嶺入贛州界。　通典。東至清源郡龍溪縣。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陽郡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南康郡雩都縣。九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千六百里。東南到漳浦郡懷恩縣界千五百里。西南到潮陽郡程鄉縣八百里。西北到臨川郡。南豐縣界。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九域志。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本州界首至南劍州四百二十里。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九十里。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二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二里。自界首至漳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四百里。自界首至潮州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劍州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五千七百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里。西北至長安六千一百九十五里。東至龍溪縣二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州一千三百里。若至潮州管下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虔州雩都縣界九百里。至虔州一千二百里。北至撫州南豐縣界一千六十里。東南至漳州懷恩縣界。一千五百里。西南至潮州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至撫州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至福州水陸相兼一千三百六十里。東北至建州二十五百里。郡縣志。東西五百里。南北四百里。四至八到。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南劍州八百九十里。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南至梅州六百二十里。北至贛州四百八十里。東南至漳州一千二十二里。西南至潮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南劍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贛州七百四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九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九里。東至南劍路界三百里。西至贛州界六十里。南至潮州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贛州界一百九十里。東到南建路四百里。西到贛州路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六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六百三十里。西北到贛州路二百四十里。　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江浙須知。東至延平路界三百里。西至贛州路界六十里。南至潮州路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贛州路界二百九十里。東到延平路界七百里。西到贛州路城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城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城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城六百六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城四百五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城四百三十里。西北到贛州路城二百四十里。

長汀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東至寧化縣界八十里。以杉木堆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里。西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新路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五里。以桑溪嶺為界。自界首至上杭縣三十里。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黃竹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以野狐嶺為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一十里。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以黃公嶺為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五里。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以黃土嶺為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七十里。西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石腦嶺為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五里。水路。鄞江溪自縣十里而南。會於麻潭。又十五里會于南溪。又二十五里會于大潭。直至上杭縣。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六里。南至本路一里。東至寧化縣界一百里。西至贛州路瑞金縣界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二百五十五里。北至贛州路石城縣界四十五里。東到清流縣二百一十里。西到贛州路瑞金縣一百里。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北到贛州路石城縣一百六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寧化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贛州路瑞金縣一百里。

寧化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里。南北二百里。東至清流縣界二十五里。以

百步嶺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二十里。西至贛州石城縣界七十五里。以張坑爲界。自界首至石城縣二十里。南至長汀縣界九十里。以杉木堆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里。北至邵武軍建寧縣界一百一十里。以孟家坪爲界。自界首至建寧縣七十里。東南至清流縣界六十里。以大船嶺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六十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以黄土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五里。東北至邵武軍泰寧縣界一百二十里。以龍坑坳爲界。自界首至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建昌軍南豐縣界。一百二十里。以車橋嶺爲界。自界首至南豐縣二百三十里。　水路縣溪其源有六。會于東渡過清流及沙縣而東。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二百五里。北至大都五千四百五里。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二百八十五里。西至贛州路石城縣界五十里。南至本路長汀縣界一百里。北至邵武路建寧縣界九十里。東到南劍路將樂縣三百里。西到贛州路石城縣八十里。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北到建寧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清流縣六十里。西南到瑞金縣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廣昌縣二百里。

清流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里。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

百一十里。以龍安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草鞋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南至寧化縣界一十五里。以百步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五里。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金船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四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里。以上琴坪爲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三十五里。西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捻旗隔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二十五里。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三十里。以覆船岡爲界。自界首至將樂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大船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　水路縣溪水自寧化至縣下夢溪過九龍灘入沙縣。浮流口通南劍州福州。九龍灘險甚。向時鹽運泝沿皆止於此。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四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八十里。西至本路寧化縣界三十五里。南至寧化縣界十五里。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東到將樂縣二百四十里。西到寧化縣六十里。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五里。北到寧化縣六十里。東南到沙縣三百一十里。西南到寧化縣四十五里。東北到蓮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寧化縣六十里。

蓮城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一十五里。南北一百三十里。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以巖頭野狐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二百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以崾嶺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六十里。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焦坑渡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五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以河源稅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里。東北至清流縣界三十五里。以上琴坪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一百里。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四保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至上都六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大都五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沙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本路長汀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本路上杭縣界八十里。北至本路長汀縣界三十五里。東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到長汀縣一百二十里。南到漳州路龍巖縣三百五十里。北到清流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清流縣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

上杭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九十里。東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里。以大池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

里。以石田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六十里。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二百里。以標錢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二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以黄陽坳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十五里。東南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九十里。以綠嶺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六十里。以松源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長汀縣界八十里。以谷畲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以檟嶺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一十里。　水路長汀溪入縣境。與六鄉之水會直至潮州。自汀至潮、凡五百灘、至魚磯逾嶺。乃潭湖皆往來路。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五里。南至本路二百三十里。東至蓮城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三十五里。南至漳州路龍溪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到蓮城縣三百四十里。西到武平縣一百里。南到龍巖縣四百五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五百八十里。西南到龍溪縣五百五十里。東北到長汀縣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三百四十里。

武平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九十五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上杭縣界

五十里以竹篸保黃墳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界三十五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以大中山爲界自界首至安遠縣九十五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九十里以南安巖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三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黃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以盧嶺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以千口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黃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里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以南瀑口北嶺爲界自界首至會昌縣一百一十里　水路水出梅州界其間淺險處多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五百九十九里北至大都五千八百三十九里南至本路二百八十里東至上杭縣竹篸保黃鎖五十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大中山一百四十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南安巖九十里北至長汀縣界黃公嶺一百五十里東到上杭縣八十里西到贛州路安遠縣二百四十里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三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石門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潮州路海陽縣四百五十五里西北到贛州路會昌縣二百一十里

城池

臨汀志高城固壘所以保民惟汀底閩而盱贛瀕潮梅環其境噩于嶠虔時作可使弗高且固乎諸邑城多陋郡城乃累土成之舍陶甓更難爲力矣暇端有竢於後之君子　郡城唐大曆四年刺史陳劍移築龍山麓溪大中初刺史劉岐始甃敵樓一百七十九間宋朝治平三年郡守劉公均被旨增廣周五里二百五十四步基三丈面廣三之一高一丈八尺濬三濠深一丈五尺引南接溪水東流以繞之修六門南曰須條靖康元年郡守蘇公公才闢門外直街五百步抵麻潭曰鄞江通判廳正對東南曰通遠正東曰濟川東北曰興賢正西曰秋成紹興間贛卒叛郡守黃公武增修隆興改元郡守吳公南老又增修今爲敵樓五百一十五間　子城唐劉岐翔築宋朝治平間修繕周一里二百九十一步高一丈一尺爲敵樓二百一十一間宣和間郡守潘公闢重建雙門架藉樓其上紹興間郡守趙公允夫恐土城緩急不足恃欲甃以磚石又慮工役太亟則煩擾而弗力不任乃定規畫始于子城歲甃一里不五六年則併羅城皆石矣惜繼者遽輟迨嘉熙間郡守戴公挺招窰戶單五十人置官窰於郡東大寨以陶磚瓦欲無擾於民包砌甫及磧條濟川興賢等門戴已秩滿繼者復輟移官窰磚瓦爲臺榭不急用而買窰薪於里長民反重困寶祐六年郡守胡公太初訪求民瘼亟除免窰薪之擾民甚便之然包城亦重事原窰薪之擾皆出於吏奸若州不必將窰薪錢下縣科數只令窰單於未興工前自自採伐官給其直仍嚴禁望清採斫則不至擾民而城可包砌矣　長汀縣舊郭　寧化縣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分四門端平間宰趙時館修復累石爲之周圍五百丈東門曰迎春元名建尚南門曰端平元名道愛西門曰通聖元名道韓北門曰朝天元名朝宗寶祐水圮僅存舊址開慶元年宰林公立以磚砌北門架樓其上爲邑民避水之地未遑焉　上杭縣城周一百六十步端平間令趙時鉞興築可容二百餘戶轄卑激水注爲濠池然覆茅竹旋燬于火淳祐間令趙希踐重繕而小之復圮于水寶祐間令潘景丑再加板築址以石甃以磚覆以瓦可備禦　武平縣城周二里八十步分三門東曰永平南曰南安西曰人和紹興間使相張魏公浚帥本路差官相視給費翔築端平間令趙汝讓重嘉修築募眾今惟存舊址焉　清流縣舊止有子城周二百丈外無城有四門東曰迎恩西曰登瀛南曰平波北曰拱辰紹興間寇擾無險可恃邑人大恐令鄭思誠鳩集流散以興板築歲久復隍但存故基　蓮城縣城周一里一百四十步架屋

其上爲敵樓外有池濠紹興間令丘欽若翔築乾道間令楊立中翔三門歲久復隍端平間令米巨宏當寇盜稍平重嘉修築淳祐間令羅應奇修立甕門東曰通京元名朝京西曰秋成元名勝驛南曰薰風元名龍川

坊里墟市

本府臨汀志郡枕山臨溪爲城周裹纔五里市廛居民多在關外營壘亦有在關外者故城內方纔三而城外餘二十闤闠繁阜不減江浙中州但諸邑境䞉山遶聚落星散舊志舉孟子鄉田同井守望相助之說頗合於保伍令糾集粗備規畧可行使申儆有常民可奠枕而卧也　州城內　福善坊在塔院左登賢坊在州治左元名進賢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改名仍書扁崇福坊在州治右郡守盧公同父書扁　城外　青紫坊在順豐門外寶慶間郡守林公岳改今名仍書扁詞學坊在縣前以熙寧間博學宏詞謝潛居此故名端平間常求遠重創書扁崇善坊在濟川門外郎星坊在濟川橋南以咸平間祠部郎中吳簡言居此故名紹定間郡守林公岳重創書扁鄞河坊分上中下並在縣東登俊坊在濟川橋東元名木東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永康坊在有年橋南端平間郡中李公華重刱攀桂坊在興賢坊門外開慶元年重刱郡守胡公太初書扁金花坊舊

上中下。在縣東北。仁壽坊。分上中下。在縣南。元名水南。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富文坊。分上中下。在縣西南。元名富民。復改舊富。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崇雅坊。在縣西。寶慶間郡守林公岳增創。仍書扁。今廢。清泉坊。在秋成門外。興福坊。在秋成門外州社稷前。端平間郡守李公華增創。興仁坊。在秋成門外五里。杉嶺市。寶慶間郡守林公岳增創。仍書扁。今廢。元一統志。録事司領本城坊郭。

長汀縣。倚郭。鄉三。衣錦鄉。管里六。在長汀縣東。以真宗賜羅彧錦旂。云明昉衣錦還鄉故名。歸仁里。仙桂里。古城里。清泰里。分上下。營陽里。永寧鄉。在長汀縣南。管里六。成功里。分上下。宣德里。分南北。四保里。平源里。古田鄉。在長汀縣東。管團里二。河源上團。巖頭團。墟市十。縣市。在長汀縣水東。杉嶺市。在長汀縣西五里。何田市。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舊名留鎮。成功墟。在長汀縣西南百里。鄒屋墟。在長汀縣西南八十五里。南溫墟。在長汀縣西南百二十里。歸仁墟。在長汀縣東七十里。三州墟。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畢溪墟。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蘘荷墟。在長汀縣南百四十里。

寧化縣。興賢坊。太平坊。開慶坊。舊志載十三坊。紹定寇燬。今復建三坊。鄉二。桂枝鄉。在寧化縣西。管團里五。遷善團。新村團。永豐里。攀龍里。會同里。登龍鄉。在寧化縣南。管團里五。招賢里。招化里。柳楊團。下覺里。溫泉團。墟市六。縣市。在寧化縣水南。中沙墟。在寧化縣北三十里。石壁墟。在寧化縣西四十里。烏村墟。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安樂墟。在寧化縣西南九十里。滑石墟。在寧化縣西南七十里。

清流縣。拱辰坊。登俊坊。攀桂坊。進賢坊。龍門坊。鳳池坊。朝天坊。仁智坊。朝真坊。鄉二。折桂鄉。在清流縣東。管團保七。郭下團。倉盈團。永德團。夢溪團。羅村團。北團。四保。龍山鄉。在清流縣南。管里一。歸仁里。墟市七。縣市。在清流縣南。白石墟。在清流縣北五里。吳地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廖源墟。在清流縣東南五十里。清口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浮竹墟。在清流縣東北八十里。長彻墟。在清流縣東北三十里。

蓮城縣。華封坊。崇儒坊。富壽坊。介福坊。迎恩坊。俊德坊。凌雲坊。擢桂坊。分上下。舊志載六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九坊。鄉一。古田鄉。在蓮城縣東北。管團里六。南團。姑田團。蓆湖團。河源下

里。北團。來正里。墟市三。縣市。在蓮城縣南。呂溪墟。在蓮城縣南六十里。北團墟。在蓮城縣北三十五里寨前。

上杭縣。登俊坊。朝紳坊。舊志載四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二坊。鄉團十一。平原團。平元里。安豐里。分上下。來蘇里。古田里。黨沙里。來蘇團。勝運鄉。興化鄉。太平鄉。金豐鄉。墟市二。縣市。在上杭縣南。濁石墟。在上杭縣北八十里。

武平縣。文明坊。興賢坊。集賢坊。人和坊。魁星坊。和義坊。鄉七。順義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武溪里。忠孝里。禾平里。萬安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禾豐里。千秋里。大順里。歸順鄉。在武平縣西。管里四。東流里。留田里。丘田里。順明里。永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四。歸平里。招仁里。安樂里。石塘里。永寧鄉。在武平縣北。管保七。七里保。相坑保。露溪保。亭頭保。象村保。大和保。招信保。安豐鄉。在武平縣東。管保六。睦鄉保。分上下。新恩保。竹鑒保。豐田保。高吳保。清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三。長泰里。留村里。河頭里。墟市三。縣市。在武平縣南。東坑墟。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大洋墟。在武平縣西四十五里。

橋梁

臨汀志。環郡皆山也。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斯橋之所由興。川容水不能多。遇久雨暴溢。輙衝激。茲橋之所以廢。必植基固。必用工緻。必隨隳亟葺。庶乎其無恙乎。

長汀縣濟川橋。在長汀縣東濟川門外。舊以木為之。架二樓其上。列肆兩旁。日夕闤闠。俗號水東橋。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十萬人家溪兩岸。綠楊烟鎖濟川橋。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憎捐見錢百五十萬。疊石為四砥。架梁以濟。後石砥傾損。郡人以列肆障蔽非便。請于郡。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助俸募緣撤而新之。仍親書橋扁。惠民橋。在濟川橋南。舊名建州橋。相傳創於五代。至宋初更創。改惠民。紹興間圮於水。郡守張公昌捐俸重造。郡人號張公橋。淳熙初。郡守呂公翼之復今名。嘉泰間。郡守趙公彥橚疊石為四砥。淳祐間。又圮於水。郡委宰業一新。募緣重砌。南阜橋。在惠民橋下流。慶元間。郡守陳公曄砌。始隔二砥。弟映來守。成之。扁棠■橋。嘉定間圮於水。郡守傅公康捐俸二千緡重砌。莆陽陳公宓書。改名南阜。淳祐間復圮於水。郡人重砌。通遠橋。在濟川橋下流。以木為之。興雲橋。在崇善坊。鎮三壕口。舊廢。寶祐間坊人重創。金沙橋在登俊坊。今廢。有庵

在。　有年橋在長汀縣東永康坊，刱於紹興間，圮於水。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幾更爲浮梁，扁曰太平綵虹之橋。淳熙間郡守趙云不便，復架興梁而屋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重刱，改今名。　攀桂橋在長汀縣東三里。　高洋橋在長汀縣東十里。　新橋在長汀縣東三十五里。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重刱。　鎮南橋在長汀縣南三里羅坊上渡。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檜刱。　南安橋在長汀縣南七里游繩渡。淳熙間迎春南巖定光佛入州泉，刱此橋，故名。近毀於野燒，今方議脩復。　普濟橋在長汀縣南三十里。舊以木爲之，號横板橋。淳熙間圮於水。郡人鍾慧常鬻家貲改刱石橋，知縣劉適政爲之記。　廣渡橋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淳祐辛亥圮於水，縣丞史刱，郡守盧公同父書扁。寶祐間水復圮其半，今方議脩復。　普通橋舊名石壁，南二十五里。　南拔橋在長汀縣西五里。淳祐間圮於水，今方議脩復。

寧化縣　萬壽橋在寧化縣治南，舊名阜通。元豐間宰江淵刱。政和間燎於火。嘉熙間宰劉煥重刱，以橋中爲祝聖放生池，易今名。寶祐間復燼於火，宰林公玉率邑民復刱。　雙虹橋在寧化縣治西。紹定冦燬，淳祐重刱，水圮，宰林公玉率邑民復刱。　龍津橋在寧化縣南。寶祐間圮於水。　龍門橋在寧化縣東龍門坊。寶祐圮於水，惟一二石矼在焉。

清流縣　龍津橋在清流縣東，舊以舟渡。紹興間提刑吳公逵行郡經從，謂是乃邑之喉衿，東以石橋，將秀民輩出。淳熙間令吳松始議爲石墻六飛屋四十二間，靡錢三百二十萬有奇。越五年，功未及半，以冦疫輟。紹熙間令曾造喻條率先僅足石矼。嘉泰間令吳補之架屋二十五間，扁曰龍津，東刱閣曰快倚，西刱閣曰凌煙雲，橋岸刱庵曰濟川。紹定冦擾，燼於火。端平間令王元瑞重刱。淳祐間令林爽就橋中間刱放生亭，今爲一邑壯觀。　祝聖橋舊名魁星，在清流縣之西。淳祐間令林爽重刱，後圮於水。寶祐間令林應龍率邑人共成之。　三港橋慶元間僧妙金刱。　白石橋在清流縣北五里，後以水圮，僅存石矼，亦頹其一。橋據要津，春水則病涉。寶祐間邑人趙必達募緣重刱。　清口橋在清流縣東北四十五里。紹熙五年僧覺源募刱。　嵩溪橋在清流縣東五十里嵩溪鋪，乃往來孔道，歲久傾壞。寶祐間令林應龍重刱。

蓮城縣　擢桂橋在蓮城縣南，舊名清溪。紹興間令劉國瑞刱，後圮於水。令黃犖重刱，靡金錢七百萬，魏郡開國公洪公邁爲之記，後燼於火。嘉定間犖之姪埒爲令，又刱之。　晝錦橋在蓮城縣西，令董興幾刱。　通濟橋在蓮城縣南二里。慶元間令鄭康成創。　常豐橋在蓮城縣南五里。淳熙間令常固刱。　徐長者橋在蓮城縣北三十里，乃邑人入京孔道，先是病涉。里人徐二公捐家資鼎刱石橋，累年乃成。郡守盧公同父書名扁。

上杭縣　通駟橋在上杭縣西一里。舊以木爲之，屢蕩於水。慶元間疊石爲矼，架屋其上也。

武平縣　大觀橋在武平縣東，刱於大觀中，故名。　化龍橋在武平縣溪南。　太平橋在武平縣東。寶祐間重刱，易名登雲。　南安橋在武平縣南八十里，南安巖均慶寺前。　望僊橋在武平縣西五里通靈洞院。　萬安橋在武平縣東十里太平寺前。　萬坊橋在武平縣西北三十五里。

風俗形勢

臨汀志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曹奢魏褊，楚急齊舒，從古而然。汀山峻水急，習氣勁毅而狷介。其君子則安分義，勵廉隅，恥爲浮俠；其小人則質直果敢，不以侈靡崇飾相高。然經界未行而賦役偏，舟車不通而商賈窒。農竭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曠土遊民；婦不以蠶絲自工，惟事乎治麻緝苧，是以積貯有限，服用無華。外邑山谷之間，亦時有弄兵翔筆爲里閭梗者。舊志謂險隘荒陋，輕生尚武，人情不甚相遠，控御之得其道，惠養之有其方，陰制而默化之，寧有不丕變者，亦長治者之責。寰宇記風俗與福州同。輿地紀勝　水際平沙曰汀。（說文）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杜

佑通典）今汀閩越西南，其地與贛潮梅接，崇山複嶺，民生尚武，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鄞江志）臨汀爲郡，李唐六葉開福撫二山洞而置焉。南通交廣，西達江右，實甌閩之奧壤也。（紫灋縣學記）汀州於福建爲絕區，西南與江廣北境，非虔梅二州最近。（王師亮修城記）汀爲州在閩山之窮處，複嶂重巒縣亘數百里，東接贛水，南鄰北粵，深林茅竹之間，戴覺同慶寺觀音殿羅漢閣記）閩部所隸八州，而汀爲絕區，山曰靈蛇，曰雞籠，曰蒙荷，水曰九龍，曰寅湖，曰鄞江，西鄰贛吉，南接潮梅，實江西二廣往來之衝。（鄞江志）汀在西南境，介於虔梅之間，南通交廣，北達江右，銅鹽之間道所往來。（鄭強勢刱州學記）前直圓峰，後枕卧龍山。（黃裕書修東濟水北閣）有八郡，汀隣五嶺，然風聲氣習頗類中州。（東一新狀聘學田碑）元一統志　汀之爲郡，山重複而險阻，水迅急而淺澁。民生其間，氣剛愎而好鬭，心褊迫而淺中，亦風土使然也。（圖志）云：往昔盛時，化行俗美，其君子質直，好義而恬於進取；其小人則愿慤少文，而安於勤勞。舟車不通，商旅罕至，惟以耕鑿爲務，故無甚貧甚富之家。蠶業不宜，絲綿罕得，惟以麻枲爲業。西隣章貢，南接海潮，山深林密，巖谷阻窮，四境椎埋頑狠之徒，黨與相聚，解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爲畲民。時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

其害官被其擾蓋皆江右廣南游手失業之人逋逃于此漸染成習比數十年間此風方熾古豈有是哉 圖志云 郡有三僊二佛八多好善藝文儒術亦多民產薄故嗇用性直故少詐 郡江志云 長汀西接贑界南抵上杭民生其間淳朴無文男女織食其力 寧化爲邑民淳俗朴衣不貴文繡器不尚彫斵道不通舟車民不慣商賈 山多田少土瘠民貧 清流記云 山勢巍峩水性激烈人之生也資稟朴茂故其氣習勁毅學文者安分義尚武者奮忠勇農以耕稼自力婦以績紡爲功其爲話言也平易其爲服用也簡朴風俗槩見於此 蓮城記云 上杭與梅潮三郡夾界風淳俗質每遇秋冬之交多有嵐瘴民易疾病蕪土曠人稀山深林密又有江右游手輕生之徒逃聚于此呼嘯儻侶土著之民不違寧處其威驅勢迫束如之何惟上之人御得其道庶無虎兕出柙之憂 武平南抵循梅西連章貢篁竹之鄉煙嵐之地往往爲江廣界上逋逃者之所據或曰長甲或曰某寨或曰畬洞少不加意則弱肉強食相挺而起我之田產爲所占據而不輸官鄉民妻孥爲所劉掠莫敢赴愬土著之民日見逃亡逋聚之徒益見恣横 上杭記云 武平本爲中縣今則黃茅白葦煙火不接職此之由 新圖經云 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爲汀 圖經云 慈竹笋抽疑夏犨

木犀花發認春香 按孫公談圃載林君字奮擧詩于孫莘老家其在汀洲作此詩一聯道盡汀州風景 廣陵志云 全閩形勢數臨汀輔嶺連疆似井陘江匯重淵鎖地脉山橫華蓋應天星 宋尼遠詩

戶口

臨汀志 汀初隸晉安爲新羅縣唐開元間福州長史唐循忠據引誘逋逃戶三千餘置郡正元杜祐作通典戶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千九百九十五迨宋朝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戶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戶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戶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倍彝中更紹定寇擾因以饑饉流亡幾致減半數年來寖復其舊有以見宋朝鴻恩厖澤涵育之深云 祖帳戶一十五萬三百三十一戶計一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總計三十二萬一千八十口 主戶 坊市二千八百八十九戶計五千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千二百三十三人總計七千二百三十八口 鄉村九萬九千八百二十五戶計一十二萬四百四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三萬六百九十一人總計二十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口 客戶 坊市二千三百九十六戶計二千五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八千二百一十三人總計一萬七千一十八口 鄉村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戶計四萬七千四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四千五百八十一人總計五萬一千九百八十六口 遞年見管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一戶計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八人總計五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口 主戶 坊市三萬三千四百五十六戶計八萬二千一百單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四百一十五人總計八萬三千五百一十六口 鄉村九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戶計一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四百三十九口 客戶 坊市三萬九千一百七十戶計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二人總計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四口 鄉村五萬六千九十一戶計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九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三百一十三人總計九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口 除新收落帳外見管二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三戶計三十三萬五千一百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人總

計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口 主戶 坊市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九戶計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五百四人總計八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口 鄉村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七戶計一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三萬三千七百三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口 客戶 坊市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一戶計三萬九千九百二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總計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口 鄉村五萬六千四百三十六戶計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總計九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口 唐正元間戶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戶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戶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戶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倍九域志戶主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寰宇記唐開元戶四千六百八十 宋朝戶主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客四千二百七十七郡縣志宋朝戶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七 隆興二年 江浙須知係至元二十七年元抄籍定本路總有戶口 諸色南戶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戶計二十三萬四

千一百九口。軍戶二千四百二戶。站戶三百三十二戶。醫戶一十六戶。儒戶五十戶。舖兵二百四十二戶。匠戶一戶。無名色民戶三萬八千六百二十一戶。僧寺道觀八十七處。計一百五十二名。僧寺六十七處。僧行等七十五名。道觀二十處。道士道童等七十七名。

稅賦

臨汀志 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貧。二稅視他郡爲重。朱文公熹。運使王公回。郡守祝公櫰。布衣雷衡。皆請行經界。迄不果。昔固已病之矣。更紹定寇擾。阡陌濬蕎。常賦陷失。而郡計窘。或業去產存。或業輕產重。而民力殫。官版簿不明。民砧基無有。姦豪擅利。貧弱罹殃。經界之行。實今日急者也。事大體重。念非得請於上。則郡家亦未易爲。採民風者宜有訪於此。 夏稅。

本州原管六縣夏稅一萬九千一十八貫七百九十三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七萬八千三百八十九貫二十二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錢九千六百五貫九百三十八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四萬三千七百九十七貫三百二十四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九千四百一十二貫八百五十五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一貫六百八十八文。錢會各半。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稅錢。四千二百六十九貫二百九十二文正。計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九貫七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八百四十三貫九百三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錢一萬五千五十二貫三百五十三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四百二十五貫三百五十四文正。計四千一百四十七貫三百九十四文。錢會各半。

寧化縣額管稅錢。四千三百二十一貫四百二十九文正。計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六貫九百九十三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一百七十三貫五百九十七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一萬二百九十九貫八百五十七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二千一百四十七貫八百三十二文正。計七千九百四十七貫二百三十六文。錢會各半。

上杭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九百四文。計錢九千七百八十三貫七百一十八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三百八十八貫。四百五十五文正。銀錢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三百一十貫五十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二百四十五貫四百四十九文正。計錢五千四百七十三貫六百六十八文。錢會各半。

武平縣額管稅錢三千六十一貫八百六十九文正。計錢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一十七貫四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一百八十七貫七百七十文。錢會各半。

清流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貫八百八十九文正。計錢八千六百一十七貫八百五十九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三十貫八百五十三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五百三十貫三百一十一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五百貫三十六文正。計四千八十七貫五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

蓮城縣額管稅錢。二千一百一貫四百一十文正。計錢一萬五百九十二貫五十八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九百五十二貫四十七文。錢銀草麥四色。紬計五千四百一十六貫九百八十三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一百四十九貫三百六十三文。計五千一百七十五貫七十五文。錢會各半。 秋苗。 本州原管六縣秋苗。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石。四斗三升七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苗米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六石。三斗一升。 續根括到賊絕戶。撥充諸寨軍食米。二千九百三十七石三升。 逃絕戶無納。三萬九百六十石。九升七合四抄。逐月和糴米斛。添湊軍支糧食。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秋苗一萬五千二百二十八石。六升五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九千九十石。六斗四升。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三十七石。四斗二升五合。

寧化縣額管秋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三斗九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六千四石。二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安遠四寨軍食。計米二千一百八石。五斗一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二百五十一石。六斗三升四合。

上杭縣額管秋苗八千六百五十石。七斗六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三千二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梅溪寨軍食。計米二百八十七石五斗六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八百八十四石三斗五升四合。

武平縣額管秋苗八千五百六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實納苗米二千三百七十八石九斗。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二十七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清流縣額管秋苗六十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二升一合。 紹定寇擾後實

納到苗米二千八十石八斗六升。根括賊戶撥充明溪寨軍食計米一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逃絕戶無納四千七百二十一石九斗九升一合。

蓮城縣額管秋苗六千八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八合。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二千八百二石八斗一升。根括賊戶撥充北團寨軍食計米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九升。逃絕戶無納三千六百三十七石四斗四升八合。役錢。本州管六縣免役錢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四百六文。係諸縣徑自拘催支遣。長汀縣九千五百六十三貫二百三十八文。寧化縣九千六百七十九貫三百三十二文。上杭縣五千八百九十九貫九百四十八文。武平縣六千八百五十八貫五百八十八文。清流縣五千九百六十二貫二百三十文。蓮城縣四千七百七貫二百七十文。以上皆據舊志端平間李敷文改定數目該載。房廊地基。房廊地基及州前西廊行廊錢每年二百七十三貫三十二文。錢會各半。歲終監納。地基錢每年一十八貫六百五十文。錢會各半。歲終催解。城内廟官軍典催納行廊錢每年五貫三十四文。省歲終呈帖兵官催解。濟川門外房廊錢每年除減免外合納錢四十八貫文。錢會各半。係宗子趙必

文請佃。歲終監納。定光院祐聖堂淚官田稅錢每年納九十二貫二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歲終解納。軍資庫每年催房店錢一百八十一貫五百三十五文。錢會各半。以上係見催數。鹽課　本州合發朝廷綱運官軍衣賜。全藉賣鹽趁辦。舊額運福鹽每年八中綱。實搬到鹽四中綱。多至六中綱。後以涉歷艱難。動經年歲不到。多欲更革。前長汀宰劉元英爲樞院申請。欲令汀民與長汀寧化清流並照上杭武平蓮城體例改運漳鹽。郡守趙崇模申請。謂搬運漳鹽。係遵陸路。恐脚夫有改反爲一方之擾。莫若改運潮鹽。紹定五年準尚書省劄。從本路鄰轉運之請。許本州及諸縣艱於運福鹽者改運潮鹽。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諸監司移文潮州立定體例。候本州搬載鹽綱。須是從官納錢請鹽。不許場務邀阻。多收稅錢。續準運司牒本州催促一面搬運。貴認本司淨息。準擬供給。吐潭月粮衣賜。不可頃刻乏興。本州遵稟牒長汀縣根括諸里船梢水手條具河路灘險。陸路扛搬。因依陸續支錢發遣船戶往潮州界搬買應辦。郡計並非從官給賣。其鹽經由潮州潭口場納稅過上杭縣。從官檢秤發賣。今到本州交卸。每綱一十船。共搬鹽四百籮。每籮二十貫足錢重。每一貫錢重官支買鹽脚載納稅盤磯扛搬等錢共三百文外搬盤上岸及包鹽箬葉稈

綵合千人食錢等費在外。本州從來鹽價每斤一百六十錢。重賣錢一百八十文足。自後逐次裁減每兩賣錢六文足。每斤賣錢九十六文足。歲約運三綱。綱吏多阻滯。以致違限。或止兩綱。或兩年通五綱。每年解納本路運司鹽息錢七千六百五貫四百一十六文省。提舉司吏祿錢三百一十二貫文。又支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錢二千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長汀縣元撥福鹽。紹定間本州申請改運潮鹽。每綱一十船。每船載鹽六十籮。每籮二十貫足錢重。舊制每斤價錢二百六十文省中半。嘉熙間提刑章公順每斤減三十文省。淳祐間宰陳顯伯撥青泰上二都鹽三百六十三斤拘錢會入學養士。寶祐間郡守周公晉拘回營陽第五第六第八都歸仁第一第二第三都。僊桂第一第二都後買州鹽。寶祐間準提舉湯公謀行下減免逃絕戶錢二十斤。寧化縣運福鹽每年運四中綱。到清流嶺下交卸。別顧船搬運入縣。一中綱計七百一十七籮。每籮淨鹽一十七貫二百文重。分東西廊發賣。東廊甲戶鹽額每月一萬七千斤。今止一萬六十斤。西廊賣縣郭三都人戶。貫不買從其便。無定數。解提舉司吏祿見錢二十貫五百文省。十七界會一百二貫五百文。州淨利錢三百六十二貫八百八十八文省。十七界會一千八百一十三貫五百文。通判

廳贍學鹽頭錢見錢二百伍十一貫四百二十二文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上杭縣舊運漳鹽。紹定間郡守李公華申請改運潮鹽。抗與潮接。私販旁午。艱於發賣。逐年只就潭口場撮買三綱。每一綱計一千七百秤。武平縣運漳鹽。每年十小綱。每綱一萬斤。斤爲錢一百六十二文。邑去漳餘十程。皆陸負。例和顧里夫分番接運。清流縣運福鹽。每年四中綱。每綱六萬斤。每月發賣諸團里民戶食鹽計七千八百包。每包二百五十八文。錢會各半。蓮城縣運漳鹽。舊例官給綱本錢。顧誘丁壯陸負。而官民中分之。近年官差人吏齎錢往漳州買鹽。載上水頭和顧里夫。往水頭搬擔交卸。舊例編排民戶分四等給賞。上等三百文。中等二百一十文。下等一百二十文。四等六十文。自紹定兵火後。戶口凋耗。不許計口分等。只憑甲長請鹽分賣。以上該載諸縣所申。互有詳略。

六縣每年合解春冬衣賜等青冊錢。長汀縣錢會七千四百四十七貫三百三十六文。寧化縣錢會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四貫六百八十四文。上杭縣錢會三千六百二十六貫二十二文。武平縣錢會五千四十七貫八百一十六文。清流縣錢會六千七百八十二貫一百二十三文。蓮城縣錢會六千一百七十五貫七百九文。以上並逐月拘催年終解

足、商稅。州城商稅務。祖額收錢一千三百五十九貫二百八十三文。政和八年收錢一千四百一十六貫五百六十四文。新額收錢四千九百九十九貫二百六十七文。紹興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准運司牒文准都省付下汀州奏城下務自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年所收商稅比祖額併增依法取酌中一年收錢遂取紹興十八年收錢數立為新額計上項逐年收錢六千二百六十三貫八百三十八文每日遇晚隨所收多寡以十分為率解赴知通衙交納州庫六分通判衙四分以、供本務所中。寧化縣商稅務。祖額收錢二千七十一貫二百二十七文。今收錢二千四百七貫六百三十四文。

供貢

臨汀志九賦斂財。九貢任土。上無苛於取下之制。下有樂於奉上之忱。汀地產無奇土貢不作賦色目亦重。惟是坑冶屢歇之久歲額白金買債價日以殘。雖屢革提猶以為病云。上供銀每歲解發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州庫代輸建昌軍撫州銀一千一十兩八錢三分五釐。諸縣樁解錢六千九百三十五兩。長汀縣一千五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寧化縣一千五百六十兩四錢五分。清流縣九百六十八兩七錢七分五釐。上杭縣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三分。武平縣一千一百一十九兩八錢九分五釐。蓮城縣七百七十五兩。州庫樁辦上中下三限頭子銀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三分七釐。舊額解上供銀二萬三千兩淳熙間七年九月郡守江公瑞奏請祖宗舊制以汀州地有坑場銀貨易得不宜蠶桑衣賜難辦令本州歲出銀六十五兩為建昌撫州代輸上供銀令建昌歲出絹四千五百三十七疋紬三百三十五疋綿二千兩撫州歲出綿七千五十兩急副本州官衣賜通融相濟及本州代輸二郡上供飭送籍為定額為建昌撫州歲出綿絹只到本州一吏兵火來比失納本州既無本色綿絹可給衣賜不免紐折價錢支給而代輸二郡上供之銀常自若也乞將汀州每歲見發上供銀數內豁除代輸建昌撫州銀六十六十五兩下江西運司徑行督責逐州起發仍於本州歲發數內額豁其本州合用官兵春冬衣賜管認自行措置支給得旨令江西福建運司依所陳事理施行。本州實合解六千九百三十五兩續准運司牒文備省劄從江西兩運司申請乞將建昌撫州均認起發物帛以三分為率令江西運司措置均認一分福建運司均認一分其餘一分行措置續又准運司牒本路一分銀二千二十二兩更令汀州每

歲認發一半銀一千一十一兩。通計本州每年實發銀會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聖節錢 每歲進奉二千兩赴行在右藏西庫交納係諸縣樁解。長汀縣肆百五十兩。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清流縣二百七十六兩六錢。上杭縣二百七十六兩七錢。武平縣三百二十一兩六錢。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州庫又樁辦頭子銀一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大禮銀 每遇大禮年分解發進奉銀二千兩赴行在左藏西庫內交納亦係諸縣樁解。長汀縣四百五十兩。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清流縣二百七十六兩六錢。上杭縣三百七十六兩七錢。武平縣三百二十一兩六錢。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州庫又樁辦頭子銀一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又簇辦賞給錢會九千七百七十貫九百一文。舊例諸縣樁解銀二千兩錢六千貫餘錢州庫湊支。嘉定十六年郡守趙公崇模奏乞從本州自行遺積代為諸邑盡數認解其諸邑合解之數並已蠲免十七年牒請乞將合解本州官錢截撥買銀二千兩赴州交納圍綱起解及本州簇辦會支給諸軍賞賜至今為定例焉。免丁錢 本府祖額管催僧道免丁錢二千三十六貫五百文錢會各半嘉熙二年准都省指揮照年辦增催一半自是歲催三十五十四貫八百文銀會各半分上下半年起解赴行在左藏庫送納。見錢細計銀四百七十兩五錢一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二十七貫三百文。鉛本錢 本府額辦上供鉛本錢三千貫中半照紹興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已降聖旨指揮截撥發下通判廳應支屯戍左翼軍券食供至年終打筭將截使不盡錢會起解至開慶元年准戶部行下每年分兩次取解本州遵稟以緣會中照分限解赴行在右藏西庫送納。銀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貫。牙契 牙契係司法廳拘催逐時承准提領催契所發下契本收趁牙兒以十分為率隨季行筭分縣解納內三分撥充經制一分充州用六分解赴提領安邊太平庫送納其每年收到錢數不等解發諸司。都大提點司進奏官供給錢二十八貫九百五文。轉運司進奏官供給錢一十六貫二百七文。提舉常平茶事提幹任三年滿遞接牒本州支錢會二十七貫二百七十三文半年中解。安撫司簽廳白直每年十八界會二十三貫三百文見錢七十七文。經總制元額六百三貫二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助學養士二百貫錢會各半分上下半年發下。通判廳財賦 經總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八貫九十三文又在州倉庫頭子等錢隨出納數拘

收無定額。又六縣搬鹽綱頭錢。鈔本折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八千貫文。三司錢。官戶役錢、統置官供給錢、減利銅錢六縣共解到二千四百六貫陵六六十文。贍學錢。取於本州及六縣搬運鹽綱羅頭錢每年分十二月發下州學錢粮官交管養士。每一月計二百九貫九百六十一文。牙儈等錢。隨民戶印契價貫拘收無定額。常平義倉米。係隨民戶秋粮帶收租額每石收五升。近於寶祐四年准提領所行下每石收一斗。年額管催六縣共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五斗六升。以上據通判廳申到數目共載。通判廳經總綱起解於行在右藏西庫送納嘉定十七年准戶部取解錢會五萬二千七百一十七貫七百一十文。近於寶祐四年准戶部行下。以五萬貫爲額。至開元年又准戶部拋冊增作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二貫四百一十四文。土貢杜佑通典貢蠟燭二十條。唐地理志亦貢蠟燭。九域志貢蠟燭二百條。今貢無。舊貢元一統志云布。長汀諸色皆貢

土產

臨汀志禹貢揚州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注謂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厥篚織貝。注謂織細紵。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自今觀之。閩中諸郡非負嵎瀕海。則被山帶谿。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大率地狹民稠。大半他業。而田多依山。無甚旱澇。汀在閩而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豐約不大相遠。糶不出境。故穀價常賤。比屋而績。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曠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屬。其氣候多暖。故花果之種類時序。或似嶺南。

穀之屬。秔。穤。粟。麻。豆。菽。

帛之屬。綾。土。紬。土。布。苧。葛。蕉。麻。綦花。吉貝。

貨之屬。金。銀。銅。鐵。蠟。蜜。糖。蕈。靛。紙。紅椒。

花之屬。碧桃。蒨桃。閃爍桃。紅梅。黃香梅。海棠。酴醾。薔薇。杖棠。郁李。玉堂春。長春。惜春。玉蝴蝶。錦帶。躑躅。山茶。薝蔔。素馨。茉莉。萱草。含笑。四月菊。石竹。朱槿。山丹。麝香。滴滴金。金線蓮。賓相。白鶴。玉簪。柚。麝香萱草。

藥之屬。半夏。地黃。菖蒲。茱萸。麥門冬。香附子。天南星。骨碎補。白芨。凌霄。何首烏。薑黃。黃連。蒴藋。黃精。牽牛。地骨皮。乾葛。石菖蒲。牛旁子。雞蘇。薄荷。白芷。高良薑。白扁豆。荊芥。牛膝。赤石脂。禹餘糧。香薷。白藥。寒水石。紫金藤。蒼耳。泥礬。降真香。旋覆花。土黃。土芎。五加皮。苦參。山薑。山椒。五倍子。桔梗。蓬朮。石竹。馬兜鈴。卷栢。茵蔯。地榆。單竹黃。車前。山藥。

竹之屬。苦。筀。筋。甜竹。淡。紫。赤。黃。斑竹。江南。慈。

果之屬。桃。李。杏。梨。柿。棗。栗。橘。柑。橙。蓮。梅。芡。藕。菱。櫻桃。林檎。枇杷。石榴。金橘。香櫞。甘蔗。榧子。楊梅。茨菰。兔茈。土瓜。薯。蒲萄。水精。馬乳。銀杏。

木之屬。楠。杉。松。梓。楓。槐。樟。柘。桑。桐。柳。桂。枸。檜。櫧。櫃。櫟。兜樓。羅文。相思。金潮。白牙。大洞。紫棱。黃檮。黃楊。梌。櫸。

畜之屬。牛。馬。騾。驢。羊。犬。豕。鵝。鴨。

禽之屬。鷺。雉。烏。鵲。雀。鳩。鴿。鷽。鷗。鷳。天色　白色　鸂鶒。杜鵑。啄木。山鵲。鷺鷥。山胡。山和尚。畫眉。提壺。鵪鶉。十二紅。布穀。伯勞。白鷴。吐綬雞。鸛。百舌。鴉鸛。

獸之屬。虎。豹。熊。象。鹿。麞。麖。麂。豺。猴。兔。獺。野豬。毫豬。竹貍。穿山甲。山羊。

魚之屬。鯽。鯉。鱸。鱔。鯿。鮎。鯇。鰻。鱖。鱵。鰷。鰱。龜。鱉。鱠。抱石。

元一統志銀。九域志云。有場在長汀縣之上寶。又有歸禾扶口二銀務。寧化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銀場。鐵務在長汀之莒溪。蠟場。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爌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臣馬承志
圈點監生臣吳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山川

臨汀志汀界閩粵西南徼崇崗複嶺深谿窮谷山聯脉於章貢水趍赴於潮陽千山騰陵餘五百里然後融結為卧龍山四水渊匯幾數百折然後環繞而流丁於是山之斗絕者寬舒而端重水之湍激者清泚而深沉舊澼名宦例以山水郡稱賞昔元豐郡守陳公軒詩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繼臘梅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又云山遭庾嶺為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郡倅郭公祥正詩云城池影浸水邊水鼓角聲傳山外山誦者可以想見山川勝槩云 郡城內卧龍山山脉分支於頓之寧都東北為虎頭山歷石城界走五百里為大琴坪為茅坪又為上下三田過瑞金界委蛇至石含源過脉白鶴仙云汀州地脉長透常二龍過水石合雷是也由長龍溫地肇峯獅巖直渡橫溪屹然平田中一山盤礴不與群阜屬如龍卧狀實州治主山也登山椒洞見井邑他山皆拱揖俯伏其下舊經云亦名無境山郡縣志在州治之後實為主山州之四山環繞拱揖皆朝此山也 元一統志為本郡主山山脉分支于頓之寧都白鶴仙遷郡治於此郡居于位山象蜿蜒有龍之象城內東山為龍首橫岡為龍脊西峯蘿溪院為龍尾州治盤礴實占龍腹偃卧如龍狀故名卧龍山 東山在城內正東乃卧龍山之首古松偃蹇鸛鶴來巢上有鄞江臺旁有五顯廟乃古跡 橫岡扇在汀州城內東北乃卧龍山之左支橫於中路故名 金乳泉在汀州宅堂東卧龍書院之右即三瑞堂舊基大中祥符間郡守趙公遂良就州後翔庵延定光佛往來憩息趙指庵前枯池曰勞師出水師即以石書偈四句投池中山礦生金乳池實關閩門石礦水直出供參天心事未信宿間清泉衍出郡人采偈中語名曰金乳池心甃為一井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字濱翁將小亭覆之仍為之銘曰六祖草錫曹谿發源定光既偈卧龍涌泉見扁曰濱翁泉 魁星井在儀門外西南州院前 文曲巨星井在州廳西甲仗庫內 祿星井在州後園西北東山堂前 文曲井在州廳東南僉廳前 廉星井在州東南判廳前左 武曲井在州東南省倉後 開星井在州東北塔院前舊傳白鶴僊遷郡之初謂形如斗今於城內按斗象掘地為七井以七星名之 鄭長史井在福壽樓南街

城下。鄉人鄧正己開鑿掘至丈餘，遇盤石。聞其下有泉聲，鄧令匠者鑿之，工畢，以鐵杵撞石，石穿泉迸，四時不竭。輿地紀勝：二老峯，在城東五里。閒雙石峭立如人形，故名。　飛來石，在汀州城内雲驤閣西畔，乃一夕雷雨而至。　鄞江，九域志又宋朝郡縣志云，即東溪水。元一統志：三溪水，视穆方輿勝覽云：東溪水自鄞坑來，西溪水自湘洪來，合。陳軒詩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山。郡縣志：臨汀大溪四：曰東溪，曰西溪，曰南技溪，曰横溪，至高灘角合而爲一，至於麻潭。山勢詰曲，水流九折，號爲九曲，入潮州界。寰宇記載白石溪水，鄞江志無之。

長汀縣　臨汀志：南山，在長汀縣南三里。山脉自石含分支，由湘洪峽過鶴龍崆，崖高坑，起鷓鴣石，又里許秀峙爲南山，實州治朝山也。白鶴仙云：一龍湘洪峽裏過，却在南山飲水來是也。文殊院，同慶寺左翼軍駐劄寨在其下。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渡溪緣石磴，問寺轉松崗。又有與郡倅鄭公祥正游南山倡和長篇，見鄞江集。豫章洪芻有詩云：煙花淡蕩連三里，雲樹低迷過一州。岡献卧龍春色老，氣横野馬日光浮。元一統志：屹然如屏，其下坦夷，王象之紀勝云：青葱可愛，山下有文殊、同慶二寺。陳軒詩云：紆然鬟玉洞，屹立分雙户，天生費性景常感磨土污。　拜相山，在長汀縣東南二里。俯挹卧龍山，如人拜狀，故名。白鶴僊云：譚子朝拜相山是也。　圓珠山，在長汀縣正南三里。白鶴僊云：二龍争珠是也。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有詩云：萬疊崇崗揖卧龍，一峯圓頂翠連空。今爲六祖道場。紹定間郡守李公華書扁倚松二字。元一統志：圓志一云龍珠山，形如圓珠，故名。卜者謂爲龍山居郡木位，即府治對山也。　玉女山，在長汀縣南十五里，四時花卉不絶，月明籟寂，隱有音樂聲。舊傳王氏女修真之所，下有通僊橋。郡縣志：高神青實。　靈蛇山，在長汀縣南百八十里。山舊多蛇，下有佛廬及蛇山廟。九域志載爲勝跡。寰宇記：在州南三百八十里。　馬鞍山，在城之巽方五里。　展旗山，在長汀縣西七里。　蓮花山，在長汀縣東十里。　筆山，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鷄籠山，在長汀縣北五十里。舊經云：高十五里，九域志載爲古跡，本郡富國先生王中正成道之所。馬鞍而下，玉山背以形得名。輿地紀勝：郡倅鄭公祥止詩云：神僊之廬名鷄籠，千春翠玉擎寒空，秀色凌風入城郭，半銜號日金濛濛。　瀬溪障山，在長汀縣西三十里。　赤坑障山，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翠峯山，在長汀縣東北四十里，壁立千仞，紺碧可愛。　七寶山，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舊出七寶，故名。下有上寶場，今廢。　西峯，在長汀縣西，乃卧龍山之右支，上有西峯、法林、羅

漢三刹。　宜巖，在長汀縣南五里，崇觀間宣明隱居之地。洪芻有詩云：一綸涵碧礴溪釣，千穗垂黄谷口耕。又云：路側似逢君子儒，歲寒空老大夫松。　石燕巖，在長汀縣南，昔有遇驟雨於其下者，見飛燕數十集石上，雨止視之，皆化爲石，故名。輿地紀勝：石燕巖，在城南七里。　通濟巖，在長汀縣東十里，大觀中，僧惟秀奉伏虎香火於其間，祈禱響應。　獅子巖，在長汀縣東南九十里，宣德南雙石爲門，定光佛常振錫於此，云後百年有天大發，非吾久居之地，遂去之。自是僧徒不違寧處。輿地紀勝：獅子巖，在縣東南五十里。　霹靂巖，在長汀縣拜相山隈，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闢，中有丹竈猶存。今爲佑聖道院。元一統志：霹靂巖，在汀州城外鄞沙埗，宋元祐初，白晝忽迅雷一聲，巖實劃開，中有丹竈，上有像，莫其神像窟宅，後就巖間創立道堂，中華陽衣鶴氅之士多游於此。　雲谷巖，在長汀縣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朝斗巖，在長汀縣南山峰，緣石捫蘿而上，俯視城市，有佑聖廣祐福善王祠，祈禱必應。長汀宰陳顒伯有詩云：分明貯秋汀一角，三山林翁有詩云：鯨壇夜朝斗在目，石室晝卧雲生胷。　佛嶺，在長汀縣東南五里，乃鄭長史趺視之處。　東莊嶺，在長汀縣東五里，下有民田千頃，故名。　白葉嶺，在長汀南十五里，上有白鶴庵。　集木嶺，在長汀縣南二十里。　枸木嶺，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大息嶺，在長汀縣東五十里，歸嶺，在長汀縣東南五十里，往蓮城路。　分水嶺，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白頭嶺，在長汀縣西二十里，舊經云：常有白雲籠其巔，故名。　新路嶺，在長汀縣西六十里，抵瑞金縣，乃汀贑分界之所。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修隘以備贑冦，名羅坑隘。郡縣志：新路嶺，在縣西六十里，山險壁立，砂礫崎嶇，行者病焉。嶺背即贑江西北，乃天所以限閩中也。　湘溪嶺，在長汀縣東南三十五里。　流源大嶺，在長汀縣東南四十里。　葭荷嶺，在長汀縣南百餘里，地產葭荷，故名。見九域志。　索溪嶺，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　蒼玉洞，在長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傍兩石對峙如門，中闊玲瓏，炭叢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煙嶂、僊掌、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篇章最多，姑舉其槩。運使符公之奇絶句云：蒼玉門徑闢，白雲庭院深。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郡倅鄭公祥正云：片片水崖裂，淙淙雪浪深。峯頭有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聲小，山横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崢嶸相倚洞門開。天生抵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蔡禹云：向來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主隅。誰料七閩煙瘴底，半巖風物似西湖。舊東莊潭泓其棠後湮塞，今遠徙教場後矣。

元一統志。蒼玉洞。鄞江志云。在縣東二里。在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蒼玉。石岩高處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裕卓錫于此。門左有亭曰憤旦。皆爲一郡游觀之勝。緊待之奇峙滑福建日。又游有詩無。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巘。森列左右。小澗橫紀。壇雲環繞。有聖水橄竹。野花異草。　僊隱洞在長汀縣雲驤閣下。石徑沿溪巉崎深窈。外有兩石挾一小石。天然成門。內頗寬博。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闢開以發天秘。刱溪堂及數小亭其闕。繼而郡守林公岊刱洞天書院及白鷗亭。今並廢。惟有白鷗亭記。膾炙人口。　烏石岩在長汀縣惠民橋之上流。　石壁在長汀縣南二十里下有庵　白面石在長汀縣西五十里。　寅湖在長汀縣東二里。周回百步。以其居郡寅位。故名。中有小山雖水溢不沒。湖光紺碧可鑑。春生不涸。郡人鍾伯濟有詩云。百丈平湖一點山。碧琉璃湧小蓬圜。長汀寧錢厚濒湖。創亭。寶祐間郡守周公留重創。　辛湖在長汀縣西一里。周七十步。居郡辛位。故名。　子地湖在長汀縣東十五里。居郡子位。故名。乃東禪寺常住。今墾爲田。　青草湖在長汀縣東五十里衆牙林。深不盈尺。廣不盈丈。生草四時長青。故名。運使將公之奇有詩云。地無一勺水。安得有湖名。世事果如此。風波平地生。

正溪。自寧化界李地發源出石舍。歷謝地新橋湘洪峽。過還至東莊潭分爲二派。北一派流有平橋。一派流濟川橋。至高灘角復合。陰陽家謂之隨龍水是也。　東溪。自翠峯發源。會鄞坑水流高洋橋。至張陂與正溪合。北溪自橫坑發源曰橫溪。過攀桂橋而下與正溪合。　西溪自大原發源。過杉嶺至南拔橋東流。白鶴仙云。宋元繞城歸異是也。尤一郡風水所關。治平五年築城塹濠。官砌石陂于南拔橋下。引一派東注迄崇善坊。興雲橋與正溪合一派又東至于西田。過富文坊洲湖廟前與正溪合。　小湘溪自長汀縣東南原發源至湘洪廟前與正溪合　捽步溪在長汀縣東五十里大息嶺左發源。至南田與正溪合。　南溪在長汀縣南二十五里。其流不一。至則橋合。溪歸西南過普濟橋。至南口與正溪合。宋字記。漳水在長汀縣。去州東四十里。地名石漈。內流出從城過。直至貫南湘州通小船。　龍潭在城東雲驤閣下東岸。建龍王廟。遇旱則築壇而雩。祥符間數爲民害。郡守趙公遂良請定光佛書偈正之。偈云。大風吹起勢。潭水轉勢頭。沙石空來堆。水心主巨州。其患遂止。　東莊潭舊在東莊嶺下。今水徙流于郡教場後。　白步潭在長汀縣東十里。　麻潭在長汀縣南十里。郡之衆流皆會于此。山勢蟠互。過此折爲九曲。　曲潭在長汀縣南三十五里。　大潭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　魚梁灘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法林聚漿泉在長汀縣西法林院。舊傳有老僧講法華經。一夕塞牘皆明。出見龍蟠石上。僧以聚漿覆之。癸作聚漿入石丈餘。石裂爲泓。如聚漿狀。甘泉坌溢。自郡守陳公軒。鄭倅郭公祥正。熏若泉上。倡和長篇凡八。郭命名新泉。泉側頭高陳詩云。造石無聲下無穴。倅之不盡酌不竭。鍬旒送響落清瓷。鏡奩破碎冰壺冽。又云。奇哉江南郭夫子。一顧能令泉價美。郭云。惜哉無名人不聞。惟有寒泉弄清冽。後守倅多有題詠。不能盡紀。嘉泰間郡守趙公彥繝遊此庵流觴以脫穢。泉流遂塌。後熙謝之。閱日乃復厭清。有碑記其異。　湯泉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曰何田市。周數十丈。能熟生物。紹興間縣丞江灝乃請于郡。層石池之。鈞流渠之。入跡寒泉以破其烈。其向爲兩浴室。使男女有別。旁結庵名無垢。環繞皆場。惟佛殿後正中有井泉清冽。從因作露臺于上。泉遂湮塞。識者惜之。長汀尉李挌爲之記。　一在長汀縣南百里安仁保。由石竇中湧溢如拖紳。溉田甚衆。　玉泉在長汀縣東南七十里。清冽而甘。流爲瀑布。有僧卓庵其下。前後植茶。其品甚高。興建溪相伯仲。號玉泉茶。　鄞江井在長汀縣東金花坊。深僅三尺許。溉田甚衆。拜之重於他水。春秋則外入水而不溢。夏冬則內水出而不竭。

人甚異之。　南亭井在長汀縣南富文坊。甃爲八角。闊丈許。引手可掬。　鄭家陂在長汀縣東二里。　西田陂在長汀縣西一里。　南拔橋陂在長汀縣西二里。以石障陂。引水入官濠東流。　官陂在長汀縣東二里積水之所。　中陂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橫截鄞坑水。下灌民田廣袤數十里。　張家陂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何田大陂障劉源溪水。又曰中陂。障黃坑澗水。抱山數曲。三水合流出何田市心。疏爲數十圳。分溉民田。皆底膏沃不減白渠之利。　放生池。因長汀縣東雲驤閣下龍潭爲之。刻三大字于石。　磜角在長汀縣東五里。高巖懸湍。溉田甚廣。　磜頭在長汀縣南四十里。峭壁數十仞。瀑布之聲如雷。　上渡在長汀縣南三里。俗呼橋之頭南橋。俗號上渡橋。　遊龜渡在長汀縣南五里。俗呼橋之南。俗號下渡橋。　輿地紀勝。翠峯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壁立千仞。煙雲出沒。殆不可既。唯天色晴霽。卓午方見其頂。　抱雲石在長汀縣蒼玉洞中。鄞邑志。雙峯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峯巒雙聳。插入雲衢。下出七寶。元一統志。鷲峯在長汀縣管內。蔣之奇詩云。山前十里入青蒼。猿鳥聲中建道場。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

寧化縣。臨汀志。南山在寧化縣南。郡縣志。南山在寧化縣南百餘里。　翠華

山。在寧化縣北。　寶山。在寧化縣北四十里。　鳳凰山。在寧化縣北三十
里。　瑞花巖在寧化縣靈隱洞東北十里。傳有僧僉。謂之下巖。　龍池巖
在寧化縣南四十里。舊經云。昔有龍蟠于此。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蒼龍
蜕骨去已久。山根一穴如天開。寄言俗客不可入。往往白晝生風雷。　西
巖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循羊
腸而上。一門呀豁。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
立。如晨門。石乳下垂。俯瞰筍末。有泉涓涓自乳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
空洞如砥。可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院。石。其
一如方丈。初入黯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乳穴。非然炬不可入。中積石纍
旁有泉一泓。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
蒲匐乃入一小穴。其間寬明。丹竈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
繩墜石下闞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奧。冷氣逼人。不容久佇。　東巖在寧
化縣西巖之測。其窈窱空濶。梯飈磴絆之狀。不減西巖。中亦有數石室。始
入隱隱有像。諦視無有。謂之僊影洞。傍有碧蓮數朶。大如車輪。垂於高蓋之
上。左有石龕。置經其中。謂之經龕。傍有石如玉壺。高可二丈。泉湧壺口。循
壺而流。背成鍾乳。下有芝田五六區。上有鬬石。撞之如鍾。西有石柱高峙

如青琅玕。其南有水自石中出。瀉淺迅急。俄入於石。竟不知所之。又南最
高處有石鶴。若奮翼而飛。旁亦有丹室二巖。前此固有新舊之名。自隆興
改元。邑士伍倖始作是游。表而出之。　獅子嶺在寧化縣南三十里。有石
類獅子狀。　金船嶺在寧化縣東三十里。長老相傳。嘗有金船夜光。鄉人
求之弗得。故名。　羅漢嶺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苦竹嶺在寧化縣北五
十里。　神王嶺在寧化縣北七十里。　南播嶺在寧化縣北九十里。　黃
連洞在寧化縣東五里。地多黃連。故名。舊縣名取此。　靈隱洞在寧化縣
北五十里。舊號洞源巖。長老相傳。治平間。夜半有異僧祖慶結庵其中。後
芟闢其地。重崗疊巘。小澗横絶。有煙雲縹緲之狀。群石詭異。若窻若龕。若
設蓮座。若列鍾磬。若虎鬬鳥勵。且有野花珠草。香氣蓊勃。二石拔地而起。
表有窪搏。若盆若盂。孔泉滴瀝。滿而不溢。鄉人禱旱輒應。病者飲之即瘥。
寶池石在寧化縣北七十里寶池寺之側。傑出群山之上。一名威勝山。
危石在寧化縣北六十里。突然一峯。四壁斗絶。人跡不能到。紹興間。僧
祖月愛其孤高。結庵其上。名曰翠峯。　獅子石在寧化縣北登禁鄉田閒
以象得名。　狂波石在寧化縣東七里赤嵐潭中。長老相傳。舊有二龍蟠
石上。水漲之時。洶湧湍怒。故名。　石龍在寧化縣北五十里靈隱洞之中

以象得名。　蛟湖在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測。舊經云。昔有僧結庵其
上。一日晝晦。見白龍卧波。鄉里遇旱。輒投以鐵。則暴雨怒濤湧出其鐵乃
已。嘉泰間亢旱。郡守陳公韺差官祈禱。應期而雨。歲乃大熟。今置龍王廟
于旁。　柘湖去蛟湖不遠。未嘗損竭。溉田甚多。故名。　羊鴉湖亦在柘湖之側
舊傳鴉噪于木。羊跪于地。忽成此湖。故名。　縣之溪。在寧化縣。發源有六。其正
西抵贛州石城界。自嘶嶺九十里至縣。與大溪合。其西南抵長汀縣界。自
狝棲嶺百二十里至小吳。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其西北亦抵石城界。
自長扷百里至李田。與大溪合。又二十里至縣。此三水。縣之上流也。其東
北抵邵武之建寧南紉之將樂。遠者泝入泰寧而東。近者入縣。與上流合。
且以近者言之。其一東北自臺田嶺與建寧分水。百四十里至縣。與大溪
合。其一正北自苦竹嶺六十里至馬家渡。與大溪合。又三十里至縣。其一
正東自熱水窑頭百里至則潭。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東溪渡上二里
與上流三溪合為一。然後東至清流縣。達于劍福以入于海。郡縣志。寧界
水發源有六。東支青流至南劍福州入海。曹運通焉。　神頭潭在寧化縣
南五里。　龍門潭在寧化縣南二里。　院子坑潭在寧化縣西二里。　龍
潭在寧化縣東一里。舊有廟。今廢。　赤嵐潭在寧化縣東北七里。　班竹

潭在寧化縣南七里。　萬斛泉在寧化縣北五十里。石澗中坌湧而出。流
為小澗。下溉田數千畝頃。　甘泉在寧化縣鷲峯院佛殿前。　潔溪泉在
寧化縣南四里。清洌甘冽。一名滴龍泉。　周家井在寧化縣東百步。雖旱
不竭。　大陂在寧化縣東百二十里。先是田畝爆齊。旱即荒萊。居民協力
障溪以成。至今為利。　吳陂在寧化縣西四十里。有居民吳氏出力為之
灌溉甚廣。人思其惠。故名。　放生池在寧化縣南。　監布池在寧化縣北
二十里。舊名水豐池。生藕最佳。　雷鳴磜在寧化縣南五里。其聲如雷。
龍潭磜在寧化縣西北四十里。舊傳有龜浮水面。溪即漲。鄉人異之。　東
渡在寧化縣東五里。　馬家渡在寧化縣北二十里。　石馬渡在寧化縣
北二十五里。溪有石。其狀如馬。　程步岡渡在寧化縣西北十五里。　留
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里。　禾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五里。寘宇把鐵石
山。在寧化縣東一百五十里。
上杭縣臨汀志。横琴山。在上杭縣南。　金山。在上杭縣北。有石峯並立。號
雙髻山。康定間產黃金。故名。郡縣志。金山下水清洪可愛。胃目如水者。
輿地紀勝。金山在縣之西一十里。　南寶山在金山之陽。郡縣志。南寶山
下於九谷七水入本州大溪。　輿地紀勝。南寶山在上杭縣北七里。與金

山之陽北陵南岸之如手拱定 袍山在上杭縣西南來縣之前山林之木茂盛有陰陽家謂郭坊之民曰袍山蒼蒼青鬱盈坊未幾遭遷于諸 冷洋山在上杭縣東三十五里高出衆山俯見縣治結庵其上 高唐山在上杭縣南九十里 羊蹄山在上杭縣西南百里外高可百丈盤桓百餘里跨汀潮梅三州界危峯怪石千態萬狀山巔常有群羊棲止亂石間人跡不能到故名 卯縣志羊蹄山在縣西南二百餘里高百餘丈 銅鼓山在上杭縣東南百里外拔地特起高數十仞廣周數里民居其下有巖實井泉石壁有倒書十年二字字徑尺舊傳有銅鼓從空而墮至山腰擊石石裂泉迸溢爲巨井潤丈餘其深莫測時有雙魚出遊或施網罟竟不可得銅鼓聲聞巖則大稔 黎公巖在上杭縣南二里 黃楊岩在上杭縣東銅鼓之下地產黃楊木故名 僊女巖在上杭縣東紫沙圍炭山間負崗瞰溪中廣三丈天竅透日松篁翁鬱舊傳有僊女居故名 寶興巖在鍾寮場西北三里近南寶山 管公巖在上杭縣鍾寮場西數里去金山半塗閒深廣數丈有石鼓以石擊之則鳴又有石觀音像昔傳姓管人修行於此 石鍾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滲一巨石擊如鍾聲 東安巖在上杭縣北五十里來蘇團深山中舊有定光嘗棲息於此後徙南安

令有不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 青峯巖在上杭縣南一百五十里 石冷洋嶺在上杭縣東十五里 三層嶺在上杭縣南十五里 大磜嶺在上杭縣西十五里 羅括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雙溪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石排嶺在上杭縣西七十里 香嶺在上杭縣東百里紫沙圍舊有檀香木數本故名 綠嶺在上杭縣南百八十里興化鄉接漳州界 蓮花石在上杭縣南興化鄉屹起大溪中高廣尋丈波浪湍急舟過其下差之毫釐則有覆溺之患狀如蓮花故名 輿地紀勝蓮花石狀如蓮花屹然乞大溪中石空洞有山峰隱然如畫一舊婦人遷之 石龍在上杭縣北百二十里橫亘大溪中背有鱗文遇旱鄉人以沙石疊其背必有大雨水殤去乃已 香爐石在上杭縣之南地名九曲 獅子石在上杭縣東二十五里梅溪寨之西水口山巔高數十丈長亦稱是形相具足儼然石卧數里皆見之 馬跡石在上杭縣南八十里勝運鄉小澗中廣二尺餘厚四之一兩面皆有馬跡居其陰者差小每歲大水巨石皆漂動失其故處惟此不移人故異之 銅鼓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銅鼓山下夾山左右有二湖皆廣袤數丈其一或涸其一雖亢旱不涸 天井湖在上流縣南勝運鄉濶五十餘丈舊傳謂莫測深淺漲者辟易二日水忽涸於十

五里外湧出後春盈秋涸爲常 黽湖在上杭縣北安豐上里廣丈有奇深不可測傳無寸草莫敢狎近舊傳下通大溪乃蛟龍窟穴 大溪發源自長汀衆溪匯合入縣界又與舊州語口水會至縣治之南山下西流五十步而南經潭口至潮入海 金山下溪其聲玲玲清泚可愛東流數里滲入地中惟有沙石號乾坑數百步外忽湧出長流 南寶溪出南寶山下行數里徹有攀水雜之故絕無魚與金山溪合至鍾寮場與南橋小澗竹林坊水合而東流 攀溪赤水出鍾寮場之東與南寶溪合 新田溪出鍾寮場之西與南寶溪合四溪會流至通賢鋪過龍蛇山會語口溪南流至舊州與大溪合 佛嶺泉在上杭縣東十五里自石眼中流出其清如鏡往來掬飲未嘗少減 湯泉在上杭縣興化金豐勝運三鄉皆有之惟在勝運者最熱沸如蟹眼可熟生物旁有冷泉以濟粹濯 靈原井在上杭縣西一里大旱不枯霖雨不溢 碧泉井在上杭縣南三十步 普濟井在上杭縣西一百步 吳公井在上杭縣東二百步慶元間有龍見于中 甘泉井在上杭縣鍾寮場舊治之南故天王院後嶺下闊三尺深二尺熙寧間郡使者經行取諸水較之惟此最重 銅鼓井 事見銅鼓山 渠陂在上杭縣西二里有田數百畝項荒旱相仍鄉民渠姓者募衆爲

石陂方廣數十丈爲經久利陂成歸功於渠故名 高陂在上杭縣南太平鄉其長尋餘其高倍蓰浸灌甚廣 金船塘在勝運鄉濶三丈餘長十倍有奇形如巨艦澄深四時不涸 放生池在上杭縣西通駟橋下 鄉天池在上杭縣南隔溪蓄水備旱澄深不竭 百丈磜在上杭縣北金山之側高可百丈一線之溜發自石罅其聲潨潨然舊有黃金坑險不容足樵者或往焉 水西渡在上杭縣東五里 水南渡在上杭縣南一里 語口渡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丁口渡在上杭縣南三十里 班竹渡在上杭縣西二十五里 苦竹渡在上杭縣東一十五里 赤水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石鍾渡在上杭縣東八十里 黃坑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三槊度在上杭縣南八十步輿地紀勝香嶺山在上杭縣界有香乳實居人採而焚之九域志有香山嶺

武平縣臨汀志梁野山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俗傳高五十餘仞分十二面絕頂有白蓮池昔鄉民採茗誤至一巖見蟠龍臥草莽其門撥蒙茸而入中有佛像經帙鐘磬幢蓋儼然如新欲再往迷失故路按梁野山記古跡有素書三百卷瀑布奔八千秋漢傳蟠石如覆釜蛟湖側又有石龕嵌巖唐開元中福僧持鐵缽駐錫三峯側毒蟒懸象爲之擾伏大曆中衆州

僧靈悟駐山間演法導俗自後龍巖遂蕪。靈洞山在武平縣西十里。上
有僊洞爲洞天之一山。有仙人上馬石蛟池石龜之類旁有靈洞院。洞元
觀皆因山得名。郡縣志靈洞山上有靈石局大洞三十六小洞二十八
大城志圖經所載郡江志無之。雙髻山在武平縣西十里。十二峯在
武平縣南安巖前定光偈云一峯獅子吼十二子相隨是也。王華孫璋有
詩云蒼峯十二碧巖隈豈是飛從海上來靈境莫將巫峽比但令雲雨下
陽臺。南安巖在武平縣八十里形如獅子舊爲龍蛇窟宅俗呼爲龍穿
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八龍歸順起峯作虎嘯巖前石廻好與
子孫興佐衆他時須降御書矣。中有二洞南巖爲正殿寢屋曠石室天然又
有石門石䆫石牀石鼓石虎龍龜猫之屬即佛之正殿東巖差隘而石龕尤
績密即佛宴坐之地今見均發隆。當峯嶺在武平縣北三十里鑿石爲
路其長五里。黄公嶺在武平縣北一百五十里與長汀分境脩阻幾二十
餘里。象洞在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州界林木翳蔚舊傳象出其間
故名後漸刊木誅茅遂禁紆懷抱之地即爲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
俗號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醞釀邑人之象洞洞酒洪有有老酒賦正
謂此但僻遠負固不樂輸故置巡檢寨以鎮焉。綠水湖在武平縣南

安巖數十里間水色深綠可以彩畫舊傳定光佛創院巖中彩畫大繩皆
取諸此。化龍溪在武平縣前百步源出清平鄉水南流合歸順鄉小溪
入梅州又名南安溪。千秋溪在武平縣東發源梁山自東園經忠孝里
入化龍溪。禾豐溪在武平縣東北出當峯嶺下經漁溪九漈合還口水
入化龍溪。露溪在武平縣東北一百里一溪七灣俗號露溪七渡。壞
坑溪源於贛州安遠縣界南北嶺西南流入梅州界。漁溪在當峯嶺下
順明溪在大嶺下小溪西流出會昌縣界入大溪。大順嶺小溪流至
露溪保北流入長汀界七里河。九漈在武平縣東北衆水所聚。龍漈
潭在武平縣西六十里惟石嵌巖舊傳龍穴其間禱旱輒應。聖公泉在
武平縣北一百二十里黄公嶺上泉迸石中舊傳定光佛過此偶渴卓錫
而出視其所有僅杯勺一日十兵過之飲亦不竭。雙井泉在武平縣北
三十里當峯嶺上泉兩泓自石眼出故名。熱水泉在武平縣南三十里
龍泉井在武平縣櫸果院佛殿後乃定光佛所鑿水色澄澈重於他水
舊志云後因欲行經界遣薄院中武有污濁觸之一夕龍鬬于井飛騰而
去自是色味俱變慶元間龍復見水泉洶湧少頃瑩徹嘗之果甘冽如故
靈洞山石井三舊傳葛真人煉丹井。黄田陂在武平縣西七里。放

生池在武平縣西門外。雲礤在武平縣東二十里亦名白水礤水色如
練。元一統志梁山在武平縣東三十里嵯峨險峻其形疊出聳雲霄間山
上有僊巖有天蓮池有覆釜石。輿地紀勝蛟塘在武平縣其水無源其深
無際昔有蛟常爲民患涓南安祖師建院於巖中其毒遂殄。
清流縣臨汀志屏山在清流縣北隔溪之主山。南極山在清流縣南四
里縣之朝山。東華山在清流縣東三里。方山在清流縣溪西五里。
鐵石山在清流縣東百里舊産鐵故名郡縣志在縣東七十里舊未産鐵
因以名之。夢溪山在清流縣東南百二十里夢溪團。豐山在清流縣東
南一百二十里羅村團昔人以其豐大而頂如磨故呼爲豐山磨上常有
雲霧蒙翳秋霽全體方露嶄巖峭絶人跡不到惟採石耳龍鬚者間及阿
麓淳熙間邑有道人劉姓者一日與其徒五人奮勇欲登絶頂於是贏十
日糧腰斤秉燧誅棘捫蘿以進可半日見美榛數千章已而漸有迂逕若
人所經行之地凡六日乃至其巔坦平如砥可坐數十人上有田池碁局
丹竈池有珍禽異藻平地有礎石散亂如故居廢址縱目遐眺髣髴見寧
化將樂沙縣之遠真神僊宅劉寄扶毫楮而往每遇佳處輒賦一詩惜其
不傳耳。灡湧巖在清流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惟石茂林脩竹爲一方勝

槩舊有精舍翔於未縣之前巖乃定光古佛命名鄭遠舉有詩云翠雲卧
石千巖冷黄葉呼風萬里秋。蔣公巖在清流縣北五里叢石嵯峨水險
中寬紹興初有蔣道人居其所能辟穀後不知其所往。獅子巖在清流縣
北歸仁里。七峯巖在清流縣東六十里環列七峯故名。黄楊巖在清
流縣南三百三十里與沙縣接境巖有三其一在淳化寺中有石龍鱗爪
備具其二在半山有虛白洞上通天日中架鐘樓最上爲第三巖有龍井
下透兩巖深不可測左右前後多産黄楊木故名。侍郎巖在清流縣去
黄楊巖僅二三里元一統志侍郎巖在縣乃熙豐間侍郎張萬之祭酒楊時
及友司諫陳瓘少時讀書之所人傳三君子肆業其間不置臥榻歇爲飲
水終歲不到巖下。滴水巖在清流縣明溪之側有石大如斗心中有滴
水雖亢旱不竭故名。鄢隔嶺在清流縣東一百十里下有九龍灘艱運
往來陸逾是嶺二十五里乃復登舟。玉華西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
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嶙峋聳峙騰突撐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窻石
龕石蓮又有觀音獅子象乾道間道人晏榮聖始開闢始爲佛廬紹興間
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哮噤氣與齊碧眼方瞳
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寇經過名刻于石。郡

守林公岊長汀寧陳顒伯天台戴復古皆有題詠。汀州志。石燕洞在其西。靈龜洞在其東。輿地紀勝。玉華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玉華西洞。石燕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西。靈龜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東。獅子洞在清流縣東北一百里小安鋪之側。倨石蹲踞。宛如怒猊。中有數石室。一柱屹立。大如碑鐘。洞外草木悉龍真有塵外景像。正溪源于寧化縣。過縣下爭溪。經九龍灘。趨沙縣而東。夢溪在清流縣南一百二十里。沙溪在清流縣歸仁里。通沙縣。六龍灘在清流縣東一百一十里。亂石聱牙。橫亘蟹互。舟楫不能通。清流縣溪灘枳棘比。陳政數里。有十二灘。名五園。有九龍夢溪間險。六龍灘外。猶有五灘。湯泉在清流縣東南者三。曰池溪。曰丘源。曰嵩口。東庵泉在清流縣庵山之麓。清冽勝於他泉。最宜烹茗。放生池在登真觀前。輿地紀勝。佛日洞與石燕洞相望。中有石觀音聖像。九龍灘在清流縣。乃溪水最險處。綱船過者必遵陸。空舟而行。

蓮城縣臨汀志。白雲山在蓮城縣南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白雲山在蓮城縣西一百里。金鷄山在蓮城縣南一十五里。龍子崗在蓮城縣西十里。天馬山。三僊山。獅子山。金櫃山。已上四山皆在蓮城縣東七里。年架山在蓮城縣南五十里。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紹興間。鄉僧衎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挙翔總宜亭。令趙汝樵翔悠然閣。邑士李仲勉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委地亂紅多少。人悄人悄。隔葉數聲啼鳥。多爲識者稱賞。輿地紀勝。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七里。雙石對峙。壁立萬仞。鶯峯巖在蓮城東南七里。勢如騰雲。傍有瀑布泉。又有石倉。靈峯巖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遶。中有洞穴。成於天然。西寶巖在蓮城縣西十五里。淳熙間始翔佛廬其中。滴水巖在蓮城縣東北七里。石竇有淥溜直透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儲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南峯巖在蓮城縣南百里。淳熙間結庵其中。虎忙嶺在蓮城縣西南六十里。半山有庵爲行人芟憩之所。山峻且長。謂虎過之亦倉皇也。故名。東田石在蓮城縣東五里。峭壁巉巖。高插霄漢。盤礴數十里。溪流環繞其下。絕頂坦夷。石泉流溢。宋朝開國侯彭孫居焉。外有石梯石巷。僅容一人。官置三寨其上。每遇寇警。必移民於此。眞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險。有定光道場。名曰白雲洞。天及彭侯廟。及三君子堂。堂本招撫使陳公韡。邵守李公華。郡倅王公軒。迎春石寨在蓮城縣東田石上。清溪在蓮城縣南。發源長汀磜南新林院前。過北團入清流界。瑞泉在蓮城縣前東畔。湯泉在蓮城縣南九十里。三龍井在蓮城縣南二十里。有雲霧騰起。雨即至。舊傳有三龍居其間。故名。南團陂三。北團陂六。廉湖團陂三。姑田團陂五。河源下里陂七。放生池在蓮城縣西一里。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一　十二

亭館

臨汀志。郡境山明水秀。川迥谷深。登臨亭榭雖不多。而景趣皆勝。絕覽者率徘徊不忍去。他郡未必有也。雲驤閣在州濟川門東羅城上。據龍山瞰龍潭。恍若滕王閣焉。鄞江樓觀。元名清陰。郡守陳公軒詩云。元派雙溪碧。蘸壓亂山青。佛刹盤溪嶠。漁蓑散晚汀。後改延清閣。又改集景樓。紹興間。提刑劉公嶠行郡。登而喜之。改名雲驤。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改名雙清。慶元間。郡守陳公韡復今名。後郡守陳公晪以扁字乃萱容俗書。遂别書雲驤二大字。并絕句鐫于石。嘉泰間。郡守陳公鑄詩云。雲頭落日半規明。林際炊煙一抹橫。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脩。推官李昂英爲記。然早歎且頹。寶祐間。郡守朱公誌爲新之。閣前後皆奇石嶙峋。門左一石高廣丈餘。不麗于土。旁有小石撐拄之。勢甚岌岌。長老相傳。舊亡是。一夕大雨雷飄至。名飛來石。盟鷗閣在上杭縣東。清溪閣在蓮城縣東攔桂橋畔。淳祐間。令羅應奇重翔。蒼玉亭在州城東東禪寺蒼玉洞。群石中空。如閣。提刑林公適命名。巖範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惜亭背石。移而西之。摘令名。慶元間。郡守陳公韡措以亭去石近。移退石拾五丈。有竒。前浚方池。引鄞家陂水於其中。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翔。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元一統志。蒼玉亭在州城。注。昔郡守陳軒詩云。閒向橫清於亭畔。川奇蒼。翠微亭在蒼玉洞群石之巔。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幾翔。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翔。近燎於野燒。有基在。橫翠亭在東禪寺中門之左。崇寧間。郡守陳公粹翔。僧刻崇寧間洪芻二絕句于柱云。風枝兩葉春無賴。石徑茅茨晝不關。綠竹筍高人未覺。紫荊花謝我重來。又云。海棠紅映梨花白。竹杖芒鞋繞屋欄。深處提壺安好語。無人沽酒引陶潛。又階郡守陳公軒遊東山詩中句云。篆破高青知野火。點殘橫練是沙鷗。微行曲折如平坂。亂石崢嶸似虎丘。寶慶間。郡守林公岊詩云。山中有寺寺有閣。閣外之山橫翠來。知者甚衆。輿地紀勝。橫翠亭。山九野見。橫在目前。水月亭在願條門外二里許。方湖光皆是平田。寶慶間。郡守林公岊築堂三楹。扁曰正雅。爲郡士麗澤講習之所。自爲記。紹定間。郡守李公華規而廣之。改今名。遠堂爲荷蕩柳堤。景趣雅勝。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堂之南隔水爲景星庵。寅湖亭在州東北三里許。嘉定間。郡守汪公端中命長汀宰錢厚翔。後肉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一　十三

冠據層巔。寶祐閒郡守周公晉重新。　悠然亭在寧化縣治南街之左。據城瞰溪。　福壽樓在州東福壽坊。舊以剎塔餘材爲之。歲久屋老。寶祐閒郡守朱公洸捐俸慕緣重新。　輿地紀勝雅歌樓在州治。　謝公樓張九齡詩云。謝公樓上好醇酒。三百青蚨買一斗。紅泥乍擘綠蟻浮。玉盌纔傾黃蜜剖。　芙蓉臺在長汀縣治。元一統志南樓郡志郭祥正有詩。　北樓郭祥正有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二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祠廟

臨汀志民思郡伯。勿翦甘棠。蓋見棠猶見其人也。至於肖像而祠之。如庚桑於畏壘。朱邑於桐鄉。尤表其民見思之切。然必道義足以厲世俗。功德足以銘人心。祠之立出於公而非出於私。庶不至如廣人立遺愛頌反貽諂諛之譏云。　禮云。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今郡所事多合於禮。未可謂閩俗機鬼云。

郡城内　二先生祠。在州學之右。嘉定閒郡守趙公崇模刱奉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考功楊先生。時朱先生以道學倡于建。楊先生往師焉。爲朱門高弟。趙並爲立祠于學。教授李以楙爲之記。寶祐閒令李梓行刱于上杭學之右。縣令何軒刱于連城縣學之右。　王朝奉祠。附于二先生祠。公名格。郡人。學舊有祠堂。後廢。寶祐閒教授趙與沐重立。因附焉。事跡詳見道遺門。　崇德祠。在州學明倫之左。奉郡守鄭國博強。陳判定驥。陳判院瞻。鄒大夫非熊。羅司直勳。傅寺丞康。林大卿岊。王權府杆。李徽猷華。戴大夫挺。姚權院元特。皆有德於士民者也。　唐郡守鍾令公祠。在開元寺法堂右。名翔。南唐時人也。守是邦。捐田于寺。至今祠焉。六邑僧舍亦多崇奉者。　張知郡祠。在塔院。公名曰昌。紹興閒守郡。政尚寬和。民不忍犯。呼爲張佛。于塔乃其合額故祠。　知郡鄭國博強祠。在南臺二王廟。　陳劉二錄參祠。在南臺二王廟。陳名希造。乃通判吉老之子。歿於王事。劉名師君。棄官辦長汀安仁保冤獄。民深德之。並爲立祠于廟。事跡詳見名宦門。　見思堂。在興賢坊内貢院之左。奉李徽猷華。紹定閒冠叛交訌。公平定之。民受更生之賜。爲刱祠堂。郡守周公晉毀之。陝刱祠山廟。移其像于對畔光華臺。事跡詳見名宦門。　六君子祠。在長汀縣學。淳祐閒宰陳公顯伯刱學堂舍。因刱焉。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張南軒。朱晦庵像。以郡人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　三公祠。在武平縣東嶽嘉應廟。奉陳錄參希造。顏知縣東老。鍾縣尉伯楊。陳在紹興閒。顏鍾在紹定閒。皆以討叛冠歿於邑境。民追悼之。紹定閒令趙汝譎並爲立祠。從民志也。　彭侯祠。在蓮城縣東田寨上。侯名孫。邑人。事跡詳見武將門。　三賢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韡。郡守李徽猷華。權郡王大夫杆。皆以紹定平

冦功也。招使陳大叅釋壽祠在寧化縣市心，正對萬壽橋。紹定間公平冦至邑，民德之，爲立祠。寶祐間火燬，今復祠。　陳尚書顯伯壽祠在縣學。淳祐間公宰長汀，有惠愛於民，廣學舍，撥贍息錢以養士，士民德之，爲立祠焉。　知郡胡吏部太初壽祠在州學明倫堂之右。公寶祐間至郡，仁民禮士，開慶改元值小歉，捐米數千斛入均濟倉，以活飢民，大興學校，拓舊圖新，規摹壯觀，士民德之，爲立壽祠，教授趙與沐爲之記。　城隍廟在州西秋成門內，還郡初祠。宋朝崇寧間賜額顯應，紹興間郡守陳公直方重祠前殿，郡守董公革祠後殿，慶元間郡守陳公滕重修。　靈應顯廟在州東賢賢門內。初無境王，即開元觀土地。靈祐將軍，即五直聖七郎。惟靈順夫人，即五道聖七娘神。三神廟開水隆間封祠。宋朝景德中合爲一廟。紹聖間重修，崇寧間賜廟額，後各坊皆有廟食。嘉定間封無境王爲忠惠侯，靈祐將軍爲協祐侯，寶祐間羽流廖真常募緣修殿及門廡。　順則王廟在州東通遠門內城埤之側，莫詳姓氏封爵祠始之由。建炎間瘴癘大作，郡倅許公端夫人夢金紫人來謁曰：無如揚州紫蘇散。問其官，自稱城中廢廟王。明日如方施藥，活者甚衆，乃訪舊址祠廟，許自爲之記。自建炎暨嘉定餘百年，王入顯靈，郡守趙公崇模因助倅闢基更祠殿宇廊廡皆

備。廣州番禺主簿鄭文可爲之記。　普應廟乃福州南臺閩越王廟，二將左協威廣惠靈應侯，右翊忠嘉澤顯應侯之行祠也。舊因福戍將館于通遠門城上，望奉香火，而祠焉。治平中增葺城壘，闢門架樓，單校運材，湯於暴水，遂禱二侯，願祠以報，頃之木出於潭，乃立廟通遠門上。嘗有郡兵月夜見五人爭城揖語曰：城上二金甲人擊予向我，不可入。幾月民大疫，死十二三，惟城中無恙，自是郡人敬事甚虔。紹興間江西冦姚達冦郡境，郡守鄭公強求助於神，迎擊大破之，有自賊逃歸者云：初見兵華填野，有二巨人衣青白袍逐賊，以馳，以故賊恐而敗。未幾賊殘黨李寶破寧化，侯復現靈，郡賊於是葺新廟於州東橫崗嶺上，仍市民田收米於州學以備春秋奉祀之需。通遠門城上廟寶祐間募緣重祠。　五通廟在子城內僉廳左。　東山五通廟乃本州古跡，淳祐間郡守劉公疊指俸更祠，寶祐間郡守周公晉指俸助工役，仍書東山二大字。　東西宮廟在子城內佑聖堂左。　靈蛇廟在子城內佑聖堂右。

長汀縣　東嶽行宮在長汀縣東，政和間祠，淳祐間羽流林宗錫祠太一樓、鍾樓、東平王宮、兩廊、都門。　惠澤龍王廟在長汀縣東，景德間元有雩壇，紹興間郡守陳公升禱雨輒應，祠今廟。後淳祐辛亥大水，他神像皆漂蕩，惟王塑像巋然波濤中獨無恙，人愈神之。　濠口五通廟在長汀縣東崇善坊，紹興間祠。嘉定間祠吏下二將軍祠于廟左。寶祐間祠五鳳樓、正殿、華光閣。郡守周公晉書額。　東平王廟在長汀縣東惠民橋側。　護國興都順義大王廟在長汀縣西州社稷壇右。紹興間祠。　義勇武安王廟二。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一在長汀縣南驛利宮。　義勇武安王廟在何田市心，前有庵爲寨官祝聖之地，寶祐間市民撤庵廟鼎新之。　洲湖潤德大王廟在長汀縣南富文坊，莫詳封爵祠始之由，長老相傳漢末人以忠義死節此地，出爲靈響，郡人爲立小廟，忽一日山洪驟漲，廟流而下，止於南山之麓，後枕石屏，前瞰麻潭，後坊民欲移歸故址，舉莫能勝，始悟神安靈于此。　助威盤瑞二王廟在長汀縣南驛劉寨，長老相傳漢末人以身禦敵死節城下，時有顯應，民祠廟宇號石圍。一日廟前小澗漲溢，忽有神像乘流而至，自立於石圍之左，衆異之，號石猛大王，後以息火功封左王爲石猛助威，右王爲石圍盤瑞。宋朝元豐間祠今廟。　石湖武岳大王廟在長汀縣東蒼玉洞前，紹興間重祠。　感應都衛三將廟在長汀縣東鄞河坊拜捐山之側。　湖洪廣濟王廟在長汀縣東二十里，開通文間祠，封澄化侯，永隆間改封廣濟大王。宋朝宣和間重祠。　桂山五顯廟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何田市，寶祐間市

民重祠。　靈蛇廟在長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舊傳唐總軍洪元敗居塑像乃其骨肉之遺，有卽曰大唐總軍之記。弁湖年乃俊經大惟卽劉驚去大元。乃於平田中得之，何日市無始歷亦有祠。　望春宮在長汀縣東攀桂坊，奉忠惠協祐二侯香火，莫詳祠始之由，淳祐間衆募緣重祠。　三聖妃宮在長汀縣南富文坊，及潮州祖廟，靈惠助順顯衛英烈侯博極妃、昭貺協助靈應慧祐妃、昭惠協濟靈順惠助妃。嘉熙間祠，今州縣吏運鹽綱必禱焉。

寧化縣　城隍廟在寧化縣南一里。　勅封顯應通濟昭惠公廟在寧化縣東黃連嵩，額曰靈感，莫詳姓氏，始於陳隋，顯於李唐，宋朝建炎間賜廟額，紹興間封威濟侯，寶慶初封顯應公，繼又加封通濟，寶祐間宰林公王請于朝，增封昭惠，摸刻誥祠于碑，仍跋之。　顯應廟在寧化縣西，地名草倉，長孫將軍祠也。將軍諱山，閩時銳將，護羽鎮王縣而沒，稱草倉將軍。後出靈響，自是闔縣敬信，有求必獲。宋朝天聖間永福進賢二坊人爭土牛訟于漕臺，檄分爲二廟，一曰通聖，二曰崇興。舊傳崇興祠前乃東京孔道，南渡初丞相李公綱經過，有詩云：不愁芒履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酹檄一盃揩淚眼，煙雲何處是三京。嘉定間賜廟額曰顯應，紹定初產瑞芝。

郡守林公岊有詩記其事。　惠應廟二。一在北門驛亭左山麓，開紹熙間剏。乃邵武軍光澤縣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也。王之行狀詳見於武陽志。　毗沙門天王廟在清流縣東北。　普應廟在寧化縣南伍家山。寶慶初賜額。　東西宮廟在寧化縣務左。　武德王廟在寧化縣北翠華山下。　后土夫人廟在武德王廟右。　沙石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三十里。　明山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二十里。

上杭縣　城隍廟舊在上杭縣西，今移縣東。　東嶽行宮在上杭縣東。　五顯廟在上杭縣東南。　黃光師廟舊在鍾寮場故治南石峽間。兩山如東，中通一徑，僅半里許。舊傳未縣前有妖蛇虎狼為民害，覡者黃七翁父子三人往治之，因入石隱身，賽怯遂息。風雨時石中隱隱有金鼓聲，民敬畏之，立祠香爐下。且家繪其像以奉之。遷縣之初，更造行祠于今縣之西。與地紀勝：黃光師廟在寧化之南。昔有山精石妖為害，有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石不出。石屋隱映有人影，堂之像弟光師之像。　靈顯廟在上杭縣西，乾道間剏。　嶽靈廟。　靈景廟舊在鍾寮場故治。

武平縣　城隍廟舊在武平縣北謝婆嶺上，紹熙間移剏縣北一百五步。　東嶽行宮在武平縣西洞元觀左，淳熙間剏。　招僊廟在武平縣東南。政和間剏。隆興間重修。寶慶間重剏。今黃槩有書額。　聖宮廟二。一在武平縣鼓樓門內東。紹興間以兵火廢，即其地剏主簿廳。因有顯異，復毀廳剏廟。淳熙間重修。慶元間又修。嘉定癸未間令黃襲甫重剏。一在武平縣南六十步。嘉定間邑人龍巖尉鍾自強剏。　靈顯廟在武平縣西。隆興間剏。　東嶽嘉應忠靖威顯王廟在武平縣南門左。紹定間燬於寇。嘉定間令趙汝誦開基重剏。　感應祠在尉廨之西。　巾山平埔王廟舊在武平縣西南溪畔。　梁山鎮擾廟在武平縣東二里何屯嶺側。　東山五顯王廟在武平縣東，淳祐間縣民鼎剏。

清流縣　城隍廟舊在清流縣南，燬於潭慧聯寇。端平間令趙標夫重剏於縣門東。寶祐間令陳于春闢而新之。　漁倉廟在清流縣東。據廟記謂為唐末史君樊侯，令因捍禦叛寇，曾常侍有功于民，後時出靈響，鄉人祠之。淳熙間邑人重建院堂而輒廢。慶元間邑士伍進始克成之。廟臨溪。紹興間賴寇衝突入郭，而肆易十五里。賊黨具言初至時聞金鼓雷厲，頃之見人馬幟刃羅列廟後山上。於是駭愕而退。景德間郡人朝奉郎行祕書著作佐郎吳隨言為之記。　安濟廟在清流縣南夢溪洞口。即九龍陽數潛靈王廟也。自唐有之，莫詳剏始封爵之由。廟前有灘險甚，往來之舟非禱於祠下不敢行。宋朝賜今額。嘉祐中樞密直學士蔡公襄知泉州，有布衣上謁，自稱寧化九龍進士。公與坐，莫測其為神。及送之庭，除忽不見。始異之，取判而觀，於中得詩五十六字。尋加訪問，明年遣詩于廟，尸祝不虔，尤其真蹟。大觀間縣尉張嘉齡書序其事。今林木森陰，觀者必敬。詩云：遠遠青青疊疊峯，峯前真卑讀書翁。中巖吟落高宋而，一洞婁涼吉首風。溪隱豹眠寒霧露，井洞風翻舊插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畫屬君王宇宙中。開道丈二年四月封明威校尉。永隆二年正月封興瑞將軍。元月封陽數潛靈王。　感應惠利夫人廟，即舊七娘廟，在清流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明溪故基在焉。紹興間巡檢李寔移剏寨側。傳者以昔有過客投宿驛中，聞吟咏聲，因使反之，且許為傳播。果琅然再誦。客遂書其詩示壁間而去。妾身本是良家女，少習女工及書史。笄年父母帶妓，吹遂選良人。戰卑史。五季亂兮多艱，遊良人被令為征討。日隨命夫到此間，忽梁山數命恚。夫單令散兮行緊急。今朕伏兮難收拾。獨將骸骨弃明溪，長役孫龜乞敝戚。欲指埋今二百年，四時蛇祀長消然。未能超脫紅塵路，去心積恨乞生煙。　自是鄉人敬而祀之。端平間調寨兵戍建康。忽一日夢近人聞廟中若有鉦鼓聲，後戍兵有書回，恰是日與虜會戰，始知其助威焉。　惠應廟在清流縣西橋之側。乃邵武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初寓登真觀，紹熙間知令祠紹定寇燬。端平間重剏。　九龍王行祠有二。其一在清流縣東渡，其一在清流縣北渡。邑人剏以鎮去其渡云。　靈顯行祠在清流縣西進賢坊。初置孤老院，主事者設靈顯廟三神像於中院。　白馬將軍行祠在清流縣南拱辰坊。乃靈顯廟中一神也。淳熙間剏為綱運之護。　東西二聖行祠在清流縣街鼓樓之西。久廢。紹興初貽夢邑士丘文若，從而新之。　李田廟在清流縣溪北。初為里社，散地以祭，不屋而壇。紹興間里人歐陽一夕夢神有數椽之屬，故為此廟。

蓮城縣　城隍廟在蓮城縣西。紹興間剏。淳熙間令宗嗣重剏。　東嶽行宮在蓮城縣東。紹興間令王彤剏。今廢。　勅賜東平忠靖王行祠在蓮城縣南。嘉定間剏。　靈顯廟在蓮城縣南。紹興間剏。　龍王廟在龍子嵐後移蓮城縣東。令劉晉重剏。　仰山二聖祠在擢桂橋上。紹熙間令黃華剏。　福善王行祠在蓮城縣東。嘉泰間令劉晉剏。　東五顯行祠嘉定間令沈柔孫剏。　西五顯行祠嘉定間剏。　祠山行祠在東塔院之右。　威靈李將軍廟在蓮城縣西。紹熙間贊攸擾作神功顯著，今然取義為之立廟。

寺觀

臨汀志：僧廬十有二，道宮一二。寓內所同也。邦人信佛篤，於是自創庵尤

不可彈祀。彼堅主究性命固未易多見，勸誘愚俗，使之畏業報而息寃懟，懟之可也。若乃徇于髹利，習爲非僻，豈非佛之罪人乎。

郡城內　天慶觀。在州東興賢門內。唐開元間，詔天下州郡取一寺一觀以紀年爲號，置於汀郡，所名開元觀。宋朝至道間改至道宮。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詔天下置天慶觀，改今名。四年，刱聖祖殿。輿地紀勝：唐開元二十八年置，名開元觀。有翔跡列皇像。　開元禪寺。在州東。唐開元間詔置于汀郡之所。後遷今郡治。初有律院二十四，環布其間。宋朝治平間合爲十方。崇寧間改崇寧萬壽寺。五年準勑賜經五百函。今在元孝寺。政和間更名天寧萬壽寺。改神霄玉清萬壽宮，佛像賜經盡移寘天王院。建炎元年復今額。唐鐘款爲刺史捨田入寺計產錢二十千八百七十一文正。寺至今祀鍾令公祠。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漢雲影亂杉松暝，鐧鐸聲流殿閣寒。又云：清風拂馬自吟嘆，白日輪蹄誰往還。元一統志：開元寺在州城普富國王元主據時所建。　報恩光孝禪寺。在州東興賢門內，舊名感應天王院。梁正明間置。宋朝政和間以開元賜經佛像寘於此，改爲崇寧萬壽寺。建炎間改爲天寧額。紹興間崇奉徽宗皇帝，表號報恩廣孝。十一年改今名。　定光院。在州治後正北。大中祥符間師與郡守趙公遂良厚善，結庵爲師住來棲息之所。後師示寂于均慶院，元祐間郡守曹公孝總重脩，塑像于中。淳熙間郡守呂公翼之迎奉均慶院定光真身、廣福院伏虎真身于州治後庵，以便祈禱。嘉泰間郡守陳公暌謂兩賜之應如響，是佛與守分治汀民也。狀隘不足仰稱，遂加廣闢。紹定寇叛交訌，岌然孤城，餘保守者，人力不至於此。士民條顯應狀，丐郡奏請于朝，加二佛師號，仍賜定光院爲額。嘉熙間郡守戴公挺助佛事，衆爲祠，從民志也。未幾均慶院燼於劫火。郡迎御書及衣鉢等入州祠閣于院後，安奉之。近南劍人士金飾十八尊者像，附置閣上。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前祠拜亭。每歲正月六日乃定光生化之辰，四方歡信輻輳，名香寶炬，幡蓋紫嚴，難以數計，雖隘巷亦成閙市，可見人心之皈嚮云。　護國塔院。在州東。建隆間，初木塔三級。建炎間燼於火。紹興居士賴汝霖偕男尚志同募刱磚塔，方一丈四級。郡守張公昌到任，助俸一十萬，增成七級，越九年而後合顛，高十丈，爲一州偉觀。郡人稱爲張佛子。塑其像於第四層。　龍興尼寺。在州西秋成門內。唐大中間置。初有彌陀、彌勒、觀音、地藏等院，錯置處其間。宋朝紹興間燼於火，惟佛殿獨存。　武當道場。在州東興賢門內。紹定間新刱。嘉熙間忽白晝迅雷響澈，有甘泉湧出三清殿右肩，曰雷泉。　祐聖堂。在州治鎮

山堂後。　天王堂。在于城西北隅。唐天寶初令州郡於城北隅置毗沙門天王像，又置之佛刹。今秋思寺。後移在州後山，有天王院，及五營駐劄寨並有祠。

長汀縣　金華觀。在長汀縣東五里。梁正明間因賴氏得金於山而刱。元一統志：在州城東三里，即唐開元間賴氏見白牛掘土得金處。賴氏捨金刱此觀，羽士居之。刱金東院，衲子居之。又刱金沙橋。三者皆以金名，本緒化。　儒隱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龍王廟之左。淳熙間郡守祝公檬移置下廢額廟之。皇叔祖師揆書。觀左有故生亭。嘉定間郡守傅公康刱。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立御書碑。觀右有魚樂亭。淳祐辛亥大水蕩之。　崇真堂。在城西清泉坊。淳祐間本坊趙氏捨故宅爲堂基，鄉人募緣鼎刱。　東禪院。在長汀縣東三里。梁正明二年刱。宋朝祖鏡大師從家書額，舊大漢由院前過。有蒼玉洞，中號東山十景，爲鄞江傑觀。嘉祐間史君林公東喬有詩云：心愛民田遶草行，石徑中。長汀宰李存賢和云：野雲開帶雨，林木靜無風。村落一溪外，民田四望中。劉公翔和云：灘聲來席上，亭影落溪中。石英民詩云：雲煮野色過松徑，水帶秋聲入稻田。施于安云：蟬嘆早陰聲斷續，馬嘶紅葉響啁啾。又云：隴雲飄軟玉，江月洗寒金。洪易云：花殘好樹猶啼雨，竹喜佳賓亦嘆風，皆警句也。後題詠者衆。　金泉院。在長汀縣東七里。因賴氏得金於山，與金華觀先後刱。宋朝建隆重刱。　南山同慶禪院。在長汀縣南三里。周顯德間刱。僧惠臻開山，從容、智孜、自鑑三禪師皆出此山。宋朝紹興初駐劄戍兵其間，乾道間燼於火，遂置南寨，院基尚存。今院乃舊院之刹，亦名同慶，存古也。　文殊院。與同慶寺相近。乾德初刱。熙寧中皇叔世亨以觀察使遙領刺史，鼎新葺刱。紹興初駐戍兵其間。紹興元年僧悟本重刱，又刱定光閣于後山椒。　感應天王院。舊在州東興賢門內。今元孝寺。置郡初因天寶間有旨立毗沙天王像，遂刱院以名。宋朝政和間以開元寺爲神霄宮，移經像置於此，尋改崇寧萬壽寺。後僧法周卜城北二里州後山後更刱，以舊額名之，今俗名天王殿背。　法林院。在長汀縣西二里。閩永和間刺史王繼業置，名三教薦福院。宋朝大觀間改爲十方院。政和間改今名。郡守陳公軒有詩云：雲邊借榻閑僧閣，松下聽泉洗客心。郡倅郭公祥正云：薄日疎雲催晚景，殘花美酒送閑心。院西有泉名翠衆泉，東廡有仰山二聖祠。　羅漢院。在長汀縣西一里。閩通文間刱。初，刺史王繼業塑十八尊者五百羅漢像於郡廳，神光屢現，因刱院以妥之。永隆間燼於兵火，獨殿像儼然，神光愈現，刺史許公文績興之，即加崇

菁至僞唐保大間刱。宋朝紹熙間僧清傑鼎刱佛殿藻飾貌像。郡倅郭公祥正有詩云：蒼松夾徑二十丈，碧殿藏雲五百尊。金鍾散響撼星斗，永燈續焰移朝昏。　釋迦院在長汀縣西二里。後唐天成間刱。舊傳梓人周曾般術營造，有金斗在佛殿角。至宋朝宣和間，殿壞重修，果得一鐵斗，有白蛇盤斗上。衆方驚噪，蛇去斗飛。今對山號金斗坑。　西峯院在長汀縣西一里。開永隆間刱。宋紹興間僧文重刱。淳熙間僧德圖刱輪藏。郡守陳公軒有絶句云：捫蘿百尺上孤峯，紅葉斑斑杖屨蹤。惟有潮聲生絶頂，晚風吹動半巖松。郡倅郭公祥正和云：寺占西山第一峯，與君高步躡雲蹤。西風吹盡霜林葉，放出亭亭千丈松。　西方院在西峯院之右。今廢。郡守陳公軒舊有詩云：漲水畫頭飛鳥驚，行雲缺處見亭臺。人云塵埃不到溪山好，風雨初晴燕雀𡙡。郡倅郭公祥正絶句云：欲出西方更少留，雲泉都占一巖幽。勸僧洗淨闌前竹，要看南山十里秋。又有南樓望西方院詩云：紫色淺深添草樹，輕綃高下覆樓臺。溪聲遠與鍾聲雜，山影分從電影開。　南安廨院在長汀縣東南三里。因郡去南安巖三百里。元祐間僧道榮刱，爲郡人祈禳之所。紹興間郡守詹公尚方有營葺意，忽鄉氓葉姓者到縣，具言前夕夢一僧携笻扣門曰：郡修南安廨院，汝能施木。令汝有子，寤而語之妻，夢協，遂捨木營葺。二十八年，僧惟應刱藏殿。淳熙間僧清心又廣闢之。　伏虎廨院在長汀縣東五里。淳祐間僧善從重刱。　伏虎庵在長汀縣東五里東禪院右。輿地紀勝：伏虎庵在城東五里，青松對植，蒼翠交陰，雖僻在一隅，蓋一郡遊賞之所。　興龍庵在長汀縣東北興賢門外，舊名卧龍，後改今名。　朱紫庵在長汀縣西北順條門外。　金砂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　有年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有年橋側。　定光堂在長汀縣西頒條門外。嘉定間刱。郡守趙公崇模書額，尼居之。　景星庵在長汀縣南方湖之側。端平間刱。奉郡守李公華祠。　麻潭嶺庵在長汀縣南五里圓珠山側。端平間刱。今爲南華六祖道場。　白鶴庵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白鶴嶺頭。　廣福院在長汀縣東六十里，乃伏虎大師道場。師得業開元寺，早遊諸方，悟音而返，憩于平原山麓。遂躡其嶺，以開元錢七爲駐錫兆。繼有樵者懷其一以歸，詰朝復故所，耆老惟傳。材從輻輳，忽成刹，名普護庵。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真身于庵。熙寧三年，郡以狀聞，賜庵爲壽聖院。元豐間鼎刱，乾道間改今名。　華嚴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渠正明間刱。　永樂院在長汀縣南六十里。渠正明間刱。　禪宮翠峯院在長汀縣東北三十里。後唐天成間刱。

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二十里。渠正明間刱。　龍安院在長汀縣南百三十里。唐大順間刱。　招福院在長汀縣南七十里。僞閩通文間刱。　神王院在長汀縣南五十里。僞閩通文間刱。　金鷄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建隆間刱。　連章院在長汀縣東一百五十里。乾德間刱。　豐樂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七十里。後唐長興間刱。　梁安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唐光化間刱。　保安院在長汀縣西五十里。南唐保大間刱。　臨池院在長汀縣南百里。渠正明間刱。　長樂院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渠正明間刱。　隆壽院在長汀縣南二十里。後唐天成間刱。　保壽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乾德間刱。　黄僊人庵在長汀縣東六十五里。舊傳崇寧間土人黄公得道於此，故卓庵祠之。　葉坑庵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伏虎菩薩道場，今名白雲庵。

寧化縣　凝真觀在寧化縣南，舊名上林。後唐天成中置。宋朝大中祥符初重刱，恭奉聖祖御容。天禧間賜今額。　僊隱觀在寧化縣北九十里。政和間刱。今廢。　光嚴禪寺在寧化縣北。　崇福尼寺在寧化縣東二里。唐龍符間刱。　薦福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間縣宰鍾彦儔重修。　龍山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刱，舊爲地藏院。宋朝建隆間改今額。建炎間重刱。　寶塔院在寧化縣南。宣和間刱。紹興間重刱。寶祐間燼於火，石基尚存。　鷲峯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僞閩永隆間刱。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誠推官子常云：望窮山下疑無路，行入壷中別有天。花落春巖朝帶雨，月涵秋谷夜聞泉。　西隱院在寧化縣北三十里。熙寧間刱。　寶應院在寧化縣西五十里。　寶勝院在寧化縣西南六十里。僞閩刱。宋朝天聖初賜今額。　南福林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熙寧間賜今額。　寶池禪院在寧化縣北六十里。唐會昌間刱。宋朝慶曆間重刱。　靈峯禪院在寧化縣北百二十里。唐正觀初刱。宋朝康定間改今額。　東峯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熙寧間刱。　中興禪院在寧化縣北一百五十里。唐會昌間刱。　華嚴院在寧化縣南六十里。崇寧間刱。　報恩院在寧化縣南八十里。　福林院在寧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　臨田院在寧化縣東六十里。　安福院在寧化縣東九十里。　龍池巖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普現庵在寧化縣東二里。　積翠庵在寧化縣南龍山院左。　神嶺庵在寧化縣南門外。　東庵在東渡。　大隱庵在水南。　西山庵在西門外。

上杭縣　麟符觀在上杭縣南。建炎間知縣馬撥刱。端平間燬。令趙時鉞

徙祠於縣東。義合寺，在上杭縣南六十里來蘇里，唐元化間祠，大觀中僧水崇重祠。靈瑞院，在上杭縣西二里，慶曆間祠，忽一日大水漂木數百根積院基上，人以爲異，故名。天王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南，僞唐保大間祠，宋朝康定間僧戒餘重祠，隨縣遷，今在上杭縣西七十步，與地紀勝：天王院，在上杭縣田國寺山，石刹五百一十八尊羅漢之像。塔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東，熙寧間巡檢夫其名以軍民癉癘，請郡祠塔爲禬禳之所，宣和間以兵火廢，紹熙初僧興立重祠，乾道間隨縣遷，今在上杭縣東。水陸院，在上杭縣東六十里鍾寮場，乾德間祠，康定間重祠。鳌瑞院，在上杭縣南五十里，僞閩永隆間祠，舊傳閩山之初，獲一大龜，有九龜在其下，故名。報恩院，在上杭縣東北七十里。上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七十里平原里，唐乾符間祠，宋朝大觀間僧清諒重祠，仍祠輪藏。下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三十里安豐下，熙寧間祠，宣和間僧道明重祠。禪林院，在上杭縣南八十里來蘇園，紹興間僧妙傳重祠。資福院，在上杭縣西九十里。西峯院，在上杭縣北九十里安豐上，崇寧間祠，宣和間僧立元重祠。崇福庵，在上杭縣南。禪林庵，在上杭縣北平元團。臨江庵，在梅溪寨之左。

武平縣　洞元觀，舊在武平縣西靈洞山下，政和間運司奏本縣靈洞山圖經載係小洞天，已建道場觀，乞賜額，準勅賜今名，仍歲給度牒，尋復已之，紹興初燬於火，遷祠縣西，即今所。南安巖均慶禪院，在武平縣南八十五里，乃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道場也。先是一巖嶔空，險僻，神怪所宅，虎蟒所會，絕無人跡。宋朝乾德二年，師至巖趺坐其間，寺近望見祥煙騰覆，異而往觀，咸起敬信，相與披榛畚土，築室巖中，遂爲一方精舍。師慈憫衆生，無求不應，祥符四年郡守趙公遂良狀其靈異聞于朝，賜額均祥禪院，轉運王公贊行部過巖，以雪請累大雪，贊遂奏福州開元寺所得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軸奉安巖中，歲度僧一人，詔可，仍命郡守胡公咸秩躬護至院，有詩云：迎得御書歸洞壑，煙霞一路襯天香。祥符八年正月六日，師趴右脇示寂，巖中每歲是日，諸路雲集，甚不可容。郡守陳公軒有古風碁云：南安巖近南斗傍，乾坤締結雷電守，雲寒木老洞穴古，巨鰲露脊鯨呀口。郡倅郭公祥正古風末云：嗟予俗縛未歸往，願得結草倚巖松，遂登彼岸達正覺，月落巖下松生風。丞相李公綱經過留詩云：滿山泉石有吾意，十里松筠生晝寒。其餘大篇短章殆難殫記。嘉熙間燬於劫火，郡奉御書佛牙衣鉢等安奉于州後，勅賜定光院。東山禪果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祥符間定光佛基祠，初化緣建金僊殿，運材關隔，師以拄杖指引其山，曰：權過彼岸。山即中斷，始通挽運，續建法堂、鐘樓、後堂、門廊，棟宇視他寺頗壯偉。元符間建輪藏，寺今爲祝聖道場。太平興國禪院，在武平縣東千秋里，太平興國間建，因名，康定間重祠。靈洞天福院，在武平縣西五里靈洞之麓，唐咸通間祠，僞閩時邑人全然光祿大夫謝丞崧居其側，後捨宅以大之。宋朝紹興初始建法堂、佛殿、鐘樓、法樓藏，前建二橋，曰普度，曰望僊。復建僊閣，松竹環翠，縈門有二泉，縈迴派出，葛僊翁煉丹井，清澈可愛，爲邑勝槩。丞相李公綱道南訪此，爲之立記。郡人河南少尹梁穎留題曰：門外路將三市隔，此中人是幾生修。千尋古木含雲翠，一派寒泉繞檻流。紹定冠燬，令趙汝講命僧道成重祠。南山錦洋院，在武平縣南二里，莫知何年祠，檀越主乃邑人鍾曉軍也。嘉祐間重祠佛殿，紹興間建羅漢閣，嘉定間祠三聖閣。塔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禪果院左，有磚浮屠五級，經始於紹興間，越十四年始畢工。隆興間修，乾道間重修，嘉定間又修，令爲國忌行香之所。南安廨院，在武平縣東北二里，大中祥符間定光古佛親祠，後三指寨附其側，紹定冠後寨官寓此，軍馬蹂躪類燬，令趙汝講重修。資福院，在睦郡上保，元祐間重祠。福田院，在象村保。招福院，在高吳保。寶林院，在湘坑保。古佛道場，端平間祠，在武平縣東門外，即舊大觀庵基也，郡守黃公觀書扁。永壽庵，在武平縣北，今名道堂。西峯庵，在留田里，淳熙間祠。東流庵，在東流里，淳熙間祠。福林庵，在安鵝里。棲雲庵，在丘田里。禪隆庵，在大順里。石獅庵，在招仁里。伏虎庵，在武平縣七十里，舊傳定光拓巖，初民有獻牛助耕，師結庵觀牧，夜常有虎柔伏庵外，後師歸巖，一日忽云虎傷一牛矣，暮有報如師言，師乃削木書偈云：明日忽斃于路，因號伏虎庵。彌勒庵，在武平縣東北十里。淨信庵，在武平縣城西門外。無量庵，在渠野山上。

清流縣　登真觀，在清流縣西二里，舊名上生，崇寧間祠，宣和初改今額，紹興間重祠三清殿，淳熙間架三門鐘樓，淳祐間令林奕建官廳于右，立遂堂于左。塔院，在清流縣東，隆興間丞姚伯禹祠，歲久傾敧，淳祐間令趙必達率邑人移祠于縣東馬家山之巔。通真院，在清流縣東北，紹興間祠，賜勅額，紹定冠燬，舊南向，淳祐間令林奕重祠，易而西向，繼而令林昌森重修，增祠觀音閣于院東北。靈福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新全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唐咸通間祠。福壽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恩福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宋朝太平興國間祠，賜今額。靈山禪院，

在清流縣東一百七十里鐵石山下。唐正觀間剏。宋朝紹興間改律為禪永豐院在清流縣西南八十里。梁正明間剏。 豐饒院在清流縣西南七十里。偽閩剏。 淳化禪院在清流縣東二百三十里黃楊巖。淳化間剏。福潭院在清流縣北五十里。 新通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 皈真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 聖恩院在清流縣南九十里。 永樂院在清流縣南一百里。 雲施院在清流縣西七十里。 東庵在清流縣東澤民坊。山徑縈紆松竹夾道。紹興間僧元超傾囊重剏。瀟洒閒寂盛夏絕無暑氣。人多追涼於是。 南庵在清流縣南門外。 尼庵在清流縣東興善坊。 溫泉庵在清流縣東三十里嵩口。傍有溫泉故名。

蓮城縣 福僊觀在蓮城縣西。乾道間令楊立中剏。令為祝聖之地。 寶壽院元名東山九峯禪院。在蓮城縣東大中祥符間剏。慶元間令鄭康成以為祝聖之地。并新蓋造。 報恩塔院在蓮城縣東。乾道間令常圓請泉州曹道者法進締剏浮屠。僅成一級。會部使者有當沙西橋之屬。趣曹以東。僧了彬繼其事。至淳熙間令宗嗣安為之命額。 慈悲院在蓮城縣東七里。梁正明間剏。宋朝淳熙間鼎剏佛殿。 新林院在蓮城縣南十五里。天聖間剏。 招福院在蓮城縣南五十里。後唐天成間剏。宋朝皇祐間重

剏堂廡樓閣。嘉祐間剏佛殿三間。 保福院在蓮城縣南七十里。偽閩通文間光祿大夫州刺史王廷政剏。 隆壽院在蓮城縣南九十里。後唐天成間剏。今廢。 西隱庵在蓮城縣西寶成門內。 太平庵在蓮城縣西南二十里。初有村叟張姓者採樵山間。遇一老僧墨裙筇杖。語曰。是可卓小庵為祈禱之所。當永無水旱。語訖不知所往。張與之歸。與鄉隣道其事。遂率眾剏此庵。塑南安祖師像其中。自是隨禱輒應。 永和庵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曰蓆湖。紹興間有僧來自漳浦。結草庵坐禪。年甚七十。示寂于此。鄉民塑其遺體。來之水旱之禱多應。 法界庵在蓮城縣南團五里。龍歸庵在蓮城縣北十五里。 東林庵在蓮城縣北二十五里。 保福庵在蓮城縣南五里。 定光庵在蓮城縣治後西北隅。乾道間令黃中立剏。嘉泰間令劉晉重剏。 海寶道場在蓮城縣東本仁坊。乾道間令黃中立剏。輿地紀勝。至道宮。九域志云。本名開元宮。開元二十四年置。內有明皇真容。宋朝改今額。又云。汀州開元寺。乃富國王先主施財所建也。

壇壝

臨汀志社稷風雨雷師。郡縣為壇。以時致祭。令守所嚴也。豈非土地民物所係。命與州各有壇。縣往往為一壇。皆於此行禮。或寓祭風雨雷師於他所。為本州社稷壇在州西秋門門外一里。慶元間郡守陳公聯增築壇壝廳宇。始合禮制。舊門西南。郡守林公岊易而西。風雨雷師壇在其左。各為垣墉門齋。 長汀縣社稷壇在縣西一里。舊志云在縣南富民坊。後徙今地。蕪廢已久。嘉泰間宰謝周卿重剏。少傅益國公周必大為之記。寶慶間宰朱子恭重剏。郡守林公岊為之記。 寧化縣社稷壇在州東二里。 上杭縣社稷壇在縣南一百二十步。 武平縣社稷壇在縣西五十步。今廢。春秋寓祭于西庵淨信堂。 清流縣社稷壇舊在縣南三百步。今在縣西一里朝真坊。 蓮城縣社稷壇在縣西福僊觀之側。

衙門五十一處官吏一百九十六員名

江浙須知 本府官九十員 首領官一十員。 吏員人等九十六名。 有俸衙門三十九處。官吏一百五十員名。 官六十員。 首領官一十員。吏員人等八十名。 管民官二十九處。計官吏一百二十五員名。 官四十七員。 首領官一十員。 吏員六十八名。 本路係下路。總管府官吏二十五員名。 官五員。 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 總管一員。月俸中統錠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 同知一員。月俸中統鈔三十五兩。職田三頃五十畝。 判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二十兩。職

田二頃五十畝。 推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九兩。職田二頃。 首領官三員。 經歷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二頃。 知事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 提控案牘照磨承發架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兩。職田一頃。 吏員一十七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八兩。米八斗。司吏一十五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合屬二十八處。官吏一百員名。官四十二員。 首領官七員。 司吏五十一名。 縣六處。并尉司六處。官吏六十二員名。 官二十四員。 首領官六員。 司吏三十二名。 中縣二處。官吏二十二員名。 長汀縣。 寧化縣。 官八員。 有職田。長汀縣官四員。 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 縣尹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 主簿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 縣尉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一兩。職田一頃。 無職田。寧化縣官四員。 達魯花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 縣尹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 主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 縣尉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 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 司吏一十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 縣史每縣五名。計一十名。 尉史每縣一名。計二名。 下縣四處。官吏四十員名。 蓮城

縣。清流縣。上杭縣。武平縣。官一十六員。達魯花赤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蓮城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一頃。無職田清流上杭武平三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縣尹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一頃 無職田蓮城上杭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主簿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無職田蓮城上杭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縣尉每縣一員計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 司吏二十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縣吏每縣四名。計一十六名。尉吏一名。計四名。錄事司官吏八員名。官三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五兩。職田一頃五十畝。錄事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五兩。無職田。錄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無職田。首領官典史一員。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司吏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司獄司一處。官吏二員名。官司獄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典史一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巡檢司一十四處。官吏二十八員名。長汀縣二處。鎮平。

古城。寧化縣四處。北安 中定 安遠 南平 清流縣二處。明溪。黃陽。蓮城縣一處。北團。上杭縣三處。金豐。太平。興化。武平縣二處。永平。象洞。官巡檢每處一員。計一十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俱無職田。吏司吏每處一名。計一十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 學校九處。官吏二十員名。官一十一員。吏九名。儒學七處。官吏一十八員名。官九員。吏九名。路學一處。官吏六員名。官三員。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五兩。米五石。學正一員。月俸至元鈔三兩。米三石。學錄一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吏三名。直學一名。月俸至元鈔一兩。米一石。司吏二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縣學六處。官吏一十二員名。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蓮城。官教諭每處一員。計六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司吏每處一名。計六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蒙古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醫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管錢穀行用庫一處。官吏五員名。官二員。大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五錢。副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五錢。吏三名。攢司一名。月俸至元鈔三兩五錢。司庫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三

兩五錢。無俸衙門一十九處。官吏四十六員名。官三十員。吏員一十六名。院務七處辦稅課鈔五百七十三錠一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官攢一十九員名。官一十二員。攢司七名。一百錠之上者除院務二處官攢七員名。官五員。攢司二名。提領大使副使院務一處在城務辦鈔二百一十一錠二十九兩三錢七分八釐。官攢四員名。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司一名。都監同監務一處。寧化縣務辦鈔一百一十六錠三兩八錢五分四釐。官攢三員名。官二員。都監一員。同監一名。攢司一名。一百錠之下者除院務五處官攢一十二員名。官七員。攢司五名。都監同監務二處官攢六員名。官四員。都監每處一員計二員。同監每處一員計二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二名。長汀縣務辦鈔九十二錠三十五兩二錢九分八釐。清流縣務辦鈔五十四錠一十九兩五錢二分六釐。都監務三處官攢六員名。官都監每處一員計三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三名。蓮城縣務辦鈔三十七錠三十九兩七錢九分八釐。武平縣務辦鈔三十錠三十六兩三錢二分。上杭縣務辦鈔二十八錠一錢一分五釐。倉五處官攢一十五員名。官九員。攢典六名。路倉一處預備

倉官吏五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員。攢典二名。各縣際留倉四處官攢一十員名。清流縣蓮城縣。寧化縣。黎畬倉。官六員。倉使蓮城縣黎畬倉各設一員計二員。倉副每倉一名計四名。攢典每倉一名計四名。庫一處本路廣豐庫官吏六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名。吏三名。攢典一名。司庫二名。站赤馬步站六處官提領六員管馬二十疋。舊二十二乘。站戶三百二十三戶。舊夫四十四名。管前站一員。臨汀站一員。石牛站一員。王華站一員清流站一員。明溪站一員。悉通鋪三十一鋪。每鋪司兵五名。計一百五十五名。錄事司二鋪。城下 百步 長汀縣七鋪。南田 新橋 鷺鷥 大息 明坑 歸仁 七娘 寧化縣一十鋪。張地 瀧石 羅溪 碑嶺 石牛 夏坊 黃栢 安樂 楊梅 黃地 清流縣一十二鋪。吳家 城下 雷公 小嵩 吳地 王華 嵩溪 太平 于茅 小安 新興 明溪

廨舍

臨汀志叙縣所居。一日必葺。序館樓廨。遂著能名。君子將出政教澤民抱

非安其攸居蹶暢其精神。克拓其志慮可乎。故殫民力以事華偉非也。思
傳舍而因陋斁亦非也。舊志所載差畧。今加詳焉。
州城　郡治在子城內正北卧龍山下。地占高明。山水拱抱。自建炎揚勅
之變。碑珉焚盡。前此營葺之由漫不可考。紹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始剏中
廳宅堂。十四年郡守陳公定國剏設廳鎮山堂儀門兩廡甲仗架閣諸庫。
甫就而去。繼者補葺苟遺。及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削平寇叛。瘡痍甫瘳。慨
郡治隘陋。以次改作。內自宅堂。外至州門。規剏一新。輪奐壯偉。先是州治
前民居交侵。正街車不得方軌。乃訪之耆老云。兩畔古有圳。內皆官地。圳
隍塞。故民皆私之。及開圳果得古碑如耆老言。遂撤民居之侵冒者。得空
地數畝。左右翔行廊以爲限。由是纍纍宏敞。山川呈露。長汀丞王九萬爲
之記。　譙樓在子城雙門上。舊卑隘弗稱。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增高闢廣。
翼以舞廡。一新締剏。規置偉壯。兩階兜剏亭。左曰宣詔。右曰頒春。　儀門
在譙樓之內。翼以兩廊。左廊樓曰東架閣。使院門在其下。右廊樓曰西架
閣。州院在其後。郡守李公華重剏。　設廳在儀門之內。後有鎮山堂。前兩廡
架樓。左曰文事。右曰武備。　棘門在設廳之東廡。　中廳在棘門之內。
清平堂在中廳之正南。　福建道院在中廳之左。元名郎吏堂。郡守月公

晉改今名。　帳門在中廳之後。　壽榮堂爲正堂燕凝之所。嘉泰間郡守
陳公映名左軒曰四說。右軒曰四印。堂後崇數級。郡守羅公必元剏小軒
曰燕清。軒之左郡守黃公寔剏樓曰依光。　清心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
樓曰覽勝。郡守朱公詵隸焉。　卧龍書院在清心堂之左。舊名卧龍堂。
山堂在州宅後正北。舊有雙松奇石。名雙松堂。郡守陳公軒有詩云。相看
竺國兩高士。對立翛潭雙老龍。乾道間郡守晁公子健重剏。慶元間郡守
陳公韡增修。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以雙松摧折。改今名。堂後跨子城剏
小亭曰山中佳處。皆自書扁。　熙春堂在州宅後正北山堂之西。累土爲
創堂臺。建樓兩層。舊名北樓。後名道山樓。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南
極星邊人望闊。北山樓上客思家。又云。樓上斜陽過似飛。樓前秋景透人
衣。積碧煙嵐濃可掃。半紅霜木冷相依。有壽字碑。高闊丈餘。不知何人書。
第二層名曰更上。第三層名曰環翠。慶元間郡守陳公映因讀舊守陳公
軒絶句云。南澗吹雲過北園。北林飛鳥入南山。區區雲鳥緣何事。未似樓
頭太守閑。取末句改環翠曰似閑。今名凌虛。輿地紀勝。環翠樓在州治之
後卧龍山之下　郡圃在卧龍山麓。舊荒蕪弗治。亭榭悉在草莽中。寶祐
六年郡守胡公太初因加葺飾。闢徑爲垣道數十級。躋垣爲門三楹。撫舊

守陳公韡東山堂常留綠野春光在之句。扁其門曰常春園。於是景物悉
呈露。其詳見柱刻云。　東山堂在園中西北隅。舊爲威果營教場廢址。慶
元間郡守陳公韡愛而東諸山。紫翠插空。葺舊射堂改名之。前鑿方沼植
水木芙蓉海棠梅桂。賦詩云。朝看碧漢初騰日。暮對青山淡抹雲。教授陳
一新爲之記。　玉壺歸幄。郡守盧公同父剏。　時和歲豐之堂。舊名無境。
郡守盧公同父改今名。　玲瓏窻。舊名賞靜。郡守同父改今名。移流觴曲
水於其前。　仰高亭。舊名晚對。郡守羅公必元改今名。　快哉茅亭。依山
郡守傅公康剏。　香遠臺。舊名宗月。旁蔓荼蘼。郡守黃公寔改今名。　俞
廳在子城內之左。　使院在儀門左廡。　南樓横跨頒條門城上。元豐間
郡守陳公軒詩云。誰跨崇墉更起樓。捲簾平視四山頭。田間草暖牛呼犢。
葉底巢成鵲避鳩。又云。水腹池塘聞睡鴨。煙深村落自鳴鳩。郡倅郭公祥
正詩云。樓外青山似故人。雨餘山色淨無塵。青山依舊人還老。一片離愁
掛晚春。郡守李公華重新州治。惟南樓仍卑陋不稱。嘉熙間郡守戴公挺
撤而新之。於是皆爲偉觀。　通判廳舊在頒條門內。今行衙是。元豐間徙
州東八十步。正對鄞江門。耆老相傳舊爲提刑衙。建炎四年廢於爵攸。紹
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郡倅許公端夫重剏。歲久屋老。淳祐間郡倅孫公

基鼎新之。惟大門正廳存舊。郡守黃公炳爲之記。郡倅單公謂大繼之。更
剏大門焉。　宅堂扁曰公生明。後曰衍慶。向北大亭曰鄞江風月。　水觀
亭在水觀之左舊名横舟。　君子軒在宅堂之左。舊名愛蓮。架樓曰悠然。
前臺曰延月。曰宜晚。在鄞江風月之對。歲寒亭在鄞江風月之左。　佑聖
堂在鄞江風月之右用自守碧堂爲之。　教授廳在州學之右。隆興間郡
守吳公南老鼎剏。後教授許應龍剏軒于廳右曰拂雲。教授張寶甫剏軒
于廳左。教授程應斗扁曰聽前。舊名容毡。門廡卑陋。教授張寶甫爲大之。
又於宅堂後剏小樓曰縈緑。樓下有軒及茶亭。寶祐間教授趙汝沐葺饒
扁軒曰謎香。亭曰巢茗。　判府廳在州東南門下。淳祐間判官連端懿重
剏廳堂。繼而判官趙汝流剏門廡。郡守盧公同父爲門記。　推官廳在州
東登俊坊正街。寶祐間推官東吉甫重剏門廡。　錄事廳在子城內譙樓
之西。舊門東向。人不利。嘉熙間錄事上官遷易南向。歷任始安。右院隸焉。
　司理廳在州西崇福坊正街。左院隸焉。　司戶廳在州東福壽坊。舊門
北向正街。後向南。　司法廳在判官廳之右。　兵馬押監廳在州西崇福
坊城隍廟左。今廢。改剏州廟。　添差南兵馬都監廳在州西崇福坊司理
廳側對。今廢。　添差東兵馬都監廳在判官廳之左。今廢。　訓練禁軍廳

舊無廨舍，以廣節指揮營所居為之。今廢。　商稅廳在州東福壽坊正街
務隸焉。
長汀縣　縣治在州城南二百步。建炎間宰黃渥修。嘉泰間宰謝周卿重
修。規模視昔有加。歲久頹圮。中更寇攘。因循弗葺。宰宋慈搏畚浮溢。鼓樓
門廡、琴堂、寢室、吏舍、廥藏，奐然一新。又旦廣關廷塲，對峙宣詔、曉示二亭。
中通道，立詞學坊。於是長汀愈為壯哉。縣丞王九萬為之記。　如心堂在
正廳之東。嘉熙間宰朱起元剏。教授張貫甫為之記。　縣圃丹香亭在長
汀縣治正北。宰葉一新重剏。　砥柱亭在長汀縣治左。舊名蓬萊閣。宰葉
一新重剏，易今名。　道愛堂在長汀縣治東北隅。　絃歌書院在長汀縣
圃之東。　巢鏡在長汀縣圃之西。　萬雪亭在長汀縣圃之西。宰宋慈建
剏。淳祐間宰黃松廢之，基存。　水雪鄉在長汀縣圃之西南。　縣丞廳在
長汀縣西富文坊。舊門東向。嘉定間丞薛東改剏，易向南。　主簿廳舊在
長汀縣西青巖坊正街。宰任鄧遷剏于尉廳之左，以舊地為縣倉。縣尉廳
在長汀縣西。宰任鄧因遷簿廳于左，併尉廳更剏之。今就頹圮，簿尉皆僦
居焉。　巡轄廳舊在頒條門外城下鋪。今廢，惟鋪屋存。
寧化縣　縣治大溪橫前，舉華峙後。紹興間宰王公炳彥重剏。紹定寇燬。

端平間宰趙時館始闢地營繕。外譙樓，內廳室，兩旁皆壯麗。左東廳扁曰
勤政堂。寶祐間宰林公玉復於東廳剏書林亭、顧豐樓、麓除亭、如晨亭。
縣丞廳在寧化縣西北。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建。今以廳左行廚為之。　主
簿廳舊在寧化縣治左。端平間宰趙時館移於縣治後。寶祐間簿俞義剛
重加葺理。　縣尉廳舊在寧化縣東北隅。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剏，後廢圮，
僅存廳事。今尉寓光嚴寺東廡。
清流縣　縣治清溪環抱，如帶。隔溪一山如屏。縣治挑，為元符元年有旨
剏縣，辟長汀丞劉叙為令，經始邑事。紹定間燬於寇。端平改元，令王元瑞
重建，規模頗宏壯。主簿張栩為之記。　鼓樓嘉熙間令趙頫夫重剏。　頒
春宣詔亭翼於縣門，令林奕重剏。　縣丞廳在清流縣東二十步。宣和中
始剏。紹熙間郡守趙公克夫奏請省罷。今廢。　主簿廳元在清流縣北，今
遷在縣廨之東北隅。紹定間燬於寇。嘉熙改元，簿長翊重剏。　縣尉廳在清
流縣西，與縣廨相比。紹定間燬於寇。
蓮城縣　縣治在縣城北。紹興三年長汀縣丞權縣卓摩規剏。紹定間燬
於寇。後令徐价經始，米巨宏成之。　愛蓮軒在正廳之左。　道愛堂、不欺
室，在正廳之後。　縣圃舊有三異堂、立翠亭、義松亭、松茅亭、增山樓、月林

亭，並今廢。　義松亭又義松在蓮城。慶元間汀守陳𬋩詩云：古驛森慈竹，
蓮城挺義松。　主簿廳舊在蓮城縣西，後遷於縣東贍巖館。今廢，簿寓於
西橋庵。　縣尉廳舊在蓮城縣南，後遷於東塔之側。淳祐間尉李務行於
舊基重剏。
上杭縣　縣治乾道七年令陳朝章剏，後燼於隣寇。端平甲午令趙時鋭
重剏。　縣丞廳在上杭縣南。乾道七年丞何鎬因民屋葺之，後毀于寇，今寓
于寺舍。　主簿廳在上杭縣東。紹熙三年省罷，今廢。　縣尉廳在上杭縣西。
武平縣　縣治舊在武溪里，後用日者劉巳改卜今所。隆興間令王正國、
乾道間令趙貴相繼營剏。迨嘉泰間令趙善綽，相其陰陽，趨吉避凶，更造廳
堂、門廡、鼓樓等，由是官民用康，年穀告稔。紹定燬於虜寇。端平初令趙汝珇
悉於改作，不仍舊貫，繼而令趙汝譎因圭重加變易，迨今主者未復承平
之舊。議者咨縣治之未復古跡也。寶祐間令阮逢午改卜縣治西偏。謀慶
締剏，亦未知果合卜云。　讀書堂丞相李公綱嘗經過寓此，有詩云：靈洞
水清儼可訪，南巖木古佛同居。公餘閑佛尋儀了，贏得安閑剩讀書。今廢。
縣丞廳在武平縣西。紹興二年省罷縣丞，遂廢。　主簿廳昔寓禪果壹
嘉定間主簿趙與環卜剏於寺東偏。紹定間燬於寇。復寓禪果寺寢堂。寶

祐間簿丁世用卜地於市心文明坊鼎剏焉。教授趙與沐為之記。　縣尉
廳舊在武平縣門內之右。紹熙初尉趙善覽即舊基營剏，
經寇擾頗毀壞。淳祐間尉趙崇璜重剏。

倉場庫務

臨汀志　倉場庫務，食貨之所存也。中更兵盜，地產課入虧昔十之三四。坑
場亦久廢，使知節用愛人之道，庶乎僅無之焉。
州城　省倉在鄞江門內。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剏，隆興間郡守吳公
南老重修。慶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　常平倉在省倉內。　豐倉舊在
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　均濟倉在開元寺東。　郡守李公華撥到
糴本錢六千貫文足。　郡守黃公寔續撥十七界會五十貫文，二項錢除
節次折閱外，見管錢五千五百六十五貫五百文。　郡守李公華撥馬瑞
王和甫等一十一項子利米，元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五升，外糴錢五貫
文足。　又通年委司法拘催江元立等一十一項子利米三千四百九十
二升，禾一十稱，計米四十升。共價錢六十二貫九百三十二文足，外價錢
八百五十文足。以上米計減免七千八百八十九升。通年實催到本色米
四千一百四十六升半，早禾穀八十升，折白米四十升，折價米一萬五千

七百七十一升半計錢二百七十貫六百八十八文足。田稅并貨錢五貫
八百五十文足。郡守胡公太初。撥助米五百八十四石七斗七升每石
時價十七界會四十貫文。總計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貫八百文。又辦
助米七十三石二斗五升足。又撥陳德清請買陳八一戶絕田價錢十
七界會一千二百貫文。又撥吳六二等八項戶絕田。通年收計子利禾
五百五十把。每把納見錢七十文足。共收見錢四十一貫二百五十文足。
均濟有倉。端平間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為荒札之備。乃置於
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為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戶絕錢米以
佐其費。凡和糴子利米入納。絕無倉耗扛量等費。倉造桶斛。每桶計五十
足升。兩桶準為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為市。未見其害。
曩幾何時。倉耗扛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頗貧而
至者伺候旬日。裹糧之需。儀耗其半。納不登數。督逋者又踵門矣。寶祐初
郡守羅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租。許人請佃。頗減免七千八百八十升
有奇。由是減價出糶。無以補助。糴本日損。雖遠民僅免子利米之害。而近
民駸駸不蒙均濟倉之利矣。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太初到任。軫念民瘼。
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善。後人當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畧計見

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廢壞。專委司理朱持考究。於是移
兌者還之。逋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亟捐以助之。又撥請佃
田價錢及戶絕田八百頃。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慶
改元夏秋之交。適民苦貴糴。遂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發糶。官
價既損。市價自平。公猶慮和糴之厲民也。議為就倉回糴軍糧之法。蓋官
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厲民。惟是鈔鋪掌攬之家。交納扛量之吏。相倚為
削。淤蠹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戶至白帖三貫文足有
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急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年自冬徂春。月
支軍糧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
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為吏
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民皆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
見本倉規約。軍資庫。在州衙西廡後。內子庫十一所。夏稅庫。常平庫。
免役庫。鹽錢庫。大禮庫　物料庫。免丁庫。贓罰庫。搞賞庫。
衣賜庫。以上並在庫內。抵當庫。寶祐六年本郡自移就州門前西廡。公
使庫在東廳之東。淳祐間郡守郭公正己重創。內子庫二。陳設庫　鞍轡
庫。公使酒庫在東廳之東。與公使庫相對。醋庫在酒庫門左。架閣
庫在州衙東廡樓上。今樓名文事。甲仗庫在州衙西廡樓上。今樓名武備。
七色庫在通判廳西廡。淳祐間郡倅孫公基重修。合同場在州東正街
推官廳左。後改為責鹽場。寶祐間又改為慈幼局。商稅務在州東濟川門
內。惠民藥局在糸廳門左。藥鋪二。一在州門右廡。一在濟川門內。
作院在州東開元寺西。
長汀縣　常平義倉　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劍。汀
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
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二百石。後
官靳而不發。既發又責償於耆長。反為民害。後經紹定寇並廢。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寧化縣　縣米倉　常平倉並在寧化縣衙西偏之間。鹽倉在寧化縣
衙東廳前。平糴倉在寧化縣衙東北隅。淳祐平糴倉在光嚴寺右黃
土舊寨場。安遠寨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宰劉煥捐俸三千貫文
省為糴本。委貢士童淡提督。後以糴本買田。歲積子利禾遇歉發以予民。
若董之者常得人。亦可為經久之利。光嚴倉歲收禾六百九十秤。黃
土倉歲收禾三百五十秤。安遠倉歲收禾六百一十秤。寶池倉歲收

禾三百三十秤。中定倉歲收禾四百秤。鄉例以三貫二百文中為一秤。
安遠寨倉每年催納戶絕米五百九十九石有零。北安寨倉每年催
納戶絕米八百一十二石有零。中定寨倉每年催納戶絕米一千四十
二石有零。南平寨倉每年催納戶絕米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零。以
上四寨倉除催戶絕米外。本州仍科撥苗斛措支軍糧。舉子倉六所。元
在黃土寨。今名南平。驚峯院三溪寨。今名中定。寶池寺下土寨。今名安
遠等處。經紹定寇攘並廢。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商稅務在薄
廳之東。今丞或薄兼稅官。
清流縣　縣米倉在清流縣廳西廡。鹽倉在清流縣廳東廡。常平義倉
在清流縣廳西廡。本州逐年撥下苗米一百一十九石有零。寶祐五年
通判準提舉司行下增撥。計二百單二石有零。明溪寨倉每年催納戶
絕米三百六石八斗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措支軍糧。舉
子倉四所。元在清流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架閣庫。
常平庫。免役庫。
蓮城縣　縣米倉在蓮城縣西。鹽倉在蓮城縣西。舉子倉二所。元在
蓮城縣市。河元呂溪堰等處。今並廢。北團寨倉每年催納戶絕糙米五

石九斗有零。白米六百六十五石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揹
支軍粮。縣庫 常平庫 見使庫。並在蓮城縣兩廊。 稅務在蓮城縣
西廊。
上杭縣 縣米倉在上杭縣東。常平倉在上杭縣東。鹽倉在上杭縣
廳西廡。舉子倉四所。元在上杭縣門東叢砂圍興化勝運鄉等處。今並
廢。梅溪寨倉每年催賦絕米五百二十石。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
斛揹支軍粮。常平庫。諸色官錢庫。稅務在上杭縣西三十五步。
武平縣 縣米倉在武平縣庫西。常平倉舊在武平縣西今移禪果寺
法堂東偏。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果寺法堂西偏。鹽倉在武
平縣治西廡。三指寨倉。象洞寨倉。永平寨倉。元收倉並係本州科
撥苗斛。差寺知受納。揹納軍粮。縣庫在武平縣西。常平庫附縣庫。
舉子錢庫。在主簿廳。使府寄樁錢庫今廢。商稅務在武平縣西。今令
兼務官。
長汀縣 上寶場在長汀縣西廊百二十步。今廢。拔口場務在長汀縣
西南八十里。今廢。
蓮城縣 金鷄場。今廢。呂溪場在蓮城縣南五十里河元下里。郭家

山場在蓮城縣南三十里。寶成場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南團。本州
坑冶長汀上杭武平蓮城四邑有之。地不愛寶少裨邦用。所以令郡守主
管郡倅同之。今繫銜如昔。而名存實亡矣。
上杭縣 永興場在上杭縣東五十里。興濟場在上杭縣南百六十里。通
瑞利場在上杭縣南百二十里。嘉興場在上杭縣南百五十里。石
利場在上杭縣南六十里。鍾寮場 金山場 利濟場 龍山場
門場 語口場 錦豐場 浮流務 自鍾寮場至浮流務八所。今並廢。
武平縣 鐵場在留村里。今廢。

郵驛

臨汀志置驛傳食置郵傳命。古也。惟郡境遐左。僅有道梅者出是他無所
謂軟兜歸劇擁驛賦不復修。期會來自京若諸臺郵凡三十五所。而自郡
達于縣境則無有。乃自創郵十七所通為五十二所。而總轄官廨于鄞江
門外總莊焉。
州城 行衙在州治南三十步頒條門內。舊為通判廨舍。後改為酒務。後
又復為行衙。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哉闢而新之。嘉熙間郡倅黃公大全推
州事重修。光華亭舊在州東興賢門內。今改為見思堂。奉郡守李公雕

祠。州城下鋪在鄞江門外。延轄廳在焉。今廢。
長汀縣 長汀驛在縣東崇善坊。嘉熙間宰任鄞刱。臨汀驛在縣東五
里。淳熙間郡守趙公汝劼刱。高名亭在縣東南二里。正對定光廨院。南
歸仁館在縣東七里。成功驛 溫泉驛 雙溪驛 上洪驛今廢。
田鋪在縣東二十五里。大息鋪在縣東五十里。白頭鋪在縣西二十
里。古城鋪在縣西四十五里。舊有驛。樟木鋪在縣南三十里。未溪
鋪在縣南六十里。杉木鋪在縣南九十里。歸嶺鋪在縣東南三十五
里。長覆鋪在縣東南六十里。巖頭鋪在縣東南九十里。長潭鋪在
縣西南二十五里。磜頭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憶田鋪在縣西南八
十里。蕉坑鋪在縣西南一百五里。
寧化縣 寧陽驛在縣圃西。寶祐六年宰林公王市民地新刱。自為之記。
長樂驛 麟源驛今廢。縣下鋪在縣東。吳家莊鋪在縣東二十五
里。龍地鋪在縣東五十里。大羅溪鋪在縣東七十五里。賴畫鋪在
縣一百里。張地鋪在縣東一百二十五里。小羅溪鋪在縣東南一百
五十里。石牛鋪在縣東南一百七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安樂鋪在
縣東南二百里。黃地鋪在縣東南二百二十五里。黃田鋪在縣東北

一百五十里。露溪鋪在縣北一百里。舊有驛。江公鋪在縣北一百二
十五里。苗田鋪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清流縣 皇華館在縣東北。淳祐間令林奕刱。縣下鋪在縣東。小嵩
鋪在縣東二十五里。嵩溪鋪在縣東五十里。舊有驛。郡守陳公軒秩滿
抵驛有寄清流宰趙通直詩云。寒日盡時山未盡。却隨明月到嵩溪。林
畬鋪在縣東七十五里。小安鋪在縣東一百里。明溪鋪在縣東一百
二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
蓮城縣 縣下鋪在縣西北 巖頭鋪在縣北二十五里。長覇鋪在縣
北五十里。歸嶺鋪在縣北七十五里。大步鋪在縣東北一百七十五
里。流畬鋪在縣東北二百里。
上杭縣 濁口鋪在縣西北三十里。茶木鋪在縣西北六十里。鍾地
鋪在縣西北九十里。語口鋪在縣南三十里。語源鋪在縣南六十里。
武平縣 行衙名依光堂在縣東門外。嘉熙間令趙汝譎刱。迎恩館今
劉畬鋪在縣南九十里。舊有驛。橫坑鋪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廢。縣下鋪在縣北。漁溪鋪在縣北二十五里。帽村鋪在縣北五十
里。瑞湖鋪在縣北七十五里。

學校

臨汀志郡有學自天聖始改卜凡四修建凡再然規模猶隘蓋局於地勢而不得爲也諸邑學建置有先後邑大夫亦皆能慨而捄守益而廉儀以興秀士共之夫美教化明人倫成德育材以爲時用皆莫尚於學崇獎則氣象振作成則氣類合其責蓋有在矣贍給薦送之目附著於篇

郡學　宋朝咸平二年𠜇至聖文宣王廟于鄞江門内横街今判官廨舍天聖中即廟𠜇學遷州東横崗嶺下今天慶觀側崇寧三年詔行三舍法郡守陳公粹視故學卑隘遂遷州東北興賢門外今爲縣學紹興三年郡守鄭公強以州學不當置城外遂度城内州東地改卜焉大成殿巋然中峙緣以兩廡分列六齋正錄直學以下各有位殿之後建講堂曰明倫堂之後建藏書閣曰稽古又其後絶高處建閣高閎宏奎規模加壯仍自爲之記且作詩云卜築名山作郡庠卧龍騰翥拜龍驤至嘉定十一年郡守羅公勲重修繼而郡守趙公崇模于學門右𠜇朱文公楊考功二先生祠使學者知所慕嚮學左則文昌廟在焉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教授張實甫以廟學混處爲非是捐學左射圃地與愷廣袤倣太學規模營𠜇今學前三齋相疊曰潛心時習修身後三齋相比曰克己中立志道並南向齋各有樓中𠜇堂曰文會正錄位左右之列學門兩旁以位職事者廟學興廢始合禮制至郡守姚公特肖竣事教授魏鼎爲之記學前民屋迫隘教授蕭虞部市民居撤而闢之開慶初郡守胡公太初謂氣象猶卑隘屋且老慨然大更新之首事于大成殿御書稽古二閣明倫芳桂二堂皆增高闢廣柱石樑棟極雄偉重書稽古閣扁易芳桂堂名曰致極取中庸致廣大極高明之義自爲記更祭器之庫大講堂之鼓正錄位齋舍門廡以次整葺浚井開渠泮池堙塞鑿而深之板橋屢壞遠石橋以跨焉由是美輪美奐頑興嘯背後村先生劉公克莊爲之記

長汀縣　學在興賢門外紹興遷郡庠于廓内以舊學爲縣學惟大成殿獨存始爲春秋丁祀地嘉泰間宰謝周卿市民田隸郡庠附供縣學職事四人生員五人開禧間宰劉泳之建學門兩廡四齋及獻官齋廳縣學之備自泳之始淳祐間宰陳顒伯涖官視事慨然有下車修教之心越明年節浮費首修大成殿殿之東有隙地民僦於學遂歸之改闢學宇爲講堂一曰麗澤爲齋三曰尚志閑禮修性又於堂之北畝二十餘揭爲元公二程二張朱子祠以鄉賢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焉使學者知所歸嚮然謂有教不可以無養撥清泰上第二都民户鹽每月計三百六十三斤捐

錢會八十三貫四百九十文肖中半爲士費春秋補取大學生十二員小學生隨人數去取於是教養始備先是縣庠先達輩出其間詢之耆老皆曰古有水圳環抱自兌抵震而歸于巽正得陰陽經緯之宜後爲居民堙塞汀士廉得故道具告于州縣居民狃于侵冐沮潰其成陳宰極力主盟未就緒而秩滿首以是役告于新宰趙崇瀌趙亦以風化爲重克竣厥事築廢陂于興賢門外障而東之水由故道行矣興學改水皆禮部侍郎張公磻爲之記

寧化縣　學舊在縣東正街淳熙間遷于縣城北翠華山下經始於宰趙伯虎成於宰杜湖紹定寇擾巋然獨存端平間趙時館因加修葺袁長吉爲之記後邑士以大成殿廟基高亢爽而平之改𠜇殿宇寶祐間宰林公玉重𠜇講堂列四齋曰時習養心服膺致知學門前𠜇魁星亭内繪古今名儒扁曰仰高

清流縣　學舊在縣南崇寧間行三舍法遷縣東建炎間寧化尉攝邑事謂非其地再遷於皇華驛廢址紹興燼於賴寇十三年令董諒重𠜇齋舍十八年令張秀穎繼𠜇大成殿靈星門紹定間燬於寇端平初令王元端始建一殿未幾郡守張公衶之任道過歎謁遂捐金建化成堂今改名明倫堂薄張翊爲之記嘉熙間令林奕建齋四據德依仁游藝居敬簿徐埜爲之記

蓮城縣　學在縣東紹興間令陳南復卜地興𠜇後再遷縣東南尉司舊址淳熙間令常園復于舊所紹定寇擾暫駐戎兵于中蹂躪圮毀令宋巨宏重修

上杭縣　學舊在縣東五十步今城隍廟基是嘉定間令趙彥珽以其地湫隘徙縣東二百步殿堂門廡規模備具創堂一曰明倫爲齋四曰崇德廣業居仁由義淳祐辛亥洪水推傾堂宇寶祐五年令李務行重建講堂爲樓以安先聖燕居像更學門於左以別廟學之制

武平縣　學在縣東興賢坊紹熙間令葉諶之重𠜇紹定間燬於寇寇平縣尉翁肖撥振武堂材植建講堂至端平間令趙汝譜始建大成殿先聖先師塑像東廊則令田圭𠜇之西廊則令林震𠜇之學門靈星門則淳祐間敎學祖建植於是規模始備焉　贍學　郡人王格傾家貲置田學有田自格始郡守鄭公強撥田判官兼教職黄泉請于郡輟鹽網隳費增田歲共收米二百八十餘石　郡守趙公伯檜增田七十畝　郡守陳公聨增田百畝創例歲助郡帑錢二百貫文　郡守陳公睽撥房廊六十間　撥

郡趙公師宗增學租二十石。長汀宰謝周卿增學租百石。附供縣學職事四人。生員五人。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撥已俸一千緡買王伯壽田。端平間叔捜貴復初。牖浮費剩錢三百九十三貫七百文買張衍鄉饒坊田。又用七百六十八貫八百省買長汀縣佶汝上官逵田。寶祐間攝郡趙公時海撥黃華諸漢等處田。寶祐間郡守宋公詵撥李太椿古城田。開慶元年郡守胡公太初正撥李太椿王啟背田。端平間攝郡趙公性夫歲就鹽錢庫撥寬剩錢二百貫大助學。自淳祐間郡守李景翘斷而不發至今。通判廳準轉運提舉司就本州及六縣鹽息錢每月發錢會二百單九貫有零贍學。據州及諸縣具到舊例解發數目于后。州鹽錢庫每年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等錢會一百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逐年分四季撥下。長汀縣解贍學等鹽頭錢一千一四百五十二貫六百大省中半。分上下半年解發。寧化縣解贍學見錢二百五十一貫四百二十大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上杭縣解贍學錢會四百八十一貫九百三十四文。武平縣解贍學錢一百二十三貫四百三十五文。蓮城縣解贍學從頭錢九百一十一貫七百六十文。清流縣隨鹽綱解發。牙稅錢隨契分撥贍學。

前項錢並係通判廳拘催遣發而弊生移用每歲多不及數主員廩餼時告乏絕職此之由。

貢院

臨汀志貢院舊在長汀縣東。以三舍法廢旋復科舉試于開元寺。人士寖盛。蹊蹐靡容迫期補葺公私煩擾紹興二年郡守趙公充夫卜剏於興賢門內東廡三。西廡二。計百二十楹。煥章閣學士謝公爲之記。士子科郡倅趙公善賠董試留題二詩甚膾炙人口。畧云。天約開雲結嫩陰苦無詩酒悵登臨。聲鷄唱日初午。滿地花寒秋已深。刻于柱。嘉泰四年郡守陳公聯教授謝灋以水西派非利。改而東之。圖于錄林公岳爲之記。舊就試者自納竹案試則爭關滅。凡淳祐間郡守鄒公正己更置木案。士以爲便。寶祐間郡守周公晉以大門及試官廳位圯陋撤而新之。　貢額　紹興定令三歲大比。貢一十二人。令以易詩周禮春秋各一人。書二人。賦六人。充選。　貢士莊　興賢莊。嘉定六年郡倅黃公大全權郡撥錢買韋得之羅陸拾田畝。係本學催納。每年錢三十一貫零四十足。十七界會三十九貫。三年通計錢九十三貫一百二十足。十七界會一百一十七貫六百新舊舉人均分。　萬桂莊。嘉定十四年郡守傅公康估籍吳變田租。元在州學催。今隸知錄廳。崔州公庫納。每年收到錢一百二十九貫四百三十九文。內十八界會六十一貫八百文。三年通計三百八十八貫三百八文。內十八界官會一百八十五貫四百文。三分之二送新舉一十二人。三分之一送舊舉人隨人數均分。　清流縣貢士莊寶祐六年令林應龍從學職請撥蕭應龍定苦井坑田。李七六橫坑田。前令林昌叔撥阿蕭元佃陽阜戶田。林應龍自爲記。　蓮城縣萬桂莊。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撥姑田陳華四陳丙娘楊祖遠陳十六陳巖歸田畝。主簿張應卯爲記。　上杭縣蘭省莊。嘉熙四年令謝觀國撥興化鄉王得一田畝。每年收見錢二十一貫文足。三年總計六十三貫足。鏤板牓于學。

營寨

臨汀志州兵元管六指揮。十一寨。寧節久廢。寨亦多更革。紹興間屯左翼軍數百。置正副將。尋命郡守領節制焉。諸縣尉司弓兵亦不下數百人。獨是弓兵例役錢雇庸。不能以時給。往往罕應募。倘守令加之意。俾無愆闕。尉寨兵協力以衛閭里。州兵有虎豹在山之勢。何非常足慮哉。　禁軍威果第三十五指揮營在州西。額五百一十人。　廣節第八指揮營在州東。額二百六十人。寶祐六年九月。密劄諸州軍府禁軍闕額不許徑自招填。將上件錢粮樁管聽候朝廷行下。毋得擅自支動。本州兩指揮闕額通

一百三人。郡守胡公太初申請自到任十一月爲始樁管錢粮衣賜。開慶元年十月有旨仍舊招填闕額。　廂軍保節第二十一指揮營在州東。額三百三十二人。　保節第二十指揮營在州西秋成門外。額三百三十二人。　牢城第六指揮營在州東橫崗嶺上。額二百二十二人。寧節指揮附此。　屯駐軍寨在城南三里。舊無之。建炎間楊勍亂後。賴梅冠屢起。朝廷時遣大軍討捕駐劄城中。初散泊民家。後武屯開元寺。紹興十年程阜統廣東摧鋒軍一千二百人到州。權住同慶文殊寺。至十一年安撫司準旨於摧鋒軍存留上件事就州駐劄。十三年奉旨剏寨。改隸左翼軍。額二十一年統制陳敏命呼延迪招集湊一千人。未幾郡盜景藏首抽回。止留三百二十八人。二十八年州申乞備牒劉統制更那差官兵二百人前來謝宣下都轄。仍乞補謝宣充正將。二十九年本州申安撫司乞添人守禦。又差一百三十三人就寧化縣屯戍。續又差撥一百三十九人。將官一員。共湊六百人爲額。至三十年成功罷。作撥回寧化駐劄副將張楊部下官兵。乾道五年正月內。據邵武軍申請乞遣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官一員。往建寧縣屯戍。慶元元年有旨就本寨撥官兵九十人。副將一員。往寧化下土駐劄。每歲一易。積因所管人內積年折閱七十八人。至開禧二年有旨招收

强壯雄勁軍人七十八人湊足六百人之額以正副準備將各一員管轄並係本軍陞補差撥申殿前司照會紹定間盜賊蠭起建寧縣下土屯戍寨柵爲賊蕩破官兵仍回本寨自後住差至寶祐五年安撫司備樞密院行下據邵武軍建寧縣士庶乞照乾道間例差撥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官一員前來駐劄安撫史巖之牒本州抽撥嵗易本寨戍軍自嘉定間江西峒寇李元勵竊發郡守鄒公非熊被旨節制本州屯戍軍馬方有體統至今因之尤有正副準備將各一員寶祐間泉州統制司申樞密院乞增置統領不兼十羊九牧之患又本州乃蠻寇往來之衝近抽撥五十人於邵武遠戍亦非分屯初意識者以此二事爲非便統領貝國珍到寨居正副將衙後改卜同慶寺前剏統領廨舍　汀州屯田見於汀州路上杭縣立屯。一本屯元撥軍人一千五百名并田地牛具種子　田每軍三名耕田四十五畝該田二百二十五頃每畝納米六斗該粮一萬三千五百石　牛每軍三名共使牛一隻内有軍三名爲離屯窵遠使牛二隻計使牛五百一隻　農具内斧頭鐮刀鉏頭鐵杷四色每名各使一件犂杷二色每軍三名共使一色計農具七千件　斧頭一千五百件　鐮刀一千五百件　鉏頭一千五百件　鐵杷一千五百件　犂五百件　木杷五

百件種子每田一畝用種穀六升元撥田二百二十五頃該種穀一千三百五十石　一本屯節該逃亡軍人各爽未曾補撥延祐七年終合有見在種田軍人實辦粮米五千五百一十七石　諸寨　長汀縣古城寨在長汀縣西四十五里舊在何田市紹興間準朝旨遷剏管界同巡一員土軍一百五十人　何田寨在縣南四十五里元無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以市井闤闠剏寨輪差禁軍三十人彈壓　寧化縣安遠寨在下土元名下土寨慶元元年旨移撥元駐縣及福林寺左翼軍九十人將官一員往戍紹定二年寨燬於寇抽回戍軍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改下土寨爲安遠寨增作土軍三百人爲額　中定寨在柳楊團元係福林三溪二寨額共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廢二寨改名中定增作二百人爲額　南平寨元係黄土寨鹽巡額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廢黄土移就潭飛磜剏寨增作二百人爲額　北安寨在招賢里元係苦竹額管五十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移剏增作一百人爲額　以上四寨乃紹定寇後上司差運幹陳誠之同權宰李順甫躬親相視形勢以定寨基　清流縣明溪寨在清流縣東一百二十里汀劍邵界首紹興間本路帥葉公夢得奏請置巡檢一員管土軍三百人續準朝旨撥

三之一衣粮三郡分給内撥三十人駐石洞寨今石洞寨廢復隸明溪　蓮城縣北團寨元在蓮城縣二十五里後燬於兵火就縣市西隱庵暫駐近方剏立寨宇　上杭縣梅溪寨在上杭縣東梅溪口二十五里巡檢一員元管土軍一百五十人今只一百人額　武平縣三搰溪寨宣和間置巡檢一員管土軍一百人舊在溪西汀贛梅三州界首後梅州奏罷止隸汀贛紹興初寨燬於寇移寓縣東五里南安界院因以爲寨　象洞寨在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界群象生長故名政和間置巡檢一員額管一百人嘉熙間諸臺申奏改作南尉司辟選人充闕後復差巡檢　永平寨在武平縣四十五里地名帽磜淳祐間郡守郭公正己收補渠魁饒文炳就寨管土軍五十人　諸縣弓手　長汀縣額七十人　寧化縣額五十人　上杭縣額一百人　武平縣額七十五人　清流縣額八十四人　蓮城縣額五十人　馬遞鋪兵　境内計五十二處　三十五處元係省額　一十七處通蓮城縣本州剏置額共管三百一十八人　舊例禁軍及廂寨鋪兵等新刺者月粮支小分或半分衣賜以分數給始小分三分之一至大分四分之一逐次增上率三數載始得全分郡守胡公太初謂非法自開慶元年秋應諸軍無間新舊衣粮並全給軍心大悅弓兵亦給

循環曆下諸縣按月支散取弓兵親領押月一繳申馬　教場　都教場名都試在城東三里乾道間郡守晁公子健剏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剏廳廡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　廣節營教場在本寨内　廂房土牢　州廂土牢在州西秋成門内舊在鄞江門内都省倉側今以西監押廳廢基改剏　威果營土牢　廣節營土牢　牢城營土牢　尉司土牢今廢　駐劄寨土牢

古跡

臨汀志書古跡以存古也今纔十數條蓋荒誕詭怪者不書

州城　唐明皇真容九域志云在至道宮今州城天慶觀三清殿有銅鑄道裝像是也　天慶觀鐘乃唐天寶五年郡司馬朝議大夫魏齋之鑄捨自爲之記銘　開元寺大銅鐘長八尺許徑四尺餘厚四寸餘元豐三年庚申寺僧思善募緣鑄造歷一紀積千緡未興工以銅禁止郡人梁揖詣闕進狀旨允始辦料再化到千緡及七賫等言成於紹聖乙亥時郡守林公可郡倅葉公庭若住持則僧宗祐也鐘聲至遠聞于五十里外大息嶺

層縣　金華坊五代時賴氏居長汀縣東十里夜淅米貯瀋於槽次晨鄉空賴異之因伺焉見白牛即槽而飲牛踰垣渡淵登小坡忽不見遺繩數

尺許。白色如銀。遂募人掘小坡地。得黃金數百斤。白金數倍。郡聞于朝。有旨悉還賴氏。捐所得剏寺曰金泉。觀曰金花。至今猶存。淩波營今長汀縣鄞河坊。江南野史云。南唐時許諸郡競渡。每至端午。官給綵。俾校殿最。勝者撡賞。皆籍其名。後主因籠爲水軍。號淩波軍。此其故營也。至今猶呼是名。定光菴樹在鄞河坊。師舊與坊人鄭正已厚善。呼師爲鄭道一。日正已凌晨出。遇狂寇數百遮道。乃方便正已曰。當請鄭道爲汝等誦經拔度。遂築室爲道塲。後遇衆鬼曰。即托生矣。師又親書逆春祈福道塲爲牌。至春祈必招禱之。以寒雨爲響應。淳祐間。郡守鄞公正已畫蜊。舊州城在長汀縣東五里。名東坊口大坵頭。自上杭長汀村遷郡于此。有靈顯王廟今存。長老相傳乃使院中廟。郡守陳公軒有詩云。五百年前興廢事。至今人號舊州城。草鋪昔日茎歇地。雲滿當年網戟營。縣基嶺在今州城福壽坊。舊傳置州東方口時。於此置縣。今爲民居。猶以是名。古城在縣西五十里。舊傳王延政據建州築城於是。以備江南兵。至今爲古城圍。升仙臺在寧化縣西四十里。亦名會爐石。舊傳隋義寧間。有劉熊二道士修煉其間。白日飛昇。居人爲剏昇僊臺。刻二像于石壁。祈禱應驗。今臺廢而像存。舊州在上杭縣北十五里。昔傳自新羅遷郡治於此。號長汀村。今猶名。

虎營廢在武平縣東五里何虎岡下。舊五代時統軍使何姓部武騎軍於此。虎駐築小城。周二里許。故基猶存。葛僊翁煉丹井在武平靈洞山。葛僊翁煉丹竈在武平豐山下。魚鱗石壁在上杭縣溪湍中。壁間一婦逆露隱然如畫。長老相傳謂之僊女逆金鳳。治平四年六月。郡守周公約進銅鈑二片。有文曰天下太平。賜詔褒諭。宣付史館。寰宇記新羅故城在長汀縣。牛齋紀聞云。開元末。新羅縣令孫奉先晝日坐廳事。有神見庭中。披戈執矢。狀甚可畏。奉先見之驚起。神曰。吾新羅山神也。令從府主求一牛爲食。能見祭乎。祭吾當祐汝。奉先對曰。神既有請。誠不敢違。然格令有文。殺牛事大。請以羊豕代牛可乎。神怒曰。惜一牛不以祭我。不祐汝。其能寧乎。因滅。於是癘疫大起。月餘不息。奉先病死。其家二口亡盡。元一統志石燕在州城南七里。武溪寨在上杭縣來蘇團之安香石山。往昔鄉民結廬以避草寇焉。潭飛磜在寧化縣南鄉重岡複嶺環布森列。登陟極艱。磜居其中。坦然而平。山環水合。有田有池。草茂林深。易於藏聚。寇恃其險阻。爲私販。爲摽盜。根據百年莫敢孰何。此紹定間始禍之地。未幾爲淮兵蕩平之。因置南平寨。輿地紀勝賴氏金唐開元間州城東五里居民賴氏家。每夜深有白牛入其厨。賴氏怪之。 走出過海上一小山坡。入地不見。次日掘之。乃得黃金三十兩。白金不知其數。王中正墳在城東寶湖中。王中正祖墳也。聖泉廢在武平縣黃公嶺之麓。有泉一泓。從石而出。雖千百人飲汲之不竭。乃南安菩薩卓錫所。三聖堂在州治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郡縣官題名

臨汀志舊志云守令之職最爲親民患賜得專刑罰得有利不使得竊行貳佐而下惟長官之是聽欽記官名氏作詳於守而令則拔尤三數人而已然别乘佐治賓幕贊書博士司風教曹掾分任六典他如兵官邑僚抱關擊柝莫不有名乃職賢則民受其賜否則民受其殃詎可不備書以垂勸戒哉今考歷壁僅自宣和閒方公開之始爲記今長汀亦畧備餘則疎闊特甚考索頗難惜往者之莫追循冀來者之能續也若名績表表偉著别紀名宦

郡守題名

元自虔 唐開元中爲刺史太平廣記所載 樊晃 爲刺史表 林披 爲臨汀令唐書林蘊傳林披爲臨汀郡曹掾廉使李承昭表受刺駕知州事莆陽戴林氏續慶圖詳見長汀縣宰門 陳劍 大曆四年爲刺史蹟見名宦 蔣防 以元稹李紳爲翰林學士尋遷書遷紳貶防降爲汀州刺史也 又新 元和中歷左右補闕祠部員外郎尋遷書東山南行軍司馬貶汀州刺史 劉岐 大中初爲刺史事蹟見名宦 鍾全慕 唐郡志作爲刺史會王潮爲威武節度使景福元年全慕與建州刺史徐歸範供附潮梁基唐封潮弟審知爲閩王審知委全慕勇有謀略分汀使世守之孫翔 鍾翔 主兩綽武有贊力書將刺審知每奇之及繼而全慕爲州都統使刺史審知卒王氏子弟爭國分守建汀翔歸南唐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卒贈南書令初翔世守是邦歷年甚久多瘁塔廟積山爲粮六邑僧舍至今多奉鍾令公祠云 梁顏 唐末爲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王延宗 唐咸元年 王繼業 閩通文元年以雲麾將軍檢校司徒使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清康人物志云繼業喜技論多游藝父延宗常爲汀州刺史繼業復由牧父子相代時論榮之永隆元年以檢校太尉昇泉州刺史 王延政 通文三年以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事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 王延喜 永隆元年 許弘欽 永隆四年 許文縝 晉開運元年來文縝丁氏于弟以文縝爲統軍使佐弘欽尋領州刺史繼建爲南唐保大七年 包洪實 保大十五年 馬忠捷 保大十六年 王嗣宗 太平興國六年知以通鑑長編修事蹟見名宦 歐陽程 咸平四年 陳彥博 景德二年以虞部員外郎知 趙遂良 大中祥符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三　一

四年 胡咸秩 大中祥符六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事蹟見古佛行狀 黃吉甫 天聖二年以朝請郎殿中丞知 余謂 景祐四年 陳文寶 嘉祐二年以朝奉郎比部員外郎知 黃若水 嘉祐四年以朝奉郎秘書丞知 劉有方 嘉祐六年以朝奉郎大理評事知 余中 嘉祐八年以丞議郎國子博士知 王彬 治平元年以朝奉郎國子博士監丞知 劉均 治平二年以都管郎中知 林東喬 治平三年以朝奉郎大理寺丞知 藍丞 熙寧元年以職方員外郎知 周約 熙寧元年以朝散郎職方郎中知 石民英 熙寧五年以丞議郎屯田員外郎中知 王稷 熙寧七年以奉議郎都官員外郎知 許當 熙寧九年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 方嶠 元豐元年以朝奉郎職方郎中知 唐瓘 元豐三年以朝請郎職方郎中知 黃積 元豐五年以朝奉大夫知 陳軒 元豐六年以朝請郎知事蹟見名宦 謝履 元祐元年以朝奉大夫知 蕭佐 元祐三年以朝散郎知 董咸 元祐五年以朝請郎知 曹孝總 元祐六年承議郎知七年特朝奉郎 林可 紹聖元年以承議郎知 黃彥臣 紹聖四年以朝奉大夫知 陳粹 元符三年以宣議郎知累轉至朝請郎在任九年多蹟見名宦 章清 大觀二年以朝散大夫知 謝洞 政和元年以朝奉大夫知 掌之純 政和二年以朝散郎知 上官惇復 政和三年以朝奉大夫知 詹時昇 政和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三　二

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正月除江東提舉 王田 政和五年以朝散大夫知 李倩 宣和元年以朝請郎中知 潘闕 宣和四年以朝請郎知 蘇公才 靖康元年以朝請郎知 王令溫 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知 封賡 建炎元年以朝請大夫知 陳直方 建炎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以朝散大夫知紹興二年四月滿替 鄭强 紹興二年四月五日以左朝散郎知四年七月十四日滿替事蹟見名宦 錢景賢 紹興四年七月十四日以朝請大夫知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滿替 詹尚 紹興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七年九月二十日宫祠 袁思永 紹興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九年十一月十日滿替 張憲武 紹興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左朝請郎知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逹朝日念向有治復郡博士汀循本貫拔擢得貴且俾他郡無正員者慈補之 梁宏祖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十二年八月罷 陳定 紹興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以左朝奉大夫知十四年三月宫祠 高允文 紹興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左朝散大夫知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罷 吳順之 紹興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滿替 張昌 紹興十七年十月二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九年十月十日滿替賊尚寬和號佛子猖

倅，朔惠民倉，團成淨團。陳升紹興十九年十月十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替。黃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右奉議大夫知，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滿替，創郡日，奏建學，精選武視城隳，增埤濬隍，備器畜粟，述寔圖出，不敢紀汀。董華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十六年正月六日滿替。晏崇吉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鍾鏜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滿替。孫祖蕃紹興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三十一年二月罷。斛繼善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右朝請大夫知，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滿替。吳南老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以右朝奉郎知，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滿替。修學宮，新教官廳，繕城壁倉庫，會有道寇，縛斂渠魁，餘黨潰散。晁子健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滿替。韋能定乾道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右朝請大夫知，四年六月十七日宮祠。韓顯祖乾道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右通直郎知，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替。謝知幾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罷。趙公滁乾道八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以左奉議郎知，九年十一月丁憂。呂巽之淳熙元年四月八日以朝奉郎知，尋除直秘閣，三年四月滿替。趙不悽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以承議郎知，五年五月一日滿替。汪睿淳熙五年五月一日以通直郎知，是年十二月八日致仕。江瑞淳熙六年四月十八日以朝請郎知，八年六月五日滿替。先是州有銀冶，代為撫州建昌輸銀，而二郡歲撥絹紬絲絮應本州衣賜，後二郡皆約抵道，而州代輸銀如故，民甚苦之。乃請于朝，得減三分之二，運司又於一分總其半，由是上下稍免交征之患。呂大猷淳熙八年六月三日以朝奉大夫知，九年八月十六日宮祠。趙汝勳淳熙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承議郎知，十年六月九日罷。趙不戒淳熙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朝散郎知，十一年六月三日罷。趙師德淳熙十一年十月十日以朝散郎知，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滿替。宗綱良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承議郎知，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替。祝棣淳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以朝奉郎知，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除潼州府路提刑。隆興間有獻羨餘錢六千貫，名無額上供，棣奏減四分之一。劉坦之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以朝請郎知，紹熙元年正月四日除提舉。趙善鐩紹興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朝奉郎知，二月五日丁憂。趙充夫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朝散郎，五

年五月二十二日除秀州。撥田及第化寺贍州學，稍育沈試長丁月解奏省坑冶司檢踏官，珍分郡監司，都監清沅，貳平出上統，尊在城，南征，修大小使臣事，已前常平舊多從盡數，有鑿鹽鑄至五千餘斛，取而本州郎合傳並剗米補之。朱端厚紹熙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八月四日滿替。趙伯檜紹熙五年八月四日以朝奉郎知，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滿替。陳曄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事蹟見於名宦之所。田棣慶元四年十月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宋思遠慶元六年正月三日以朝請郎知，嘉泰元年十月轉朝奉大夫，二年正月九日滿替，除大理正。陳映，曄之弟，嘉泰二年正月九日以朝請大夫知，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趙彥橚嘉泰三年十二月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除廣西提刑。陳鑄嘉泰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以朝奉郎知，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替。曹槩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知，嘉定元年四月七日召赴行在。鄒非熊嘉定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被旨特罰節制軍馬，使備都蔵，四年六月十九日除廣東提刑。值江西峒寇李元礪竊發，非熊修羅坑隘以備，又修城濠，浚中

朝廷，自左翼軍外，再已添撥五百人屯戍，分處五僧寺，寇不敢犯。復因任揹已俸，兌纏一千緡，置田贍學，教授許應龍為之記。趙不擴嘉定四年十月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九月十四日差知信州。鮑澣之嘉定六年十月十七日以朝奉郎知，八月五月十六日除刑部郎官，八月二十一日離任。江端中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知，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差知瑞州，十月八日離任。羅敷嘉定十年十月八日以承議郎知，十二年十月六日差知饒州。政務不擾，修泮宮外紀綱，興土木之工，去之日老幼建閣佶留而後出郭。陳模嘉定十二年十月知，十三年二月致仕。傅康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知，十六年正月二日滿替。剛正有風力，因建戍軍驕而戍還愈肆，康戮倡亂者四人，餘皆股慄，撥兵縱任藉田粉篤壯，以恩處者有。趙宝模嘉定十六年二月二日以朝請郎知，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除知書州，續除嘉定府，十二月十日離任。剏朱文公楊考功祠于學，右撥田以供釋菜。林岳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以右朝散大夫知，再任紹定二年正月除直敷文閣，差知漳州。旬試六邑之士，初書院二所，興郡士講訂甚多。州及六縣學皆有祠，并記。李直柄紹定二年四月十九日以奉直大夫知，十月改知南劍。汀，陳孝嚴紹定二年十月十三日以忠訓郎

知。紹定三年七月七日官觀。李華紹定三年十二月監軍攢州事。四年並
知汀州。續除直華文閣再任。轉至朝散大夫。端平二年四月除廣東運判。
事蹟見名官。張崈端平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朝奉郎知。三年二月除戶
曹郎官。六月離任。黃寔端平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嘉熙二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替。戴挺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請郎知。
四年十一月一日滿替。視學初謂廟學淚塞非所以華　見知力卜學來
射圃地。建六齋。又謂羅城築土不足恃，請于朝，包砌以石，始于頒條門改
制南樓，詢未就而秩滿，歸之日行囊悄然，有古廉吏風。姚元特嘉熙四年
十二月一日以朝請大夫知。淳祐元年正月轉奉直大夫。淳祐元年九月
致仕。劉垕淳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以朝奉大夫知。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滿替。郭正己淳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以中散大夫知。七月十三日滿替。
黃炳淳祐七年十月三日以朝散郎知。八年八月二十日召赴行在奏事。
盧同父淳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知。九年五月轉朝奉郎。十
一年正月一日除湖北提刑。六月一日交，以次官離任。李景勉淳祐十一
年八月四日以朝議大夫知。寶祐元年正月十八日赴都堂禀議，續宮奉
官致仕。羅必元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以朝請郎知。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官觀。周晉寶祐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四年五月轉朝散大
夫。七月五日致仕。朱蹺寶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十
一月一日滿替。胡太初寶祐六年十一月一日以朝散大夫知。開慶元年
九月轉朝請大夫。景定元年五月十五日除工部郎官。八月十二日交與
正官離任。大修郡學，重建明倫致極堂，御書稽古閣，肇行鄉飲酒禮，六邑
士友畢會。增餅均濟倉錢米，以廣賑糶。廟學寨鋪兵並增給全分衣糧。仍
撥到補闕額，時間射自給賞。橋修築城壁，開浚濠池，製軍器，籍軍裝，備月
具戰樓櫓，千建城事化而項創庖有祠于學。

通判題名　魏齊之唐天寶間以朝議大夫為郡司馬。見大慶觀鐘銘。裴
胄師州者姓見弟之子。擢明經。李栖筠引為殿中丞侍御史。為元載所惡。
栖筠卒，陳少游表淮南觀察使判官。載誅，升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
炎當國，為載報擊，貶汀州司馬。後終荊南節度使。唐書本傳。林蘊以治行
遷別駕。唐書林蘊傳。見長汀縣令門。張承翰偽唐保大中以判軍州兼
兵馬監押，作羅漢院記。朱敦功朝奉郎。李希孫承議郎。許盟承議郎。葉庭
方承事郎。楊良顯朝請郎。熊浚明朝奉郎。元符二年九月到任。崇寧元年
十月滿替。毛宪承議郎。柯常承議郎。崇寧三年六月到任。大觀元年九月

滿替。吳仲衍朝請郎。大觀元年九月到任。三年六月滿替。轉朝請大夫。高
師雄奉議郎。劉宸承議郎。政和四年三月到任。五年正月離任。轉朝奉郎。
葛師望朝散郎。政和五年四月到任。六年九月離任。方閎之朝奉郎。政和
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任。宣和元年十一月滿。轉朝請大夫。何正矩朝散
郎。宣和二年五月到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滿替。陳時敏朝散大夫。宣
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靖康元年十二月九日滿替。許端夫朝請
大夫。建炎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滿替。李纁
郎中。王求殿丞。徐大方國子博士。張瑞國子博士。方士寧八四員外郎。郝
祥正承議郎。事蹟見名官。任元偓朝奉郎。程昭朝散大夫。紹興元年十二
月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致仕。趙不積朝請郎。紹興四年二月
二十七日到任。六年二月一日滿替。陳吉老朝請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權。六年三月四日正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再任。十一年二月七
日滿替。湯將孫朝請郎。紹興十一年二月七日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
日滿替。唐浚朝奉郎。紹興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是年十二月致仕。
趙子瑋奉議郎。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滿替。阮懌承事郎。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任。陳亞卿朝散郎。紹興

十一年到任。二十年滿替。周闓通直郎。紹興二十年到任。二十　年滿替。
彭瑀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到任。是年離任。張奝朝散郎。紹興二十四年
六月六日到任。向枝朝散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到任。鄒待之承
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向士俊奉議郎。紹興三十年正月
二十三日到任。王珣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七日到任。隆興元年七
月十六日滿替。鄧昌國朝散郎。隆興元年七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元年十
一月六日滿替。孟鉅奉議郎。乾道元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四年十一月六日
滿替。李璧奉議郎。乾道四年二月六日到任。六年二月二十日滿替。章啓
心通直郎。乾道六年二月二十日到任。八年三月二十日滿替。熊取新承
議郎。乾道八年三月十日到任。十一月十一日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宓奉
議郎。乾道九年二月十七日到任。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丁憂。呂濟奉
議郎。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四月十八日滿替。馮世顯朝奉
郎。淳熙四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六月三日滿替。劉坦之通直郎。淳熙
六年六月三日到任。八年七月十七日滿替。林栩通直郎。淳熙八年七月
十七日到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滿替。陳邠宣教郎。淳熙十年八月二十
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滿替。徐文蓍朝散郎。淳熙十二年十月十

五日到任淳熙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離任游營朝奉郎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游次公奉議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罷林叔度朝奉郎淳熙十五年六月四日到任紹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師璁承議郎紹熙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滿替趙善晤朝奉郎紹熙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滿替陳以中朝請郎紹熙五年七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二年八月六日滿替林文仲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六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一日滿替葉安行朝散郎慶元四年九月十一日到任六年十月五日滿替廣大中朝奉郎慶元六年十月五日到任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師寀承議郎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滿替聶唐臣承議郎嘉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林士衡承議郎嘉定三年八月一日到任五年八月七日滿替陳天宜承議郎嘉定五年八月七日到任六年四月十七日滿替黃大全承議郎嘉定六年六月九日到任七年正月七日滿替權州日置興贊莅于州事以患親屬者沈羙奉議郎嘉定七年六月三日到任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滿替樓鏃承議郎嘉定九年七月二十　日到任續官親吳瀨

奉議郎嘉定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三年六月八日滿替劉繼祖宣教郎嘉定十三年六月八日到任十五年十月二日滿替陳貴誠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方祖岡朝奉郎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滿替韓体卿朝請大夫寶慶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二年九月十九日離任錢元忠奉議郎寶慶三年三月十日到任紹定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王杼朝奉大夫紹定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八月五日滿替事瑞元名宜趙彥倪朝奉大夫紹定五年七月五日到任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滿替趙仕夫朝散郎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除知蘄州楊紹綰奉議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滿替孫叔諧朝請郎嘉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一日滿替徐栻朝散郎嘉熙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滿替鄭發奉議郎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丁憂黃煥國朝請郎淳祐四年二月七日到任五年十月三十日致仕黃堅叟承議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三月十八日滿替孫基奉議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十年四月十日滿替單謂大朝散

郎淳祐十年四月十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滿替林光庭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寶祐二年三月十七日滿替趙崎海朝請郎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七日滿替陳樵子朝議大夫寶祐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滿替長汀縣民黃洪純廣監押職望正副判許千提舉海公撰竹下銷錄推于作白列子條無判事重減免償鄉錢二十后有又申倉臺民戶批判碑縣主簿杜書于翰王衛翁承議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汀士風不振久矣廉於御校歷坚文風不盛衛翁下車之初首勸念馬越一年力陳三修之文實決郡守興修并浮與大修黃甓修國庠縣非關係風俗之大守如其請一一修明由是行鄉飲有地粟外倖有業風俗有稱皆衛翁之力也

教授題名　戴覺迪功郎紹興十三年二月到任十六年三月九日滿替鄧鶯迪功郎十六年三月九日到任十九年四月滿替羅革奉議郎十九年四月到任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王璹亮承議郎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月滿替李秀實從政郎二十四年十月到任二十五年三月丐祠林偉迪功郎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到任二十八年二月解任徐世英迪功郎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十九年五月

丁憂連灊奉議郎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四日滿替張灊文林郎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到任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滿替蕭晞旦迪功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三日滿替柴必勝迪功郎四年六月三日到任六年六月十三日丁憂趙容迪功郎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淳熙元年四月二十日滿替杜申迪功郎元年四月二十日到任四年六月十三日滿替王推從事郎四年六月十三日到任六年六月十八日滿替王得遇迪功郎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十年八月十一日滿替朱鼎從事郎十年八月十一日到任十四年三月六日滿替張汝明從事郎十四年三月三日到任鄭華迪功郎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到任紹熙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滿替江史修職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慶元二年四月四日滿替陳一新迪功郎二年四月四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五日滿替王沖用迪功郎五年四月十五日到任嘉泰二年七月三日過替謝滌迪功郎二年七月三日到任開禧元年閏八月十一日滿替何嶧迪功郎元年閏八月十一日到任李仲光迪功郎開禧二年十二月八日到任嘉定三年七月七日滿替許應龍迪功郎三年七月七日到任六年閏九月二十七日滿替孔夢符文林郎六年閏九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十

一月十一日滿替。林趙卿迪功郎，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滿替。鄭宗仁迪功郎，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備從政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替。李以稱修職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三月十一日滿替。楊寅仲修職郎，寶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到任。黃士華迪功郎，在任轉主承直郎，紹定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七月九日滿替。黃復初文林郎，四年七月九日到任，端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滿替。王公瑾迪功郎，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三年五月丁憂。張實甫迪功郎，嘉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九日滿替。魏鼎寄理從事郎，四年六月九日到任，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滿替。徐革老迪功郎，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六日滿替。程應斗迪功郎，六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十年二月十八日滿替。蕭廣韶從事郎，十年二月十八日到任。黃正一迪功郎，淳祐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避五考離任。潘同叟迪功郎，寶祐二年八月十六日到任，三年四月丁憂。趙興泳修職郎，三年六月七日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滿替。吳光迪功郎，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丁憂。趙必選修職郎，景定元年四月十日到任。

判官題名 鍾建侯文林郎，建炎二年八月四日到任，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鄭碩迪功郎，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七年四月二日滿替。黃褒承直郎，紹興七年四月二日到任，十年六月四日滿替。周松年修職郎，紹興十年六月四日到任。朱璟文林郎，紹興十一年二月六日到任。張顧老文林郎，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滿替。謝之才從事郎，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十一年二月五日滿替。蔡穎從政郎，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到任，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張希祖文林郎，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滿替。李構儒林郎，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十日到任，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改官離任。盧臨儒林郎，紹興三十年八月四日到任，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滿替。翁潭文林郎，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乾道三年二月十五日滿替。陳脩文林郎，乾道三年二月十五日到任，差長汀主簿窠闕良楻。王貽訓文林郎，乾道四年七月五日到任，五年二月致仕。黃義孫從事郎，乾道五年六月五日到任，六年七月陳乞準替。許閎禮文林郎，乾道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致仕。侯括從事郎，乾道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滿替。魏好問文林郎，淳熙四年十一

月三十日到任。黃東從事郎，淳熙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九年五月致仕。姚錫承直郎，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致仕。王似椿文林郎，淳熙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到任，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滿替。余鱐文林郎，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到任，紹熙二年六月七日滿替。魏逵文林郎，紹熙二年六月七日到任，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滿替。王昌期文林郎，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滿替。王嘉謀文林郎，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日致仕。趙善膺文林郎，慶元六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滿替。林夏文林郎，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仕。趙希孝從事郎，開禧元年五月九日到任，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滿替。徐蒙發文林郎，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到任，四年九月十四日致仕。董鑑儒林郎，嘉定五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七年五月十一日放罷。林誠文林郎，嘉定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引年致仕。史伯厓迪功郎，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日滿替。趙戩夫文林郎，嘉定十四年二月十日到任，十一月十日丁憂。曾穎秀承直郎，嘉定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滿替。趙希文儒林郎，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

日到任，紹定元年七月一日滿替。李宗起承直郎，紹定元年七月二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劉騏儒林郎，紹定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七月二十六日離任。江鐩從事郎，紹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丁父憂。趙希澧承直郎，端平元年四月二日到任，三年五月成資離任，改新州新興縣。葉一新儒林郎，端平三年七月一日到任，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滿替。趙宗郡儒林郎，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到任，淳祐二年八月十日滿替。虞應龍儒林郎，二年八月十日到任，三年八月十七日漳州試院不排。連端愨從事郎，淳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七年八月十七日赴班。趙汝珖文林郎，淳祐七年八月十五日到任，十年十一月三日滿替。梁椿文林郎，淳祐十年十一月三日到任，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滿替。許必發文林郎，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七日放罷。周頤儒林郎，寶祐三年八月十一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赴班。鄒思從政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

推官題名 郭濤從事郎，建炎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滿替。謝仲元承直郎，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蘇清從事郎，紹興六年五月三日到任。董天民迪功郎，紹興八年十月十三日到

任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滿替趙公徳修職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
日到任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滿替張維廸功郎紹興十五年十一
月十二日到任紹興十九年三月二日滿替滕喬廸功郎紹興十九年五
月二日到任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四日滿替張安孫文林郎紹興二十二
年十月四日到任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滿替劉衡文林郎紹興二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到任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滿替徐昻文林郎二十
九年五月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滿替趙彥齡從事郎三十二
年四月十一日到任李宗説文林郎隆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乾
道三年五月四日滿替蔣之才從事郎乾道三年五月四日到任尤昻文
林郎乾道五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滿替陳公紹從事
郎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滿替余致和儒林
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仕趙師紹文林郎五
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潘鉌文林郎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九年八月
十八日乙致仕韓號儒林郎十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三年閏七月二十
六日滿替趙師韋從政郎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張無豫文林郎十五
年五月十九日到任陳嶧從事郎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到任紹興三

年六月五日滿替鄭誠文林郎三年六月五日到任慶元二年四月六日
滿替曾縝儒林郎二年四月六日到任五年八月九日滿替尤植承直郎
五年八月九日到任嘉泰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彥餘從事郎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到任開禧二年八月一日滿替沈壽文林郎開禧二年八
月一日到任林大問廸功郎嘉定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二月二
十二日兩易司戶趙希館修職郎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司戶叅軍兩易
至五年十二月遇理前任馮碩廸功郎六年二月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
十三日滿替余經國文林郎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六月六日
滿替徐溍廸功郎十二年六月六日到任八月二十四日致仕趙汝玧從
事郎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致仕鄭志學儒林郎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
任寶慶元年四月十三日滿替趙汝岊儒林郎寶慶元年四月十五日到
任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李昻英文林郎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
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守職偷儒林郎四年五月十九日慶壽恩
循承直郎七月二十九日請因奏功特轉兩官被改官牧使五年十月十
二日除太學正李順甫從事郎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六年九月八日
乞致仕趙崇戩承直郎六年十一月一日到任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滿替周仲舒儒林郎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嘉熙二年五月內陳
乞奉祠趙鍬夫從事郎嘉熙二年五月二十日到任二年十二月六日滿
替林渚儒林郎二年十二月六日到任五年十二月六日滿替鄭璁儒林
郎五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滿替趙汝奮文林郎八年
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希淊從政郎十二年
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尋轉文林郎寶祐三年十二月赴班朱吉甫從事郎
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

錄事題名　余迥廸功郎紹興十六年八月到任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
替林寀從政郎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到任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
替鄭公衡從政郎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二十四年八月內丁
憂周鈙修職郎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任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劉師
尹修職郎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三十年十月致仕林懋能從政郎
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到任隆興二年四月滿替滕懌廸功郎二年四月
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吳三傑修職郎乾道三年
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滿替趙汝逢修職郎乾道六年
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十月內丁憂徐鑄廸功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

日到任淳熙三年七月五日滿替李友直修職郎淳熙五年七月五日
到任六年八月七日滿替吳璹廸功郎淳熙六年八月七日到任九年十月
二十七日滿替廖慶從政郎淳熙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十一
月四日滿替鄭光卿從政郎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到任十四年八月二十
八日請祠盧鑄文林郎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紹熙元年十一月四
日滿替趙書體從政郎紹熙元年十一月四日到任五年五月二日滿替
黃庶仲從事郎紹熙五年五月二日到任慶元元年八月內漕司考試致
仕楊應從事郎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十月二日滿替寧壽隆
從政郎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嘉泰三年五月五日滿替姚槃從政郎嘉泰
三年五月五日到任開禧二年五月五日滿替趙女樸從仕郎二年五月
三日到任嘉定三年二月十七日滿替余亮廸功郎嘉定三年二月十七
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滿替林緯然廸功郎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任七年四月致仕趙崇攀從仕郎嘉定七年七月二十日到任九年九月
致仕馮三傑廸功郎嘉定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六月致仕陳
稚黔廸功郎十二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陳謙文
林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二月六日滿替龔鎮儒林郎

寶慶二年二月六日到任，紹定三年七月一日滿替。陳光大儒林郎，紹
定二年七月一日到任，四年十一月四日辟知清流縣事。眞德林儒林郎，紹
定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八月八日准省帖權攝尤檢法判。俞林承直郎，端
平元年九月十八日到任。趙錄夫從事郎。吳澤儒林郎。王仲賢迪功郎，嘉
熙四年八月一日到任，淳祐元年八月二十日致仕。上官逵從事郎，淳祐
元年九月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四日滿替。趙珣夫從事郎，淳祐四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任公澤迪功郎，淳祐八年
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年九月十一日丁所生憂。虞德厓從事郎，淳祐十
一年二月一日到任，寶祐二年二月三十一日滿替。趙必㬢迪功郎，寶祐
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五日滿替。趙汝賁迪功郎，寶祐五
年四月二日到任。

司理題名　黃子正迪功郎，嘉定十年八月三日到任，十三年十月三日
滿替。曹文甫迪功郎，嘉定十三年十月三日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滿替。楊伯純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寶慶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陳儀從政郎，寶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紹定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滿替。林光遠從事郎，紹定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
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仕。徐驛迪功郎，紹興五年四月十一日到任，端
平二年六月十一日滿替。趙必延文林郎，端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嘉
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滿替。周得之迪功郎，嘉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
任，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滿替。趙希達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到
任，淳祐二年四月丁憂。潘公溢從事郎，淳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到任，六年
二月二十二日滿替。趙望夫從政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九年
三月二十日滿替。劉文虎迪功郎，淳祐九年三月二十日到任，九年六月
二十六日丁母憂。趙與率修職郎，淳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元
年四月八日滿替。姚𤅩從政郎，寶祐元年四月八日到任，三年七月六日
致仕。朱傳儒林郎，寶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三日滿
替。奏辟武平縣令。李謂子迪功郎，開慶元年七月三日到任。

司戶題名　任文鷹紹興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鄭桓紹興十六年到
任，十九年滿替。尤昇紹興十九年到任，二十二年滿替。賈遠祖二十二年
到任，二十五年滿替。王㑹紹興二十五年到任，二十八年滿替。黃藻紹興
二十八年到任，三十一年滿替。趙公廻紹興三十二年到任，隆興二年滿
替。俞壽乾道三年到任，五年滿替。宋晉之乾道五年到任，八年滿替。俞秀

乾道八年到任，淳熙元年滿替。趙汝稷宣局承事郎。陳敏學紹熙三年九
月二十五日到任，慶元二年二月十六日滿替。許惠卿慶元二年二月十
六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滿替。方璟慶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嘉
泰二年七月三十日滿替。趙希汴　俞機　趙希錞　朱季文嘉定五年
三月十九日到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李任　賴東老嘉定九年三
月到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滿替。陳雲老嘉定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
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滿替。陳㮚　趙汝𦝫　方逢吉紹定元年三月二
十七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俞師夔紹定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到任，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滿替。鄭衡之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嘉
熙二年七月十一日滿替。龔祉從事郎，嘉熙二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
元年八月二日滿替。蕭儀之迪功郎，淳祐元年八月二日到任，丁憂。趙若
濵迪功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淳祐六年七月十五日滿替。沈冨求
迪功郎，淳祐六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六日滿替。彭泚迪功郎，
淳祐九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滿替。李攄之迪功郎，
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到任，四年八月十三日滿替。賴夢銓迪功郎，寶祐
四年八月十三日到任。

司法題名　趙與竹承直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嘉熙三年三
月十四日滿替。趙與柘文林郎，嘉熙三年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祐九年三
月致仕。鄭龜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淳祐四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滿替。陳渭迪功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寶祐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滿替。趙若忠文林郎，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是年五
月內致仕。洪葳儒林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八年三月十八
日滿替。趙與瑤從事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四月二
十六日滿替。任忠珍迪功郎，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五年
八月內丁憂。趙必衎儒林郎，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

訓練禁軍題名　宋輝修武郎。彭勃武德郎。郭宗德訓武郎。孫大昕武翼
郎。張公明武節郎。張淵修武郎。王汝𣲖武節郎。張友忠訓武郎。蔡顯武翼
大夫。楊烜武翼大夫。周德武德郎。劉岡武德大夫。王允文訓武郎。王宗達
武翼郎。陳澤武翼郎。黃紋武德大夫。吳濱武功大夫。李瞞武翼郎。陳椿武
翼大夫。劉琛武德大夫。楊森武節大夫。戚爲功訓武郎。林㴚武經郎。杜之
英訓武郎。鍾富武翼郎。林寶武翼郎，淳祐四年五月到任，七年五月滿替。
曹椿武節郎，淳祐七年五月到任，五年六月滿替。鄭楝武德郎，寶祐二年

五月到任五年五月致仕馮椿 宋鉞武義郎寶祐五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三月差權州梅琳武節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駐劄寨正將題名 翟皐統領盧真統領吁延起統領巨賓 謝宣 李寔 曹立 王敖 黃賓 李明權幕職陶進 張道 張興祖 蕭猛 丘彥 高祀 朱端 巫極 陶安國 劉俊 李彥 丁世端 鄧起 鄭先 張焕 陳世才修武郎權充統領李珍 詹受 龐濬然進義副尉淳祐元年到任詹疑下班祇應淳祐元年白劄將陞正將周榮統領武翼郎淳祐七年到任王立進義副尉淳祐九年充年補將三年陞副將七年陞正將邊林進勇副尉淳祐元年到任陳金進義副尉淳祐十一年到任陳忠守闕進勇副尉淳祐十二年到任江武進武校尉寶祐三年八月到任楊勝守闕進勇副尉寶祐四年十月到任員國珍統領守闕進勇副尉寶祐五年三月到任

副將題名 謝宣陞正將劉明 張橘 鄭明 張德 鄭先 黃元 曹星 蔣成 陳德威 陳應 詹疑陞正將姜彥忠 王立陞正將徐政 宋旺 丘琛 陳忠陞正將成堅 于從龍進義校尉寶祐四年三月到任

長汀縣知縣題名 林披刺史興元來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撰黃湯赤戴林氏緒慶圖云披年二十以經業推擧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披著無鬼論廉使李承昭異之奏授臨汀別駕知州事子藻舉進士唐書有傳按羅縣丞士賓王元中爲閩元來置州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爲汀州披爲令當在天寶至德中張景休撫江南野史云景休其先洛陽人中第爲剳南式判公員無拔于不擇來館閩如名秩滿以著作佐郎爲長汀令楊融元符二年調潭州推官來就部使者檄攝縣事剛毅不撓而事行多宥邦廉融捐治青惡境內肅肅明年大官遣由京師上書論紹聖姦臣以元祐爲碎筆立意翻攻元祐故老大臣黨廢錮之誅戮上書之士目貨鉴見臘經詳緣蒋極奮然不恤興其事要等三年坐邪等凶贊大觀間爲建寧節度推官以卒右三人以舊志脩 李存贊太子中舍元祐三年吳貴 梅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紹聖元年詹林政和元年黃渥宣教郎陳釆朝奉郎紹興四年劉孔脩宣教郎紹興六年嚴褒宣教郎紹興七年吳繼朝奉郎紹興九年陳瑤奉議郎紹興十四年余曹義宣教郎紹興十七年劉里通直郎紹興十八年張擣朝奉郎紹興二十一年葉浩承奉郎紹興二十四年方子鄉承奉郎紹興二十六年陳步遠宣教郎紹興三十年李宋望承議郎紹興三十二年蘇鎮從事郎乾道二年張希祖通直郎乾道五年余懋承事郎乾道八年趙不嵩朝奉郎乾道九年商倩承奉郎淳熙三年陳文康承議郎淳熙四年黃如圭承奉郎淳熙七年劉遵正宣教郎淳熙九年謝如任承議郎淳熙十一年趙汝堅文林郎淳熙十五年薛元甫儒林郎紹熙二年王千秋文林郎紹熙四年趙不隨朝奉郎慶元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謝邦憲承議郎慶元四年十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滿替謝周卿承議郎嘉泰元年十二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除衛尉進士乾户豊商年何四市等處皆有記存播四州州學奉祿掌職事主簿凡人細緣合紙齋楊馬里記舟社壇並公周必大記李德韜宣教郎嘉泰四年十二月到任開禧三年五月致仕劉泳之承議郎開禧三年十一月到任嘉定四年四月滿替朱壹宣教郎嘉定四年四月到任六年五月經鎮離任連三益宣教郎嘉定六年八月到任九年九月滿替錢厚宣教郎嘉定九年九月到任十一年九月罷劉元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二月到任十五年三月滿替黃實承議郎嘉定十五年五月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丁憂朱子恭通直郎嘉定十七年八月到任寶慶元年八月丁憂趙汝渡奉議郎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三年十月滿替宋愈承議郎紹定五年四月辟差端平二年十二月准省劄差充江淮制置司幹辦事贈見名宦朱起元通直郎端平三年六月到任嘉熙三年七月滿替充任教

長汀丞題名 薛東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月到任寶慶二年五月赴淮臺集議王徽迪功郎寶慶二年十月到任朱起元承直郎紹定元年十月到任復任本趙時鉞承直郎紹定三年五月到任紹定四年四月辟上杭縣令王元瑞文林郎紹定五年三月到任端平元年四月辟清流縣知縣王元萬文林郎端平元年七月到任嘉熙元年八月滿替范擴正從事郎嘉熙元年八月到任四年七月權清流令陳師宋迪功郎嘉熙四年七月到任淳祐四年三月滿替趙與穰文林郎淳祐四年三月到任七年六月權武平令葉懋佐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一月到任十年九月滿替趙汝穗將仕郎淳祐十年九月到任十一年六月致仕黃夢禮迪功郎淳祐十二年四月到任當年八月致仕鄧鑫迪功郎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鄧伯東迪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長汀簿題名 張揆吉事蹟見名宦門趙希平 夏瑛 趙希佐 曾宋英迪功郎紹定五年六月到任端平三年八月滿替吳彪從事郎端平三

年八月到任嘉熙三年十月滿替陳鑑祖迪功郎嘉熙三年十月到任淳祐二年十二月滿替姚琥迪功郎淳祐二年十二月到任五年八月致仕郭鼎亨迪功郎淳熙七年四月到任十年四月滿替林夢嗜迪功郎淳祐十年四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何衎從事郎寶祐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葉伯恍迪功郎寶祐四年十月到任

長汀尉題名　趙師崎　李伯屋　雷復　趙禎夫　黃堯　江鐩　陳正夫迪功郎紹定六年三月到任端平三年三月滿替倪正卿迪功郎端平三年三月到任嘉熙三年四月滿替陳長孺迪功郎嘉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丁憂鄧攀龍迪功郎淳祐三年八月到任三年七月丁憂王有光迪功郎淳祐三年十一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替陳必大迪功郎淳祐六年十一月到任九年十二月滿替黃孝祥迪功郎淳祐九年十二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滿替劉庸迪功郎寶祐元年三月到任是年七月致仕雷子發迪功郎寶祐二年四月到任是年九月丁憂陳逵迪功郎寶祐三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滿替洪子壽迪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寧化知縣題名　鍾彥倚紹興中知　高照熙寧九年以都官外郎知虔建侯元祐間為尉三年代備其缺有主十而字之以見官　施禎甯沙人建

炎間到任甯沙年饑潰圍以出梓由汀而南徙郡民兵圍守竟打他道邪司檄尉紲所郡食甯沙中塗不前前誅鉄尉作亂尉多方喻之以勇既是羣嘯于野從主捍禦史各數月復起鉄羣從捕其尤者三十人置之重辟自是百里肅清　林寅紹興三十一年知右五人以舊志修　趙汝鑒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到任寶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黃倈宣教郎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寶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滿替興滭系勝迎是誅而首禍者　廖壽翁承議郎寶慶五年十月十九日到任紹定三年閏二月十日罷　汪亨道宣郎紹定五年八月二日到任六年五月六日致仕　趙時錦從事郎紹定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端平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紹定迎後新縣治請郡解僉修學築城　何建宣教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二日致仕　劉炳承議郎嘉熙四年四月一日到任　李多宣教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淳祐六年六月十三日滿替　林雲宣教郎淳祐二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致仕　張燁通直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滿替　林穎通直郎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致仕　俆極朝奉郎寶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

八月二十六日滿替林公玉承議郎寶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

寧化丞題名　米巨宏承直郎紹定五年到任未久附盖光達賊縣令陳大章迪功郎紹定六年到任端平元年罷趙濬夫迪功郎端平元年到任乙大度迪功郎嘉熙元年到任鄭元吉迪功郎嘉熙四年到任四年致仕劉志平迪功郎淳祐三年到任三年罷趙師燧從事郎淳祐八年到任十一年到任趙與康修職郎寶祐二年六月一日到任五年六月十三日滿替潘楽迪功郎寶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到任

寧化簿題名　陳謙孫　李茂　李萬　張元之　謝駿　陳絳已上並迪功郎翁次夔從政郎趙必達文林郎紹定四年二月到任端平元年三月滿替馮子威從事郎端平元年三月到任二年五月滿替趙必衎文林郎端平元年五月到任嘉熙元年十二月丁憂趙必諭修職郎嘉熙二年四月到任淳祐元年七月滿替李胃迪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滿替陸夢言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七年十二月滿替盧文郁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趙汝鎬從事郎淳祐十一年四月到任寶祐二年六月滿替謝清甫迪功郎寶祐二年六月到任六年四月滿替俞義剛迪功郎寶祐六年四月到任

寧化尉題名　顏順仲　李順甫　趙希丘　趙崇積　吳瑞　趙崇金從事郎淳祐元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滿替何正夫迪功郎淳祐四年四月到任七年六月滿替趙濬夫迪功郎淳祐七年六月到任是年七月罷蔡盘迪功郎淳祐八年六月到任十一年七月滿替米元光迪功郎十一年七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致仕吳龍翼迪功郎寶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七月滿替吳濚迪功郎寶祐四年七月到任

上杭知縣題名　舊隸長汀人任知縣令術一貲若任內有衆主三員仍充職司與改合入官　孫瑞紹興二十九年到任創學給田養士親第月旦暇日升講自是士風稍振乙人惠之　鄭稷乾道二年到任明年士尸請曰天聖主令凡四更縣理創後威謂后材其所願復惠焉稷乃度地于郭坊白之郡請司為其事獲旨從使方理始而稷以憂去人甚惜之　陳朝章乾道七年到任當鄭稷謀遷之後繼之者未暇營顏朝章分畫區處磨奔僉經其有條理右三人以舊志修　任文茂承議郎淳熙十年二月到任十四年三月滿替　蕭輅承直郎紹熙十四年三月到任慶元三年正月滿替　薛洽從事郎慶元三年八月到任六年十月滿替　黃葵承直郎慶元六年十月到任嘉泰四年正月致仕　陳沂從事郎開禧三年七月到任嘉定三年十

月滿替林準千儒林郎嘉定三年十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鄭必學從
政郎嘉定十一年四月到任十二年九月致仕曾南老文林郎嘉定十三
年二月到任十六年四月滿替趙彥擬文林郎十六年四月到任寶慶二
年七月滿替增置學田崇新學舍陳準文林郎寶慶二年七月到任三年
八月罷趙時鉞承直郎紹定四年八月到任端平二年正月滿替復
湖縣衙及官舍築城方應祥從事郎端平二年正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
滿替謝觀國儒林郎嘉熙二年二月到任淳祐元年十二月滿替余繼祖
儒林郎淳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五年二月滿替趙希繩儒林郎淳祐五年
正月到任八年七月滿替王延慶宣義郎淳祐八年七月到任十一年三
月致仕楊仁杳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九月到任是年十一月致仕潘景丑
宣義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到任寶祐三年十二月滿替興城造城屋李務
行從政郎寶祐三年十二月到任六年十二月滿替修學刱朱楊二先生
祠于學之西林似孫從事郎寶祐六年十二月到任

上杭丞題名　呂伯固嘉定六年到任九年滿替饒洽嘉定九年到任十
二年滿替陳欽才嘉定十二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吳次春嘉定十六年到
任寶慶二年滿替江寅紹定六年到任林桂端平二年到任廖武子端平
二年到任嘉熙三年滿替趙汝嵩嘉熙三年到任淳祐二年滿替趙時時

寶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梁濤寶祐五年到任六年丁母憂陳稷寶祐六
年六月到任

上杭尉題名　林韶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元年滿替陳元震廸功郎嘉
定元年到任十三年滿替柯岐廸功郎嘉定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張
富廸功郎嘉定十六年到任寶慶二年滿替康濟廸功郎紹定元年到任
四年滿替陳夢凱廸功郎紹定四年到任端平元年滿替林翔龍廸功郎
端平元年到任嘉熙元年滿替黃師心廸功郎嘉熙元年到任四年滿替
趙時耆廸功郎淳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陳僑廸功郎淳祐四年到任七
年滿替陳時學廸功郎淳祐七年到任元年滿替趙時僚廸功郎淳祐十
年到任寶祐元年滿替陳時可廸功郎寶祐四年到任開慶元年滿替鄭
應雷廸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武平知縣題名　實係選人任知縣令備一員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乃充職
司與改令入官王懿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大中祥符二年陳閈　宋仕
衡大禧二年陳居亮　吳庠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嘉祐六年楊敦仁元
符二年葉曹　江翀　梁義從儒林郎黃沐　陳　大夫名政和六年梁

仲衍登仕郎二年張元琳紹興二年董廸　黃雷宣教郎紹興十二年滿替
上官寔宣教郎紹興十二年到任張安節儒林郎紹興十四年到任蔡顯
廸功郎紹興十七年到任黃次元承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王正國承
直郎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到任乾道元年四月滿替趙貴從政郎乾道元
年四月到任三年致仕石應成從政郎乾道四年四月到任五年十月奉
賢詹廷堅從政郎乾道六年三月到任九年四月滿替從先任故爲留題
錢刱學養士湯說承事郎乾道九年四月到任是年八月罷程起宗從政
郎淳熙元年三月到任四年五月滿替詹岳從政郎淳熙四年五月到任
七年七月滿替董文昌文林郎淳熙七年七月到任十年八月滿替王文
若廸功郎淳熙十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一月致仕葉撫之文林郎淳熙
十四年七月到任紹熙元年二月成賞滿替修學殿陳珣文林郎紹熙元
年八月到任十月致仕周稷儒林郎紹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十月丁憂
陳絢文林郎紹熙五年正月到任趙汝慶文林郎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任
三年八月致仕何自強文林郎慶元四年八月到任修造東南西三城門
樓移社壇趙善綽重刱縣衙趙攜文林郎王由之文林郎開禧元年二月
到任嘉定三年四月滿替陳孝通儒林郎嘉定二年四月到任四年成賞

滿趙汝琯廸功郎嘉定四年五月到任七年八月滿替傅大聲宣教郎嘉
定七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月滿替李文伯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
任十四年十二月滿替趙師峙從政郎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到任十五年
二月丁憂黃襲甫文林郎嘉定十五年七月到任寶慶二年四月滿替賴
東老承直郎寶慶二年四月到任紹定三年四月十一日郡檄往三干討
賊同縣尉鍾尚福殁於王事官其子趙汝理承直郎紹定五年七月到任
端平元年正月罷趙汝議從事郎端平二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致
仕田圭文林郎嘉熙二年十月到任淳祐元年九月致仕黃應翁文林郎
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三年十一月丁憂林震儒林郎三年七月到
任楊一夔從政郎五年二月到任沈富求廸功郎淳祐九年阮逢午保義
郎寶祐五年三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丁憂寶祐二年郡以都監趙興禰
攝事就辦易令乞改作文武通差趙迮不果來既逐郎主簿襲元年巳亡
民引請于郡郡守胡公太初為奏乞復京選通差之舊從本州選辟一次
上俞之來搏儒林郎以本州司理參辟開慶元年十月到任

武平簿題名　張擇廸功郎開禧三年到任余洪廸功郎紹定二年到任
上官損廸功郎嘉定四年到任傅廣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九年十一月

滿替。翁浦迪功郎。嘉定九年十一月到任。十二年三月致仕。趙興環迪功
郎。嘉定十一年六月到任。十五年七月滿替。張庭實　張安　謝濊並迪
功郎。蔣逵泰紹定四年三月到任。五年十一月致仕。梁應庚紹定六年二
月到任。端平三年二月滿替。尤巽之端平三年二月到任。嘉熙五年六月
滿替。吳應酉迪功郎。嘉熙三年六月到任。淳祐三年六月滿替。劉㙶淳祐
三年六月到任。鄭自任淳祐六年七月到任。林一龍淳祐九年十月到任。
逵通淳祐十年十一月到任。寶祐元年十月致仕。黃夢鑑寶祐元年十月
到任。趙與鄴寶祐二年八月到任。五年九月滿替。丁世用寶祐五年九月
到任。已上並迪功郎。

武平尉題名　林昉　林億　林公紹　黃亦　黃從　楊景睦　陳洪
絶石在任一考，辭有親。曹韶顯　鍾茂福紹定間因令頻來討賊，殁于王
事。官一子。翁甫　趙時旻　楊可久　陳傳　趙崇玦　龔奎　顧友龍
迪功郎。淳祐十年五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吳遇聘迪功郎。寶祐元
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內罷。趙崇㮤迪功郎。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六年六
月內滿替。劉應寔迪功郎。寶祐六年六月到任。

清流知縣題名　劉敍元符元年爲大汀丞。會有旨析清流縣，辟爲本實

經始縣事。宮舍廛井，分畫營締，具有條理。黃藻延平人。乾道間爲令。始立
修學養士。罷自課試。縣素有貼銀鈔鹽錢之害，藻申諸司，聞于朝，一切蠲
除之。每於催科差役罰差三事，究其利病。四年大歉，斗米千錢，藻行勸分
之法。人皆樂從。邇有峒寇，縣四徼有警，報相戒毋犯其境。政成，葺治公廨。
學館坊門，寺觀塔廟，煥然一新。又增置石洞寨以備寇擾。去之時，老稚攀
轅，數日始出境。右二人以舊志修　陳祖尹慶元五年到任。六年改京官
就差知寧都縣。吳輔之慶元六年到任。嘉泰二年改京官，就差知永嘉縣。
郭森亨嘉泰三年到任。開禧元年改京官，就差知寧化縣。王洽開禧三年
到任。嘉定三年滿替。後試詞科。趙希本嘉定三年到任。四年致仕。何清嘉
定五年到任。七年改京官。就差知廣昌縣。王激嘉定七年到任。是年丁憂。
何汶嘉定八年到任。十一年滿替。沈遂嘉定十一年到任。十五年滿替。劉
惟允嘉定十五年到任。寶慶元年滿替。卓㦤寶慶元年到任。紹定元年滿
替。黃應龍紹定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江亨之紹定四年到任。五年丁憂。陳
允人紹定五年到任。端平二年滿替。王元瑞端平二年到任。嘉熙二年滿
替。寇平後知縣治及官舍。趙穎夫嘉熙二年到任。淳祐元年滿替。尉鈸攖
林實淳祐元年到任。四年二月滿替。趙必逵淳祐四年二月到任。七年四

月滿替。林昌泰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八年丁憂。陳子淵淳祐八年八月到
任。寶祐元年十一月滿替。陳子椿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改官。林昌
泰寶祐五年再任。四年十二月改官。林應龍從政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
任。

清流簿題名　張翀端平三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五月滿替。徐登嘉熙
二年五月到任。淳祐元年六月滿替。蔡應龍淳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十
二月滿替。王榮淳祐四年十二月到任。後丁憂。黃庚孫淳祐五年四月到
任。八年四月滿替。艳有容淳祐八年四月到任。淳祐十一年五月滿替。張
天應淳祐十一年五月到任。十二年八月丁憂。余良平寶祐元年二月到
任。三年四月滿替。已上並迪功郎。趙希膺從仕郎。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四
年九月丁憂。鄧巽迪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清流尉題名　方洞叔　饒子齊　潘立本　趙彥閎　蕭安之淳祐元
年十月到任。四年十一月滿替。李濟淳祐四年十一月到任。七年十二月
滿替。葉自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八年三月丁憂。林壁淳祐八年十月到
任。十二年三月滿替。黃伯堅淳祐十二年三月到任。當年八月丁憂。陳立
翁寶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三年丁憂。林繼祖寶祐三年十二月到任。開慶

元年四月滿替。林㦸開慶元年四月到任。已上並迪功郎。

連城知縣題名貢格選人任知縣令猶一員，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仍允職
司與改合入官。車庠紹興三年析縣，以宣教郎長沙丞攝縣事。攝授方
址經畫縣治，廛井塗徑，悉自措授。石敦義承議郎。陳南傑從政郎。馮靚從
政郎。吳祐文林郎。丘欽若文林郎。紹興間爲令，時凡舊郵舍稍廢，欽若葺
城三百丈，三自詣事，中可容七百家。多方守禦。盜不入境。謝巽從事郎。劉
國瑞從政郎。紹興間爲令。罷糴學舍，以官田百畝給弟子員，自後士始知
學。右八人以舊志修　熊取義從事郎。周華文林郎。黃中立從政郎。楊立
中從政郎。王彤修職郎。常圍從政郎。潘安英儒林郎。劉宗奭儒林郎。安嗣
宗從政郎。徐權從政郎。劉綸從政郎。李昌齡儒林郎。黃犖從事郎。詹廉繇
承直郎。鄧康成儒林郎。董與幾從事郎。劉胥從政郎。傅璽從政郎。黃南一
從政郎。趙汝憔從事郎。沈秉孫文林郎。孫若拙儒林郎。林有宗從政郎。黃
埒文林郎。陳森儒林郎。趙備夫文林郎。徐价修職郎。米巨宏承直郎。紹定
五年以寧化丞辟爲令。蠲後起廢，剏官廨，修學宮，撥田養士，疊石橋，畢定
綱運額，立青蓮法，郡守李公華奏功，有旨改合入官。曾宗魯文林郎。饒子
齊迪功郎。李繼中從事郎。吳嗣明儒林郎。羅應奇從事郎。丁燃之從政郎。

趙崇璆從政郎。寶祐四年五月一日到任。徐公亮從政郎。
蓮城簿題名　陳肱　鄭良臣　薛高　林叟　陳大孫　吳懿德　葉
復常　陸嘉禮　董璪　陶季侍　馮膺　林公度　葉一新　陳鴻漸
乙上並迪功郎。趙琿夫文林郎。紹定五年三月到任。端平二年四月滿替。
徐夢符文林郎。端平二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六月滿替。高鍐迪功郎。嘉
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致仕。張應卿迪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
月滿替。羅垚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六年丁憂。連應時迪功郎。淳祐
六年十月到任。八年論罷。洪恩迪功郎。淳祐八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正
月滿替。卓夢呂迪功郎。淳祐十二年正月到任。寶祐三年二月滿替。劉澂
迪功郎。寶祐三年二月到任。六年二月滿替。李駉迪功郎。寶祐六年二月
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丁憂。
蓮城尉題名　薛士穎　傅允升　趙崇獎　吳功亮　張禹　趙希喬
張賁璞　周鼎來　陳真卿　岳琥　趙崇春　林煒　陳綽　葉鄖
趙弋夫　沈膺　張逢辰　趙與贊　劉庠　馬巖叟　李務行迪功郎。
李宗勉　曹有開迪功郎。趙與駿　張應瑞迪功郎。　趙必
邉　馮應及迪功郎。鄧觀光迪功郎。寶祐五年二月到任。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名宦

臨汀志陳劍唐大曆四年爲刺史。先是開元間置郡治新羅凡兩遷東坊口。劍始至閱鼓角聲堙鬱不暢。進吏民問狀。曰不寧惟是。年穀不登。民多疾疫。劍曰治雖草創。堪數遷耶。慮貽久之。乃更卜西五里外龍山之陽白石村。疏其利病。請之朝而改築焉。距今五百餘載。城池官守雖有增益而府治基址無改於舊。民皆德之。其名雖不載於史。長老相傳與汀相爲長久云。　劉岐。大中初爲刺史。距遷郡八十餘載。更新之初。庶事未備。岐乃築子城。闢羅城敵樓。郡之壁壘於是乎具。　王嗣宗。太平興國六年來知州事。太宗嘗遣武卒察遠方事。有至汀者。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其直節。令還其官。見宋通鑑長編。陳軒字元輿。富沙人。元豐六年知州事。治尚簡靜。暇日與郡倅郭祥正登山臨水。觴詠所酢百餘篇。郡人至今以爲美談。山谷詩云。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年屢豐。收其政可知矣。後官至龍圖閣學士。　陳粹。字伯光。福州莆田縣人。元符三年來治州事。始至郡勸農桑。禁椎牛博戲。嚴溺子。令皆因俗制弊。崇寧間建郡學奮。奏圖爲天下第三。賜書褒寵。畢以因任自是民亦借留。由元符訖大觀凡九年。長老至今誦之。　鄭強字南美。長樂人。紹興二年知州事。始至郡視廟學荒圯。已慨然有更築意。無何會詔葺學宫。即日度地得卜於州東。計傭慮材不擾而集。周阿邃嚴。凡百具備。且市膏腴以增饒廩。擇師儒以嚴課程。自爲之記。誨復其訓。於是升堂者數倍疇昔。人以不學爲恥。越三年登進士第者四人。今後立祠稽古閣下。春秋釋菜惟謹。久而敬之。　陳曄字日華。長樂人。古靈之後。慶元二年知州事。爲治精明。百廢俱興。歲撥郡帑緡錢二百貫助學。又撥隸官田百畝爲諸生廩餼。減坊戶口食鹽價以利細民。俗尚鬼信巫。寧化富民與祝史之姦者托五顯神爲姦利。誑民惑衆。僭立廟宇。至有婦人以裙襦畚土者。曄廉得之。寘祝史杖首事者。毁其祠宇。郡人廣西帳幹吳雄作正俗論二千餘言。紀其事。民有疾率捨醫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札。曄大索境內妖怪左道之術。收其像符祝火之。痛加懲禁。流俗丕變。作義塚以掩遺骼。殯無所歸

者以千數。越二政，弟映繼出守，規而隨之，捐閒帑以助學廪，竭積逋以寬屬縣。凡營屋千餘間，凳清流路百四十餘里。自嶂創橋于南山高灘，甬上流至映方畢工。邦人以棠█扁其橋，今名南阜狀，滿皆除廣東憲，至今相傳爲美談。

李華，字實夫，建安人。有才畧。紹定間，綠寇猖獗，業卒讙嘩，華以安豐倅護淮軍來攝州事，勤外寇，平內叛，於不動聲色之頃，聞于朝，遷三秩，除大府簿。積實爲亂，值歲饑，移粟給食，全活甚衆，續除直華文閣。曾任郡，治畢陋撤而新之，子來經營，成於不日。人念民力凋瘵，乃削苗斛並價，置均濟倉，邦人至今賴之。作堂曰見思，庵曰景星，皆以祠公。學宮亦有公像，近郡守周晉以私臧毀見思堂，移其象於光華亭。父老歎怨而不敢言。過故祠，至有流涕者，可以見其感人之深。今郡見議別卜地，復見思堂，從民志也。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家出於青山，一名謝公山，因號謝公山人。初母夢太白而生。梅聖俞一見曰：真太白後身。王判公稱其詩豪邁精絕。熙寧間仕至殿中丞，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即掛冠，號醉吟先生。李伯時爲之寫真，東坡作贊。時方強仕，諸公交薦于朝，尋通判于汀，與守陳公軒相驩莫逆，每於暇日聯轡郊行，觴詠爾酢，逮今所傳詩猶百餘篇。繼攝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獄。五年而後直，又號漳南浪士，稍遷朝奉郎，高

要郡，復棄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

陳吉老，字子川，莆田人。紹興癸丑以朝奉郎丞清流，越三年，最聞，遷通判軍州事，頼寇闖郡境，吉老自將斬關破賊。長子希造，字賢復，善騎射。歲丁巳，自揚州錄參來侍下。值吉老以境內盜起，治兵于野，希造即橐鞬爲先鋒，一歲兩捷。明年胡保等寇武平，吉老捕之，遇於乂竿口。希造又以鶩孤先登，追奔深入，矢盡道窮，應兵不至，死之。吉老忍痛擊賊大潰。殘兵渡水，溺者大半，俘馘以百數，凱旋，郡將以下道迎，且傷唁其夫子之戚，吉老曰：馬革裹屍，南八男兒事，人患不得其死耳。何至作兒女悲酸涕泣耶。時皆服其忠義，因任考滿，權帥揚州。時六縣懷感，競立祠以祀之，且爲希造剏廟者五，而留鎮最爲傑觀，一附城內南臺二王廟，乃希造骨肉之遺也。遺腹生一子，名光祖，朝廷官之，加定甲戌，光祖提點廣東刑獄，汀人黃煥爲連州戶曹，滿歸，光祖附金爲父改闢祠宇，人乃知希造之有子。通顯咸謂忠義之報。紹定間，郡守林岳爲之記，刊本州祀典。

王杆，字元佐，系爲軍人，振家伐閱之子，清白傳家。紹定間通判州軍事，值內阻外訌，郡將陳孝嚴措置失宜，引外寇來，積實兄弟爲腹心，倪視桀卒。黃寶等債而叛，父老倉遑來告，擁倅入郡解紛，倅呼通判來。叛者少戢，儀有以召加孝嚴者，杆身蔽之，曉以禍福，弗從，怒叱之曰：若欲殺守，雖先殺我身，投于地。口鼻俱血，左右扶起，衆卒感動，解去。杆遂同孝嚴歸館于倅廳。孝嚴度失衆心，親書牒付州事于杆，杆力辭。軍民拜請，同官見事急，迫其權護印，於是軍民按堵，內叛肯定，而未積實兄弟失所怙，徑叛去，刼掠鄉保，嘯聚幾萬人，屢犯州城。杆指授方畧，扞禦，炭然孤城，竟能保有者，杆之力也。汀民德之，家奉其祠，曰：權郡王生佛，朝夕心祝。郡庠鄉飲酒禮廢，杆權郡日，於元正冬至舉行庠序飲酒禮，遂爲異典。學有祠，教授黃士華爲之記。

宋慈，字惠父，建安人。有撥煩治劇才。紹定間，奉捕使陳韡牒差同李監軍華平汀寇，叛卒數勤渠魁於談笑間，慈參贊之功居多。上功辟差知長汀縣，轉奉議郎。縣治湫隘，慈皆撤而新之，使極壯麗。時當師旅饑饉之餘，明於聽斷，境內大治。任秩滿，差充督視行府幹辦公事。

劉師尹，字伯任，長樂人。紹興戊寅爲錄事參軍，前三載，會安仁保民賴福高等不堪長汀科監之擾，恃監司素有約束，謝不肯受，邑士劉亮遂訴之。版曹下州里對，軍陳夢遠怒其越訴，因而辱之。福高等懼不能直，謀出亮，適古城權巡檢張士先督租下里，因留以質。時郡守孫祖耆老不事事，郡倅向士俊殘忍專決，與夢遠爲死黨，乃張皇事勢，加以叛逆，檄正將謝宣以兵示之。士先既脫，宣志於功，斬亮以徇，殺千餘人，焚毀

數百家。夢遠又誣郡庠葉椿等與賊交通，士俊欲傳致其罪，追逮旁午，有驚竄者，即係累其父母妻子，親故隣里，鍛鍊如大辟。師尹知其冤，三劄抗辨。士俊益怒，責以必成，師尹度不可回，乃取款狀書其尾曰：吾寧棄官，不可陷人於非命。竟然納祿而去，蓋庚辰十月望日也。越明日，教授連潛上書白其事，士俊始少緩其獄，猶銜師尹，擿摭按治，帥司體究得實，先劾罷夢遠，臺評繼上，祖耆亦罷，士俊、夢遠宣仍錮秩，然未足以謝長汀之民也，椿等遂獲免。邦人德師尹，繪像立祠，且爲之記。未幾，以薦起家，後爲度支外郎，論閩廣摧鹽抑配之害，江浙和買折取之苛，二說皆朝會暮行，爲利甚博。孝宗方欲用，而遽以疾告，除浙東提舉而卒。按祠堂記。

張振古，清江人。淳熙八年爲長汀簿，剛正有守，郡帖督諸鄉稅，文移星火。振古憫小民窮困，且多逃亡，死戶虛數，歸告郡將乞寬期限，不聽，聲言欲加譴責。振古不爲怵，力言不可。郡將怒叵測。振古曰：我不忍奉上官暴貪民。即納印而去。漕軒楊公方作詩送行云：積剛自許扶浮雲，拂拭平生欲佩君。匣古年侵春暈澁，忍隨人課割鉛熟。又云：張公不是病參軍，脫出猶將一事君。耿介只今無伴侶，秋光詩好與誰聞。輿地紀勝

曹華，東都事畧云：字子聞，徽宗朝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華請與俱貶，遂貶汀州。

王繼業，閩通文

元年。王繼業父延宗嘗為汀州刺史。繼業復出牧，父子相代。 李光，會稽志云：光字泰發，欽宗即位，遷侍御史，極論蔡攸末勳，謫汀州監酒稅。元一統志。元從事高宗於建炎紹興間為名侍從，名就致元一統志。趙令衿，高宗小曆云：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檜聞之，誣責居汀州。檜死放還。 廖剛，延平人。宣和間，來攝郡事，剛正，人不敢私干。 江璘，為汀州郡守。往昔坑場發洩，代建昌臨川歲輸上供銀六千兩。二郡歲償紬絹，後更兵火，二郡紬絹不至，坑場停閉，乃取之於民。璘刻章數陳利害，獲首蠲之。 鄭俠，福清人。元朝通略云：熙寧七年，俠監安上門，上書斥王安石不當以新法害民，坐編管汀州。元祐初，東坡蘇軾薦之，啟用。

進士題名

臨汀志舊志：自唐開元末至大中間，百餘歲中，第者僅得伍愿。又至宋朝太平興國中，亦百餘歲，僅得羅或。意丈有闕文，而長老無傳耶？然觀近世以來，每科得人亦稀。聞有闕而不書者，或謂水破南午，陰陽家為非宜。雖障而東，氣勢未復，不然，文獻非無傳，俊秀豈為少，而何名第之寥寥也。乾坤旋轉，泮學恢闢，士君子益講學礪行，以需時用，嗣是當連續此書矣。

唐大中十年丙子崔銅榜 伍愿 改名正己，字公揆，寧化縣人，擢中科，調臨川尉。累遷御史中丞，自居職事細故，存大體，嘗從容諭臺屬曰：有言責者豈持攻人臣小過而已，小善亦不可掩，廊廟有失，猶當啟正。啟正人為邪佞所擠者，極力營救。大臣或以規諫，輒再三論，時列朋黨斷嶮。崇銅名流，正己曰：豁不為立矣。嘗祖子胥盡忠李引，經直諫不免毒鼓之口，終受屬鏤之賜，令靖諸膚，回以誣善良。嘗置經以一盂水救一車薪火哉。遂乞歸田里，卒，幾唐室微。操年八十一，致仕。四子：泳、演、濟、洪，三以蔭補官。洪獨不肯仕，隱武陵康，自號抱朴居士。自正己後，子孫蕃衍，登第者至今不絕。宋朝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胡旦榜 羅或，字仲文，長汀縣人。少聰悟，奮慕荀文若之為人，因名焉。登甲科，授將仕郎大理評事，樂觚以使累知惠循武三州，所至有惠愛，揚歷風職。或曰：非人婦訟，聽者不明，祝事剖決如神，姦猾無所措，訟為之衰息。淳化之後，或以太子贊善太常博士充四職方員外郎，應從許與宰相寇萊公參議職務，府人也。和遣使報聘，奇預選，付使遣乃歸里，上嘉其勞，特除諸路提點使，賜錦衣金帶緋二。云：明時折桂，衣錦還鄉，以示褒賞，仍知本州事。未至家而卒，郡有衣錦鄉。偎祖里，本此。太平興國八年癸未王世則榜 鄭文寶，字伯玉，寧化縣人。累官至工部侍郎，文章餘暑，供億。淳化二年為殿中丞，奉使川陝均稅，秦

蜀商人刻庳錢，行次渝涪，聞夔州戍卒劫掠為亂，乃率舸艦溯流，一夕數百里，至則悉擒斬之。使還，上面加賞激，賜五品服。尋以文寶為陝西轉運，許以便宜從事，聽用庳錢，會歲歉，誘豪戶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餘人。尤長於詩，為名賢所推重。嘗題睨氏山云：秋雲淡淡秋雲輕，睨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公守洛，過而見之，取紫天語書其後曰：此書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又題綠野堂有云：水暖凫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歐陽公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在金陵集不傳，膾炙諸公談藪者僅存此耳。又嘗著江表志，行于世。端拱二年己丑陳堯叟榜 吳簡言，字君訥，長汀人。年十二，有俊聲。後中第，調綿州戶曹，尋擢茂異科，授秘書省著作佐郎。時方招撫西南夷，擇有才德者往諭。遣簡言出使，還，以功遷祠部郎中。嘗書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閑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情風為擬，明日解纜，果然。咸平三年戊戌陳堯咨榜 梁顗，字習之，長汀縣人，博洽能文，登甲科，見重於陳堯咨，屬加薦引。歷知盧州，清廉東以和，戍功遷開封府判官，兵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少尹。卒。顗先世本貫人，名犯聖祖下一字，唐末三為州刺史，有聲，子捷，仕閩

為僕射。先本州總管，使捷子泰，暉，泰仕南唐為撫州刺史。暉總殿前步軍。暉子藻，字仲華，強學多記，性靜寡默。父任不就，三舉禮部，未成名，杜門自適。有詩一編，曰梁處士集，書題南山池有云：鼎革戲翻荷葉雨，鷺驚飛破竹林煙。時活村酒臨軒酌，挽紙新茶靠石煎，以子貴累贈工部郎中。顗之子倚，倚二子，一居泉南，淳熙間丞相克家蓋其後也。今貫此乃顗故宅基。景德二年乙巳李迪榜 黃廸，字夢授，寧化縣人。初母一夕夢老人遺之一小星，曰：生子且以廸名。即是為識。廸性資端謹，年十八登甲科，歷新州教授，虔州判官，知泉州同安縣，監市舶務，復知建昌南豐縣，終宣德郎。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姚曄榜 伍祐，字右之，正己曾孫，中甲科，調贛州寧都令，歷知宜城、滇昌二縣，以廉能稱，尋差建州團練推官。先是，州有鹽場，自唐乾符間廢，蓋百四十餘年，未有能起之者，祐至首議興復，役不及民，前兼而就。歲入公上緡錢數萬，後人號為伍祐場。天聖間以例轉承奉郎，守秘書著作佐郎，孫特奏舉，同判撫邑，復出知海鹽華陽二縣，後加上轉都尉，通判灣州，尋轉運承議郎，除太常博士，文章近古，尤長於詩，有集行于世。陳宗道，字遵大，長汀縣人，中甲科，以文墨議論見知於樞密丁寇二公。擢開封府教授，卒。林務滋，字元德，長汀縣人，中甲科，累任，終承務郎。皇祐

元年乙丑馮京榜　雷宣，字明之，寧化縣人，歷江州戶曹，吉州判官，知撫州宜黃縣，終承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五年癸巳鄭獬榜　伍擇之，字元賓，寧化縣人，祐之子，博洽有器識，恬於進取，視貴力勉，始就場屋，中第調南豐簿，時曾子宣子固猶未第，擇之一見奇之，與為忘年友。治平二年文潞公薦擢秘書少監，尋以致仕，歸築義方堂，貯監書，延明師，聚族黨子弟教養之。元祐間復出，年長矣，時諸司論奏稍稍，欲興大獄，擇之蹙然曰，以殘忍附上官，非我志，即日歸故廬，賦詠自娛，遂不復出。吳庾，字西美，長汀縣人，商書之玄孫，判志問學，幾忘寢食，效古人鑄鐵硯以自勵。調黃州司理，泉州推官，改京秩，終清海軍簽判。元豐三年己未時彥榜　雷光，改名衍，字中道，寧化縣人，調江州戶曹，泉州教授，改京秩，終建州通判。羅棁字叔和，長汀縣人，閉戶讀書，人罕識面，再娶木春妻，年，遂以孝奮歸諸外族，與兼皆木磐械人，頗以廉稱之，貫穿經史，雖注疏亦皆研究。元祐間，朝廷行十科，棁以明經中第，調漳州法曹，本路曹按行，欲冤獨入庫，棁堅執於律不可，讀遂止，嘗手擇六經，及注唐書，尤精於律數，終明州觀察推官。紹聖元年甲戌畢漸榜　曾旦，字升仲，寧化縣人，調南康都昌尉，終郴州武法曹。伍文仲，字仲成，寧化縣人，正己五世孫，七歲能屬文，人目為神童，十六歲，鄉薦，累七舉，中第，復應宏詞科而卒。四年丁丑何昌言榜　謝滑，字致虛，長汀縣人，讀書過目終身不忘，擢乙科，調衢州理掾，嘗事四人，應博學宏詞科，前半歲，自惟儒釋書鄉所覽，惟道書未觀，乃館于道宮，取道藏書遍覽之，果中選。調瀛州教授，未赴間，上封事識切時事，坐元祐黨籍，更敘，歷知吉州弋陽、建寧三縣，佐建寧治聲流著，致仕，詞業謝子，邑人生子皆以謝名，與鄉子謝洵父子爲唱酬百餘篇，曰溪江集，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滑畫二聖策以獻，遂授二等，將除詞根金人再犯，陷于虜，終奉議郎。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　伍懋，字深道，祐之孫，調饒州樂平尉，江州德安丞，歷知雩都遂安游溪將樂四縣，壽八十有二，終承議郎。大觀二年己丑賈安宅榜　王明哲，字季道，長汀縣人，調南劍州法曹，終邵武軍邵武縣丞。父遠事見遺逸門。兄宗哲，弟宣哲，相繼登科。伍仲休，字通遠，正己五世孫，博學善屬文，元貢上庠，擢第，調南康軍理掾，歷並安遠令，尋知惠州河源縣，丁母憂，勺水不入口，毀瘠致病，終承直郎。政和二年壬辰莫儔榜　雷協，字彥一，寧化縣人，黃從弟，元貢上庠，以學易知名，辯釋書經，傳皆涉獵，調信州上饒尉，南安軍上猶令，福州古田縣丞，終宣教郎、興化軍教授。五年乙未何㮚榜　鄭立中，字從之，長汀縣人，有節槩，詩甚，調棠尉，時

方臘寇浙東，犯入閩，立中部民兵，據分水寨，堅壁以守，賊侍東衢，突立中出賊不意，擊賊敗走，閩人賴以按堵，諸司列奏，改承奉郎，知通州海門縣。不赴。閩金人犯順，撥行軍總管，系伏募福建民兵得數千人，轉戰而前，收復光蔡等州，因守蔡，虜人再犯，遂見害。朝廷以立中死事，進秩朝散郎，官其子傳，累贈中大夫。穆，字應和，慷慨有父風，調揚州泰興令，從河灌田二千頃，再調滁州定遠令，集推僅之逋逐，群無歸之植被，民畏而愛之，嘗然攝縣事，有潰兵從江由福山閩關，邑人大恐，移單車撫諭，遂皆革心，有久訟得直，袖白金數斤為謝，移正色卻之，終朝散郎、徽州通判，寓居常之無錫。紹熙初，錄建炎中興節義之後，孫崗補初品官。張達觀，字子周，寧化縣人，才氣豪邁，不拘小節，酒酣為文，愈逸，遊上庠，同子登酒郭公視其文，曰，嶽八面受敵人也，調洪州理掾，吉州推官，改秩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務郎。子良裔。八年戊戌王嘉榜　王宗哲，字廷俊，長汀縣人，初省試中末第，會朝廷責有司取人過額，減百人，公在數中，遂束歸讀書，絕意功名，以詩酒自適，至政和戊戌十四年，息沛復還，取減百人廷對，調建昌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州潮陽丞，全州灌陽令，年踰七十，引年致仕，歸舊廬，創堂手植六柳，號六柳先生，與郡守張寔武、教授戴覺，爲詩友，更唱迭和，尤豪飲，百盞不亂，嘗戲題六柳堂云，六柳先生以道名，歸來高仰子真耕，方嗤綵鬟居知否，一片雲臺畫不成。年八十一，處微恙，命筆書遺言云，人有死生，性無新故，倏然而來，倏然而去，不亦樂乎，正卧而逝，終奉議郎。黃彧，字文伯，寧化縣人，逃五世孫，嘗舉八行，遊上庠，同舍欽服，又再舉登第，調信州玉山丞，嚴州錄參，改秩授建州觀察推官。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　羅烈，字子剛，長汀縣人，刻意學問，年數歲，經史百氏之書靡不通貫。調泉州同安尉，時楊勍叛，自劍趨泉，烈部兵扞禦，邑人恃以無恐。再調循州興寧令，會群盜出沒，一日賊突入縣，執烈以行，烈不爲恐，以理曉諭，賊不敢加害，送之還邑，尋適安縣何賊黨復合，烈親率千餘人擣賊巢，賊潰走，得所掠子女二百餘人，悉召其家人還之，終宣教郎、知廬陵縣。喜汝述，有博文新抗十卷，古文類編數萬言，汝桂有詩事類千餘條行于鄉。紹興二年壬子張九成榜　王宣哲，字仲濟，初以累舉恩授登仕郎，再領庚西漕薦登第，調桂州法曹，有能稱，終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五年乙卯汪應辰榜　湯華叟，字起莘，寧化縣人，登乙科，少好吟詠，有馬上吟云，寓目沈山新綠嫩，曉風吹香落紅乾，沙頭路遠日初上，行客揚鞭不覺寒。晚年自述出居云，剪中籬下無多製，半含門前有好山，皆膾炙人口。終饒州推

官。伍杞，字卿才。寧化縣人。仲詢之孫。調安南理掾。治具多所干及。時有外
邑尉以貲補官。恣於誅責。盜不及數。挺平民以充。杞得其情。尉懼罪。求援
主郡。郡欲曲從。杞力爭且不欲給尉失入罪。止下縣吏訊士論高之。終宣
教郎。知潮陽縣。賴綅，字晃仲。清流縣人。調梅州程鄉尉。會盜起。綅隨宜措
捕。境內悉平。再調鎮南軍節度推官。侍郎李進師江西。辟重之。事諸司列
剡。改京秩。知南劍州。縣漕司增數。民豐。綅知其抑配。堅不奉命。終簽判清
遠軍節度使判官。初巨盜賴亞大仇綅之季父。又欲害其孫。綅冒刃入賊
以死請。賊義而釋之。程鄉秩滿。歸閩。會徽明寄聚衆云命。親入巢穴。諭以
禍福。衆皆感泣解散。州黨歸重焉。子簡。張良翁，字景先。寧化縣人。達觀之
子。自幼端重。不媚時好。宣和間。三經考學。行。良翁獨好二程先生之學。雖
屢黜不變。建炎間學業制。中第。調循州龍川簿。以伯父年踰八袠無子。辭
於迎侍。不果赴。郡守李思永。運使黃積厚高其行。暴辟武平丞。以便侍養。
到官。會革寇竊發。良翁單騎造賊壘。諭以禍福。賊首相顧感泣。願得改過。
時有扶責攘功者。良翁不之校。扶檄而歸。摩監復作。累年莫行。再調雩都。
邊衛山丞。以卒。初其父達觀與秦檜同年進士。屢欲勸之扶文以贊。笑
曰。附麗權進。吾先人所羞也。假先人以自售于權門。何以見先人於地下

子。竟謝不仕。十二年壬戌陳成之榜　黃烈，字輝道。老成長厚。鄉黨推重。
調潭州戶曹。再調福州候官丞。當途交薦。改京秩。知興化軍仙遊縣。承議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乙丑劉章榜　伍昇，字景升。俯曾孫。調建昌
軍南城縣尉。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　賴遜良，字少循。長汀縣人。調贛
州龍南縣主簿。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　李汝明，字吉甫。冑濟南。唐以
本州二十三年派寓。解遂舊中第。調連州司法參軍。歐陽旦，字景初。長汀
縣人。累任二廣。諸司交辟。終蒼梧縣令。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榜　楊方，
字子直。長汀縣人。清秀篤孝。行已從俗。甲乙科。平昔心師朱文公。調弋陽
尉。遂特召道業安參請。數月而受所傳而歸。未赴。改清遠簿。廣憲姚孝資
徵攝西江坑治。綱船入境。剽掠。貪獲五千餘人。但上之。郡官廣七年。以廉
介剛直著。武寧丞滿。當路交薦改秩。通趙忠定公問蜀關闢剽機。通二
年。用趙公薦。召對。孝宗喜其剛直骨鯁。權宗正簿。職進擬請外除。淬廬陵。
淳熙本守建昌。尋召除編修。言言通官事懇切無所隱。寧宗登極。除校書
郎。復守廬陵。明年。韓專柄。以偽學排天下正士。或指為忠定黨。竟罷去。俾
餘靈奉公祀。退居章貢間閉請書。無復仕進念。即所居植淇竹。自號淇軒
老叟。嘉泰三年。以臨川守起家。僅五月。力乞祠歸。嘉定更化。以侍右召。進。

考功。復趙忠定諡。議詳允。在廷推服。然操值剛正。終與時忤。未幾挈復去
國。閩二年。廣右閩漕。淳老成耿介者加賞。擇閩直無虞事。正郎偏歷廣部。
發責姦貪。帽車建藏。冒畏途。入象州以疾終。年七十八。桂嶺稚老聞之。莫
不涕泣。前帥崔公與之祭文曰。一死為民。可謂明白。北山陳孔碩挽詩云。
南民何德。侯公憂。表豐周遭死始休。淳熙二年乙未詹騤榜　翁熙，字正
之。長汀縣人。調袁州戶曹。長於吏事。三鞫疑獄。平反平允。守欲上其事。辭
曰。受賞則冥前鞫官於何地。竟已。辛丑秋被檄驗旱傷。徒步阡陌。不憚勞
勤。至寅主行賑濟。遍歷鄉落。勸分富民。康復民賴全活。攝倅。捐倅不受。袁
滿而卒。五年戊戌姚穎榜　吳雄，字夢錫。長汀縣人。篤學。尤深於易。擢淦
興府戶曹。憲馬大同委決疑獄。剖析如神。事清安。有勸民五事。論民十詩。
自注孝經一編。或諭上戶修閩難。母文作務本抑末。有關風化語為職者
稱賞。終廣西帳幹。八年辛丑黃由榜　張穎，字紹烈。清流縣人。調南劍州
將樂縣主簿。十四年丁未王容榜　黃允升，字晉之。寧化縣人。試之從義
累任改京秩。終奉議郎。贛州會昌宰。弟順。慶元二年丙辰鄒應龍榜　鄭
應龍，字少愚。長汀縣人。從楊次軒授春秋。登第。後試律中首選。調潭州理
掾。剖官物械。繫杖依法。稱其輕重。麗雖行者以理開諭。皆得其情。雖既黜

他州者亦辭謝而去。有兵士盜帥金下獄。株連數人。皆坐流。應龍力爭。帥
意未解。應龍曰。若使罪及無辜。應龍有去官而已。帥嘆曰。其人若不勝衣
乃能守法如此。長沙士人周顗犯公罪。狀陳公委看詳。見其可矜。力爲申
請改正。周得息肩。選中銓。秩將滿。殊不爲營進計。帥守嘉其恬退。與諸
司交薦。且送以詩曰。言行相符風儒雅。衆方汲汲獨徐徐。一生多病緣勤
學。五斗無餘更買書。與去但知修職業。存心不爲大門閭。參中未必皆同
趣。去後令人嘆索居。士。卒。縣見於此詩矣。趙希興，字堅甫。寧化縣。以成忠
郎試登科第。調潮州錄參。終承直郎廣東憲幹。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簡榜
黃順，字敬之。寧化縣人。允升之弟。中乙科。終融州錄參。丘唐傑，字子文。
寧化縣人。中乙科。終豐州法曹。開禧元年乙丑毛自知榜　趙汝求，字叔
藝。寓長汀縣。調臨安府仁和縣主簿。吉州萬安丞。終福州觀察推官。嘉定
元年戊辰鄭自誠榜　賴簡，字仲敬。長汀縣人。綏之子。調贛州寧都縣尉。
七年甲戌袁甫榜　伍唐，字日卿。寧化縣人。調江陵府松滋簿。尉重慶府
節度判官。終衢州教授。孫功甫。十三年庚辰劉渭榜　黃三益，字宗文。長
汀縣人。調漳州龍巖縣主簿。終廣州司理參軍。十六年癸未蔣重珍榜
伍夢諧，字子裳。寧化縣人。調贛州瑞金尉。澧州法曹。終漳州錄參。寶慶二

年丙戌王會龍榜 趙興堂字升甫。寧化縣。終建寧府戶曹。端平二年
乙未吳叔告榜 劉弁字清叔。寧化縣人。事繼母以孝稱。調會昌尉。當賊
寇往來之衝。常勤于手中擊寇。不敢犯。嘉熙間王濟並益陽州和糴。時朝
廷降見錢充糴本。他官皆易以楮。弁獨戒吏無得紋尤。遂充辦。後憲司論
擅易糴本錢事。黜者數人。弁愈見知。辟大庾令。會諱知海哨聚。憲司檄督
捕。擒如海。後調辰州判官。江西憲辟知瑞金縣。蔡城建學。郡聲益著。以平
州寇功就任改京秩。終奉議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 曾華字華叔。長
汀縣人。調贛州瑞金尉。梅州教授。終文林郎南安軍判官。趙興罔字可知。
寧化縣。調邵武南尉。廣州東莞鹽場。終藤州司法。淳祐四年甲辰劉夢
炎榜 潘全字會遠。長汀縣人。調贛州安遠尉。轉文林郎廣州觀察推官。
張廷輔字東父。寧化縣人。調潭州攸縣尉。淳祐十年庚戌方逢辰榜 伍
功甫字然伯。寧化縣人。廬之孫。以太學上舍釋褐。終常德府教授。 范廷
傑字俊卿。長汀縣人。四魁鄉薦登第。終贛州信豐縣主簿。寶祐四年丙辰
文天祥榜 黃潛字潛之。寧化縣人。終廣州番禺縣尉。任安然字文卿。寧
化縣人。吉州永新縣主簿。
特奏題名 熙寧六年癸丑 伍錫字康伏。寧化縣人。汀州長史。紹興五

年乙卯 陳貫字道夫。長汀縣人。永州文學。八年戊午 伍利用寧化縣
人。建州錄事參軍。劉易簡字至德。武平縣人。循州龍川縣丞。十二年壬戌
謝鄰字元鼎。長汀縣人。韶州錄事參軍。葉彥先長汀縣人。龔州平南主
簿。羅聞長汀縣人。王弁長汀縣人。歐陽元寄長汀縣人。伍伯思字安行。寧
化縣人。潮州司戶。十五年乙丑 雷靖字明夫。寧化縣人。惠州海豐縣主
簿。十八年戊辰 伍時可清流縣人。伍致遠清流縣人。二十七年丁丑
王仕字貴真。長汀縣人。泉州永春縣令。王佐字之才。仕之弟。衡州司法。興
隆元年癸未 陳肅字康休。長汀縣人。融州司理。吳興權字周輔。長汀縣
人。融州司理。巫曦字明老。寧化縣人。贛州信豐縣丞。徐衍字敦古。寧化縣
人。南安軍上猶縣令。雷碩字潮清。寧化縣人。嘉州文學。雷彥國字振文。寧化
縣人。台州恭城縣尉。張九思字德二。清流縣人。英州含光縣令。乾道二年
丙戌 黃槐字上達。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縣尉。伍晃寧化縣人。永州文
學。五年己丑 陳才邵字兼善。長汀縣人。潭州湘鄉縣主簿。黃彬字彥時。
長汀縣人。道州道山縣尉。淳熙二年乙未 鍾迪字德明。長汀縣人。贛州
寧都主簿。鍾遂字德茂。迪之弟。潭州湘鄉主簿。賴紹烈字業光。長汀縣人。
韶州曲江縣尉。八年辛丑 鍾秀穎字德寔。迪之弟。廣州司戶。十一年甲

辰 蕭雍字國寶。長汀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陰一鶚字和仲。寧化縣
人。潮州潮陽縣丞。十四年丁未 曾適字士美。清流縣人。安德府司法。伍
必勝清流縣人。紹熙元年庚戌 吳筠字子堅。長汀縣人。封州司法。丘殷
愛字國紹。寧化縣人。曾義節字士忠。寧化縣人。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吳夢
得字必強。清流縣人。蕭夢兆字商老。清流縣人。五年甲寅 伍周字叔度。
文成姪。韶州曲江主簿。曾光宗字升卿。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尉。慶元三
年丙辰 黃拱字少章。寧化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賴天靈字漢輔。
清流縣人。慶元五年己未 謝傳霖清流縣人。嘉泰二年壬戌 李克己
字子復。長汀縣人。雷偉字友卓。寧化縣人。開禧元年乙丑 李蹊字武之。
長汀縣人。張煥字明中。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縣尉。嘉定元年戊辰 狄
吳字紹龍。長汀縣人。潮州潮陽縣主簿。羅宗友長汀縣人。潮州潮陽主簿。
巫夢文寧化縣人。嘉定四年辛未 鄭與字師點。長汀縣人。德慶府端溪
縣丞。黃鎬字叔京。長汀縣人。陳子遇字達時。清流縣人。梅州司法。張謙寧
化縣人。澧州澧縣縣丞。嘉定七年甲戌 巨光遠字猶卿。長汀縣人。南安
軍南康主簿。嘉定十三年庚辰 巫潛字行可。寧化縣人。廣州溱集縣尉。
丘鱗字起潛。蓮城縣人。師事楊溪軒。贛州贛縣尉。有無聲錄。值紹定寇。郡

委攝蓮城令。畫計禦寇。十年民登東田石。全活甚衆。招捕使陳韡奏其功。辟
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直郎。十六年癸未 劉鍔字仲育。清流縣人。潮州
揭陽主簿。鍾自強字行可。武平縣人。漳州龍巖縣尉。吳秉勝字子常。長汀
縣人。國學內舍。福州永福縣丞。宣教郎致仕。李恕字行之。長汀縣人。羅子
純字粹卿。長洲縣人。寶慶二年丙戌 伍井寧化縣人。漳州龍巖主簿。丘
方字正叔。蓮城縣人。鱗之姪。贛州寧都縣丞。紹定二年己丑 吳昊字成
之。長汀縣人。贛州瑞金縣主簿。再任嶽祠。終文林郎。李逕字德清。長汀縣
人。賴炳字季文。長汀縣人。五年壬辰 王夢昌丈晉。長汀縣人。贛州會
昌縣主簿。端平二年乙未 丘夢周字見明。寧化縣人。全州清湘縣丞。嘉
熙二年戊戌 陳怡字叔淹。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安縣主簿。淳祐元年辛
丑 鄭文可字再卿。長汀縣人。循州司理。江天錫字頌之。長汀縣人。潮州
潮陽縣丞。嶽祠。晏景春清流縣人。袁州萍鄉主簿。四年甲辰 賴應發字
儒藻。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康簿。鄧丁字成父。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尉。賴
記字士遜。長汀縣人。再任嶽祠。黃大中字應之。長汀縣人。贛州興國縣丞。
伍叔輝字清叟。清流縣人。再任嶽祠。寶祐元年癸丑 歐陽應星字瑞卿
長汀縣人。贛州寧都縣主簿。黃挢字顯夫。寧化縣人。贛州石城主簿。閭慶

元年己未　黄榮字儀夫寧化縣人上州文學特奏名歲月貫字官稱之不備者　伍子正字彥遠寧化縣人福州文學徐行中字彥正寧州縣人韶州曲江縣丞伍仲詢寧化縣人袁州司法林講長汀縣人鄂州司法伍邦彥寧化縣人將仕郎伍民瞻字來臣寧化縣人福州司戶伍文炳字靖中寧化縣人韶州仁化縣令伍文資寧化縣人廣州增城縣尉伍見獨字居厚寧化縣人潮州司戶伍純中字純甫寧化縣人潮州司戶陰昊清流縣人吴必勝清流縣人黄唐臣字元佐寧化縣人韶州曲江主簿劉鵬字廷義寧化縣人姜文茂長汀縣人吴融長汀縣人吴仲衡長汀縣人巫藻寧化縣人

武將

臨汀志山西出將豈擇地哉習俗成之也汀民勇悍好鬭有善兵器者衆輒自爲大師委身願擧故保伍糾集足以禦非常而姦宄相挺亦善梗郡縣龍蛇虎鼠反掌間耳使得爲朝廷用安知不能折衝敵愾以就功名是以悉於彭伍諸人之事而有感焉　彭孫字仲謀蓮城縣人少以勇敢自負皇祐間劉石鶴寇江南募駛壯格捕孫率里俠應募勒請論功不平鬭傷頗衆自度法不使乃遁山林詔宥其罪會田元猛寇辰州周湖北察訪蔣詩千之繼討嶺南交趾屢捷屢邑寇鬭朝旨命孫專征乃使通單騎造賊壘曰爾曹人不若官軍之衆糧不及官軍之萬一與其假息旦夕孰若降遇事終身之利乎我來不然禍及矣恩等感泣聽命協從者孫爲區別全活者近三千人會巨盜廖遇等起己陵逆誅累年又詔孫討之孫默計遇衆鷙銳非挽計莫勝遂矯制諭賊曰有詔赦爾等宜解甲拜恩衆聽命宴犒未已悉擒戮之後瀘南蠻乞弟叛召對訪以策將安出孫曰彼負固阻險急攻則失利緩則患未已計其種其食不過耕種作時以兵撓之使不得從事於田畝不久當自效順會與韓存寶議不合乞歸任明年再召上曰存寶果逗遛不進已令處置孫從容奏曰存寶材武邊將中不易得願寬貸以責後效上宥之聞者嘆服乃令孫自擇精兵進討無何西夏寇靈武趣孫赴敵至則大軍已行孫獨以三千軍護錙重六萬敵鷙猜驚上召問狀對曰此寇未易猝除宜堅壁以守且耕且戰期以歲月則兵力不頃輦緩實篤明年復建言願得積兵五萬不爲經畧節制則靈州可得而椅進劄凡十通皆邊防機密事會神宗不豫遂寢尋書老累官秦州防禦使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歷事四朝數立奇功賞賚甚厚然天性忠實不伐故常事年七十九卒于東呂國家馬子孫居家者數十人

鄧登字慎之蓮城縣人彭孫之婿有材武好讀兵書孫平廖遇登謀居多論功推爲皇城使性剛嚴馭下有禮與士卒同甘苦故皆樂爲之用熙河久叛不能平登畫策收復超遷熙河蘭會都統登忠勇戰則陷陣先登徒於王事終武功大夫四子以父蔭補官後皆通顯　伍全長汀縣人狀貌雄偉膂力過人號黑龍紹興間齊述嬰贛城以叛勢熏灼募勇敢士討捕全以上豪應命召募與陳棐等協力圍城述堅壁以守獨全疊被鎧甲攀緣登城持鐵戰重百斤轉戰萬夫披靡遂入城啓關以致諸軍第十七將時邊事方殷金已違信屢立奇功累遷襄陽府諸軍都統會金虜犯順虜有驍將求挑戰者制帥察軍中惟全可當之全亦不辭挺身勇往以素所服習鐵戰前擊之虜將應手而斃功上聞轉十官賜金甲名馬賞賚優渥虜人識其旗幟見則辟易終武顯大夫姪廷植受遺澤終武顯郎知容州北流縣　曾先字彥登長汀縣人少剛鷙好俠因交亡命拘囚朝旨下汀招募義鎮手戍邊時長緇無敢行者先獨倡勇應募由是得千餘人郡守傅公康嘉其忠勇俾部押以往隸黄州屯駐尋因戰捕進勇校尉擢閣軍統領累遷至武經郎知南平軍兼權邊管

遺逸正烈

臨汀志名孫不及曰遺志操自高曰逸守節不屈曰正見義敢爲曰烈衡茅之下閭閻之間詎能悉知而悉紀哉今索之故牒質之寡聞所書僅此宜闕左方以俟　鄧春卿字榮伯長汀縣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逸郡守陳公粹以春卿應後詔擧八行郡守章公清又以名聞但辭不就卜築南山之阿而老焉二公累過其廬一日章公清訪之春卿謝不能爲詩云在巷愧無顔子志過廬難稱魏公心望塵不敢希潘岳雲滿南山雪滿簪章次韻屬和者數十章自是高卧年九十六矍鑠不少衰忽感微恙索浴更衣而逝有詩文三卷　王格字伯庸長汀縣人素有鄉曲之譽嘗與計偕恬於進取以授生徒爲樂少與陳公軒厚善陳來守輟己俸五十萬餽之格不爲己有悉歸諸郡庠且衆勸縣與買田數百畝白郡倚稅汀學有田自格始年踰壯無子夜夢三四人來訪曰吾十哲徒也後生四子皆以哲名宗哲明哲宣哲皆擧進士中第漸哲貢辟雍早卒格年六十有五一日薄暮值雨公于豈自郡庠歸忽有人相依而行曰君數止是但以君教導多陰德待展一紀有頃不見格始悟其爲神後果考終七十有七以子貴累贈朝奉郎　徐唐字守中寧化縣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吴恭不兩月誦析如流峯吴君奇之俾受業盱江李泰伯李曰胡先生講春秋

于上庠。于盡進焉。於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旁通羣經。諸子歷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公。亟致其館。求薦之。仁宗朝屢見講易。嘉賞賜銀絹百。歐陽公勉就科舉不聽。嘉祐三年。弃母王夫人喪。以歸。送廬墓側。不復出。時王荆公爲峽。有令。誌其母之墓。 李元白名壽。以字行。寧化縣人。博覽强識。不能使就舉子業。乃大肆其力於詩。出入少陵集中。幾逼真。既摹杜詩爲押韻。又集其句爲一編。皆行於世。嘗集大觀昇平詞十首以進。得初品官。卽歸故廬。笑敖泉石而終老焉。集句始於王文公。而孔毅甫。葛亞卿及元白相繼而作。俱有聞于時。 宣明字南仲。長汀縣人。嘗貢辟雍。卽浩然有歸志。愛城南五里巖洞幽窈。泉清木茂。乃築池藥館。卜隱其間。郡守謝公洞榜曰宣巖。與其子吏部外郎獻時往訪之。觴詠其間。豐稷章洪夏納曾襄守。廣曾謝詩皆有留題。 雷觀寧化縣人。靖康間。以太學上書。略曰。當今夷狄內侮。國勢阽危之秋。扶顛持危。其急於一相。前日以白時中老繆。罷斥。公議稱快。意必得賢相當此重任。望日宣麻。乃遽遷張邦昌。輦士民失望。咸謂張邦昌乃前朝輔相之無狀者。例從罷黜。已爲晚矣。今又相之。將焉用哉。又云。漢陳龜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此何等時。而遽遷貴臣耶。其言激切。士論韙之。 鄧昱。字日升。蓮城縣人。郡統使登之族。少穎悟。博極羣書。爲文典雅。

四舉于禮部。年甫强。卽無復仕意。日以詩酒自娛。士大夫競館致之。尋亦棄去。作歸田記。卜築縣東十里石門巖之側。傍小齋曰尚友。自爲記。客至則高談痛飲。談先舉恩。同儕移書趣行。答曰。勿復敗吾佳興。隱居凡四十三年。竟以壽終。 貞節 葉氏石城賴冲元妻。本長汀縣人。父善習道術而隱其名。從士大夫游。多談方外事。葉歸冲元。事舅姑無間言。冲元夫以官學。庚寒素怡然。冲元遊嶺南。久未還。建炎四年盜作。虔化寇鋒直搗石城。葉以大游。舅姑年老。勢不能遁。委命以待。俄而盜至。閭里婦女悉羅驅迫。至葉。葉曰。寧受死。義不爲寬辱。左右爲不善者。或恭以苟免。葉極口罵賊。以身自觸白刃。怒斷其喉。并害其兒女。邑人聞之悉爲隕涕。見章貢志 晏氏。清流縣人。適寧化曾下大陂村曾家。孀居。會紹定庚寅。寧寇猖獗。寧化管下諸堡寨皆陷于寇。惟晏氏義不爲賊辱。令親族田丁據守山寨。傾家資廩餉。賊攻圍寨。晏氏選壯丁百人爲先鋒。親擂鼓督戰。捐首飾金寶等物賞用命者。賊屢攻不能下。乃移檄云。道路梗塞。汝將焉之。溝瀆自經。誰其知矣。晏不爲動。卒能保護一鄉。招討使陳公韡聞于朝。封恭人。仍官其一子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僊佛

臨汀志 三僊二佛之名。於汀尚矣。僊事荒不可索。佛應日現著。邦人崇嚮日嚴。以親是不可不書。富國先生姓王氏。名中正。字平叔。長汀縣人。初名捷。咸平中。賈販至南康。遇羽衣士。自言趙姓。一見如平生歡。約再會茅山得鉛汞黃金之術。且密緘小環神劍遺之。戒曰。非遇萬乘。勿輕出。中正挾此。屢走京師。無階以進。至上饒。徉狂呼叫。坐流嶺南。復遁近羽衣者曰。姑候他日。遂復逃至京師。爲所司所捕。供奉官謝德權異之。以聞。上命皇城司劉承珪問狀。中正請面奏。承珪爲改今名。對龍圖閣下。具陳靈異。如唐言善行由同秀之說。且獻所爲白金。遂特授許州參軍。留居城隍司廨舍。景德祥符間。靈異疊見。詔置諸聖祖殿。每歸功中正。屢增顯秩。遇大典禮。大搖。役率爲金以進。景靈宮上梁。及慶成。進黃金四千九百兩。白金萬有二千七百四十兩。前後金累鉅萬。絢爛光彩。不類世珍。詔書褒諭。累官至

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右神武衛大將軍。賜第甘泉坊。以卒。贈鎮南節度使。命內侍周懷正護喪事。葬開封縣拼岡村。又命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夏竦誌其墓。謚富國先生。塑像于景靈宮。爲聖祖輔。命中書侍郎景靈宮使向敏中奉詞以告。詞曰。具官王中正。素懷至藝。洞究真詮。服奉靈實。先精齋潔。遵承朝命。頗竭寅恭。每進金於忠勤。特賜修於素像。俾侍仙儀之側。仰爲道陰之恩。爰契民庶。用陳馨薦。式仲昭告。顧鑒虔誠。仍出所進金鑄爲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并諸州天慶觀及名山勝景宮觀去處。事載本朝事實。所藏盤龍寶鑑。廣尺厚寸。粹之重百兩。舉之如毫毛。鑑陰有頌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龍盤六瑞。鸞舞雙旌。侍吾仲鑑。契道含真。燕雲勑順。可驗銷兵。二帝三王。爲之遠征。英烈者聖。以成中興。遺言示子孫曰。伏閱邊日出。進宣和甲辰出師燕山。五世孫保奉鑑以進。補右階僭不傳其留進之意云。 富國王捷。澠水燕談云。捷少商江淮。遇人受黃金術。後流嶺南逃京師。撾登聞鼓上命之官。更名中正。寓中官劉承珪家。珪數聞中正與人語。聲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嘗以藥金銀助國。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院。西郡志云。謚富國先生。塑像景靈宮。爲聖祖輔。 梁野人名戴。長汀縣人。兵部郎顏之弟。自號野人。家居天慶觀。左臧。晉卒。晝寢三清

殿後一日就寢夢金人長丈餘持其左手以一金錢按其掌心囑曰子欲錢但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隨用而足若妄費漏言則錢不復出矣戴曰諾既覺左手猶微痛隱然有錢文試之果然雖所親莫敢以告益放曠歌酒施舍貧乏人目為狂其母常誚之曰吾生二子汝兄取科第矣於汝何望令雨猶旬薪粒告盡柰何戴曰所須若干母曰多多益好翌朝戴引薪米數十擔施施從外來母曰強哉兒多固好顧安所得錢乎戴曰幸毋慮振袖償值一一如數無久無餘母方異之即告遊方外天聖初顔守廬州因按判上謁曰樂野人顔延見驚喜舉酒相屬因曰吾身為判史弟藍縷如是待無厚乎命叠浴更衣戴正色曰兄何索我於外耶拂而起因暫出復來要錢也否顔曰汝狂猶未歇忽不見使人交馳於市求之弗得明年旅邸有告曰昨有道人薄暮抵宿夜半聞穿排錢聲疑其為盜隙窺之室闇無所覩晨起窺之但見錢堆半壁顔於是遣官吏破關錢上有書云弟野人以煙蘿侶火伏不果辭惟冀珍重有少錢煩周貧乏仍遺下所服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人間所有驗其去蹤乃撥瓦罅而出顔感嘆久之自後香不知所往矣　黃先生名升字正道長汀縣人少不禁葷酒能呼錢之訣泛江河溝壑間者積之既多悉以周濟貧乏又能內求口中還真氣鍊之

一晝夜成白金名曰陰鍊光是蔡道人自蜀來升與之厚死城外五里郎中升為棺殯一日忽有自贛攜蔡書來者具言在崆山相候始盡疑之如是者十餘信升遂伏崆山下久無所見興慶晝假見山腹有人引手招呼升往即之再拜祈請願從先生後蔡曰汝無功行未可以俱吾向時所寓之地有文字筆硯等在墻隙間汝歸誦之足矣忽不見升號注以歸發其緒則空棺而已即往彼處取其書讀之自是能以考召法役鬼神前知人禍福治病全活者衆務行方便不苟取年八十六鬚髮如漆紹聖戊寅以符籙授其子端坐而死後十年里人有見其與蔡道人者並行江鄉市中進之弗及豈所謂尸解者耶　勅賜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鄭姓法名自嚴泉州同安縣人祖仕唐為四門斬斫使父任同安令師生而異禀幼負奇識年十一懇求出家依本郡建興寺契緣法師席下年十七得業遊豫章過廬陵契悟於西峯圓淨大師由是風慧頓發遂證神足盤旋五載渡大和縣懷仁江時水暴漲彼人曰江有蜃為民害師乃寫偈投潭中水退沙壅今號龍洲又經梅州黃楊峽渴而謁水人曰微之師微笑以杖逆指溪源遂涸徙流於數里外今號乾溪乾德二年屆丁之武平猪南巖石壁峭峻巖冗嵌崆憮然嘆曰昔我如來猶蘆穿於膝鵲巢於頂而後成道

令我亦願委身此地以度羣品若不然者當使殞碎如微塵發誓已攝衣趺坐數夕後大蟒前蟠猛虎傍睨良久皆俯伏而去鄉人神之爭為之舂土夷塹刊木結庵民有祈禱輒書偈付與末皆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應不從淳化間去巖十里立草菴牧牛夜常有虎守衛後遷牧於冷洋還師建巖一日候云牛被虎所中日暮有根果然師往彼處削木書偈厭明虎斃于路復感一青　猴為牧三年後忽抱木斃師夢來乞名與名曰金成子仍為建廟民有詢過去未來因者師皆忠告莫不悚然同道者懼其大甚師曰只消吾不語耳遂不語一年嚴院輸布師以手劃內布中監臨郡倅張公曄見詞聞於郡守歐陽公程追攝問狀師不語守倅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燼而帽如故疑為左道以彘血蒜韭厭勝再命焚而衲縷愈潔乃遣謝使歸自是白衣而不褐初南康盤古山波利禪師從西域飛錫至此山有泉從石凹出禪師記云吾滅後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薩來住此山其井湧泉後因穢觸泉竭與議請師主法席以符古讖師許之乃泛舟而往江有槎椿常害人船師手撫之曰去去莫為害當夕無雨水暴漲隨流而逝至山觀井無水遂以杖三鼓云快出快出至中夜聞有落泉濺崖之聲詰旦湧出滿溢終三年復返南巖祥符初有僧自南海郡來告曰今欲

造磚塔將求巨艦載磚先惠州河源縣沙洲有船插沙岸無能取者願師方便師曰此船已屬陰府僧役數懇師乃書偈與僧僧持往船所船應手拔運塔磚畢有商假載木俄惡風飄蕩莫知所往四年郡守趙公遂良聞師名延入郡齋結菴州後以便往來話次遂良曰庵前枯池勞師出水投偈而水溢今名金乳復曰城南有龍潭害民望師除害亦投偈而褐去於是遂良表聞于朝賜南安均慶院額遂良授代以晴請運使王贄過巖以雪請皆如荅應真宗朝嘗齋千僧對御一榻無敢坐者上命進坐僧荅曰佛祖未至少頃師至白衣衲帽儒履擎拳即對御就坐上問師從何來荅時届道荅曰今早自汀洲來問守為誰曰屯田胡咸秩齋罷上敕令持伊蒲供賜咸秩至郡尚燠咸秩驚疎表謝上乃謂師為見世佛御賜周通錢一貫文至今常如新鑄咸秩聞而羨之入巖祈禱師以偈付來吏甫至郡而雨作嚴乃大熟胡解印入覲歷言諸朝列丞相王公欽若參政趙公安仁察學劉公師道皆寄詩美贈八年正月六日申時俄集衆云吾此日生今日正是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言何事言訖右脇卧逝春秋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五衆收舍利遺骸塑為真相遺偈凡百一十七首其二十二首乃親書墨跡臨刊文義雅奧不可思議而待

也師見在民呼曰和尚翁親之也師滅度民皆曰聖翁尊之也名公鉅卿大篇短章致讚嘆意無慮數百篇東坡蘇軾云定光石佛不顯其光古錐透頂大千爲囊卧像出家西峯參道亦俗亦真一體三寶南安石窟開甘露門異類中住無天中尊彼逆我順彼順我逆隨即追求麼空鳥集船使草木教誨蛇虎魅霧出日桔旱下雨無男得男無女得女法法如是誰其誰與今若威怒見我伽梨既而釋之從終白衣壽悄昔履彭鬢緇緇壽八十二與世同波窮崖草木枯腊風雨七閩香火家以爲祖薩婆御天水有萬姓乃錫象服名曰定應山谷黃魯直云石出山而潤自丘壑松不春而骨主冰霜今得雲門柱杖打破鬼窟靈脉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欲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熙寧八年郡守許公嘗表禱雨感應詔賜號定應崇寧三年郡守陳公粹復表真相薦生白毫加號定光圓應紹興三年虔寇猖獗虔化宰劉侄乞靈于師師於縣塔上放五色毫光示現真相賊遂潰江西漕司以聞紹興二年嘉普通二字乾道三年又嘉慈濟累封至八字大師民依賴之甚於慈父自淳熙元年郡守呂公巽之迎真相入州後庵以便祈禱從民請也後均慶屢請還巖郡不能奪百夫輿至中途莫能舉遂留于州紹定庚寅磜寇挺起干犯州城勢甚岌岌師屢現顯賊駐金泉寺值大雨水不得渡晨炊粒米從不熟賊衆餓困及戰師於雲表見名旗皆有草木風鶴之疑遂驚譁奔潰祈家乞命汀民更生皆師力也嘉熙四年州人士列狀于郡乞申奏賜州後庵額有旨賜額曰定光院續又乞八字封號内易一聖字仍改賜通聖今爲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詳見行實編　定光泉州人姓鄭名自嚴乾德二年駐錫武平南安巖淳化二年別立草庵居之景德初遷南康郡盤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即州宅創後庵延師至八年終于舊巖見周必大新創定光庵記　定應大師鄞江集云初波利尊者自西土來住盤石即有讖曰後五百歲有白衣菩薩自南方來居此山即是定光佛也至定大師乃應讖　勅賜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業姓法名惠寬寧化縣人幼通悟蕃根夙植長得業於本郡開元寺遍遊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沒爲害師以解脫慈悲力爲之訓飭柔服衆異之號伏虎禪師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見左右有龜峯獅石遂卓錫于此躡其巔以開元錢乞爲開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歸詰朝復返故所耆老謹傳咸起敬慕程力督工爲刱庵名曰普護庵側一嶺判天號帀軍嶺道過其上昔渴水師於盤石上頓錫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

郡將聞師道行結壇於龍潭側延師致禱師云此方旱氣熾甚實衆生罪業自速其辜今當普爲懺悔七日不雨願焚其軀及期旱如故師延趺坐命盾火于薪衆駭偶大木及然油雲四起甘雨傾注師曰未也水流東薪乃已未幾果然見聞讚嘆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像身于庵凡有所禱應如響答熙寧三年郡列狀以聞賜庵爲壽聖精舍延平之庵曰油瀨曰小芹曰白沙紹興七年勅封淨戒慈應大師時在汀者猶未封聖院乾道三年改賜廣福師所經從輒成也至十二年乃賜號于汀曰威濟乾道三年加號靈應淳熙十一年復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慶院定光真相入州後庵復於廣福院迎師真相差肩爲賓主以便祈禱紹定寇盜犯城多方保護顯大威力師與定光實相叶贊嘉熙間州人士列狀于郡乞申奏加賜師號復加妙顯累封至八字今爲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

道釋

臨汀志　道學僊釋學佛以明心見性積功累行爲本若幻小智奇術術惑當時已爲僊佛罪人況未能清淨未斷貪嗔者乎今鶩祆方祀相屬未知其所脩爲何如也　晏僊人失其名清流縣人生明溪田家年甫祉樵蘇山間忽聞有傍耳而語者回盼見一道人餘半桃以遺之晏食已欲與之語忽不見惟覺腹痛茫茫然歸家暴下累日若醉若寐家人省問似不能言者旬餘小愈即不復煙火食所嗜惟果實清泉而朱顏漆髮肌膚澤潤步履如飛且能言人禍福鄉人異之悉呼爲晏僊人自是遠近輻湊晏懼泄天機遂寡言語已令遺禮招之不納士大夫有踵門者長揖而已間有一二可知者令跪于下里有富民某氏剏居頗雄麗落成之日晏過其門富民延坐扣曰屋好否晏曰光蕩蕩富民喜以爲佳兆越三年染疾無噍類衆始悟前時之言一日父遣如郡輸租泊攬于家見其母所儲壽器從而撫之曰便着便着時媪亡恙衆目爲狂晏未幾媪果然暴死明年冬又至郡畢輸告別撓攪子之臂斷之二自是不復來比及三年不疾而逝自食桃之後閱十五年逝之日乃生之日也惜其家人不曉以釋氏茶毗法化之　曹道翁不知何許人寶和間始至縣邂逅道庵初成遂與居焉儀狀甚野青巾短褐對人兀坐終日不談居數年稍合樂濟人侍者輒愈入市必大醉而歸平時未嘗赴供持鉢又無所儲生計而衣食百須畧無窘狀或經旬不爨人問其故則云就食於市有尾而伺之者但見其徑趨酒家據床獨坐而酌取金於袖無欠無餘至茶食肆亦如之詰其所以至于再

三乃以實對曰我能呼錢爾或求其術曰吾所呼者皆深溝巨壑久湮而不出之物汝傳之必既人之攀藏禍將及身幸無啓焉庵中養雞一犬一不敢升堂登真觀道士丘居通暮而歸之嘗假金一斤二百爲制衣用翁令取諸故祠米侍之如數爲翁碾藥翁令自摩其頂曰可使髮不白後居道八十四無一莖白者獨譜然其鬚或扣之曰碾藥時鬚猶未出也邑人有賴嶼者攜女子來遊翁取藥小剩令噉之撫其首曰爾終身無病適夕無使旋矣果如其言一日戒其徒曰吾將逝矣葬我庵後必以吾紙傘布巾爲殉播畢而嘆且自是雞犬橫肆堂上後數日庵鄰江澤者見翁腋中有傘過濟州橋即與語曰吾宿約當歸且寄聲若而人江還已知翁已死發土啓棺棺無一物乃悟其尸解今塑像庵中　張道成乃長汀縣人號狄庵少休梁教師學黄老術得業於贛之寧都金精山住寧化鼓真觀後棄去遍遊方外性孤介不徇流俗終日閉關而坐既歸住山隱觀嘉定間忽一日使人遍辭素無往來者至期鳴鼓集衆觀者如堵乃留偈云七十四年命幻身臨行動衆動摩倫鳴鐘擊鼓渾閑事一點圓明不動具喚學破乾坤一玄犯譽將日影掛林梢長揖大衆曰一蟻八百年登榻曲肱而逝　廬山羅漢院小南禪師名係南張姓長汀縣人初住雲居繼嗣法羅漢諸方以

小南呼之有語錄行于世紹聖甲戌在羅漢一日忽更衣白衆云今日到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諸人還見麼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語訖趺坐示寂山谷黄魯直爲之傷悼不食肉者累日頌以祭之曰一點黑漆元無縫罅羅漢雲居天上天下出入奮迅三界無家以除煩惱禪打鼓弄琵琶況却法船留下屎斗欲得不況屎乾剗溺既葬復爲銘以表其塔　僧慧昌張姓長汀縣人母馮氏襁褓中嘗祝冠此兒當爲法器逆冠髻之曰爲官不若爲僧我願來世亦復如是未幾祝髮徧叅叢林卒業小南禪師席下住南嶽雷峯晚住雲蓋山忽夢母來見時亡十七年矣無何乃見寄母真像自汀至又有童子林姓自福清來年方十七昌默契於心曰此吾母也願力來矣於是展真堂上命童子侍側演說因緣贊之曰前身女後身男清淨摩尼觸處叅應現頓忘前後際從今青出勝於藍乃立名汝襄召大衆曰去水從襄即吾母也明年爲僧士大夫贊迭詠無慮百篇鏤板成集昌素以禮板翁自號一日陞坐視衆曰禮板老翁性本虛空永劫不死明月清風奄然坐逝時年八十一矣瘞塔雲蓋山有語錄傳世衆亦屢主名刹嗣燈傳服　廣照大師契澄呂姓長汀縣人以試經爲僧嗣法桃林倩禪師住贛之天寧洪之翠巖上藍所至禪衲

輻湊一日在上藍令侍者修啓狀告違師座及郡官檀信望午命浴更衣留頌云七十年來自在臨行一著無礙不向北斗藏身直入法華三昧歸丈室趺坐而化留一七日神色不變及荼毗舍利五色圓明人競拾得之瘞補　僧彥圓胡姓長汀縣人靖康乙酉五月不雨至于七月苗將就槁守二像屬至走峯望邀然無應圓乃具積請郡積薪龍湫之側趺坐其上晝夜梵唄五日不雨欲焚其軀守將如約郡倅許公端夫爭曰水旱數也姑少遲之越三日乃雨槁苗復甦上下胥慶許公貽之詩曰淨戒當年審願身積薪危坐志通神應誠甘霔蘇羣品今有高人繼後塵　僧宗佑卜寶姓長汀縣人母夢金紫人入室曰吾故本州令公來爲爾嗣自是而娠既生骨相特異髫齔中祝髮少長徧禮十方歸主開元雲會百衆每杖錫所向率前夕夢金紫人至郡守黄御史彥臣入境之初亦作是夢意訝朝官屬首送者必異日貴人凌晨乃袖上謁人物藏昂宛如夢中所見甚異之贈之詩曰瀟灑丰姿迥不同少年來住此禪叢誰知今日佑和尚便是當年鍾令公陳侍郎軒蹕至尤雅重之贊其真容曰不是十二面虛堂空寂寂不是一千年叢林聲嘐嘐奇哉丹青者具增減不得珍重四方聞一介善知識　祖鏡大師從密鄭姓長汀縣人幼穎悟多技能且工吟詠初

住石霜山臨米書通真爲人作字率預言禍福人皆珍重藏襲至今多有者又能隱形出神剪紙爲禽馬使之飛走宗門宿德或以此咎之晚方棄去自號木狸翁繼住當沙之天寧江給事帥福建延主東禪法席歷九夏忽示頌辭衆曰閱盡人間七十秋萬緣今日一時休虛空撲破渾閑事驚起全身露地牛趺坐而逝有語錄行世禪衲聞或傳示寂時以俗禮葬逾月啓棺空然無有謂之尸解去　禪鑑大師智孜蕭姓長汀縣人嘗住福之白鹿豫章之上藍機法之外尤長於詩四繪吟曰忠義合時難雲林共掩關因春生白髮爲漢出青山不顧金章貴終披白氅還如今明聖代高蹈更難攀當時檀詩名如洪駒父見此作擊節稱賞與之賡唱青山郭功父亦有往來篇章自是見知名勝緇素爭傳其後門人編次幾三百篇板行曰南山集一日書頌示衆曰五十春秋如電如露月映寒江分明歸去講衆攜衣端坐而逝　僧了澄鍾姓武平縣人生不茹葷年十九禮禪果院僧道松壽且歷遊諸方一日過崇首坐者機緣相契以黄龍三關語勘之云我手何似佛手澄曰不勞拈出又云我腳何似驢腳澄曰雨重公案崇云如何是座上生緣澄便喝崇云憑着甚麼澄曰這老漢猶未知落處崇乃印可一坐十年後崇駐錫常之東禪澄與之分座說法學者宗仰宣和

初道松以言招之曰吾將老矣未聞般若知乎得道幸歸一見證曰吾有誓若得己事明白願書度一切況吾師乎乃歸一見之悲喜而悟有云靈之風紹興元年郡倅許公端夫攝郡事廷駐開元一年長潮書衲子雲會春鼓有桴鼓之聲亟歸靈洞結茅以居五年二月送客出洞歸謂侍者曰吾緣盡矣當緊鍬草鞋為別侍者請頌證曰咄哉呆子吾平居且倦為此況臨行乎請益堅乃強草大字云來時本無去亦非有珍重諸人今月明清晝擲眾趺坐而逝三日荼毗五色舍利如雨塔在靈洞院　僧文雅林姓號正庵長汀縣人總角遊方外侍業於毗陵偏參叢林頓悟宗旨善醫術好儒書以詩琴自娛諸方知識呼為小雅歸主開元法席踰三十年每遊諸莊夢戶多先夢鍾令公來嘉熙間一日忽沐浴更衣遺偈云薩埵裝嚴已現成老僧恰合去遊循有人問着兩來意天上無憎地絕塵遂趺坐而化及荼毗五色舍利爍然骨骼不解　僧普濟張姓清流縣人住縣北歸仁里獅子巖不事檢束好賭博飲酒取溪魚作羹但飲其湯放魚於水復活而逝人頗依附鄰境雨暘不時諸禱輒應嘉熙間一日忽寫偈云記得黃梅與我時忽然天氣報君知逆行順化無交涉撒手毗盧頂上歸又云山僧普濟堂堂去圓滿天台舊故鄉趺坐示寂鄉人以不壞身塑于

巖中　劉氏女寧化縣人父安上攀龍鄉豪也女生不茹葷芙豔而慧喜文墨九齡與羽人談道以不嫁自誓年及笄父母奪其志許石城何氏子御輪卜吉強之不獲已乃勉治奩具首飾務淨潔素白玉顏丹臉不御鉛華劉氏叢族往送之導從甫超境忽有白鶴從空下女即乘之以飛所親哀悼竟莫窮其所往土人異之置祠於上昇之地郡以詔聞賜其地為蓬萊觀元有紀刻歲月滋久浸滅不可讀郡守陳公軒來第時過其下題詩觀中云蓬萊觀下瑞烟飄劉氏曾經此地超桃圃昔諧王母約煙霄自赴玉皇朝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吹引鳳凰簫

叢録

臨汀志門戶盼紀既核而詳若夫訂與正訛質於鄉老之聞見興利除害著於時賢之申陳不備書之無以詔將來也作叢録　考證　舊志謂長老相傳州以汀名蓋因南流入海取以水合汀之意如章貢二水合而為贛耳或曰不然郡之得名或以山川或以風俗要不可槩論持未聞以近世字說為據者況爾雅以水際平地為汀說文以水際平沙為汀平地與沙固非山間所能有然本郡之前舊有長汀村厥初置郡在今州南四百里其間率多曠野則平地與沙容或有之名村之意殆非偶然者無沙縣亦在四山環合之間舊隸於此汀之與沙皆紀其實耳　唐書地理志云汀州始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則是置郡之後才一遷耳乃今自新羅之外有兩舊州一在上杭縣北十五里一在州東五里兩者舊相傳皆以為三遷豈史氏之闕之耶　唐書云大曆四年遷白石而唐會要乃云大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地志是大曆四年移東坊口後十年陳劍奏移今治宋朝會要載上杭縣至道年徙鱉沙咸平二年徙語口嘗考之自丙申至己亥僅四年豈應兩遷耶問之長老則曰蓋鱉沙圍之語口渡耳非兩地也惜無證據姑兩存之　唐志云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自今考之州之南境舊為新羅縣隸泉州北與石城南豐將樂建郡泰寧為隣南豐隸撫州而建郡猶未建諸縣所隸非撫即福時閩中止福建泉三郡耳故以福撫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盤互交錯其民獷猂郡盜屢作當時謂之山洞固宜　按舊圖經載開元十三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携誘逃戶三千人奏置汀州而唐志云開元二十四年今詳考之十三年因居民雜令紀之請置黃連縣即今寧化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山洞置州則二說各有所指云　先正諸公條陳本州利病事宜淳熙十

三年福建安撫趙公汝愚奏乞行鈔鹽劄子節要臣檢照嘉祐之時本路鹽法並係自差官兵般運至上四年軍召募客人抹鈔算請至建炎紹興間汀劍盜賊商旅不行權令般運出賣自後弊物日甚至乾道八年本路漕臣陳峴建議行客鈔當時不數日間轉運司已責鈔鹽錢及逐年所責全額之數而汀州客鈔偏責緩滯者蓋是四郡通行客鈔互相侵奪實非鈔法之弊今若用四方之策專行鈔法於汀州一郡則無前日互相侵奪之弊仍於將樂沙縣各置轉般倉召募稅戶搬鹽或依嘉祐舊法廣行儲蓄以鉄本州措置過賣除分隸諸司錢外盡數還州縣充作歲計恐或不足今措置增給鈔鹽六十萬斤為之補助則於諸司及州縣各無虧損要是經久可行　淳熙十四年運使王公回乞先行汀州經界劄子節要紹興間本路八州已經界者五惟漳泉汀以何白旗等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權行住罷漳泉從來富庶未見其病獨臨汀凋瘵受病最深今若不行經界臣恐十年之後官民俱病不可為矣欲望先行汀州一郡　淳熙十六年汀州布衣雷衡陳經界鈔鹽利害節要臣伏覩本州六縣生靈久困淳熙間帥臣趙汝愚漕臣王回屢乞行臣本州經界鈔鹽整頓瘡痍上俞其請經今三年未見措置切恐朝廷謂經界工費煩重鈔法虧折歲課

臣再以推行二者事節條具下項今具經界工費如後。一臣州境東西
四百十一里南北五百里折為六縣長汀管一十四里寧化一十圖里上
杭一十二鄉圖武平三十里保清流八圖蓮城六里運圖里又折為都都
又分為十井一都有十大保二大保統四小保量田一井多者十頃少者
六七頃紹興閒本州經界只以水色作七等定高下遂以約禾槩以三貫
二百錢重為一秤均受產錢輕止三分五釐重止五分如農人春播五寸
投一種秋收一穗加一刈二者畢工不越於若種主冬前後一旬令經界
專用繩絆步杖度之日歷數百畝工又易於播刈　紹興閒舉行打量起
於己巳正月畢工三月正長旬日以量到步畝通數報官畢日統數並見
圖帳亦備工止六十日計度一季吏錄紙劄應用等供用二萬九百三十
六貫省寬與半年又肯費錢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貫省米人日支二升
官吏倍支日約七石共用米一千五百石其錢州縣常賦及上供經總制
諸司色目不可移免則本州縣見管常平錢數目銀萬令借為經界之用
候半年就緒即有後項斛折稅米錢僅二十萬可以補填又日有人戶即
契牙稅錢至多令具鈔鹽利害　乾道壬辰運使陳峴建議行客鈔客鈔
之行方閱四月漕司已賣一千二百萬斤歲額僅登故漕司無昔時州縣

之本不擬之數客人先次納錢請鈔後赴倉支鹽亦無昔年州縣坐大敖
騷之弊但千官司不免占涉只為其時不曾議及汀與建劍邵武利害不
同許通行其鈔劍邵郡並可舟運富商僅得停塌乘見汀之鹽關番改星
夜併程徽來致使汀州鈔法不行無錢支解竟行奏罷淳熙丙午帥臣趙
汝愚抗章鈔議復下官吏恐行於私無益云汀鹽價高小民艱食不必推
行鈔法只與增綱減價使可紓民令雖每斤減下錢數刻削過於昔日徒
資州縣倚法為市今若鈔法一行鹽價不抑自低官價與潾虔界同民見
私販無息不戢自絕　紹熙元年知漳州朱公熹乞行經界紹興成法可
舉而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種理步畝分別水色均攤稅賦其在
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眾務已不勝其勞一有失當詞訴並興
督責隨至又鄉戶少精書算所召募書人多是姦吏必須醻以高價又薄
書圖帳費用紙劄亦復不貲是以當時正長厚者重困薄者破產令乞於
舉行之日只令正長打量畫圖報官而已官給紙劄自差人供攢帳狀正
長只役其力無傷其財　紹熙元年知州祝公棣保明經界申運司轉運
司據汀州路申據長汀等六縣所申雖有不同而其歸則一向來經界不
行久年稅籍並不可考富家典買田宅必抑令出產之人減損稅錢然後

肯售貧民迫於不給悉從其請官司未免據契追納則不得不轉涉流移
此常賦所以失陷況又差役之際稅籍不可舉惟憑符替人指差其弊尤
甚今若經界果行則凡此諸弊皆可以革惟上戶平日坐享膏腴量輸稅
賦亦有計屬鄉司全不輸納又不供應役次今稅役均則必競生詞訴此
一說也諸縣皆有頑惡地分從來不納二稅亦有稅額獨輕之處今稅役
均則必有令之不從者此二說也本州凋弊之極逐年應辦上供與夫供
軍輸官之數已是煎熬今若諸色供需數目浩瀚何所從出此三說也今
欲舉行經界乞工人親臨或監司親到以為鎮壓頑惡地頭或不從命則
乞稅錢州不出郡縣不出鄉以弭其不肖之心至於供億之費則乞朝廷
念此一方凋弊指撥轉運使衙合起發赴行在窠名錢數若干充經界費
用　紹熙二年知州趙公充夫經界利害申安撫司劄子節要　充夫伏蒙
台諭汀民稅賦不均上戶產多不納官賦細民產去稅存恐非經界不可
然臨汀山郡稅重茶輕舟楫不通米不直錢大抵皆是貧窘今若舉行經
界當以優恤為先凡六邑從前催不到稅苗姑置勿論且據逐年所納稅
賦實數因地之遠近田之肥瘠米之貴賤逐一打量隨宜減損使之輕重
適中若將元祖額稅苗不以遠近盡數均數地遠穀賤之處既不可增數

其勢必盡均入負郭近鄉之田為害大甚則遠近俱擾貧富俱困矣　一
六邑若同時舉行經界不能官吏能者有限頑民皆以量田為名不納二
稅上供屯駐官兵衣糧必然闕絕今欲先行一邑則五邑輸納如故而事
力亦止可了辦一邑　一謂如一縣以四至鄉圖各取縣治在四十里內
者即合照本鄉省稅元額內數並不得過鄉若鄉圖在四十里外八十里
內者即合照本鄉省稅之額打量減十分之三均數在八十里外百一十
里內者減十分之四均數百一十里外者減十分之五均數如蓮城上杭
武平人物愈稀又當隨上項鄉圖近遠遞減分數如此則鄉稅額既輕易
於輸納必將重土樂業前日輕棄之地皆為良田且所減稅額皆是汀州
逐年催不到數不妨上供歲計減之無害　紹熙四年福建提刑辛公棄
疾論經界鈔鹽劄子節要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則易為功漳泉汀三
州皆未經界漳泉民頗不樂行獨汀之民力無高下家無貧富常有請也
且其言曰前經界之行其間條目官府所慮謂將害民者官不必慮也普
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經界為上其次莫若行鈔鹽鈔鹽利害前帥臣趙
汝愚論奏甚詳臣不復重陳獨議者以向來漕臣陳峴固嘗建議施行尋即
廢罷朝廷又詢徵廣西更改鹽法之弊重於閩陳其實不然廣西變法無

人買鈔。因緣欺罔福建鈔法纔四閱月客人買鈔錢登逓年所責全額之數。止緣變法之初。四州客鈔報令通行。而汀州最遠。汀民未及撒販。而三州之販鹽已齎鈔入汀。侵奪其額。汀鈔發泄。以致少緩。官吏取以藉口上壞其法。令日□□正欲行之汀之一州。柰何因噎而廢食耶。故曰鈔鹽次之。

開禧元年知州陳公鑄上經界利害劄子。節要臣嘗詳究經界難行之說。本州產稅最重。而米價極賤。商賈不通。絕難得錢。姦民豪戶猾藉隱冒賦稅之利。通融補納。尚且費力。若或履畝之後。件件得實。不容隱匿。則其輸納愈更繁重。是以不便者多肆搖撼。又此法一行。則須開具圖帳。置造砧基。打量頃畝。分定等則。細計租賦。官吏出入阡陌。保正長奔走期會。紙劄食前費用百出。若不盡從官司支給。則為大擾。反不若無事之為愈。此議者所以特持是二說而排沮之也。臣因參用衆議。見得本州諸縣稅賦。逓年止是僅及一半以上。今若只將十年催到稅數。取一最多年分立為定額。從各縣量到頃畝。均科年額。實催之稅。於上供既無虧損。而貧富上下皆受實惠。至於費用一事。本州有交承樁積之錢。朝廷存留以為州郡之備。若量其所用。出捐數十百緡以為百姓經久之利。在於聖時。決不吝惜。若蒙採用此議。委自本州選擇公明不擾屬吏。先從近郡一縣措置

打量。則民聽不惑。費用亦省。一縣既有程式。他邑可以依倣。決無難行之理。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經界保伍及移兵官一員置司城外三事。節要竊惟汀郡實底閩陬。土曠而民貧。俗獷而氣暴。家之富饒之蓄時多寇掠之虞。固切撫摩。尤嚴控禦。臣熟加詢究。浩欲奏聞。不敢繁縷瀆冒宸聰。姑摭其所甚急。所易行者。條列左方。伏惟聖明采擇。

一臣自領事以來。每訪民詞。以產去稅存。業輕賦重告者。十居七八。亟加考究。盡由經界不行已久。田無畝步。但計收禾。官司之版籍不存。民戶之砧基茂有。以片紙成交易。收者獲產而出者之掛稅自如。以草帳辦催科。貧者供辦而富者之抵拒衆力。又有嚚鄉脊而晴走。其稅者有占絕田而莫知其數者。有大家多膏腴而輸稅輕。小戶守磽瘠而輸稅重者。不均之患。莫此之為甚。拯而理之。莫此之為急。臣謂經界之法未易輕議。自實之令。委為可行。欲望朝廷特賜劄下。令照兩浙體例奏行自實。仍以其式頒下。臣當鞠躬盡瘁。期以不擾行之。千里幸甚。

一本州南接湖梅。西連盱贑。寇攘間作。淵藪實繁。昨者捕到賊徒鞫之。固圖多是鄰郡姦民來此。告說某處某家富有財物。此邦之姦民藉其嚮導。聚衆而行。其始集也。特挾刀杖。止以販鹽為名。其既集也。置立部伍。公以劫屋為事。既行劫掠。豈免殺傷。民患驚惶。率多逃匿。臣近行下諸邑。選差隅總。重排保伍。以五家為一甲。甲有首。五甲為一保。保有長。五保為一大保。大保有長。五保以上為一都。都有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亦各有長。其鄉團長即隅總。從本州給文帖朱記。應充詮若遇警衆急逓告捍防。如境內半年或一年無虞。與之次第減免力役。如別有保護捕獲之功。又行議賞。仍令沿門點定人戶丁口。以籍中上。或有聚集欲出外生事者。則自甲保以上互相覺察。以報隅總。閩防既密。跌蕩良難。但鄰郡之姦民販私鹽而來者。常十百為羣。未易遏絕。欲朝廷行下盱贑潮梅諸郡一體編排保五。嚴行禁戢。則犬牙相制。皆不可越境生事。豈惟汀民安。而諸郡之民舉安矣。

一本州依山為城。境地狹隘。民居市肆。多在城外。以戶口計。城外多於城內十倍。又有保節二十一指揮。一軍營亦在城外。凡閩賊殺傷。風水盜賊。悉委長汀一尉。而尉或遇差出體究驗視。則猶曠日。更無彈壓警逷之人。竊聞江西閩有州郡市井在城外者。分兵官一員蒞之。本州有訓練一員。兵馬監押二員。臣愚欲照例依添差監押一員。置廨舍於城外。俾與長汀尉同任警逷之責。城外無恐。則城內愈安矣。此以居蔽禹之欵。委是別無妨礙。或蒙賜可。即乞劄下以遵守。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帖請諸鄉隅總規式。令帖請某

人充某縣某鄉幾都隅總。開具合關報事件在下。須至給帖者。

一昨行下選有材德望之人。從本州給朱記文帖。請充隅總。既謂之有材望。非可與凡民例論也。如元非公吏幹攬屠販等人。遇到縣請縣官以客禮接見。到州一同。若係扶詞論訴自依常式。應有關會。並用文帖。不可徑行追呼。如三帖不報。或不了可引出。

一隅總專是任責譬察盜賊。衛護鄉閭。應追會公事。催督官物及體究審驗等事。自有保正副及保長任責。並不許官司以帖引累及隅總。如有此色。徑請繳回。

一隅總若能保護鄉井。一年或半年境內無虞。從本路縣契勘量與次第減免力役。或別有奇功縱捕獲警捉。本縣保明申州。輕者備補官賞。重者申奏旌勸。

一隅總既膺此委。盡心協力。援衛鄉閭。乃若托公以行私。恃權而欺衆。或措免民戶財物。或侵奪民戶田廬。或縱盜而收接其贓。復行縱匿。或容盜而寢聽其竄。不即收擒。有詞到官。或官司得於知聞。定行審究。著實照條議罪。

一令來編排保伍。專以不擾為先。止要沿門點定戶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縣。一付隅總。以五家為一甲。置一甲首。以五甲為一保。置一保長。五保為一大保。置一大保長。五大保以上為一都。置都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隅總統之。仍於各處置立粉壁。大書保下甲下人戶姓名。

以憑稽考。即不許與集聞留，有妨民業。如將來甲內有人丁事故，甲保次第報知隅總銷落，仍申縣申州照會。　一人家婚慶小保長置梆一隻，人家喪慶甲長置梆一隻。如遇警急，即仰鳴梆，一梆鳴，衆梆皆鳴，甲內及保都人戶聞梆不以早晚深夜，即刻前赴應援。各家置槍棒一條，以備緩急。不許非時施用及將帶出入。如有不遵約束，及不相救應之人，仰甲保覺察報知隅總，申縣照條斷治。　一聚集徒黨及十人以上，在法所禁，仰甲內常切覺察，速告保長、都官，以及隅總。若隱而不告者同罪。或外州縣人經過甲內，不許停留過三日。若行止不明者，不許住泊。如違約束，許甲內及保內首告。知而不告者，請隅總覺察，申縣科斷。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武平縣令乞免差武臣，復京選同差之法。　照得本州武平縣，距州城三百里，從來係文臣窠闕。昨寶祐二年，郡守羅宗博申乞從權作文武通差。遂差兵馬監押趙與裀前去攝事，且許以就辟。未幾以行移檢覆死囚事，蒙本路提刑司行下，請辟都監為邑宰。武臣不曉事，且責本州不以人命社稷為念。在後趙與裀身故，有成忠郎阮達午為見先有文武通差之文，遂就部注授，到任。本州方欲申陳乞仍作文臣窠闕，急援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震等一百三十人列到狀，本縣僻居閩底，雖號瘴鄉，

水土惡積，今格舊減，舉主兩員及免用職司，如有三舉員，即改京秩，載之圖志，隸為中縣，注之部闕，京選通差，劇嚴之佛同居靈洞之僊可訪風景未嘗不美，自閩已而至紹定，宰是邑者，大則奉議宣教之京官，次則承直儒林之選人。代有循良，舊志壁記，歷歷可見。寶祐二年，本州差州都監衆義郎趙與裀攝令，因緣求辟。知郡羅宗博遂申，有破京選通差之格，放行文武通差。其時本路王提刑因本路具因上獻判云，武平一縣，有人民，有社稷，往往縣官皆武人權攝，令閩中狀又係辟都監為邑宰，本州殊不以人民社稷為念。武平只在汀漳之間，何至之人，而置一縣於度外。其所以不遵法守，是皆武人無所識之故。牒州契勘，本縣官有無注授，因何不行赴上著實，具申，以憑區處。續周知郡牒，四趙都監復舊職，改委寧化縣丞趙與廉攝事。近縣令阮成忠循文武通差之例，注授填趙都監窠闕，來膺邑寄。今以書兩考矣，第恐後來武又有武，弁借徑而來，不請邑事，則學校誰與作興，生靈誰與摩撫。自此風俗日薄，人物日凋，戶口日耗，財賦日陷矣。且福建所隸四十九縣，宰皆文充。今皆文選，以閩之屬郡，素號文明聲教之邦，而汀之武平獨若淮壖用武之邑，良可惜也。士民昕夕妄議，欲望本州斟酌事體，詳與申奏天朝，復正京選通差之條，寢罷武人充闕之例，使小邑之令，獲齒諸邑之班，將人物由是而師表，風俗由是而教化，戶口財賦由是而得安集，而節愛豈不難歟。本州所據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震等所陳，委是允當。今行備錄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永為復文臣窠闕，仍許從本州申辟文臣一次，庶幾凋弊之邑，得人經理，實副百里之望。八月三十日奉聖旨依。

題詠

臨汀志寶祐戊午夏五月，太初以澄江守蒙恩易符郡，覩朋譜曰：是僻遠而難治者也。太初作天子命，拒待辭，乃於都闕轉扣嘗官於是者，求郡乘一觀焉，則紀載闕略而不續者又周一甲子矣。事制之仍革，戶口之登耗，租稅之虛盈，人物之盛衰，職官之到罷，皆從焉莫考。涓馳既及境，蓋儼然一古郡也。山川繚複，城邦縝窄，俗若悍而樸，務若叢而順。故保時作制，御有方則可以無虞；氣候雖不常，攝養有素則可以無恙。鎮之以靜，行之以勤，輔之以制節謹度，亦可以無曠闕。信僻且遠，焉見其為難治哉。半載而庶百廢粗舉，遂與文學掾趙君與沐擇前廉之博茂士曰鍾君明之、陳君士安、鍾君知本、丘君一震，相與審繹舊志，蒐獵軼聞，而趙君提綱焉。未幾業業來，太初為定科條，訂事實，刻雅俗，正訛謬，而編成矣。志之外，又別為集

卷各十有五，皆闕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續書。於是由郡而屬邑，旷分件列，粲然在吾目中。一洗前日莫考之憾。夫以郡創於唐之開元，四百三十年為我宋之隆興甲申，而志始形。然甚略也。又三十五年為慶元戊午，而志始修，然未備也。又六十年至今日，而志重作，亦未敢以為大備。然則斯文廢興之故，可勝嘆哉。世運茫茫，事機浩浩，有續無絕，有興無廢，所望於後來同志之君子。戊午季秋吉日，朝請大夫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坑冶節制屯戍軍馬胡太初序。　州有圖志，一邦之史也。凡而山川之融茂，人物之消長，風俗之仍改，戶口之耗增，事制之沿革，官吏之更代，校舍之廢置，世故之屯屯，殷殷皆繫焉。歷歲踰遠，荒陋遺誤，則不足以詔後，蒞政者著考簿書米鹽叢舞，視為迂緩不切之務，而不介之意，實為曠典。天台境物一賦於孫興公，則赤城奇勝在目睫。由江地圖一披於昌黎，則繫青韶石可以窮佳趣。刻臨汀山水人材之萃，志可陋乎？鄞江舊志，始纂於隆興者頗略，繼脩於慶元者尚踈，識者慨其寖噗。今甲子一周，屢脩而屢輟，用志不堅，宜志之竟無成也。判府節制宗丞吏部怡齋胡公先生，以遴往之額負兩科重望，天下盛名，再持麾節鎮撫茲郡，既下車，疏峻蠹弊，學校厚風化，禮多士，撫摩斯民，政通人和，凡事關治原者尤切留意，越數

月大捐俸積鼎新泮宮高明其百年湮習作成美意穉宇照耀書志冗冢
夫宜懼其不足以詔方來禮請郡士之俊秀貢士鍾明之等相與搜摭而
衰輯之訂其舛猥其遺采錄嘉精專局於贊舍俾與商其綱與沐與三四
友趨承教命唯謹三閱月僅成編筆削於先生大宗匠之手俾百年之缺
典一旦昭明非洞識卓然何以及是抑地靈人傑機有幸會際此賢史君
植立振起之功歟與沐儒響糞英無能爲役今將得皆而行矣幸而及試
目斯志之成君夫賢史君主盟斯文恢風弘化之功當有一代大手筆大
書特書以壽於石與宇宙山川同其久者其是以上裨職方氏閱覽改元
中秋吉日學生脩職郎汀州州學教授趙與沐敬跋輿地紀勝唐中丞伍
公墓誌正明元年舍人張衆撰鄞江志慶元武季阜於次林仲文序鄞江
集林仲文序詩　爲郡楚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地僻尋常來客少
刹桐花發共誰看唐詩紀事張籍送汀州源使君慈竹笋抽疑夏筍木犀
花發認春香孫公談圃載孫君宇叠學孚詩汀州景物廣波志居
人不記既聞事遺跡空傳福撫山地有銅鹽家自給歲無兵盜戍長閑
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繼臘梅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
山連庾嶺爲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陳軒卧龍勝事堪圖畫遺壓閩南

七八州郭祥正嵐煙蒸滿同梅嶺地脉透迤接賴城郭仲祥萬疊雲山擁
郡樓凭欄下瞰卧龍湫二年吏役何曾到孤負清風月白秋袁思永卧龍
形勝着既閩前有南樓氣象新新修南樓詩我愛汀州好山川秀所鍾閩
前横濟水雲驛閒亭吽列奇峰雀王手古驛森慈竹臨汀驛蓮城挺義松
蓮城縣有義松慶元陳丈君詩需閒元豐閒元與守致土別乘衆爲誰青
山郭功甫二公德望尊聲名播今古陳晔元豐陳汀州見謂黃太史年登
境無蝗政恐不相似陳映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蔣之奇省王洞全閩
形勢數臨汀贑嶺連疆似井陘江匯里淵鎖地脉山横華蓋應天星宋思
遠定光南安巖詩　石筆虚巖挨太虚百千年稱定光居未知天上何方
有應是人間別地無香風影裏迎新鏡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勞生名利
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從物外
貫塵斷天到壺中日月長郡判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巖賣何玲瓏青瑶
屹立敵四壁巧匠來手難爲工郭祥正天下名山饒洞穴不似南安最奇
絶一峰突兀上千天十二子孫看就列上有虚寬遠碧霄夜分明月歸巖
腹李閩之詩四六　福撫峯巒斗牛分野源分鄞水郡建臨汀東南界於
潮梅西北連於閩越卧龍山下建大府之雄居伏虎菴中隱真僧之妙相

徑猜中致語唐韓偓詩寓汀州閩鄭左丞赴洛　贊慈新霜耳舊華眼昏
腰曲四支風交親若要知形候嵐瘴烟中折臂翁漫遊集過汀州　荒山
無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勢西連廣方音北異閩閩參卒伍城壘半荆榛
萬里瞻天遠常嗟梗化民未錢塘韋先生詩十月二日早扶行臨汀遇大
雷電而雨　傳車十月到長汀鬱燠猶如暑氣生經夕山川帶雲霧凌晨
雷雨動欄楹作達旅客殊多怪慣見邦人悄不驚聊作小詩傳所遇他年
穩坐話平生文天祥集予在劍朝廷嚴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
福安隨陷卑駕幸海道矣事會之不齊如此哀哉　當是走精鋭送樂侍
御斧鉞下青冥送李大夫江城今夜客出郭條決飛雲汀蘇州判元丁繼
道詩至元丙子十月馳驛至汀州　蹤跡似征鴻行行近廣東路窮南海
際人在萬山中茅屋蠻烟黑楓林夕照紅瘴鄉難久住馬首竟匆匆寓庵
纂送卓參政出鎮汀州　春雨生綠波官船載旗鼓相君羅俊彦仗節閩
藩府推誠散群疑肅令嚴威
武平深澗壑寒慎勿輕豺虎

鞓

洪武正韻他經切帶韋亦作鞋顧野王玉篇他丁切皮帶鞓司馬光類篇
湯丁切系綬也戴侗六書故革帶也今之帶有鞓其革謂之鞓俗書也又

作鞮綎楊桓六書統透母鞓从革未詳呈聲鞮與綎同革未詳廷聲熊忠
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字滌傳義音廳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鞓

篆書　鞓　鞓　並集韻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鞓　鞓　並六書統

朾

洪武正韻他經切門根又虞朾地名見春秋張參五經文字他丁反丁度
集韻地名在宋春秋傳會于朾通作桯又癡貞切楊桓六書統透母朾又
敕貞切餘見知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左傳盟于
虚朾字滌傳義湯丁切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朾

篆書　朾　六書統

桯

他經切許慎說文牀前几从木呈聲他丁切徐鍇通釋人所凭也今言
牀桯義出於此他寧反楊雄方書桯前几江淮閒曰桯江東呼牀桯音形
顧野王玉篇又戶經切陸法言廣韻碓桯又奚經切牀前長几又音廳丁
度集韻一曰碓梢又乎經切又餘經切傳雅桯彤俎几也戴侗六書故杠
之小者也考工記曰輪人爲蓋桯圍六寸長八尺鄭司農曰蓋杠也又作
打春秋地有虚打又宅耕切說文曰打橦也楊桓六書統透母朾餘見澂
母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透京切

篆書　桯　徐鉉　篆韻　書　桯　章草

亍　也經切。許慎說文芊芊葵朐也。从艸丁聲。天經切。徐鍇通釋按爾雅有之。仏云未詳。他寧反。陸法言廣韻草名。宋重修廣韻他丁切。司馬光類篇湯汀切。又都挺切。又他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芊又音丁。芊香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芊統聲芊隸字漆傳義。又五剉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芊透京切。葵朐也。注見朐。俗混打。

篆書 芊 徐鉉篆韻　隸書 芊 六書統

訂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唐頂二切。平議也。陸法言廣韻又徒頂他頂二切。張參五經文字書亭見考工記。丁度集韻湯丁切。評議。或作訂。鄭樵六書畧訂从言丁字諧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又丁定切。逗遛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訂原注訂隸省

篆書 訂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訂 六書統　隸書 訂 六書統

汀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又盧打切。

⿰車丁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萹剔鈴切。車失也。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五　大

⿰豕丁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他定二切。豕貌。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豕丁从豕丁聲。⿰豕丁隸字漆傳義音汀

篆書 ⿰豕丁 六書統　隸書 ⿰豕丁 六書統

庁斫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平也。陸法言廣韻平庁。丁度集韻斫桿材。或省作庁。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庁从广丁聲庁

隸斫義闕　篆書 庁 斫 並六書統　隸書 庁 六書統

町　他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田處。又徒頂切。丁度集韻說文田踐處曰町。或作圢。司馬光類篇湯丁切。又他典切。町疃鹿跡。一曰鉤田聚貌。又丈梗切。除地為墠也。又都挺切。又他鼎切。又特鼎切。鉤町縣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徒頂反。田丘畝也。楊桓六書統透母町見聲町隸圢或从土圢隸

篆書 町 圢 並六書統　隸書 町 圢 並六書統

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罟也。丁度集韻平罟罔也。司馬光類篇當經又湯丁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罒丁从网丁聲。⿱罒丁隸字漆傳義又丁切

篆書 ⿱罒丁 六書統　隸書 ⿱罒丁 六書統

頲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狹頭貌。司馬光類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頲从頁廷聲。頲隸

篆書 頲 六書統　隸書 頲 六書統

⿰耒丁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耒下木也。戴侗六書故又作桯。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又音定。再耕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耒丁湯經切。从耒令聲。⿰耒丁隸字漆傳義

篆書 ⿰耒丁 六書統　耕也　隸書 ⿰耒丁 六書統

⿰骨丁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髃骨。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骨丁骨丁聲。⿰骨丁隸字漆傳義音汀

篆書 ⿰骨丁 六書統　隸書 ⿰骨丁 六書統

⿰骨廷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髂骨長骨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骨廷从骨廷聲。⿰骨廷隸字漆傳義。又音廷。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五　九

篆書 ⿰骨廷 六書統　隸書 ⿰骨廷 六書統

珽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大圭長尺二寸。司馬光類篇又他鼎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珽統聲珽隸

篆書 珽 六書統　隸書 珽 六書統

耵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耵聹耳垢。司馬光類篇又都挺切。楊桓六書統透母耵从耳丁聲。耵隸字漆傳義音汀。

篆書 耵 六書統　隸書 耵 六書統

听　他經切。鄭樵六書畧唇別聲轉注。

⿰礻丁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聽。承也。

也經切。韓道昭類聚音聽

𤸰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今丑王三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宣鶴
圈點監生臣叔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十九庚

○**馨** 洪武正韻醯經切香遠聞許慎說文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籀文磬字聲之遠聞香殸爲馨亦會意也顏青反顧野王玉篇虛廷切陸法言廣韻香也戴侗六書故火形切馨之淸揚者韓道昭五音類聚馨音馨字楊桓六書統曉母馨呼經切統聲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淸音又禮記郊特牲合羶薌注羶當爲馨聲誤字漆傳義通作馨趙謙聲音文字通曉京切記合羶薌當用馨誤用羶後人不敢改而以羶爲馨非也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曉興揿馨

羶 洪武正韻醯京切同上記合羶薌音馨又先韻

篆書　並義雲章　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隸篆韻書　華山廟碑　孔廟碑並洪遵漢隸分韻　王純碑　張表碑

朱龜碑　魏脩孔廟碑並漢隸字源　真智永書　草智永書　張旭

懷素　鮮于樞　趙子昂

明德惟馨 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主黍稷之馨故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

至治惟馨 書君臣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表以至治之惟馨致上天之伸祐端臨正旦光動多儀

惟吾德馨 唐劉禹錫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寧馨 雲谷雜記馬永卿嬾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其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叢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吒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吒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姦雄嘆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尚有此談晉人亦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寧可鬭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其曾以爲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馨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於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尚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寧馨即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如所謂寧馨者即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去留馨 金華子勝東異人自稱去留馨歌舞於市後乘雲去

鬼手馨 世說新語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許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許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三學芳馨 佛祖統紀擇交法師初主章惠因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畧曰今授汝香爐如意爲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藹乎自己

有椒其馨 詩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許氏

全德蘭馨 尚意譬喻論衆正人節操章淸標霜潔全德蘭馨

蘭不可奪馨 尚意譬喻論衆奇矣真實雖泯章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奪其馨玉可碎而不可奪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

華馨 太平廣記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讀誦一人患痢穢污盈房朗因留爲料理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

含滋發馨 晉二俊集陸機七徵嘉木之穗含滋發馨

散芳馨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林寺白蓮詩白日發光彩淸飈散芳馨

芙蓉馨 唐劉駕詩春花雖無種沈席芙蓉馨山中有招

素馨

花名龜山志舊名耶悉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
花因以得名格物叢話素馨與茉莉花皆胡人從西國移入南海自
此中國所在而有其花細四瓣黃色白色者藤身枝叢婀娜葉小殊甚無刻缺
而香不及於茉莉云温革鎖碎錄素馨摘下花蘂香經過即以酒噀之復香嶺
外代答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絶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摘花頭裝於它枝或
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兩文人競買戴蕭陽志嶺表錄異云耶悉茗花始
自番舶載至香聞百步廣中多種之易其名曰素馨轉而入閩蔡取花油
和香用蔡端明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儒學警悟近日浙中好事家
時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鎮江志廣中人以
之薰香然此土之所產色黃無香而閩中所產者則花蘂稍大色白而香但枝
葉甚相類當是一種也古今事通廣中平田彌望皆種此花名花田其香處
莫及或以清水造龍次香餅及香珠出東莞東莞縣郡志其花四瓣有黃
白藤生葉小自四月開至臘月方止二花作末和面藥甚奇經歲其香不歇
清漳志蔓生白色露裛之香聞數步無種惟鉤壓則生根有一種黃素馨宋
盤洲文集素馨詩　繁盛閩南粵潛藏霜雪天素雲生寶髻騰馥借龍涎許
綸涉齋集輕素梅留影重開六月天南人雖慣見北客但垂涎詠史詩南漢傾

頹宮女亡風流爭覩一花香香名認取素馨字玉樹瓊花一樣粧方秋崖集
雪骨冰肌合耐寒怕寒却不離家山老夫懷土與渠等一鑊移來得許頑耒
翌潛山集衆香發越充南漢梅花腦飛水弄沉露積旃檀薪降真薰陸尤射
珮璃餅山川草木一天芬素質如玉備衆馨烏髻粵女嬌淵替上官置酒結
蓋纓餘波潤澤龍涎春北走萬里燕趙秦騷人尚尤楚靈均何爲不入離騷
經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和虞史君擷素馨花遺張立蒸沉香四絶　平章江
浙素馨種小白花山礬親借取水沉薰玉骨便如屏障喚真真　長討詩
人巧奪胎天心月脇句中來更將花譜通香譜輸與博山烘炭煤　綠雲影
覆白雲芙馥郁秋風不易陳休遣江南誇艷曲朝朝瓊樹眼中新　風露高
寒醉夢清小窓香霧逸囂塵不須殷七戲三昧始信司花女有神姜特立梅
山續藁應令水墨素馨扇面詩　清似山梔馥似蘭何人淡墨試毫端若無
密葉相遮映全作江梅春曉看　玉質生從涨海傍輕綃淡墨寫微茫蹤花
縢作江梅瘦手底風頭只欠香陳止齋集蓋將姿媚隨花譜愛伴孤高上月
評獨恨遇寒成弱植色香殊不遜梅兄鄭剛中北山集廣人謂取素馨半
開者裹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窓前采采輕
花置枕邊勢帶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養龍涎元董思學詩負得劉

王侍女稱何年鍾作冢蒐英月娥晴吐温柔態海國元標悉茗名翠髻
雲鬟爭點綴風香靄屑鬭輕盈分明削就梅花雪誰在瑤臺醉月明郭
祥詩淡粧寧肯遜梅兄體不勝嬌卧晚晴玉粒碎盤雲髻小綵絲圓結雪
毬輕香生胡國添新譜骨朽佳人記舊名可是柔魂招未得薰風吹滿五
羊城　移來仙種寄遐陬百態丰神體更柔五出肯容脂粉汚三生元與
雪霜儔薰風未許遊中國曉擔長隨過越樓一掬癉煙終不掩舊香猶在
玉搔頭舒岳祥閬風集賦素馨花此花自正仲宅移植于此　小蘂清香
真有韻柔條纖葉不勝春承平時節移新主離亂風塵見故人淚重闌干
添婀娜香殘篤耨駐絪縕舊恩深淺君自會莫問誰家時與親南海志黃
公度詩　不入東風桃李群結根遠在瘴江濆眼看南國添春色天遣餘
香入寶薰淡薄直疑梅失素清香不與蕙爭芬上林託足雖無地猶有佳
名萬里聞元王惲秋澗集五代漢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
女名目之後人削降香作薄柹以此花蒸之及熱比本品極清遠無濃重
勃鬱之氣顏公仲復謁余試之誠然作是辭以紀其異　紫檀爲屑世所
珎降香變體吾未聞漢宫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薰降檀氣味多濃
鬱蒸似素馨清且淑顏公袖出赤龍鱗入手如游衆香國夜深一炷雲滿

室素馨之魂降鶴骨君不見西施苧蘿山下子青沐深宫轉清美一朝吳
亡隨范蠡隣女效顰終莫擬素馨得名從此始傳大諫詩昔日雲鬟鎖翠
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銷斷絶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鄭松窓詩妙香
真色得之天蓋御鉛華學女研只向温柔鄉裏活怕寒不許上林傳蔡公
襄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團團末麗花嗍香異中折徐宋二先生湘
行藁黃素馨　花細欠餘韻蘂清含至馨海棠玉環肥可觀不可聽黃藁芳
綠衣飄然誰使令吾蘭正擇配嫁與頻園丁飽餉聞其香也趙漢宗白雲
小藁素馨金明池　桂海雲蒸瘴山霧暖片雪何曾到地羨長日島仙清
暑自學得剪冰裁把歲寒五出工夫別粧點薰風畫成清致儘虹雨霽晴
暮霞焦土一種淒凉如洗醞藉丰標渾無比應似惜瀟湘蕙蹤蘭景縱未
入衆芳題品終自倚一涯風味待等閑留取遺芬伴薝蔔芳菲薔薇清洗
看佩貫胡繩心灰實燎到了未輸蘭蕙劉後村集素馨花浪淘沙　目力
已茫茫纔菊爲囊論儔何必帳中藏却愛素馨清鼻觀採伴禪床風露送
新凉山齋閑房旋吹銀燭閉華堂無柰紗幮遮不住一地聞香劉叔安詞
念奴嬌　調水弄雪想花神清夢徘徊南土一夏天香收不起付與藥仙
無語秀入精神凉生肌骨銷盡人間暑稼軒愁絶惜花還勝兒女　長記

歌酒闌珊開時向晚笑絶金莖露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娘度戶閑礙雲鬟醉歌風帽總是舊情處返魂何在玉川風味如許事類合璧張約齋菩薩蠻　層層細剪氷花小新隨荔子雲帆到一露一番開玉人催買栽愛花心未已摘放冠兒裏輕浸水晶涼一窩雲影香　尹梅津　霓裳中序　青顰粲素靨海國仙人偏耐熱餐盡風香露屑便萬里淩空肯憑蓮葉盈盈步月悄似憐輕去瑤闕何人在憶渠癡小點點愛輕絶　愁絶舊遊輕別忍重看青鎖金蘆淒涼夜簟席杳杳詩魂真化風蝶冷香清到骨夢千里梅花霽雪歸來也厭厭心事自共素娥說

興

洪武正韻虛陵切作也起也又震敘二韻許慎說文舁从舁从同同力也虛陵切徐鍇通釋周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周所以興也會意香澄反爾雅廞熙興也郭璞注書曰庶績咸熙廞許金切見周禮所謂陳釋曰皆謂興作郭云書曰者虞書舜典文云廞見周官者周官即周禮也春師職云大喪廞其樂器鄭注廞興也興謂作之顧野王玉篇虛凝切又許應切託事陸法言廣韻盛也舊也類元孫千祿字興興上通下正唐玄度九經字樣上從同從臼臼音拳象兩手從廾廾音巩亦是兩手蹈衆手同力能興起也今或作興興皆訛宋重修廣韻亦州名戰國時為白馬氏之地漢置武都郡魏立東益州梁為興州因武興山而名吳棫韻補叶音大宮切馬融笛賦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又虛良切徐幹詩況陰增憂愁憂愁為誰興念與君生別乃在天一方長楙廣千祿字又象也戴侗六書故舉之起曰興同舉而後能興引之則凡作興者皆曰興孔子曰興於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因物興意之謂興去聲周禮教六詩四曰興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風誦言語凡興者託事物以起意其感發也深使人之意興故謂之興說詩者常以興為比說文者常以諧聲為會意故多曲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中音丁仲反係去聲凡押中興字須詳上下本文王柏正始音虛淩切舉也又許應切舉物寓意李肩吾字通與字亦作㒷釋行均龍龕手鑑㒷也又山名從同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虛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統注㒷隸省興隸誤古文𦥑古文或加力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周禮頌興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禮記學記不興其藝音去聲李璺存古正字興俗作興非䰠柔克正字韻綱又比興字漾博義悅也通作𨗨趙謙聲音文字通曉京切舉起也从同力而舁起為意作𢍏非借地名作鄭非又芒臺某名興𧄍作𦤎非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晞興撳興

篆書 興 興 興並古論語 興古孝經 興漢登 興博山爐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興 秦詛楚文 興說文 興章義雲 興石經遺字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興篆 變古 興 小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興徐鉉篆韻 興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興宗季方碑 興史晨秦 興唐扶頌 興無極山碑 興華山廟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興靈臺碑 興孔廟秦銘 興石門頌 興張納碑 興熊君碑 興楊震碑 興戚伯著碑 興鐵盆銘並漢隸字源 真書 興智永 興歐陽詢 興虞世南 興顏真卿 興蘇軾 興蔡襄 草書 興蘇軾 興 興並米芾 章草 興章草 興 興 興並王羲之 興智永 興張旭 興 興 興 興並懷素 興褚遂 興黃庭堅 興張錦溪 興 興 興並鮮于樞 興趙子昂

中興

王觀國學林烝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案中字有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中興漢之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嘗衰矣元帝再造晉室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若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詘之類皆當音衆蓋義當音衆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妄舉也遯隱叢話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

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
義山云身閑不覩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東坡詩云放聲又數中興年
二雱行當一矢聯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為蒼生起早為吾君子中興皆張
仲反用中興字也冊府元龜夫帝運之興業厚者其緒遠聖德所被澤廣
者其民懷雖復嗣世間衰稗政相繼而瓜瓞遐裔書其餘烈兆庶欣戴復
主廟祀故夏氏微弱少康起於危亞周道中絕宣王專其壯伐漢光讖真
人之讖晉元應渡江之謠然靈命之歸亦衆誠之攸賛非夫推亡攻昧勞
來安集寵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揚前軌恢績舊服者哉
夏少康帝相子也帝相立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
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名熊髡尨圉四
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
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
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以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
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

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
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
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又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
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
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
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田為成五伯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
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通曆自少康

大戊祖乙盤庚武丁至周宣漢宣光武晉中興之主孰者為最先生曰凡
此諸帝皆能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至少康眇然遺體
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獲近之親崎嶇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
中興之君斯為稱首又少康還復禹績在位四十九年夏道復興新唐書
太宗贊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左傳哀元年昔有過
澆殺夏后相少康為仍牧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
有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殷詩烈祖注殷中宗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通鑑外紀大戊脩
先王之政有巫咸臣扈輔佐之商邑復興史記商紀殷復興諸侯歸之故
稱中宗　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伊陟曰夭不勝德帝其脩德從
之商復興故稱中宗　商紀盤庚立商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為成湯
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百姓由寧商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盤庚
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商紀盤庚弟小辛立商
復衰後武丁立思復興商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舉以為相商國大治祭成
湯有飛雉祖己訓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商道復興也禮記喪服四

制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書中高之故謂之
高宗西漢書杜欽傳高宗遭鳴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通曆乃得傳說用以為相殷道復興
周詩車攻宣王復古也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雲漢宣王承厲王之烈內
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
下復平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通鑑外紀周宣王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
之名冊府元龜周宣王靜厲王子也初為太子時厲王為國人所襲出奔
於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
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怒
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
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
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又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故詩

人作鴻鴈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尹吉甫作烝民
之詩
漢西漢書左雄傳注文帝遣呂氏雖亦云中興　劉歆傳武帝單于守藩
百蠻服從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左雄傳宣帝綜覈名實漢世良吏
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循吏傳宣帝厲精為治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盛稱中興焉　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
屢蒙瑞應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襃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有詩三篇
宣帝紀贊單于慕義稽首稱臣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
宗周宣矣　趙充國傳成帝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昔周之宣有方
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東漢
書光武紀群臣奏言孝宣帝化致昇平稱為中興陛下德橫天地興復中
興　郊祀志光武受命中興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行同
倫升興所通人力所至靡不貢職薛季宣浪語集漢中興頌序擬賈逵作
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膺椒
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焚勦異己不越
帷幄而國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攜提亡紀九州同爭淪墊上帝被其誣
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嚚嚚然鎬鎬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
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徂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
之統憤逆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黧老之為
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為
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虎飛豹栗而出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帝涿鹿之
戰夏后塗山之隊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革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
大畧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荅根柢河洛拯塗三輔摧亡
堅陳窮亡勦敵待降不死單鋒隕墜萬方傒后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
敢校蛇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無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
室釜昏州闇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揖歙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投甲
山齊冰釋春融扶服喪亡之不暇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
縣罔不底屬謂武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勳亡過事自
致至平復三十而稅一詔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題
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
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

上皆無而有之王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
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遹追來孝襃述帝故事以紹
前紀聖作明述緯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觀茲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
興之頌聲韻鍾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奚斯裒首之歌無以多尚
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
張云文似相如楊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稱
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墻欽承明詔思自鑿竭以稱上
心而悔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
錯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變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道釋善
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
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
淺陋適為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　明帝紀詔光
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　王莽傳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
劉氏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　順帝紀論古之人
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
能中興其業　董仲舒傳策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
於宣王思昔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
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行善之所致也
張純傳陛下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
馬援傳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　黃瓊傳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
聖武天挺繼統興業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馮異傳
安帝詔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　左雄傳追配文宣中興之
軌派光垂祚　郎顗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　兩漢蒙求李通字次元
父守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
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
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
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
議　冊府元龜後漢光武王莽末南陽荒饑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
讖說光武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亡
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

二十八遂將賓客還舂陵時光武兄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
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輿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冠
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乃復為之乃稍自安
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
平林地名今在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居也小於
鄉曰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尉秩奉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
屠唐子鄉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
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
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
南陽縣南漢軍大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
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歷江灤縣亦有沘水與
此別也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淯陽縣屬
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淯水之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
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
陽定陵郾皆下之徇略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多得牛馬財

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
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
光武將數千兵徼王莽兵於陽關聚名也酈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
關聚聚夾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
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
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
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
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
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
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
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
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
下李軼切退猶假以為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
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
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
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
責讓翟義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
為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
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
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
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廣雅
曰瞰視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橦城衝橦車也
詩曰臨衝閑閑輣樓車也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
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
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
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
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
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諸部喜曰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
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
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

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
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
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拜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
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里餘間殪仆也會大
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
昆陽城北東而入汝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水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
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更
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
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
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
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服婦人衣諸于繡𢄼諸于大掖衣也
如婦人之桂衣𢄼亦作擁今之半臂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續漢志
曰時知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
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

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
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
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
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
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
是光武趨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
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
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
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
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
沱河無船適遇氷合得過既入信都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
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
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眾稍合樂附者至有數
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
嚮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
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

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
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
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
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欒縣名屬鉅鹿郡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是後
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欒聲之轉也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破之
五月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
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
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
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
縣又號諸賊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
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
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眾秋光武擊銅馬於鄡縣名屬鉅鹿郡
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
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月餘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眾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眾皆散走使

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
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
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
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
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
賊追急短兵接短兵刀劍也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撫
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
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
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
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入漁陽乃
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
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
議上尊號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及行至鄗縣名
今趙州高邑縣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續漢書曰彊潁川人令舉臣
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

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
禋于六宗望於群神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
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
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
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
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宋唐仲友
說齋集光武受命中興頌光武受命中興頌者東平王蒼所作也顯宗承
休繼明兢業不忘嘗覲作光武本紀以昭序先烈粵永平東廵之歲進幸
東平持以示蒼蒼翹筱飾厥文稱道盛德言典事實追埒三頌宜有文字
序述本旨漢史不傳蓋闕文也謹拾其遺而補之曰文之精者為詩詩之
美者為頌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偉光明必有頌聲發揚景鑠
然後無前之宏休丕天之偉蹟炳如日星傳之亡窮在周文武興起王業
成王積隆太平詩人歌之風而後雅雅而後頌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
神明六義四始於是乎極用俾有周之休烈赫奕於當年昭著乎千古緊
頌之力也漢厄陽九大盜攘據光武以卯金之系應白水之讖赤光照室
占王長之吉兆伯阿王氣嘆舂陵之鬱葱縣界嘉禾昭震育之祥含南大

光燭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時之亂姦雄乘機蝟毛爭奮皇兆分罔有寧宇光武迺握符關珍龍飛鳳翔發迹昆陽尋邑自潰杖鉞巻墟王郎授首用能糺唐統接漢緒立號高邑卜宅澗瀍於是按鉞四七擁除攙搶旌旗所麾金湯失險雖懐璽紆綬跨州陵縣若隗囂公孫之屬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如赤眉青犢之徒莫不迎刃而瓦解望風而請命文軌混乎八方尉候一於萬里乾坤清夷黎庶息肩既而歸馬散牛開闢謝賛招賢舉逸講藝論經舉登岱勒封之曠典備三雍七郊之上儀醴泉朱草之祥史不絶書踰沙絶漠之貢府無虚月論功較德比迹商周此誠臣下鼓舞歌頌之時蒼以帝子之貴覩賢丑茂觀紀事之實錄感身濟之艱難迺作是頌以頌上德而盡忠孝是頌也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節有度守有序使中興德業播為英聲昭為烈光鏗鏘炳耀溢人耳目傳億萬年罔有窮盡不亦偉歟嗚呼有是德業然後稱為之文辭有是文辭然後表見於功業事大體重豈易言哉魯僖公一國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其臣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為之頌考其文核其事麗而尚奓侈而不倫視商周蓋有慙矣夫子錄詩猶舉舉而不舍況以光武之中興蒼之頌歌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書之無溢美言之無愧色用是以寫諸琬琰被於管絃薦之宗廟奏之郊丘則天地並況祖考來格舞百獸而懐遠人詒孫謀而燕後裔皆自此致清廟臣工之什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始蒼以頌上聞顯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並將編之詩書之冊垂不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一　十九庚

興 中興二

晉通曆大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帝與五王渡濟而帝竟登大位　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冊府元龜晉元帝宣帝曾孫累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加鎮東大將軍及懐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内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路壯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明年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無託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改元建武元年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二年三月癸丑愍帝計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營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係羣臣庶尹咸勸之以大政亦何以辭輒敬從百執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興大赦天下四年春鮮卑末波奉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　晉書王羲之傳殷浩北伐為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與殷浩書曰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　王廙傳陛下中興當大明之威王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荀崧傳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元縱聖哲光啓中興　王承傳晉元帝詔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王導傳禮樂征伐翼成中興　黃弘傳慕容皝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桓溫疏

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新神器重耀陳顯傳與王導書今宜改張浮競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李忠定公集論元帝肅宗中興晉自惠帝以來主昏於上政亂於下藩王擁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於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起飆舉陷河洛覆關甫而二帝沈於虜庭唐自開元末明皇倦于機務酣適燕安內蠱嬖寵外委姦孽而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產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為國家慮於是祿山思明踵為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為中國難猶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恬康強茂調護飫嗜慾致耗之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為受病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神州天府鞠為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畧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克復兇徒逆儔掃於幾盡則以肅宗治兵於靈武故也夫東南卑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瑯琊聞晉雖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勍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奮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

也朔方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於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為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蕩蹶覩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跡屬起江表披荊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為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符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唐通曆唐元宗明皇即位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元旗賢良某肅宗兩都再復於靈興九廟重歆於社稷首文本紀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汝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陸贄論關中事宜狀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論谷奏未施行狀肅宗中興文物未全于休烈著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于休烈傳德宗自胡羯猾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陸贄准西利害狀惟陛下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奉天請數對羣臣狀既虧進發之誠必累中興之業論尊號加字狀請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論裴延齡狀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賀吐蕃送歸狀皇運中興天禍將悔實衆愿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請罷兵狀並皆傳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于公異露布憲宗銳於立功而鑄以聚斂取宰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皇甫鎛李賀皇帝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韓賀即位表陛下啓中興之宏圖為裴相公謝官表皇帝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較千古無所與讓柳平淮夷雅表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狄仁傑傳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五王贊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後漢順帝紀論今皇業重造聖祚中興唐狄嗣傳武后時疏表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謹哉宋孫光傳呂元泰書新唐書郭子儀傳廣平王入京師父老切哭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子儀贊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疣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云云雖唐命方承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子儀收東都於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肅宗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奏還都長安願陛下斥素飧去冗食抑奄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任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

之功日月可冀還見宗廟再造王家以幸天下杜黃裳列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推言為治之要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蜀滅蔡復兩河以幾東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黃裳贊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以稱天辟經國體擬襄舊王畧撫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烏承玭傳承玭勸史思明聽命云唐家中興天下更始李絳傳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李德裕傳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聽計行王室幾中興德裕身為名宰相使比閙勢成王室亦衰不然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李翱傳陛下劇五聖憤駐自古中興之盛以加

李光弼傳光弼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唐元次山集大唐中興頌并序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

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踢除
祅災瑞慶大來光後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浤浤不在斯文湘江
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宋續資治通鑑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淵聖
皇帝北狩癸亥羣臣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康王至湘州遂出榜
召兵人情大悅王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况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
必聞京師已酉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
而脫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賁蠟詔命王為大元帥丁巳黃潛
善以機事赴會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虜偽詔及張邦昌偽赦并迎
立孟太后書王讀畢慟哭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將臣職爾
大王乃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檄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至是耿
南仲汪伯彥等言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顧以宗廟社稷為重遠
繼大統文武官推戴表無虚日王不納丙寅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
淵賚咨目詣元帥府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
之在外也又命謝克家齎玉璽至元帥府王飆拒再三慟哭不受戊辰元

祐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為奉迎使左丞江寧李回副之又命姪權衛御
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畧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
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回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
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而受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畧曰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
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濟之父老請王即位
於濟宗澤言邦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上然之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宋史
務光傳呂元恭書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　韓熙載傳　熙
載建議古之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
興宋綦崇禮北海集　代　李　邴　辭　免　尚書左丞表　咨四岳
以旁搜俾熙庶績任真賢而共治用佐中興楊誠齋集賀聖壽皇太后殿
肇脩內治同濟中興如月之恒久照東朝之歡輝與天齊壽長曜南極
之一星觀子子婦婦之光榮集老老幼幼之慶侍冠三宮于霄漢之上備
萬福於書契之前　萬里除國子博士謝虞丞相啓　身為太平之基首

出中興之相盡發其七六經之學以斡萬微將扶此一四海之功乃無群
策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大宋中興頌并序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
詠聖德而贊成功者殆居其半聖德所載寧有媿辭將上以昭格於神靈
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為萬世之龜鑑豈小補哉粵維夫
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寢兵以來海內清
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而止神禹丕績
惟聞九叙之歌今皇帝珍攘浮議剪剔姦雄和附乖離救寧區夏至於迎
母后於遐方禮天神於圜陛拜原廟之衣冠納春朝之圖籍以至靈臺歌
辟雍之樂載芟草藉田之頌凡一禮一樂有所未備必蒐討遺文以補葺
漏自其纖悉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斯民家被聖
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問空踈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
近配宗元淮西之雅猶足曳履行歌為太平之幸民亦庶幾採詩之官尚
或有取頌曰緬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持謀興師肆
伐將臣持兵日獻戎捷皇帝曰吁黷武無烈廢我赤子膏我斧鉞孰與休
師一戰不折因壘而降舞干而悅閉我玉關歸師解甲犁我春田銷兵鑄
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絕愛惜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輿

師堂陛硯靦發言盈廷更訛言發佩劍彼此孰予孰決廟謨一定群議沮
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原草蒼蒼始有芽孽盡育妖胎咸歸坱圠瀰上棘
門還衛拱列罔敢擅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鞬拜舞金闕乃命叔孫諏日綿
蕝蒐講闕遺悉究悉該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一真如響必答翠輿南
旋紅鑾秉旻長樂鍾聞皇情允愜我歌思齊輿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罔
缺合祭于郊愛截兩乘蒼璧前陳大裘始御我歌思文以告豐潔大慶御
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戛漢朝諸侯圖籍是閱兵戈傾洞士氣銷
礱俎豆不陳單旅是急大起雍泮儒士鼓篋韋帶縫衣駢冠累屣論秀烝
髦尾尾岌岌衆流于兵病不生活活茫茫千塍萬綮是洪皇帝慨然親畊龐
畎耕根之車飛檐巘巘宣和之執明道之轍聖心懇到三推未輟父老曰
嘻歸告我邑俾爾秔稌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具在史諜用告神明以報燮
契帝王法宮禮備樂闋獸舞鳳鳴八音不奪皇威所暨雷動風發南面垂
衣大壯帝室曰皐曰雉鼕鼓旂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顧瞻蔥蔥鬱
鬱澎澎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鳳翔鸞溢孰磨蒼崖孰秉史筆天子曰
都是在良弼聖有至言維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萬國李大隱先生集大
宋中興雅　靖康二年都城失御二聖北狩夏五月朔皇帝即位于南京

改元建炎秋九月移蹕維揚以繫中原之望三年春大駕南渡於是遣使
請和紹興十有一年冬和議成明年秋九月永祐陵復土皇太后就養于
慈寧宮天下又安永惟休功茂烈必有紀述形於雅頌非老於文者其孰
為之臣愚不自揆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炎正中微泰極而否遼陰雲攙
中原麋沸靖康之元逼我京師金湯弛備兵纏紫微天方佑宋帝在濟陽
貔貅十萬左右陳行旌旗蔽野戈鋌彗雲八神警蹕七萃駿奔移師商丘
億兆樂推謳歌獄訟竭蹶咸歸爰登寶位炅紹丕基兢兢業業一日萬機
既廻淮甸乃泝浙江遣使聘問原隰相望兩宮未復夙夜靡遑經之營之
十有餘年戊午之秋使車來旋謂彼鄰國速達溫言欲講盟好厥志已堅
使在淮浦衆言盈庭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更唱失和萬口詰詰帝若不聞
黙與神謀聖志先定惟相是謀輶車戾止和好是求復我河南舊縣與州
疆界方交左賢被罪謀臣既殲信誓中悔右賢繼之矜其勇驁氣塵冥冥
侵我淮泗帝赫斯怒張我皇威乃敕六將建爾鼓旗進奔逐北于淮之湄
師入陳許亦及睢渙兩都震懼人心氷渙元戎駛馬往告于金群情愕眙
罔敢來侵皇天悔禍殊鄰革心按兵于境舊盟是尋錫以金帛緬載方輿
皇華絡繹典禮具修載書孔明戎車遄邁質于鬼神萬世永賴龍輴來歸

兆庶雨泣聖心孺慕哀惆罔極百神畢會纘禹之迹永祐復見山川叶吉
長樂就養褘衣褕翟萬壽稱觴怡心順色晨羞既進夕膳載加天子之孝
修于邦家歸馬散牛包戈束矢大將釋師軍政咸理淮濱之民夜眠晏起
東爾耒耜或耘或耔天子之功光于祖宗惟相是輔有數有庸天子之德
被于四海惟相是輔實運實載在昔周宣惟仲山甫愛莫助之民鮮克舉
我宋之隆君臣會通咸有一德協于尹躬中興之功薰均夷夏臣作是詩
以繼周雅李忠定公集論中興劄子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
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室本於文武漢光本於高祖文景唐肅宗
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派流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
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浹洽萬物民之戴宋於德萬年
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纘承
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
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
之幾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何如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
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

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人心也是以隨何
撓此以說諸侯多伏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
莽疆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
王常與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疆弱成
敗之理槩可覩矣金寇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
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
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
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
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
吾將士也垂紳搢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焉常一日
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茍免於虎狼之口而
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
也豈無感動顧復見漢官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
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覩信仁賢以為腹心駕御英傑
以為爪牙謹號令使無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脩除戎器理財
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

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
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建中興之功劄
子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惑不疑慨
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讎大憝刷恥復仇之志
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功誠甚
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
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
張柬之語武氏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重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
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
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
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
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
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
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
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
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

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判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協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伐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訕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大將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殘未填溝壑間獲覲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冒干天威陳亮龍川集中興五論序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畧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曆聖神武之資允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屬志恢復固斂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畧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常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迹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顧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固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忘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畧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于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開誠 執要 勵臣 正體五篇本闕 中興論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患其彊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彊易弱

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彊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江南之憂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質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爲衆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儉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嬴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柬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彊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斷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牽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

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
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
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吾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
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模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
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
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
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
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
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接比隣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
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
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兵單故城
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
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
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採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郢之間
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
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

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隴翔之虜別
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
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由
海道以擣其巢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戳其胃則齊地可謀
矣善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
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
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
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
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
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
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
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
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
為譬扳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扳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
成大衆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
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謂人也何[illegible]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蹶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幸裁趙忠正德集
憂勤中興臣恭惟陛下歷毅艱運屢更變故雖否泰循環理之必至天其
或者眷祐我宋激勵陛下益堅憂勤之念以成中興之業乎昔趙簡子以
襄子為後謂其臣董安于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後襄子能受準域之
恥而卒滅智伯越王勾踐昆困會稽既以反國置膽於坐飲食必嘗汝忘
會稽之恥耶後亦以滅吴區區小國之君苟用心如此卒能有成今陛下
承隆平久逸之後躬履艱棘淮甸之擾倉卒播遷二兇姦謀乘間竊發陛
下不深以罪人而責躬克己惟以天下為念是能為社稷忍辱矣其亦欲
食嘗膽如勾踐會稽之恥仰天之所以責成之意則衆衰撥亂此其始歟噫
夫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昔是勾踐之所以滅吴
也惟陛下留意幸甚龍照詩中興歌十首　千冬逢一春萬夜視朝日生
年值中興歡起百年舉　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煙遊
鳳閣　碧樓含夜月紫殿乎朝光彩仗散蘭麝風起自生芳　白日照前
窓玲瓏綺羅中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　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
輸春日歡分隨秋風沒　北出湖邊戲前還苑中遊飛鞍遠長松馳管逐
波流　九月秋水清三月春花滋千金逐良日皆競中興時　窮秋已有

分壽天復屬天既是中興樂莫持憂日前　襄陽是小地壽陽非帝城今
日中興樂遥治在上京李大隱先生集中興　中興功業竟如何決勝終
疑算未多使者出疆思陸賈君王當饋憶廉頗深思社稷堪流涕聞說風
塵合枕戈自嘆書生無遠略五湖煙浪整漁蓑
元陳杰詩中興事蹟　瑤編每讀憤填膺始末權姦託罷兵初渡已誅雙
烈士小安更壞一長城鬣纏大老投荒死借劍孤忠竄島生長與東南羞
汗簡更堪西北望神京群書是用事對　啓朝　章德　紹開　光啓　重
耀　再恢　啓宏圖　復洪作　體題再造　紹隆　恢復　重開　賦偶　晉
馬興運　決龍御天　天地重開　關河復整　神州有必復之期　王
業無偏安之理　輝耀漢官之日月　逝恢禹甸之山川　實曆重啓
瑤圖益隆　天開奕世之基圖　地混一家之彙貝　王麟呈瑞於江表
金鐸發祥於晉虞　四海塵稀　三楷再除　天開地闢新漢社稷　當
唐風再復唐土復　君主析戴一馬[illegible]　[illegible]光道屬六龍復來　江左
龍化　[illegible]　風當爾屬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奏書[illegible]一　妖策
頌持[illegible]　[illegible]家重古於日署　[illegible]王[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重　日月增
一漢[illegible]　[illegible]勸文軌四海　日[illegible]陽[illegible]重

耀漢家之日月　風飛雷厲再齊唐室之乾坤　長安故老喜心觀光武
之儀　江左蒼生拭日仰晉元之德　欄江網體字再造　重恢　重開
復振　天人有證　日月可期　漢龍　晉馬賦句馬化渡江　龍戲飛
天　六龍御天定位鎬邑　一馬渡江建都秣陵　再觀中天之日月
重恢萬里之山川　猶金甌王業　豈終蕭偏方之地　而王每神靈　幸有
開重運之天　一馬應金陵之化　六龍將白水之飛　況否往泰來　已
有再嘉之會　豈乾旋坤轉　獨無舊發之龍　祖功宗德之有託　天命
人心之所期　五百年王業　渡晉馬於建鄴　四七際火德　飛漢龍於白
水　黃旗達然於吳會　神靈瑞陳於晉陵　皇綱肇啟　豈無復振之期
人事天時　必有相將之理　青徐復西北之區　紫蓋屬東南之分　龍
德方升　威曜天子之龍化　鳳曆新頒　適際真人之鳳興　官軍再觀漢
上儀晉　王化一觀　威陽戴宋　東都復會　人睹昔日之侯服　河北一
渡民樂　叢時之司隸　少康一旅　終可紀夏　楚王三户　卒終滅秦　萬
年寶玉全我趙璧　千里鐵甸歸吾宋疆　諸侯車馬期復會於周覽
三輔吏民　行再睹於漢儀　方城諸郡　增趙鼎之隆重　河南四鎮　入宋
景之會同　晉馬興運　漢龍御天　境土恢拓　車書會同　五百年

天子化馬而渡　四七際真人乘龍以飛　白玉神璽　泉預卜於晉都
黃旗紫蓋　運將興於天地　闕境再復　漢儀一新　岐陽之鼓方動
浯水之碑復鐫　行聖賢興太平　煙火萬里　飛海隅興舊物車書一天
念皇穹全付我家　無尺地莫非王土　況其桃神京已匪周公之治
豈宴安江淮　尚仍東晉之風　念一家文軌　久欲合以禾合　而千載機
會　有可乘而必乘　版籍復舊　輿圖再拔　百年之社稷如故　萬里
之關河復全　普天皆王土　孰匪宋域之舊　我家有舊物　當歸趙璧之
全　舊都一還　再恢昔日之漢地　神都一魅　重拓叢時之晉土　奕奕
復梁山之甸　章章歸齊國之疆　重復周家之境土　再恢禹迹之山
川　造物無終窮雖至剝以必復　英主有運量乃旋乾而轉坤　黃河
以南盡還晉土　流沙以西重新禹服　乾坤當一統　乃帝奉於中國
矣　伏無百年亦天亡於北胡　風景長安萬里晉土　宮殿咸陽一家故
基　乾坤整齊　當安分南北之間　疆宇恢復　當使山河之異　再平
御南再勤滔水　重碎鐵山重拔海門　治朝非偶　關混一之期　天意
益全付英明之主　恢唐宗廟鐘鼓如故　闕漢關河版圖可復　岐陽
如舊鼓可再動　長安如故民可必復　南至黃河還復舊土　中直浯

漢綱唐大碑　六合貫共　九夷道通　反題　當飲於新亭共許周顗之憤
安宴於江沱　反落劉琨之誚　趙之東燕之北　書返舊壤　關以西河以
南　再恢故地　周原膴膴　重睹八百之故國　禹迹茫茫　再關三千之舊
服　河南定矣　兼收宋鎮之四　山東定矣　隨取堰州之六　北門吾故
匿實壓實墉　東海吾舊城于疆于理　何無意長安者　望灞水以不濟
而偏安江左者　置神京於弗思　反說　未至洛陽　已旋北伐之旆　僅入潼
關　隨棄西屯之壘　膝律會元體題中興　再造　增光　興祚平定　還舊
除冠掃清　興衰撥亂　再造　復隆　重光　復振　恢復　恢洪
賦偶　父老吾民之舊　山河故壤之遺　晉馬渡而中原欲清　唐龍飛
而雄圖有耀　胡塵月淡　而盡還故壤之遺　沙漠風清　而再拓中原之
舊　掃攙群盜兮　攀路臣宇　蕩滌胡塵兮　再安宗廟　恢土宇而合為
一家　掃胡塵而再安九廟　神州赤縣　重入版圖之真　白吏黃童　咸
喜封疆之復　疆土再拓　乾坤一新　王化復行　國威重振　時來
龍而霧掃三精　江化馬而天開九有　乾坤復振　日月重明　歌興
一馬之渡江　光煥五龍之夾日　屬境土重恢之日　正乾坤改觀之
時　號中興名臣所謂稱職　號中興銳將未嘗乏材　時白叟黃童之
望復神州
赤縣之遺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二　十九庚

興

帝王之興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宫則他宫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 宋唐仲友說齋集晉論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非臣子詒謀不遠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撫而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

聖人之興 宋周麟之海陵集賀張右相辯天下之事必須求天下之才當聖人之興固自有聖人之輔

周以仁興 抱朴子用刑篇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

中天以興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 有嚴二后宗道寔明必世而仁中天以興中葉弗度思親掩義路寢王宫而構蚩是寘 擬謝玄喻秦檄 蓋聞天道好還否極於馬復泰人情助順豫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俎征格有苗於舜禹白登遇伏鼓郅與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故謄檄天開示恩

天之所興 邵氏聞見錄秦始皇并天下厭六籍銷五兵廢上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之子晉元帝渡江為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政之所興 管子牧民篇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王化可興 宋王黄州小畜集四皓廟碑 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制定治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王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成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治道聿興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謝湯樞密啓 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傒恕之仁

禮樂有興 宋薛季宣浪語集八陣圖贊 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救戰而已文仲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也

庠序大興 魏書牽招傳招字子經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文治蝟興 元王惲秋澗集陳總管去思碑 一日為監郡曰夫政以風俗為先今國家文治蝟興百廢具舉枚奏元元日就富庶

文風振興 元王惲秋澗集參政王公行狀 時侍制肥邈鄴邑閭公典衛文風振興懾然來歸自是郡之文風亦為振興

五經復興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曹丕字叔陵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有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曹叔陵本傳

人文之興 宋王珪華陽集回呂參政謝給事書 方真主之勵精稽先王而發政謂六經所以制天下之治非大賢不能濟人文之興

兩程勃興 宋朱晦庵大全集祭李延平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

泰治所繇興 宋張南軒集跋溫公鋪座銘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與治同興 書太甲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非德不興 宋葉水心先生集種德菴記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久長

善處廢興 晉書王導傳元帝時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廢興焉

不廢何興 史記晉世家晉惠公既得立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霍衰張興 經遠堂分門故事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子孫必興 晉書視連傳視連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七業俱興 群書類對事苑晉劉殷字長盛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三歲不興 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內謁不興 宋王珪華陽集皇長女徐國公主進封陳國長公主制表總女之宗嘉外事之所不及抑銷陶之子戒內謁之不可興

中夜以興 書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載寢載興 詩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與鷄俱興 溫革瑣碎錄早起不得在鷄鳴前晏起不得在鷄鳴後與鷄俱興此良法也

易蒙興 宋薛季宣浪語集進甲龍圖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蒙興焉

豪傑興 孟子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嗣興 書洪範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龍興 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賓興 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也注物猶事

夙興 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安得揜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姚成一雪坡集夙興箴 古之聖人明德靡晦昧爽丕顯未旦已待予何人斯雖旦猶昧保茲清明興衣未乂蔦勝仲丹陽集幽居夙興宴安毒於鴆嗜睡真成蛇攬衣待明發是味豈不佳天宇自澄瑩羣鳥肅無譁喔咿鷄一鳴衆星猶撒沙皂莢頫頭目楊枝清齒牙爐中結願香淨几對貫花澄懷觀道祕浮念無由邪欠伸起三昧雲錦升朝霞陳簡齋集夙興 美哉木枕興嘗靡無耐當興截朝慣木枕見七卷和景純詩巷南巷北闇綴隆杜俑及行我居巷南子巷北舍後舍前唯月色事國無功端未去竹輿伊鴉猶昨日不見武林城裏事繁華夢裏生荆棘東坡和鮮于駿詩繁華真一夢阮嗣宗詠懷詩繁華有榮悴堂上生荆棘成壞由來幾古今乾坤但可着山澤西湖已無金碧麗雨抹晴粧尚娛客東坡遊臨安功臣寺幽欄蔚四合金碧爛明絢又飲湖上初晴後雨詩水光瀲灔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會當休日一訪之摩挲蒼蘚憩崖石盧仝詩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只恐冷泉亭下水發明白髮增嘆息李太白梁甫吟寧羞白髮照綠水老杜月詩能添白髮明風賦發明耳目夙興戒清異集曈曈海底日赤輝射東方先驅斂群翳露不厭霜早爾厭牀笫起步東西廂引手視掌紋纍纍未可詳念此閔人傳三年得蹬藏伎擔當幾時茲焉忽騰裝問今何所之意行本無鄉晨鐘神慘悲夜鼓思飛揚興俗同一科何異犬與羊平明催放鑰利害紛相攘顛倒走群愚豈但渠可傷張鎡詩秋日夙興 晨起浴倍佳與趣洞膚髮靈無龤寶鼎精忱聯天闕三十六帝座一一神達謁旋瞻雲始盈灑雨鄉飄忽餘霏集欄廡林翠忻蔭樾高枝閃稀星萬葉被濕月吟嗚蛬螢草際覘窓窔觀生物我齊豈計辨與訥羲車倡群動靜思皆易歇摩抄山頭石汝相筋骸骨陸游渭南集寺居夙興 閑居無一事睡少自夙興空庭翠霧合高樹紅日昇東枝遠四廊悄然不逢僧廚煙戲漠漠魚鼓亦鼕鼕晨粥香滿室粱肉坐可憎匡山在何處吾將買行幐 官舍夙興 朝陽湣湣往窓明桐葉無風忽自零不復扶頭傾臼墮但知臨目捲黃庭新蘇帶露來幽圃脩綆飛泉洒廣庭一出文書又圍繞正應高卧盡頹齡 夙興 客中睡眠少常以鷄鳴興新炭熾宿火膏油續殘燈焚香倚蒲團外靜中已凝榮辱兩不到澹如秋水澄出定牕已白烟烟寒日昇廚人作羊粉供此在家僧 草堂風雨少睡眠骨冷始覺非壯年水鳥長鳴聲戛然庭中棲鴉亦已翻老人清餓如蠹蟬起坐甚愛小窓研一生宦遊青火煎歸來杜門氣粗全人看雖不直一錢知我自有窮窮天賦詩囊我棄不傳殘鍾斷磬知誰編 夙興達短髮幽步谿煩襟翠碧停欄角黛黃語柳陰書殘頻補緝琴壞細追尋未是全無事猶堪養道心 幽夢四千里高城轉五更窓虛送月落竹動喜風生自笑行安往猶思坐待明郊居少僮僕手自闢柴荆 鍾已樓頭動燈猶帳外殘霜濃愁枕冷病起覺衣寬鶴怨憑誰解鷗盟恐已寒君恩寺天地膺誰納微官 喔喔老鷄催落月丁丁殘漏伴耕河一杯淡粥寒燈下還與山僧不校多 青燈黃卷擁篝爐殘髮無蓬未暇梳略似諸生勤夜課絕勝小吏迫晨趨 鷄聲喔喔寒猶力月影離離失欲無幽致滿前君不領枉因留滯歎頭顱 老眼無眠覺夜長攬衣不復待窓光明星漸淡避初日秋露已濃生曉涼出草幽花紅紫雜穿林啼鳥去來忙是中有趣君知否喧寂年來已兩忘 病後精神殊未臧披衣每起待晨鷄愛書不厭如平昔戒酒新嚴似某陽莫歎茅淡

常局促猶勝薄領苦沈迷。迎長漸迫丹當熱，已覺温温下徹髀。宋元憲公集初春夙興　戍城官柝應譍笳，愁枕無眠感曙鷄。料峭風頭猶肋凍，蒼涼天角欲成霞。離離奕局殘星墜，脉脉刀鐶片月斜。尚喜初年輕病骨，半替蓬影况蒼華。宋景公文集早春夙興　晚參横淺月，沈煙寺鼓軍刀隱隱遼。初曦欲歸池中地，剩寒猶厲隴梅天。遂帷曙氣吞萋燭，病榻邪風襲貢綿。獨意王筠齋壁詠，玉蠟霏溜破霞殘。黄山谷外集和外舅夙興三首寓大雲寺作　臥蔓已除蠆，苔痕猶上墻。蓬蒿貪雨露，松竹見冰霜。卷幔天星斗，披衣日在房。退之詩：惟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無詩歎不遇，千古一潛郎。董仲舒有士不遇賦云。文選司玄賦云：尉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云：漢武故事，顏駟漢文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答曰：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風烈僧煎響，霜嚴郡角悲。短晝疲酒掃，落葉敲分披。水凍食鮭少，食鮭見上。豈寒浮蟻遲。文選曹子建七啓云：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李善曰：釋名云，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朝陽烏鳥樂，安穩記禪枝。烏鳥棲樂見上。杜詩：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孟浩然東寺詩：禪枝怖鵠𠮷。暑逐池蓮盡，寒隨塞鴈來。月令孟春仲秋皆曰鴻鴈來，而孟春注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詩言暑盡，當作仲秋也。衣裘雖得暖，孤路正相哀。論語：民散經紀，與匹夫行路者立而不恥。僧汲轆轤曉，車鳴閫鐷開。不因朝鼓起，來軼亂書堆。杜詩：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宋張鎡夙興　霜池微帶月痕斜，風竹聲如撒細沙。坐到曉窗充可愛，只愁烘損臘梅花。宋元憲公集　夢驚單枕拂霜毛，月影初低燭影高。枝上萬禽猶寂寂，寒鷄何事獨三號。劉將孫養吾先生文集夙興　自咲閑身愛睡遲，時時也作攬衣忙。西風三日木犀雨，薄曉滿城梅角霜。三十九年驚夢過，五更二點記班行。八千里外爪期報，佚倚倉雲書意長。

序興 禮記夏蘥序興。注：序，更也。

三興 汲冢周書大武解：伐有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所行當之也。

五興 元吳澄文書集：天理難瑩，人欲易勝，惟不知警，遂情其性。爰作五興，予以自省。時咸淳丁卯六月九日也。水玉未火戊坪各詳本字。

六興 數類管子曰：德有六興，法有五務。六興者何也？曰：辟田疇，利壇宅，脩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塗，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所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絶，此謂振其窮。凡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人所欲無不得矣，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

東興 輿地紀勝在無為軍巢縣。嘉平四年，諸葛恪於東興作大堤，遏巢湖，左右依山挾築兩城。魏諸葛誕來攻，恪大破之。

發興 元一統志地名，在四川叙州府富順縣。

合興 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係坊郭鄉鎮名。

彌興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坊郭鄉鎮名。

建興 西漢叢語按寶林傳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大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為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為廣果，開元中改為建興。

定興 元王惲秋澗集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况根本所在，勢無太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范石湖北征小集：定興舊黄村，虜新建為縣，并邑未成。新城還次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染人來賣蘭，淡紅深碧掛長竿。

釋法興 高僧傳：釋法興，唐洛京人。七歲出家，不恭流俗，誦法華淨名經，戒律軌儀，有持無犯。後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大和二年端坐入滅。詳興福僧。

道興 高僧傳：道興，姓劉，本住泰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諳僧寺，不肯還。二親恐之，年十九，決意定諸大光寺出家。母為賊掠去，離城六十里，興從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絶。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害命。乃背母還城。興遇疾甚，閑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虚，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謂一至，並為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詳明律僧。

智興 高僧傳：智興，俗姓宋氏，唐沼州人。大業五年仲冬，掌維那時鍾。所後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亡沒，初無凶吉。息通。

詩文 唐詩拾遺晨興　晨起竹軒外，逍遥清興多。早涼生户牖，孤月照關河。旅食甘藜藿，歸心憶薜蘿。一樽如有地，放意且狂歌。宋張文潛宛丘集晨興　喔喔鷄向晨，風興摩里靜。朝光出東崗，秋晚氣耿耿。亭亭脱葉樹，寒意已踈勁。草根有微露，釀緑尚交暎。老夫起默坐，覽物

感衷感忽然遇杯酒酣歌朝達瞑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
睡禪誦每晨興鄰碓舂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馬聲起幽草露華凝抄枝
兼禪榻生涯一野僧　端居歲已晏秋髖亦蕭然雲露窓前日秋明樹外
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江上秋陰合柯
山曉雨來貂裘欲辭箑紈扇已生埃落葉濕相藉晚花寒未開慇懃採黃
菊九日泛清杯宋景文公集和石學士直舍晨興　高閣休殘瞑層城逼
早曦芳風萬年樹殘月九重華林歇淵魚夢衣貪睡路溫星杓壓城角天
漢落河源肅唱千廬寂傳開萬戶喧煙浮紫蘂觀春著翠梧園有客方岑
寂紬書滯討論新年居右席此地到西崑硯瀉含毫滴刀餘削柹痕談高
白馬度頌罷碧鷄翻幸接雕黃几同歡清白罇古樂府有清白各異樽不
因窺麗句誰刮翳矇昏　病興　病興還見歲華陰身屬櫜鞬久未任主
畫固須煩孟博病中州務悉委監郡作書寧免倩陳琳書疏多假手仙丸
玉匕食餘餌甜酎銀甌喜細斟誰咲衣囊長假寘橫思新得漢臺金僧文
珣詩晨興　晨興啓蓬戶當面來清風初日麗喬林光影尤玲瓏悠然與
心會物物皆沖融得喪豈吾事此道足自終周思成詩振衣起附火衣敝
非華襟頮面出澄景理髮生道心日月互回斡雲霞著飛沉覽鏡啓䟽牖

隔墻見高林晨光一以照樹色忽如金江南久淹泊塵境空狂吟逐照珠
玉質尺宅自良箴神凝契元化語簡合大音歲晚鳥雀少天寒城郭深茲
焉有妙悟丹將絃上尋陸游渭南集冬日惟晚睡夏日思晨興磊落明星
高蒼凉朝日昇正襟坐堂上有几不敢憑前陳聖人書凜若蹈淵冰平生
不苟利豈獨畏友朋長飢君勿誚人各有不能　欲曉不能寐亟起坐北
堂齋莊對斷簡左右陳朱黃湛湛一池墨裊裊半篆香老生不自遣幸此
夏日長奇哉長頭兒好勇不可當安得數年健與兒講虞唐　秋日晨興
翻樹鵶知旦橫空鴈戒寒但欣蘇肺渴未暇議衣單粥鼎湯初沸香篝火
半殘讀書心漸嬾顧影一長歎　晨興　小雨過郊墟晨興一事無殘槽
重結藥新燕續生鶵書細猶能讀行遲漸要扶蘇畦恐蕪沒且復課僮奴
未旦鷄三號將旦鵲摩鳴湖陂地曠快頗樂聞此聲回首宦遊日鈴索
攬五更未言薄書勞讒謗隨日生一飢百憂散灑然懷抱清雨後初得
霽晨庖有珍烹豈不念加糝侈汰恐易萌且當讀古書至味敵大羹　倦
枕厭寒夜起尋殘火溫喈喈衆鷄動耿耿一燈昏野氣增霜力窓光淡月
痕早朝非老事且復灌吾園　晨興未梳盥扶杖並簷立斷雲東方行庭
草露猶濕朝飢神益爽清虛自來入可憐數鷄鶵隨母啄遺粒蝶殘蚍蜉

喜吊鷗鶿集吾當一洗之漱泉開玉笈三孔清江集清寒薄體不成眠
起步庭除思悄然正是雨晴寒食夜杏花枝上月嬋娟　宵興　我眠何
由安擊鼓中夜起出門若秉燭月色照千里屋瓦微有光紛紛霜正委清
寒薄駝裘六合氣如水既歸整燈火危坐閱書史羸僮拭眼睫侍我色不
喜問之強應對固已喋口齒金壺溢水澌城上更屢死戍兵飽且昏汗浸
睡方美援桴雖戕事其實關衆耳柰何司晨夕倒錯一至此惟有赤幘鷄
啄啄鳴不已　宵興視星斗側身坐長嘆秋風忽已至萬木鳴珊珊碧
初執卷結髮乃彈冠功名當及時一失何由還丈夫惜少壯日月如走丸
念躬黑尚寡筋力無所難白首佩黃金意氣亦已闌所以飛騰心顧盼生
羽翰詩人詠嵩高不爾歌考槃胡爲兩未決碌碌守一官　晏興　天祿
雠書少衛扉出沐頻貪成一枕夢不識九衢春日上吹塵㵎煙消曲突薪
當闕且相買潘官拙於人邵堯夫詩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
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才何復語
命世張鎡詩北山早興　出郭凉興穩山晨氣自濃寺園逢水斷塔路遇
煙重啄木聲穿竹凌霄色映松世歡吾懶泥邪遂此從容趣蓄淳熙藁晨
興次季承韻　薄霧收殘雨疎雲漏曉暾泥行從下上歸近得欣奔近作

要重錄舊書仍再溫平生屏居趣畢世願衡門劉放彭城集晨興　宿露
寒猶重升曦旦尚昏高秋凋衆木百里見平原水涸肴魚族田收長稻孫
實山不可望那復更南轅宣城總集閒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
爲客洛陽裹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圖見
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甄爭
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莫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
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動饒陽芙楚栖煙中黃吳尊
波上紫還鄉閉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人所難更畏秋風起　三山林希
逸竹溪集　晨興和前韻　分劃元無欠輿餘化工最功是衆除壯懷何
必風雲入淨念須看露電如玄在不妨雄柘落詩成自笑甫狂疎新來一
事尤堪訝眼已眵昏學草書咸淳毗陵志曾幾發宜興　老境垂垂八十年又
將家上鐵頭船客留陽羨只三月歸去玉溪無一錢觀水觀山都廢食聽
風聽雨不妨眠從今布襪青鞋夢不到張郎善卷邊　送陸士倫之宜興　李
嘉祐　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閒淺流通野水綠茗滿春山　江湖集王
淵吟藁　送董倉歸宜興　幾工求閒請今朝始得行酒澆歸夢熟詩壓去船
人憶隨車兩天多卷舌星家山未可戀行復上青冥宋王東牟先生集送

將推官歸宜興　陽羨溪頭蟹正肥。三年客盡拂征衣。一川秋色背人去。泝沂而行故言背人滿路黃花迎子歸。未用解裝榮故里。少須通籍扣天扉。紅旌莫作離皇恁。自有鵷雛接翅飛。推官道中期有侍子之厥故末章及之　李大隱先生集送汪彥章之宜興　春江渺渺草芊芊。曉色晴嵐映客船。結綬相先真偶爾。盍簪易失故依然。獲麟筆削閒中斷。吐鳳文詞海外傳。行李同途不同發。消魂回首各風煙。劉行簡茗溪集宜興道中　客懷無事口增悲。遮眼殘書懶即休。午睡忽驚如夢覺。亂山無數滿船頭。江湖續集沙門紹嵩亞愚江浙紀行集句侍舟西興遣悶　海湧銀爲郭。吳疆與越連。有山來枕上。無酒到愁邊。烈烈寒風起。悠悠落日懸。孤舟未得濟。少駐祖生鞭。誠齋　杜荀鶴　賈島　潘邠老　唐太宗　曉登　王昌齡　翁元廣　王之道相山集送彥達弟赴西興鹽場　聞道西興去。全家共小舟。別離江北岸。懷抱海東頭。閃閃風帆遠。滔滔雪浪浮。茗溪在何許。應爲故人留。　江湖集四明陳允平詩　西興　西興潮半落。漁浦日初昏。藏面雲妝腳。沙頭浪積痕。樓鐘鳴野寺。船鼓入江村。回首長安路。歸心幾斷魂。　毛珝吾竹小藁　蚤暮船爭渡。都城隔岸間。昔爲漁釣地。今作利名關。潮採塵中事。年催客裏顏。水邊花又發。吾欲老江灣。

西興寄呈　生平未始識東州。不謂招邀得漫遊。南鎮門前秦望曉。西興浦口浙江秋。風搏怒氣潮初落。山湧青冥雨乍收。豈爲登臨重回首。使星只在五雲頭。　錢唐陳起詩　西興道間　此心只欲與民安。不要人知道有官。頗得舊來雖是小。買他船去却須寬。樓攻媿先生集過西興　幾載京塵涴客衣。江村乍入倍清幽。柔桑稚麥寒猶在。流水落花春又休。蒼狗浮空驚易失。白駒過隙若爲留。細思誰似垂綸者。買酒烹魚百不憂。許綸涉齋集兩度西興　身世重逢舜繼堯。諫垣收拾到芻蕘。昔無關事關思慮。何有微塵答聖朝。卿判縣邊妨駿類。君恩寬許逐漁樵。江神何事風波惡。買兩錢塘試晚潮。　劉龍洲集過西興　奔濤洶湧欲騎鯨。船去錢塘棹子停。何日子胥鞭楚墓。傷時周顗泣新亭。蚊蟲過耳鑾音怨。蝦蟹薰人海氣腥。吳下阿蒙非昔日。眼高相對有誰青。蘇泂冷然齋集小憩西興　吳越相望一葦通。偃几不隔半帆風。元暉有句無人識。盡在西興落照中。　滕元秀詩集江上望西興　跨浦橋邊萬里風。客帆去盡暮江空。西興只在斜陽裏。白壁青林淡染紅。徐恢月臺集望西興偶成　痕痕雪壁隱蹤煙。正是西興落日邊。潮水退黃山送碧。問人還有渡江船。喻良能香山集點檢朝陵內人傾遍至西興道中紀事　平湖瀲灩搖春風。偏舟輕駛如飛鴻。垂楊萬縷長青葺。倚岸叢桃醉臉紅。滿空煙雨霏濛濛。柯橋精廬閒午鐘。平疇麥苗青芃芃。崇峯秀嶺紛玲瓏。圖經未省名巨窮。兩舵煙叢交朦朧。吾欲圖之誰其工。妙語却思六一翁。解道山色有無中。薄暮艤舟依竹叢。夜深默滴聽孤蓬。天明利涉浮梁雄。錢清雖小炊煙重。我生之辰今適逢。一杯不暇緣忽忽。聊以新詩娛老慵。龕山西北水溶溶。白鶴橋邊小梵宮。海天茫茫空復空。放眸一望日本東。蕭山小邑河陽同。桃李漫山如錦幪。路旁驛亭名夢筆。故居知是江文通。西興浦口天連水。滿眼長安紫翠濃。北磵禪師詩集陳襄陽歸長興　玉帳擁貔貅。朝天與借留。熟膚妝素定。江漢恥橫流。傳有白時辭。池無暇日遊。貂蟬倚來耳。又見出兜鍪。巾子山前寺。曾分華頂微。去尋龍首約。因此客兒歸。白羽精戎律。黃金緩帶圍。孔融傾座處。西望幾斜暉。公自永嘉訪莫烈回惟揚志泰興道中　縣郭連青竹。人煙近綠蘿。地偏春事少。山迥夕陽多。暗水披巖落。輕帆掠岸過。傳呼細扶杖。吾老怯風波。文天祥文山集杜句祥興　六月世傑自碉川北還至崖山止焉。崖山乃海中之山。兩山相對延袤中一衣帶水山口如門。世傑以爲形勝安之。　南遊炎海甸送觀六丈沃野開天庭橋陵頭呈縣官真龍竟寞寞當乾坤水上萍衡州溪李大夫已卯正月十

三日。泛舟直造崖山。世傑不守山門。作一字陣以待之。及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二月六日。又乘潮進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數萬人。哀哉。孤矢精江海單雲百萬化爲魚漳閩支常少留遺恨過南岳入洞庭故國莽丘墟迷雜　世傑於戰敗後。乘霧晦冥。以數舟至朱崖。　朱崖雲日高。道遇風浪無晨暮懷台州鄭司戶冥冥翠龍駕雨今復在何許宿清溪驛初行朝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嘔暈執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舟工進退失據。使初至行朝。乘其未集擊之。蔑不勝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陣。幫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先是行朝以游舟數出。得小捷。他船皆閩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推鋒直前。閩浙水手在北舟中。必爲變則有盡殲之理。惜世傑不知合變。專守法。嗚呼。豈非天乎。　六龍忽蹉跎劉唐十五載川廣不可泝送汝陽王建東風吹春水送程録事乾坤莽回互。懷台州鄭司戶幽燕盛用武昔遊六合已一家後出塞眼穿當落日書遠行在滄海有靈查書晴客從南溟來客從黃金今在否留別張使君天高無消息幽人未忍即開口述懷南嶽配朱鳥望岳地軸爲之翻晦日尋崔戢皇綱未爲絕北征雲臺誰再論覽柏中丞官制番陽志德興寓舍

經案朝看日書牕瞋坐時諷吟五字句戲誦百家詩破夢春風動無眠夜雨知一生閑處著衰亂髮如絲中興江湖集李泳詩　西興　山擁千家邑江涵萬頃天洪濤春落日老樹秣荒煙失路哉搔首夷途爭着鞭勞生幾寒暑半鬢已蒼然元黃嗣果英溪集西興道中二首　無馬可租衛曉去有節堪策趣晴行初程便是蕭山縣噴火榴花兩岸明　狂走斷貽猿鶴笑醉吟忽感歲時遷野橋流水湘湖路欲擷蓴絲飯于前楊仲宏詩送張仲實之西興　南渡邦初造西山將獨賢立功何赫赫流慶尚綿綿報國橫戈數登壇授鉞專風雲方際會江海周周旋控險千鈞弩臨危七寶鞭忠誠深足仗智勇實兼全自逐亭橋後端持甯府權兵威終抗敵人力可回天中第無踰者諸孫固穎然初生同燕頷有美自蟬嫣善學聞當代能詩起妙年衛公猶故物鄭老竟寒氊嬌嬌青雲器泠泠白雪弦同遊雖未達自覿已無前政事無留意時髦孰比肩知機無轉石敝辨若奔川特達群公薦寒酸衆自憐姑為大學掾會覓孝廉船必見公侯復無論雨露偏秋風鶗鴂健萬里正翩翩連百正集冬日晨興　閑樓看雪坐半椆著吟僧頑甚不知冷嗽來還欲氷空庭眠病鶴凍壁立僵蠅鄰巷有貧者曉炊猶未能楊叔能小亨集晨興　晨興意不釋茫然坐多時書帙空撑梁

盤滄懶拈匙筋骸厭蹤蹈曳履下階基傷心塵外樹霜葉寄寒枝張文穆公文集送張彥高赴西興　與翁契誼久相親有子皋比坐上人此日絲綸來北闕向年閥閱派西秦冷官當暑殘還暖舊學緣州扁更新回首家庭才一水問安圖得寄書頻元明善清河集宵興辭　秋方橫兮厲清月瀲瀲兮露寒氣入兮蟲鳴摧感兮宵興鳴呼皇天胡肅天慄秋而不恒予春陽山慘慘以改色木謝謝而懷光人塗塞於退密物閉藏而懼傷曰平分以四時孰敢私乎愛憎斯凜秋之或懼將弗履諸層水引濁酒而取醉迨恬酣以遊神神既遊於玄邈吾何有於秋春李莊簡公文集水調歌頭　罷政東歸十八日晚抵西興　晚渡呼舟疾寒日正蒼茫西興浦口雲樹真箇是吾鄉閒蝸廬好在小園猶存松菊三徑未全荒收拾桑榆景簑笠換金章珥金貂擁珠履在巖廊回頭萬事何有一枕夢黃粱十載人間憂患贏得蕭蕭華髮清鏡照星霜醉倒休扶我身世永相忘　周似周瓢泉詞藁　慶官春送袁仲野歸紹興　彩筆傳歌青衫捉劍帳中誰似風流使檄聯芳賓筵接武後塵西樂清遊晚雲春夢試回首星霜再周仙曹書滿篋封交推一鶚橫秋　扁舟乍可爰猶一鏡平湖數點輕鷗醉客踈狂騷翁豪放二公同是朋儔仕而猶隱料出處胷中已籌故雖好未許歸來一賦休休

興氏

千家姓羽武都姓氏急就篇興氏後漢有謁者長興渠後魏慕容氏破後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興為氏後詔復舊姓

吳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蓋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縣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九　烏程秦漢舊縣隋廢東遷縣入南有衡山左傳云吳伐越至于衡山即此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與地志曰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既為永興分餘不為永安以協謡言晉以平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武康有前漢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故障縣地吳興記曰漢張角之亂此邦獨守險助國漢朝之故靈帝分稱南鄉置安吉縣　德清舊名臨溪有吳光山餘不溪孔愉放龜於此溪　長城有卞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為名縣西八十里障郡故城即秦障郡縣城也今號為府頭是也　蘇潁濱集　送吳思道

道人歸吳興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子一寸閑田晚日暾　遨遊海上異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主只今誰定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氷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便蟹黃金鱸鱠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須消煩世事反覆如翻飛今日共餘前益畏畏人但恐去不遠適意未曾歸來遲借問枝轡天祿閣何如江海同遊嬉顧況詩送李侍御往吳興　世間只有情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若向洞庭山下過暗知澆灑聖如神　張文潛宛丘集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鴈行遲草木霜天曉山川澤國界宣城不負汝好鱸謝公詩許渾詩送客歸吳興　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縣酒慢一作沸夜櫚集茶檣若葉沉溪暖蘋花遠郭香應逢柳太守為說過瀟湘范石湖詩李深之西尉同年護吳興風物再用古城韻　李侯昔遊吳蓮舟鏁蒼茫風鬟與霧鬢共濯玻璨光采花不盈舫日暮雲水香還登縹緲樓羅襟酒淋浪卷箔納星月蹋莚按伊涼安知有恨事但恐蕪陵蒼風吹落窮谷草深麋鹿場高岡昔炎熱游子悲異鄉尚喜簡書省期會無忽忙猶餘作詩苦消瘦如東陽秦觀詩吳興道中　罷郊草門下十年守

一方。胡為御冊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犯
樽有酒槳蘇端明集送胡武平出守吳興　東南有佳士。文章忘清嘗翩
然請郡章入居使君府。雪水生春瀾。瑩靜沙可數。霽日明旌旗。長風送饒
鼓。煙帆十丈船。湖山一杯土。橘柚宴亭秋。茶香齋閣午。神歡所適宜。動默
造幽觀。應念懷鉛人。垂頭證魚蠹。麗澤擣白蘋集還至吳興春事已過綠
陰森然小圃可愛摘青梅嘗黃酒一首　為客清霜重。歸來夏木蒼。鶺鴒
驚悲大。童稚覺微長。花架今無迹。園林未肯荒。青梅應可摘。臘酒要開嘗。
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正仲賦楊兵部吳興五題　雨過見虹明長橋欲
映城。隱聞晴氣入空際。畫涼生有扇。徒看畫無冰自覺清。人知太守姓不
減漢公名。又清風樓　明月樓　碧瀾堂　道遠堂各詳下字　張舜民
畫墁集送孫積中兄侍次吳興　驊騮不惜換舟行。人到歸時意氣生。五
馬未來迎使節。四絃何事作離聲。焚黃此去榮鄉里。垂老相看老弟兄。來
歲北來如訪我。寄書頻到利陵城。胡文恭公集送陳鐸歸吳興　六篇高
論吐虹蜺。報罷扁舟擊汰歸。地上麒麟須遠到。天邊鷹隼且卑飛。秋來若
下醪醅熟。寒去江頭繪鱸肥。莫嘆脩和猶未售。玉蟾濡翰侍君揮。有詔秋
滿聲華楚林馬碧梧玩芳集外孫朱饒歸吳興　出門一別行千里。閉户

歸居讀五車。天路塵冥車服驥世科墨瀋字翻鴉繡綳尚憶春暉報雲含
無令暮靄遮。晚歲飾巾吾侍處。高空摩翮汝橫斜。張紫微先生集如吳興
舟中讀白樂天詩有作　離離雲樹泛朝曦。十月江南木變衰。縱櫂千尋
雪溪水。散懷一卷樂天詩。平生名宦休回顧。隨分追遊且自欺。不敢將心
比餘事。逍遙何似洛川時。虞儔首白堂集赴吳興初入境是日立春　詔
書催發大頻頻。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書下凡七次被受省劄催趣之任。千
騎東來喜望塵。不為尋芳寧較晚。固應入境便須春。風和漸覺旌旗轉。野
曠遙聞鉦鼓新。千里嗷嗷方待哺。自慚何以慰斯民。劉行簡苕溪集曾宏
父將遊吳興示所和葉內相八首次其韻太守亦和故并及之　蘋洲景
物寂惱客。無賴山色只供愁。短棹從渠繫。煙雨春容併在水南頭。並山
微徑自曲折。野人種花無數蹊。大傅風流猶可想。樓船皓齒合招攜。　謝
家溪亭花鬭碎。尚憶故歲春未闌。覓得小航衝雨去。滿紅飛處忍朝寒。
使君覓句自超絕。一作遙江邊烏臼能絕人。我疑秘思有天巧。滉漾胸中
百頃春。官閑亦復一笑適。理臓及此春日晴。追吟乃得伯宏父。便覺侯
喜無詩聲。老來文字讀不入。抽思軋軋如涸泉。從君敢作入社客。正恐
釜且相泣煎。有懷玉堂前學士。與聯汗漫真全潮。子向白雲深處覓。面

山溪館帶長橋　翰林久袖經綸手。筆力游戲吞山川。要試皋夔致君術。
不應牢落着幽禪。王十朋梅溪集聞得吳興　莫年身似杜陵翁。泛落烏
蠻白帝中。聖主哀憐不終棄。乞祠却得水晶宮。漫游集送人歸吳興　溪
水穿城湖遶門。萬家樓閣照青春。相逢僮僕皆冰玉。知是水晶宮裏人。
梅花衆笑水生漪。溪上門開鷗鷺飛。吳娃自唱江南柳。船頭來接主人歸。
　江子匯西月河斜。半城荷艾半人家。歸來釀酒會鄰里。紫蓴羹罷行春
茶。君家隄下小水閣。終日坐對釣魚人。我買扁舟會相訪。壺中自載烏
程春。來晞飄泉吟藁吳興雜詠　吳興山水窟。清遠古今聞。水入孤城合。
山來別縣分。寒川明野燒。曉碓濕溪雲。試買烏程酒。微醺透客醺。宛陵
群英集　汪淳民送沈青山歸吳興　貴會秋風起。江頭送別吟。飛騰未
綾望遲遍。白雲心。晝畫風烟合。何山草樹深。憑君訪陳迹。吾祖舊登臨。
陽志龍文達詩　贈費原振歸吳興　吳興山水天下奇。生賢孕秀無休
時。松雪困學事已非。吾於費子今見之。費子之才世所希。素志不願為棲
栖。往年挾策應徵辟。望仕柏府來江西。江西總轄十三府。幾陪繡斧勞驅
馳。重來過我未一秋。昔何悅豫今何悲。憐君不聞立仗馬。一鳴斥去夫何
疑。良材杞梓或寸朽。雖有連抱無由施。慈親堂上髮如雪。此身詎忍長遣

離。微祿不比萬鍾養。寸草莫報三春暉。翩然拂衣賦歸去。扁舟已望苕川
湄。嗚呼孔子不欲為苟去。衆人豈識君子之所為。楊仲弘詩和張仲實之
吳興舟行雜詠　水程通百里。雲樹隔千層。鶴髮歡相見。龍門羨獨登。文
辭無乃壯。搭抑尚能勝。仰止情何極。吾為附驥蠅。　風流須我輩。邂逅及斯
時。道術懷經濟。文章出咲嘻。由來天下士。絕異里中兒。他日金閨彥。娟娟
想翠眉。馬易之金臺集贈沈元方歸吳興兼簡韓與玉　春城飛絮曉紛
紛。金水河邊更送君。闕下馬卿憐作客。江南沈約寂能文。天圍斷岸歸颿
遠。水落黃河野樹分。寄謝平生韓處士。別來應是賦停雲。　送趙彥微上
舍歸吳興　春雨絲絲着杏花。曉寒如雪襲[illegible]紗。東風客館還飛絮。三月
王孫正憶家。張翥文章多中選。陸機兄弟總才華。千金欲購長門賦。遲子
來乘駟馬車。彥微積分居自見其兄彥林亦並以文學皆稱　趙子昂詩
至元庚辰繇集賢出知濟南暫還吳　五年京國誤蒙恩。乍到江南似夢
魂。雲影時移半山墨。水痕初漲一溪渾。宦遊久有曼容志。昏娶終尋向子
言。政以疎慵無補報。非干高尚慕丘園。　多病相如已倦遊。思歸張翰況
逢秋。鱸魚蓴菜俱無夫。鴻雁稻粱非所謀。空有丹心依魏闕。又攜十口過
齊州。如何得似沙頭鷺。飛去飛來得自由。國朝高季迪缶鳴集送蜀山人

歸吳興幷寄菁山靜者 南浦無碧草征鴻晨稍飛何當杪秋節臨水送將歸既我不能淹君心應如違惻惻袂始判遙遙帆已微天寒桂樹落人在山中稀還尋同袍者更製薜羅衣周竹坡老人詞吳興道中頗厭行役作此曲寄武林交舊 雨中花令 山雨細泉生幽谷水滿平田雪蠶紅蠶熟後黃雲隴麥秋鬧武陵烟㙮數聲雞犬別是山川嗟老去倦遊蹤跡長恨華顛行盡吳頭楚尾空贏萬壑千巖不如休也一蓑歸去依舊雲山張子野詞傾杯吳興橫塘靜水花窺影孤城轉浮玉無塵五亭爭景畫橋對起飛虹不斷愛溪上瓊樓凭雕欄久飛雲遠人在虛空目生溟海寒漁夜泛游鱗可辨 正是草長蘋老江南地暖汀洲日晚更茶山已過清明風雨暴十巖啼鳥怨芳菲故苑深紅盡綠葉陰濃青子枝頭滿史君莫放尋春綫

永興郡

隋書地理志永興郡梁置瀧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 瀧水 懷德 良德 安遂 永業 永熙

新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里南至恩平郡界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百四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銅陵郡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三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五十里戶四千五十口九萬一百五十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始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里西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重山無路東南到南康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師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海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二里去東京四千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口十六萬八千九十始興 梁置安遠郡 曲江 有玉山溪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 陳清遠縣 樂昌 江西路 隆興府 筠州 袁州 撫州 吉州 贛州 興國府 臨江軍 建昌軍 南安軍

隆興郡

宋黃山谷建章錄豫章郡 南昌州 鎮南軍 唐章郡 隋洪都 豐城 家求 龍沙 豫章記云郡北龍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 以木氏都 陳留風俗記曰以木氏都啟夏名邦 南接五嶺北帶九江 雷次宗記豫章之地云云 吳頭楚尾 職方東序云世謂豫章之地為云云 襟帶江湖控引荊越 職方求 滕王閣為第一 韓愈作記曰江南多登臨之美而云云有瓌偉絕特之稱 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同上王公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云云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天共長天一色 王勃滕王閣大宴序 授書渚 晉殷羨字洪喬為太守去郡之日士人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以書投水中故時人號書渚 雙井 出茶歸田錄云為草茶第一 東南一都會 南豐東門記在江湖之間東一都會也 西山 同上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 東湖 南豐徐孺子祠堂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 同上 南方以為世官 職方乘唐韋丹及子宙皆為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云云 南州高士 郭林宗有母憂稚往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 後漢 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晉書范宣字宣子豫章人也以講誦為業譽聞遠方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云云 太元中太守范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常數百人由是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化二范之風 同上 天橫劍氣 豐城有劍之精上徹斗牛雷煥為令掘地得雙劍曰龍泉曰太阿 送一劍與張華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忽躍出化為龍使人沒水求但見兩龍 天開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固 新書翼軫洪州分野江有潼江湖有蠡 梅福去官空餘故沼陳蕃下榻尚有餘風 新書梅福為吕尉去官種蓮後

妻子入洪崖下山王詩山有梅福壇陳蕃為郡每徐稚來即下榻去即懸之令徐孺子亭在焉 鸞岡鶴嶺 方輿記云西山中有峰最高頂 九江西部 九江西部為一都會謂洪州出文粹 先有徐穉陳蕃為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許事三十年來為邦伯 退之滕王閣記云太保王公從事此邦今三十年而來為邦伯 以黃韓篤厚之化是吳楚剽輕之俗 權載之作洪州西山風雨池記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靜正得刑用云云 里閭之間歌誦相聞 前韋後李 臨江志李諮字仲詢新喻人作察直學士知隆興府于訢人以況唐韋丹曰前韋後李 蔡九峯集送江端伯之隆興 人生辛苦惟別離況復心相知辛酸話別語不出相看執手徒依依問君西遊何歸期長途嶮巇不可思春霜日暮山谷裏寒風凛凛吹人衣中林啞啞烏欲棲猿猱虎豹夾路啼路傍古屋掩柴扉空房獨宿生新悲家山昨夜春始至桃花初破梅花飛自非大夫剛自許誰不去住生孤疑惟君與我同此志西湘東越頻驅馳番易浩蕩六百里南昌風物雄江西西山中峙高崔嵬滕王傑閣橫江開五更東望紅浴日魚龍蛟蜃驚相猜陽門青松青可挹劍池清水清可吸真人鶴嶺遺金丹中峯蒼莽風常寒遊人西遊止此地眼明足健應忘還閩山豈足展羽翮湖光望極天地

寬觥鵬變化知有托。歸來長鋏寧須彈。董嗣杲廬山集送徐性初歸隆興
歲華鬢髮東行色。水雲中南徑寒花在。西山落葉空。別情今夜酒歌續
古人風歸隱東湖上忘機狎釣翁。　文天祥詩　又過隆興隆興自昭汶
役志義舍起興於近正當滅治盡過而傷之臨江火俳佪山寺再讀徐孺
碑張九齡文游颯向盡。然長二端公到今耆舊悲。前補江湖續集送張權
守歸隆興三首　酬禮誰忍向人醒。櫃帛囊金俗已成。別貯無名錢百萬
張侯直與水爭清。　賢侯稱職合為貞。此是宜春父老情。不道君王精選
表。漢廷近日缺公卿。　梁公黝為東之賢。尺一紫泥來日邊。不必送君向
南浦。就攜彩隊去朝天。

義興郡

漢書周玘傳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
義興郡以彰其功。隋書地理志義興縣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
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澤三縣入焉。有計洞庭山。舊唐書地理志義興
縣漢陽羨縣屬會稽郡。晉立義興郡及縣。武德七年置南興州。又分置臨
津陽羨二縣。南興州領義陽羨臨津三縣。八年廢興州及陽羨臨津二縣
義興。復隸常州。文苑英集李華送薄九自牧往義興序　中明捻而能蹟
年邁體衰而人罕知之。陽羨山深水闊隅幽阻而人罕知之。以中明之玄

姿。默識陽羨之清淑秀石。人乎哉。之子所以為貴也。詩者輔佐情懷其舊
俗。則泰伯之讓德延陵之高風。因是而阻王孫。緣物而興之遠也。秀宋胡
寅斐然集送余澤還義興　挾東漳濱兩部。稚君從南州隨計吏。相逢冠
歲壁池頭。傾覺詞華使人惱。謂宜雲路姿騰踏。豈料霜蹄多蹶躓。君才視
我不啻加。蓄積那堪五經笥。已窮孟軻不動處。得喪窮通歸一致。每懷會
合未曾款。輒復鴻燕春秋異。寸莛才欲撞春容。不盡之音耳空記。去年解
后得所願。千里過我少停轡。圍爐燒栗忘夜分。感雪訪梅喜春意。窺園細
看百卉動。陟榭滿挹千峯翠。讀君舊詩黃鍾律。觀君新德清廟器。默求至
善不近名。下視摩惡非飾智。常廣涉世傷埋輪。見語持行合謹細。值君隱
憂方食黎。而我美疹如紛臂。飛觴引滿不復能。戲飲吳門夢中事。來菊聊
同茗盌清九叉時歸藥婆利。忠言贈公豈肉骨。益友既予直補劓。浮雲聚
散古則爾。人生出處孰無累。聞道雙珠已候門。便乘一葉同伸翅。朱樓娩
娩託旅夢。紅樹霏微攬離思。一區衡山勿負約。三絕麟經更涵粹。得時而
駕諒不免。有使且寄相思字。輿地紀勝李嘉祐送陸士倫宰義興詩　陽
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閒。淺
流通野寺。綠茗蓋春山。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白壽祥
圈點監生臣徐貞弘
臣歐陽玠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十九庚

興

紹興府 領縣八 舊六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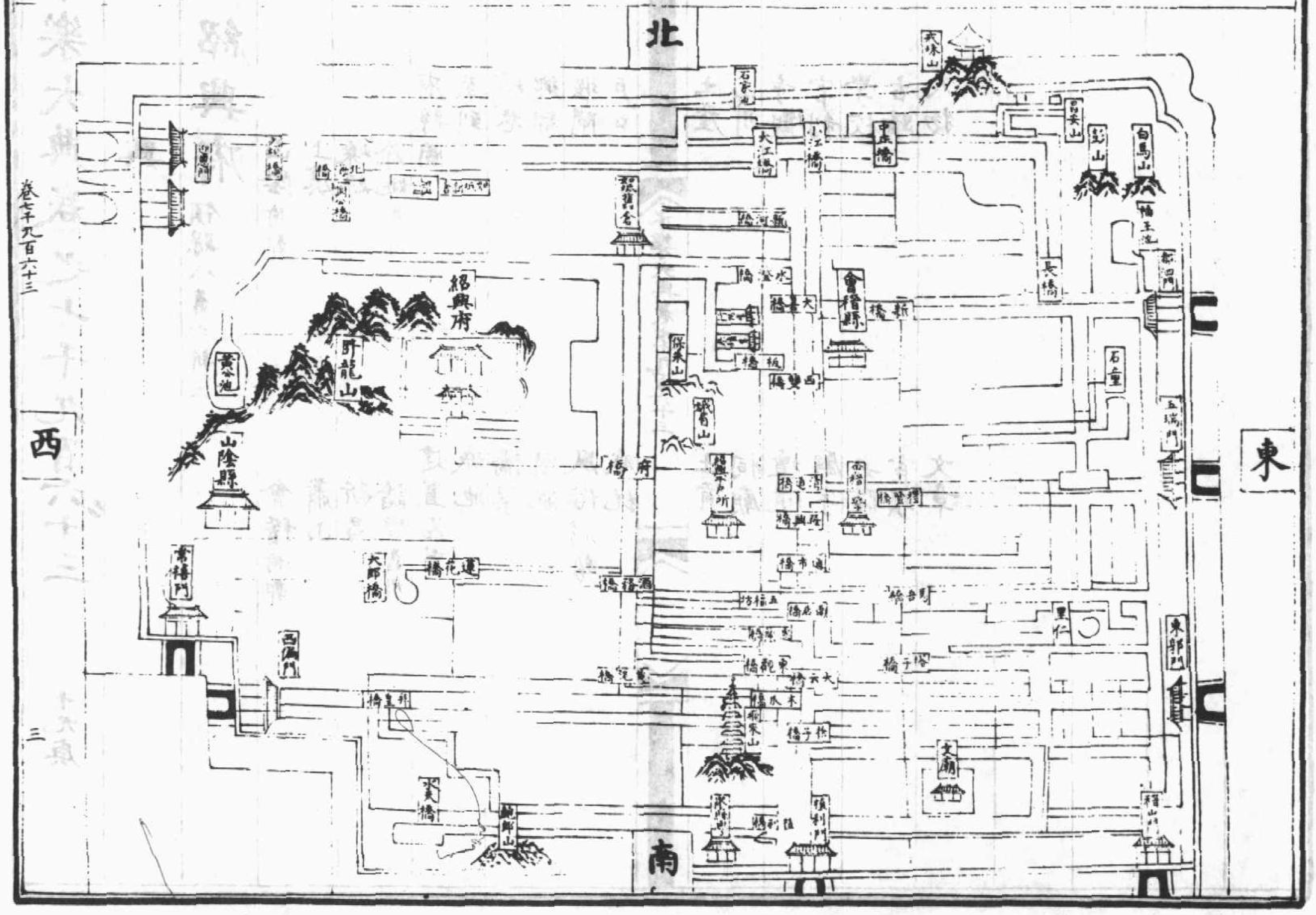
山陰 倚郭　會稽 倚郭
上虞　蕭山
嵊縣　新昌
餘姚 舊州　諸暨 舊州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池
坊巷　橋梁
鄉都　園池
堰閘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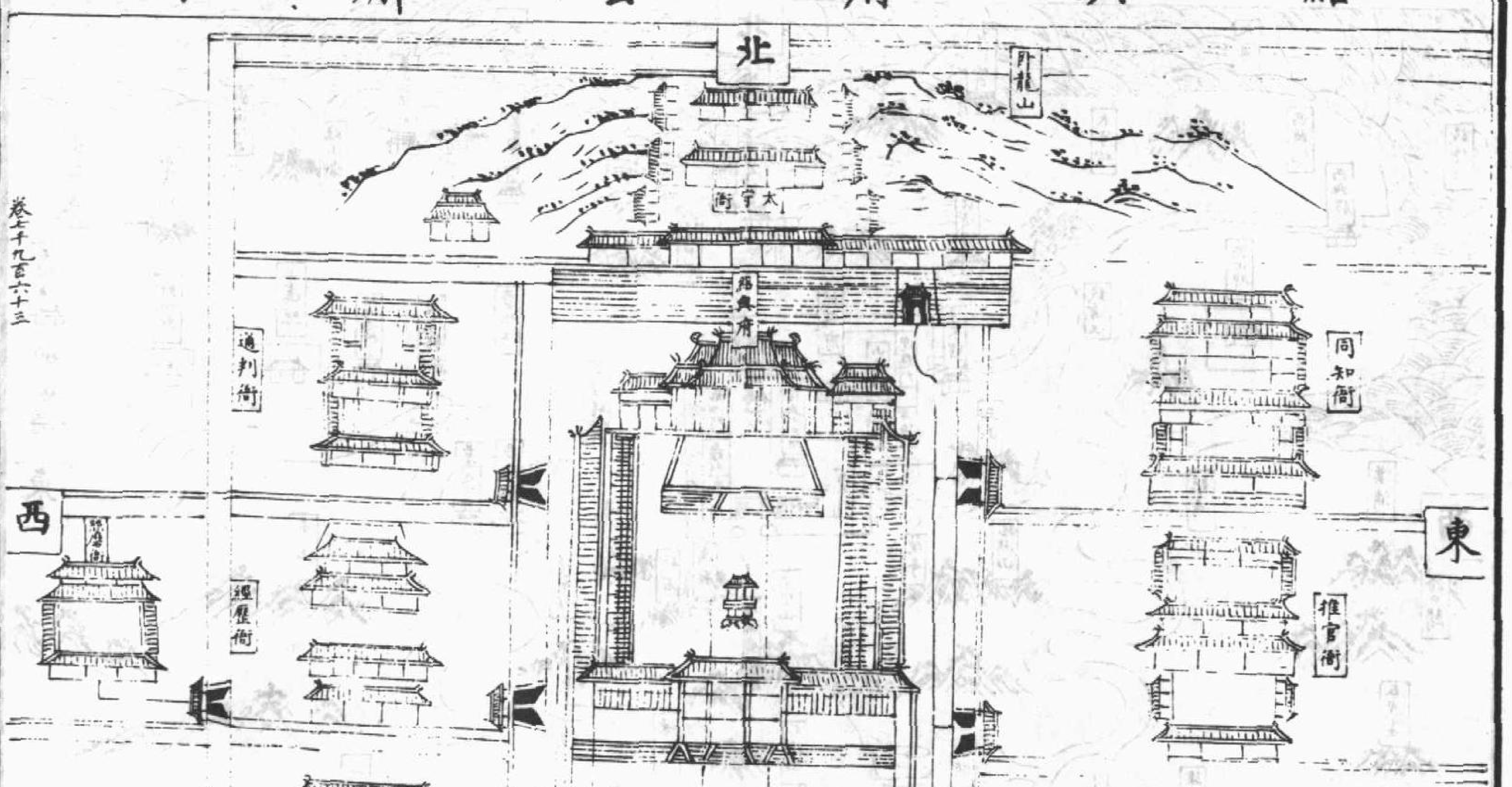
土產　土貢
山川　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廨宇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文章

紹興府八縣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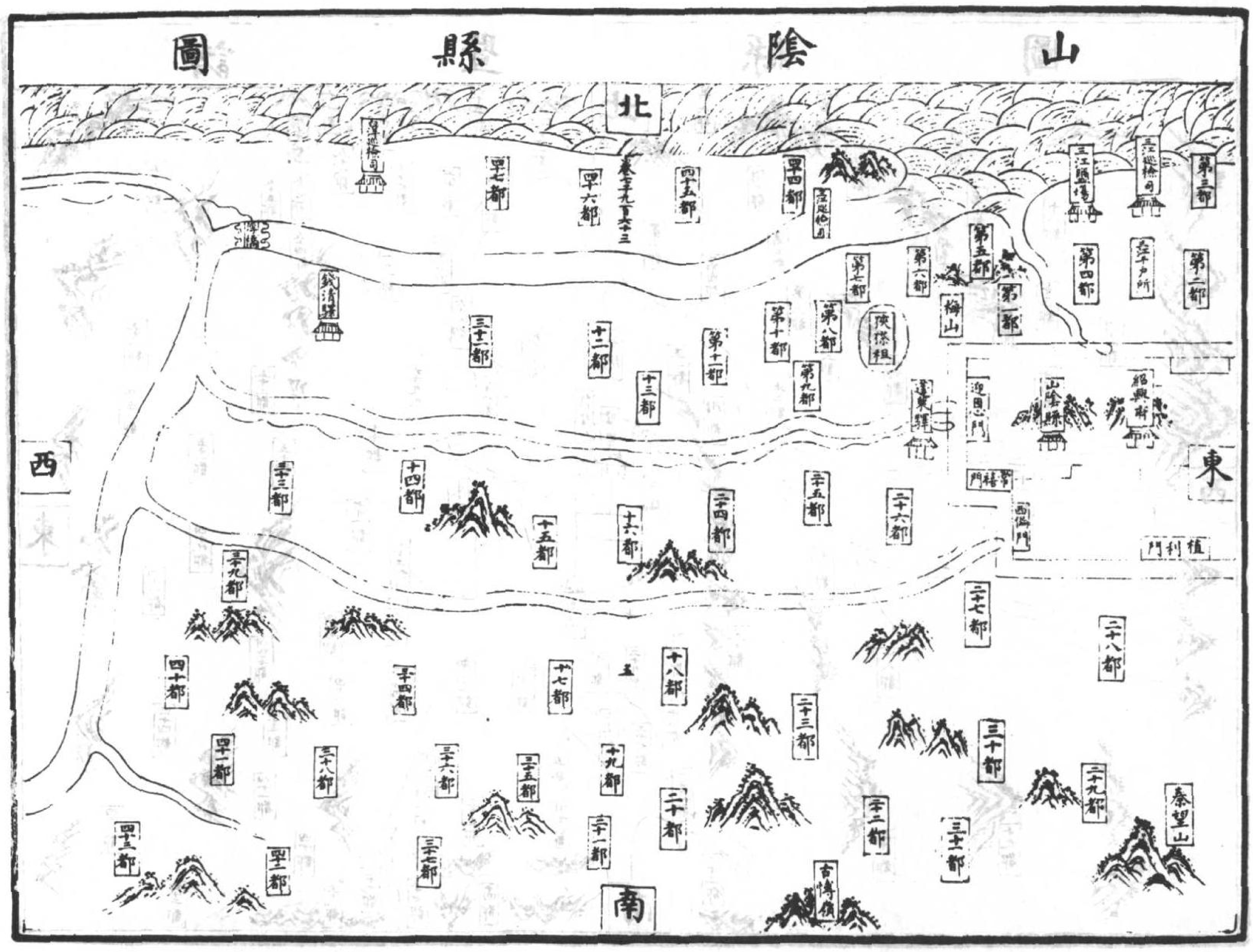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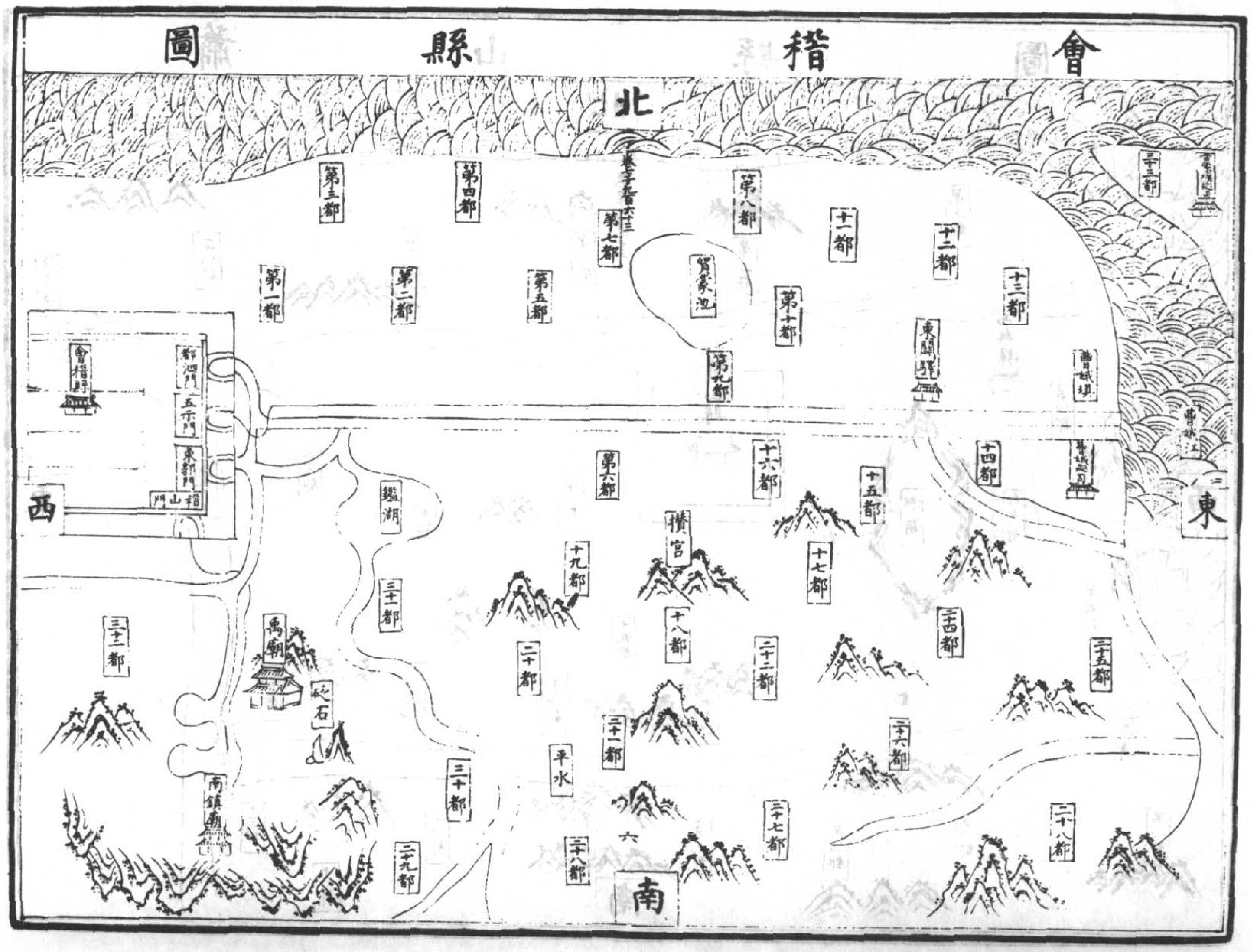


紹興府四隅圖



紹興府公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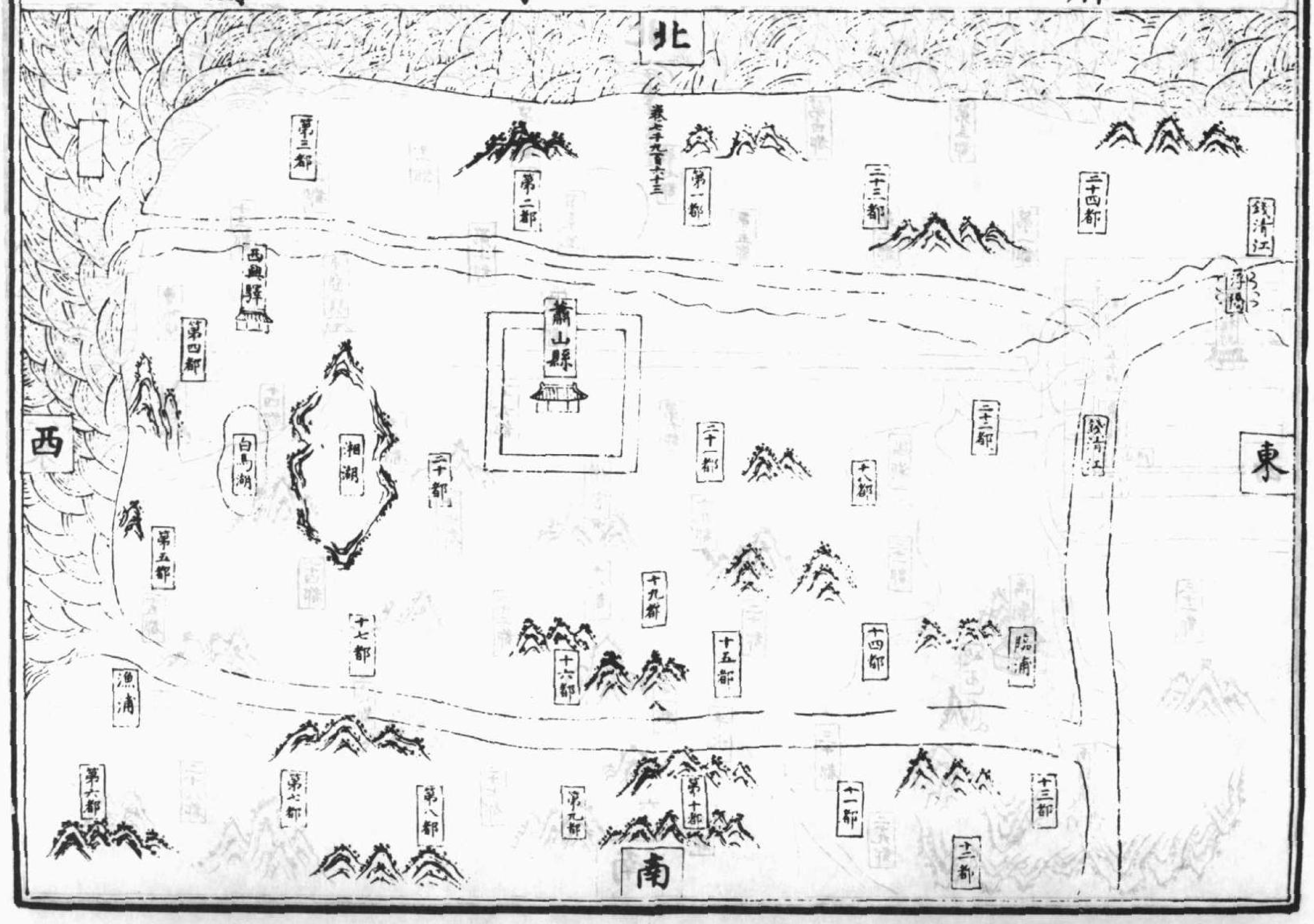

山陰縣圖
北
南
東
西
梅山
秦望山


會稽縣圖
北
南
東
西
賀家池
鑑湖
平水
禹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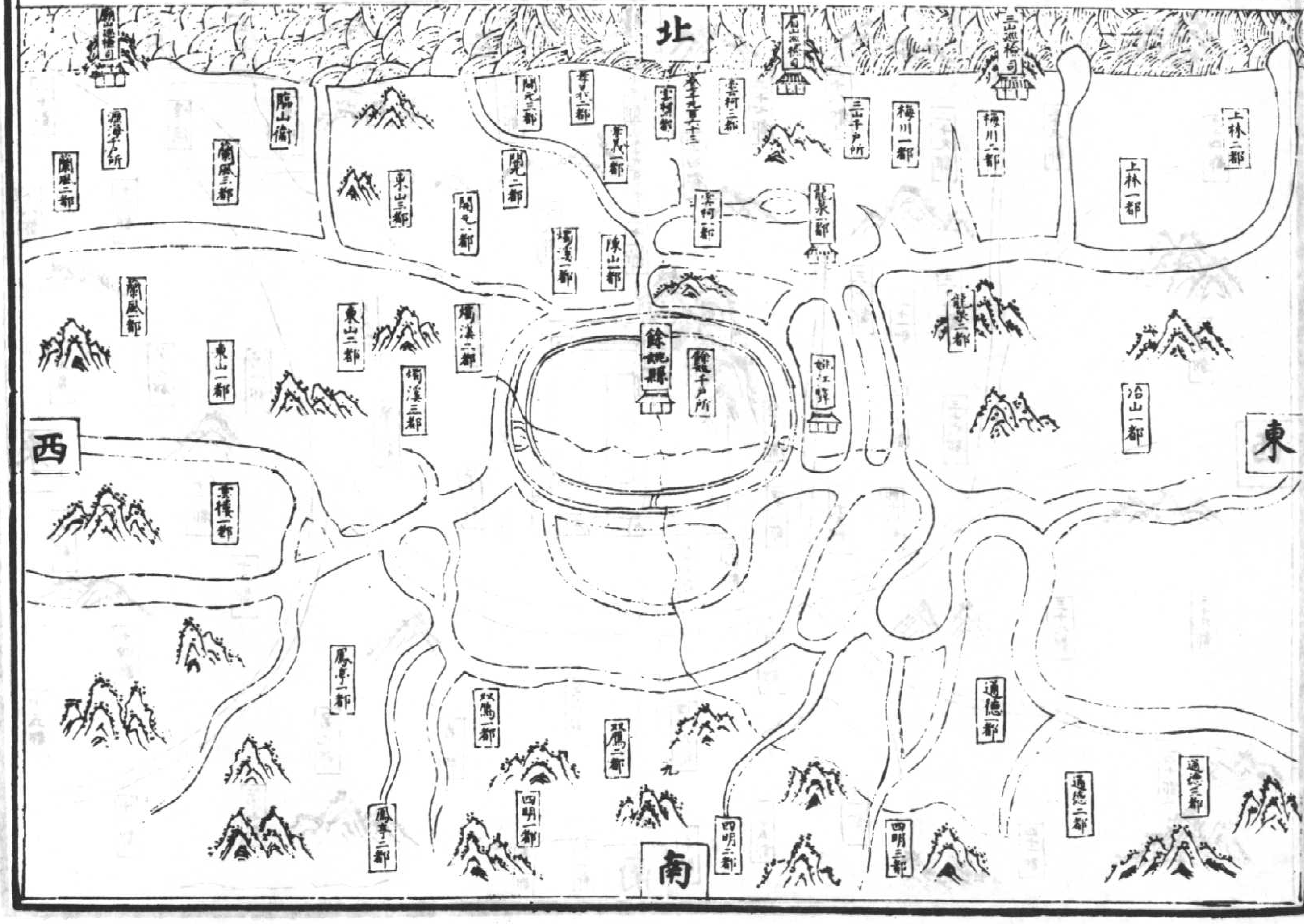
諸暨縣圖


北
南
東
西
諸暨縣
北隅
西隅
東隅
南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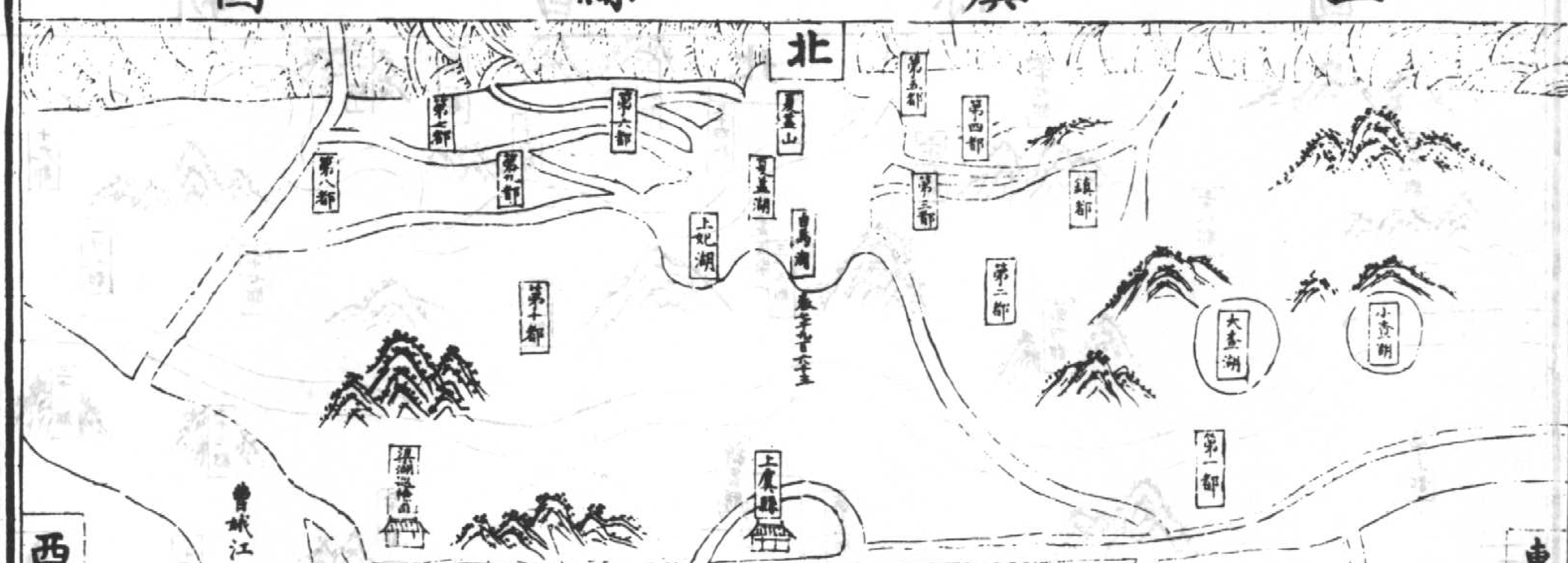
蕭山縣圖


北
南
東
西
蕭山縣
湘湖
白馬湖
西興驛
錢清江
漁浦
第一都
第二都
第三都
第四都
第五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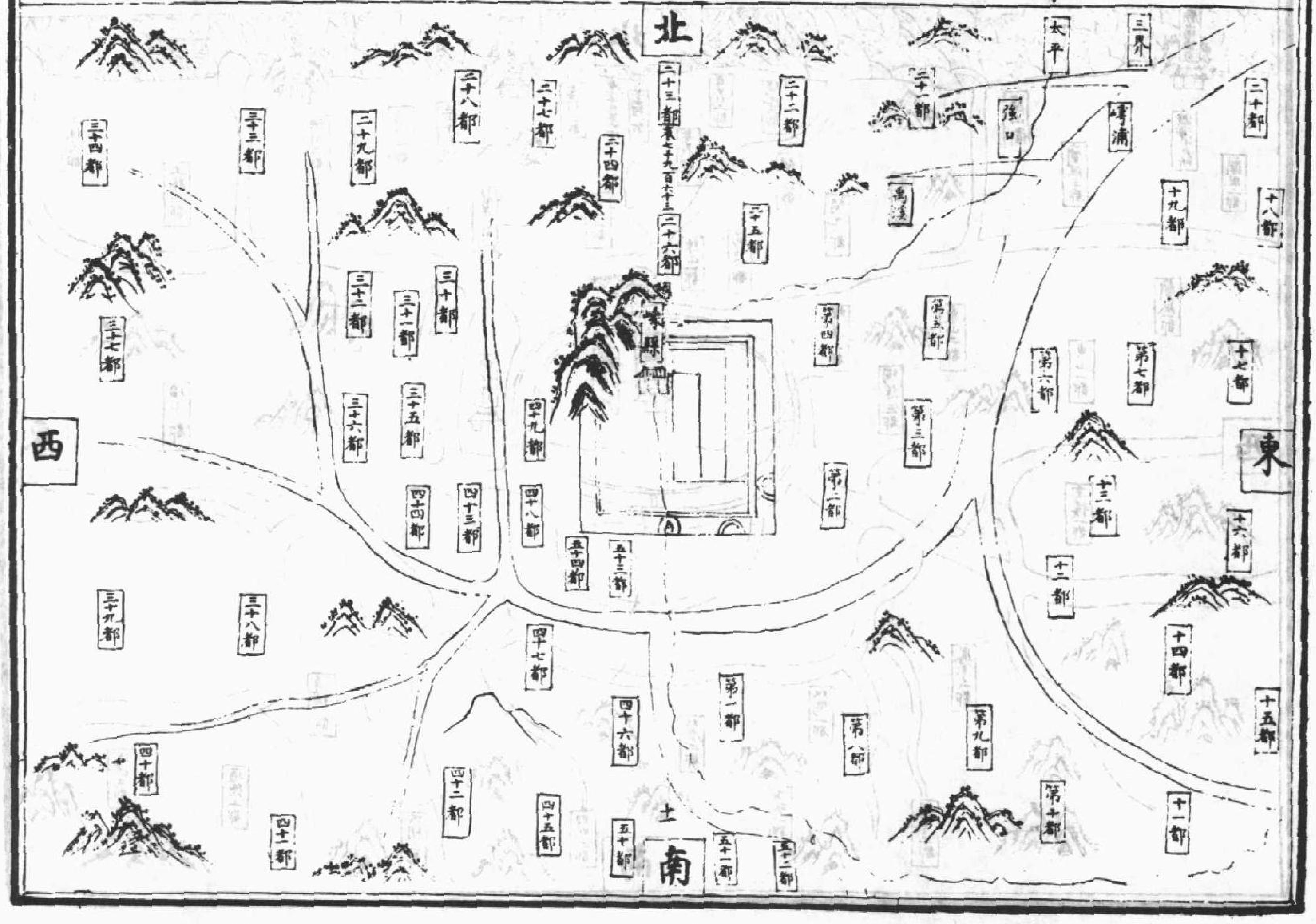
餘姚縣圖



上虞縣圖



嵊縣圖



新昌縣圖



建置沿革

本府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牛女之分 夏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於越周敬王時有越侯夫鐔子曰允常稱王允常卒子勾踐立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此後併吳而有其地後為楚所併其地盡入于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滅楚以越併入吳地共立會稽郡漢高帝六年封荊王賈十二年封吳王濞並為會稽郡地景帝四年更屬江都國後國除罷為郡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東為會稽郡三國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永安三年分為建安郡寶鼎元年又分為東陽郡晉為會稽國咸和四年改會為郡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等五郡置東揚州齊梁並因之隋開皇九年改東揚為吳州大業元年又改為越州三年罷為會稽郡唐武德四年置越州總管七年改為都督府天寶元年改會稽郡乾元元年分置浙江東道節度治越州大曆五年改置浙東觀察使十一年省以衢浙西永貞元年復置廣明元年陞義勝軍節度五代錢氏據兩浙地號吳越王宋至道中屬兩浙路又以越州為帥府紹興六年陞為紹興路元為紹興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為紹興府屬浙江承宣布政司紹興府志越之封域西北距江抵海東南薄明台金華諸郡內包八縣外周廻幾二千里蓋浙江之甲郡也故於其城郭之所建市鎮之所在鄉鄙之所布道里之所至者不得不詳錄焉若夫府縣之沿革分野之所屬則又皆按夫古書而志焉者也 紹興府一名會稽一名越按舊志自唐虞以來禹平水土別九州時地隸揚州之域禹後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遂命其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之謂也至夏后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其後有句踐者為越王始號於越及秦始皇降越通浙江東西始置會稽郡以治吳前漢時亦治吳領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二十六縣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海鹽等縣屬焉以東為會稽郡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十四縣 合山陰縣章安即回浦永寧分章安而立者東候官即冶縣皆漢末所改置吳寶鼎元年分會稽置東陽郡以烏傷等縣屬焉會稽領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內永興即餘暨吳改名始寧即上虞南鄉漢時分置晉改會稽郡為會稽國宋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皆統縣十齊

梁陳因之隋改會稽郡為吳州又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縣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及剡諸暨統縣凡四唐武德四年又改越州以剡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後廢嵊州為剡縣以鄮屬會稽統縣凡五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宋建炎五年高宗南渡改為紹興府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內蕭山即永興唐改名新昌梁錢鏐析剡縣而立者前元改紹興府為紹興路今復為紹興府統縣亦八會稽志越在唐虞時禹平水土制九州而越為揚州之域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釋云會稽在山陰舊經云塗山在山陰縣西北禹會萬國之所左傳哀公七年曹大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說者遂疑塗山非會稽今塗山之名有四會稽壽春之外復有渝州之塗山杜子美賦禹廟詩者文字音義云嵞音塗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之宣州當塗縣也杜預獨指壽春之塗山為禹合諸侯之地宜必有據然按史記夏本紀贊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苗山曰會稽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封禪書曰禹封泰山禪會稽由是論之禹既合諸侯於會稽屬詎知曾大夫所謂塗山非會稽歟至夏后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舊經云春秋貶之號為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西漢云太伯之初號句吳顏師古云句吳亦猶于越也太伯至德初無貶辭特從其俗爾公羊云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穀梁范氏注云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然竊有疑焉越於是時猶未預中國會盟未嘗與中國通也經書於越入吳非越自稱明矣豈書於經者乃吳王告同盟之辭歟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魯始使越據此可知且以句踐為君而種蠡為臣果未能以名通者乎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之役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三月越及吳平吳越春秋謂吳封地百里於越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北至于禦兒今嘉興有禦兒鄉西漢功臣表兩粤傳有語兒侯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今太末地也廣運百里句踐乃與范蠡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乃徙都琅邪漢書地理志云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吳越春秋亦云越王於此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避國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王翳避國之賢君蓋吳太伯之儔也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按此句踐至無彊寔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王無彊時興師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

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會稽郡　秦始皇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治吳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用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漢興高皇帝六年以其地封劉賈為荊王黥布反荊王賈死之無後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孝景帝四年吳王濞反誅乃復為會稽郡越絕外傳曰漢孝景五年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之也舊經云後復屬江都國江都王建有罪國除乃更為郡按漢書地理志廣陵國注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劉貢父云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也吳未育以彊記稱且距漢未遠仕本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問漢封諸侯事而育所對亦止言劉賈為荊王濞為吳王濞誅乃復為郡治於吳亦不及屬江都事也前漢志領縣二十六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十四縣為會稽郡治山陰東晉為會稽國改太守為內史宋武帝永初二年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齊梁陳因之隋為吳州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唐武德四年為越州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　越州

越州隋大業置古會稽郡也因國為名置刺史焉按漢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顏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以秩分行部所察六條秩六百石於是乃復禹貢九州之名而增以周之幽并與漢所開之朔方交阯以為十三州也會稽自昔常隸揚州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數檢校郡事羲之恥之求分會稽為越州不果遂稱疾去郡誓墓終身不仕其後至隋而會稽卒為越州蓋本於此宋齊梁陳會稽自為東揚州刺史不復受察於揚州雖漫異古制然猶未至盡廢刺史之職或以刺史行太守事如曰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是也隋制舊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如曰都督會稽等郡諸軍事是也或加使持節隋唐而降支郡皆稱刺史但領一州而以州統縣與他州等故又於此置總管府以統其屬州隋文帝初平江南改曰吳州大業中遂改為越州尋罷州置郡以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所察六條略如漢制唐武德四年復為越州置總管領州如故未久改總管為都督自是改更不常郡則曰太守州則曰刺史其實一也至乾元元年遂為越州大抵越州其實與會稽郡同非復如漢十三州之重刺史亦非復古之部

刺史但以總管都督附制一道爾　紹興府　宋建炎三年十月庚申車駕自杭州巡幸御樓船渡浙江壬辰幸越州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溫台回駐蹕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紹興越州官吏軍民僧道上表乞賜府額昔唐德宗以興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為興元府於是朝廷用興元故事改越州為紹興府初車駕幸揚州駐蹕逾年又嘗經郊祀然未嘗建為府則紹興蓋特恩也車駕既移蹕臨安首命前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孟仁仲故守謝到任表曰矧是肇新府號久駐[illegible]之故樓屬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表本府治所表曰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皆言上駐蹕之久而宮室無所增葺也浙東提點刑獄曾慎舊為史官見日曆所書紹興二年正月車駕移蹕臨安閏四月戊戌詔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曰時方艱難若不賜與則須別建賜之所以寬民力也州額初題越州大都督府既賜府額當題云紹興大都督府而右朝奉大夫吳詠乃題云大都督紹興府議者或非之　歷代屬州　會稽郡自漢順帝時還治山陰其所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循才為縣其地廣袤[illegible]越西限浙江東北至海而止提封數千里粤自

秦漢常為都會晉渡江後三吳之豪請都會稽雖不果亦足見當是時會稽兼號富實常為本根之地故諸葛恢為會稽常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也宋書史臣曰江左以來根本於揚越又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又袁宏漢紀許子將曰會稽富實菜之所貪以此論之會稽自古以富實名者徒以鏡湖之利也今民遺湖為田湖廢興盡接晉宋間謂會稽為會土三國志謂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張紘謂牧兵吳會則荊楊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部伍吳會二郡是也前輩有讀會字為都會之會或者以為不然今姑蘇有吳會館蓋承其誤後漢末孫策略平江左渡浙江自領會稽太守策卒曹操又表其弟權為會稽太守以統江左諸郡三國志云策渡浙江以其屬吳景為丹陽太守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朱治為吳郡太守而策自領會稽太守是也孫權謂虞翻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御從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興平四年策乃分章安永寧之地置松陽縣吳錄云取松陽木為名又置始平縣改章安曰羅陽縣至吳孫亮太平二年又置臨海縣立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以臨海始平松陽羅陽四縣屬焉於是會稽始有屬郡初後漢建安中孫氏分東候官之地立邑即以年號為名曰建安縣據續通典云孫策建安十二年立按是時策已死又置南平漢興二縣以屬會稽南部都尉至孫休永安三年遂割會稽南部為建安郡孫皓寶鼎元年又以漢末以來分烏傷太末之地所立新安豐安長山吳寧遂昌永康定陽并烏傷太末凡九縣置東陽郡至晉又分臨海郡之松陽羅陽東陽郡之遂昌凡三縣立永嘉郡乃今處州晉既平吳立東候官為晉安郡分隸揚州東晉以會稽郡為王國併隸揚州宋永初二年正月罷會稽郡府遂復為郡孝建元年立為東揚州統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而東揚州直為揚州以豫章王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八年冬復以王畿諸郡為揚州而會稽還為東揚州統郡如故永光元年秋八月始改是年為景和元年東揚州併揚州梁普通六年復以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及建安晉安二郡立東揚州大寶二年湘東王繹承制以陳霸先為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承聖三年以陳霸都督會稽十郡諸軍事會稽太守陳永定三年改永嘉郡為縉州尋省東揚州併屬揚州又分建安晉安二郡權立閩州天嘉元年以徐度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建安晉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

軍會稽太守天嘉三年侯安都破留異東陽平六月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光大二年割東揚州晉安郡為豐州隋開皇九年改東揚州曰吳州置總管府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廢諸州總管府尋改吳州為越州改東陽郡為婺州又改永嘉郡為處州尋改為括州而廢臨海郡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州為郡越州曰會稽郡婺州曰東陽郡括州曰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改會稽郡為越州置總管府改東陽郡為婺州永嘉郡為括州復故臨海郡為海州復故建安郡為建州又以剡縣立嵊州并析置剡城縣析故句章縣地置姚州鄞州以烏傷縣地為綢縣置綢州并析置華川縣析信安縣置衢州以龍丘縣地置穀州并析置白石縣以縉雲縣地置麗州以松陽縣置松州以綢盧分水建德三縣置嚴州五年以永嘉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屬焉是歲改海州為台州七年改總管為都督府廢姚州入餘姚縣來屬廢綢州入烏傷縣更名義烏屬婺州廢嚴州以桐盧縣屬睦州八年廢鄞州以鄮縣來屬廢穀州以白石縣入信安縣廢麗州為永康縣屬婺州廢松州為松陽縣貞觀元年廢東嘉州省橫陽永寧二縣以永嘉安固二縣併隸括州廢嵊州以剡縣來屬是歲始命併省分天下為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隸江南道高宗上元二年又分括州之永嘉安固兩縣置溫州垂拱二年又析婺州之常山信安龍丘復置衢州景雲二年分天下為二十四都督府以統其屬州越州所督不滿十州定為中都督府既而以其權重皆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隸江南東道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割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越州為會稽郡溫州為永嘉郡而括州為縉雲郡台州為臨海郡明州為餘姚郡建州為建安郡衢州為信安郡乾元元年復改會稽郡為越州縉雲郡為括州信安郡為衢州永嘉郡為溫州餘姚郡為明州東陽郡為婺州臨海郡為台州新定郡為睦州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隸浙江東道大曆十四年廢浙江東道建中元年復置二年復廢貞元三年復置浙江東道領越婺台明衢處溫七州而睦州隸浙江西道皇朝因之紹興元年升為紹興府所領州如故

歷代屬縣

前漢志會稽郡治吳領縣二十六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舊經云光武改回浦曰章安以冶立東候官分章安立永寧縣通典云永嘉本漢冶縣地後漢改為章安續通典云漢書東甌舉國內徙乃以

其地為回浦縣屬會稽郡後更名章安又以章安之東甌鄉為永寧縣隋
為永嘉縣初西漢以粤反覆險阻為後世患遷其民江淮遂虛其地後有
遁逃山谷者稍出立為冶縣（顏師古注云越王冶鑄之地後又名為東冶）
縣後漢光武時又曰東候官今閩縣是也言東以別其西如閩縣居候官
之東故曰東候官以此又知候官之名已久冶之地不一後因其名以為
縣也一云秦立胡候之官於此故名通典云後漢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
部都尉此為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是也大抵南至晉安東至章安皆冶
縣地詳而言之則閩越為冶而東甌為回浦原其本皆粤地也順帝永建
四年陽羨人（一作陽羨令）周嘉上書以吳越一國周旋一萬一千里以浙
江山川險絕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為吳郡以東為會稽郡（三國志吳
朱育云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以浙江之北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舊經
云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
十四縣治山陰又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初平三年分太末縣置新安縣
分烏傷南鄉為長山縣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又分章安
之南鄉為松陽縣建安四年孫氏分太末立豐安縣又分信安立定陽縣
建安二十三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志曰遂昌吳分永寧立南始平縣今

之天台）又分烏傷之上浦為永康縣分章安立臨海縣改章安為羅陽縣
餘暨曰永興縣漢寧曰吳寧縣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
分臨海南始平松陽羅陽四縣屬焉續通典云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
候官之地立邑即以年號為名曰建安縣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志云永
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而縣為屬孫晧寶鼎元年分會稽為東陽
郡以烏傷太末新安豐安長山吳寧平昌永康定陽九縣屬焉而會稽領
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晉地道志宋州郡志領
縣皆十隋平陳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
及剡諸暨統縣四唐武德四年以剡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析句章之餘
姚置姚州析句章之鄞置鄞州七年輔公祏平廢姚州以餘姚縣來屬析
會稽立山陰縣八年廢鄞州為鄮縣嵊州為剡縣並來屬省山陰縣復入
會稽凡統縣五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開元二十
六年割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永興為蕭山縣大曆二年因刺史薛兼
訓之奏省山陰縣七年刺史陳少遊復奏置焉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置
上虞縣元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縣十年復置梁開平中錢鏐析剡縣
立新昌縣皇朝因之領會稽山陰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宣和

三年方臘既平七月丁卯詔越州剡縣改名嵊縣與睦州改嚴州歙州改
徽州及睦州青溪縣改淳安衢州龍游縣改盈川皆同時也　廢州　會
稽郡漢領縣二十六至漢末六朝而降析會稽所隸縣為郡令為州軍二
十四會稽一郡獨領漢故縣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凡六亦可謂盛
矣至唐初以州境獨大於它州故析剡縣為剡城縣立嵊州析餘姚縣為
姚州武德七年廢姚州復以餘姚縣來屬貞觀元年廢嵊州復以剡縣來
屬　廢縣　漢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隋平陳廢興平二年分諸
暨天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後復併入諸
暨令縣有大門里或云即其地也唐武德四年析剡為剡城縣武德七年
廢入剡縣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淳熙元年廢入諸暨縣
初戶部侍郎方公滋以吏事著一時典藩數十年所至有聲績其置縣雖
承史蔣二公之後然卒成之者方公也亦嘗為客言析縣之利它日當愈
見不可復併矣然曾未幾時遂為後守所廢徹取官署等以建僧寺人頗
議之至或謂有大姓居邑中方為鎮時擅事權握利柄役服小民無敢與
較故大不利於建縣云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
皇帝御龍舟横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

平強虜遠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
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益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
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
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
謁之使轜衛轂擊中原未清令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
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蓋數十年直龍圖
閣沈公作賓來為守慨然以為己任而通判府事施君宿發其端安撫司
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為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王度朱鼐永嘉
郡持正等相與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
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慌惚之說秦漢晉唐以
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
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沈公去為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
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為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
事者施君也書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
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
所巡也故卒以名之既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為之序嘉泰元年十二月乙

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序會稽續志會稽志作於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矣物有變遷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語也況城府内外斬然一新則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隨時紀錄後將何所攷昔虞翻朱育荅郡太守問會稽古今事應對如流纖悉弗遺當時但嘆其殫洽殊不知二公皆里人也其習熟有非一日漢雖世本中原僑寓是邦益有年矣山川風土之詳人材物産之富與夫事物之沿革變遷曩嘗訪聞茲又目擊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遺忘輙裒輯而彙次之總為一編曰會稽續志所書固辛酉以後事而前志一時偶有遺逸者因追補之跡暮者因增廣之譌誤者因是正之異時有聞我以越事敢執此以謝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梁國張淏序

山陰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句踐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移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為縣屬會稽郡漢為郡都尉治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治山陰晉以後並因之隋併入會稽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置大曆二年省七年復置元和七年又省十年復置與會稽分治郭下宋為望邑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山陰為縣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山陰居其一隋平陳廢山陰及上虞等四縣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併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大曆二年復革山陰七年復置焉宋元及

本朝因之不改舊志山陰縣本越王句踐之都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舊志又云山陰之名得之於秦寰宇記山陰縣舊十二鄉今十五鄉本秦舊縣置在會稽山北龜山西漢以為郡都尉所居宋畧云會稽山陰編戸三萬號為天下繁劇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子敬見潭壑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隋末廢併入會稽唐武德四年又置貞觀元年又廢垂拱二年又分會稽置大曆二年又廢七年刺史陳少遊又奏置之至元和七年併入會稽蕭山兩縣至十年又置之輿地廣記望山陰縣秦漢以來故縣隋平陳省入會稽縣唐垂拱二年復置在州郭下與會稽分治有鑑湖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所創開周回三百餘里溉田九千餘頃創湖之始多浸冢墓有千餘人怨訴臻因被刑於市及遣使覆按總不見人籍乃知死者所訴也有龜山一名怪山一名自來山本自琅琊東武飛來於此其形似龜故名有蘭溪溪口有亭曰蘭亭晉太守王羲之作曲水序於此元一統志會稽志云本越王句踐

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於此徙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西漢志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本臺文圍顔注曰臺文侯溥太后父也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上

會稽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方行天下還歸大越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仍為地號周越王棲于會稽即此山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會稽郡併置山陰縣漢以為郡治宋齊梁並因之隋併山陰等四縣入會稽縣為會稽郡治唐武德七年分置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分置山陰縣自此與山陰常分治郭下宋因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會稽為縣元係郡名隋平陳廢郡屬縣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省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析會稽復入山陰縣儀鳳二年析會稽復置永興縣即今蕭山縣也大曆二年省山陰縣復入會稽七年析會稽復置山陰縣貞元元年析會稽復置上虞縣元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尋於會稽析置山陰縣宋元因之不改輿地廣記望會稽縣本於越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其後帝少康封庶子杼於會稽以奉守禹祀即越王允常之先也秦置山陰縣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順帝以後為郡治晉因之後分置會稽縣隋為吳州越州及會稽郡治唐因之南有會稽山秦始皇於此刻石紀功有禹冢禹穴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衆峯之傑始皇登之以望東海山南有嶕峴峴有大城越之先君無餘舊都于此有鏡湖若耶溪雷門

上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又以為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秦屬會稽郡漢初因之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晉因之陳省入會稽隋罷上虞存始興唐貞元元年復置穆宗長慶中移治今所宋元並屬紹興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本縣為會稽屬邑舊志云秦漢以來上虞皆屬會稽郡王莽改上虞曰會稽光武復舊名晉仍漢舊故有分載上虞始寧之名唐貞元中廢始寧復置上虞宋元因之皆屬紹興府寰宇記上虞縣舊十三鄉今一十四鄉漢縣地理志云屬會稽郡唐長慶初廢併其地入餘姚後復置移於此理元一統志圖經引會稽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華鎮又引雜記云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秦漢以來皆屬會稽郡唐志云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復置上虞穆宗長慶中移治今所宋以來為望縣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蕭山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本曰餘暨漢為餘槩縣三國吳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隋省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改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為名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　紹興府志蕭山為縣自前漢始初名餘槩隋平陳廢入會稽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蕭山縣宋元因之不改　郡縣志緊蕭山縣府西北一百里漢書應劭注云漢分諸暨山陰地為下諸暨後易名餘槩屬會稽郡至吳孫氏改為永興隋併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又自會稽分置　輿地廣記緊蕭山縣本餘暨縣漢屬會稽郡晉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儀鳳二年復置屬越州天寶元年改曰蕭山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水經以為疑是浦陽江之別名自外無水以應之越人西施出於此縣　元一統志元和郡縣志云本曰餘槩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吳孫權改曰蕭山輿地廣記曰漢末童謡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輿元和志所紀不同　西漢地理志云王莽改曰餘衍　今詳按兩漢志會稽郡下並有餘暨而無永興晉志會稽郡下有永興而無餘暨則是吳孫權改餘暨為永興非改餘暨為蕭山沈約宋志於永興縣下亦云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永興則吳孫權未嘗更為蕭山也元和志所紀非是今不取又隋平陳廢永興

入會稽唐志蕭山縣下注云儀鳳二年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以為名宋因之稱緊邑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嵊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本剡縣順帝時屬會稽郡三國吳賀齊為令移治今所唐武德四年以縣為嵊州分置剡城縣八年州廢仍為剡縣宋宣和三年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　紹興府志嵊為縣初名剡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剡居其一梁開平中析剡縣三之一置新昌縣宋宣和三年知越州劉述古言剡有兵火象欲以嵊名縣詔從之元因之不改　寰宇記剡縣舊四十鄉今二十七鄉漢舊縣後漢順帝以浙江東十三縣為會稽郡剡亦屬焉孔曄記以縣本在江東賀齊為剡令移于今所隋末陷李子通唐武德四年平賊以剡為嵊州六年廢嵊州依舊為剡縣　元一統志本漢剡縣宋郡邑志云宣和三年平方臘知州事劉述古奏剡字兩火一刀有兵火象請改之遂易為嵊縣有嵊山東西南北皆有秀峯取四山為嵊之義至今因之舊望邑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上

新昌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剡縣地梁開平二年吳越王分剡縣之石牛鎮置新昌縣宋元並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　紹興府志新昌古無是邑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析剡三之一始置新昌縣宋元因之不改　寰宇記新昌縣十三鄉唐末錢鏐割據錢塘時以去溫州之道路悠遠此地人物稍繁且無館驛乃析剡縣一十三鄉置新昌縣　元一統志本東漢剡縣舊曰地名南明號石牛鎮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以此地人物稍繁始分剡縣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至宋因之舊為緊邑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餘姚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以餘姚之地為縣屬會稽郡以首為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漢晉宋齊並因之隋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分故句章縣置餘姚縣又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來屬越州宋因之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　紹興府志餘姚之名始見前漢書地理志闞庭風土記云漢會稽郡領縣二十六餘姚其一也自漢至陳縣之所隸不易隋平陳併餘姚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句章之餘姚為姚州七年廢姚州復為餘姚縣隸越州開元二十六年析越州鄮縣置明州改明州為餘姚郡乾元元年郡復為州其後餘姚隸明州至宋復隸越州元元貞元年以餘姚之戶餘四萬陞為州今復為縣　郡縣志望餘姚縣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漢舊

縣在餘姚山西山海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云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　元一統志會稽志風土記云秦漢為縣屬會稽郡元和郡志云隋平陳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餘姚縣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縣來屬宋因之為望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諸暨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允常所都秦舊縣漢為諸暨縣屬會稽郡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宋乾道八年以其地之楓橋鎮置義安縣後省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　紹興府志本縣為越允常所封舊邑西有櫧山北有槩浦以櫧字省木槩字音相連因山浦以為名或言越得吳封無諸與夫槩於此邑上取諸字下取槩字因封邑以為名漢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復併入諸暨宋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後廢入諸暨元因各邑戶計五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戶陞為州今復為諸暨縣　郡縣志望諸暨縣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越王允常之故邑國語所謂南至句無即此也漢為縣縣界有槩浦諸山因以名之歷代不改　元一統志沈約宋志云漢舊縣宋會要云乾道八年以諸暨之楓橋鎮置義安縣淳熙元年後省止存諸暨至今因之舊是望

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分野

紹興府志禹貢隸揚州之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星紀吳越也漢書地理志云吳地斗分野會稽志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會稽志云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虞翻以為會稽上應牽牛之宿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春秋左氏傳吳伍員曰句踐與我同壤夫差亦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然則吳越同壤其來久矣按晉書天文志曰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分曰揚州而會稽入牛一度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會稽志云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漢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分其後孫策孫權實有江左晉太元間符堅將入寇石越對曰今歲在吳分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去及陳叔寶將亡有星孛于牽牛以此枚之則斗牛之分吳越同之信矣會稽志云班固別所言之恐有未然

至到

本府紹興府志東至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桐下湖界二百里自界到明州府治一百一十里計三百一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地名塘口關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到杭州府富陽縣治七十里共計二百五里　南至金華府東陽縣地名應村為界二百五里自界到金華府東陽縣治六十里共計二百六十五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到台州府天台縣地名關領為界二百八十五里自界到台州府治一百三十五里計四百二十里　東北到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洋浦雙河為界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金華府浦江縣地名揚塞嶺為界一百九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計二百三十里　西北到杭州府錢塘江中流為界一百一十九里自界到杭州府治一十九里計一百三十八里會稽志云東至慶元府慈溪縣界一百五十七里　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二百九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西二百三十二里　南北四百四十七里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西京二千八百七十二里　鄞縣志云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府二百七十二里　西至臨安府一百六十九里　南至台州四百卅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六十九里　西南至臨安府四百二十二里　東北至慶元府三百五十七里　西北至臨安府一百三十三里

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西北至西京二千八百七十里　西至長安三千七百三十里　東至明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杭州一百三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關嶺一百三十六里　北至海與蘇州分界一百三十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　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　東北至浹江海際三百九十八里　九域志云大都督府越州會稽郡鎮東軍節度治會稽山陰二縣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五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三十八里自界首至台州二百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二百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一百六十四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一里自界首至杭州二百三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杭州一十八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

台州路天台縣界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東到慶元路三百一十里　西到建德路三百七十里　南到台州路三百八十里　北到大海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三百五十里　東南到慶元路三百五十里　東北到大海一百一十里　西北到杭州路一百七十一里

江浙須知自本路至大都陸路四千九百一十五里水路四千六百一十里　東至慶元路界地名桐下湖橋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地名浙江中流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路界地名關嶺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山陰縣　東至會稽橋為界一里一百四十六步到會稽五十七步　西至蕭山縣錢清浮橋為界六十二里到蕭山縣三十八里共計一百里　南至諸暨縣界五十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至會稽縣界地名宋家漊二十八里　西南至諸暨縣界古博嶺五十里自界到諸暨縣七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白洋海岸五十五里　會稽志云望山陰縣本越王句踐之都會稽土地志云邑在山陰故以名焉東西九十八里南北一百一十八里　東至會稽縣界一百五十步以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會稽縣六十步　西至

蕭山縣界五十三里以西小河中流為界自界至蕭山縣五十里　南至
諸暨縣界七十里以古博嶺界自界至諸暨縣一百四十三里　北至
海一百五里海北岸即嘉興府界　東南到會稽縣界一百六十六步
西南到蕭山縣界五十八里　東北到會稽縣界五十八里　西北到蕭
山縣界四十七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
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北至本路三里　東至會稽縣運河界一百
五十步　西至蕭山縣小江界五十三里　南至諸暨州古博嶺界四十
五里　北至大海三十五里　東到本路三里　西到蕭山縣一百三里
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　北到大海三十五里　東南到嵊縣一百
五十七里　西南到諸暨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到會稽縣三里　西北
到蕭山縣九十七里

會稽縣　東至上虞縣界八十五里以曹娥江中流為界至上虞縣三十
五里計一百二十里　西至山陰縣界五十七步以縣西橋河中流為界
自界至山陰縣一里一百四十六步計一里二百三步　南至嵊縣界一
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為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北至桑
盆岸一十八里過海北岸接嘉興府界　東南到嵊縣地名三界一百三

十里　東北到本縣地名延德鄉海岸六十五里　西南到山陰縣地名
覆釜嶺二十里　西北到山陰縣地名宋家漊一十八里　會稽志云望會
稽縣本山陰縣地隋發山陰更置會稽縣為會稽郡治唐垂拱二年復分
置山陰並在府郭下　東西一百二十四里　南北一百三十里　東至上虞
縣界九十二里以東小江中流為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八里　西至山
陰縣界六十步以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山陰縣一百五十步　南至嵊
縣一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為界自界至嵊縣五十五里　北至海二十里
過海北岸接嘉興府界　東南到嵊縣界一百四十里　西南到山陰縣
界三里一十步　東北到上虞縣界七十五里　西北到山陰縣界三里
二步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
十九十五里　西至本路治一百八十步　東至上虞縣界小江九十二
里　西至山陰縣界運河六十步　南至嵊縣界杉木嶺一百里　北至
大海三十里　東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本路四里　南到嵊縣
一百五十五里　北到大海三十里　東南到上虞縣一百三十五里
西北到山陰縣三里　東北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蕭山縣九
十七里

上虞縣　東至餘姚縣小查湖二十八里自界到餘姚縣三十二里計六
十里　西至會稽縣界曹娥江中流三十五里自界到會稽縣八十五里
計一百二十里　南至嵊縣界郁嶺七十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
三十里　北至大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係嘉興府　東南至餘姚雲溪
嶺三十里　東北至本縣夏蓋山海岸三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會稽挽
名三界九十里自界到嵊縣四十里計一百三十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
延德鄉海岸八十七里過海會稽界會稽志云望上虞縣十三州志云夏
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地故曰上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東西五
十三里　南北一百一里　東至餘姚縣界二十八里以新橋為界自界至
餘姚縣四十五里　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以曹娥江中流為界自界
至會稽縣九十二里　南至嵊縣界七十里以郁嶺石床鋪為界自界至
嵊縣六十里　北至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即嘉興府界　東南到餘姚
縣界四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界九十里　東北到餘姚縣二十里　西
北到會稽縣界八十七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一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一十八里　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　東至餘姚
州界二十八里　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　南至嵊縣界七十里　北

至大海四十里　東到餘姚州六十里　西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　南
到嵊縣一百三十里　北到大海四十五里　東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
西南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　西北到會
稽縣一百三十五里

蕭山縣　東至山陰縣錢清界三十八里自界到山陰縣六十二里共一
百里　西至杭州府錢塘縣界錢塘江中一十九里自界轉北到錢塘縣
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　南至本府諸暨縣界里亭湖橋六十里自界到
諸暨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北至大海二十五里　東南至山陰縣
界小江口二十五里　西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三十五里　東
北至山陰縣界白洋海岸三十五里　西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錢塘江
中一十九里自界到仁和錢塘二縣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會稽志云緊
蕭山縣本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以縣西蕭然山為名在府西北一百里
九十步東西六十二里南北九十里　東至山陰縣界五十里以西小江
中流為界自界至山陰縣五十三里　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二十三里以
浙江中流為界自界至錢塘縣三十里　南至諸暨縣界六十五里以勞
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六十五里　北至臨安府錢塘縣三十五里以浙

江中流為界自界至錢塘縣四十七里　東南到山陰縣界五十一里
西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四十八里　東北到山陰縣界四十九里　西
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七百
七十七里　西北至大都二千九百七十七里　東至本路一百里　東
至山陰縣界五十里　西至杭州路錢塘縣界二十三里　南至諸暨州
界六十五里　北至杭州路仁和縣界三十五里　東到山陰縣一百三
里　西到杭州路錢塘縣五十三里　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　北到
杭州路仁和縣八十里　東南到山陰縣九十七里　東北到杭州路鹽
官縣五十四里　西南到杭州路富陽縣九十里　西北到富陽縣八十里
嵊縣　東至明州府奉化縣界陸詔嶺六十里自界到奉化縣八十里計
一百四十里　西至諸暨縣界皂莢嶺七十五里自界到諸暨縣八十五
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南至新昌縣界胡墈一十八里自界到新昌縣一
十七里計三十五里　北至會稽縣孫家嶺六十里自界到會稽一百二
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東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界箬坑嶺一百三十里自
界到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計二百五十里　東北至本府新昌縣界郁嶺
六十里自界到新昌縣六十八里計一百二十八里　西南至金華府東

陽縣界白峯嶺八十里自界到東陽縣八十五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西
北至本府上虞會稽縣界五十里自界到本府一百三十里計一百八十
里　會稽志云望嵊縣本漢剡縣道書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剡多名山可
以避災也宣和三年改今名縣有嵊山水經注嶀山與嵊山峯嶺相連又
云東有單山南有黄山西有白山為縣之秀峯嵊山在北乃四山為嵊之
義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東西二百七十六里南北一百七十六里　東
至慶元府奉化縣界一百四十里以陸詔嶺為界自界至奉化縣一百里
西至諸暨縣界一百三十六里以勞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七十三里
南至新昌縣界一十五里以胡墈為界自界至新昌縣一十五里　北
至會稽縣界五十五里以池湖驛為界自界至會稽縣一百四十里　東
南到新昌縣界一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界九十里　東北到會
稽縣界六十二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六十二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
上都五千四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四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
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路奉化縣界一百一十里　西至諸暨州界一百
二十六里　東到新昌縣三十里　西到諸暨州二百九里　南到新昌
縣三十里　北到會稽縣一百五十五里　東南到新昌縣三十五里

東北到新昌縣四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七十二里　西北
到山陰縣一百五十七里
新昌縣　東至台州府寧海縣松樹嶺一百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一十
八里　南至台州府天台縣界石壘嶺寨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五十
里共一百二十五里　北至嵊縣湖墈渡一十七里自界到嵊縣一十八
里共三十五里　東南至台州府天台縣關嶺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
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嵊縣郁嶺六十八里自界到嵊縣六
十里共一百二十八里　東北至明州府奉化縣剡界嶺八十里自界到
奉化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　西北至嵊縣小坑嶺三十里　會稽志云
緊新昌縣本剡縣地唐末錢氏析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在府
東南二百二十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一百五里　東至嵊縣界五十里以
孝嘉鄉為界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烏巖溪為界
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七十五里以祥鶯鄉為界自
界至天台縣六十四里　北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王宅後溪為界自界至
嵊縣二十五里　東南到台州天台縣界八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界一
十五里　東北到嵊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到嵊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

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台州路寧海縣界一百里　西至嵊縣
界一十五里　南至天台縣界五十五里　北至嵊縣界一十五里　東
到奉化縣二百四十里　西到嵊縣三十里　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北到嵊縣三十里　東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西南到嵊縣四十五里
東北到奉化縣一百八十里　西北到嵊縣三十五里
餘姚縣　東至明州府慈溪縣桐下湖橋分界二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六
十里共八十里　西至本府上虞縣小查湖分界三十二里自界到上虞
縣二十八里共六十里　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白蓮庄分界八十五里
北至大海四十五里　東南至明州府慈溪縣石門分界二十五里自界
到慈溪縣一百里共一百二十里　東北至明州府慈溪縣雙河洋浦分
界六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西南至本府上虞縣
笠溪嶺分界三十里　西北至本府上虞縣夏蓋山海岸分界七十五里
會稽志云望餘姚縣周處風土記云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在
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東西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　東至慶元府慈
溪縣界一十里以桐下湖橋為界自界至慈溪縣八十里　西至上虞縣

界四十五里以新橋為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以黎州山為界自界至嵊縣三百里　北至海三十五里過海北岸後平江府界　東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三十五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四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六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西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十里　西至上虞縣界三十二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　北至大海三十五里　東到慶元路慈溪縣九十里　西到上虞縣六十里　南到嵊縣一百六十五里　北到大海三十五里　東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諸暨縣　東至本府嵊縣界皂莢嶺八十五里自界到嵊縣七十五里共一百六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雀門嶺八十一里自界轉北到富陽縣七十九里共一百六十里　南至金華府義烏縣界善坑嶺六十里自界到義烏縣六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北至本府蕭山縣里亭湖橋八十里自界至蕭山縣六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金華府東陽縣應

村七十五里自界到東陽縣六十里共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府山陰縣界古博嶺七十里自界到山陰縣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金華府浦江縣界楊蓋嶺七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共一百一十里　西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八十里會稽志云望諸暨縣本越王允常所都或言西有櫧山北有槃浦諸文省暨音近因山浦以為名也或言無諸舊封夫槩故邑上取諸下取槩因封邑以為名也在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六十一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以茆峴嶺為界自界至嵊縣一百二十六里　西至臨安府富陽縣界八十一里以黃峴嶺為界自界至富陽縣一百二十六里　南至婺州浦江縣界七十里以新界官道為界自界至浦江縣五十里　北至蕭山縣界九十一里以南亭浦為界自界至蕭山縣九十二里　東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臨安府富陽縣界五十里二百步　東北到山陰縣界八十一里　西北到蕭山縣界七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九百一十四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一百一十四里　東北至本路一百一十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　西至婺州路浦江縣界六十八里　南至婺州路東陽縣界一百三十里　北至本路蕭山縣界六十五里　東到嵊縣二百九里　西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里　北到蕭山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到山陰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西北到蕭山縣一百三十五里

道路 水路附

會稽志山陰縣　東路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四里西入蕭山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二百二十里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西小江水路東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西北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運河水路東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會稽縣　東路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陰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東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陰縣界　西南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一百五里東北入上虞縣界　曹娥江路南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四十里北入海勝舟五百石　若邪溪路南來自縣五雲鄉界經縣界二十五里北入鏡湖勝舟五十石

上虞縣　東路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西入會稽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上虞江路在縣西二十八里南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入會稽縣界大信潮勝舟五百石小信潮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在縣南二百二十步東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六十步西入會稽縣界勝舟二百石

蕭山縣　東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九十里北入臨安府鹽官縣界　浦陽路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陰縣界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東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勝舟二百石

嵊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奉化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西入諸暨縣界　南路來自新昌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北入會稽縣界　剡溪路西南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一百四十里東北入上虞縣界勝舟一百石

新昌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復入嵊縣界　南路來自台州天台縣界經縣界一百里北入嵊縣界舊經東南通台州天台縣

一百五里，西北通嵊縣三十里，東小路通慶元府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西南通婺州東陽縣一百八十里。

餘姚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慈溪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入上虞縣界，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平江府界，餘姚江路西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東入慶元府慈溪縣界勝舟五百石。

諸暨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入臨安府富陽縣界，南路來自婺州浦江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入蕭山縣界，東南路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二百里東北入山陰縣界，西路來自臨安府富陽縣界經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入蕭山縣界，浣江路東南來自安俗鄉界經縣界九十一里北入蕭山縣界勝舟二百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韓𢈾
圈點監生臣徐充私
臣歐陽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十九庚

蒸 骨蒸證治二

劉智經驗普濟本事方洗肺飲子辟時疾寒熱。并解虛勞骨蒸。
鼈甲醋浸炙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柴胡一兩二錢
檳榔三錢　生薑五錢切　川大黃八錢　葱白五莖切
豆豉一百粒　生地黃一兩切
右爲散。每服二兩。童子小便一升。同煎七分。去滓。分三次。一日服。食前。
紫菀散。治骨蒸虛勞。寒熱。口乾。少力。時氣。
紫菀茸　蒼术浸各八錢　桔梗半兩　芍藥三錢
木香　肉荳蔻各一錢
右六味爲細末。每服三四錢。猪肝二兩。或腰子二箇。折開。摻藥入豐葱。紙裹三五重。燒熟。熱搦服之。
犀角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煩躁。面赤。口乾。多渴。昏沉。眼澀。無力。虛汗。黃瘦。飲食少味。痰嗽。

柴胡去苗　前胡　人參去蘆　茯苓去皮
羌活去苗　白芷　桔梗　川芎各半兩
鼈甲炙　甘草炙各一兩　犀角末　黃連各四錢
右爲散。每服五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竹葉三錢。同煎七分。食前溫服。去滓。
柴胡散。治童男室女。骨蒸熱勞。或因傷寒時疾後。餘熱不解。瘦弱。減食。困倦。寒熱。欬嗽。喘。面赤。口乾。眼澀。多睡。
柴胡去苗一兩　大黃　秦艽　甘草
常山各半兩　乾漆七錢炒　鼈甲一兩半炙黃
右七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小麥二錢。同煎六分。去滓溫服。加人參石膏各半兩妙。
七星洗心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皮膚乾枯。痰唾稠粘。四肢疼痛。面赤唇乾。煩躁睡卧不寧。或時咳嗽。
柴胡去苗　鼈甲炙　黃芩　知母
黃連　杏仁去皮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七錢。童子小便一升。入桃枝七莖寸切。青蒿一把。洗淨切。燈心一束。同煎半升。分兩次服。空心食前。
劉守真宣明論方治五勞七傷。喘氣不接。涎痰稠粘。骨蒸潮熱。
人參　柴胡　當歸　芍藥
桑白皮　知母　白术　川芎
黃耆　紫菀　荆芥　地骨皮各一分
茯苓去皮　黃芩　連翹　大黃
薄荷　山梔子各半兩　甘草　桔梗各一兩
石膏　寒水石　滑石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泄者去大黃。同人參半夏丸。
阮霖經驗良方治男子婦人骨蒸增寒壯熱。
青蒿春夏用葉。秋冬用子。用子不用葉。用根不用莖。四者相似而反。以爲痛疾。止用童子小便浸過。使有功無毒一種。
大鼈甲炙黃。醋淬五七次。去裙　白术無蛀聚根熟
地骨皮　白茯苓　粉草炙　揀參去頭
秦艽根　北柴胡去蘆　桑白皮蜜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入薑三片。水一盞半。煎一盞服。

加減黃耆建中湯。累見神效。治男子婦人。遠年日近。五勞骨蒸者。
白术　白茯苓　桔梗各三錢　人參去蘆三錢半
秦艽　北柴胡　防風　白芍藥
甘草　當歸　澤瀉　生地黃
熟地黃　地骨皮　肉荳蔻　檳榔
砂仁各五錢　猪苓四錢　黃耆一兩
右爲麁末。每服五錢。水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老人再加黃耆一兩。
或爲末。煉蜜少許。湯調服。
夏貴公熏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
好雄黃三錢　茜草二錢　款花二錢　玄參三錢
百部三錢　艾葉一錢　信石半錢　雌黃半錢
雷丸　厚朴
右作末。以香爐有蓋者封固。止留一小孔出烟。患人以紙塞鼻。以口吸其烟。大則飲少清米飲。日三次。垂死欬愈。一加百部。蕪荑仁。蘇合香。溶蠟和攤紙上。貴公在蜀作宦。撫甚秘寶之。以膏肓之疾。藥不能及

煮之有效。

危亦林得効方主犀散。治骨蒸肌瘦。頰赤口乾。日晚潮熱。夜有盜汗。五心煩燥。及大病瘥後。餘毒不解。

犀角 鎊　地骨皮 去骨　秦艽 去蘆　麥門冬 去心

枳殼 去瓤 麩　大黃 煨　柴胡 去頭　茯苓 去皮

赤芍藥　桑白皮　黃耆 去蘆 蜜炙　人參 去蘆

鼈甲 醋炙　知母 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陳青蒿一根。煎。桃枝亦可。不死瘧病熱似骨蒸者。及久病後。或虛後。時復來作潮熱者。瘧疾亦用。有痰加半夏。熱去大黃加黃芩。

四美丸。凡骨蒸莫非是勞。脊骨尤屬腎虛髓竭也。

黃耆鼈甲散。　沉香鼈甲散。　秦艽鼈甲散。　青蒿鼈甲散。

右四散和合爲末。以雄羊脊骨一具。銼碎煉汁。調和爲丸。溫酒吞下。治脊痛骨熱。漸成蒸疾。一劑而效。其功全。其脊骨膏。蓋醫者意也。

一方雄豬脊骨。

雄黃熨法。治骨蒸勞熱有効。

雄黃 一兩　童子小便 一升

右取石一片。方圓一尺者。以炭火燒。沃雄黃在石上。恐大熱不可近。以薄氊一片置石上。令患人脫衣坐石上。以衣被圍繞。渾身。勿令泄氣。用三五次差。

補髓丸。治骨蒸發熱。

生乾地黃 日乾 三兩　乾漆 半兩 碎炒令烟出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臨卧米飲下。

骨蒸煩熱。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而煩熱者。是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內外生於熱。非邪從外來客也。

方

三聖散。治骨蒸勞氣煩熱。四肢無力。夜卧虛汗。唇口乾焦。面無血色。

胡黃連 二兩　柴胡 去苗　鼈甲 生用 各二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用生薑酒調一錢。每日早晨日午臨卧。各一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心肺煩熱。喘息促。嗽不去。脊漸加羸瘦。

天門冬 一兩半 去心 焙　前胡 三分 去蘆頭

甘草 炙微赤 剉　川升麻　黃芩 各三分　百合 半兩

白前 半兩　杏仁 三分 湯浸去皮尖雙仁 麩炒微黃

柴胡 去苗　桑根白皮 剉　桔梗 去蘆頭 各一兩

赤茯苓 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蘆根散。治骨蒸。手足煩熱。多渴。不能飲食。

蘆根 二兩 剉　赤茯苓　知母　地骨皮

人參 去蘆頭　菰蔣根 各一兩　麥門冬 一兩半 去心 焙

黃芩 三分　甘草 三分 炙微赤 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煩熱。四肢疼痛。背膊壅悶。

赤茯苓 一兩　柴胡 一兩半 去苗　地骨皮 三分

鼈甲 一兩半 塗醋炙微黃 去裙襴　桑根白皮 一兩 剉

枳殼 一兩 麩炒微黃去瓤　川大黃 一兩 剉碎微炒

芎藭 半兩　川朴消 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升麻散。治骨蒸。五心煩熱。眼目昏澀。肢節疼疾。不能飲食。

川升麻 一兩　黃連 一兩 去鬚　枳殼 一兩 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 三分　生乾地黃 一兩半　赤芍藥 一兩

地骨皮 三分　麥門冬 一兩半 去心 焙　甘草 半兩 炙微赤 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獺肝丸。治骨蒸煩熱。日月久遠。漸加羸瘦。宜服。

獺肝 一具 炙令黃　柴胡 一兩半 去苗

玄參　知母 各一兩　大麻仁 二兩　子芩

地骨皮　川升麻　木通 剉 各一兩　柏樹香脂 一兩半

天靈蓋 一兩 塗酥炙令黃　川大黃 一兩 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童子

小便浸豉一合。經一宿去滓。下三十丸。日再服。若有下利。即減丸數服之。
升麻丸。治骨蒸煩熱。四肢瘦疼。日晚頰赤。口舌乾燥。宜服。
川麻三分　黄連三分去鬚　赤芍藥三分　龍膽三分去蘆頭
知母三分　犀角屑三分　鼈甲三分　柴胡一兩半去苗
子芩三分　川芒消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黄。去裙襴。
前胡一兩去蘆頭
右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食後温漿水下三十丸。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多渴。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頰赤。
知母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地骨皮三分　犀角屑三分
白鮮皮三分　龍齒三分　川芒消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黄芩三分
右藥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參門冬散。治骨蒸虚煩。翕翕發熱。骨節疼痛。宜服。
川升麻三分　赤芍藥三分　黄芩三分　參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知母三分　赤茯苓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枳殼三分麩炒微黄去瓤
梔子仁三分　桑根白皮一兩剉　地骨皮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藥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食後温服。
骨蒸肺痿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肺者。爲五臟之華蓋。諸臟腑通於聲。主於氣。若人勞傷不已。邪氣干於肺。則壅生熱。故吐血胃敵。短氣欬嗽不止。疾甚多唾。時發寒熱。肌體羸瘦。乃成肺痿之病也。聖濟總録論曰。骨蒸肺痿者。由榮衛虚損。蘊熱熏蒸上焦。傳播肓膜。使人肺熱葉焦。發爲肺痿。其證咯唾膿血。胃滿短氣。欬嗽不止。多痰。或如膿涕。或唾之不能出。時發寒熱。肌體羸瘦。是其候也。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廣濟療骨蒸肺氣。每至日晚。即惡寒壯熱。頰色微赤。不能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黄三兩細切　葱白細切　香豉
甘草炙各二兩　童子小便二升
右五味切。以地黄等於小便中浸一宿。平晨煎兩沸。絞去滓。澄取一升二合。分温二服。服別相去。如人行七八里。服一劑差止。不利。忌海

藻菘菜蕪荑熱麪猪肉油膩黏食等。
蘆根飲子。蘇遊療骨蒸。肺痿煩躁。不能食。
蘆根切訖秤　參門冬去心　地骨皮各十兩
生薑十兩合皮切　橘皮　茯苓各五兩
右六味切。以水二斗。煑取八升。絞去滓。分温五服。服別相去八九里。晝三服。夜二服。覆取汗。忌酢物。米好差。更作。若兼服。其人或胃中寒。或直。惡寒。及虚脹并痛者。加吳茱萸八兩。
太平聖惠方紫苑散。治骨蒸肺痿。欬嗽。胸膈痛。舌澀口乾。
紫苑三分去苗土　桑根白皮三分剉
甘草二分炙微赤剉　梔子仁半兩　赤茯苓
桔梗半兩去蘆頭　黄芩半兩　烏梅肉三分微炒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百合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參門冬三分去心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黄。去裙襴。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忌炙煿油膩。

白前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渴。痰嗽不止。
白前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生乾地黄一兩　大麻仁三分　桂心半兩　赤茯苓一兩
黄耆三分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黄燥　參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忌炙煿油膩。
知母散。治骨蒸肺痿。煩躁。四肢疼痛。不能飲食。
知母三分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蘆根一兩剉
參門冬一兩去心　地骨皮一兩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唾涎。心神煩熱。不欲飲食。
柴胡一兩去苗　參門冬一兩去心焙　黄芩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甘草二分炙微赤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桔梗半兩去蘆頭　赤茯苓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蘆根散。治骨蒸肺痿。手足煩熱。多渴或不能食。
蘆根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麥門冬一兩去心　子芩三分　地骨皮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
滓。不計時候溫服。
地黃煎。治骨蒸肺痿欬嗽。咽喉胷膈乾痛。
生乾地黃汁一中盞　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研。　黃牛髓六兩　阿膠三兩。擣碎炒令黃燥爲末
生薑汁一合　薯蕷二兩末　酥四兩　蜜四兩
右件藥一處。用石鍋子內。以慢火熬成膏。收於瓷器中。每服不計時
候。以溫粥飲調下一茶匙。

生乾地黃散。治骨蒸寒熱。肺痿喘促。
生乾地黃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訶梨勒一兩用皮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
心焙　人參半兩去蘆頭　大麻仁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兩。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寒熱多渴。
柴胡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貝母三分煨微黃
人參三分去蘆頭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麥門冬散。治骨蒸肺痿。咽中乾燥。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黃耆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射干三分　川升麻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甜葶藶散。治骨蒸肺痿欬嗽。上氣不得眠臥。涕唾稠黏。
甜葶藶二兩微炒令香　桑根白皮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紫菀一兩去苗土
枳殼一兩麩炒令黃去瓤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
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肺痿。心胷滿悶。欬嗽涎唾。不欲飲食。
赤茯苓二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白前三分　前胡一兩去蘆頭　旋覆花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心神煩熱。頰赤口乾。不欲飲食。
天門冬一兩去心　旋覆花半兩　桑根白皮三分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生乾地黃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

滓。不計時候溫服。
甘草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熱。宜服。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黃芩一兩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
聖濟總錄當歸黃耆湯。治骨蒸肺痿。
黃耆剉　當歸切焙　人參　桔梗剉炒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麁擣篩。每服五錢七。水一盞半。生薑一棗大拍碎。棗二枚擘
破。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溫服。
白前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涕唾如膠。胷背煩熱。
白前　桑根白皮炙剉　麥門冬去心焙各一兩半
旋覆花半兩　木通剉炒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右六味。麁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皂莢飲。治骨蒸肺痿欬嗽。咯膿血病重者。
皂莢一挺長一尺者。炙黃去皮子　白餳一兩

生薑半兩　乾棗七枚去核

右四味除餳外。細剉。入餳。以酒一升。煑取半升。去滓。每食後溫服二合。

天門冬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氣逆喘急。唾不出唇。漸漸羸瘦。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　升麻　黃芩去黑心

前胡去蘆頭各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右五味麤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三莖。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茯苓湯。治骨蒸肺痿。心忪戰慄。煩熱善忘。精神不寧。夢寐飛颺。吐血。身體疼。或癢。多主癃癖。并治腳氣。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　麥門冬去心焙　獨活去蘆頭

檳榔各三分　桂去麤皮　防風去叉　防己各一兩一分

桔梗剉炒　甘草炙　防葵　枳殼去瓤麩炒各四兩　地骨皮十兩

右一十三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生薑半分切碎。棗二枚擘破。煎取八分。去滓。頓服。早晚食後各一。用銀器煎尤妙。

麥門冬湯。治骨蒸肺痿。四肢煩熱。不能食。口乾渴。

麥門冬去心焙　地骨皮各五兩

右二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二盞。煎小麥一合。至一盞半。去滓。入藥。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治骨蒸肺痿欬嗽方。

白蜜　熟羊脂切　熟羊髓　熟猪脂切

生薑汁　地黃汁各二升

右六味。依次第下於鐺中。慢火煎。不住手攪。煎至四分。減一即止。貯瓷器中。遇食羹中著一兩匙。日三四服。

治肺痿骨蒸欬嗽上喘。呼呷有聲方。

青羊肺一具。煑熟去筋膜。薄切焙乾　莨菪子末醋浸一日中暴乾微炒

右二味搗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空心米飲下。漸加至十丸。以知為度。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氣。潤心肺。止欬嗽。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半　桑根白皮剉炒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分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甘草炙

貝母去心炒各一兩

右六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綿裹含化。嚥津。煎麥門冬湯。嚥下亦得。不計時候。

楊氏家藏秦艽扶羸湯。治肺痿骨蒸勞嗽。或寒或熱。聲嗄羸瘦。自汗。四肢怠墮。不美飲食。

柴胡去苗二兩　人參去蘆頭　鱉甲米醋炙　秦艽

地骨皮已上四味各一兩半　半夏湯洗七遍　紫菀茸

甘草炙已上三味各一兩　當歸洗焙一兩一分

右件㕮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烏梅大棗各一枚。煎至八分。去滓。通口服。食後。

楊仁齋直指方地黃飲。治骨蒸勞熱咯血。

方見骨蒸類

骨蒸煩渴。

論

太平聖惠方。夫勞傷氣血。陰陽不和。津液減少。上焦生熱。致令口舌乾燥而渴也。聖濟總錄論曰。骨蒸煩渴者。榮衛乏竭。肌肉消瘦。虛陽之氣。熏發

于上。令津液枯燥。胃中煩熱。咽嗌焦乾。故煩渴而引飲。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止渴竹葉飲。療骨蒸脣乾口燥。欲得飲水。

竹葉一握　麥門冬一升去心　大棗二十顆擘

甘草三兩炙　半夏一升湯洗令滑盡　粳米五合

生薑三兩

右七味切。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忌羊肉餳海藻菘菜。

麥門冬湯

麥門冬一升去心　小麥二升　枸杞根切三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煑小麥熟。去滓。分溫日三服。

又方

大烏梅二十枚　石膏六兩碎綿裹

右二味。以水七升。煑取四升。去滓。以蜜三合。稍稍飲之。佳。

又方。療骨蒸消渴。消中熱中。渴痢。心熱風忪。虛熱傳尸等方。

苦參一大斤　黃連去毛　知母　栝蔞

麥門冬去心　牡蠣各五大兩熬

右六味擣篩，以生牛乳和，併手捻為丸，如梧子大，暴乾。一服二十丸，稍稍加至三十丸，日再服，飲食訖，以漿水下，如食熱麪酒，加至五十丸。忌猪肉冷水菘菜。聖濟總錄作苦參丸。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散，治骨蒸口舌乾燥，欲得飲水。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黃耆三分剉　黃芩一兩

菰數根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地骨皮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粳米五十粒，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煩赤。方見骨蒸煩熱門

聖濟總錄麥門冬湯，治骨蒸疼煩，翕翕發熱，骨節疼痛，口乾煩渴。

麥門冬去心焙二兩　黃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苦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溫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葛根湯，治骨蒸煩渴，咽不下食，四肢發熱。

葛根剉　赤茯苓去黑皮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黃耆各半兩　人參三分

右六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五枝，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溫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麥門冬湯，治骨蒸脣乾口燥，止渴。

麥門冬去心焙　半夏湯洗去滑炒乾各三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三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半分拍破，棗三枚去核，竹葉三片，粳米四十九粒，煎至七分，去滓，空腹溫服，日午夜臥再服。

地骨皮湯，治虛勞骨蒸煩熱發渴

地骨皮　知母焙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鼈甲醋炙去裙襴　甘草炙剉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烏梅、生薑、桃柳枝、小麥各少

許，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秦艽散，治骨蒸潮熱，煩渴引飲，不思飲食。

秦艽去苗土　柴胡去苗　烏梅取肉焙　甘草炙剉各二兩

右四味擣羅為末，每服一錢匕，沸湯調下，食後臨臥服。

阿膠湯，治骨蒸虛勞，熱氣上熏，咽嗌焦乾，津液枯燥，煩渴引飲。

阿膠炒燥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玄參

丹參　防風去叉　黃耆　生乾地黃焙

葛根　柴胡去苗　秦艽去苗土　黃連去鬚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地骨皮　百合

甘草炙　桔梗炒　知母炒　鼈甲去裙襴醋炙

貝母去心　款冬花　石膏碎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炒

麻黃去根節　黃芩去黑心　梔子仁　麥門冬去心

防已　桔蘇根　馬兜零　大黃炒

桑根白皮炙　葶藶子隔紙炒　白藥子各一兩　檳榔五枚

右藥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臥溫服。

王好古醫壘元戎方青蒿散，治骨蒸便赤渴者

青蒿　烏梅　秦艽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㕮咀，同小參煎服。

骨蒸痃癖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論曰：凡患癥癖之人，多成骨蒸，不者即作水病，仍須依癖法灸之，暴服下水藥差。聖濟總錄論曰：骨蒸之人，肌膚瘦悴，榮衛虛耗，真陽內耗，所飲之水，不能銷鑠，留滯腸肋，遂成痼疾，塊鞕不消，或因飲食傷動，憂思氣結，呼吸風冷，其疾遂作，起於脇下，膌腰兩邊，如臂之橫，不可按抑，妨害飲食，蘊積而痛，故謂之骨蒸痃癖。太平聖惠論曰：夫骨蒸痃癖者，本因積而生，不離陰陽之氣，結聚而成也。此由飲水停聚不散，因飲食相搏，致使積於脇下，連膌左右，大如臂，次如指，一條急痛如弦之狀，故名曰痃癖氣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鼈甲丸，廣濟療痃氣心忪，骨蒸熱，間風。

鼈甲炙　芍藥　蝮蛇脯炙　大黃各八分

人參　訶梨勒皮熬　枳實炙　防風各六分

右八味擣篩爲末煉蜜和丸如梧子大以酒飲下二十丸漸漸加至三十丸日再服不利忌莧菜生菜熱麪蕎麥蒜粘食出第二卷中。

備急療瘧癖兒氣疰忤骨蒸秘驗方。

大黃別漬湯飲成下一方四兩　鼈甲炙　予藤

升麻　甘草炙各三兩　丁香二七枚湯飲成下

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八合去滓分作三服又用牛黃犀角生用米砂麝香各一分細研分爲三服分每服以一分內湯中服經用多効忌猪肉粘食生冷莧菜海藻菘菜。一方有黃芩二兩。

必効療痃癖氣壯熱兼欬久爲骨蒸驗方。一方用枳殼

柴胡四兩　茯苓　白术　枳實炙各三兩

右四味切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分爲三服積不歇加芒消六分取利熱除之後每三日服一劑差後每月一劑肥白終身永除忌桃雀肉大酢。

太平聖惠方檳榔散治骨蒸腹中痃癖脇下妨痛漸加瘦劣。

檳榔三分　赤芍藥三分　木香三分　赤茯苓一兩

桔梗一兩去蘆頭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荊三稜一兩煨剉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醋塗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桔梗散治骨蒸痃癖脇下妨痛漸加羸劣不欲飲食。

桔梗三分去蘆頭　當歸三分　蒼术三分微炒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芎藭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赤芍藥一兩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忌莧菜。

大黃散治骨蒸痃癖脇下妨悶肢節疼痛。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木香半兩　柴胡一兩去苗

赤芍藥三分　訶梨勒三分用皮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痃癖體瘦食劣。

柴胡一兩去苗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术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芎藭半兩　桂心半兩　京三稜一兩炮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木香丸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四肢疼痛不能下食羸瘦無力。

木香半兩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京三稜一兩炮剉

赤芍藥三分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蒼术半兩微炒　桔梗三分去蘆頭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尖微炒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橘皮湯下三十丸。

訶梨勒丸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四肢疼痛少力羸瘦。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赤芍藥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人參三分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防葵三分去蘆頭　芎藭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丸。

鼈甲丸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疼痛四肢羸瘦少力不欲飲食。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人參三分去蘆頭

赤芍藥一兩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白术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防葵丸治骨蒸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瘦日漸無力。

防葵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荊三稜一兩炮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
橘皮湯下三十丸。
鼈甲丸。治骨蒸。胷下痃癖。及婦人月水不通。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二兩　桂去麄皮　土瓜根切焙
京三稜煨剉　牡丹皮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大黃剉炒各一兩半　訶梨勒煨取皮　琥珀各二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別研二兩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桃
仁湯下。
大腹湯。治骨蒸。腹中積癖。胷下妨痛。漸加羸瘦。
大腹四枚　芍藥　赤茯苓去黑皮　桔梗剉炒各一兩半
木香　訶梨勒皮各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
雙仁別研一兩半
右七味麄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
日晚各一服。

七聖散。治骨蒸積癖。飛氣痃忤。及男女虛損。手足煩疼。背膊疼重。至夜病
甚。四肢消瘦。顏色萎黃。兩膝疼冷。腹中雷鳴。時多泄利。飲食無味。行步不
能。凡五臟虛勞。悉皆治之。
黃雌雞一隻。料如食法。淨去毛。勿令番水。於腹下開一小竅。去腸
肚令極淨。却再入心肝用。　蜀椒去目并合口者一分
生地黃一升洗肥者　生薑去皮一兩　黃耆剉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人參各一兩
右七味除雞外。各剉如麻豆大。和勻。入在雞腹內。却縫合。以銀石罐
盛。新布單坐於甑中蒸。甑一邊用銚盛米并水半銚。同蓋覆。勿令透
氣。候銚內米并雞爛熟爲度。取出藥。別焙乾。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
米飲調下。日三服。其雞擘碎。移少鹽。令患人恣意食之。飽即止。良久
厚衣被覆取汗。汗出多即以牡蠣燒擣爲粉傅之。勿冒風寒。
陳漆丸。治傳尸飛尸注氣。癖塊積氣。上喘。水病脚氣。飛注蠱毒。宿食不消。
腹中如覆杯。或丸塊。婦人帶下赤白。皮膚惡瘡。腹大羸瘦。黃疸諸疾。延年
養性。烏髭鬢。
陳漆二升以綿絞去滓　大黃六兩爲末　薏苡仁五兩爲末

無灰酒五升　蔓菁子三升爲末
右五味。先以清酒和蔓菁子末。煎。不住手攪至半日許。濾去滓。傾用
銀石器盛。重湯煑之。以竹篦子不住手攪一伏時。後下陳漆大黃薏
苡仁等末。更煑一伏時。候藥可丸。如梧桐子大。置於不津器中。密封。
遇有患者。經宿勿食。明日清旦。空心溫酒下十丸。年高或冷疾者。加
至十五丸。服之。百日後。鬢髮如漆色。有積年瘡痕皆滅。初服四五日
至七日內。瀉出宿食。或魚黏膿血惡物勿疑。
松脂丸。治傳尸骨蒸。積癖冷氣。及腰脚衰弱。身體風痒。并諸瘡癩疾惡瘡
疥癬等。此藥服之。斷絕根源。
松脂二十斤。以桑柴灰汁鍊去苦汁。傾入水盆中。凝取之。
白茯苓去黑皮一斤　白朮　續斷各半斤
白蜜　牛酥　麥門冬去心焙　生乾地黃焙各二兩
右八味擣羅五味爲細末。先以慢火鍊蜜烊去沫。次下牛酥。次下松
脂候烊訖。即下藥末。以竹篦攪勿住手。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以溫
酒或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漸加至五十丸。
治勞損羸瘦。風虛痃氣。積癖冷氣。心痛方。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一千二百枚
右一味細研。以好酒五升。先用二升和研。濾取汁。次入二升再研。令
極爛。又濾取汁。更以一升再和研。濾盡。白汁以乾瓷器盛。密封。以重
湯慢火煑一復時。候冷。每服一匙。用酒或米飲調下。日再。婦人服尤善。
治骨蒸積癖瘦病等方。
蒜去皮七瓣研　雄黃杏核大研
右二味研爛拌勻。以清酒和服。少時十指頭上當有毛出爲驗。
浸浴方。治骨蒸癖積諸疾。令絕根源。
枯朽骨椎碎二斗。不拘牛羊猪骨。　爛棗皺判二十
蒴藋莖葉根剉一斗　嫩柳枝剉一斗
右四味。以水一石二斗。煑取七斗。漉去滓。內大鹽三升。候鹽銷盡。
於大盆中或瓷器中盛。候溫煖得所。令患者浸之。其盆四畔用馬糞
火煨煖。令湯常溫。勿使稍冷。覺寒。令進稀熱粥。每浸身體可停一炊
時。出湯時拭體乾。或多汗。以白朮粉傅之。只於密室中靜心或坐或
卧。勿令衝風。每三日一浴。浴三次止。其藥湯春秋冬停三五日。夏一
二日再煖用。若患瘙痒者。湯內入芒消白礬末各一大升。住浸時須

又浸浴湯方。至項已下。得全藥方。

右取桃枊蒴藋李株四般枝葉各剉一大斗。冬月只用諸般根。並以水八九斗同煑。取五六斗。去滓。加鹽二大升浸之。亦同前法。

蒼朮丸。治骨蒸。腹中症癖。妨痛。氣下利。日夜數十行。

蒼朮　訶梨勒皮各一兩半　木香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芍藥　白龍骨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生薑切焙各一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人參湯下。日再。

聖濟總錄木香湯。治骨蒸勞。腹中症癖冷痛。漸至羸弱。

方見骨蒸羸瘦。

鼈甲丸。治骨蒸腹中症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弱無力。

方見骨蒸羸瘦。

骨蒸咳嗽。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欬嗽者。是臟腑氣衰。熱傷於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胷背徹痛。或驚悸煩滿。或喘息上氣。或欬逆唾血。然肺主於氣。氣之通行。榮於腑臟。令肺氣壅滯。為熱毒所乘。故令欬嗽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療骨蒸欬出膿病重者方。

白錫一兩　乾棗七枚擘　生薑三分切　皂莢一兩炙去皮輝棗

右四味。以酒一大升煑。取半升。去滓。先食餧然後服二合。如人行三四里不吐。更服二合。又如人行二三里不唾。總服盡。方便令吐。即膿

太平聖惠方紫菀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涕唾稠粘。喫食不得。漸加困乏。

紫菀半兩去苗土　柴胡一兩半去苗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知母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欵冬花三分　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用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莧菜。

百部散。治骨蒸勞煩熱。肩背疼痛。四肢乏力。欬嗽。

百部三分　赤茯苓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百合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木通三分剉　赤芍藥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尖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分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骨蒸勞熱。痰唾欬嗽。四肢少力疼痛。

紫菀三分去苗土　人參三分去蘆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柴胡一兩去苗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三分　大腹皮三分剉

赤茯苓三分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桑根白皮三分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百合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損肺。

百合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桑根白皮三分剉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麻黃三分去根節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鼈甲散。治骨蒸勞煩熱。胷背疼痛。欬嗽氣促。小便赤黃。不思飲食。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赤茯苓一兩　川升麻半兩　木通三分剉　前胡去蘆頭

大腹剉　子芩各三分　貝母煨令微黃　甘草炙微赤剉各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前胡散。治骨蒸勞欬嗽。胷背煩熱。

前胡去蘆頭　桑根白皮剉　地骨皮　木通剉各三分

桔梗去蘆頭　甘草炙微赤剉各半兩　赤茯苓一兩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木乳散。治骨蒸勞。勞熱欬嗽。涕唾稠黏。
木乳二兩塗酥炙令黃 麻黃去根節 梔子仁
貝母煨令微黃 百合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紫菀洗去苗土 款冬花各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桑白皮散。治骨蒸勞。喘急欬嗽。
桑根白皮剉 赤茯苓 麻黃去根節 紫菀去苗土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澤漆
柴胡去苗 大腹皮剉各三分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欬。嗽宜常含。潤心養肺。
天門冬二兩半去心焙 貝母一兩煨微黃
白茯苓一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彈子大。綿裹一丸。含嚥津。
檳榔散。治骨蒸勞。欬嗽壯熱。
檳榔一枚末 豉心五十粒 葱白七寸 青蒿汁二合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研。
右件藥。用童子小便一大盞。相和。煎至八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温二服。
皂莢煎。治骨蒸勞欬。嗽膿血不止。
皂莢一挺不蚛者。以酥炙去皮子細裹。 黑餳三兩
地黃汁五合 生薑汁一合 黃棗二七枚去皮核研成膏
蜜五合 酥三兩
右件藥。用銀器中。以慢火熬成膏。去皂莢。瓷器中收。每服不計時候
以粥飲調下一茶匙。
獺肝丸。治骨蒸勞欬。嗽上氣。痰喘。寒熱。四肢羸瘦。
獺肝三分炙令黃 真珠末三分 旋復花半兩
茯神 檳榔 貝母煨微黃 龍膽去蘆頭
黃連去鬚 赤芍藥 川大黃剉碎微炒各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
温水下三十丸。
蛤蚧丸。治骨蒸勞欬。嗽涎唾稠黏。
蛤蚧一枚塗酥炙微黃 人參半兩去蘆頭
白前一兩半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豬牙皂莢半兩。去黑皮。塗酥炙微焦去子。 漢防己一兩半
紫菀一兩洗去苗土 甘草炙微赤剉 羚羊角屑各三分
檳榔二兩 貝母一兩煨微黃 甜葶藶二兩隔紙炒令紫色
郁李仁二兩湯浸去皮尖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桃仁湯
下二十丸。
楊倓家藏方青蒿散。治虛勞骨蒸。欬嗽胷滿。皮毛乾枯。四肢懈墮。骨節疼

痛。心中驚悸。咽燥唇焦。頰赤煩躁。涕唾腥臭。困倦少力。夜多盜汗。肌體潮
熱。飲食減省。日漸瘦弱。
天仙藤 鱉甲醋炙 香附子炒去毛 桔梗去蘆頭
柴胡去苗 秦艽 青蒿已上七味各一兩
烏藥半兩 甘草炙一兩半 川芎二錢半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同煎至七分。温服。不拘時
候。小兒骨蒸勞熱。肌瘦減食者。每服一錢。水半盞。入小麥三十粒。同
煎至三分。温服。衛生至寶方陳皮一味。
劉智普濟經驗加減方茯苓散。治骨蒸熱勞。多欬嗽喘。
茯苓去皮 茯神 人參去蘆頭 遠志去心
甘草各七錢半 龍骨 防風各半兩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黃 犀角一兩末
右爲末。分作三服。水一升半。煎至一升。三次服。
阮霖經驗良方團魚丸。治骨蒸潮熱。咳嗽累效。
貝母 前胡 知母 杏仁
柴胡各等分 團魚二箇

右前藥同團魚煑候魚熟提起團魚除去魚頭不用取肉連汁食之却將前藥焙乾爲末就用團魚裙甲及骨更煎汁一䀋和藥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黃耆湯空心下病𡪶仍服局方黃耆益損湯補理須用市店中自死團魚

治骨蒸勞熱及久咳不愈者常服直至取效爲度

石膏一斤不用方解石者以細默如末針皆尽打碎

粉甘草一兩

右爲細末重羅過如麪濃湯調服日夜三四服之此本草神農嘗味無毒上藥主養命令人忽其賤疑其性涼不肯服食殊不知大有益於人世本草載其功用至甚明白不辛有病服之必效

夏貴公黒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

方見骨蒸類

骨蒸羸瘦

論

聖濟總録論曰骨蒸羸瘦不問男女皆因血氣不調五勞七傷心胷滿悶背膊煩疼目睛不明四肢無力寢卧不安脊膂急痛膝脛疼痠多卧少起狀如佯病每早晨似無病者午時已後即四體微熱面頰赤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少不稱意即大嗔恚行即脚弱夜卧盗汗夢與鬼交時或驚悸有時欬嗽脇肋虛脹大腸微利鼻口乾燥常多粘唾漸漸瘦削日減飲食以至死在須臾精神亦爽皆其證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蒸熱羸瘦煩悶短氣喘息鼻張日西即發

龍膽 黃連 括蔞根四分 芒消二分

梔子十枚 苦參 大黃 黃芩

芍藥 青葙子各二兩

右十味爲末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二以知爲度一方無苦參已下止五味張文仲爲散飲服方寸匕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煎治骨蒸勞身體常熱羸瘦皮毛乾枯

麥門冬汁 青蒿汁 生地黃汁各二升

童子小便三升 桃仁大者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研

麝香細研 朱砂細研各一錢

右件藥以三味汁與小便用慢火同煎稍稍即下研了桃仁麝香朱砂等更熬令稀稠得所如膏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一茶匙許忌羊血

治骨蒸羸瘦不能食宜服此方

東南桃枝一握剉 天靈蓋一枚塗酥炙搗碎

生薑半分 葱白二莖 甘草二寸 豉一合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大盞初夜浸至五更初煎取一大盞半去滓入少許研了麝香攪令匀分爲三服空腹頻服之無不差

青蒿煎治骨蒸勞氣四肢羸瘦疼痛

青蒿切一斗 童子小便一斗 麝香一錢細研 阿魏一兩麪裹煨令麪熟爲度細研

桃仁五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細研 天靈蓋二兩塗酥炙微黃搗末

右件藥先將青蒿於小便中煑取五升研絞去滓即下諸藥末熬成膏更合中收每於食前以清粥飲調下半匙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發歇寒熱

青蒿一斤取葉曝乾搗羅爲末 甘草五兩生搗羅爲末

桃仁一斤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令黃研爛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斗於瓷甕中盛於糠火上煎令如稀餳却傾於鋼器中下諸藥又於糠火上煎以柳木篦攪之看稀稠得所候可丸如梧桐子大以瓷瓶布裹盛每日空心溫童子小便下三十丸日晚再服

大黃丸治骨蒸勞兩肋下有癖漸上攻心食少或不消化腹內積聚不散黃瘦久困久痢或大便秘澀小便赤黃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鱉甲三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二升內鐺中先煎令稠下藥末更煎之以柳木篦攪勿住手候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空腹及晚食前以粥飲下七丸漸加至十丸以溏利下膿血爛肉爲度唯得食糞飯葱豉汁主薑而已此外不得食之老小以意加減忌莧菜

地骨皮散治骨蒸壯熱肌肉減瘦多困少力夜多盗汗

地骨皮水洗 秦艽水淨洗 柴胡去蘆頭

枳殼去白麩炒香熟用 知母生用 當歸去蘆頭

鱉甲去裙襴醋炙令黃色

右件七味等分爲末每服二大錢水二大盞桃柳枝頭各七莖薑

錢三片烏梅一箇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每日空心臨卧各一服是

予益衛生十全方無枳殻有茯甘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秋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一

十九庚

蒸 骨蒸證治三

太平聖惠方柴胡煎丸治骨蒸勞煩赤口乾心神煩悶體瘦發渴寒熱

童子小便七升 甘草一寸二尺 雄鼠糞四十九粒 桃柳枝各一握長三寸 豉心半升 糯米一合 葱薤白各一握

右件藥細剉入小便內煎至三升去滓更煎如稀餳以柴胡一斤擣羅爲入前藥煎中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溫水下亦得

鐵粉丸治骨蒸勞體瘦寒熱

鐵粉二兩 獺肝一具微炙 安息香三分 鬼督郵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白朮 木香 胡黃連各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丸

犀角丸治骨蒸勞羸瘦晚即面赤手足疼痛口乾壯熱

犀角屑一兩 獺肝一兩微炙 柴胡一兩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地骨皮 人參去蘆頭 柏脂 黃耆剉 甘草生用各一兩 天靈蓋一兩塗酥令微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童子小便下三十丸忌炙煿熱麪莧菜

治骨蒸勞瘦弱并傳屍勞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打去泥土勿洗及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煮取一碩已來即澄濾去砂土速將藥汁重煎至三斗已來再濾去滓更煎令稠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柴胡散治骨蒸疰癖體瘦食少方見骨蒸疰癖類

治骨蒸勞瘦及腸風下蟲

鰻魚二斤治如食法切作段子入鐺內以酒三盞煮入鹽醋中食之

聖濟總錄龍膽丸治骨蒸身熱手足煩心中躁羸瘦漸漸不能食

龍膽一兩一分 黃連去鬚 黃耆去蘆炙 大黃剉微炒 赤芍藥 人參 山梔子仁 甘草炙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三分

右九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食後米飲下十五丸日午再服

青蒿丸治骨蒸熱勞肺痿欬嗽傳屍瘦病盜汗瘦弱四肢疲疼鬼氣癖塊

青蒿童子小便浸七日暴乾三兩 天門冬去心焙 柴胡去苗 地骨皮 白茯苓去黑皮各二兩 旋覆花 紫菀去土 貝母去心各二兩半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龍膽去蘆頭 大黃剉微炒各二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及雙仁六兩生剉研如膏 天靈蓋塗酥炙令黃六兩 萎蕤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令黃各三兩 丹砂三分研 麝香一分研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溫水下二十丸日午再服

柴胡丸治骨蒸熱勞手足心煩悶背膊疼痛四肢沉重食不作肌膚日漸黃瘦

柴胡去苗 胡黃連 龍膽 桃膠乾者 升麻 茯神去木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 生乾地黃焙 芍藥 大黃剉炒 知母剉焙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龍齒 犀角鎊 玄參 山梔子去皮 桔梗炒各一兩半 丹砂二兩別研入藥

右二十味擣研爲末拌勻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熟水下

青蒿丸治骨蒸羸瘦

青蒿細切二斤 阿魏別研一兩 天靈蓋塗酥炙黃 烏末一兩 桃仁一升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研 麝香別研一錢

右五味先以小便一斗煮青蒿至五升絞去滓即下餘藥候成膏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溫酒下日晚再服漸加至三十丸

地骨皮湯治骨蒸羸瘦少力或熱或寒背膊疼痛口乾小便赤黃

地骨皮一兩 芍藥一兩半 桑根白皮剉一兩半 茅根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石膏三兩半

右七味麤擣篩。每用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芍藥湯。治骨蒸羸瘦。背膊煩疼。頭痛寒熱。不能下食。

芍藥　地骨皮各三分　柴胡去苗一兩　甘草炙剉半兩

石膏研一兩　當歸切焙三分　鱉甲醋炙黃一兩

白朮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生地黃飲。治骨蒸及脚氣。每至晚間。憎寒壯熱。面頰赤。不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黃細切三兩　甘草炙剉三兩　葱白細切二莖

童子小便二升

右四味同煎。至半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一時許服之。

枳殼丸。治骨蒸勞瘦。飲食不為肌膚。

枳殼去瓤麩炒一兩半　白朮　人參

甘草炙剉　地骨皮各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和勻。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米飲下。

黃耆丸。治骨蒸熱。雖稍退。瘦弱無力。飲食不為肌肉。

黃耆剉三兩　白朮　枳殼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甘草炙剉各二兩　生乾地黃洗去土切焙四兩

地骨皮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人參湯下。日二服。

地骨皮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地骨皮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去皮各一兩　鱉甲醋浸炙黃一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

柴胡湯。治骨蒸變成黃疸。羸瘦欬嗽。

柴胡去苗一兩　天靈蓋酥塗炙黃三兩　地骨皮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鱉甲醋炙去裙襴一兩

訶梨勒皮三分

右六味麤擣篩。每用五錢匕。用童子小便一盞半相和。入於瓷瓶子內浸經一宿。來辰又入豉五十粒。葱白一莖。桃枝頭七枚。各細剉入藥瓶中。慢火燒令十餘沸。已來去滓。取一盞。分為二服。空腹一服。相去一時久再服。訖食葱白豉粥。

牡丹湯。治婦人骨蒸。經脉不通。漸增瘦弱。

牡丹皮一兩半　桂去麤皮一兩　木通剉炒一兩　芍藥一兩半

鱉甲醋炙去裙襴二兩　木瓜根一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右七味麤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益母草煎丸。治骨蒸勞瘦。

益母草一斤洗暴乾　青蒿半斤去根　桃仁一尺長者一握。已上三味細擣。以小便一斗。於鍋中煎。取三升。濾去滓。

柴胡去苗五兩　天靈蓋一枚酒炙黃暴乾別擣為末

丹砂三分　鱉甲酒炙去裙襴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麝香研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研五兩

右除前外七味擣研為末。用益母草煎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烏梅湯下三十丸。漸加至四十丸。初服若覺心熱。減丸數。如不熱。依法服。服後便以四五匙粳飲壓之。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欬嗽氣急。日漸枯瘁。

青蒿四兩童子小便浸七日。暴乾。　龍膽

秦艽去苗土　黃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

木香　麻子仁研　車前子　菟絲子酒浸別擣

木各五兩　獨活去蘆頭　栢子仁研　山茱萸各三兩

右一十二味擣研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湯下。

龍膽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地骨皮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仁各一兩　鱉甲去裙襴醋炙

各一兩半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良久。米飲下。

獺肝丸。治骨蒸羸瘦。日晚即頰色不定。手足疲疼。口乾壯熱。

獺肝炙一兩半　犀角鎊　前胡去蘆頭　升麻

枳殼去瓤麸炒各　两　栢樹上脂研五分
天靈蓋酥炙黄一両三分　甘草炙剉五分
右八味擣羅爲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以童子小便下二十丸。日二服。

猪肚黄連丸治骨蒸虚勞傳尸肺痿。欬嗽不止。困重羸瘦。壯熱。或即憎寒。腹内冷膨。四肢煩疼。飲食無味。頭疼。口乾。涕唾稠黏。渇不止者。
獖猪肚一具。以童子小便煑令熟。細切焙乾擣爲末。　紫菀去苗土
知母剉焙　薏苡仁炒各二両
大黄剉微炒　鱉甲去裙襴醋浸炙　檳榔㕮
蒼朮米泔浸切焙　百部剉焙令乾　地骨皮
黄芩去黑心　桔梗炒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黄連去鬚　龍膽去蘆頭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黄耆剉各一両
右一十九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温酒下二十丸。

木香湯治骨蒸勞。腹中痃癖冷痛。漸至羸弱。
木香　檳榔剉　人參各一両　芍藥
桔梗剉　赤茯苓去黑皮　訶梨勒煨去核　當歸切焙各三分
右八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温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鱉甲丸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弱無力。
鱉甲去裙襴醋炙二両　木香一両　郁李仁去皮研
京三稜煨剉各一両半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蒼朮米泔浸切焙各一両　檳榔剉一両　芍藥一両半
右八味擣羅七味爲末。入郁李仁再研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湯下。食前。

史載之指南方平肺湯治喘。肌肉漸瘦。治獨骨蒸。
天門冬　馬兜苓　百部各半両
右爲麄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煎一盞。去滓服。

傳尸骨蒸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蘇遊論曰。大都男女傳尸之候。心胸滿悶。背髆煩疼。両目睛明。四肢無力。雖知欲卧。睡常不著。脊膂急痛。膝脛酸疼。多卧少起。狀如佯病。每至旦起。即精神尚好。似無病。從日午以後。即四體微熱。面好顔色。喜見人過。常懐忿怒。纔不稱意。即欲嗔恚。行立腳弱。夜卧盗汗。夢與鬼交通。或見或亡。或多驚悸。有時氣急。有時咳嗽。雖思想飲食而不能多餐。死在須臾。而精神尚好。或兩脇虚脹。或時微痢。鼻乾口燥。常多粘唾。有時唇赤。有時欲睡。漸就沈羸。猶如水涸。不覺其死矣。　又論曰。傳尸之疾。本起於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斯疾。大都此病相尅而生。先内傳毒氣。周徧五藏。漸就羸瘦。以至於死。死訖復易家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轉注。以其初得。半卧半起。號爲殗殜。氣急欬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爲骨蒸。内傳五藏。名之伏連。不解療者。乃至滅門。假如男子因虚損得之。名爲勞極。吴楚云淋瀝。巴蜀云極勞。其源先從腎起。初受之氣。兩脛酸痛。腰脊拘急。行立腳弱。食飲減少。兩耳颼颼。欲似風聲。夜卧夢泄。陰汗痿弱。腎既受已。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卧心驚。或多忪悸。心懸乏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盗汗。食無滋味。口内生瘡。心常煩熱。唯欲眠卧。朝輕夕重。兩頰口脣。悉紅赤如傳胭脂。又時手足五心皆熱。心既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時時欬嗽。氣力微弱。有時喘氣。卧即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假令得聞。唯

覺朽腐物氣。有時惡心。憒憒欲吐。肌膚枯燥。或時剌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若麩片。肺既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膜膜。面無血色。常欲顰眉。視不及遠。目常乾澀。又時赤痛。或復睛黄。朝暮之間。常欲合眼。及至於卧。睡還不著。肝既受已。次傳於脾。脾初受氣。兩脇虚脹。食不消化。又時渇痢。熟食生出。有時肚痛。腹脹雷鳴。脣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乾聳。無有光潤。或復上氣撞胷。喘息。痢赤黑汁。至此候者。將死之證也。　又論曰。毒氣傳五藏。候終不越此例。但好候之。百不失一。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大金牙散方。所主前方同。傳尸骨蒸病家合佳。
金牙二両燒　大黄一両　鱉甲一両炙　梔子仁一両
鬼督郵一両　鼉甲一両炙一作羅甲　桃白皮一両
銅鏡鼻一両　乾漆一両熬　桂心半両　芍藥半両
射干半両　升麻半両　徐長卿三分　鳶尾半両
由跋三分　蜂房半両炙　細辛半両　乾薑半両
芒消半両　莽草半両　龍[illegible]　狼牙
雄黄　真朱各三分　白朮一両　射罔一分

羚羊角半兩屑　馬目毒公半兩　犀角半兩屑　甘草半兩炙
狼毒半兩　蜣蜋七枚炙　地膽七枚　樗雞七枚
芫青七枚　雷丸七分　龍牙一兩半　杏仁一兩半去皮尖
犬雙仁熬　巴豆十四枚去皮心　桃奴十四枚
鐵精一合　赤小豆一合　烏梅七枚　胡鷰屎一兩半
鸛骨二兩　石膏二兩　蛇脫一尺熬　斑猫七分
活草子一兩半

右五十味。為酒服一刀圭。加至兩刀圭。日三夜一。以知為度。絳囊盛帶之。男左女右。一方寸匕。省病問孝。夜行塗中。晨昏霧露。亦如此。密封。勿洩氣。清齋七日合之。一一如法。童子沐浴。寂靜無人處合。勿令人知之。買藥勿爭價。

王燾外臺秘要方　又療骨蒸傳屍方。

皂莢長一尺有。無相續取。炙令微黃去黑皮。碎之綿裹　黑錫大如雞子　羊肉大如拳。煮如常法

右三味。取一升無灰清酒。貯銅鐺內。即著綿裹煎三五沸。即漉去綿裹。即內黑錫。使融液盡。煎取三合。令病者先喫肉訖。即服一合。如變吐困不須起。次以銅盆貯水。令病人坐上。有蟲鹿如馬尾。赤色頭黑。即効。如無以服三合盡為度。一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必是得驗。其禁食如藥法

廣濟療傳屍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氣卒心痛。霍亂吐痢。時氣鬼魅瘴瘧。赤白暴痢。瘀血月閉。痃癖丁腫。驚癇。鬼忤中小兒吐乳。大人狐狸等病。吃力伽丸方。

吃力伽即白朮是也　光明砂　麝香當門子　訶梨勒皮
香附子　丁子香　沈香　蓽撥
檀香　青木香　安息香　犀角屑各一兩
薰陸香　蘇合香　龍腦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擣篩。白蜜和為丸。每朝取井花水服。如梧子四丸。於淨器中研破服之。老小一丸。以蠟裹一丸。緋絹袋盛。當心帶之。一切邪鬼不敢近。千金不傳。冷水暖水。臨時量之。忌五辛生血物。以臘月合神前藏之。器中勿令泄藥氣。神驗。

太平聖惠方　治骨蒸勞瘦弱。并傳屍勞。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打去泥土。勿洗。及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煮。取一碩已來。即澄濾去砂土。還將藥汁重煎。至三斗已來。再濾去滓。更煎令稠。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栢葉酒方。治傳屍骨蒸瘦病。

栢葉二十斤擣碎。以水一石。煮取汁三斗。　黍米一石淨淘
細麴十斤擣碎

右以栢葉汁漬麴發動。即炊米熟。候冷拌和。令勻。入甕密封。三七日開壓取酒。日三度。量力飲之。以差為度。

治骨蒸有蟲。相傳不絕。

蓬莪茂三分　鼈甲一兩。塗酥炙微黃。去裙襴　柴胡一兩半去苗
紫菀三分去苗土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
蜈蚣一枚。赤足者。炙黃。去頭足　蜥蜴一枚。炙黃。去頭足。
斑猫二十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桃仁四十九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檳榔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空腹。以清粥飲調下一錢。服後穩臥將息。小便中亦有病根下。或蟲物出。如未應。隔日再服。忌莧菜。

治傳屍骨蒸沐浴絕病根源方。

欄棘剉三升　蒴藋莖葉五斤剉　桃柳枝葉五斤剉

右件藥以水八斗。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煖室內看冷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臥。

又方

桃枝　柳枝　槐枝　蒴藋
皂莢枝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煮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聖濟總錄　參連丸。治傳屍勞骨蒸。

苦參一兩半　黃連去鬚三兩三分　桔蘇根
牡蠣煅　知母焙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三分焙

右六味。擣羅為細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食後。米飲下十丸。日二服。

茯神湯。治傳屍骨蒸。先服麝香散取蟲。後次服補五藏。

茯神去木　人參　遠志去心　甘草炙剉
當歸切焙　陳橘皮去白焙　龍齒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黃耆剉二兩　麥門冬去心焙　桂去麤皮　五味子各一兩半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二盞入棗七枚擘破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温服日三

鉛丹丸治瘵注傳屍骨蒸等疾

鉛丹炒三兩 安息香一兩入胡桃仁相和研 白朮 鬼督郵各一兩半 木香 柴胡去苗 獺肝炙乾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粥飲下不拘時

真珠丸治傳屍骨蒸欬嗽上氣痰喘寒熱四肢瘦弱

真珠末 獺肝炙乾 茯神去木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龍膽 黃連去鬚 赤芍藥各一兩半 白蒺藜微炒 旋覆花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後温漿水下日再

黑虎丸治傳屍骨蒸勞

乾蝦蟇一枚去頭足分爲兩段一半生一半酥炙黃 蛤蚧一對各取一半並去頭泥塗酥炙黃 蘆薈研

天靈蓋酥炙 白狗糞炒黃 雄黃研 麝香研各一分 烏驢蹄炙乾二兩 乳香研一兩半 豬膽一枚取汁於銚子内慢火熬如膏和藥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合研勻細以豬膽膏同煉蜜飲和丸如梧桐子大先以熱湯一桶以茅香水沐浴次以沙糖麝香少許調冷水一盞投藥一丸於星月下浸一宿平旦空腹服之以衣被蓋臥慮是傳屍疰勞者藥骨中出白蟲或出赤蟲若骨蒸勞則汗出腰腳疼痛不遂腳下出汗如膠漆諸風氣水病並服一粒差小兒無辜可服半粒如前法有蟲出髮肉如線狀是効

阿魏丸治傳屍骨蒸妄人血氣月候經年不通痰欬黃瘦四肢羸弱盜汗骨熱或時憎寒飲食減少

阿魏細研 當歸 薏苡仁炒各一兩 雄黃研 豬牙皁莢去皮子酥炙各半兩 麝香研 蓬莪茂煨剉各三分 柴胡去苗 白蒺藜剉各二兩

右九味擣研爲末和勻再羅用羊肉半斤去皮膜爛煮細切研如膏入諸藥末和擣三千杵如膠即添肉汁衆手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五更温酒下仍飲令醉以青絹被蓋之睡覺汗出通身必有細蟲在被間日午内骨忌須燒之或瀉下惡物并蟲等効如小兒服以意加減

補勞飲治男子婦人虗勞骨熱傳屍染著不能斷絕服前阿魏丸經脉由未通或四肢虗羸飲食全少宜服此通經脉

黃耆剉 當歸切焙 生乾地黃焙各二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心 芍藥 五味子 桂去麁皮 牛膝酒浸切焙 陳橘皮去白炒 麥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甘草炙剉各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右十四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棗三枚擘同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不拘時

紫菀湯治傳屍骨蒸後連埢纏肺氣欬嗽

紫菀去苗土 桑根白皮炙剉 桔梗炒 續斷各一兩半 赤小豆一合 甘草炙剉 五味子各一兩 生乾地黃酒洗切焙二兩半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青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去滓食後温服良久再服若熱甚加麥門冬去心一兩石膏一兩半

麝香丸治骨蒸傳屍勞瘦鬼氣後連殺鬼

麝香三分研 犀角屑 鬼箭羽 木香 白朮微煨各一兩 虎頭骨醋炙 天靈蓋醋炙 雄黃研 丹砂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醋湯下日二凡温疫病亦可帶之

桃枝飲治一切鬼氣邪氣傳屍後連骨蒸

桃枝 柳枝各一握細剉東南者 豉半兩 葱白三莖細切 童子小便一升 地膽三錢爲末生薑細切一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半兩

右八味麁擣篩五味與薑葱豉和勻同用童子小便一升浸一宿至四更煎取半升去滓分二服五更初一服雞鳴時一服服後汗出慎風仍取米粉摩身上若或微利即愈如未愈隔日再作重者不過三劑

乾地黃湯治後連傳屍骨蒸等病

生乾地黃酒洗切焙二兩半 續斷 桔梗炒 五味子各一兩半 紫菀去苗土 甘草炙剉

羚羊角（鎊）　犀角（鎊，各半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桑根白皮（炙，剉，各一兩）　赤小豆（一合）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空心食後各一服。後若渴脣口乾，加麥門冬（去心）、地骨皮各半兩。

麝香丸 治傳屍後連殗殜，肺痿瘧癖，骨蒸注忤，鬼氣急熱，勞疾。宜取之。凡欲取傳屍勞，即先家中健人，自小至大，服麝香丸七日。服至三日後，方與患人服。

麝香（細研）　胡黃連（爲細末）　丹砂（細研，各一兩）

右三味研勻，以生人血點蒸餅爲丸，如赤豆大。以新宰豬血和亦可。小兒三丸，大人九丸，濃煎桃仁湯呑下。空心日午夜卧服。一家人服內，自受屍注者，即大便下膿痢及瀉，惡黑水，勿怪。若患者傳徧五臟，不住醫治，將欲命終，宜急合此藥，徧家大小服，直至患者死後七日，疾即不傳染。凡欲取下勞瘵藥，先服溫中平補五藏，四神湯。

獺肝丸 治傳屍鬼氣，骨蒸日漸羸瘦。

獺肝（微炙）　鬼臼　沙參（去蘆頭）　人參（去蘆頭）
丹參　苦參（已上各三分）　天靈蓋（一兩，塗酥炙微黃）
麝香（半兩，研入）

右件藥擣羅爲末，錬蜜和擣一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二十丸。

麝香飲 治男子婦人傳屍骨蒸，一切勞疾。

柴胡（去苗，剉，一兩）　阿魏（三分，炒爲末）　甘草（如病人中指大，剉）
青蒿　桃枝　柳枝　金櫻枝（各一握，細剉）
薤白　葱白（各七莖，切）　檳榔（一兩，爲末，分作三貼）

右一十味，以童子小便四升，宿浸諸藥於密室內，五更初煎，煎時忌主人婦人等見，并不祥之語。取吉善之言，以卜善惡之候。又以刀一口於藥鐺上，此藥通神，宜加專志。煎取一升半，去滓，下麝香一分，研，分作三服。第一服入檳榔末一貼，須服，如人行三二里，煖第二服，亦下檳榔末。須服，服時捻却鼻，服纔了，以白梅含之，莫吟，心頭惡，吐却藥。須臾或吐，必有物出，或未吐，如前更服第三服，必吐瀉，瀉下惡物并勞蟲等，不可名狀，或服下并身上出，如蟻如毛，其瀉下蟲，唯白色必愈。餘色者難瘥，纔吐瀉了，便以薤白粥并軟飯補之，仍如法將息。

烏雞丸 治傳屍勞，屍注骨蒸，眼目昏澁，面色青黑，咽喉乾塞，痰涕欬嗽，或瘧癖攻刺疼痛，胷膈滿悶，時或恚怒，或多感傷，情思不樂，夢寐虛驚，精藏滑泄，失血憎寒，潮熱汗，肩背拘急，腰脊股腳煩疼，四肢少力，可喜飲食，小便黃赤，大便不調，乍進乍退，服取藥後。

黃連（去鬚）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二兩）　柴胡（去苗）
白附子（生）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槐膠
甘草（炙，剉）　茯苓（薄切，酒浸，焙）　續斷
遠志（去心）　巴戟天（各一兩）　陳橘皮（去白，焙）　乳香（研）
雄黃（研）　丁香　乾薑（炮）　丹砂（研，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擣研極細，先養烏雌雞一隻，以硫黃三兩爲末，分作三十分，每日拌飯餵一月。日用大麻子一升，餵盡，宰治去毛，及背爪并肚腸，留心肝，將前藥末入在雞腹內，以麻線縫定，再用無灰酒一斗，銀石鍋內，用文武火煑，令雞熟，取出，除去麁骨，將雞并腹內藥同細研，更將雞骨焙乾，擣羅爲末，同研，藥搜和丸，臼中擣千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以煖酒呑下，空心日午臨卧各一服。

育生丸 治傳屍遁注，骨蒸後連殗殜，此病得之臨屍哭泣，屍氣入腹，遂縛積年，雖食不作肌膚，微勞即發，頭頸間常覺翕翕骨熱。

獺肝（一具，炙）　鱉甲（一枚，醋炙，去裙襴）　野狸頭骨（一枚，炙）
防己（一兩半）　紫菀　蜀漆　麥門冬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八味，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

麝香散 治男子婦人傳屍骨蒸，冷熱五勞。

麝香（研，半兩）　甘草（如病人中指長，男左女右）　東引桃枝
青蒿　東引柳枝　石榴枝（各一握）　犀角（鎊，半兩）
阿膠　柴胡（去苗，各一兩）　葱白
薤白（各七莖）

右一十味，除麝香外，剉碎，同用童子小便二升半，浸一宿，別入檳榔末三錢，同煎至一升半，去滓，分溫三服。男病女煎，女病男煎，勿令孕婦六畜見。初服訖，如人行五里，又進一服，惡惡心，可含白梅。病在上即吐，在下即瀉，各出惡物，如蟲頭及頭髮，馬尾狀，暴身上如蟻行。瀉後，以葱粥及軟飯補之，仍服後方茯神湯，調和五藏，避風一月。若遠年重病，不過兩劑。其吐下蟲腹紅色者可治，黑色者或瘥或否，白色

者不可治也。

段奇野夫多效方續斷散。治骨蒸熱勞。傳尸瘦病。潮熱煩躁。咳嗽喘急。身體疼痛。口乾盜汗。神妙方。

續斷　紫菀　桔梗　青竹茹

五味子各三兩　生乾地黃　桑白皮各五兩　甘草炙二兩

赤小豆半升

右九味杵羅為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入小麥五十粒。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食後一日三服。兼治咳嗽唾膿血。童男室女亦可服。

劉智普濟經驗加減方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病。寒熱。羸瘦。困倦喘嗽。

阿魏三錢研　青蒿一把細切　甘草二錢　桃枝東頭者一握細剉　童子小便二升半

右同煎至二升去滓。調檳榔末三錢。遲契二服。男子患。女人煎。女人患。男子煎。骨身與服。吐瀉多效。如吐出蟲子驗。次服茯苓散。

郴森可用方治傳尸骨蒸出蟲。下積惡物。

雄黃　雌黃　代赭六味各水飛三味

麝香　青黛　天靈蓋六味各半兩

朱砂一兩水飛　蝦蟆一枚炙乾為末　巴豆二十枚去油如法

右都重研令細。用軟飯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空心。以溫水下二十丸。以利取出蟲為効。

桃仁粥。治傳尸骨蒸。咯血。氣嗽。咳氣急。不能下食及痃癖氣。日漸羸瘦。

桃仁三兩去皮尖

右以水二大盞半。和桃仁一味。細研取汁。著米二合。煑粥。空腹食。

李仲南永類鈐方七寶丸。瀉骨傳尸。邪氣陽病。

黃連四兩

右為細末。用豬肚一箇。洗淨入藥末。線縫之。用童便五升。文火煑令爛乾為度。以肚細切。同藥爛研。置風中吹乾。丸如梧桐子大。朱砂麝香作衣。空心麥門冬水下。或用陽病開關散咽下。無朱砂亦可。

陽病開關散

北柴胡去蘆　桔梗炒　秦艽　麥門冬去心各半兩

芍藥　木香　澤瀉各一兩　木通半兩

甘草一錢炙　當歸　桑白皮蜜炙　真地骨皮各一兩

吹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煎六分。空心。小便多即病去也。

陰病開關散

當歸　赤芍藥　肉桂　白芷

甘草炙各半兩　木香二錢剉　枳殼三錢　天南星一錢去皮薑汁浸一宿焙

吹咀。每服三錢。薑三片。煎七分。入無灰酒三分盞。童便三分盞。又煎七分溫服。先服此起胃散。三日後不問退否。兼玉童青服之。

起胃散。陰陽二候皆用。

黃耆炙二兩　白朮炒一兩　白芷半兩　人參半兩

山藥一兩

吹咀。每服三錢。加木瓜煎。　一方加沉香茯苓甘草各半兩。

骨蒸勞瘵

論

黎民壽簡易方虛勞之人。易生寒熱。皆本於血氣耗減。榮衛不調之故。其脈或浮而大。或弦或數。大者勞也。弦者亦勞也。大者易治。血氣未衰。可斂而正也。弦者難治。血氣已耗而難補。雙弦則賊邪侵脾。尤難治。加數則危

矣。若以有熱為患。急以涼劑退之。則熱去寒起。為唾為泄。去生愈遠。或謂血衰。欲專以地黃等藥之類主其血。殊不知血不能生。而脾主受害。食不能進。又何血氣之能生也。善調理者。當其病未甚深之時。先與調理脾胃。鎮安氣海。却以溫潤藥滋補下元。鎮安心神。藥養其心氣。心腎氣交。脾胃氣壯。飲食既進。氣血漸生。病無不去者。調理脾胃。如四君子湯。理中湯之類。鎮安氣海。如震靈丹。玉華丹之類。滋補下元。如八味丸。山藥丸之類。鎮安心神。如天王補心丹。四皮丸之類。其方見于補陽美補門。要之腎邪易動。心正難守。精血之所由失。榮衛之所由耗。水走於下則為小便滑數。為赤白濁。為遺精夢泄。為脚弱。為皮毛焦枯。火炎於上為痰嗽。為咯血。為上氣。為口乾。為五心熱。為盜汗。皆虛勞之變證。當隨證用藥。適寒溫之宜。而以護養脾胃為主。如丈夫虛勞。李仲南永類鈐方脉疾急數。脾神絕。蟲頭黑。腎經受傷。蟲頭紅。心絡受傷。蟲頭青。肝膽受傷。失音聲乾。心氣絕。骨色白黑。胃腎已敗。面如枯骨。或如紅糖。真氣散脫。皆不可治。其傳變為二十四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其實所傷。只在五藏。此證不一。皆由氣體虛弱。勞傷心腎而得。或外感六淫。先為瘧疾。以致咳嗽。寒邪入裏。失於調治。過於房勞。飲食所致。其證令人肌肉羸瘦。皮枯寒焦。盜汗遺泄白濁

或肢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或聚或散咳痰唾血早用濟生崔氏灸
法有驗今始具其傳於五藏之大略其蒸至於六府惟而至於筋脈肉氣
骨精爲六極術易治灸治法去熱安救養脾土以主肺金此上治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
患殗殜上於胡切下余接切下同等病必瘦脊骨自出以壯丈夫屈
手頭指及中指夾患人脊骨從大椎向下盡骨極揩便向上米去十
二三匙然以中指於兩畔處極揮之若是此病應揮處起作頭多可
三十餘頭即以墨點上記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
節頭削令薄似劍煑此筒子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良久以
刀揮破所角處又煑筒子重角之當出黃白赤水次有膿出亦有蟲
出者數數如此角之吟患物出盡乃即除當目明身輕也
聖濟總錄三月四日取桃葉五升熟擣脫衣避風密室中坐其上從旦至
暮尸蟲悉出。
又方　空心食榧子百箇諸蟲悉爲水。
又方　桃仁去皮研青煑汁入米作稀粥空心日二服　一方桃葉擣汁服

又方　破石榴東引根水濃煎更初服天明蟲下稀粥補之。
釋繼洪澹寮方男子勞傷而得疾瘵漸見瘠瘦用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
一盞以新瓦瓶貯之全豬腰一對在內密封泥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
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効平日瘦怯者
亦可服此藥盖以血養血全勝金石草木之藥也瑣碎錄云五更仰卧勿
轉勿聲勿欬令人將腰子并酒至飲食之補腎妙法也。
冷湯主冷疾虛熱諸勞寒熱。
沉香　附子炮
右㕮咀煎露一宿空心服。
愚魯湯主勞熱。
柴胡　人參
右等分㕮咀每服三錢薑三片棗一枚煎不拘時。
茯苓補心湯治勞心發熱血虛發熱婦人尤宜用方見吐血門
豬骨散治諸氣蒸熱倦怠腰脚痠疼四肢困重不美飲食肌肉瘦悴。
秦艽　柴胡　前胡　川烏生
藁本　蕪荑六味各一兩　鱉甲二兩

甘草半兩生洗焙乾杵
右用雄豬脊骨一全副去頭尾各一節併去上肉將骨細剉入水二
大盌瓷器中煑令水盡除甘草蕪荑二味餘盡入豬骨中以好酒一
斗同煑令酒乾入二味同焙乾研爲末每服溫酒調下二錢空心夜卧
阮霖經驗良方柴胡散治邪入經絡體瘦肌熱暴治伏暑老幼皆可服。
柴胡四錢　甘草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食後熱服冬潤肺夏解傷寒
李仲南永類鈐方烏龍膏
烏梅去核　柴胡　紫菀　生乾地黃
木香各一兩　秦艽　貝母麩炒去心　防風各三錢
杏仁五兩麩炒爲末
右皂角六十片二十片去黑皮醋炙爲末二十片燒灰存性二十片
湯浸去黑皮用豬精肉剁爛如泥同皂角一處水五升細揉汁入童
便三升無灰酒一升併熬如膏和前藥末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
十丸空心麥門冬湯下甚者二十日效。
玉龍膏

青蒿子二兩　柴胡二兩　白檳榔製二兩　鱉甲
白朮　赤茯苓　木香　牡蠣各半兩
地骨皮半兩　人參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當歸三錢
朱砂一錢　豆豉心二合　虎頭骨斫開酒炙黃赤色一兩
肉蓯蓉酒浸一宿炙一兩　鱉甲湯煑去皮裙酒浸炙黃赤
右皆爲末又加烏梅肉枳殼右前件末成都以杏仁五升壯者以童
便浸春夏七日秋冬十日和瓶日中晒每日一換新者日數足以清
水淘去皮尖焙乾別以童便一升於銀石器內以文火煎至隨手爛
傾入砂盆用柳木槌研爛爲膏細布濾過入酥一兩薄荷自然汁二
合攪勻和藥用槌搗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湯下十五丸加至
三十丸如覺熱減丸數服熱少還添加減經月日諸證皆退進食安卧
面有血色乃藥行也當勤服毋怠忌莧菜白粥冷水生血雀鴿等物
訶黎散治勞欬止氣
訶黎勒皮　赤茯苓各二兩　木香半兩　檳榔
當歸炒　大黃炒各一兩　吳茱萸湯泡七次炒半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生薑三片水一盞煎六分溫服。

柴胡散治童稚骨蒸熱。患解傷寒後肌熱。

柴胡　川大黄　乾漆炒　秦艽

甘草　常山各一兩　鱉甲三兩醋炙

右㕮咀。每服一錢。水一盞。入小麥一撮。同煎七分。冷服。

取蟲藥　取啄木禽一隻。朱砂四兩。精猪肉四兩。餵木禽一晝夜。飢甚。將朱砂作菉豆大。相和在切碎肉片子内。若無啄木禽。晝將繫禽用鹽泥固濟。入禽在肉。用剛火煆一夜。來日不見大陽取出。不得打破。同固濟鹽泥入地埋二尺許。一晝夜取出。銀器内研作細末。以無灰酒作一服調下。入麝少許。在藥内同調。置病人在帳中。四下緊閉。用鐵鉗候病人口中蟲出。即鉗之於沸油中煎殺。可預置烈火沸油於病人左右。如蟲出後。使吟煎嘉禾散與病人服。進粥。又煎藥。愈如前夜服。呪云。㖷嘽嗚㖇吽吽乇。

釣蟲丸

磁石一兩半骨嚼者紫研為末　龍骨半兩　硇砂一兩研

麝一錢　膩粉半兩另研

右用蠟為丸。如小嬰桃大。每服一丸。以藥上針穿一小竅子。以青線貫之。稍頭繫一大古錢。早晨令病人向破方正坐。用温水吞下。候藥下咽喉中。以牙咬定古錢。哥候惡心。便吐出。其蟲狀不一。急以熱油煎殺。如不吐出蟲。只吐得血絲子。或涎一二合。皆是安証。更服平常和氣理中諸藥。三兩日。次取瘥差。其治過藥。可用温水浴過。更可醫一二人。若是傳屍勞。一丸可治兩人。

釣蟲神功奪命散

石燕一箇火煆醋淬七次　母丁香一錢半　酒蠟半兩

鱉甲一帖和殺　水磨硫黄二錢

右為細末。用蠟為丸。如菉豆大。每用一丸。繫鉤子上。繫緋綿一條。長一丈二尺。用童青少許。丸藥丸。以蠶蠶一截。穿於線上蓋之。令病人丸喫。青使一口同藥吞下。良久綿動。用刀找出。有蟲用沸油煎殺。此藥於端午日。日未出時修合。兒服紙丸。次同神仙秋法服。服紙丸子法。凡醫傳屍。先當齋戒志心。對聖焚香。服紙丸子。用雞子清塗紙上。令乾。剪作錢樣大。丸服之。然後服前件丸散。

天靈蓋散方　凡虚勞骨蒸門

已試功効。器曳自老叟處得此神方。應驗非一。今述一二事書于篇後。庶使來者知用藥之功効焉。一職方郎中游烈者。邵武軍人也。其子之婦年十六。得病渾身壯熱。咳嗽痰涎。月候不通。飲食減少。不歲餘。衆醫不救。用天靈蓋散服之。取下蟲一枚。如蜈蚣之狀。當時鉗入沸油鼎中煎之。投於江。遂瘥。一有一男子三十歲餘。患病懨懨。飲食倍多而不生肌肉。每日常須肉食。如或稍飢。腹内疼痛倦怠。遂以天靈蓋散服之。取下亦小蟲。其數有十。内有一蟲。其色微紫。大於衆蟲。頭有細毛。自後用藥補理遂安。兼進真蘇合香丸。一有男子一人年五十。每日須酒數升。空心未飲。則兩手與脚並皆振動。得酒一升飲之少減。若至醉則手足不動。俗謂酒疾。醫議之是振風。累日對灸服藥無効。疑其蟲。遂服天靈蓋散。取下一物如烏梅之狀。撥之有足。正類蜘蛛。其疾頓愈。不復飲酒。前效如此。問病之士。宜加審焉。

浴法　太平聖惠方治傳屍骨蒸。沐浴絕病根源方。

欄棘剉三升　蒴藋莖葉五升剉　桃柳枝葉五升剉

右件藥。以水八斗。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煖室内看冷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卧。

又方

桃柳枝　槐枝　蒴藋　皂莢枝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煑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烝

洪武正韻諸成切。大韻上行。一曰君也。進也。衆也。久也。薰烝也。炊也。散烝也。下淫上也。書烝烝乂。漢書賈誼賦。雲烝雨降。史記作蒸。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唯薪蒸字無作烝者。其餘本皆作烝。後世假借通用。義不同者自可分押也。許慎說文。爾从火烝聲。煑仍切。爾雅烝塵也。郭璞注。人衆所以生塵埃。邢昺疏釋曰。孫炎云。烝物久之塵。小雅南有嘉魚云。烝然罩罩。烝烝遂遂作也。注。皆物盛作之貌。小爾雅上淫曰烝。顧野王玉篇之承切。又音震。徐鍇通釋曰。烝從此。振承丞。司馬光類篇又蒸上聲。氣上達韻。又諸應切。毛晃禮部韻。詩烝民。孟子列子作蒸。書烝烝乂。漢書作蒸蒸。戴侗六書故。水氣得火而上行也。引而申之。德化所動。如氣烝物。書所謂烝烝乂是也。說者以為進進。非也。又淫上者謂之烝。春秋傳烝于宣姜是也。氣之所烝。楳然早達。故有衆義焉。有盛多之義焉。詩云。天生烝民。又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翩翩者鵻。烝然來思。皆此義也。四時之祭。惟冬可以備物。祭莫盛於冬。故冬祭曰烝。周官中冬獻禽以享烝。康成之說亦云然。假借之義。二詩云。瞻彼中林。侯薪侯烝。烝薪類也。又作蒸。

又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與正聲相通。猶言正不也。又上聲。濕氣所烝烰也。郭守正紫雲韻。冬祭曰烝。烝。衆也。冬物必成。可祭者衆。左昭十六穀烝。注。升也。升穀俎。王相正始音。烝。章升切。氣盛也。之勝切。謂氣盛而澤釋行均龍龕手鑑。烝二俗烝正。烝。氣也。又去聲。韓道昭五音類聚之承切又之孕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純聲衛式从火在旁。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烝之浮浮。一曰君也。皇王烝哉。又烝。烝衆也。詩烝烝皇皇。注。衆也。烝烝作也。衆作是重衆之意。通作蒸。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倪鏜六書類釋詩伕新伕烝。別作蒸加艸。周伯琦六書正譌从火丞省聲。別作蒸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俗混蒸。又發語詞。詩烝在桑。新。又下婬上曰烝。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亦借徵雙音。見上聲。韓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知經切。盛也。字切知經知真應烝

篆書 烝 師旭敦 烝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烝 徐鉉篆韻 烝

六書統隸書 烝 中郎碑 烝 姚大衆碑孟洪适漢隸分韻 烝 孫叔敖碑 烝 周憬銘 烝 詩君碑孟漢隸字源 烝 章草 烝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禮記祭統。冬祭曰烝。烝。升也。升其俗物而已。月語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明堂位。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有罍。左傳昭元年。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注。烝。其家廟也。公羊桓八年冬曰烝。注。烝。尚稱爲烝。衆也氣盛。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在新邑烝祭歲。注。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書蠶。庚兹予大享于先王。注。大享。烝嘗也。詩豐年。爲酒爲醴。烝畀祖妣。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那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後本紀。永平三年冬十月。烝祭光武廟。

享烝

周禮夏官司馬。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注。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祫烝

禮記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陳澔集說。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祫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冬物畢成。皆可祫。

全烝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大飲烝

禮記月令。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

祭於大烝

夏官。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殽烝

左傳宣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所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通鑑周外紀。定王十四年冬。晉使士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殽烝。士會私於相禮。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殽烝。惟戎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孑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修執秩。以爲晉法。

房烝

左傳。體薦者謂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號若公侯來朝。王爲設享則當有體薦之禮。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嘗烝

唐志。王者法諸天。通祠祀典焉。烝嘗衆時。禘祫如閒。楚語。日月會。王龍穫。王氣含攸

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臣頻行。國於是乎烝嘗。注。龍。尾也。謂周十二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

春夏烝

春秋釋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夏五月丁丑。烝。無傳。釋例曰。閉蟄而烝。謂之建亥之月。草木枯槁。昆蟲閉蟄。獲稍堅冰。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於是享祭烝於祖考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也。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後經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載烝瀆也。先儒之辯郊雩烝嘗。各據所見。多不審悉。今傳挾以斷諸疑。曆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三月節清明。穀雨爲中氣。四月節立夏。小滿爲中氣。五月節芒種。夏至爲中氣。六月節小暑。大暑爲中氣。七月節立秋。處暑爲中氣。八月節白露。秋分爲中氣。九月節寒露。霜降爲中氣。十月節立冬。小雪爲中氣。十一月節大雪。冬至爲中氣。十二月節小寒。大寒爲中氣。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得恒在其月。而中氣亦不得恒在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

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於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按曆法有啓蟄驚，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雖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限也。春秋為簡，以上時祭三書。正月烝一，五月烝一，八月嘗一。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周制四時祭宗廟之名。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詩協韻，故顛倒言之。周雖改時月正朔，至於四時之祭，皆用夏時本月。故左氏曰：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順天道，從物宜也。周正月即夏仲冬，烝常事不書。為五月再烝，非禮，故追書正月烝，以見其瀆。嘗以嘗新為名，烝衆也，可以為者衆也。烝嘗蓋豐於祠礿。烝又豐於嘗，而烝嘗皆祫。又與祠礿不同。故禮或有闕也，以其有闕而再烝。愈失之矣。然既用五月再烝，則祠礿必發一祭。蓋古者諸侯烝則不礿之義也。 凡烝嘗 桓八年烝，桓十四年嘗，凡時祭，秋曰嘗，冬曰烝。本公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合。不書祠禴者，春夏禮薄，辭過烝，常事不書。春秋例斷斷曰：烝，衆也，衆成則可進冬祭也。正月之烝，即

仲冬也，常事也。何以書？正月已烝矣，而夏五月何為復烝耶？是又知其瀆而非時矣。 禮記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謂此夏殷時禮也。夫常祭得禮則不書，不得禮故書之。嘗烝雖合制，其或以數，或以不畏天災而書。然十二公之中，豈無小失禮者？以常事且少失，多略之。惟於桓公書者，蓋以不畏天且執弒桓逆，不可以祀先君也。亦因小以識大之義也。春秋纂例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言失禮非常乃書之。此說皆是。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言祀禴嘗烝，皆用夏之四時也。從物宜也。若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義禮及所用之物，都不相合。故用夏時為宜也。周雖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之節故也。此事禮制都無定證。今考經推理，宜耳故也。春秋類傳烝冬事也。大

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則子月非不時也。子月既烝，辰月非時，不當再烝。以瀆是烝不時而瀆。故書。春秋辨祠禴嘗烝為四時之祭。曾何以有嘗烝而無祠禴乎？曰：曾有嘗烝而祠禴者，常事不書也。苟非烝，以再烝之瀆。嘗以非時而不敬。則亦不書矣。春秋纂言：建子之月為烝。傳禮無譏。為不建辰之月再烝非時。而故先書正月之烝，以起下文。

收擔而烝 國語：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君為是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擔而烝，納要也。注：擔，拾也。冬祭曰烝。烝而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今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

言中為烝 宋類苑：關中人言中為烝。向烝相啟中鎮長安，市人不敢貴烝餅。云餬詩。

烝烝 書：蒸烝乂，不格姦。

蠲烝 書：圖厥政，不蠲烝。

雲烝 賈誼鵩賦：雲烝雨降，糾錯相紛。

湯沸如烝 韓詩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烝。

黎烝 漢司馬相如傳：覽觀黎烝。師古曰：黎，烝，衆庶也。

歊烝 揚雄傳：歊烝。師古曰：氣上出也。

夷微盧烝 書立政：夷微盧烝。注：烝戎以為衆。或以為夷名。詳攷

脀

洪武正韻：諸成切，升也。以牲體實鼎亦作脀。許慎說文：脀，騃也。从肉丞聲。讀若丞。署陵切。徐鍇通釋：按儀禮曰：膴鱐無脀俎，實也。張丞 顧野王玉篇：之仍切，騰之丞切，俎實也。陸法言廣韻：脀，瘢腫。熟也。張參五經文字：升肉於鼎也。見禮記。宋重修廣韻：蒸仍切。丁度集韻：或作脀。司馬光類篇：諸仍切。又辰陵切，又諸應切。二曰：舉脀腫也。戴侗六書故：鼎俎之實曰脀。凡牲言熟體解骨，切而載諸鼎，肴折斷割而升之俎者，皆曰脀。少牢禮豕實于一鼎。魚，昔各一鼎。辛脀皆設，局冪鼎入，設升于俎。辛脀乃薦。又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又獻衆賓，其薦脀設于其位，其脀體儀也。康成曰：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其先王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古通作烝。左氏傳：定王享晉士會，肴烝。謂之曰：昔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肴烝。全烝，全體也。房烝，半體也。肴烝，骨折也。故謂之折俎，持牲。禮亦曰衆賓凡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皆有脀，即謂脀體儀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脀，熟肉也。楊桓六書統：熙毋脀。熊忠韻會舉要：大商清音。周禮內饔注：實鼎曰脀。實俎曰載。周伯琦六書正譌：即殽烝之脀，通作烝，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熙京切。無禮腆膞無脀。从肉為意。作胅膣，非。又煎煎。肉曰脀。作脡膭鯖，非。

西京雜記婁護傳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為鯖世為五侯鯖俗字𩵋音見釋音丈釋京切韻會定正知經切拄貫鼎之名字切知經知真禮脀。

脀

洪武正韻諸成切上同。篆書[篆文]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篆文]徐鉉篆韻[篆文]六書統

草書[草書]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膴醢無脀

儀禮無禮膴醢無脀注脀俎實疏云脀者升也謂升持牲體於俎也青杰大射儀脀薦主人于洗北西面

膴醢無脀注薦于

宗人吉祭脀

儀禮持牲饋食禮宗人吉祭脀注云脀俎也所吉者衆賓上觶正主脀俎實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吉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

湞

諸成切許慎說文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从水貞聲陟盈切徐鍇通釋按漢書在桂陽陽縣𩞑宅爭反顧野王玉篇音貞又水名宋重修廣韻湞陽縣名湞水所出丁度集韻又癡貞切戴侗六書故今英州有湞陽縣避廟諱改為真陽溱水入鬱說文曰入鬱水出鬱林廣鬱縣入海韓道昭五音集韻又丑貞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禎余見曉母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

篆書[篆文]徐鉉篆韻　隸書[隸書]六書統

隕

諸成切許慎說文隕丘名从阜貞聲陟盈切顧野王玉篇知京切徐鍇通釋陟情反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楊桓六書統照母隕見聲隕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又地名作鄭非。

篆書[篆文]徐鉉篆韻　隸書[隸書]六書統

征

諸成切揚雄方言征伀遑遽也江湘之間凡窘猝怖遽或謂之征伀顧野王玉篇之成切征伀懼也陸法言廣韻征伀遽行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征行貌也征伀上音正下音鍾征伀懼遽起走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伀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征从彳正聲征隸字濮傳義通作

征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怔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成切怔忪懼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方言征伀惶遽或从心戴侗六書故怔忡心動悸征營也古借用征釋行均龍龕手鑑怔忪上音征下音鍾怔忪心動懼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怔與征同从心正聲

篆書[篆文]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眐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盈切獨視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眐眐獨視也又之盛切爲視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眐从目正聲眐隸

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烝皿]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承切益也宋重修廣韻煑仍切丁度集韻傳雅[烝皿]謂之盪司馬光類篇諸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烝皿]从皿烝聲[烝皿]隸

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篜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升切竹也宋重修廣韻煑仍切丁度集韻竹柜一曰竹名皮有文司馬光類篇諸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篜从竹烝聲

篆書[篆文]六書統

郥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知盈直盈二切地名陸法言廣韻又直貞切孫愐唐韻音貞宋重修廣韻陟盈切司馬光類篇又丑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貞呈二音楊桓六書統照母郥从邑貞聲

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揁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知盈切引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郥迭又音丑人反楊桓六書統照母揁知京切从手貞聲揁隸

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𢓊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諸膺切行不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蒸行不正貌字濮傳義煑仍切

柾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陟陵丑善二切柾棋杠貌陸法言廣韻柾棋柱也郱忠怨佩觿集柾从上知升反下音二翻柾棋杠下於擎翻柾棋貌宋重修廣韻陟陵切楊桓六書統照母柾柾棋平余見陽韻徵母字濮傳義音徵

篆書[篆文]六書統

䘸

諸成切陸法言廣韻䘸忪小兒衣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䘸从衣正聲䘸隸

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書]六書統

姃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女字。司馬光類篇之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姃从女正聲。姃隸。

篆書 姃 六書統 隸書 姃 六書統

炡 諸成切。丁度集韻炡𤎆，燥也。司馬光類篇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炡𤎆之。楊桓六書統照母。炡从火正聲。炡隸。

篆書 炡 六書統 隸書 炡 六書統

証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諫也。司馬光類篇之成切。鄭樵六書略聲兼意。楊桓六書統照母。証 統注証 隸。

篆書 証 六書統 隸書 証 六書統

[巾正]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射的。通作正。楊桓六書統照母。[巾正]从巾从正。侯也。其中栖其鵠，所謂正也。[巾正]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不出正兮。注：二尺曰正。詩詁曰：儀射侯也。侯中曰正。鵠，大射禮鄭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謂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雋，故射取名焉。又曰鵠。周禮司裘注云：謂之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也。又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射人五正注：射者內正其志，則能中焉。五正，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韻會定正知經切，射的也。通作正。中庸正鵠，旨小鳥捷黠難中，故名正。畫於布侯，五正五行相剋次也。鵠音穀，棲於皮侯。宇切知經知真理[巾正]隸。

篆書 [巾正] 六書統 隸書 [巾正] 六書統

聇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倖惟聇聇，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聇从耳未詳。正聲。聇隸。

篆書 聇 六書統 隸書 聇 六書統

媜 諸成切。丁度集韻女字。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媜知京切。从女貞聲。媜隸。

篆書 媜 六書統 隸書 媜 六書統

寊 諸成切。丁度集韻闕。人名，後周齊王子寊。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寊義闕。

篆書 寊 六書統

[言烝] 諸成切。丁度集韻[言烝]，仍語。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煮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言烝]从言烝聲。[言烝]隸。

篆書 [言烝] 六書統 隸書 [言烝] 六書統

抍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取也，拔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煮仍切。五音類聚抍之陵切，助也。又抍音蒸。楊桓六書統照母。抍亦聲。抍隸。有拯上聲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用抍馬壯吉。

篆書 抍 並六書統 隸書 抍 六書統

[烝攵] 諸成切。丁度集韻擊也。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煮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烝攵]从攴烝聲。[烝攵]隸。

篆書 [烝攵] 六書統 隸書 [烝攵] 六書統

承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仍切。承陽，縣名，在長沙。或作丞。楊桓六書統照母。承余見澄母。承同上。本辰陵切，假借丞隸。

篆書 承 六書統 隸書 丞 六書統

[卜冂]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韓道昭五音類聚[卜冂][卜冂]同上。

[辶定]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延。

[飠正]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諸盈切。五音類聚諸情切。[飠正]餅也。俗用。

[鹿正]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正。

[忄知]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徵。伏也。

[疒烝]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蒸。骨[疒烝]病。字瀞傳義丈度切，病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閔大猷
書寫儒士臣張季楨
圈點監生臣徐清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十九庚

成 書

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晦庵書說閱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閒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曆推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蔡蒨寸吾閱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侍士諸本推究甚詳朙孔安國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孔穎達正義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慮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

既取其文爲之作傳耻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云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㬰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令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要義夫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見正義劉敞七經小傳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爲此書也然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之于下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云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于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拙齋林之奇全解此篇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蓋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其所因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摭篇中之字以爲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徒取是字以爲簡編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間此篇有越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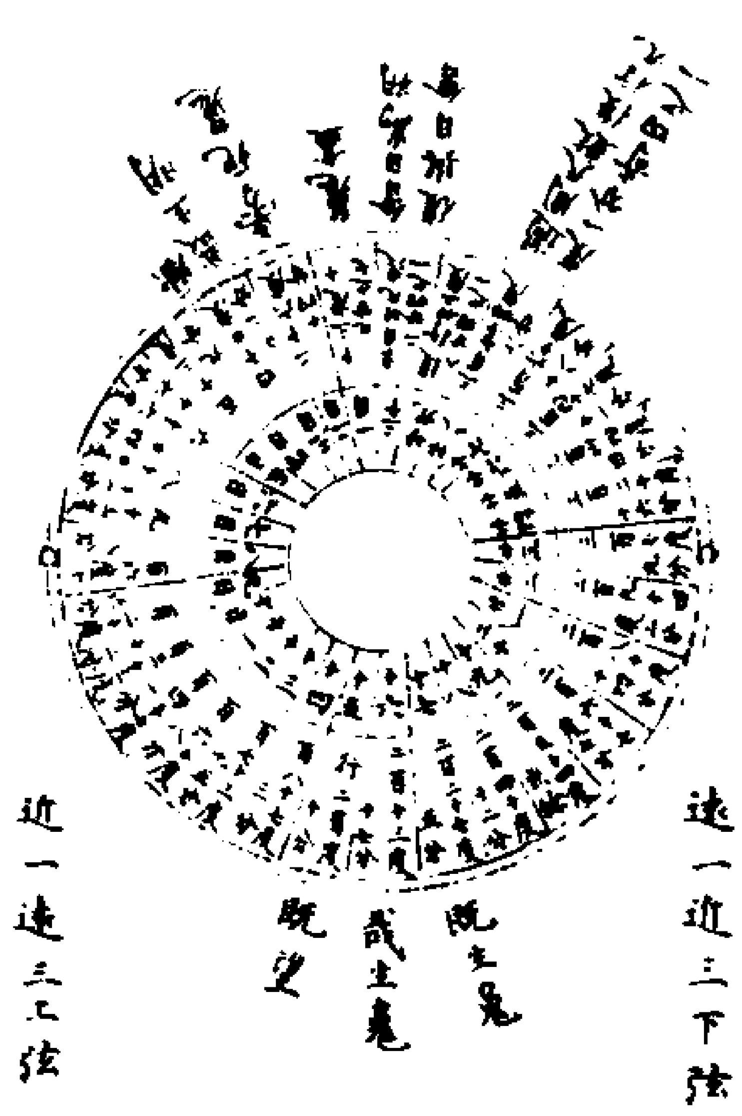
柴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撮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陳經詳解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摹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矣武功曷爲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虐衆而用之於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所必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爲紂而起則紂既亡矣奚以武爲故武功於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溥傳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亡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於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於我而不起於人甚者爲好戰爲窮兵爲黷武爲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翦商之功已成而復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此其所以爲武成其文豈必相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書孔氏曰見正義書釋題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乃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謂彼僞武成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闕武成以下見晦菴書說 纂註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泰誓牧誓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書傳會選蔡氏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鄒季友音釋經魄匹陌反字本作霸古通用癸居誄反 陳師凱旁通死魄朔也漢律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氣合黃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義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孝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翼明也錯纂引王氏云翼輔也以此日爲主則明日爲輔翼此日曾故以明日爲翼日周鎬京也時武王已遷都于此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三輔黃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回二十一里並地三十三頃在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安西北古京兆也 晦菴書說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北典古今文合但差一二字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顔氏曰今文尚書之詳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以湯誥考之此說爲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爲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

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使以豊刑為逸書篇名則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又誤之甚矣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蔡甯子音

明魄朔望圖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康誥惟二月哉生魄　召誥惟二月既望　三月惟丙午朏　顧命惟四月哉生明　畢命六月庚午朏　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為晦為朔其生明為有序是以三日而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而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也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逮凡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史記不可以追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攝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曆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沉內猶日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倒而所見纔如鉤月漸遠則斜而光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曆象以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

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曆起也蓋曆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曆象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準故杜氏長曆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朔皆可考也此法雖詳于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曆矣於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記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唐律曆志以其曆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曆而考也陳大猷或問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為月三日孔穎達以為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廣極微昧明主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主矣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為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失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魄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往伐之意一月說見泰誓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今通陳櫟纂疏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丑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辯而明矣漢志見前漢書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王氏日休曰見旁通陳維之辨疑蔡辔武成月不稱正而稱

一者何哉　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書傳會選蔡氏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鄠李友音釋經哉世字華明化胡氏二反傳潼關上徒紅反本名衝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曰廣漢潼水出此入盤江故遂以潼名墊音疊傾狀又反下並同豪牛縈紲與纍同許月反衅都話反載作代作豫師凱旁通豐文王舊都在豐水之上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函谷至於潼關高出雲表無谷秘邃深林茂木白日成昏華山之陽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衅許斷反與纍同黃度書說惟一月壬自商至于豐　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死魄生明以存曆法死魄生明占步最準莫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伐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主示天下弗服天下固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今華州華陰縣華州為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郤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侯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絜齋袁燮書鈔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書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

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　偃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為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為惡當時之黨紂為惡者衆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陝文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強盜蜂起召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勝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陝輩盡銷而去之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厥四月主示天下弗服此嚴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為說而其先後失次者與夫簡編之疑有脫逸則論其端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體但惜其論之有所未至也其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按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記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未知其為失先後之序也以某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皆繫于此既告羣后以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乃後卒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柴望大告武成於理為稱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

此其閒文勢或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修文樂記云云見正義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紲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乏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馬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絕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過論矣夫苟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乎此殆求之過也柯山夏僎詳解惟一月至示天下弗服

此史官記武王伐商之終始也此一月即泰誓所謂一月也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是時正朔未建不可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又不可追用商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宜也泰誓言一月戊午蓋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翼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曆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為旁死魄蓋以其日近於死魄也武王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為曆起也曆家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於上於是繼以伐商之日蓋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興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明日為翌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而次于河朔即泰誓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即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興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二十一日則滅紂

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時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末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也唐孔氏謂其年閏三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則此言厥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言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史官變文耳蓋武王既克商於是以四月三日始自商來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既勝商而歸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云云見正義陳經詳解此歷序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

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曆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偽武成也朔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初一日為始死魄初二日為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為生明十六日為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日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百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於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於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

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盡歸之放之哉聖人於[illegible]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晉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illegible]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預備之策也陳大猷集傳月生乃偃武修文　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圓也　愚按楚詞日為火月為水火騰光水涵景日火類也其光在外月水類也其光在內故月涵日景則有光　王普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如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　朱氏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孔氏曰翼日明日也蘇氏曰壬辰未傳事先書旁死魄者使千歲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　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

是月初生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呂氏曰正月往伐四月初還豐又在殷地整治政事撫摩人民其成功何速也與漢高祖五年而成帝業唐太宗百戰有天下異矣　袁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　愚曰按文王有聲之詩宅鎬在卒伐之後則此時尚未都鎬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唐孔氏曰見正義　孔氏曰見孔傳　歸馬于華山之陽至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樂記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衅許慎切謂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櫜音高兵甲衣曰櫜言閉甲兵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以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衣衮衣之屬裨衣而冠冕也搢插也搢音晉說吐活反　呂氏曰馬牛但放當時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則後之東征四國將何所用晉武帝平吳去武備唐穆宗平兩河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　孔氏曰見孔傳　蘇氏曰見拙齋全解　杜預曰見正義　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　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歸獸之意　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朏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為哉生明　薛氏為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望觀月則可見　張氏曰政事即修文也非政事外別有文　漢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袁氏曰見絜齋書鈔　蔡氏曰見會選　呂氏曰見陳大猷集傳　陳櫟纂疏　張氏曰朔日為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為哉生明　呂氏曰　王氏曰並見陳大猷集傳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書傳會選　蔡氏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鄒季友音釋　經駿陸音俊反　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　陳師凱旁通豆木豆籩竹豆　籩豆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孔安國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至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至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至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至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至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陸德明釋文旁步光反　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　旁近附近之近　哉徐音災　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　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　非長丁丈反　不復扶又反　駿荀俊反　豆本又作梪　籩音邊　以上時掌反　燔音煩　重言王朝步自周召誥畢命　至于豐召誥畢命互註記樂記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孔穎達正義惟一主武成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二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傳此本主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遂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主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盖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主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主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主

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主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　傳四月主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群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要義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漢世武成逸志所引乃偽武成　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十與十六　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孟見正義黃度書說丁未主大告武成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廟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舉侯甸衛詳近而錄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豆籩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陳大猷集傳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邦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豆曰豆竹曰籩祭器也　柴望說見舜典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事而祠所以禱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呂氏曰使武王伐紂有一毫不盡蓋能對越在天諸侯在廟亦與武王同此一念又見伐紂非武王事乃祖宗天地山川有言於我我盡其責主功成乃言武王之心蓋與神明為一也　唐孔氏見正義孔氏曰見孔傳　鄭悅道斷法武成言邦甸侯衛駿奔走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或言男而不及衛或言衛而不及男何也立政言奄甸萬姓則專言甸而皆不及乎他何自異於

五服九服之制耶　呂諸唐孔氏曰侯甸男服之邦伯不偏舉五服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　葉氏曰不及米衛者不以遠侯衆也　王氏曰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立政蔡云侯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并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書傳會選 蔡氏傳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鄒季友音釋傳朔紐通反凡形旬反陳師凱旁通生魄望後也十六日為哉生魄此言既生魄未知的為何日故止以望後言之輯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尚例耳孔安國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陸德明釋文暨其既反孔穎達正義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雖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採其時日先言奔走後即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要義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五後　諸侯百官受命于周明一統並見正義史浩講義惟一月生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為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自商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如是之遽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嘗黷也傳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衆豐財蓋如是然後可以為武之成也祀于周廟告于祖宗也柴望大告告于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告于鎬京所會之諸侯群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之于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黃度書說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繫齋表奏書鈔丁未祀于周廟至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

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底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既誅其君矣吾之責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既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既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真箇是不得已而為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為天子也非有意為天子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為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看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薛季宣古文訓惟弌月壬辰旁死霸粤翌日癸巳王輪步自周于征伐商厥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至于豐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昜放牛于桃林之埜示天弗服丁未祼于周廟甸矦衛駿奔走執豆籩粤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霸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遂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藩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于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牛就牧也馬放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

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伐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恃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為功武成而不窮黷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陳經詳解 丁未至受命于周 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功歸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邦國諸侯如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正言侯甸衛三服者以其近於王畿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為周家之臣子儼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以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來受命而先助祭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

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胡士行詳解 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籩越三日二十二日庚戌柴望詳見前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盡生魄十六以後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舜典既月乃日也庶邦冢君暨及百工皆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明日映而生明光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映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於晦 朔初一月光蘇而魄死死魄黑暈滅也初二旁死魄 朏初三月出哉生明上弦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十六明滅黑暈生 下弦二十三魄生明滅至半 晦月盡月全黑王應麟六經天文月生明生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三日明始生謂之哉生明又謂之朏又謂之死魄故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也十六日謂之哉生魄晦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合璧則晦相遠而日燭不及則亦晦 薛氏曰哉生明月

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明生魄魄生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光初見故也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 朱氏天問注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

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

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
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
卦云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
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取此以為修煉之法　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
魄三月則成時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
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
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葉氏
曰朔二日而生明其旁為死魄哉生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
生魄哉生魄既生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
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至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
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庶邦奔走聽命之意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
侯服衛服之邦也則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董鼎輯錄
纂註輯錄義剛問生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黑處魄死
則明生書所謂哉生魄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
月受日之光魄加於魄魄載魄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
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

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
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
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
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
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
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
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註答天問夜
光何德章可參考纂註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諸家多謂生
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
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堯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
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
周廟簡側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
受命于周之下融堂錢時書解惟一月生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生受命
于周乃史官撮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
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
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

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
侯衛亦未嘗不在互書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十九庚

成 武成篇二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
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書傳
會選蔡氏傳 群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
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
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
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續

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
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
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
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鄒
季友音釋 經大王上音太○肇王如字又于放反○夏亥雅反○下章夏同○傳
邰音台○邰在樂縣康音邰邰與豳同豳中反在栒邑縣豳鄉岐山之西北四
百餘里○大王○公劉十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邰之西北○豳去岐百里○凡大王
都豐在鄠縣○又岐山東南二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古扶風○凡九年崩按經
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是歲九年○則年再歲○而紀年云年再歲○
紂因文王發寬歲始釋之○命爲西伯○則是己巳歲○才七年耳○當是年再歲
即釋爲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是里之日○十年亦與經世書不
合陳師凱旁通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追尊爲一代之始祖○郊祀則以
配天○故謂爲先王無謚○有謚者自文王起○然觀廟追尊爲王者止三世○太
王父也○王季祖也○太王曾祖也○自組紺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又加謚○而稱文王○祖無謚○不容單稱王○故以字配之以取別○
然字不可加於身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謚○爲愈尊○加太字稱太王也○王

業自大王起故追尊始太王也○后稷始封於邰○音台○武功縣古有邰
國○克封后稷之地○故纂與邰城○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前漢爲斄縣○後漢
省入武功○武功縣○今爲乾州○乾州即唐奉天○屬陝西奉元路○太王古公亶
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與豳同○隴志云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所都○今
有邠州屬陝西道○岐○今鳳翔府岐山縣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魯
頌閟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
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至于文王○王凡九年崩○朱子語錄云○問文
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考○說大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
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
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大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
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晨惠王三十七年○書稟王九年○而竹書紀年
以爲後九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凡儒皆以爲自虞芮質成之
後○爲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
天下趨周○其勢自盛○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
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又云
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今按孟子集註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敬夫曰○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
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孔安國傳王若
曰嗚呼群后○順其祖業○故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
祖故稱先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能厚先人之業○至于太
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
纘統其業○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
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
年而卒○故大業未就○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陸德明釋文大王
上音泰○肇音兆○王迹○上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孔穎達正義傳謂
后爲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
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
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
邦啓土○ 傳后稷至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
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之類。知公是戎狄時未詳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亦厚先人之業也。　傳太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蔽被豢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董事為文也　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要義稷不窋皆稱先王與亦云玄王　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魏惠王。漢文景于季改元必因古　並見正義項安世家說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於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

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魯威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書之譏不終喪也惟觀政九年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　王介甫以此篇為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黃度書說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尊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歎見孝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邰為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篤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大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為受命作周之

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之詩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云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絜齋衷寔書鈔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焉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撥謂契契既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啓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周觀其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居岐

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古以畏其力言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侍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厥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大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也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逆紂而追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馬人心背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丁未至于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蓋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乘則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

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於是庶邦冢君及內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循舜之居攝則四方群牧來覲既諸侯群臣來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爲之述其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帥之以祀于周廟則先爲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歷叙后稷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爲將祀周廟而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啓此周邦之土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王家而文王成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流深長如此故大爲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於是懷其德而得以自立彊者畏之而不敢使小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賴以生存也天下所賴以生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猶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命稱王之說謂文王於斷訟之年改稱元年至

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殷上承文王之年爲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爲十三年其爲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又稱元年之理此說始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時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遲遲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自后稷至于大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救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川以告武成亦循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成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懇懇告戒不應其祖述其先世

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按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爲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追王之禮矣惟其追王而言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柯山夏僎詳解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告群后之言也唐孔氏於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籩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矣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俯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曆考之月既望則魄生明死則所謂生魄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於四月十九日祀廟於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後行事故如此言既生魄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柴望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與百工

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魄與舜典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爲生魄之日故二十二日既柴望既盡此生魄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武王所以播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即武王播告之言也武王呼群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爲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既建立邦土矣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使之加厚故曰克篤前烈至大王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爲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大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于此故詩言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於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於后稷修后稷業自於公劉修德翦商自於大王勤立王家自於王季受命爲王自於文王是說大害名教夫武王伐商迫於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之前商無失德而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臣大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王業既成於大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於文王則積累

之久成就之大功業於是大底遂能大受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於是時
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則懷其德而得以自立雖自虞
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戡黎又明年伐崇專征
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大勳亦未集於其身文王之功既
未能集此武王所以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蓋謂今日之事乃所以成文
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安取之也陳經詳解王若曰至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群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
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於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
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遷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
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纘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
克君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
莒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感愛之跡天下之服聖人自有
感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
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

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於力與德也而大邦小邦自
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
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於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
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於紂之塗
炭而已若夫必於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敘其家世積累之
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群后諸侯不服
之心然則群后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
商之後商王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
其先祖父之勳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
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陳大猷集傳既生魄生
大統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　家說見伊訓　新
安王氏曰群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告之　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
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方夏至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見陳經詳解呂
氏曰文王地方百里而大邦畏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耳所謂德威惟畏
也。　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基業林氏曰中膺曰見拙齋全解唐孔
氏曰見正義薛氏曰見古文訓孔氏曰見孔傳蔡氏曰見會選方時發索

至惟先王建邦啓土至其勤王家　古者剖符以合諸侯於是乎有邦分
茅以錫諸侯於是乎有土邦則主城郭而言城郭則必作而立之也故曰
建土則主封疆而言封疆則必斥而大之也故曰啓有邦斯有民所以貴
之也有土斯有賦所以富之也天子豈私國諸侯也哉蓋所以崇德報功
國當洪水之害起而阻饑之患興故稷降嘉種所以率育農殖嘉穀所以
率教其穀之備有則維秬維秠其患之章及則執疆執界奏庶艱食而食
給懋遷有無而貨通立我烝民其教行也萬邦作乂其治興也克以其功
封于有邰民於是乎物土帝於是乎肇祀此之謂建邦啓土詩曰奄有下
國言其建邦也又曰奄有下土言其啓土也其曰建邦則作之自我後人
所以一二邦以脩則述此而已其曰啓土則開之自我後人所以土宇版
章則闢此而已夫無百里之地則無以見其功有百里之地則可以朝諸
侯惟文武以受方國之由實后稷建邦啓土之力前人之烈肇造矣必待
後人力行之乃至于大先王建邦啓土而克篤前烈所以有待於公劉也
觀七月之詩前人所以養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既順乃宣非篤前烈而
何觀思文之詩前人所以教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于時言言非篤前烈
而何干戈戚揚其防患之豫是乃篤載纘武功之烈然也俾遂俾几其燕

享之節是乃篤躋彼公堂之烈然也以至徹田為糧而經野之有法豳居
允荒而體國之有制于胥斯原內之所以安民于豳斯館外之所以待旅
維玉及瑤而篤於禮酌之用匏而儉於用匪居而不遑處匪康而不遑寧
皆所以篤前烈也此詩人所以稱其為篤公劉次言前乎此邦土雖有而
時為諸侯王業雖致而王迹未形肇基之者實惟太王肇基即如所謂始
基之也曰王則必上得乎天太王之爰契我龜則天始與之矣後之所以
大命既集則因是焉曰王則必下得乎民太王之從如歸市則民始懷之
矣後之所以為萬邦之方則因是焉以山則始荒而後人得以康之也以商
則始翦而後人得以勝之也茲其所以為肇基王迹不特如此廼慰廼止
廼左廼右而人無離心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而地無遺利應門將將所以
治宮室作廟翼翼所以奉神祇使後世勤王家成王乎者實基乎此故
曰太王肇基王迹王者以京師為室以四海為家詩言未有室家經言永
建乃家四海而謂之家蓋此類也肇基王迹則若經營於始其勤王家則
若堂構於終是皆終始之相成也維此王季以治內為王家之基也故摯
仲氏任維德之行以事長為王家之先也故因心則友則友其兄為教化
所以資師王家者也故豈弟以作人為神祇所以扶持王家者也故騂牡

以事祀克明克類以之修己克長克君以之治人終焉則篤其慶而王家積累緜遠如瓜瓞史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以若王則世有以厥德則世修然創業垂統繼志述事莫如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故國風之所美雅頌之所歌惟及茲四人焉武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惟本其致之之由而歸德於祖宗故有及於此也夫源深者其流長本固者其本茂周家之興其所以憑藉維持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宜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猶過其曆數然建邦啓土者后稷也公劉則因是而致其勤焉故孫言文王之興則曰本由太王生民言文武之功則曰起於后稷茲有其辨然且后稷先公也而曰先王古公亶父也而曰太王何也論語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閟宮言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皇矣稱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雖公也而追王之義何溢美焉董鼎輯錄纂註王若曰嗚呼至于小子其承厥志　輯錄雖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卻諸侯來便教他助

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　問伐紂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為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卻做一箇道行看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遠敘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上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道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餘見書通纂註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切歎遂執而囚之乃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耶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閒云云凡泰誓上傳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閒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粲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

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歆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愚按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時之偃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亦是欲因祀廟追王先世故歷述之如此又按無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曰九年大統未集世遂有文王九年稱王而終之說歐陽公力辨其不然佐證甚明其王不稱王信然矣紀年之說當有折衷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為元年一說也如蔡氏以自為西伯專征之年為元年又一說也二說必有一得之其稱後元年則孫惠漢文景皆然矣前太王以下見書通并董鼎輯錄陳氏曰見陳櫟纂疏禹八日見維舟今所李省忠音註后稷始受封於邰建立邦國開啟地土公劉名后稷曾孫也遷於邠又能篤厚前人之功烈至后稷十二世孫

太王居古公亶父邑岐山民從之如歸市周之王業始基於此太王小子季歷又能克長克君以勤成王業我文考文王伐崇伐莒二怨安民能成其功勲大膺受天命以撫安中夏大邦以力自強者也過文王而力無德故以文王之力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者也過文王而獲遂所懷故以文王之德為可懷虞芮質成之後諸侯歸心凡九年而卒故統緒未成予小子其繼承文王安民之志王克耘王烹推先王建邦啓土　小邦懷其德原圖都之所由建推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俾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掩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勲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威而懷德其成功為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嘗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叙其興王之故以告之陳雅言書經阜羅此武王克商而歸百工受命于周武王

於廟祀之後歷叙王業之本末以告群后謂我周之王業啓上於后稷篤然於公劉基迹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至於文王而始克成其勲於是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盛德廣布而諸侯懷服蔑謂周之王業歷十五六世之遠數百千年之久積德累仁前作後述以有今日其所由來遠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以警動諸侯之聽攝服奸雄之心者莫切於是史斷謂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得四海之心此兩語極好在其勤王家蔵叢蕺齋問斷中庸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何武成已有此稱邪　按中庸追王之說雖指周公而言然上文有武王末受命之說下文有武王周公達孝之說是蓋指言武王受命時事而周公輔成之耳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即此以證武成則其丁未祀廟之時已行追王之典故越三日告群后乃有此稱矣苟泥中庸周公之說以追王出於周公而不出於武王則武王身為天子仍以侯禮祀先公於武王之心安乎況謂追王之典未行而武成有此稱則愚知其不然也泰誓三篇作於前者二則曰文考二則曰文考未始稱王則知武成三王之說必稱於追王之後矣且金縢作於武王有疾之日周公已

有先王三王之稱併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是則追王實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周公輔成之決非周公自追王於成周而武成先為此稱也王克耘書長於武王業基於前而有積累之盛聖德興於後而兼盛德之著夫論國家興王之業而必達其祖宗之勤則天命人心之歸固有自來矣昔武王之告群后蓋謂我周之建邦啓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篤前烈則公劉其人也至于肇基王迹而其勤王家則又有太王王季也是王業之開國非一人而積累之功固非一世矣我文考文王則又克成厥勲焉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小邦莫不畏其力而懷其德焉則聖人之繼於後者又得其盛也不有前王之迭興無以開興王之業不有聖人之嗣興無以成興王之業則我周之有天下夫豈偶然哉嘗觀三代王業之興而有知天命之不易矣則稷契皆興於唐虞之佐而契之後十四傳而有湯稷之後十四傳而有文王後世推論王業之所由而配之廟有玄王先王之追稱以明積累之基於前又必盛陳盛德之著以見聖人之嗣興於後其意深遠矣嘗武功告成而有周廟之祀侯甸男邦來衛賢百工受命之初而武王之言至此又首以嗚呼之辭則我周之興明德遠矣豈無故而然耶且唐虞之時棄為后稷則周之建邦啓土記后稷之始則於邰也公劉乃后

稷之曾孫而謂之克篤前烈其所謂能修后稷之業者乎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則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迹之基實肇於此矣王季繼乎太王而又能其勤王家焉則王迹之肇基日益盛矣自后稷而公劉自太王而王季非一世也既建之而復篤之既基之而復勤之則積累之功有自來而王業之開亦可見矣至我文考文王則積累之功乃克成之焉其命維新即文王之下膺天命脩和有夏即文王之以撫方夏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大邦有不畏其力者乎虞芮質成化行江漢則小邦有不懷其德者乎畏其力則不敢放肆矣懷其德則得自立矣然文王由方百里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曷嘗一日而有得天下之心哉故不期於受天命而撫方夏也天命之歸方夏之撫自有不期而然者矣文王之克成厥勲有如此哉然則人徒知代殷之功在於武王而不知王業之成乃太王之盛德也人徒知王業之成在於文王而不知王業之開乃積累之功非一世也武王拳拳以是告于群后良有以哉抑又論之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及乎后稷公劉也武王之誓師而言惟我文考則又不及乎太王王季也蓋即其近而言之則王迹之基實始於太王王季至於武王之有天下則實文王已成之功故一則曰其承厥志一則曰受命

文考則文王又非特如太王王季而已也至此而歷叙之則又以明其封殖之始在於唐虞歷夏商而王業之基已大至商之季則天命人心之歸周者益盛武王之有天下豈有一毫之私哉亦以天命人心之不可辭而累世之功不可不卒之而已也合而觀之益以見三代有道之長而非後世所可及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主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猶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絕之

於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略謂伐紂也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王二字史臣追贈之未審然否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蔡氏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恐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餘見會選鄒季友音釋經貊莫白反傳華胡化胡瓜二反下逋奔同經傳柱[illegible]反陳師凱旁通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疏云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

也孔安國傳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嶽大川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予小子至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陸德明釋文底之履切烝之承切萃在醉切藪素口切魁苦回切窟口忽切逋布吳切周召上照切本又作邵貊亡白切俾必爾切 史意告于皇天后土湯誓互註左昭公七年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孔穎達正義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嶽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奉事之意 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傳逋逃至大姦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要義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見孔傳并正義 項安世家說周王發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尚稱文考為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

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群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尚未脫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底商之罪至今商王受無道　自底商之罪以下至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未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于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懲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慈恕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脫落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絕經辭不次而信以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蓋盡於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

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于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失其次矣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於此耶故劉氏自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全書亦未可以見其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為此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徇一人之私欲也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大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併而載之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予小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文考而非已

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本其父祖言已乃有道之人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為無道言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已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以大正于商言已憑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為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因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嘗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父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與之去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詳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胡士行詳解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董鼎輯錄纂註纂註林氏曰明周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餘見拙齋全解　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有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曾孫　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曰見柯山評解　融堂錢時書解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底商之罪　允偶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大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一臣子所得為哉

恭天成命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主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蔡氏傳成命與商之定命也董竹器云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徐兒音匪鄱李反音釋傳筐篚盛玄黃說文云筐飯器也筥屬筐似篚引書實玄黃于篚二字不當承用盛時征反孔安國傳華夏蠻貊夫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五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陸德明釋文篚音匪為之上于偽切應應對之應書周不率俾君奭孔穎達正義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袵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共其伐紂也陳大猷或問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辭特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為是指衆祭之時言之亦未可知董鼎輯錄纂註輯錄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王註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刊商人以下見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李肴忠音註敬奉上天成定之命故我自西土而東征以安商之士女乃未至紂都人已迎降惟其士女以筐篚盛玄黃之幣奉迎周師以昭我周之當王天下然此豈人力所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書傳會選蔡氏傳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然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爾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

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鄱李反音釋經捆去聲戊音茂昧音妹俾必爾反倒都浩反橐琬招反陸書其妙反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散先旰反傳見形甸反予音與去上聲賑之刃反賙之由反亡音孔疏云謂紂所賤退處於私室者復扶又反陳師凱旁通自相屠戮遂血流漂杵本于書說云見晦叔書說封比干墓寰宇記云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為其墳刊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薛尚功古文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于武於偃師耕地得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人以為武王時物也考之即比干之墓商容商之賢人疏引帝王世紀見正義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賚予也武王賑窮賙乏疏云並見正義寰宇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飾以

美玉七年而成大三里高千仞餘址宛然斷縣今屬

晦菴書說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包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先生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江彝叟嘗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書序其有未然有疑相傳都說道孔子作未知如何

孔安國傳惟爾有神尚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　既戊午至侯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甲子昧爽至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至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至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因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陸德明釋文　相予上息亮切　逾亦作喻　陳子注同徐音塵　倒丁老切　漂徐敷妙切又匹消切　杵昌呂切　著張略切　散西旦切　賚力代切徐音來　已債上音以下側界切　賙音周本亦作賙　舂羊兆切

毛居正正誤　政由舊注用商先王善政王作上誤　陳于直刃反自作忠誤　倒戈注前徒倒戈自攻于後倒謂廻其戈刃向後自攻其後以致敗北而走也當音丁老反作丁老誤丁老反乃倒仆之倒仆却是偃卧其戈于地而不用則不應云攻于後以北也　呂吉以濟兆民說命以康兆民

孔穎達正義既戊午至我師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周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傳自河至畢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　傳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衆至之言　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要義遂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史記作鹿臺之錢周時已名泉為錢　孔以大賚為奮已債救乏賙無見孔傳并正義　史浩講義王若曰嗚呼至無作神羞　此紀其辭之大凡也諸侯群臣受命之辭曰嗚呼群后先王建邦啓土言有國之初實后稷公劉兆之太王基之王季培之文王興之譬之植木前人植其根後人培其幹枝葉之茂有不期然而然者文王受命以撫方夏撫其一方也故行乎周南召南汝墳之國江漢之地俱被其化武王舉之以取信於諸侯群臣也夫王者大一統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敢萌伐紂之心宜乎謂之大統之未集也予小子武王自稱其曰承厥志豈非外無形迹之可見故指文王之心而言之歟嗚蒼武王其亦懼其事之不成而為是說也皇天后土山川致告之辭曰有道曾孫有道之曾孫指祖宗而言之也淵藪魚鼈鳥雀所藏之所紂聚天下亡命而為之主不亡何待既獲仁人與成湯言伊尹為元聖同義湯武之功所以專於伊吕也罔不率俾則知大統之必集夫能伏士女若玄黃以昭周德是天之休命也玄黃猶之炳若丹青也項安世家說癸亥陳于商　紂之為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疑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為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於恃兵狂酗殺人為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

曜北齊之高歡未可以脆敵待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取壺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度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甓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三十日而後至八勢不勞兵勢不急紂圖恃兵力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往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麾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勦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曰悉無餘於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杲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伏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並有定法晷刻不差及至崑崙關蔡甲夜度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而嚴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癡法也黃度書說予小子至萬姓悅服　吉子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大山川用事祈禱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為無道曲禮曰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殄絕天生萬物紂暴絕之民罔非天胤紂害虐之為天下逋逃主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亂聖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安玄黃贊昭明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衆大之稱也篚厥玄黃昭我周王非類常時語蓋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辭始著此語至是類聚語告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承命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故孔子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是殆郊兵歟卒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弃逆崩潰安得無踩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舊政　因奴徒隸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洺州曲周縣紂之亡豈為無貯積耶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禮賢為首而賑發次之緊壽表黨書鈔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怍且如後

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却如何
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
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
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此皆非後
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強
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致
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萬里
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黃以昭我周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寬仁
大度父老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黃遠方是天討方是王師夫人心之歸至於如此可
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天地神祇而行我若
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使可以見聖人之

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
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群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
日用兵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
之矣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
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
于商郊受師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
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師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
天下豈有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
此其所以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
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斃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
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
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真王者
之師哉武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
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師如林之衆可

謂衆矣然眼前雖有見如此之衆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
同却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為一心紂何故致得人
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
所為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為一在我者無理無義而
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
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
謂一戎衣也劉敞七經小傳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
命絲大甲子二字在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
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
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
經而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
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摠森林之奇全解暴殄天物至無作神羞　泰誓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天
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之中擇其聰明者而為之君
君者人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
於民上而播其惡於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

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則別言
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
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複言之甚之之辭猶曰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
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其說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歸不獨赦其
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
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
人則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
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
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未歸而知紂之可伐則
是微子之亡其國略無不忍之意焉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
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以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
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携而去則民之棄殷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
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略也仁人
自商來者非欲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

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祇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内而華
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已使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
若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予之興師
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
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實玄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迎我師
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非有他義
又薛氏之說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玄黃以昭我周
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
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
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於昏墊之中無使敗衄為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
辭蓋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史
有語遂亦謂此下更有未盡之辭此蓋不適變之論未可以為然也柯山
夏僎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　此亦武王舉當時告神之辭以告群
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之定皆武王告群后之言上
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於是致商紂所
以獲罪於天神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即泰誓所謂類上帝以下則

告于后土即泰誓所謂宜冢土以旁則告於所過之名山大川漢孔氏謂
名山是華山大川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
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言予有道曾孫周
王發者蓋謂我乃有道之人曾孫本其父祖而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
文考非已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序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禱
神時言本如此蓋當是時紂猶在上武王必未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
言文考未嘗言王惟柴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
太王王季文王父祖　尚不敢言於未追王之前先以王言之况已未克
商乃敢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人之
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庶物人君
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而紂乃以暴虐而殄絶之使不得遂其生天生
蒸民而人君當懷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
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逋罪而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為之宗主萃
聚衆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即泰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紂所為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

相率而歸周故武王於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
仁人但不知為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為太公周召之徒夫太公
歸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
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為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未
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於宗國顛覆略無不忍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
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為誰也仁人既為周之所得則商皆
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於是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絶商紂為亂之謀略
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
已使而恭敬天之永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
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夷夏同歸如此故我興
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安慰士女則凡為士女者皆喜周師之來盡盛
其玄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逆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
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着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使之歸附我
大邑周此士女所以皆篚玄黃而逆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侈大其言如此
者其意蓋謂今日之事民心歸附如此則爾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助
於我使我克商而拯救斯民於塗炭不可棄而不保而自取敗衄以為爾

神之羞也故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至天
下大定　此亦武王告群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告神之辭以告群后故此
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於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過孟津次于河北至癸
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
天有禎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
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
命而諸儒乃以陣而夜雨會朝清明為天之休命此過論也武王既以癸
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明日甲子欲明未明之時帥其多罪逋逃之人以
來拒周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衆居前者
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
杵雖曰漂杵乃紂衆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武王所以能一着
戎衣而天下遂至於大定也林少穎謂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徒自
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
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
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武王牧野之戰其
殺人誠如是之多後世視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

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故血流至是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説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説有理故存之陳經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欽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於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令商王受無道則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其天所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於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生民為天下逋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籲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祗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略者正姦人之鄙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

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紂也武王於此二歲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於此二者觀之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兵予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筐篚實其玄黃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毋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瀆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之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

至俟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於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欲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於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衣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胡士行詳解濟民一念對越神明陳大猷集傳予小子至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蓋承其安民之志耳　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遂其罪於天地山川之神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　杜預左傳注曰不以道取曰畧　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故敢欽承上帝以遏絶亂畧謂伐紂　愚曰華草木之英也夏五色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

大也南曰蠻北曰貊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　廣韻曰俾從也　孔氏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東陽馬氏曰謂人將以神為無靈矣　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敢視為必勝故以此禱之神歆之至也　唐孔氏曰見正義蘇氏呂氏林氏愚曰並全會選薛氏曰見古文訓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愚曰紂衆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而何　愚曰旅師也　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　邵子皇極經世紀殷自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起乙未盡戊寅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起乙卯盡乙巳而周亡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朱氏曰見黄鼎纂註薛氏曰見古文訓乃反商政政由舊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　愚曰漢高祖唐太宗皆知反秦隋之政而不知由三代舊典其治所以不及周釋箕子囚至萬姓悦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　唐孔氏曰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餘見正義　愚曰憑式不敢坐也　孫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發者開而出之也釋箕子也薛氏曰見古文訓三山陳氏曰見

毋汸曰陳大猷問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聽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實畏佚天休命彼界於致伐者亦必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顧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之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為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夫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為之耶　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識雖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史官記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活活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並也晦庵曰孟子之說是恐恨後世以憨且長不仁之心耳　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近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遂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授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禹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遏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專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王天與纂傳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天下大定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敘武王伐商告下之辭　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古公亶父即太王十四世季歷即王季　李氏曰中庸謂武王受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太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　陳氏曰泰誓書小子發此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　鄭氏曰仁人衆心與天為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以遏亂人之謀答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　或問武成諸家多以為錯簡云云見晦庵書說　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氏以為皆武王告下之言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叙王言無可疑者其下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舉於泰誓牧誓而史於此復言之者蓋叙王言祝告之後須履載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已著始末亦得此以備中間事之本備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

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唐孔氏曰見正義漢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蘇氏陳氏孟子注邵子曰並見陳大猷集傳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輯錄薛氏曰見古文訓董鼎輯錄纂註輯錄杵或作鹵楯也孟註　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則一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餘見晦庵書說纂註蔡氏元見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兩止清明也　林氏曰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餘見拙齋全解陳氏曰光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　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為湯所行禁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為之貴耳　愚謂漢高祖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傀商而漢有傀於周也唐孔氏曰見正義陳氏曰見陳櫟纂疏陳櫟纂疏愚謂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釋其于至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其于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民之悅服豈徒悅其散財發粟哉孟子以下見晦庵書說孔氏曰見孔傳蔡九峯陳氏曰並見董鼎纂註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融堂錢時書解告于皇天后土至無作神羞　此一節武王告群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於是告群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君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却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救敵之言或者遂疑此書真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乃反商政至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告以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

卷八〇九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杜昊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十九庚

城

南昌府城

南昌府圖經志本府舊城漢灌嬰所築周十里八十四步闢六門城外浚壕儲水晉太康中太守范寗又闢二門合爲八門唐初修築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韋丹修築東北隅增廣周二十一里餘闢門十六宋興城制如舊其門之名曰進道俗稱宮步曰惠民俗稱寺步曰廣潤俗稱橋步曰德遂俗稱井步曰章江古稱昌門曰惠濟俗稱倉步曰利涉俗稱觀步曰洪喬俗稱大市曰廣恩曰北郭十門皆瀕江曰望雲俗稱新城曰崇和俗稱壇頭曰延慶俗稱琉璃曰望仙俗稱撫州曰啟豐曰廣豐六門皆平陸紹興六年故相李綱來帥以城北蹙壅江沙遂横截東北隅入三里其廣恩北郭啟豐廣豐四門廢止存十二門元因其俗稱

國朝以城址逼江遷相地利改築堅固崇廣如式周以深壕壕上植柳其宮步井步倉步觀步大市五門令革其撫州門改曰進賢寺步門改曰惠民

橋步門改曰廣潤新城門改曰德勝壇頭門改曰永和琉璃門改曰順化章江門仍舊名門上各起層樓沿城刱蓋戰樓粉飾壁壘完備屹然江右大藩矣豫章志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漢灌嬰所築有六門南二門一曰南門一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皐門一曰昌門是孫伯符遣虞仲翔來與華府君相語處東北各一門以東北爲名晉太康中太守范寗更開東之北爲東北門以對皐門又開北之西爲西北門以對松陽門合八門也豫章續志按南昌古圖經府城東北角久壞元和四年太守韋丹修築仍置敵樓於其上其東門樓久亦頹毁又改建東南敵樓正元十四年觀察李巽闢南新之號避暑樓遷夏宴休于此其廣豐北郭永泰啟豐四門皆廢楊蟠詩云啟豐門近于眞家樓上高吟冰雪寸帆似馬來思杜牧細爲龍古德張華蕩還故道穿城角沙漲平川壓水涯江外西山斷落日幾重蒼翠觀餘霞進道門俗曰宮步有紫極宮在門內惠民門俗曰寺步以門對龍興寺也或曰運米惠民倉自此入舊號紹興二十年間帥張澄復闢廣潤門俗曰橋步亦曰柴步德遂門俗曰井步以有大古井章江門古曰昌門稱菜遺慶緒與華歆交語即此地也舊圖經云滕王閣在西古昌門北下臨章江有灄口日宗華自是走高安涂師川嘗有章江晚望詩云水面

無波千里鏡。日斜則影一溪紅。源舟不動鳥飛急。淡淡碧煙蘋末風。惠濟門。俗曰倉步。以對大市。利涉門。俗曰觀步。以近宗華觀。洪喬門。俗曰大市。古圖經謂近洪崖先生藥市。故名。或曰非也。門外有石頭渡。正謂殷洪喬投書處。望雲門。北望神京。故曰望雲。舊有此門。李帥開移築於此。俗曰新城門。崇和門。俗曰壇頭門。有黃紫庭壇井。號東壇。延慶門。俗曰琉璃。晉人有耕於東湖側。獲琉璃佛像。謂立寺以奉之。今延慶寺是也。故名。望仙門。俗曰撫州門。蓋自是走臨川也。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門外南昌尉廨之側。南門即望仙門。撫有望仙鄉。故以名。子城。亦詳見職方乘。唐垂拱間。都督李景嘉復脩。高一丈八尺。周二里二百四十步。中為大街。直達于東西二門。俗呼東西華門。蓋猶習李氏之舊稱也。其南則府之所治。僅居其半。其北今之親兵營與倅僚等廳也。南雖有樓。而門故塞不啟。涂廙古今志云。今之子城門闕。是觀察使李巽所建。南昌古圖誌云。舊止東西門。李巽改為雙門。創樓置鼓角焉。又吳興記云。豫章上闕高。則長沙虎食人。今豫章子城門亦不開。嘗一開之。虎輒入城。後屢開復塞者數矣。宋朝以來。東西二門。淳化五年。知州陳象輿所作。熙寧二年。太守元積中所脩。建炎己酉。盡火於兵。紹興中三樓相繼興起。然竟置鼓角刻漏於西門。而

南門則直廢而不寤。殆猶承前之虎異也。以理推之。似或不然。長沙多虎何預豫章利害。而輒為之塞門。豈理也哉。蓋門直設廳之前。樓峙南堞之上。面納章貢二水。旁挹筠撫諸河。淘湧浩瀁。悉匯于樓下。而北注之彭蠡。西山之山。東湖之湖。間見層出。環擁競秀。實形勢之勝也。意者不敢直啟以當之。此所以廢而不寤歟。　西門樓。膀以鎮南軍。號鼎神之。上有鼓角及刻漏制作甚精。按杜牧作池州刻漏記。其略云。牧太和三年佐吏部沈傳師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皋命處士王易簡為之也。處士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涌起。韓文公嘗與之遊。以此知豫章銅漏之法。有所自矣。東門樓。膀以澄輿都督之府。鄭作帥立。樓本元積中作。曾舍人肇有記。南昌樓。俗名南樓。左望大江。下臨闤闠。壓汀島渚。滕然在目。其一郡勝槩。涂廙古今志。今之子城門闕。是觀察使李巽所建。儀門是觀察使楊憑所修。第二重城。是乾道中江西賊徐唐莒寨基。外羅城。是鍾令公景福二年所築。郡墻東南有雙門。吳五鳳二年。太守淮陽張俊子彥所造。二闕相去十二丈。圖經云。豫章城久荒廢。自唐初修築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之州治也。凡八門。其額皆會稽公徐浩書集異記。洪州城自馬援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

死。唐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於城西北隅遇一大坎。中有二蛇。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丈。小蛇不可勝數。鎬命以竹篾牽之。隨牽而出。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水深數丈。龜魚皆走出水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相繼而卒。宋會要政和七年六月十五日。詔洪州在江南為一都會。訪聞外城門啓閉無時。深慮鍵閉不嚴。透漏私商姦細。浸久生患。仰本州常切指揮兵官遇夜分詣逐門撿視。封鎖飛申。聞違曹掾官覆視稍有違慢。守門人等並行決配。當職官衘替。蔡九峯集南昌城　蘿城十八里。雄壯稱洪都。北郭勢迤邐。南浦形縈紆。連亘控西江。囊括盡東湖。灌侯遺故址。李相規舊模。改築龍沙堤。三方第如初。得非彫殘後。民力不足歟。得非府庫竭。費用不給歟。當時廟堂上。不主公議歟。我來客城闉。感槩成欷吁。今古如一轍。有才能達固。趙蕃淳熙藁隆興城外作　風動雲含月。櫓鳴鷗避船。秋清生既夕。客意怯幽眠。滯爾江行駛。病余人事牽。府公仍仲舉。旨屢定誰賢。呂南公灌園集豫章城　西山東下古池隍。增飾依俙問晚唐。平世但嚴民莞鑰。亂時曾是賊金湯。春歸舊堞多芳草。烏聚荒陴正夕陽。也欲登臨賦風物。自憐才筆厭憂傷。翁卷詩春日登南昌城　獨立高城四望低。望中無物不堪題。欲知春事數深淺。芳草青青猶未齊。

元伍良臣中流集洪城有感　赤幟先登鼓角哀。塞空兵氣黯塵埃。臂鷹壯士乘駝去。逐兔少年騎虎來。山疊西風連草樹。薇垣夜雨長莓苔。最憐相國高昌老。零落臨川骨已灰。　孺子亭皐湖湧波。重樓城闕掛驕羅。當時霸業人何在。千古高風道不磨。畫閣虛無秋宴少。戍樓依約夕陽多。閒情盡付東流水。獨立蒼茫聞棹歌。南唐李煜自建鄴徙都洪州。一日重陽。登滕王閣。已廢。城上周遭皆作戍樓。

都尉故城

豫章續志。都尉故城。在南昌縣南三里。北連郡城。隋大業二年置。三年廢。

劉繇城

豫章志。劉繇城。在南昌縣東北三十五里。吳志云。繇為揚州刺史。袁術不敢之州。乃治曲阿。興平元年。為孫策所攻。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豫章。殺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死於郡。此城。蓋當時所築。城壘甚堅。至今猶存。號為劉繇城。

余城

豫章志。余城。涂廙志云。在建昌縣南湖井村。余李項宇布記。梁時侯景別將于慶入豫章。進攻新吳。李項起義兵拒之。因築此城。後為大尉王僧辯所擢。官至陳蔡二州牧。方輿記云。在新吳縣西十五里。周回三里餘。

椒丘城

豫章志。椒丘城。在郡北下流一百四十里。酈元云。贛

水又經椒丘城下。建安中孫策所築。豫章記云：劉繇建安四年為孫策所破，於海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築此城。江表傳云：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華歆。即其地也。

孫奮城

豫章志：孫奮城在郡東北二里。奮為齊王，都武昌。諸葛恪執政，不欲諸王處江濱，徙奮南昌。蓋居於此。酈元云：贛水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此，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之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城。二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

齊城

太平寰宇記：齊城在洪州東陸路二十里。又按輿地志云：吳大帝太元二年立孫奮以為齊王，都武昌。豫章志云：孫奮，孫權第五子也。

昌邑城

輿地紀勝：昌邑城在洪州北一百三十里。雷次宗豫章記云：昌邑王賀封海昏侯，就國築城於此。今舟楫經從建昌界上，有所謂昌邑山。

豐城縣城

豐水志：子城周回一里二百步，高二丈，闊一丈二尺，濠闊五丈，深一丈。環郭六門，東正信，西折桂，南劒池，天寶北通江，望仙縣在章水之東，羅阜前崎，長江後挾，洲渚橫陳，叉流縈帶。城外池濠環繞，俗號腰帶水。後人欲便往來，縣之西北湮池為路，風水為之隔絕。淳祐乙巳，劉寧卿月采陰陽家之說，鑿路通濠，架橋其上，始復舊制。豫章續志：城有二門，南門揭縣額，北門牓曰登要。

黃金城

豫章續志：黃金城，富城縣故基也。在縣西二十里長豐鄉，今遺址具存。本漢建安中置。

始豐城

豫章續志：始豐城基在豐城縣南七十里。

吳城

豫章志：吳城在豐城縣西南三十里。云孫鍾種瓜之地，鍾即孫權祖也。

黃牛城

豫章續志：黃牛城在進賢縣南五里。父老相傳，以為黃帝戰蚩尤時駐於此，舊於其地中得箭鏃，今故基尚存。

奉新縣城

豫章續志：奉新縣有古城，隋張文憲所築也。又有今城，唐劉正一所築也。按隋大業十年，詔天下州縣皆築城，縣有漢所築舊城，險不可守，縣令張文憲乃脩城居焉。今地名故縣是已，在今縣西三十里。城之規畫髣髴猶存焉。唐神龍三年，縣丞高良弼又以阻險，民不安居，議遷縣于馮水之北。長慶三年，縣令劉正一率邑人修城以居。其高闊不滿尋丈，其東有濠，其西有溪，南北二門，抵鎮遏營。城周五里五十步，東西三里五十步，南北二里。

太史城

太平寰宇記：太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後漢末太史慈創置，周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東南有盤山，北枕江水，其地險固，其址尚存。豫章志：太史慈城，涂廙云：在建昌縣西三里。漢末建安八年，荊州刺史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孫策經略江淮，分海昏等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都尉，築此城，并督諸將以拒磐。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委以南方之事。後卒於海昏。方輿記云：在新吳縣西四十里，周回三里，基址尚存。

越王山城

元一統志：越王山城在奉新縣西五十里。按陳寅真常觀記，載道士鄒太皎語，以為春秋越王句踐伐楚，屯兵于此，城堞猶存。又有齊雲峯、鳳凰池、枇杷峯、趯趯場、青草塘、點軍坪、龍頸洞、雷公壇、走馬峯、奕游石、儛臺石。

分寧縣城

豫章志：分寧縣城周回四百八十步。

古艾城

太平寰宇記：古艾城，後漢劉陵，豫章艾縣人，是此地。陵為侍中，車駕出祠南郊，上升輦欲卧，陵跪曰：陛下為萬乘主，升車不正立，雖早欲寢，不當上。為天地靈所鑒，下為萬姓所觀。耶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之言。人為立祠。元一統志：古艾城在分寧縣西一百里查田市之下龍岡坪。春秋魯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杜預註：豫章有艾縣。自漢至宋齊梁陳皆有艾縣，隋開皇九年省入建昌。

西平縣故城

豫章志：西平縣故城，圖經云：在分寧縣西一百九十七里。後漢書：鄧通，西平人，即此地也。故分寧縣有通宅基存焉。又云在分寧縣三百里，唐武德五年置，貞光三年廢，開城六年再置，開寶二年復廢。

西安故城

豫章志：西安故城在分寧縣西二十里，漢建安中置縣，隋開皇九年廢。

武寧縣城

續豫章志祥符圖經云：武寧縣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基廣二尋，高二仞。唐天寶四年縣令范建殊。

靖安縣城

豫章志：靖安縣城周回二里。靖安志職方乘載：縣城周回三里。

建昌府城

建昌府圖經志：城舊制原闊九里三十步。前元季圮壞不治。壬辰兵興，守者麥脩之。辛丑歸附

天朝。時河南行中書省平章王溥守建昌，因兵燹之後，以西北地勢卑，遂收入向裏，就高處改築，周圍重新加高，結砌堅壯，完固粉墻，箭樓、鋪舍、吊橋、拱各完備。東南帶河，西北鑿以濠池。今城上有八里餘。洪武元年，指揮耿顯忠守建昌，以東西南北四門城樓差小，將欲改創而弁大之，於是申聞

朝廷，欽奉

聖旨，於東西南北四門重新改創城樓各一所，後增築甕城樓三座，宏壯高大，人過於前矣。城東之門舊有三門：一曰天酒門，一曰盱江門，一曰合江門。

天酒門。正大東門也。今改曰武勝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西之門舊有二
門。一曰紅泉門。一曰青輝門。紅泉門正大西門也。今改曰儀鳳門。以通往
來。餘皆塞。城南之門。舊有四門。一曰迎儇門。一曰青露門。一曰太平門。一
曰安濟門。迎儇門正大南門也。今改曰通會。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北之門
舊有一門。曰朝天門。今改曰朝京門。盱江前志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而諸侯城隅之制。亦著於禮經。然失其時制。則春秋譏之。以此見聖人慎
土工。重民力也。建昌軍自西漢潁陰侯灌嬰立南城縣。未有城壁。至唐僖
宗乾符中。汝南公鎮撫此地。有功遷南康太守。臨行。召諸將指畫規摹。均
其版築。肇建羅城。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
十七間。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本朝開寶二
年。偽唐界南城縣為建武軍。命團苑副使李崇贍充營屯兵馬監押攝本
軍制置公事。興剏廨舍。遷造軍營。崇贍於羅城內增築制院城。一百六十
丈。制城門樓四所。總十有二間。各高三丈三尺。東曰來遠門。取其通建劍
泉南之路也。西曰永豐。南曰祈仙。北曰朝天。又造鼓樓高三丈五尺。縣廨
計以間者七十。郡治倍焉。門之東西立資用鎧戟二庫。城之南北列指揮
兵卒四營。繚以周墻三百五十丈。省倉軍糧倉五百楹。臨江迎賓館二。酒

坊。河市。廨虞候院各一。又建浮橋于盱水之上。越八年。王師平江南。改建
武為建昌。始命牧守。城郭井邑。悉仍舊貫。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
所。戟十枝來賜。農桑戶口。日以滋殖。慶曆七年。郡守虞部張頌更浮橋。遷
集賓亭。作迴車院。修郡治之公廳。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次年郡
守太常博士吳某又改作儀門。以及內寢郡廨。棟宇於是大備。元豐間郡
武有廖恩之變。太守鄭公琰以舊城隤圮。無以備不虞。奏乞修築。朝嘉其
請。給勑誥二道。鬻于郡。乃收納粟之貲。鳩工度材。萬杵雷動。不日告成。甃
以磚石。巋東岸水圮之地。闢西隅奧壇之所。周迴九里三十步。雉堞樓櫓
為之一新。特制適中。廣狹得宜。堅固峭壁。為江西郡壘之冠。民至于今賴
之。其餘城池凡古跡之可考者。併列于後。疆宇志古者王畿千里。公侯之
國七百里。體國經野。以為民極。秦漢之制郡國。以城池為上。而戶口次之。
阡陌又次之。唐史臣志地理。敘漢制述戶口及四境所至。此書之法也。聖
朝以路統郡。以郡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鎮寨皆隸焉。郡之治曰城。縣
之治曰郭。郭者。木城之謂也。自天子以至郡縣守令。其居皆曰衙。所以聽
訟治事於其所者也。宮室於是乎列焉。建昌自漢潁陰侯立。南城縣至南
唐陞曰建武軍。開寶八年改曰建昌。縣淳化至紹興。以南豐來屬。又析為

新城。廣昌。鎮縣凡四。而治南城。凡郡之境。東西二百三十有九里。南北四
百三十里。至東京三千五百里。至行在所一千二百三十里。其東則至邵
武軍界一百三十五里。以杉嶺分水為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一百三十九
里。其西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磁龜山分水為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七
十里。其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隘嶺為界。自界首至贛州五百十
里。其北則至撫州界四十五里。以界山為界。自界首至撫州七十五里。其
東南則至邵武軍界二百里。以百丈嶺為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三百五十
里。其西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梅嶺山為界。自界首至贛州四百
四十里。其東北則至饒州界一百三十里。以出雲山分水為界。自界首至
饒州五百九十里。其西北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茨龜嶺分水為界。自界
首至撫州一百九十里。初漢立南城縣城隅之制。未聞也。至唐僖宗乾符
中。汝南公鎮南城。有功遷南康太守。將行召諸將示規模。均版築。始作羅
城。周十有三里。廣一丈有六尺。高二雉。為露屋千一百三十七楹。敵樓三
十二所。東西為八門。南北為二門。開寶二年。南唐命團苑副使李崇贍為
建武軍制置公事。崇贍乃於羅城之內。增築制院城百六十丈。作門樓四
所。所三楹。高二丈三尺。東曰來遠。以其通建劍泉州之道也。西曰永豐。南

曰祈仙。以其通麻姑山之道也。北曰朝天。以其通京師之道也。景德元年
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戟十來賜。郡治稍稍備焉。其後城益隳圮。非王公設
險守其國之義也。元豐中。李盜廖恩擾邵武為亂。太守鄭侯琰。謂舊城不
可以備不虞。乃建言于朝廷。請新城築。詔從之。命有司給其費。更闢西隅
之地。擇其奧壇者作新城。周九里三十步。昔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宮
隅之制為諸侯之城制。皆九里也。然則斯之為城。其諸成周之制乎。雉堞
樓櫓皆撤而新之。為梁頭二千三百三十。敵樓四十有五。為面二十有三。
東隅之制甃以石。西南北則甃以磚。率一面壯而三面弱。為門十。東曰太
平。曰安濟。曰合江。謂南豐廣昌新城之水與盱江合於此也。曰天酒。舊曰
行春。元祐癸酉甘露降于門之界山。因改曰天酒。福建之通道也。凡四。西
曰洪泉。舊曰永豐。又曰山光。治平三年。郡守黃侯師道改紅泉。取謝靈運
詩石磴瀉紅泉之句。今改紅曰洪。曰青暉。凡二。南曰祈仙。趍麻姑山者。由
是門而出。故曰祈仙。今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壽露。景祐丙子。甘露降于
門之松。因以名門。凡二。北曰朝天。入行在所之通道也。後改曰朝京。今復
舊名。曰朝天。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盱江。舊曰浮桁。元豐中。太守陳侯師
題詩壽昌寺碧溪軒。詩云。萬珠華薄隱山村。清淺浮桁帶郭門。竹倚欄干

水達寺與禾題作碧溪軒後改今名凡二初南城舊城去今城二里跨盱
水而為之至是載築乃斂東而展西故東界盱水為池以成其險固而閩
洪泉門之外居民數百戶入于城故西池地畢皆昔門外之民田也建炎
元年金虜入我南昌我師失利長驅而來江西諸郡懼無能禦之者獨建
昌城虜不能破苗傅劉正彥叛頓兵城下十餘日攻弗克乃遁去紹興元
年虔寇李宗仁率其旅萬餘人來圍城居數日知不可破又引去其城壁
堅緻有如此者故建昌之城為江西諸郡最二十七年太守胡侯舜舉始
再葺之由紹興迄寶祐六年凡一百載門有樓者將什焉有壁者多隳焉
其年冬十一月壁乃更葺治城門作新南門明年改元開慶築城一百五
十餘丈周九里皆補完之沿城皆置樓櫓敵樓樂頭為之一新通判軍事
馮侯夢得為之記曰盱治豫章之南曰南城漢以後築削莫詳唐乾符汝
南公作羅城周回一十三里以其地控閩粵孔道為江右第一藩屏然郡
猶未建麻姑鬱崗蜿蟺之氣至我朝浸盛開寶升為建武太平興國易為
建昌元豐間鄭公琰為九里三十步城正合有周以宮隅之制為諸侯之
城制也紹興胡公舜舉再葺迄寶祐戊午一百有六年日引月長積頹宿
朽消息因革之會天必有人物以擬之是年夏盜發南豐至秋猶梗聖天

子以為憂環視在朝思得有惠氣威風者鎮撫焉今太守曾公以刑部郎
官當其選始至不鄙夷其民布宣天子德意欲與並生一以寬大從事篁
竹龍蛇必不得已裒旅入阻始殲其首惡以徇餘則盡放為農民按堵如
故而境內大治古者諸侯守在四隣其次守在四境今四境寧一左餐右
粥童兒踊躍歡呼撫內憂外懼固異乎囊瓦之城郢也我是以有城門之
役月令以冬月坯城郭修鍵閉凡從時啓閉以治其弊以待關閉之急土
功法也我是以有季秋之役涉冬歷夏繕修次第越四月雨潦土如擊甕
盎不洪僅三四版舊斷邊際凡百餘丈佇人維藩毋俾城壞雨畢而除道
清風至而脩郛郭此先王之教也我是以有今秋之役是役也不亟不徐
各以敘舉雉堞樓櫓環植周匝根店危甃黝堊丹漆蓋視昔與壯祈仙門
樓舊偏下卑偞弗稱嚮明之義乃盡撤而新高培三尺袤過之漫迴高喙
傑出九列與鼻門相先面離始於體為慨嘗試登眺江山之勝盤雲煙之
飛薄沙石細孏覽不盈掌摩壘而上偉觀亦被文績及是百堵又興用疊
石二千七十丈甃二十萬二千有奇陝陝瑩瑩而缺者始完匠則備工
夫則鳩兵顧米用錢以緡計者二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傳曰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君子入人之國每從宮室臺觀橋梁之間以觀政況設險以守

國擊析以禁暴繫政之大獨慨夫當張弓增壘之時上下交迫急符日旁
午于道吏捧持趨走促遽晉陽蠻絲惟恐日不暇給其閒循良個儞亦未
免慘慘畏咎其於保障徒自寤歎公以望郎得郡如斗盱非有宿昊饗蓋
乃能審先務裕蓋備豫銖積寸累視如私家以善掌國之事風績幹局自
有道焉是爲知所爲政矣夫其知所爲政而又當其可之謂時至其所以
扞吾民仁義之懿又在土木繕修之外覽於城也遠矣城門績于成公紳
條佐上朝京北面遥復舊名曰朝天尊君也北謂知本卿大夫吏部侍郎
曾公穎茂特爲大書又書祈仙歸絡爲南北之雄父老扶杖來賀逐大合
樂以落之公爲郡未春年間景象頓異并畫五十六道各新其扁以植風
聲特其本焉爾政教之大者方有以幸盱人士公餘提史筆修圖志適余
有荊蜀之役恨不得遍觀厥成僅能取修城之一以紀歲月公諱壄會稽
人曾試詞科茶山先生文清公幾五世孫其系出河南實鄖侯之後云開
慶元年秋八月既望承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特差充
四川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馮夢得謹記　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翻撫
州南城縣羅城記將仕郎太守奉禮郎守尚能撰　撫州屬縣南城則古之
緊邑也漢高祖六年會將軍灌嬰襲滅項籍之後割豫章南境分立爲縣

以飛猿南豐二源合流又以西崗土貴勢強而肇其址也以其城在洪州
府城之南故曰南城其後歷於晉宋雖興亡而則多唯斯邑而不滅至吳
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以隸南城而屬之焉管一十三鄉周迴六百里林
奇谷秀則鶴嶺斗山無以加水遠川環則洞庭彭澤不足比人繁土沃桑
耕有秋學富文清取舍無悞既狀周道兼貫魯風萬戶魚鱗實謂名邑暨
乎咸通初祺狂寇不賓嘯聚而來犯我郊阯國師既舉斯邑舟車通濟令
以轉輸雖則民勞功業未墜及至乾符之歲水旱不常或波蕩林丘或塵
揚沼沚蝗螟敗穀歲乃凋虛教勸不從繼穀斯舉天反其度地亦爲妖火
既燎原鯨潛鼓鼠生靈浸散宸扆是憂非朝典之不施乃俗暴而難馭遂
使敵震郊野禍作蕭墻縱隊湯網以籠羅或有弄戈而怙亂是以皇都失
禦玉輦蒙塵既乖華封之仁爭起有苗之叛近茲嵩澤乘時寇興皆拋順
靜之規各振縱横之志猶賴寶祚延遠百工得人於是有我常侍武銳孫
吳文英廉簡心韜杜庫性蘊班壽乃召戎兵共征不諒因得名重於臨淄
將帥威過於屬部諸侯奪劍一呼彊梗淪伏緝綏撫甚彊境帖然郡縣如
初鄉關法舊次命文德之臣繼總兵師克復咸京巨盜既平採訪忠讜謂
以汝南公道存修己信在佐君端雅聲彰溫亮言顯成紀綱之範爲經濟

之藏慶匹豐泰之期清諧中和之樂斟其政化奉以昭蘇旌德業以分憂
錫賢能而封秩乃加寵渥爲南康太守爲時以麾幢未行邊鄙猶擾乃召
諸將而謂曰凡行伐卷舒在乎人意戢難輔時在乎人機今以烽燧尚興
祲氛未息用觀聖人作易而有豫防雖同鶴以擇林亦慮蠆而有毒宜得
營壘備其梟鳴乃遣行教布令不日萬人公乃指畫規模勻其版築悅而
不勞寬而得衆齊心似一樂運如流不越二旬其功告畢周回一十三里
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間敵樓三十三所東西鑿八門
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於是崇墉截漢足陽不足以爲堅峭崿凌雲金城
不足以爲壯控五嶺封疆之要扞七州冦徼之虞覬覦者不得動其心䝤
騀者無以運其智可以拒鸛鵝之陳可以拔烏合之徒内則執轍齊驅堪
敎權略外則人民側目愕以堅牢護吾君租稅之封授黎庶安居之業得
此名色克全大軍爲令辰定難之基是岳牧勳庸之績可謂能高異代善
亞先賢衆皆嚮北以利民憂入晉陽而剪𢾥以尚能茂修片善命述宏圖
才雖匪於英華事得銘於碓麗刊於燕石以紀殊功時以大順三年龍集
辛亥三月四日記包宏齋弊帚藁

鳳山新城記　建昌爲郡南挹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玉而流遠來而環于前山如鳳凰昂首

而起鼓翅而趨聳立而侍于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夫郡守當侯之始至也即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者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十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城内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茲乎今日虜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爭山爲據以得山爲勝於守地則有山爲鎮又因山爲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郛郭之外可乎先爲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爲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玆非其時乎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建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者委前江西路分李君忠揆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綢維内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仰高皆雄偉真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别置屯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别行廩給庶戳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從所請賜名曰鳳山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無一不周備而棄不可犯屹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姑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乎平地東雖有江三面未有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適虞土功適定界限適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清城巍巍實肪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以缺其一者非罵已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茍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惠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絕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歟建昌在江西上游固非邊郡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虜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尚可以爲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表已似此

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

郡人包某記何蠖菴集盱城雨中和仲高時大兵留新城以雨阻未至候館風煙暮荒城鼓角春幽花憐病客芳草斷行人戰伐頻經歲飄零數問津旌旗待雨歇邊報幾回新又二首　仲春十日雨寒氣相凌加盱城渺蕭瑟百谷浩無涯但見雲木稠不見井屋華兵凶亦何有流離始能家驅馬出郊原茫茫盡蓬麻戰伐方未已征徭但咨嗟昨喜道路開東來極幽遐讙呼見閭里奔走迎使槎我生喜飄蕩欲去誰能遮茲山倘可托惠種青門瓜　王顏豈不佳卮酒豈不滿孤愁起胸臆歌舞謾零亂淫雨昔冥冥白日何短短志士惜光陰羈人歎逵遠墻東桃樹枝昨日花纂纂非無一時好零落復誰管干戈未息鬭南北尚奔竄訂謨豈無人夕寐空長轉何時宇宙清坐見戎馬緩

南城

盱江志郡城之外有南城舊羅城東書更何求耕鑿坐南嗟
東過盱江至中坊寺去今郡城天酒門外二里西至七仙閣今地名上城下城即其處也去郡治百餘步城基隱隱猶有存者南與今同北在今報恩光孝寺其前有門頭嶺乃舊日

城之北門。元豐修築之日。截東岸而出之。西關洪泉門外入天慶觀茅司徙廟及民居數百戶。今城內西池。乃古隱城門外之田。西南隅池壩尤多乃是時取土築城所致也。

廢危全諷土城 盱江志。廢危全諷土城。在南城縣南三十五里。唐乾符末全諷起兵之初。卜築是城。回環數里。按五代史鍾傳傳云。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爲節度使。是時全諷據撫州。聽命於傳。以女妻傳子匡時。後匡時爲楊渥將秦裴等執歸廣陵。梁開平三年。全諷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入吳。此城遂廢。遺基猶存。

都軍城 盱江志。都軍城。在南城縣南六十里。亦危全諷起兵城築之地。城廢已久。今立候里館在其上。

石城 盱江志。石城在南豐縣南十里。其地平廣。山水環聚。世傳黎汾聚兵於此。四隅各設門關。置保禦。今有東門、寨州等名。遺跡猶存。汾敗于黃華嶺。乃石城之西野。盱江前志石城詩　土狹山高更夾溪。登臨繚繞與雲齊。時時仰視天如練。往往窮川徑似梯。石鑿龕巖茅作舍。泉噴磽确稻分畦。居人不信王畿地。千里平盤戰馬蹄。

廢永城縣城 輿地紀勝。廢永城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里。地名城頭。盱江前志。縣東百

步間地名新城。或謂今縣乃永城故基。或疑與東興相近。史志不載。無文可考。姑以地名爲證。

南豐縣城 盱江志。南豐縣舊城。在天授鄉文教里西英保。今屬廣昌縣東十五里土屯。嘗有土城。隱然高六七尺。周一里許。傍有地名曰羅城門。東有地名曰寨裏。皆在土城下。唐開元中。邑宰游茂洪得請于朝。徙縣治於今之縣基。以舊縣廨舍爲城隍廟。奉茂洪之祀。

廢東興縣城 盱江志。廢東興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十里東興鄉石門里。地名城口。有井。漢與撫州建樊溪。苜渚相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十九庚

城

南康府城 南康府志。郡城周迴五里二十步。舊以土爲垣。郡守方岳嘗興板築。首作五老、福星二門。未訖役。今俱廢。

閘城 南康郡志。閘城在宋名石塘。又名石寨。朱文公申狀載云。本郡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防。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轉運。幷客商船隻。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藏值風濤大作。免覆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年間不暇開修。逐年風濤衝擊。砌石損動。水汊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於江心排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衆作。漂溺人船。不得拯救。申監司乞募人工修築。又於閘內浚洗。引山泉以備旱歲。居民取水甚便。監司準申撥官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委官檢計工料修築。至今石閘具存。止是砌石損動。

石城 太平御覽。鄧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雲間騰空。故老謂之神仙游焉。

左里城 南康志。左里城。在都昌縣西四十里。今左里山城。高三丈。周迴一百五十步。北臨彭蠡湖。南連周阜。晉叛寇盧循故耕址也。又輿地紀勝。左里城。晉盧循所築也。元和郡縣志云。在都昌縣西九十五里。盧循爲宋祖所敗。自蔡州南走還潯陽。乃悉力栅斷左里。即此也也。晏元獻公類要。有左里廟。在都昌縣西四十里。吳淑賦記云。南唐張泊過湖感夢。後爲建祠宇。又有揚瀾湖。故南曰揚瀾。北曰左里。

彭澤城 太平寰宇記。彭澤城。在都昌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其城漢高帝置。屬豫章。晉陶潛之所理也。隋平陳廢。舊跡猶在。元和郡縣志。彭澤城在都昌縣北四十五里。

建昌古城 南康志。建昌古城。在建昌縣西一百步。兩城連屬。後帶山阜。前枕脩水。周迴一百餘雉。古老相傳。兩漢之際。四境多兵。因築城守。漢建安中立爲西安縣。今廢。又云。縣城。太史慈所築。西北依岡而設險。東南抵湖而峻峙。周迴一里二百七十步。四方並高二丈三尺。城腳闊二丈。深三丈五尺。南臨脩水。縣東西二百五十里。西接武寧。東分江州彭蠡湖。南北一百九十里。縣郭東西十五里。南北一里。周迴三十三里。今廢。

龍安縣城 南康志。龍安縣城。在建昌縣南六十里。周迴二里。唐高祖

時以建昌縣置南昌縣並立龍安縣今廢為龍安驛

落城

南康志落城在建昌縣南一百二十里西依岡阜之勢東臨州城長溪南西北三門城後猶存周迴二百有餘雉傳是古靖縣城今廢

孫慮城

南康志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城南門有青石井約深十丈冬夏不涸吳史云慮字子智權第三子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因築此城舊志云城尚存唐武德五年於孫慮古城立孫州八年廢輿地紀勝孫慮城在建昌縣孫權第二子築

九江府城

九江志府城周圍九里一十三步淳祐江州圖經志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城郭甲兵之謂也故郡志惟城與兵書不必備不備乃所以為備也盆城基於漢潁陰侯嬰增於武帝饋修於本朝呂御史誨池浚於唐李補闕渤而固於張又新韋珩當時未嘗著其功渤至以築隍便行旅為辭雖史臣亦莫識其意臣子忠厚固宜爾也近代名勝來守是邦完壘補隙庶幾無負委寄而志者不察其盛心乃毛舉寸記甚者誇一時之後則舉前政而詆之豈非無故示瑕也哉予於諸賢遺跡皆不敢泯槩其凡使觀者可以自會而城之高厚方廣池之深闊源委皆未敢書焉

州城漢灌嬰所築盆口城也高帝六年城池北阻大江西帶盆口東南引廬宮諸水遶之晉置關在盆口關宋末武帝增浚築時本晉安王子實雖盆城為捍禦計語在形勢類齊梁時與尋陽迭為治所晉安王子勛舉義王玄謨來討于櫟據盆城拒之陳顯達為刺史實雖曰梓齊末陳伯之治尋陽梁武帝襲之伯之退據盆口至侯景之亂尋陽王大心欲依險固後歸盆城後為景將任約所破梁元帝遣王僧辯平約後之陳侯瑱討江州即城為鎮唐李渤堰廬宮諸水及溪池遂為甘棠湖張又新韋珩皆培之李境又即堤種柳號障風堤自是西南皆湖藝祖下江南獨江州以封則負固圍本載始剋隳城三尺自是不復修嘉祐中呂誨奏修城池奏略云川廣州軍近年皆修城壘實居安之遠慮竊見東南唯江寧府近日修城臣到任經營將為首務蓋江州據三江之口東北去江寧千餘里水陸十數路舟車所聚實為衝會其險隘過江寧遠甚復在上流巴蜀正當其衝莫用武控守之地不可不為遠計蓋朝廷自來只為閑慢州軍多以罪廢之人處之以是城壘因循不葺大非經久之事欲乞漸次修完本州自有望務兵徵境磚山林至近柴薪易得不率民力即無勞費伏望特賜詔從之又奏乞就差曾公望為倅委以城役又奏云伏覩東南郡全無武備蓋治平日久因循玩弊如江州據江湖之口二巴二廣沿汴上下及貫津渡驛貫可謂舟車衝要之地臣自到任首觀地形險固久來頓兵城池不完恐非安便比中奏蒙旨許令繕治又乞存留贍軍監沙脚錢及指宣殺軍例物前後四奏言甚力由是城壁復堅建炎賊李成自十月來攻至明年三月不克會糧盡居民突圍而出賊遂入據賊平城池故完開禧中徐誼陳謙增修女頭嘉定中袁燮趙崇憲增修城隍子虞初建敵樓羊馬墻寶慶初揚紹雲增建紹定中陳阜修女頭及城脚開塹造吊橋嘉熙中陳垣增築月城作南康門旱在郡六年有功於城池以崗脉自東門來難於浚壕遂開塹以屏之城五門東北朝宗趙京近詔路有起䏁望春二亭西盆江東南福星外有月城門曰南康西南德化北九江以上皆有樓子城在盆城西北隅周四里南為麗譙揭定江軍額建鼓角置漏水隆興閒增兩角樓唐文若增又呼匯樓趙崇憲更進前列宣詔頒春二亭李賔旗樓記尋陽始治蘄春之蘄城在江北晉元康初合豫章十郡置江州永興又置尋陽郡咸和末溫嶠自江北徙盆城之南梁大清中蕭大心又徙盆城是也或曰盆口城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尋陽在昔為江表要衝宜英髦加意經理也自南北分裂歷晉至陳號為重鎮與荊陽比唐以州隸江西觀察本廢本朝建炎升定江軍節度威體如大藩後城閫門開必責其極先是州被詔修城採屬築削役更數歲及是告功列雉蘇崢隱然江濆惟譙門獨故弊與新城不稱甚非所以崇藩屏而揚等威趙侯以吏部郎來守撫弊恤隱郡條具舉載營戴厥撤而新之材取於宜春工募於豫章為屋七椽東西翼各三基之業視舊有加費悉出少府撙約之餘作於去冬仲冬成於癸酉季春于以嚴詔書之布宣謹政令之出入觀雲物以占妖祥建翠臺以定昕夜觀示吏民建納客使蔚於體為攸方將大合樂集賔僚而落之屬余被命造朝道出郡下得與燕席嘗試與侯憑闌騁望則廬廬雲山之鬱盤長江波濤之雄薄與夫城邑之隱賑川原之決莽日星蔽虧煙霞吐吞豈特為一方環特之觀而增面勢之偉縱補風氣之鬱蹙此尤州之人士所共詠嗣而諺說也酒酣侯屬余記余不敢辭切嘗考諸古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門三庫雉路也經傳之說班班可考大戴諸侯不得有皐應詩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謂詩人美太王之有作文王之興而大之周有天下遂定天子之制其實太王之所作者國之郭門與正門耳伉高也將將嚴正也太王避狄居岐邑國之初其立門之制不嫌於高且嚴豈非事勢攻體雖力役之數不為厲民與鄭康成獨以為諸侯有皐應而天子加庫雉與諸家之說抵梧不足

掾也大諸侯臺門以高為貴門各有臺所以尊臨於一邦皆民於上下之分庫路者常庫路寢所在也雉猶治也治朝所在也名立制序禮不可廢然雉門兩觀未免僭於春秋蓋雉門諸侯守立所以識者非兩觀毀本朝詔郡國立門許設鴟梔制亞魏闕使守臣司之所以祇天子之詔令非徒為二千石尊重設也古今異制不可以一律言今侯所建立在古為塼於今為旗纛通其宜因為訂此州建置之繇者古今門制使侯政之善以紀漏及鼓角浮祐中更造吳論令其公林可大造孔平仲詩江城作九江非吾土文寓志羈栖丘墳之所宅會此亦安歸錢官最閑暇因得治其私松楸鬱在望時復至郊圻駕言上東原藹藹晨露晞草木新過雨青色可療飢念此道傍民散居在山蹊新秋百物熟入城各有攜芋蓮紫卯壯薑抽紅芽肥檏香憶烹鯉搖白想流匙養生無不有美味仍及時此土遂可老行當結茅茨雲水有深約塵埃無盡期人生適意耳富貴亦何為王逢原詩江城酒熟賤賣一本作買醉江人提魚不到市半道得錢相舊本作歸和歌翁倒子扶相枕籍江南山高不見天江北水遠無復地馬驚隨崖舟舊本作船覆波可惜行人死聲利張文潛詩江城江城寒食近風雨作輕寒花落已可惜春衣猶怯單畏人成不出已老自無懽沽酒金明

道回頭十五年劉克遜詩江城過了元宵景自佳東風輕拂酒旗斜江城可是春先到已有盈街賣杏花陳必復詩夜發江城移舟別浦待潮生客子忽忽又夜行雲趁遠帆離島岸風傳疎角過江城憂時謀草嗟無用愛客燈花喜有情愁甚不堪親友別小窻張酒到天明董嗣杲廬山集寄江城口占四首夢蒐湯孤舟波聲塞兩耳不眠聞管蔌方悟江城裏艤留又思歸便歸亦為客見船心又酸戰阻津頭栅蹉跎歲事空次第春風起雪消夕陽平徹底清江水紙閣背風粧地爐向陽搦指準傲窮冬浪出又半月寓江州西城奔忙夢落當池程歸托遙廬戀灌城有石醉來新月生無家吟逐亂雲行衣遺母線寒針在曉起公山擁陣鳴鄰屋酒香堪洗恨擬栽松菊倣淵明江城口號二首定江軍門擁雲氣廬山面目長相親閒且所持止一想墻壁何恨粘歌謠此郡境有彭澤縣淵明曾遺晉時蹤三徑莫知在何處且撫官圖千尺松泊江城下雪後抵江城江雲轉凝沍我舟艤沙淺黃酒禦沈霧少年繆誤多今繆亦如故年流無藥挽如水必東注失笑白司馬曾與商婦遇空亭白水際知撰有飛鷺懷想何能已坐見暝色赴撲被且入郭衰顏更遲暮早泊江城三首俗務脫始輕病體自然愈今朝泊船早消搖大江滸前林青芒

回衆芳錦唇吐廬山知幾峯閒背曉星數下江逢好春入城賞新霽千花春有饑四望天無際老篙不語還時跡得少憩登覽且窮探豈顧跋涉滯歸棲藉知舊相視祀茶越無言嘆生浮塵軼磨歲月數時苦馳驚百計學休歇芒鞋走廬峯撥泥挑筍蕨江城與秋巖同賦江柳青青暗古津悲歌不獨是商人愁生獨醉重闔脫夢破相思故國春聲迹衰遲難應世山林枯朽易全身歸期渺邈徒懷想怨鳥花悄叶月頻留江城灌城眠食嘆羈身憑曉偏驚索鏡心南紀山川秋望遠西湖風月夜懷深功名鬼妬從機穽詩酒天嗔絕侶尋陳跡自應遲料事斷鴻信杳況雲陰留江城將還富池吟斷悲秋字愁歸餞騰筵天黑鵬路絕水落鴈汀懸白羽沈鄰箭滄江冑釣船拔關須有日慮順且添年

盆城

輿地紀勝晉成帝移江州治盆城又韓文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詩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注盆水今在江州類說青盆山有井形如盆因號盆水城曰湓城浦曰湓浦

湓口城

能改齋漫錄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令鑿井號為浪井

古趙屯城

天平寰宇記古趙屯城在縣東北二百五十七里典籍不載古老相傳趙屯城

懷玉城

輿地紀勝懷玉城孟懷玉義熙八年還治尋陽所築在今州城之西一十五里

尋陽縣城

尋陽志尋陽縣城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半洲故城

元和郡縣志半州故城在德化縣西九十里

郭默城

元和郡縣志郭默城晉咸和四年後將軍郭默殺平南劉胤據於此城陶侃討默築以攻之默乃以布囊盛米為壘以應陶今稱云陶公壘

巢湖故城

元和郡縣志巢湖故城在德化縣東四十二里按楚有二巢在廬江六縣其南巢桀所放處蓋此地也

柴桑故城

元和郡縣志柴桑故城在德化縣西南二十里又郡志心桑落洲在德化縣東北二十五里太平御覽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為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篡位晉帝為平固王恭帝為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康王城

述異志廬山上北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傳云周康王好音累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南郡城

述異志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遊想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周明之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為郡南城耳言訖

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為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德安縣城

江州圖經志德安縣城舊周七里百四十步西倚義豐山東臨敷淺水南西北引溪合之名金帶水城門七慶雲犬栟小栟至南通仙北興善東滙塘東倉並西

瑞昌縣城

江州圖經志瑞昌縣城舊周七里西南臨龍泉及盆水門四迎薰南長庚西通江北通德東

湖口縣城

江州圖經志湖口縣城舊周七里東西二門

彭澤縣城

江州圖經志舊周七里即山為城紹定中章劼修築山之闕者嘉熙中趙崇侯加甃門三匯東臨江東門南門並依山 諸舊興記 自秦建九江郡歷代沿革非一而中流要為重鎮屬邑離合不常而彭澤要為望縣禹貢東匯澤為彭蠡邑名蓋取諸此然則其源古矣晉靖節唐狄公皆嘗令是邑迨今仰高風而致遐躅故彭澤地望視他邑尤以人為重然近歲井里蕭條境摸偏陋東南二門日漸摧圮北瀕大江實藉城壁而頹垣廢址蕩然不存嘉定壬午章侯來蒞慨然有作興之意弦歌之餘捐出心計斡瓤取資乃脩二門乃築城堞又創江樓扁曰匯東江山勝狀軒豁呈露顧瞻邑治嚮巒疊巘岑蔚擁

繞三面回抱其東北則小孤歸立澄瀾如練風帆浪舶或錄岷漢踰萬派而來也東望則順流滔滔距行都千里使人懷子牟魏闕之心直北則長淮在望平蕪渺渺悵神州之久隔使人興中流擊楫之念若夫春和景明有岳陽之勝鶩飛霞落有滕閣之觀凉夏箪之清風漂漁簑之暮雪四時之景俱足以舒旅懷而動詩興云云項歲邊方驛騷聲聞江右而是邑為切要豈容不嚴備豫云云乃今門闢城堡既足為捍敵計若察嘉民待暴客固亦長民者之先務也

浩州故城

元一統志浩州故城紀勝載在彭澤縣唐武德中李大亮於此置浩州八年州廢移縣入此城南唐復還於江次

撫州府城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塹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塹步門上存八門

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為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弔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弔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築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羅山志祥符圖經載縣城周圍二百八十七步今無城圖經又謂縣令廨宇在縣城內則環繞縣治二百八十七步之內皆城基矣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捨攘乃旋議城築曷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春容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逆防四郊之多壘閑暇之日可以觀政膠轕之際可以保民也古城在西津外赤岡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挻犯境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州城九門東朝宗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塹步門乃水門即塹之地王荊公舊居在焉詩有塹步夜聞哌欲穿之句東南奉明舊有橋東南金谿

濠有橋南順化舊有橋越橋昔名相傳為胡盧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脉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流已上門各有樓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陸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二十二步有全諷及張保和所為記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子城三門子城臨州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州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唐撫州羅城記 夫開物成務聖人馭世於通規保大定功諸侯因時而善治醇龐既降智慮萌生物卒結繩之約城有重門之警國崇雉堞境藉金湯物理固然其來尚矣且如東四方之用行五等之道酌損益於未兆裁取捨於永存總括沖機當有大業者則羅城版築久逸暫勞千載一時義斯見矣請言其實國家自貞觀甫平之初文軌均化干羽率服武事鮮備郊壘夷沒間者天寶建中之亂或燹起兩河或毒流三輔江漢之外攙搶殆徹故支郡屬邑封閉而已洎先帝幼沖之始數丁九六物極屯難長鯨吞噬以橫流大獼玄黃而噫氣鐵鎧仍葬兵戈重後綦戰遍野游蒐慘天人煙斷絕羅綱葬為丘墟螫毒馮陵松楸斬為千角天涯地角避然喪亂之事江甸要荒紛如征伐之苦臨川古爲澳壤閩曰名區翳野

農桑備津關關北接江湖之脉貫貨駢肩南衝嶺嶠之爻豪華接袂既而
封豕磋發鋸驚攫碎相視爲盗割據而遑連延數載羅列　綠綸接
品節既慢汝南危公挺英邁之資運匡濟之畧倡起忠義志惟拂平初黄
天感瀟聚歡踴衆踰數萬兵勢珍殲聲摩中原刺史李公　先爲青遂
始僭劇號大署僞爵其餘孽堡妖壘至相友爲犬牙魚貫肘跗繩約莫不
競好兇吻爭踐　王師出征比比而北總戎　錢　外壤公受初筮
衆靡盈數隊兇弟親愛冀以從爲勵力一致所向神速誠明激天賊妖廊
由是兇邪清酔次第凜雪不五六稔諸悉畢殄殲慕送歡飲清歸轍
不可勝既公掄從之外按舉無必推誠以同務剗劉鑫舊捌戚　指揮而
化二道馴致勤王之事撫疲蕭撫養瘡痍訪遂逋逃　復耕種凡據鞍甲
蒙矢石引少擊衆環攻鏖戰不輟鋭　狀席涉于七載破巢洞掄舊豪傑
戈　折蹄二十箕四邑以之康定鄰疆自固慓伏　中和五年
三月下明詔飯符竹褒美成節懇安井閭於戲物不終否天樹司牧亦明
矣當拱天闕之際孰知其故　之詳所以非其時無以彰其
才微其用不能靜其亂偉夫忠孝仍義大節猜秋霜凌丹實精貫白日其
中正之行　義士子來推　剛悍驍絶廸竭其武烈也寛以得

衆静而有法導德齊禮敦本今古其文昭也舉善遏惡先教後令去不急
之務流洪彰之名其政術也四者立而衆美附之餘張而百姓服靡新綱
紀革剏廟著于時來與暴露海内沸　兵不過地靡有定公　掄制之中
收令日始來遑接棲棲惟謹燃蜂彼皆炫惑於衆心我豈因循於雉堞所
謂大君憂寄　在守土赤子依投置忘城壁苟無捍閉之所有如綏
急之事外乃倫預五材經營百堵日運心匠規令矩定金甌取勝鐵甕事
奇荷錦蜂攢　舉枰當興而勝固無執撲之勞非奉晨之志崇崇帶遶他
山之秀色爭來屹屹雲平列岫之祥光倩偏歲在丁未律中南呂始事冬
十一月訖去春也周十五里高二仞酌中也徽八門通馳道便事也古人
有言大夫出疆以利國家爲己任賢者處世能安社稷是盛業矧夫九圍
多難之日　失馭之年一呼而衆　再而領網振不驕矜以任欲
能撙節以茂績衆心成城一德化俗其勤也杜當陽之武庫奴廢之嘉謀
漢宣帝每云所欲共理天下者惟守宰而已今天步未康去疾有一於是
東顧之勞可罷有十於是太平之作可待矣特登天朝冀景命舒之於五
侯九伯表之於烟閣麟臺濟特策勛在我昇教豈惟撫城獨稱不朽豈惟
撫民獨居多祐者哉保和謬當殊遇　詳其美奉命紀錄顧慚不文大願

元年

大唐撫州新修羅城記　管驛巡官掌表奏張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貴德懋撰天分二曜明乎晝夜之規地
裂九州定乃高卑之位厥貢爰推於任土關穫旋底於來庭　昇元
四年大歲庚子十二月七日立中書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持節
撫州諸軍事守撫州刺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弘祚
張保和新移子城記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陰易動靜悠
促亦皆備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援情僞至于
玄近稽徵闡極于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至如舉一趣百
制通應遠者有夫先宅爲宅天下者嚼雌之強戴宅邦邑者萬卑之勝幾
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斂自究居至于大壯猶推輪形於玉輅其必如此按
撫之郡庭初際于亥壬歸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圖以其勢卑於郡里
疑悍民而沮長因徙于西陵自爾亦脈厥中觀大用壯而非剛虛右而擁
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郡比比有不大遷者是其事矣大中中刺史蔡
公京審乎三地思事再華以勞費滋廣意行力止乾符中巨盗起梁宋兵
火熊天下干戈日用萑葦蜂起鐵甸失禦郡邑擴守斯特也豺狼塞路兇
孽遊轍此之官舍爲如焚如荆蒿蒙香井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劍倡

義旅併翦群悪兇殲百城草剏荼布紹隳績斷詔下之日黙究形勝且日
幼少嘗聞前任遺議謂蔡公意也令也運會萃吾指陳大凡元亨中正會
要方來宜拔乎崇高壓震揖巽朝辛附癸在控于躍伏苟差毫髮其致懸
殊爾乃決意卜築應乎經始舍去舊地推移壹區而勝秀逸得巖壑鬱備
納溪山複疊之勢吐原野蜡連之色有吞龍翥鳳攀花攢綺錯於是左通
臺門南正戟扉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局著猛節環迴星列峨東　以資桃
覧岏峙西閣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敏允廣陌繩分列肆鱗矚嫌崇墉
固護之態襟平陸廷奏垣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以康之仁和以富
之遠者　而近者休除訛革而斡蠧用星霜既周閭井以繁年穀登穰士
馬精研連帥倚爲右屏天子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聞九重璽書慰勉增
爵褒命其猶珠貫公少秉奇志年甫壯室遺時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
國而一心猶厲而後　乃令譽積望洽豐德懋範雄以撑緯壁山河之重
巖廊之峻恐無自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者應之蓋　其用而享其祉
忤其適而反其契匿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之定鼎郟文之遷
繹秦春之建都理其數而舉其徵者矣保和前紀羅城内懋拙文暇日復
聆當世之譚日事成乎身及乎人力之次也顧惟是讀盡表悠久載謀弗

克唯而直書曰唐龍集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呂戊寅記　家坤翁景定
重修州城記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
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陽莫
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
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陽地其下實徙之蓋州城當
寶應初即止于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陽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
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乘高就正爾以山
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逼臨水
氣畢隨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略當臨汝
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徙特城耶
否耶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
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撝謙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內地城築
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隨加補綴又九十
載至紹定間徐人弗率賈君炳始悉力刱治建其郭濬其池益宏肆深廣
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頹叢翳多所堙閼諸門
率欹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非不爲之慨嘆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

守地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修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
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
應故理相通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
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
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礲
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況斯城久於吾爲當凋瘵無厚力以鳩
僝工泰而通之必于其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堙閼者
四畚築而加以甓門之欹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
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
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于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
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載之景定癸亥季春眉山家坤翁記　舊志
廢城門所記　祥符圖經云故郡城在城北一里二十步周回一里一百
七十步刺史王圓廢此城即今之西津赤岡若圓所遷西陽之城莫詳所
在郡西南三十里述陂有故基又曹近數里有上城下城未知其是乎
鄒南堂遺文　此城唐寶應間自赤岡遷之于今郡治之西陽黃巢之變
爲柳彥璋所焚蕩危全諷乃遷之今治今治未建之前如今州前通教望

雲諸門依處皆是田而高處又多楠木又有震巽丙風落田中數語之讖
郡在前漢爲南城縣治南城後漢析爲臨汝縣治臨汝吳及晉宋爲臨
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舊云至唐改撫州即今西津赤岡建治蓋治
臨汝也以史志推之自南城還治臨汝未必始於唐當在梁陳隋間及初
改爲撫州時耳州城之沿革舊志所云皆曰舊治西津赤岡寶應中太守
王圓遷于西陽中和五年危全諷又遷于今治然赤岡至今猶有遺址西
陽則無跡之可尋莫知其處祥符間修圖經者嘗以全諷所記爲疑謂西
津赤岡在城西近水故云低臨水際即西陽也然則赤岡即西陽所圓未
遷以前古城又安在於是復有述陂之說曰此地亦有城之遺跡以爲是
古州城也此說無所證殆齊東之語當先以郡縣名證之漢名縣曰臨汝
者以其地臨汝二水合流則縣必在二水之間不居二水之外必赤岡矣
吳名郡曰臨川者正以古城在西津赤岡實當臨汝水之匯故也次當以
全諷重新州宅梓刻所自記及當時察吏所勒築州城還子城兩碑證之
記云郡城在此城之北寶應中太守王圓卜遷於此所立郡宅未協地形
吳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中和乙巳全諷革故鼎新去彼
取此全諷之語意可謂甚明矣何疑耶蓋圓自赤岡來即遷於此無所謂

西陽且陽者邊也當圓徙時郡宅在城西水際故曰陽全諷未嘗徙州城
所徙羅城郡宅爾低就高以占地形故其言曰獲形勝叶夷隆謂圓未徙
以前之舊城在城北者西津赤岡雖自州之西門而出實在州北謂圓所
爲州宅吳倚城西低臨水際者必在今運樊小溪之濱兩碑之所勒一則
名字弗詳所言者興築州城周十五里高二仞敵八門而已一則張保和
記之所言者徙子城及州宅臺門戟扉三扃三廳大小寢及甡帑東軒西
閣而已兩碑皆未嘗言徙州城也次當旁援他記以證之宋荀伯子臨川
記載晉王羲之爲臨川內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坡（今州學是）晉宋間指此
地爲城之東今在城中則當時郡城在今城之西非西津赤岡而何此三
者乃漢晉間未徙州城以前及唐末徙羅城之時古昔之明證也夫何疑
若夫祥符圖經雖誤以赤岡爲西陽然所述父老相傳之語謂州治自赤
岡遷香楠山（今城本名香楠山）其說不繆鄒南堂雖未知有全諷之記誤
以傳訛謂寶應自赤岡徙西陽中和自西陽遷今治然謂今治未建之前
今州前高處多楠木則與父老相傳自赤岡遷香楠山之說相符矣古城
在西津赤岡王圓徙今城危全諷所遷者羅城其有明證外無西陽此說
不可復易蓋因暇日偶從設廳梁間印取危全諷梓刻次第參以兩碑及

他證。始知前此舊志之爲誤。人言之爲訛。數百年之疑遂津毋悟。向來言西陵不知西陵之所在也。然所以起後人之疑。謂王圖徙西陵者。則亦有其故。蓋昔人弗及詳危全諷所自記。惑於張保和移子城記耳。此記皆爲郡宅設。非言州城也。大略云郡庭初除于亥壬歸歷年代王圖以其勢卑徙于西陵。亦匪厥中蔡京審予三地。思事再葺。以勞費止。危全諷用蔡京遺議。按乎崇高。舍去舊地。以保和此記參以全諷所自記。蓋除于壬亥者古赤岡之州宅也。圖從州城而位州宅於西陵。全諷又拔之崇高耳。保和專記州宅。故云三地。外此有兩疑。又不得不詳辯。一則元豐間崔鑒所爲靈濟塔記。謂靈濟往城南桐岡。距州五里。自擇定所。靈濟事在會昌間。是時州城還此已久。則桐岡在城中。何爲乃有城南五里之說。考之天祐間李德誠所爲靈濟塔院記。但云靈濟一日縱步南行。默示定地。無所謂去城五里之說。日遠日訛。崔鑒蓋昔聞全諷還州城之訛。附會於道聽塗說之語耳。一則大曆己酉顏魯公記宋謝康樂翻經臺。謂在撫州城東南四里。臺今爲寶應寺居城中。大曆己酉上距寶應還城已五六年。何云臺在城東南四里耶。考之全諷興築州城碑語。意蓋前此未有城。全諷始加興築。且拓廣之。前乎此。但有子城。倚城。西臨水際。正在城西北隅。故臺在東

南距子城尚遠四里者。約而言之。亦猶祥符圖經謂赤岡在今城北一里二十步。今距赤岡何止一里二十步。或遠或近。皆記其大率。難以詞害意。吳可集登臨川城　時危傷去國。歲晚強登城。過鴈書難問。窮途淚欲傾。江湖歸客夢。梅柳故園情。倚杖空凝竚。行藏竟不成。趙蕃詩撫州城外作　城中一雨僅飄灑。城外此雨乃霶霈。分龍古語信不妄。不爾恩施何偏方。我行驅車一何壯。早起猶乘昨夜涼。舊聞既雨晴亦佳。豈但蕙葉蒙龍光。早禾已秀半且實。晚禾已作早禾長。不惟稻隴有佳色。菜畦苗葉相與昌。闌丁搽擷入城市。不用滌灌臨滄浪。我雖無田豈無周。歸計不決空傍徨。鯫憐買菜羅占米。煙火薰人官道傍。劉文貞公集九日上撫城　嶺上高城控九垓。不勞走馬競登臺。烟凝寒水魚龍蟄。霜落長天鴻鴈來。白酒罇前留客醉。黃花籬畔爲誰開。孟嘉莫落龍山帽。坐有伯夷觀爾咍。九日携壺上撫城。一盃滌蕩古今情。風光和暖雪消盡。天氣肅清塵不生。四角陽頭差萬瓦。五花殿宇庇千楹。何須細把茱萸看。山自巍巍水自明。

述陂故城

臨川志述陂故城在臨川縣西十五里。不知其爲何代所城。無所攷。

母城

臨川志母城即定川縣城在縣北五十二里。安寧鄉之雷坊岡阜延袤。相傳爲定川縣舊治。

西豐縣故城

臨川志西豐縣故城。今在金谿縣西南五十里。

崇仁縣城

臨川志崇仁縣城舊志載周回三百八十七步。溪流介于縣中。縣治瞰溪。難施版築。故無城。縣六門。東迎恩。西萬金。南禮仙。北孚澤。東南臨汝。西北巴陵。

安浦縣故城

臨川志安浦縣故城。今隸樂安縣天授鄉三十二都安浦里。去縣六十里。

新建縣故城

臨川志新建縣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

西城縣故城

臨川志西城縣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

興平縣故城

臨川志興平縣故城。還入吉州。其故城在永豐縣南。今樂安縣雲蓋鄉。乃興平舊境。

巴山郡故城

臨川志巴山郡故城。今在樂安縣樂安鄉。地名土塘。又號古城。或謂嘗爲折衝府。稱巴陵府。城壁隱然猶存。有鼓角堆及稅務遺址存。舊志云。巴山郡故城。本屬崇仁之天授鄉。地名古城。後天授割屬樂安縣。則今當在樂安之北境。

上城下城

臨川志上城下城。在崇仁縣東南七十里之穎秀鄉。兩城相近三里間。乎周遭。上

城有壕市。不知何代何人所城也。無所攷。

巴山縣故城

臨川志巴山縣故城在樂安縣西四十里。地名土塘櫟步之間。俗亦呼爲古城。

宜黃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宜黃縣城周回二里一百步。舊門五。嘉定甲申。令程有俊新之。而易其名。紹定庚寅燬于寇。今址猶存。縣五門。上東崇桂。正東朝京。西致爽。南迎薰。北攀龍。

金谿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金谿縣城周二里。高五尺。今無城。縣二門。南門北門。

樂安縣城

臨川志樂安縣城周回八里二十步。無濠塹。縣四門。東新興。南望仙。西龍岡。北迎恩。

臨江府城

臨江府圖經志。臨江舊無城郭。蓋以郡枕大江。地勢卑下。而郭內之渠注江者凡七。皆深廣數丈。岸易摧圮。故版築之功爲難。且東之近江者。春夏水大至。則壓居多潰。築堤之役。率十餘歲而一興之。宋守滿剛中。趙師呂。張磻。章大醇等。相繼爲石岸。始堅緻不圮。元平江南五六十載之間。海內無事。雖大城名都不事保障。壬辰兵起之後。假守定住始築城。民賴以爲固。

國朝守禦官夏以松重修葺而增高焉。若其城門之名。今備錄之。亦存其舊云。

郡城門六東萬勝舊名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天舊名朝京東南通津舊名清波東北利涉臨江舊志郡東臨江故名環城九里袁贛二江合流春江暴漲低平之地率多淹浸郭內之渠流而注江者七深廣數丈雖欲城築亦難爲力況邉江一帶水勢衝決岸多摧圮大觀間郡守請于朝丐緡錢築堤以備水患得旨下漕臺給費鳩工度材自天慶觀而下疊石固基繞數十丈工竟弗就淳熙中岸頹路斷貼木爲梁過者岌岌紹熙辛亥權公安節爲守請於朝得緡錢若干傍江增築釘木疊石護街之沿江者開禧丁卯通守李紼忠秩滿建言郡當水陸之要可移粟城以守之朝廷下計臺相度利害以工役難成止開慶己未邊警沓至陳守元桂議排柒議城築西南隅僅築三十餘丈而罷德祐乙亥滕守巖瞻復議城築東隅僅築數十丈大兵臨洪民懼而潰不果城郡城門六東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京東南清波東北利涉新淦門八東熙春秀峰南迎仙玉鵉西澄江湄湘北朝京橫波新喻門四東清江南安福西宜春北高安

廢盧城 臨江志廢盧城在清江縣東北五里修德鄉俗呼上下城郭舊有盧府君廟世傳城由盧建故祀之

廢樊城 臨江志廢樊城在清江縣西北三十里修德鄉舊傳有樊將軍居之不知其名其地亦有姓樊者

廢吳城 臨江志廢吳城在清江縣西三十里建安鄉地有敵樓衝敵樓場上京堆征壙吳王廟張司空廟灤城疑廢吳平縣又云在清江縣西南三十五里近樓梧山玉虛事實所謂吳平古縣是也世疑寰宇記載治平縣即是

廢尉城 臨江志廢尉城在清江縣東三十里崇學鄉或曰漢都尉所治之地班史新淦縣下但云都尉治輿地志云漢南昌都尉所理未知何據

古新淦城 臨江志古新淦城在清江縣東三十五里清江鎮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新淦縣有都尉治王莽改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即南播水水經注云牽水出宜春又東逕吳平縣即新喻又東逕新淦縣二書所謂新淦指清江鎮也後移縣於南市村輿地紀勝古新淦城寰宇記云去清江縣六十里按輿地志云南昌都尉所理之城隋開皇十年割屬廬陵移於今理此城遂廢今在新淦縣北一百二十里今清江志有廢新淦城意者即此城也

廢尾城 臨江志廢尾城在清江縣東北四十里崇學鄉俗傳五代時鄉豪自爲保聚之地

廢富國城 臨江志廢富國城在清江縣東四十五里崇學鄉南唐時積粮于此因得名

廢牛頭城 臨江志廢牛頭城在清江縣東南四十里兩山相向如牛抵觸五代時避亂者城之

新淦縣城 臨江志新淦縣城吳楊行密既建都置使于新淦邑宰李筠又率傍三縣來屬乃治城濠臨江水爲都置治所迨宋紹定庚寅贛寇入境焚蕩民居而舊治城濠淺狹不足以恃寇退民不能安其居時有防江軍二百輩屯駐防拓令董雲才因使閒浚西抵大江北穿北門橋東穿賓陽橋南抵惠政橋比舊闊三倍深亦如之至淳祐癸丑永豐洞獠竊發震于隣境郡守雷應春請于朝築城新淦以爲臨江之藩蔽朝廷下其議于帥閫牒委撫州通判成公策經量城築以爲扞民之計而大家慮其科擾多方沮撓議遂中輟元末紅巾蠭起義民劉天佑團結州民以守未幾紅巾合攻城遂陷至

國朝初邑宰王貞皆長興寨魁首鄧清等築新淦州城分爲六門東曰熙春南曰迎仙西曰澄江北曰朝京東南曰朝陽西南曰通津

廢巴丘城 臨江志廢巴丘城在新淦縣峽江輿地志九域志皆云吳後主分新淦石陽兩縣置巴丘郡按吳志言縣非郡也晉宋地理志巴丘縣屬廬陵郡隋開皇中廢此故城按舊經以爲孫策欲取荊州

使周瑜鎮巴丘即此地非也瑜所鎮乃巴陵在荊州南岸郡縣志廢巴丘城即周瑜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定豫章廬陵留鎮之處周瑜墚今在縣南八十里圖經云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非此地也

廢泥溪城 臨江志廢泥溪城在新淦縣南四十里按南史梁周文育傳天監元年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軍討之新吳洞主余孝項舉兵應勃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項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兵苦竹灘傳泰據瀍口以拒官軍文育從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項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頠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擒之

廢石陽城 臨江志廢石陽城在新淦縣玉笥鄉仙居里綏原按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爲石陽屬豫章郡孫吳割隸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廢石陽縣入淦境

新喻縣故城 臨江志新喻縣故城在本府之距村初治龍池墅隋大業中遷于距村後復遷龍池墅唐大曆中大水漂蕩徙治虎瞰山即今理所

廢龍池墅城 臨江志廢龍池墅城在新喻縣南三里凡再置縣唐李守嘉祐奏移之

廢吳平縣城 太平寰宇記廢吳平縣城在新淦縣東一百一里宋志云後漢特置漢平縣吳改吳平隋開皇九年廢新淦入吳平十二年廢吳平入宜春十八年又析宜春置新淦縣故吳平城在新淦境

瑞州府城 瑞州府志郡有城古制也瑞之爲郡介洪袁臨之間四達無虞故城郭具而已然錦水貫其中官寺在北闤闠在南城其北則遠市井城其南則遺官寺考之於古北有子城外城南亦有外城宋燬于兵而不知鍵復隍之戒前元承平日久無復修葺僅存彷彿耳姑計其遺址今復修北城南爲市井

水北城 瑞州府志水北城週迴三里宋建炎二年太守黃次山築進士彭以明銘載城高三丈修萬尺紹興兵燬僅存土基前元復修今仍修整完固

廢外城 瑞陽志廢外城唐武德五年李大亮於高安縣西築靖州城南唐昇元初張佋令高安築羅城決溝洫深大十年刺史王頎建關城長二千丈通十二門宋元豐間太守毛維瞻修北垣舊城今遺址尚存

陽樂縣城 太平寰宇記陽樂縣城在瑞州西北八十里義鈞鄉吳大帝時始於上蔡縣管分置唐武德五年爲靖州八年廢

康樂故城 瑞州府志康樂故城在瑞州西一百九十里謝靈運諸經石及登山之路猶存寰宇記云在高安縣東北四里宋武帝二年封臨川內史謝靈運爲康樂侯就第即其地也其城外周迴山水謝公無不遊賞有書臺石硯猶存宜春志康樂故城在萬載縣東二里吳名陽樂晉武帝大康元年改爲康樂輿地紀勝有謝山康樂水

宜豐縣城 瑞陽志宜豐縣城在瑞陽郡西一百五十里天寶鄉吳大帝析上蔡縣置今廢

華陽縣城 太平寰宇記華陽縣城在瑞州西四十里唐武德五年立改建城爲高安貫靖州并立縣八年廢州及縣有古城在

斷水故城 瑞陽志斷水故城舊應史君屯兵拒林士弘故壘

雲棚城 瑞陽志雲棚城在上高縣桂義鄉昔應史君屯兵之所

袁州府城 宜春志袁州府城漢高帝五年大將軍灌嬰定豫章郡六年令天下郡邑皆築城宜春有城或昉諸此按古圖經大業末蕭銑陷城唐武德四年九月安撫使李大亮建築郡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東南西面開壕闊七丈北以江爲壕城外甓內土白露屋皆覆以瓦至長壽二年刺史魏元表遷州治出城東北二百步開元八年刺史房琯以城基卑濕又欲遷州治于江北袁山之南建築城壘㢘使慮其勤民俾仍舊貫遂於故城直南二百餘步更諸爽塏剏立廨宇昭宗乾寧二年刺史楊鎮築羅城一千五百餘丈又增築外城濬治壕塹其後司空彭彥章展東南面城通舊計一千二百七十二間僞吳乾正二年頒金知州事又於四郭城門外置鋪构羅城諸門以備守禦大和五年重建又築闢羅城二百餘間濬壕五百餘丈後劉仁贍修東南面子城悉用磚石國朝大中祥符四年修袁州圖經云城周回七里二十步高三丈八尺子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七尺北枕袁江三面壕深四丈承平以來武備弛廢墉頹塹堙靖康元年始詔修郡城建炎初升郡爲次要城池樓櫓務令堅險仍給牒許勸有力者入貲以助守臣汪希旦俾閭丘霖遵奉朝旨葺舊城而一新之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增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其後太守李觀民羅克開鄭自誠皆繕修云州城四門東安仁通分宜縣西萍實通萍鄉縣南神安通仰山祠北秀江通萬載縣

張嗣古修城記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領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擿伏井井有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頹圮榛莽叢生大不足爲

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郭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是乎遂命巡檢使汪世顯揩功料役增庳培薄伐材陶甓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甓之材以敉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壘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荒略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昇於我宋江湖荊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沉凡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旦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究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其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焉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巖巖閈有剝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財聽訟爲急以盡於興滯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頹墻摧陴廢類不復經意袁民得無祀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城之所以亟修而公之所以爲有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當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簿書之微當己自九天下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維民

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致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可也閱禧丁卯三月記

阮閱重修郡城記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特宜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深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起江南獨不能入袁爲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頹圮濠壍堙塞漸不足恃蓋郡政例安於承平而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庳培薄而已可憑可踐何所保也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漢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遂謹奉詔帥治中閭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闕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來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於山陶埤於野募閭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鼛鼓弗勝矣重阿崇闉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雄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高五尺盡易以塼敵樓戰棚

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之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曷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乳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讋易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踵舊志有相字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爲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閣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建碣標名大書深刻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既光於前復垂於後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萍鄉縣故城

太平寰宇記萍鄉縣故城在萍鄉縣東四十里晉大興元年陳敏自王江東與杜弢相應作逆晉遣鎮南將軍陶侃水陸二道來伐甘卓領兵於縣東築壘連接五所號爲甘卓壘

吉安府城

吉安府志吉安府城後漢置郡改縣曰西昌郡治在焉故今泰和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城郡治西昌據晉志故城據縣志晉大康二年以所管遼遠乃移治於石陽六代皆因之故今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城見史志及續通典故州城堞尚存半沒江中有龜趺在沙磧有石碑在半江秋冬水清人謂尚見大興等字唐開耀元年州人劉智以郡逼贛水東逼大山戶口繁多土地湫隘請徙郡治見續通典按舊唐志云郡舊治子陽今無考疑史闕文方輿記寰宇記皆云廬陵故城在今廬陵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又云永淳元年移州治于舊石陽縣按石陽乃分新淦立無舊縣未詳永淳元年移今理所天祐中彭玕爲郡判史乃廣城池宋開寶中申屠令堅載加繕治建炎二年興圮補頹而濠塹未治城東南臨贛水西北阻長港西濠螺湖深險之處舊有閘水堰紹興三年太守呂源增壘浚濠城池始備淳熙十三年太守朱希顏復加飾治爲城周迴二十里二百一十五步高二丈五尺據舊圖經今城實一十三里三十三步舊經蓋以闕垣通計之

國朝歸附癸卯年朝廷差大都督鎮禦以城東西綿亘截東北一隅更築新城于內比舊損三之一開五門興賢門永豐門迎恩門嘉禾門廣運門係吉安府城門南栅門太平門永福門永清門安福門隆盛門甘泉門永新

門以上八門係闕垣舊志外城九門澄波門舊名當迎樂輸門崇惠門清賦門平判門舊在城東興賢門在城東南永豐門在城西南望雲門舊名吉陽呂源改在城東北凝歸門舊名凝暉呂源改在城西北子城周迴二里西北高一丈四尺闊九尺五寸東南高二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子城三門南爲譙門東門直樂輸門西門直天慶觀

漢廬陵縣故城

廬陵志漢廬陵縣故城在太和縣西北三里隋改石陽縣爲廬陵縣縣城在今吉水縣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廬陵故城在太和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宋永初山川記云此城中有井井水色有二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飲粥並金色而甚芬香曹叔雅廬陵異物志云人呼灰汁爲金水輿地誌廬陵故城漢興平元年置晉太康中移於石陽故城今縣西二十五里有地名石陽

吉陽故城

太平寰宇記吉陽故城在廬陵縣北六十里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縣爲石陽縣屬豫章獻帝割屬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改石陽爲廬陵移於今郡理此故城存吉水州志吉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一百二十里輿地志云吳後主二年立隋開皇十年廢

大皐城

太平寰宇記大皐城在廬

陵縣北八十三里。東臨贛水。梁大寶中，高州刺史李遷仕築城以拒陳武帝。為陳將周文育所敗，棄城而潰。今縣北三十里抵廬陵界，又三十里有大皐，相距縣六十三里。疑大皐城在其地。

撫口城 太平寰宇記：撫口城在廬陵縣北七十里。陳永定元年，廣州刺史蕭勃遣其子孜，及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兵出南康。傅泰據撫口城，周文育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

吉水舊縣城 吉水州志：吉水舊縣城周迴四里，今廢。城北上有文江門，猶存。其平惠門亦廢。輿地紀勝：舊州城在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隋大業三年置。唐永淳元年移州於舊石陽縣，其城遂廢。

石陽縣故城 吉水州志：石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北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漢和帝立。隋開皇改為廬陵。唐開耀廢。今郡人稱為故州。輿地紀勝：隋石陽故城在吉水縣東北三十里。輿地志云：漢和帝分新淦立石陽縣。隋開皇改廬陵為吉州，石陽為廬陵縣。今舊州東北是也。

永新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永新縣城。周圍一千二十五丈，四面濠池環繞。永新志：縣城高一丈九尺，厚一丈，周回一百八十步。濠深七尺。唐顯慶四年置四門：東曰義山門，南曰禾川門，西曰望岳門，北曰朝天門。故城在縣西三十五里。吳寶鼎二年置。唐顯慶四年廢。

南平州故城 永新志：南平州故城在永新縣西二十里。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廣興縣故城 永新志：廣興縣故城在永新縣西百二十里。吳立。隋廢。武德五年復置，八年廢。

泰和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泰和縣城周迴五里。城開四門。泰和縣志：城高一丈二尺，厚八尺，周回五里。南臨贛江，東西北各有濠，闊一丈，深七尺。今名青溪四門：東曰望仙門，西曰西昌門，北曰迎恩門，南曰南門。圖經作做江縣之後，又曰小西門。

西昌故城 吉安府圖經志：西昌故城在泰和縣西三里。輿地誌：漢時為廬陵縣，屬豫章。後改為西昌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置安豐，尋改泰和，移於今縣北。其故基也。舊經云在縣南五里。

東昌城 吉安府圖經志：東昌城在泰和縣西北六十里。輿地誌云：吳後主置。隋廢。今永和市是也。舊經云在縣南八十里。未詳。

府山城 吉安府圖經志：府山城在泰和縣南四十里。圖經云：陳置。隋廢。

白口城 吉安府圖經志：白口城在泰和縣五十里。梁大寶元年，陳武帝自嶺南引軍欲討侯景，進頓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來拒，帝遣杜僧明等築城於白口以禦之。遷仕亦築城相對。而其年，僧明遂拔城，生擒遷仕。今兩城舊基尚在，東謂之古城，西謂之高城。太平寰宇記：白口城在泰和縣東南二里。按陳書：梁天監三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城，陳武帝先屯軍於南康，遣杜僧明將兵二萬人築城於白口以禦之。跡猶存，近白下驛。

永豐縣城 永豐縣志：永豐縣城，紹興七年知縣李評置，為四壘，廣袤千丈。三面為隍，右據以舊溪。前後為鼓樓二，左右為敵樓十，南北二門，少東為折衝臺，待制劉儞為之記。北鼓樓、敵樓與臺今廢。舊有四門：永清門（在縣東，舊名宣春，紹興十年改），保定門（在縣西，舊名望仙），咸寧門（在縣南，舊名迎恩），崇安門（在縣北，舊名望京）。

興平縣故城 永豐縣志：興平縣故城在吉水縣東一百七十里，今屬永豐，在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興平縣故城，吳赤烏二年置。隋開皇十年廢。

永豐古城 太平寰宇記：永豐古城在永豐縣南五里。舊說王郭二仙駐于此。永豐志：古城在縣西六七里。舊址尚存。

吳故城 永豐志：吳故城距縣三十里。俗傳吳之征鼓圩也，屯軍於此，故以城名之。

嚴城 永豐志：嚴城在永豐縣東十五里。舊址尚存。相傳唐末有嚴將軍聚兵於此。

陽城縣故城 元一統志：陽城縣故城在永豐縣。吳立。晉太康改曰陽豐。隋省入廬陵縣。

安福縣城 安福志：縣城周迴一百五十步，高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廣八尺。凡十門：升秀門在縣東（舊名惜樂），崇儒門在縣東南，攢翠門在縣西南（舊名復新），集慶門在縣西南，通湘門在縣西，具慶門在縣西北，通津門在縣北，觀步門、小橋門、下河門並在縣東北。

安成郡舊城 安福志：安成郡舊城，晉元康元年朱否為太守築郡城，郭內有雙闕，高數丈。輿地志云：凡闕八里，而置八門。太平寰宇記：漢安成故城在今安福縣西六十里，即漢安成侯張普所理。

平都縣故城 安福志：平都縣故城在縣南百步。

亭符城 太平寰宇記：亭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五百步，南北五百一十步。今在安福縣南八十里。

禾山符城 太平寰宇記：禾山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四十八步，南北七十步。今在安福縣南百里。

廢安復縣城 元一統志：廢安復縣城在安福州東六十里。按王江之口。

漢爲安城縣。晉大康元年改曰安復。隋省入安城。開皇十八年復爲安復。唐武德五年省入安福焉。

永寧縣城 吉安府志 永寧縣城。周圍四百餘丈。上覆以屋。東門阻小澗。南門阻溪流。西門阻澗。北門阻嶺。

萬安縣城 萬安志 縣城。周回三百步。

魚梁城 萬安志 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近龍溪臨大江黃公灘。南史周文育傳云。李遷仕據大皐。遣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陳武帝命周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又方輿記云。每於其地造梁捕魚。近前溪俯臨大江。今土人云城頭是也。

遂興縣城 萬安志 遂興縣城。在萬安縣西北十五里。元屬龍泉。今隸萬安永和鄉。按宋志吳曰新興。晉改曰遂興。興地志云。漢獻帝立遂興縣。吳大帝改曰新興。晉武帝復爲遂興。以在遂水口爲名。隋平陳廢。即今之龍泉江口金城是也。廬陵志 遂興縣城。在廬陵縣南一百七十里。

龍泉縣城 吉安府圖經志 龍泉縣城。周迴三里。間四門。龍泉志 縣舊城周三里。高八尺。自徙治于北。限以絲墻。令佐居之。縣門之外。東曰東門。南曰南門。西曰西門。南北兩市。限以一水。春夏之間。溪流瀰漲。則往來不通。里俗分日爲市。一在溪北曰南門市。一四八日。二在溪南曰南市。二五九日。三曰新市。三七十日。

蔣公城 龍泉志 蔣公城。在右溪之西坡阜之上。城濠具存。車軌之路。錯出城南。有祠曰蔣公廟。

漢王廟城 龍泉志 漢王廟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漢周上。城北有祠曰漢城廟。以上三處。疑出於唐末五代之際。盜。稱漢者。亦假號耳。南漢劉氏。僅士陽越。決不至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十九庚

城

贛州府城 贛州府圖經志 晉永和中。始建城二水間。在贛縣義熙中。徙贛水東爲南康國。在雩都。梁承聖初。復徙章貢間。然後定舊城基。在今狀華坊。坊有古城巷。唐刺史盧光稠始拓之。章貢志。其制南行而北鋭。周十三里。崇三丈。廣丈有半。列門十三。樓櫓百二十一。其南鑿址爲隍。三面阻水。水暴至輒灌城。熙寧中。太守劉彝始閘水舍。時其啓閉。以防水患。東北隅尤易墊且圮。太守孔公翰始甃石。得不圮。章貢志。東坡八境詩所謂坐看奔流繞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是也。紹興中。迄嘉定中。中更間或因叛卒燬缺。或爲巨浸頹壞。以後太守梁繼祖趙善繼。趙公稱。陳輝。高荔。張貴謨。揚長孺。鄭性之。相繼加葺。宋亡。元興。詔天下城池。許拆無修。自此毀爲土阜。壬辰癸己。四方兵擾。監郡全普庵撒里重修之。戊戌告急。樓櫓始完。秋九月攻圍城陷。陳兵繼修之。逮至版圖歸于

國朝。修築加甓。粉堞敵樓窩鋪。以至各門兵衛森列。視古所無。城阻二水爲隍。其制三隅南行而北鋭。周圍十三里。高二丈四尺。厚一丈二尺。內子城周圍三里一百一十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城東西北阻二水。南有濠爲弔橋。樓櫓一百二十間。章貢志。東城始築無所考。周三里百有十步。崇丈有八尺三分。其崇去一以爲廣。西北距羅城。如偃月狀云。城門十三。通衢自淳熙丙午郡守周必正翻砌。距今四十二年。損缺殊甚。寶慶丁亥。聶子述重甓之。由旗樓南竟鎮南。西竟西津。東竟建春。靜江行者便焉。巽川門。舊名百勝。淳熙庚子。郡守留正改今名。安教門。俗呼寺步門。永通門。俗呼磨步門。建春門。俗呼斜步門。出東浮橋。貢川門。俗呼李步門。永平門。俗呼天王門。仁豐門。俗呼石床門。靜江門。俗呼縣步門。西津門。舊名通津。俗呼西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鎮南門。舊名來越。俗呼大南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興賢門。舊名化遠。俗呼小南門。郡守高夔改名進賢。寶慶戊子。聶子述改今名。後津門。朝天門。舊名朝京。郡守留元剛改今名。宋會要。紹熙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詔知贛州高夔特減三年磨勘。以修築本縣。城壁有勞故也。

虎頭城 雲谷雜記 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韻有行看鳳尾詔

郡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火乎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於虎故以虔爲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贛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主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判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寧都縣城

宋劉後村集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仕於朝寧都縣尹風君子與以書來曰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卒未至賊鋒劇甚衆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寨兵益以義丁十人深入苦戰官軍來之禽首殲黨時四鄰震擾吾境獨全衆相賀吾曰未也土城庳惡盍改作乎乘條佐選隅總畚斬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悉甓之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丁未余去國君使兩至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君余故人也豈於不腆之文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平覆出朝築夕圮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政亦然初令而晚繆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頓於於久者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將代者無兩月記不可復需矣余

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果平也蓋天下餘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囊睦寇殘二浙近汀寇犯劍邵曰是中州內地素不防虞備若夫寧都爲奉峹四達之逵不能數歲安靜前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婚者忽禍變辭者憚勞費賢者方以無城爲幸寇至有紀侯之去種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劍爲耰鋤華厖碟爲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有未可量者是役也靡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爲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勦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畧使薦語減年勞至是首擒盜鋒又先事代謀禽劇賊古八盧五係渠魁貲費從省鼓聲總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禽夏旱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所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匠異公子良俱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畐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南安府城

南安志郡城高八尺厚四尺周圍一十里一百五十步淳化辛卯築祥符廢初草其土踈惡霖雨即圮池不及泉狹可踰紹興乙卯郡守周琮得請於朝因綱卒之暇修治之首末兩年乃成役工凡九萬七千五百有奇埤築城二千二百尺樓櫓雉堞飾其浚池廣四十尺深十三尺有奇度遠近置堰以鍾水設廐角其上翰林承旨吳杆作記淳熙壬寅郡守管鋭因其欹壞復加展拓越十月而畢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奇延袤一十里五步司諫湯邦彥記之記謂舊城高一丈二尺厚半之越百九十四年始遇今侯則指淳化之城而言也管守稍展南壘土堅密眼於環飾比舊周守所修土人傳虔寇三夕而不能破昔人管守院戰舊圍樓戰棚遂皆不能架造而上甫更二載城復以雨隳至數百丈而未已郡守趙不遂將受代僅能補葺其南一面郡守方崧卿繼之增崇陶甓任之冗兵別給醪米以勸其勤周遭表裏捎還舊觀前此修城先其外以土實之今先縮板築土然後甓又請求置堰鍾水故迹創敵樓戰棚之屬云今城上敵頭通四門樓折之爲一千九百有奇每一敵頭爲四人五寸有奇城南邊江北帶溪乃峒山溪之溪故狹而長東西微銳俗謂之鯉魚形四門洞闢上各有樓舊記曰西賓豐故賓山南宣化故景風北朝天故拱辰皆管守改三面環以隍橋跨隍與門直惟南江浮橋稍西初亦直門陰陽家以爲不利故遷北隍之外不數百步而爲溪者二皆橋以通道次隍者名峒山又次隘名孫橋古記云大平務是望孫橋王純姬城對面朝丈六金身居水口郡東平地起埋置

太平玉紀姬城皆山名石壁東山當水口而嘉祐聳三寺據其勝處故有丈六金身之句南樓之東有北亭乾道丁亥郡守祝深撤而新之名曰雲山閣其下直倅廳後二年教授楊嘉績便翔小閣於樓之西遠近與雲山閣略等扁曰來青其下直舊教授廳後移教授廳於此爲北門是永亭歲久頹圮咸淳戊辰郡侯趙公孟適始至登陴周視凡當修築者新之譙角弊者更之東西兩門并書其扁郡以墻代子城周回上客郡治郡圃三面無門其南門當宣化門十餘步譙樓五間蓋亦草翔於淳化紹興癸亥郡守吳暇改作南康宰李能一爲之記樓容刻漏鼓角鉦鉦以爲鼎鼓六角三鉦一射江志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他志則無之然止賜射江何也刻漏置於元豐辛酉郡守虞肇鑄銅爲壺十鈞刻木爲箭二十有四石匱鐵斛圓荷渴烏惟稱郡判官伍浩記之郡額則廣東計幞吳諱書樓前兩序相向左宣詔右頒春　土城大約周郡城三面惟北無之所以鐵岡一帶爲限鐵岡故有嵩麻門於巽維則尾閭黃旹作里岡南行而西轉首達貢院之前五百步而近於坤維則首貢院前稍折而北昔西偏有化工門尾屬興教院西長倍巽維巽維之尾絕江脈縣庠而北裏報恩寺之背昔東中路昔有迎春門今立兩柱標城內界坤維之尾

亦絶江基灞頭歷觀音堂左而終於壕頭兩旁皆二百步而遠今與雉俱存坤維已夷坤維之絶江者大半存而巽維之絶江者亦已夷夷者基址髣髴存者堅高睥睨最或踰再仞博幾半之土赤而密有樸樕草蔓蒙翳處如山阜然巽維近廣惠山尺或依以葬埋且池塘田畝在近因徑其上俗傳漢庾將軍役鬼神一夕而成夷者皆取其土他用管守鈍所作驛使門當貢院之北二十餘步南達庾嶺蓋借此城爲羅城耳舊路迂曲自數塲前由天慶觀西南乃通庾嶺今路平治土城而南甚順便然非管守創改也

南康故城

南安志南康故城西南三里東西二百五十步南北三百步淳化於古城內創置鹽米兩倉按城當坤維土城之內西遏窒務窒亦用城土北臨江今廵檢寨寓焉南北爲寨前後門高約二丈闊五尺圍近三里

南康縣古城

南安志南康縣古城在今縣治之西南隅遺址尚存後議定遷取坏土於兩地權其輕重古城土輕遂即今治前帶章江後枕九日嶺紹定戊子峒丁挻亂越五年壬辰邑令戴巽始築城城門四東曰迎恩西曰通學南曰信豐北曰鎮北憲使陳公壇名制帥李公壽朋書郡博士鄭霖記

南安縣城

南安志南安縣城舊無城紹定戊子峒寇挻亂民居悉燬寇平知縣胡泓申郡郡申諸司列請于朝始築城高一丈八尺周五百二十丈皆蓋屋其門東曰靜安西曰西成南曰文化知軍彭公鉉記見橫浦集秦郡縣天下各墮其城漢祖六年令郡邑城時郡以南壄縣隸豫章郡後漢志豫章二十一城則南壄有城無疑然南康古城特著於陳高祖之初未知爲今郡之土城將遺址於下邑者歟

益漿城

南安志益漿城當在上猶縣之宣化鄉即故益漿鄉也今無遺蹤初灌嬰防南徼創益漿城章貢志據寰宇記作州西南灌嬰時安得有州宣化蓋與韶州爲鄰云宣化舊境如是今文英係隸大庾則宣化上與桂陽桌龍爲鄰

饒州府城

饒州府志府城舊制周廻僅七里餘東臨東湖南瀕鄱江西連蠙州北接芝山秦吳芮爲鄱陽令時所築歷漢建安吳赤烏隋大業唐武德貞觀更革不同宋建炎三年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畧修之嘉定七年史定之爲郡守備工結砌增廣城基至九里三十步元朝城壞不治壬辰兵興據守者屢修之辛丑歸附後城垣多非舊址乙巳夏大雨連月河水溢城內城垣崩頽守禦官宋炳知府陶安等集所屬州縣民夫與守城軍士甃以磚石務在堅固洪武四年守禦官趙堅等沿城窩鋪城樓重新蓋造閑沒周圍壕塹粉飾墻堵完備城門六座戰樓六座窩鋪七十六所城墻周圍一千七百零五丈二尺垜子三千四百二十六箇

朝天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四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靈芝門計四百四十三步零二尺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五尺闊四丈深三丈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壅樓高二丈計一十五步零二尺五寸　小窩鋪一十二所　吊橋一所闊八尺長三丈　重壕闊二丈五尺深一丈　外壕闊六丈五尺深一丈一尺量至靈芝門計四百五十步　大戰樓一座高一丈九尺三間五架順闊二丈深一丈八尺城高二丈

靈芝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腳闊一丈六尺面闊九尺四寸量至蠙州門計九百三十步　樓高二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深三丈三尺　吊橋一座闊一丈長一丈一尺　小窩鋪二十五箇　重濠四丈五尺深九尺計九百八十五步　外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寬窄不等計六百八十五步　大戰樓二座一座高二丈三尺闊一丈深二丈三間五架一座高一丈八尺闊一丈五尺三間五架

蠙州門闊七尺四寸高七尺七寸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量至月波門計八百六十步　樓高二丈二尺三間五架順闊三丈深二丈　重壕闊四丈

深九尺量至月波門計七百五十七步　外濠闊六丈八尺深一丈計三百七十步至湖　大戰樓三座三間五架高一丈八尺五寸順闊一丈九尺深一丈七尺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二丈三尺深二丈一座三間高二丈闊二丈三尺五寸深二丈　小窩鋪一十四所

月波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五寸面闊一丈二寸量至鄱江門計三百步洪武十年鼎新改造城門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九尺下蘇五間五架順闊三丈八尺深三丈二尺　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五寸三間五架順闊二丈二尺深二丈二尺　小窩鋪六所

鄱江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永平門計二百七十步　樓高三丈一尺下蘇七間五架順闊七丈八尺深四丈　吊橋一所長二丈四尺五寸闊八尺五寸　小窩鋪七所　城濠自門外量闊五丈深一丈五尺至永平門寬窄不等計三百三十五步　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一尺順闊二丈深一丈六尺三間五架

永平門高七尺二寸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腳闊一丈二尺面闊八尺量至朝天門計六百零七步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　樓高二丈三尺闊五丈深三丈六尺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　吊橋二所向北一所長一丈七尺闊六

尺五寸向南一所長一丈五尺闊六尺五寸城濠自門外闊二丈深一
丈五尺量至朝天門計三百一十五步大戰棲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
順闊三丈深二丈二尺城高一丈五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五所鄱陽志
羅城周迴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東臨東湖南瀕番江西達蠙州北負芝山
本秦吳芮爲番令時所築有三城寰宇記郡城即吳芮爲番君時所築王
記云芮築城有南中北三城後漢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置鄱陽郡治故縣
後徙今城通典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徙吳芮故城寰宇記鄱
陽郡初立理於鄱陽故縣後徙理吳芮故城即今州也或曰吳赤烏中太
守華融還之王記鄱陽古城在今州東七十里吳赤烏中太守華融移郡
城其鄱陽縣仍居此古城隋大業四年以南城爲鄱陽郡移府中北二城
爲州城唐武德七年刺史韋大寶又以南城爲州城貞觀八年刺史薛椽
里總葺三城爲州城凡四里六十二步高二丈見王記又云南郡郡治西
即收險東連鄱陽北帶郭唯有不同訖宋朝他無紀載惟建炎三年胡騎
南來顯謨閣直學士達南夫以守不固賦工繕治明年始成見生祠記余
經水患率皆頹圯其高者遺址僅存嘉定七年今知州朝奉郎史定之申
明修築環繚一新財五閱月訖工是役也不仰大農不賦屬縣不擾齊民

悉自理財以給費事卒伍更番受役工匠計日受庸凡物直償爭皆面授
至身親狀以勸之故咸樂爲用先是度程讀非滿歲不就米錢崇成雉堞
屹然既堅且好不特州人世蒙其利爲國巨屏視旁郡壯焉凡爲門八東
曰永平藍路西曰蠙州俗曰下西關南曰都江俗曰龍潭曰月波俗曰倉
步曰楚東舊名碧瀾俗曰館驛匯澤舊本下水北曰朝天京路曰靈芝芝
山路爲斗門二以泄城中水東曰永流東流橋東南曰朝宗德化橋南舊
無之其元中請云本州郡城歲久頹圯蕩然不存西北基址稍高間有存
者尚可修築東南兩帶延袤五里外瀕湖地勢最卑城皆不存所謂城基
盡爲居民侵占起造屋舍每歲當霖潦之時江流泛溢民戶乘舟往來水
後復被淹浸蒸濕薰多病疫況饒州係兩司建臺之所鄰接七郡實爲衝
要之地今無城郭以備不虞實爲利害令檢照非來自慶元五年內知州
林楠申請已行修築續準本安撫轉運司奏徽州通判曾帥熊到州同前
任知州陳某通判周張躬親盻帶壕塹劉夔等打量城壁損闕去處具申
朝廷訖自林楠陳某後累政闕乏因循至今復二十餘年又逕遭大水愈
見城壁廢壞欲望朝廷劄下本路監司再差官吏前來重行打量會計合
用磚石灰泥人工仍乞劄下饒近江池州大軍差撥壕寨前來築砌庶幾

經久堅實以爲一方捍禦之備得旨劄仰本州措置一面如法砌築
後再申云已盡從浮費檢覈吏姦除上供外趲到錢別行立庫收支並無
分文科抑諸縣行鋪民戶合用物料人工錢一十二萬九千餘貫米五千
餘石酒一千三百餘石磚四百三十八萬二十片灰六萬七千石起三月
初六日盡八月十三日訖工逐上奏曰臣至愚不才幸被推擇爲郡長吏
待罪鄱陽受任之初首究民隱咸謂此邦襟江帶湖地卑下城爲水所
嚙十墮八九遇潦特至水入民廬及箐屋民皆乘舟寄棲老稚奔竄無所
依歸疾疫死徙無歲不被其患臣不勝哀憫冒昧請于朝乞委官相度築
治荷朝廷矜憐不以內郡城郭爲不急之務即賜俞音令本州一面措畫
財賦自行修築臣聞命之日即行經理不敢自欺覈吏姦絶浮用聚郡計
之贏以給費事凡磚石灰木畚鍤器具之需悉而予時直如私家某郡兵
土軍傳十六百餘人更爲番次以供役日加優給工匠則募民以庸不敢
有妨農時臣躬自執役與之赴役同一甘苦以故士卒工匠樂爲之用亦
忘其勞自三月六日興工至八月十三日凡爲新築砌羅城二千三百五
十九丈起立城樓八座斗門二座共役軍兵十一萬四十二百五十工役
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工用磚三百五十萬五千五百片石九十七百八

十四丈灰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六碩以至竹木釘索畚鍤鋤杵器用等及
官吏工匠支費錢米盡係本州自行措置收買使用並無分文科敷縣鎮
及役使擾民戶今來已逐訖役除已供畫圖本繳進外欲望聖慈差官
前來覈實檢視施行使得旨委江東提刑檢視覈實提刑爲朝請郎王益
祥具申有云饒之爲郡西頫大江通彭蠡澤山藏水宿常多盜賊建炎間
嘗有淮賊攻城之擾經今九十餘年緣城之東南有徽信二水直下衝至
城岸合而爲一環遶而西每歲春水暴漲東南一帶城壁因積年衝激淪
浸頹圯民旅往還全無城禁城之西北地勢雖高基址亦多頹圯知郡史
朝散到任首以修城爲急務朝夕究心惟覈吏姦撙節財賦以助支遣所
用人工以本州廂禁軍并六寨土軍調發更從夫匠工作收買物料筆艳
官司滅剋之弊盡從民間時值支給人不憚勞役不及民首尾僅六閱月
周迴城壁圍備兼以餘財餘力建造州治譙樓及諸官廳等處廨宇興崇
學校廣闢道路並得置司饒州目覩是實　永平門東至朝天門凡四百
八十二丈頫湖用石腳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二丈二尺五寸朝天
門北至盤州園門凡八百一十七丈一尺依山爲址用石腳一層高八寸
半通女墻一丈五尺　盤洲園門西至鐵山堂城隅凡六百一十二丈地

勢稍高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墻高一丈五尺 鐵山堂城隅至楚
東門凡一百七十丈俞臨江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一丈五
尺五寸 楚東門南至永平門凡二百七十八丈臨江最早用石脚七層
高六尺通女墻高二丈一尺五寸又以爲前後城壁損壞多不即繕治故
因循廢圮遂以酒麴務舊地刱新街樓屋五十間儆金藏收可十二百餘
緡別項樁用仍各委官分掌旬一供申遇摧毁以特補築凡工料皆不侵
郡計可永使勿壞 起城上玉芝堂至紫極觀後城角四百三十丈并嬉洲
門路分主之 自路分界至靈芝門折角五百二丈監押主之 自監押
界至朝天門轉角三百五十丈鄱陽縣東尉主之 自東尉界至永平門
南四百四十七丈都監主之 自都監界至匯澤楚東月波門三百七十
七丈添差都監主之 自譙門轉鄱江門至玉芝堂二百五十三丈州事
務官主之外子城東北二百八十丈南西卯羅城爲門二東曰豐泰北曰
慶翔中子城東北一百六十五丈爲門二東爲譙樓揚州名又東少北曰
瞻雲内子城廢今築臺建爲儀門省會要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知饒州張杓言本州與江池接境密邇淮甸城壁頹毁委官檢計得合脩
築去處計四百六十六丈人工物料共用錢米八萬九千六百餘貫碩乞

應副修治詔令所屬給降空名進義校尉綾紙五道助教勅四道至充修
城支使臣僚言饒州城壁係一面邊大溪每至春月必爲大水所决以是
前後屢修屢壞加以官吏因緣作過六縣之民困於此役愁歎之聲不可
聞今張杓所乞錢物已蒙朝廷支降竊恐上件綾紙并勅所得錢數無多
本州不過只是應副從之 蔡幼學新築城記 中興四聖相授咸以息兵
養民爲先務治成德洽中外輯寧一時長吏往往習安靜而重興作城郭
溝池之固自並邊有因循未暇及者矣況内地乎鄱陽表江帶湖爲今要
郡而城圮墊已久江齧其南趾日益湮廢歲春夏水溢入衢市民不勝病
太守史侯視事之淡日亟集佐僚議之皆曰往者郡有請類弗報徒大而
力不足可若何侯歎曰然則城終不可成乎乃自以爲己責力請于朝具
稽郡賦之入出覈隱漏損浮冗儲其贏以共用朝廷下其事令郡以漸經
理則城已賦功矣市村廬匠給以實直分兵更役優以廩犒侯單車督視
察其良否勤惰無敢不肅於是條所當支費之目以聞詔先給封樁緡錢
一萬則城已就緒矣具以實言遂不果給是役也始於嘉定七年三月辛
未成於八月甲辰凡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卒十有一萬四千二百五
十城周十二里有奇因門爲樓者八縱水爲斗門者二既事獎吏卒之有

勞者復陶人若匠之征役有差已責綫刑孝暨諸邑郭人感悅繪侯像以
祠侯又以其餘力即城南絶江爲浮梁七十丈由江而南作新堤三十里
以便行旅復兩月而畢既悉圖上其事乃屬余記之余惟成周盛時朔方
東方之城犬臣將王命以出歌於詩雅下及春秋孫叔敖城沂之役不愆
于素傳者亦亟稱之今侯之城也力不煩於民歛不及於縣僅五閱月而
復數十百年已廢之規績顯于一方利垂于不朽揆之於古是宜特書抑
余又思今天下之廣事之弛於因循者亦多矣鄉使長民之吏慮遠於微
處難於易皆以其身任立事之責則由内之外百廢具舉亦何功之不可
集哉故予樂道侯之事俾來者有考焉侯史定之子應四明人於故太師
丞相爲孫於今丞相爲猶子云 宋劉後村集饒州新城記 番爲州尤貧
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叫于庭遇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按所
入瓜分之以其餘殘者畀州之遂之絶二千石比以弗績去并印滋久以
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前言列城罩弱狀臣待
罪泉事寄治于番城圮且盡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
備以待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司郎官新安
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

以州貧自諉可乎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强國者
乃壹以簡儉爲治桑蔭未徙板榦並興屬通守史景卿司出納路分夏禁
顓課工程木石灰甎予價夫匠給傭兵校增廩厚犒勤拊說以忘勞不朞
年而十二里二十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二悉復舊觀其費一出
於州上不以累大農下不以煩民惟泉冶二臺各助緡幣三千而已番人
登高望之端直如引繩廻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奥
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來者余聞仕城郭封疆之
寄不患外有猝至之變而患内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
即墨臧質之於盱眙杜慆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强敵環而攻之終不
能克否則郢可入壓下可襲 諭取雄都鉅鎮不能以自存矣侯
之此舉振守臣當爲之職杜姦宄不肖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服勞於
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罷
苴漏後人之責也況番城其南瀕江水齧之而無防稍北依山樵牧踐之
蓋仆百尋之木者蠹也潰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
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圖之易也至於大敝極壞而後圖之不
得已也爲壽此國侯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闥賢譽出而

試郡，績狀昭著，詔褒治蹟之節，將召俟歸矣。黃氏日抄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爲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
務。况邊遠未寧之日乎？然城圮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郭之爲急，
費亦莫城郭之爲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窮𢾛，雖一公宇
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
齧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
釁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圮闕，而故丞相
徽國程公爲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況又去之三十年，其壞
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文孫侯自吏部出爲守，以實心
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
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塞。銖積寸累，踰歲乃
就。鳩工於壬申臘月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
二千三百餘丈。内已圮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
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
有奇。繼承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孟侯
助之者四十碩。俄而溯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匯澤
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瀦瀆，皆苦浸湮。侯又爲之結洞門，增女臺，再築
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
獨爲之有餘裕；世方患於文之相勝，而侯獨爲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
爲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爲乾，
一陰生其下即爲姤；剥畫六斷而爲坤，一陽生其下即爲復。天下事皆當於
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爲是城也，爲趾用磚繞兩其幅；今侯之再爲此
城也，其趾用磚至八其幅。侯之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爲城
得爲政法，併書與世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甃石爲學堤，餘一百丈；設舟爲
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炳炎，紹興人，政成，今以侍左召。
咸淳九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震記。宋趙蕃
乾道稾：閏月二十日離玉山，八日到餘干易舟，又二日抵番易城，進道
中所作，得詩十有二首。　推輪且水肆，派滌失連湖。縱使非長路，能忘去
此都。未應爲物役，真復坐飢驅。好在佳山水，悲應識故吾。　草草朝我市，
悤悤客繫船。荒雞亂人語，細雨雜炊煙。歲月真前夢，江山殆宿緣。沙鷗應
笑我，躑躅異當年。　岸盡催撐渡，風横促解攜。傳聞記常歲，偉觀得今親。
時有球鐘度，誰云隔岸迷。明當絕溪去，應爲好山招。　下水有枚溜，泝流
多哭灘。人能等遲速，事豈病艱難。返照千山赤，春風兩鬢寒。生平慣行役，
無復漫悲酸。　洎口成孤泊，韋藏說舊遊。征商毋見撓，日暮自應休。煙際
樓鴉樹，沙容宿鷺洲。浮生真泛泛，吾道莽悠悠。　借石誰爲主，呼應呼莫
麋。樓高才隱約，樹遠更嵯峨。掛席凡三過，停橈久一登。扁舟向阿許，漂泊
傍漁罾。　樓殿何年寺，播帆別郡船。溪山妙圖畫，井邑盛人煙。未覺鄉書
改，空驚歲事遷。桃花知不遠，底處覓真僊。　不見千株樹，空留百尺臺。仙
人定無有，行客自衰回。更欲危欄倚，生嫌莫色催。病僧多不出，門外長蒼
苔。　望望龜峰寺，行行番國船。林深寒日薄，沙迥晚風顛。能賦思孫楚，同
行有惠連。好詩相撥觸，才盡不能宣。孫子進子儀嘗約遊龜峰，不果。經行
溪上，恨不同載，故及之。　與渡風殊僄，穿林日向中。飛泉半崖落，峭壁與
天通。往者名猶在，仙人事已空。淦巖不爲遠，歸去若悤悤。　試登雲錦閣，
還上擇仙亭。棟宇雖摧落，江山自典刑。衝風聊策杖，晚日更揚舲。要寫江
吳句，初無六尺屏。孫子肅有擇仙亭上觀秋漲生我江吳雲水鄉之句
草草天涯鞚，悠悠江上鷗。琵琶千古恨，蓑笠十年游。莫向官亭泊，聞爲佛
界留。明朝更西去，依舊覓扁舟。　抄錄雜詩：舟中望上饒郡城，欣然有賦。
烟霧初收見郡城，一時無限故鄉情。扁舟重泊青山識，故友相逢白髮生。
數日秋風閣客愁，一林幽鳥亂歌聲。征塵滿袂成何事，只好重尋鷗鷺盟。
熊晃山瞿梧集留番城　半年在家少萬事，出門覓酒買官酤。貴詩存俗
句：雖雨餘雲影濕，秋杪雁聲寒。今古蒼茫意，斜陽獨倚闌。

古浩州城

鄱陽志：古浩州城，西北一百三十里。唐武德五年置，析鄱陽地爲廣晉縣隸之。八年州廢，基跡猶存，有浩山。

古順安郡城

鄱陽志：古順安郡城，見古鄱陽縣城。

古鄱陽縣城

鄱陽志：古鄱陽縣城，在縣東六十里。漢鄱陽縣之武陽鄉，以番君所部勁勇得名。王莽改爲鄉亭。梁承聖元年，更置小南縣。隋開皇九年廢。大業元年，更立順安郡，兵不滿千，遂併入鄱陽焉。

古鄡陽縣城

鄱陽志：古鄡陽縣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記載周三百步，東西南三面據連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徹有濠塹。漢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豫章，永初二年廢。

古廣晉縣城

鄱陽志：古廣晉縣城，在縣北一百五十里。晉置，宋省。唐武德五年復置，隸浩州，八年省。

吳芮觀獵城

鄱陽志：吳芮觀獵城，在縣西一十八里。王記載周回八百二十步。

英布城 鄱陽志英布城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王記載吳芮築以居布。周回八百六十步。

彭綺城 鄱陽志彭綺城在縣東七里。北臨樂安江。吳志云，吳黃武五年彭綺築。

唐樂平故城 鄱陽志唐樂平故城在縣東四十里。長樂江口即故縣。

安仁故城 太平寰宇記安仁故城在安仁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按鄱陽記云，晉永嘉七年分餘干置興安縣。尋廢焉。陳天嘉中復於興安故地置安仁縣。至隋開皇九年復廢。併入餘干。今故城猶存。

古城 鄱陽志古城在安仁縣東南五里。周圍六七里。有樵觀前、錢務前、監前、廂子下者，壕池石道之屬具存。不知何代所營。世傳嘗爲州城。後以土輕棄去。今其間大半爲田。一統志云，廢置之由莫考。

仙人城 鄱陽志仙人城在安仁縣東七十里。群山環峙如城。或端或倚，或騈或離，或陷如刻，或峭如削。臨溪懸崖，多大穴，中有鐵冶爐鼓倉廩疳擲之屬，皆去人數千尺。世傳武夷仙人多歸葬於此。見縣經及仙巖寺記。太平寰宇記仙人城在安仁縣東南二百里。其城皆峭壁危石，亭上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即其上宮殿倉廩歷歷可見。

昔陽故城 郡縣志昔陽故城一名夕陽城。在樂平縣東五十里。左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歸。七國時趙戍於此。

白雲城 餘干志白雲城在縣西。陽古人稱龍曰城，相傳齊梁間隱士夏白雲居之，因葬此。故人稱之曰白雲城。與林士弘築城相比。言城以雲名，由劉長卿始者非。宋有白雲亭。又云在縣治西岡阜如城，下有石崖臨溪，上有白雲亭故址。元一統志白雲城在州西八十步。舊有白雲亭。唐劉長卿詩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荒涼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墻猶在夜烏啼。平江渺渺來人少，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飛暮去弋陽溪。

浮梁縣城 饒州府志浮梁縣治僻在萬山間，舊無城池。壬辰兵亂，守土者置城。辛丑歸附後，屢圮屢修。本府千戶所嚴以百戶兵守之。城周圍四里零八步，計七百二十四丈。東城一百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南城一百五十六丈一尺，高一丈六尺。西城一百八十五丈九尺，高一丈六尺。北城一百九十九丈，高一丈六尺。池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

新平古城 鄱陽志新平古城在浮梁縣西北新定化平鄉之兩間。

新昌古城 鄱陽志新昌古城在浮梁縣東新昌水口。

南城 鄱陽志南城在浮梁縣南一里。唐黃巢之亂，邑令金日安徙邑民居之。留治十七年，復其故。今顯教寺基是也。

廣信府城 廣信府志先王設此以保障生民，外禦強侮。金湯千里，非恃此爲險固也，宜鎮撫以德。民將守死而弗忍去。故孟軻氏有言，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蓋有其地無其人，不能守也。有其人無其地，不能守也。有其地有其人，又有其具，斯足以守矣。孟軻氏又言築斯城，鑿斯池，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守之而弗勝，攻之而弗得，蓋有莫之爲而爲者。已閒暇以圖其具，先之以政教，豈厲民而爲此哉。

皇明受天命，臣妾四海，若府州縣設守宰以字民，要衝之地設衛所以爲干城。朔南晏然，寧無斥候桴鼓之聲，不聞十又一年矣。守令得以宣上教化，干城之將得以訓練士卒，修其備禦之器，安不忘危，靡有及矣。此聖王保民之意也。城池始末如左方所云。　本府舊城南抵信河，北自古城嶺過帶湖之南，至東門，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宋皇祐二年爲大水破壞，知州晉陵張公復築城垣九千尺。至南宋改築於帶湖之北，北廣舊城一里許。庚子年歸附

國朝，復築於帶湖之南，因帶湖以爲北濠。東築於南池之西，因南池以爲東濠。西南因其舊址而增深焉。城垣周圍一千一百一十三丈五尺。渠頭一千八百五十八箇。　東金斗門至來青門一百八十丈，渠頭三百零九箇。　來青門至北靈山門一百六十四丈六尺，渠頭三百零二箇。　北靈山門至西通廣門四百四十丈七尺，渠頭七百一十一箇。　西通廣門至南定關門九十四丈九尺，渠頭一百四十八箇。　南定關門至新興門七十八丈三尺，渠頭一百二十六箇。　新興門至東金斗門一百五十五丈，渠頭二百六十二箇。　東金斗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月城門計路五丈。月城門高九尺三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吊橋柱脚計一十七丈五尺。月城周圍長一十一丈，面闊八尺。渠頭二十二箇。城高連渠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四丈，北十五丈。吊橋高九尺，闊八尺。　來青門門高八尺，闊六尺。城高連渠頭一丈六尺二寸，闊八尺。　北靈山門內城門高九尺五寸，闊六尺五寸。自門口量至月城計路三丈。　月城周圍長一十七丈，闊一丈一尺。渠頭三十一箇。吊橋高八尺五寸，闊六尺五寸。城連渠頭高一丈八尺，面闊一丈。濠深一丈二尺，面闊東一十五丈，西八丈。　西通廣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

首量至吊橋柱脚計七丈七尺吊橋頭量至外吊橋樓柱脚計六丈二尺吊橋門高一丈闊七尺五寸城高連垛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二丈八尺北二丈六尺。　敵臺二所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　南定闊門城門高一丈二尺八寸闊九尺城連垛頭高二丈二尺面闊一丈壕深大河二丈五尺面闊大河四十九丈。　敵臺二所東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西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新興門門高八尺五寸闊六尺城高連垛頭一丈六尺面闊八尺。　城樓四座。東門南門西門三座每座九架七間四滴水高五丈一尺九寸自上量至地面上一層高一丈六尺計五間闊六丈五尺深二丈四尺第二層高九尺五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第三層高八尺四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下層至地高一丈八尺。　北門樓一座計七架五間外簷二滴水內簷三滴水高二丈八尺五寸臺高一丈四尺自上量至地共高四丈二尺五寸上一層高一丈六尺五寸深二丈八尺闊七丈第二層高一丈二尺深三丈八尺闊七丈九尺月城屋一所計三架四間高九尺五寸深一丈闊三丈七尺　東青門

城屋一所計五架三間高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八尺闊二丈七尺　新興門城屋一所計三間高一丈四尺三寸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　敵樓五所　西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四尺三寸闊二丈九尺五寸深二丈五尺　東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五寸闊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七尺三寸　北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三寸闊二丈八尺五寸深一丈八尺　向北城壕內水敵樓一所向南城角外敵樓一所窩鋪九十座上饒志羅城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　舊經所載如此無創修歲月今考文公臨川王安石信州修造記皇祐二年嘗再修築　門四南曰廣信門(俗呼水門)北曰靈山門西曰閶闔門(俗呼市門)東曰玉溪門按大觀三年何白所作八門記云以朝京爲望京以廣信爲信溪以弋陽爲葛溪以玉山爲玉溪以靈山爲香濠以上饒爲滄津以上郡爲春浦以下郡爲三港今城門惟四而名之沿革又不同意者何白之記蓋關門爾今關門則葛溪滄津春浦仍在三港改名土岡而玉山靈山等處無門豈非昔有而今廢耶壕自鈞橋閘至龍窟一帶皆有菱藕之利歲租錢一千四十六貫有奇　子城周回一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二丈五尺舊經所載子城如此今悉頹圮惟基址隱然上有墻或淳熙七年知州

事林枅治築子門穎川韓龍學爲之記　淳祐十二年六月郡復有洚水羅城之壞尤烈於皇祐數倍寶祐三年郡侯陳寺丞昌世重修築延袤如新劉郡文學黄畱爲之記　王文公記　晉陵張公治信州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因于高敞令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贏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蕃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壖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判伐堅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亭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三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

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衰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災害其亦庶乎毋憾矣　韓龍學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亭如覆鐘釜水淳若留而懷玉高峰出艮陽森植猶東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音溪之盗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歸然獨存然南有子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數書者皆闕歲既久尤屬壞圮撞楠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黄陽林侯枅由中秘書來涖于郡越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子門盤桀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嘆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違於山而附於水土之可斷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

耶竝庚有堆阜侯呼庚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上於是焉取之衆讙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成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特峙閣闕實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尚懸二門之築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於商則可知故其詩曰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將之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歟

國朝著令閭厦藻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屋而設鴟覆甍之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它舍宅比邢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隣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起屢冠天下而宰輔之出間亦輩發名立事業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旣攻而馬旣駕矣不惻以愚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其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元吉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書之

黃㽦爲記 古者立國天子城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伯子男以是爲差國之小大雖異皆有城所以設險而守國城不能無壞有時而壞必修不修猶無城也故周置掌固專以修城郭爲職而坏城郭修楗閉載於記之月令者尤詳修城之政古人所甚重也封建變而郡縣郡有守即古之建國侯也天子命之守土是之謂守守土之法城城爲先謹固藩翰以保護天子之民狡焉無從萌啓封之思者然後有異批之樂彼昏不知一壁入手重在繭絲而率視保障爲輕其壞多不暇修既秣有土此有財之道甚者崇臺宴寢斧斤相尋瘠民以自奉至隤垣敗壁聽其風寒而反不克修設有謂之折柳樊圃苟簡滅裂陋不足恃不然一畚未施而擾於民者已千百卒之績用弗底復失其所以爲然若是則雁惟宅生之民所憑依天子所以命臣守土之初意亦凉矣嗚呼必有行河決獄之學知古人設險守國之義斯可以語體國庇民之事業歟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其地上於饒其俗美於廣牙閩控粵襟懷帶浙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迴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輕生好鬬脫遇儉歲不無狸鼯竊竹之警然府寺雄壯市井蕃庶闤闠填溢民之廬聚族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於外延袤幾十里雖高廣如古侯封雉堞環繞闉闍峙立得設險守國之義前賢謂宣和清溪之盜建炎寇攘寇擾皆莫能犯其城郡治歸然如故可以占城之有功於郡矣攷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洚水破城沒官舍湮民居城嘗壞矣時晉陵張公實守信亟命修補自七月九日役工至九月七日城之舊觀粗復乃淳祐壬子距皇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水水高與城等懷襄之禍尤烈於前城復壞求平城如踞斯翼東北隅以南一帶彌望蕩無一壁非復嶧巖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潛軒陳公以外府丞出守馮軾入境首歷壞城而觀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日無城土不可守墮而不葺可乎蒞事之始問之倉庾則無甕也問之府庫則亦立也公蹙頞久之曰城不可以緩修又未可以遽修緩必病城遽必病民蓋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自吾身始於是節浮費屏宴遊薄奉養公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以爲版築計龜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夫匠供億有數陶甓斲甓螺堊之備皆有成畫謀馮馮登登之工於不緩不迫之中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始事於乙卯之九月訖事於丙辰之十月田里寂無繹騷之患縣邑了無科抑之文昔之傴者俄而起凹者俄而平斷者俄而聯映帶玉溪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率然之蟠也一望嶸如新翔信之精神百倍於昔矣吁弊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於工舉而役不勞用給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功公亦晏然若未嘗有所事事此則人之所難能也或者又曰皇祐之爲修也計日五十六今踰年而後畢其遲速殆較然也是不然害有淺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三年之信非皇祐二年之信也猶人久病之餘元氣萎薾者投之以决裂之劑鮮有不生他證者與其操切驅迫而或無成孰若舒徐經理而迄有成善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自公之來浣濯宿弊甦息疲瘵轉寒沍而陽和澤燋枯而生育爲政將二載矣冰雪其操始終不易內而禮書外而師書總侍憲臺諸先生交振其實以應舉廉之詔信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自有不容掩者他如修貢院一百餘區而士無路坐之歎弗以廣厦大庇爲功也浮梁三十六舟而人無病涉之苦弗以被濡有

備爲能也。其教士愛人，蓋根於本心之仁者如此。又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社稷實司土穀，而壇宇摧毀，則恭懲而修葺于其嚴整；軍器以戒不虞，而甲冑朽腐，則盡易而修繫于其精明。以至給糧官按月之俸，斥譎畢科錢之請，不以耗蠹傷財，而綱解無稽遲之弊，不以期會急民，而公庭無敲扑之聲。仁者之勇特出而用，而豪彊不犯；燭物之智間發於隱，而吏奸莫遁。凡以逆至者，未始有忿心；凡以順應者，未始有德色。靜觀默察，公之爲政，皆城城之基也。雖然，記信之修城者，前此有二：王文公記修羅城，則有閒他吏不學之語；韓龍學記修子城，則有以儒雅緣飾之稱。二公之所記者，城事也，而皆歸之於學。豈非有實政事，由有真識見；有真識見，由有大問學。政事又從問學中來者歟。今公之修城也，獨可不自其學而原之乎。公，上安先生子也。誦上安先生之文，其殆朱弦之瑟，踈越而有遺音。公之議貫原委，一脈纂領，灃蘆其文，皆醞藉深純，氣象實似之，則未施於政事，其規橅本於家學，又可見矣。日長至，我公庚津，與諸生會拜于成化堂，從容談論，因語及修城事，曰：始以郡計彫瘵，懼力弗堪。今董董支撑，幸已告成。諸生避席起請曰：信成一新，邦人德先生之惠甚深，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必被之金石，願勒諸珉以爲識。公曰：職分當然，何識爲。再三遜不之許。諸生固請，以爲前之修者，既有識矣，意不容不續也。公乃顧謂雷曰：廣文試爲紀其歲月，自惟職在斯文，不敢辭。未嘗聞當路交相稱獎，再以公之政績上于朝，且謂北郡實號窘匱，城壁一事，往往苟且者不免爲，有志者不暇爲，乃今不以其工力之巨，奮然爲之，真可爲趨事赴功者之勸。於是即其刻薦之辭，演其義而叙其槩。

鉛山縣城

上饒志：鉛山縣城，本縣舊無城池，元末軍民始因兩溪爲壕，植木爲柵，仍築壘以備守。計至乙巳年歸附，因增修爲城，立四門。其後守禦官相繼增益，週圍通計六百八十六丈四尺。東門中至北門中八十九丈，南門中至東門中一百七十八丈，北門中至西門中二百九十三丈四尺，西門中至南門中一百二十六丈。四門：東仁壽門，吊橋上下，南至轉角，北至石堤，臨大溪，城門深四丈六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横闊八尺，墻脚闊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濶五尺五寸，闊六尺，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四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敵樓一座，兩滴水，三間，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五尺，小樓九間，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尺。　南嘉會門，自吊橋上至東門轉角，城門深四丈四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横闊九尺八寸，墻脚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一丈八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濶四尺五寸，闊七尺，門樓一座，兩滴水，高連臺基三丈五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八尺，敵樓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七尺，小樓一十座，每座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西義和門，吊橋上下，東至南門吊橋下，北至石堤，邊臨大溪，城門深四丈九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横闊九尺八寸，城脚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二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吊橋上至南門吊橋下，深一丈，水濶六尺，闊八尺，吊橋下北至石堤，深一丈，水濶五尺五寸，闊六尺五寸，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一尺，三間，兩廈濶三丈，敵樓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一丈六尺，闊一丈六尺，小樓一十五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北迎恩門，東至轉角，西至水門，并轉角敵臺石堤，邊臨大溪，城門深五丈七尺，捲門高一丈二尺三寸，横闊一丈，城墻脚一丈九尺，城垣北門下高連垛頭二丈五尺，內垛頭五尺，面闊一丈，城濠邊臨大溪，水門至轉角敵臺高連垛頭一丈一尺，內垛頭六尺，面闊一丈，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二尺，計三間，兩廈闊二丈九尺，水門樓一座，兩滴水，高一丈八尺，闊一丈六尺，敵臺屋三間，高一丈二尺，闊一丈八尺，小樓一十八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僊人城

廣信府志：僊人城，在弋陽縣東四十里。方輿記云：山之峰巒高五十丈，形如疊城，霞欻雲蔚，羣仙之室。西有小徑，屈曲而上，絕頂平坦，有池水清泠，亦名赭石，與鵝鼻山相望，靈鷲月巖在其右，龍虎山志。唐顧況望仙人城　何草乏靈姿，無山不孤絕，我行雖云褰，偶勝聊換節。上界浮中流，光響洞明滅，晚禽曝霜羽，寒魚依石髮，自有超世心，陽波望松雪。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爌
寫書官中書臣閻鉞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九庚

程

道命錄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強兵之術用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有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為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溫公起為門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

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嘗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不復受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為尚書左丞於是溫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為左僕射故未即行八月八日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監之命先生再拜舉首令乘遞馬赴闕元祐二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俾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揆其賢陳摶种放未必能過之若其道則摶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筵豈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命召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先四日司馬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聖烈皇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運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

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草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耳望休其所乞援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圍必有剌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襃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

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後問聖體借驗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註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棊侍詔二惡交蹤終兆永正之亂註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以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人皆憚懼而又深德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頞昇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倚賴增畫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該為司諫明叔異議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鬬於下紛紛擾

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纖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殛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疏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書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廉輔道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道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令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者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還翰林亦多

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傲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九月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既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既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殷中侍御史王巖叟疹霖又繼言之申公乃下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詔臺諫王鄰豈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二年四月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是月六日有旨展脩邇英閣先生言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祖宗所嘗行邇英講說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且

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後六月遂出臨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為慰及將除喪有司又以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賈易為右司諫臺端王彥霖諫官朱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中丞傅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為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十二日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力詆先生為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謂寒心翌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同日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既就職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喪免先生既罷講職其月二十七

日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陷賢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固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亦不悅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纔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亦不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疏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僻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詳辯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考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

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鯱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尚書乃在罷政出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實錄誤也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脩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俾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為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式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

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肖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遇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黃門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胥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彙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屢中以為不靖四月先生免喪上跡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

怨望輕躁語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
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
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
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蓋遭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
也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勑臣寮上言臣聞私義害
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
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
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
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
而元符之末敘復通僕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
罪穎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
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
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
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
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

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
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
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先是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
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各家追
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
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元符三年正
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
編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
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崇寧元年五月
庚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
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而先生預焉丙子
勑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作先生年
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
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李文簡長編云按致虛此時不在言路
素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
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元

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勑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
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
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弟子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
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備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
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先是元年七月
蔡京拜右僕射劄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
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
授乞禁絕　勑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雜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
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
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
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
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凡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
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覩闕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
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
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
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

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嚴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
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邪姦散處以聚徒傳授為士者或在
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
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
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
黨與被竄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者不係其
無為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未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
是則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欲以教授者猶未能禁
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猶旨未嚴
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
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達中
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
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
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
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
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

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其十一月庚辰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甲申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孫見逐或在茲時乎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左僕射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闕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第二十人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三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詔元祐學術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時先生之卒二十年矣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長編謂當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說詖行猶未禁絕士為所誘安得不惑者與尹語所記略同豈此章即致虛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復元官實錄諸書不載未知在何年月當俟博識者問之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

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之本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廷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戊寅守檜相戊子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為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子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寠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敢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

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張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祕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

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教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祕書丞唐■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軍劉子翬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祕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抑崇皆纂其學焉自關河淪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

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尙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人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尙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尙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於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脩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尙者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爲公輔于上召爲吏部員外郎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譽故也七月癸酉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時忠獻猶在淮濡未歸也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十二月甲午忠簡求去位後六日庚子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簡罷鎡之遂也張公命撿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令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胥吏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職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函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弅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弅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先謝辭紹興七年上先是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弅令升曰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聞即中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初七日秘以本職進對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弅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尙書吏部侍郎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切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則又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尋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明此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己贓禁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也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教郎李處廉者知溫州瑞安縣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時公輔之勢方盛來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焉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
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
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
講筵而臺臣僚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
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
頤之司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
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
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典加禁防學者
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
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
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
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
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
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
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鄃㩦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

門人郝晉進用㩦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㩦之
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
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㩦
等焉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
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
等考試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
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
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
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
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
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
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
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
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
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其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
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
其文也哉頤其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
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
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
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出臣耳本朝自嘉祐以
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
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
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
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
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
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
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
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
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

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貼黃臣昨見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呂錫山者
師事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本居鳳翔恐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
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益尋訪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遞聞奏又貼黃臣竊
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焞乃程頤之門人而館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
之士也乞以頤及其兄顥之文字付焞等校正庶無差誤　先是紹興改
元之秋呂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
為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適平
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太喜至常
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
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給正黃龜年書侍讀行下胡公以失
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
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
三年秋呂丞相免四年秋偽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
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
行邊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遺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

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
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
黨决不可合而張公本黄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敎以孝弟之說陳于
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
罪張公入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公以懼議棄淮守江張公爲不
可力戰却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内翰在經
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衢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違也七年三月十
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
陽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内翰乞嘉奬乃命召之張公
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張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
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
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
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仲秆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
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遣腳抵罪王明清王照志載其禱
天之詞所謂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遺胡公書云近
者伊川之學稍行於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爲進取計者往
往剽竊仁義之說欺示推尊之狀譊譊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虚
名而用之書爲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爲者乃
有甚焉此學者所以責於力行也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和
靖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
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
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敎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
師于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
顧四方之公義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
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
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彝叔同知樞密
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遂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其
年十月也户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户部侍郎邵溥澤
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奏乞特加擢會圍城不果
召虜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于朝安山谷中劉
豫僭立命爲師趙彬以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

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塤以居紹興四年蔡張
公並相共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
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乞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
月十五日也元長奏蜀道雖通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由起發
有旨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津遣前來宣撫司劄下涪州其年
十月矣先生辭知州事李膺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
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
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右宣教郎充崇政
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
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
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
亦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
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詆之乃
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
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辭九月先生至國門復力辭
新命有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
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之金帛命趙公存問
慰勞洎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
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
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八年十一月趙公罷秦檜獨相除先生禮部侍
郎先生力辭章十餘上乞不就職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宮觀　汪勃乞
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
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
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
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下逮聲色親寫群書刻石上
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
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覲取捨爲之趨嚮
則所繫顧不重歟今貢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取允在所謹苟專師
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
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
丕應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先
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

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
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
元直終則泛其實以害趙元鎮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
讀之為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
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
所聞真泰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元鎮去後檜更主
荊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荊公也汪勃時為
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
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
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
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廪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
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脩進春秋傳已不避名諱而
所引伊川之說皆稱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
所引伊川之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耳古者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
稱謚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
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
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貴親灑宸翰並刊
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覩得聖王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
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
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
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以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
專門與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為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為伊川之學
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流
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項緣高閌為國
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
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之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
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有為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
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
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論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

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時臺官汪勃既
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
先生所著其高弟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為十七篇而聖傳
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
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
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
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
科舉必欲得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
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
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先是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
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二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
同伐異令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
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
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
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
御史胡襄心術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
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
令事已敗而人猶為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
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
眾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尊
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
入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
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
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上此奏迥龜山
先生之仲子實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
傳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復論司勳
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
姦詭計叵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舉仲鼇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
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五年

四月秦檜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不能復也
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頴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
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
斯時宜適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
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頴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
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
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先是秦檜既指伊川
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鼇
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寘之法二十五年三
月二十五日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
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輙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
其年七月十二日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
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奏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
令根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頴門異端虛無之
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葉謙亨

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駮繫於
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
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
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苟乎頴
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
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秦檜既死凶黨
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
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頤學為世大
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
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
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辯誠與偽而已表
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
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
偽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
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
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為則
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
語人則曰吾常泥塗軒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
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名而規
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覆其短
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
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為辭說以為其中為不然故附之者黨
假其勢以為梯媒託之者常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
黨之始不過相與為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
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
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
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肅然嚮風言
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
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年上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檜所
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
在位國論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

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聞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
承務郎宏字仁仲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
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
劒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為之稱
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仲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
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
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仲是為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
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
士第調泉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
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使先生先
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
先生一辭即至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學
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五月至行在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
復引歸三年十一月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薦先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促就職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遂
力辭九月丁母憂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其月二

十六日也先生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
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二
十八日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
公爲相也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
日除秘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十月
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
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軍先生四辭不許乃就職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
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範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
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十七日
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聞命即日引道
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
八月十七日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
先生引義力辭九月二十三日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

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
崇道觀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
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遂有道
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
弟倡明道學之語而貽書韓持國孫曼叔求書譔明道先生墓銘亦云家
兄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學足以彰其
德皆是也其後進位于朝則上宣仁聖烈皇后書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
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所謂道學意蓋如此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
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不歎哉　劉後溪論道學
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
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
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
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
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
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
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
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矜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
窮性命之奧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
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
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
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蓋謂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蹶弃正
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
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
臣所謂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
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
聞亦有譏賊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
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遠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
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興幾何臣竊謂人言豈
可因疾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

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
在朝序與人亦無親踈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
洛爲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
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
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瑳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
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
不切瑳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
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故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
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爲者色愧踐者心服又
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
爲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
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
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
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
斯令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
人太苛則衆怒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

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旣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先喧於群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貴今日之實禍彼旣得志决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讒譖以脩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棄身以退亦曰忿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識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先異時無所税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濁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詔與元年上

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旣相拱嘿無所預姜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跡納知名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四　二十二

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援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折號南宮與何坐廡通迫何日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今定志尤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黄掄倫熙侯忝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折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旣放罪矣會上之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璫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録黄詔趣令書讀何胡旣承命十八日劉公入劄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諭劉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折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矣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黄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四　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十九庚

程

程子遺書門人張繹錄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及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業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如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洽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程子外書伊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吕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吕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吕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揚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庭見其祖所錄今省記也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輙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佚也頤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氾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摇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間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詆然所載經筵進說凡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特附于此吕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揜防嚴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程子遺事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並見上蔡語錄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子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故言非道，易能如是乎？並見文集伊川記　明道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據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

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卻與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

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並見遺書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眾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集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

去就，又卻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僉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顥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斷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楊遵道所聞蓁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云：莫辭醆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

拾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
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
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
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
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
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是立不住便放卻或早在裏明道門
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
得一轉語好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
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並見上蔡語錄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
合者則曰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
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
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
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
酒官會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
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
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
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
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
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死
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
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
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覺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今不傳於世
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
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
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
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
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弟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戶牖皆使親為之
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
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
遂皆逐去之閒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

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儀人
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
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
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楊迪庭聞叢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
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
人皆以為善射矣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
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
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
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
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
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
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
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
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
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遊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
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
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
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
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弟公孫在旁謂子曰
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
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
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
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
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
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
所改者庶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
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卻待出於文字中庸書
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藝
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
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
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自以為不滿意焉之矣。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傳親撰諸經皆關中諸公分去以順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以上見遺書〉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賚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人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筵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貴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見邵氏聞見錄〉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五　七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蓋其潜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掞所編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並見涪陵記善錄又尹公跋見聞所載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或大煞若夫自得先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見師說記尹公錄〉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

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公集〉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桷八寸簷半寸四直〉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慱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帶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邵寬所記尹公語〉　邵氏聞見錄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五　八

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為矜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當令其助貫易彈呂陶及達學制詭謬重稚喙鄙云云又曰頤汚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摯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陳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脩學制駁

識詆畧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於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林和靖筆記和靖云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録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悖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以語録資誦說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悖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録使然也今恐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録以為不足觀是既助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和靖筆記云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録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落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或謂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也此意如何蓋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

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畧處然皆通明不似蕭山輩立論可駭世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先生屢當奏薦推與族人少年舉進士過省到御前試堯舜性仁賦考入甡等以詩押韻誤失平仄下第遂不應舉嘗言進士科取士甚好可以收羅寒俊之士士人應舉進身為門戶蓋所當為有欲求試學官者笑之曰學官師儒之任豈可自往求試也 人有說及近日南方伊川之學盛行如伊川語録文集講解皆刊行此亦可喜者和靖曰正不要得此又却是時文一般極不便也先生之學不在文辭要人躬行 人未能為賢者事已自務為聖人或云伊川嘗言吾便是孔子此非伊川語頃嘗見伊川云某安敢望明道以是知之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但持此心欲必及聖人則可矣 聞程十於楊中立中庸解後跋語頗及中立豈可如此伊川先生嘗稱新進游楊輩自是門弟子中所得最深者 横渠嘗謂伊川曰子若行道只恐主宰太敏去裏伊川曰某安敢如是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伊川初屬纊惟先生與張先生思叔在左右人言有十餘人非也 和靖言某嘗謂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便見

人有語及欲和靖為伊川作行狀如明道行狀以傳世垂後者和靖曰自不須得 人有說及欲朝廷諸公為伊川請謚者和靖曰不必如此若門人學者請之却似自私 和靖言明道論新法之害政主欲兩分其罪以此見明道存心公且恕也明道當言職小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要欲以誠意感悟上意嘗於上前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於時捐處言令順氏心元豐末朝廷以大宗正丞召且將大用遽以疾没前此或問明道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也無福似乎前知也 先生之學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踈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嚴整食雖簡儉蔬飯必豐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幹細大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告伊川先生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謹詣侍講伊川先生祠而告之曰某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爾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紹聖中伊川先生謫居於涪其後涪人立祠於北巖和靖避難偶亦居此 被召赴闕來

辭祠下以文致告不令示人恐貽嘗跪請退而録之謝上蔡語録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問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呂東萊雜說明道先生嘗說横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

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次無此語也陸象山語錄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劉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諸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宋韓淲澗泉日記大程涵養小程持守見處固有淺深論辯處成就學者惟大程有之紫陽宗旨明道言當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凡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摸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

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公亦疑之王所謂未可與權者與邵子文曉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呂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諭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情者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顏子使覺有跡關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跡則皆跡露則皆露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

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沒而不亦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畧於人有不可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論孟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

之顏曾也朱子語類總論程子門人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淳按黃義剛錄同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一本止此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捹得下工閎祖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答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且如謝氏說十分雖有九分是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是恰好處豈可先立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則是答曰今當以小說明之如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即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錫　按黃升卿錄同而少異今附云伊川言思叔持守不及和靖先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避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將無處不窒礙耳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先生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德明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疏畧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疏畧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

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學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數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欒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箇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有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從無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

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戴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經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麄疏李先生甚輕之其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麄疏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却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先生曰他謂中無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恭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先生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淳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

最老其所得亦深謨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始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嘗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淳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